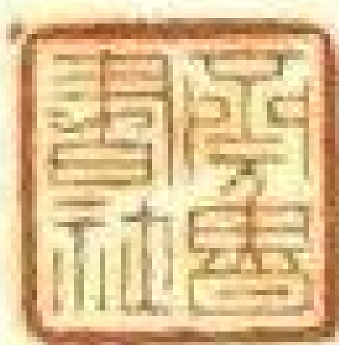
聊齋誌異



二十四卷抄本
聊斋志异
（共四册）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2印张　8插页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500
书号10206·6　定价9.80元

出版说明

《聊斋志异》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作者蒲松龄（公元一六四〇——一七一五年），山东淄川蒲家庄（今淄博市）人，字留仙，号柳泉，世称聊斋先生。他的作品除《聊斋志异》外，还有《聊斋诗集》、《聊斋文集》和《聊斋俚曲》等著作。

蒲松龄二十岁左右开始创作《聊斋志异》，成书在四十岁前后，以后又不断增订、修补，年五十始写定。在这样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人竞传写，远迩借求」，流布很广，所以《聊斋志异》版本较多。在赵刻

本（青柯亭本）之前，还有不少抄本流传。我们于一九六二年，在距蒲松龄家乡不远的淄博市周村区所发现的这个二十四卷抄本，就是《聊斋志异》的重要抄本之一。

二十四卷抄本出自一人手笔，字体工整，文中有为改正笔误而挖补的痕迹，但无有关抄写、批校和收藏的印记和说明。此抄本除「弘」字缺末笔为避乾隆讳外，其他清代诸帝讳，均不避。卷末新城王士正、淄川张笃庆、济南朱湘的题诗，一般本子皆有；钱塘包熏、金坛王乔的题诗，除此抄本外，仅见于王金范刻十八卷本，但缺王金范刻十八卷本中王约轩、包耀等四人的题词题诗。钱塘包熏于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任长山典史。王金范十八卷本刻于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王金范刻十八卷本《聊斋志

异》，内封题：「乾隆丁亥孟夏新镌」，「介景堂藏板」）。据此，二十四卷抄本很可能抄于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至三十年（一七六五）间；也可能是道光、同治年间，根据乾隆年间的抄本重抄的。

二十四卷抄本同铸雪斋抄本比较，所收篇目有如下不同之处：

二十四卷抄本共四百七十四篇，其中有《龙》二篇：第一篇包括三则，第二篇一则；《王桂庵》、《寄生附》作一篇。铸雪斋抄本有目四百八十八，但有目无文者凡十四，实有文四百七十四篇，与二十四卷抄本篇数相等。二者的差别是二十四卷抄本较铸雪斋抄本多《鹰虎神》、《放蝶火驴》、《某乙》、《医术》、《夜明》、《夏雪》、《周克昌》、《钱卜巫》、《姚安》、《采薇翁》、《公孙夏》、《人妖》、《丐仙》等十三篇；

又多《盗户》中「章丘漕粮徭役……」一则，《齐天大圣》中「此吾弟……」一段，《三朝元老》中「洪经略南征……」一则，《连城》、《李公》、《伍秋月》、《郭生》、《折狱》、《乐仲》、《画壁》、《龙戏珠》、《王成》、《花姑子》等篇中「异史氏曰」各一段；《口技》、《阿霞》、《狐联》、《张贡士》、《侠女》、《张诚》等篇中王渔洋评语各一则。

二十四卷抄本较铸雪斋抄本缺《产龙》、《龙无目》、《龙取水》、《螳螂捕蛇》、《傅饪媪》、《缢鬼》、《阎罗》、《杨千总》、《瓜异》、《牛犊》、《李檀斯》、《蚰蜒》、《商妇》等十三篇。此外，又缺《梦狼》中「邹平李进士匡九……」一则，《嘉平公子》中「有故家子……」一则，《张贡士》中「高西园云……」一段，《拆楼人》、《僧孽》、《潞令》中「异史

氏曰』各一段。

二十四卷抄本与铸雪斋抄本对比，二十四卷抄本缺少的篇章，基本上是所谓『单章只句』、『意味平浅者』，可见于其他刻本的；二十四卷抄本多出的篇章，则篇幅较长，而更重要的是多出了一些思想内容较为深刻的相当有分量的作品。

二十四卷抄本、铸雪斋抄本、赵刻本与手稿本异文对比：以手稿本第一册为例，全册六十四篇，其中为二十四卷抄本、铸雪斋抄本和赵刻本所共有的，计五十八篇。各本和手稿本的异文，约计：铸雪斋抄本五百七十多处，赵刻本四百五十多处，二十四卷抄本四百七十多处。二十四卷抄本比铸雪斋抄本似更近于手稿本。二十四卷抄本与赵刻本对比，

多异文约二十处，似不及赵刻本接近手稿本，但赵刻本的异文，有些是出于刻者的删改，因而损害了原作的真实性和思想性。

赵刻本佚文最多，其删弃部分，多被段雪亭收入《聊斋志异遗稿》。其中为二十四卷抄本、铸雪斋抄本和手稿本共存的篇章，计有十二篇。以手稿本为底本进行核对，铸雪斋抄本有异文六十三处，遗稿本有异文四十六处，二十四卷抄本异文最少，只有三十一处。以此推断，二十四卷抄本似应最接近于手稿本。在手稿本很不完整的情况下，它显然具有较大的校勘价值。事实上，在不少地方，二十四卷抄本不仅能单独校正铸雪斋抄本或赵刻本，也可以兼校这两种重要版本。

总之，二十四卷抄本的发现，为《聊斋志异》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为此，我社特影印出版，以饷读者。

齐鲁书社

一九七九年四月

序

誌而曰異。明其不同於常也。然而聖人曰君子以同而異何耶。其義廣矣大矣。夫聖人之言。雖多主於人事。而吾謂三才之理。六經之文。諸聖之義。可一以貫之。則謂異之爲義。即易之

冐道無不可也。夫人但知居仁由義。克己復禮。足為善人君子矣。而陟降而在帝左右。禱祝而感召風雷。乃近于巫祝之說者何耶。神禹創鑄九鼎。而山海一經。復垂萬世。豈上古聖人而喜語怪乎。柳爭子虛烏有之賦。以

預為分道揚鑣者地乎。後世拘墟之士。雙瞳如豆。一葉迷山。目所不見。卒以仲尼不語為辭。不知鷁飛石隕。是何人載筆爾爾也。倘槪以左氏之誣蔽之。無異掩耳者高語無雷矣。引而伸之。即閶闔九天衣冠萬國之句。深

山窮谷中人。亦以為欺我無疑也。余謂欲讀天下之奇書。須明天下之大道。蓋以人倫大道淑世者。聖人之所以為木鐸也。然而天下有解人。則雖言孔子之所不語者。皆足補功令教化之所不及。而諾皐夷堅。亦可與六

經同功茍非其人。則雖日述孔子之所常言。而皆足以佐慝。如讀南子之見。則以為淫辟皆可周旋。泥佛肸之往。則以為叛逆不妨共事。不止詩書發塚周官資篡已也。彼拘墟之士多疑者。其言則未嘗不近于正也。一則

疑曰。政教自堪治世。因果無乃渺茫乎。曰是也。然而陰隲上帝。幽有鬼神。六聖人之言否乎。彼彭生覿面。申生語巫。武曌宮中。田蚡枕畔。九幽斧鉞。嚴於王章多矣。而世人往往多疑者。以報應之或爽誠有可疑。即如聖門

之士。賢雋無多。德行四人。二者夭亡。一厄繼母。幾乎同於伯奇。天道懵懵。一至此乎。是非遠洞三世。不足消釋羣憾。釋迦馬麦。袁盎人瘡。世亦安能知之。故非天道憒憒。人自憒憒故也。或再疑曰。報應示戒可矣。妖邪不宜

默乎。曰是也。然而天地大矣。無所不有。古今變矣。未可冊膠。人世不皆君子。陰曹反皆正人乎。豈夏姬謝世。便儕共姜。榮公撤瑟。可絫孫竹乎。有以知其况不然矣。且江河日下。人鬼頗同。不則幽冥之中。反是聖賢道塲。曰

日唐虞三代。有是理乎。或又疑而且規之曰。世固間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竟馳想天外。幻跡人區。無乃爲齊諧濫觴乎。曰是也。然子長列傳。不獻滑稽。危言寓意。蒙莊嚆矢。且二十一史。果皆實録乎。仙人之議。李郭也。

固有遺憾久矣。而況勃窣文心。筆補造化。不止生花。且同煉石。佳狐佳鬼之奇俊也。降福既以孔皆。敷倫更復無數。人中大賢。猶有愧焉。是在解人不為法縛。不死句下可也。夫中郎帳底。應饒子家之異味。鄴侯架上。何須

兕冊之常詮。頤為婆娑藝林者。職調人之役為。古人著書。其正也則以天常民彝為則。使天下之人。聽一事如聞雷霆。奉一言如親日月。外此而書或奇也。則新兕故兕。曾廟依稀。内蛇外蛇。鄭門躑躅。非盡矯誣也。尚盡以

不語二字奉為金科。則萍實商羊。殰羊枯矣。但當搖首閉目而謝之足矣。然乎否耶。吾願讀書之士。覽此奇文。須深慧業。眼光如電。墻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並能知聖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語之故。則六經之義。三才之

統。諸聖之術。一以貫之。異而同者。忘其異焉可矣。不然。癡人每苦情深。入耳便多濡首。一字魂飛。心月之精靈冉冉。三生夢渺。壮丹之亭下依依。檀板動而忽來。桃茢遺而不去。君將為魍魎曾丘生。僕何辭齊諧魯仲連乎。

康熙己未春日穀旦。紫霞道人高珩題。

序

諺有之云。見槖駞謂馬腫背。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夫人於目所見者為有。所不見者為無。曰此其常也。倐有而倐無則怪之。至於草木之榮落。昆蟲之變化。倐有倐無又不之怪。而獸

於神龍則怪之。彼萬竅之刁刁。百川之活活。無所持之而動。無所激之而鳴。豈非怪乎。又習而安焉。獨至於鬼狐則怪之。至于人則又不怪。夫人則亦誰持之而動。誰激之而鳴者乎。莫不曰我寔為之。夫我之所以為我者。

目能視而不能視其所以視。耳能聞而不能聞其所以聞。而況於見聞所不能及者乎。夫見聞所及以爲有。所不及以爲無。其爲見聞也幾何矣。人之言曰。有形形者。有物物者。夫無形無物。則耳目窮矣。而不可謂之無也。

而不知有以無形爲形無物爲物者

有見蚊睫者。有覔太山者。有聞蟻鬬者。有不聞雷鳴者。聞見之不同者聾瞽未可妄論也。自小儒為人死如風火散之說。而原始要終之道不明於天下。於是所見者愈少。所怪者愈多。而馬腫背之說昌行于天下。無可如

何。輒以孔子不語之辭了之。而齋諧志怪。虞初記異之編。疑信之者叅半矣。不知孔子所不語者。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聞者耳。而謂春秋盡删神怪哉。留仙蒲子。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起雲湧。能為記載之言。於制

藝舉業之暇。凡所見聞輙為筆記。大約皆鬼狐怪異之事。向得其一卷。輒為人[同]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為余所習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見。而與夏虫語氷也。余謂事無論常恠。但以有害于人者為妖。

故日蝕星隕。鷁飛鸜巢。石言龍鬬。不可謂異。惟土木甲兵之不時。與亂臣賊子。乃為妖異耳。今觀留仙所著。其論斷大義。皆本於賞善罰淫與安義命之旨。足以開物而成務。正如楊雲法言。桓譚謂其必傳矣。

康熙壬戌仲秋既望豹嵓樵史唐夢賚題。

自序

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魍魎見笑。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

毘。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於斷髮之鄉。眼在眼前。怪有過于飛頭之國。遄飛逸興。狂固難辭。永託曠懷。癡且不諱。展如之人。得勿向我胡盧耶。

肰五父衢頭。或涉濫聽。而三生石上。頗悟前因。放縱之言。有未可槪以人廢者。松懸弧時。先大人夢一病瘠瞿曇。偏袒入室。藥膏如錢。圓粘乳際。寤而松生。果付墨誌。且也少羸多病。長命不猶。門庭之悽寂。則冷淡如僧。葦

墨之耕耘。則蕭條似鉢。每搔頭自念。勿亦面壁人果吾前身耶。蓋有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隨風蕩墮。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

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驚霜寒雀。把樹無溫。弔月秋蟲。偎欄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墨塞間乎。

康熙己未春日柳泉氏題

聊齋誌異卷一目錄

聊齋誌異卷二目録

聊齋誌異卷三目録

聊齋誌異卷四目録

聊齋誌異卷五目録

聊齋誌異卷六目録

泥鬼

六二

聊齋誌異卷七目録

聊齋誌異卷八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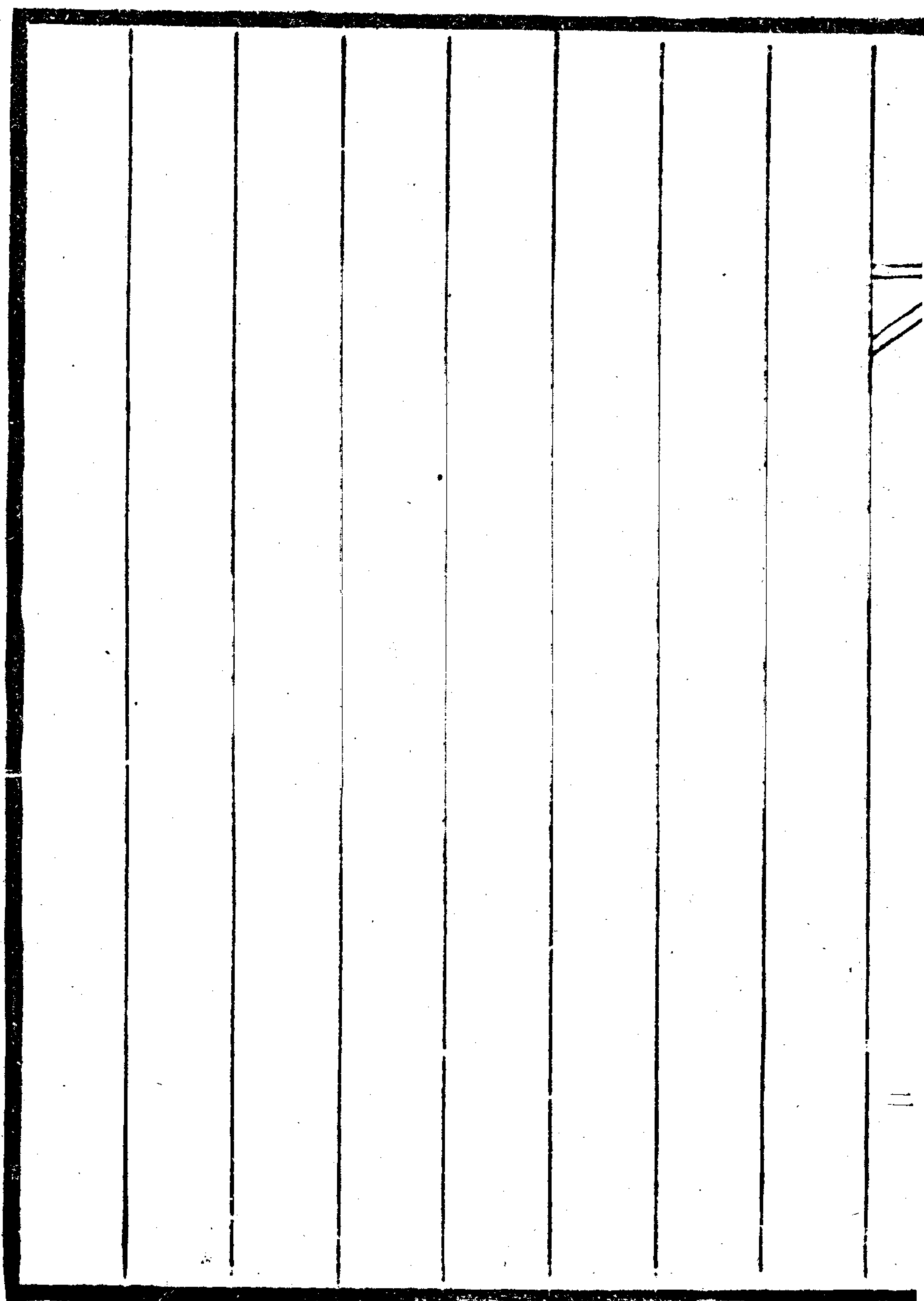
聊齋誌異卷九目錄

聊齋誌異卷十目録

聊齋誌異卷十一目録

聊齋誌異卷十二目録

聊齋誌異卷十三目録



聊齋誌異卷十四目録

聊齋誌卷十五目録

聊齋誌異卷十六目録

聊齋誌異卷十七目録

聊齋誌異卷十八目録

聊齋誌異卷十九目録

聊齋誌異卷二十目錄

聊齋誌異卷二十一目録

獅子　三二

蛙曲　三三二

聊齋誌異卷二十二目録

大男

二三〇八

聊齋誌異二十三卷目錄

聊齋誌異卷二十四目録

聊齋誌異卷之一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考城隍

予姊丈之祖宋公諱燾邑廩生一日病卧見吏人持牒牽白顚馬來云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病乘馬從去路甚生疎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廨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都不知何人惟關壯繆可識簷下設几墩各二先有

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俄題紙飛下視之有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終其天年惟聽錄用上一帝王者像即命稽母壽籍有長鬚吏捧册翻閱一過白有陽算九年共籌躇間關帝曰不妨令張生攝

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應即赴任今推仁厚之心
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
首並下秀才握手送諸郊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
別都忘其詞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無燭無燈夜自
明之句公既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然夢寤時卒已
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果
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九年母果卒營葬既畢浣濯
入室而沒其岳家居城中西門裡忽見公鏤膺朱幩

三

輿馬甚衆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知其為神奔詢鄉中則已歿矣公有自記小傳惜亂後無存此其畧耳

耳中人

譚晉玄邑諸生也篤信導引之術寒暑不輟行之数月若有所得一日方趺坐聞耳中小語如蠅曰可以見矣開目即不復聞合眸定息又聞如故謂是丹將成竊喜自是每坐輙聞因俟其再言當應以覘之一

曰又言、乃黴應曰、可以見矣、俄覺耳中習習然似有

物出黴睨之、小人長三寸許、貌獰惡如夜又狀旋轉

地下、心竊異之、姑凝神以覘其變、忽有鄰人假物、扣

門而呼、小人聞之意甚張皇、遶屋而轉、如鼠失窟譚覺

神魂俱失、復不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顛疾號呌不

休、醫藥半年始漸愈、

尸變

陽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設臨

路店宿行商有車夫数人往來負販輙寓其家一日
昏暮四人偕來望門投止則翁家客宿邸滿四人計
無復之堅請容納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恐不當客意
客言但求一席廈宇更不敢有所擇時翁有子婦新
死停尸室中子出購材木未歸翁以靈所室寂遂穿
衢導客往入其廬燈昏案上案後有搭帳衣紙衾覆
逝者又觀寢所則複室中有連榻四客奔波頗困甫
就枕鼻息漸粗惟一客尚矇矓忽聞床上察察有聲

急開目則靈前燈火照視甚了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漸入卧室面淡金色生絹抹額俯近榻前徧吹卧客者三客大懼恐將及己潛引被覆首閉息忍咽以聽之未幾女果來吹之如諸客覺出房去即聞紙衾聲出首微窺見僵卧猶初矣客懼甚不敢作聲陰以足踏諸客而諸客絕無少動顧念無計不如着衣以竄纔起振衣而察察之聲又作客懼復伏縮首衾中覺女復來連續吹數數始去少間聞靈床作响知其

復卧乃從被底漸漸出手得袴遽就着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將逐客比其離幃而客已拔關出矣尸馳從之客且奔且號村中人無有警者欲叩主人之門又恐遲爲所及遂望邑城路極力竄去至東郊瞥見蘭若聞木魚聲乃急撾山門道人訝其非常又不即納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門外有白楊圍四五尺許因以樹自障彼右則左之彼左則右之尸益怒然各寖倦矣尸頓立客汗促氣逆庇樹間尸暴

起伸兩臂隅樹探撲之客驚仆尸捉之不得抱樹而僵道人竊聽良久無聲始漸出見客卧地上燭之死然心下緜緜有動氣負入終夜始甦飲以湯水而問之客具以狀對時晨鐘已盡曉色迷濛道人覘樹上果見僵女大駭報邑宰宰親詣質驗使人拔女手牢不可開審諦之則左右四指並捲如鈎入木沒甲又數人力拔乃得下視指穴如鑿孔然遣役探翁家則以尸亡客斃紛紛正譁役告之故翁乃從往舁尸歸

客泣告宰曰身四人出今一人歸此情何以信鄉里宰與之牒齎送以歸

瞳人語

長安士方楝頗有才名而佻脱不持儀節每陌上見遊女輒輕薄尾綴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見一小車朱茀繡𦦨青衣數輩款段以從內一婢乘小駟容光絶美稍稍近覘之見車幔洞開內坐二八女郎紅妝艷麗尤生平所未睹目炫神奪瞻戀弗舍或先或

後馳數里忽聞女郎呼婢近車側曰為我垂簾下何處風狂兒郎頻來窺瞻婢乃下簾怒顧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婦歸寧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覷言已掬轍土颺生生眯目不可開纔一拭視而車馬已渺驚疑而返覺目終不快倩人啟瞼撥視則睛上生小翳經宿益劇淚簌簌不得止翳漸大數日厚如錢右睛起旋螺百藥無效懊悶欲絕頗思自懺悔聞光明經能解厄持一卷浼人教誦初猶煩燥久漸自

安、旦晚無事惟趺坐捻珠持之一年、萬緣俱凈、忽聞
左目中小語如蠅曰、黑漆似旼耐殺人、右目中應曰、
可同小遨遊出此悶氣、漸覺兩鼻蠕蠕作癢、似有物
出離孔而去、久之乃返、復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許時
不窺園亭、珍珠蘭遽枯瘠死、生素喜香蘭、園中多種
植、日常自灌溉、自失明久置不問、忽聞此言、遽問妻
蘭花何使憔悴死、妻詰其所自知、因告之故、妻趨驗
之、花果槁矣、大異之、靜匿房中以俟之、見有小人自

生鼻內出、大不及豆、營營然竟出門去、漸遠遂迷所在、俄連背歸飛上面、如蜂蟻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聞左言曰、隧道迂還、往甚非所便、不如自啓門、右應云、我辟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試闢得與爾俱、遂覺左眶內隱似抓裂、少頃開視、豁見几物、喜告妻、妻審之、則脂膜破小竅、黑睛熒熒、纔如劈椒、越一宿、障盡消、細視竟重瞳也、但右目旋螺如故、乃知兩瞳人合居一眶矣、生雖一目眇、而較之雙目者殊更了了、由

是益自撿束鄉中稱盛德焉

異史氏曰鄉有士人偕二友於途遙見少婦控驢出其前戲而吟曰有美人兮顧二友曰驅之相與笑騁俄追及乃其子婦心赧氣喪默不復語友偽為不知也者評騭殊褻士人忸怩吃吃而言曰此長男婦也各隱笑而罷輕薄者往往自侮良可笑也至於眯目失明又鬼神之慘報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豈菩薩現身耶然小郎君生闢門户鬼神

雖惡亦何嘗不許人自新哉

畫壁

江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蘭若殿宇禪舍俱不甚弘廠惟一老僧挂搭其中見客入肅衣出逆導與隨喜殿中塑誌公像兩壁圖繪精妙人物如生東壁畫散花天女內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櫻唇欲動眼波將流朱注目久不覺神搖意奪恍然凝想身忽飄飄如駕雲霧已到壁上見殿閣重重非復人世

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繞視者甚衆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其裾回顧則垂髫兒囅然竟去履跡從之過曲欄入一小舍朱趑趄不敢前女回首搖手中花遙遙作招狀乃趨之舍內寂無人遽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既而閉戶去囑勿咳夜乃復至如此二日女伴共覺之共搜得生戲謂女曰腹內小郎已許大尚髮蓬蓬學處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懽

群笑而去、生視女髻雲高簇、鬟鳳低垂、比垂髫時尤
艷絕也、四顧無人、漸入猥褻、蘭麝薰心、樂方未艾、忽
聞吉莫靴鏗鏗甚厲、縲鎖鏘然、旋有紛囂騰辨之聲、
女驚起、與朱竊窺、則見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綰鎖
挈槌、衆女環繞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
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貽伊戚、又同聲言無、使
者反身鶚顧、似將搜匿、女大懼、面如死灰、張皇謂朱
曰、可急匿榻下、乃啓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

息俄聞靴聲至房內復出未幾煩喧漸遠心稍安然
户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跼蹐既久覺耳際蟬鳴目
中火出景狀殆不可忍惟静聽以待女歸竟不復憶
身之何自來也時孟龍潭在殿中轉瞬不見朱疑以
問僧僧笑曰往聽說法去矣問何處曰不遠少時以
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遊不歸旋見壁間画有
朱像傾耳佇立若有聽察僧又呼曰遊侶久待矣遂
飄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耎孟大駭從容問

之、蓋方伏榻下、聞叩聲如雷、故出房窺聽也、共視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復垂髫矣、朱驚拜老僧而問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貧道何能解、朱氣結而不揚、孟心駭嘆而無主、即起歷階而出、

異史氏曰、幻由人作、此言類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菩薩點化愚蒙、千幻並作、皆人心所自動耳、老婆心切、惜不聞其言下大悟、披髮入山也、

山魈

孫太白嘗言其曾祖肄業於南山柳溝寺、麥秋旋里、經旬始返、啓齋門、則案上塵生、窻間絲滿、命僕糞除至晚、始覺淸爽可坐、乃拂榻陳卧具、扃扉就枕、月色已滿窻矣、輾轉移時、萬籟俱寂、忽聞風聲隆隆、山門豁然作响、竊謂寺僧失扃、注念間風聲漸近居廬、俄而房門闢矣、大疑之、思未定、聲已入屋、又有靴聲鏗鏗然漸傍寢門、心始怖、俄而寢門闢矣、急視之、一大

鬼鞠躬塞入，突立榻前，殆與梁齊，面似老鴉皮色，目光睒閃，遶室四顧，張巨口如盆，齒疏疏長三寸許，舌動喉鳴，呵喇之聲，響連四壁，公懼極，又念咫尺之地，勢無所逃，不如因而刺之，乃陰抽枕下佩刀，遽拔而斫之，中腹，作石缶聲，鬼大怒，伸巨爪攫公，公少縮，鬼攫得衾，捽之，忿忿而去，公隨衾墮，伏地號呼，家人持火奔集，則門閉如故，排窗入，見公狀，大駭，扶曳登床，始言其故，共驗之，則衾夾於寢門之隙，啓扉檢照，見

有爪痕如箕五指着處皆穿既明不敢復留負笈而歸後問僧人無復他異

咬鬼

沈麟生云其友某翁者夏月晝寢朦朧間見一女子搴簾入以白布裹首縗服麻裙向內室去疑鄰婦訪內人者又轉念何遽以凶服入人家正自皇惑女子已出細審之年可三十餘顔色黄腫眉目蹙蹙然神情可畏又逡巡不去漸逼近榻遂僞睡以覘其變無

何女子攝衣登牀壓腹上覺如百鈞重心雖了了而舉其手手如縛舉其足足如痿也急欲號救而苦不能聲女子以喙嗅翁面顴鼻眉額殆遍覺喙冷如冰氣寒透骨翁窘急中思得計待嗅至頤頰當即因而嚙之未幾果及頤翁乘勢力齕其顴齒没於肉女負痛身離且掙且啼翁齕益力但覺血液交頤濕流枕畔相持正苦庭外忽聞夫人聲急呼有鬼一緩頰而女子已飄忽遁去夫人奔入無所見笑其魘夢之誣

翁述其異且言有血証焉相與撿視如屋漏之水流枕浹席伏而嗅之腥臭異常翁乃大吐過數日口中尚有餘臭云

捉狐

孫翁者余姻家清服之伯父也素有胆一日晝卧彷彿有物登床遂覺身摇摇如駕雲霧竊意無乃壓狐耶微窺之物如猫黃毛而碧嘴自足邊來蠕蠕伏行如恐翁寤逡巡附體着足足痿着股股耎甫及腹翁

驟起按而捉之握其項物鳴急莫能脫翁亟呼夫人以帶繫其腰乃執帶之兩端笑曰聞汝善化今注目在此看作如何化法言次物忽縮其腹細如管幾脫去翁大愕急力縛之則又鼓其腹粗於椀堅不可下力稍懈又縮之翁恐其脫命夫人急殺之夫人張皇四顧不知刀之所在翁左顧示以處比回首則帶在手如環然物已渺矣

長山安翁者、性喜操農功、秋間蕎熟、刈堆隴畔、時近村有盜稼者、因命佃人乘月輦運登場、俟其裝載歸而自留邏守、遂枕戈露臥、目稍瞑、忽聞有人踐荍根咋咋作响、心疑暴客、急舉首、則一大鬼高丈餘、赤髮鬡鬚、去身已近、大怖、不遑他計、踴身暴起狠刺之、鬼嗚如雷而逝、恐其復來、荷戈而歸、迎佃人於途、告以所見、且戒無往、衆未深信、越日曝麥於場、忽聞空際有聲、翁駭曰、鬼物來矣、乃奔、衆亦奔、移時復聚、翁命

多設弓弩以俟之異日果復來數矢齊發物懼而遁二三日竟不復來麥既登倉禾蘁雜遝翁命收積為堞而親登踐實之高至數尺忽遥望駭曰鬼物至矣衆急覓弓矢物已奔公公仆齕其額而去共登視則去額骨如掌昏不知人負至家中遂卒後不復見不知其為何怪也

宅妖

長山李公大司寇之姪也宅多妖異嘗見廈有春橙

肉紅色甚修潤李以故無此物近撫按之隨手而曲殆如肉耎駭而却走旋回視則四足移動漸入壁中又見壁間倚白梃潔澤修長近扶之膩然而倒委蛇入壁移時始沒康熙十七年王生浚升設帳其家日暮燈火初張生著履卧榻上忽見小人長三寸許自外入畧一盤旋即復去少頃荷二小櫈來設堂中宛如小兒輩用粱藍心所製者又頃之二小人舁一棺入長四寸許停置櫈上安厝未已一女子率廝婢數

人來率細小如前狀女子衰衣麻絰束腰際布裹首以袖掩口嚶嚶而哭聲類巨蠅生睥睨良久毛髮森立如霜被於體因大呼遽走顛床下搖戰莫能起館中人聞聲畢集堂中人物杳然矣

王六郎

許姓家淄之北郭業漁每夜携酒河上飲且漁飲則酹酒於地祝云河中溺鬼得飲以為常他人漁迄無所獲而許獨滿筐一夕方獨酌有少年來徘徊其側

讓之飲、既與同酌、既而終夜不獲一魚、意頗失、少年起曰、請於下流為君敺之、遂飄然去、少間復返曰、魚大至矣、果聞唼呷有聲、舉網而得數頭皆盈尺、喜極申謝、欲歸贈以魚不受、曰屢叨佳醞、區區何足云報、如不棄要當以為常耳、許曰、方共一夕、何言屢也、如肯永顧、誠所甚願、但愧無以為情、詢其姓字、曰姓王無字、相見可呼王六郎、遂别、明日、許貨魚益利、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遂與歡飲、飲數杯、輒為許敺

魚、如是半載、忽告許曰、拜識清揚、情逾骨肉、然相別有日矣、語甚悽楚、驚問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兩人、言之或勿訝耶、今将別無妨明告、我實鬼也、素嗜酒、沉醉溺死、数年於此矣、前君之獲魚獨勝於他人者、皆僕之暗敺以報酹奠耳、明日業滿、當有代者、将往投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無感、許初聞甚駭、然親狎既久、不復恐怖、因亦欷歔、酌而言曰、六郎飲此、勿戚也、相見遽違、良足悲惻、然業滿劫脫、正宜

相賀、悲乃不倫、遂與暢飲、因問代者何人、曰兄於河畔視之、亭午、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是也、聽村雞既唱、洒涕而別、明日敬伺河邊以覘其異、果有婦人抱嬰兒來、及河而墮、兒拋岸上、揚手擲足而啼、婦沉浮者屢矣、忽淋淋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兒逕去、當婦溺時、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轉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婦自出、疑其言不驗、抵暮漁舊處、少年復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別矣、問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

僕憐其抱中兒代弟一人遂殘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耳許感嘆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數日又來告別許疑其復有代者曰非也前一念惻隱果達帝天今授為招遠縣鄔鎮土地來日赴任倘不忘故交當一往探勿憚修阻許賀曰君正直為神甚慰人心但人神路隔即不憚修阻將復如何少年曰但往勿慮再三叮嚀而去許歸即欲製裝東下妻笑曰此去數百里

即有其地、恐土偶不可以共語、許不聽、竟抵招遠、問之居人、果有鄔鎮、尋至其處、息肩逆旅、問祠所在、主人驚曰、得無客姓爲許、許曰然、何見知、又曰、得無客邑爲淄、曰然、何見知、主人不答、遽出、俄而丈夫抱子、媳女窺門、雜沓而來、環如墻堵、許亦驚、衆乃告曰、數夜前夢神言淄川許友當即來、可助一資斧、祇候已久、許亦異之、乃往祭於祠而祝曰、別君後、寤寐不去心、遠踐曩約、又蒙夢示居人、感篆中懷、愧無腆物、僅

有卮酒、如不棄、當如河上之飲、祝畢焚錢紙、俄見風起座後、旋轉移時始散、至夜夢少年來、衣冠楚楚、大異平時、謝曰、遠勞顧問、喜泪交並、但任微職、不便會面、咫尺河山、甚愴於懷、居人薄有所贈、聊酬夙好、歸如有期、尚當走送、居數日、許欲歸、衆留殷懇、朝請暮邀、日更数主、許堅辭欲行、衆乃折柬抱襆、争來致贐、不終朝餽遺盈橐、蒼頭稚子、畢集祖送、出村、欻有羊角風起、随行十餘里、許再拜曰、六郎珍重、勿勞遠涉、

居心仁愛，自能造福一方，無庸故人囑也，風盤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嗟訝而返，許歸家稍裕，遂不復漁，後見招遠人問之，其靈應如響云，或言即章邱石坑庄，未知孰是，

異史氏曰，置身青雲，無忘貧賤，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車中貴介，寧復識戴笠人哉，余鄉有林下者，家綦貧，有童稚交任肥秩，計投之必相周顧，竭力辦裝，奔涉千里，殊失所望，瀉囊貨騎，始得歸，其族弟

甚諧、作月令嘲之云、是月也、哥哥至、貂帽鮮、華蓋不張、馬化爲驢、靴始收聲、念此可爲一笑、

偷桃

童時赴郡試、值春節、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彩樓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從友人戲矚、是日遊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聞人語嚌嘈、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髮童荷担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湧、亦不聞爲何語、但視堂

上作笑聲、即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興、問作何劇、堂上相顧數語、吏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顛倒生物、吏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術人應諾、解衣覆笥上、故作怨狀曰、官長殊不了了、堅水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爲南面者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焉辭、術人惆悵良久、乃曰、我籌之爛熟、春初雪積、人間何處可覓、惟王母園中四時常不凋謝、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階而升乎、曰有術

在、乃啓笥出繩一團、約数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擲去、繩即懸立空際、若有物以掛之、末幾愈擲愈高、渺入雲中、手中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余老憊、體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繩有難色、怨曰、阿翁亦大憒憒、如此一綫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仞之高天、倘中道斷絶、骸骨何存矣、父又强嗚拍之曰、我已失口、追悔無及、煩兒一行、倘竊得來、必有百金賞、當爲兒娶一美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

手移足隨、如蛛趣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毿如盌大、術人喜持獻公堂、堂上傳示良久、亦不知其真偽、忽而繩落地上、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兒將焉托、移時一物墜、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毿為監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紛墜、無復存者、術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闔之、曰老夫止此兒、日從我南北遊、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為毿故殺吾

子矣、如憐小人而助之葬、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官駭詫、各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乃扣筍而呼曰、八八兒不出謝賞將何待、忽一蓬首童頭抵筍蓋而出、望北稽首、則其子也、以其術奇、故至今猶記之、後聞白蓮教能為此術、意此其苗裔耶、

種梨

有鄉人貨梨於市、頗甘芳、價騰貴、有道士破巾絮衣、丐於車前、鄉人咄之、亦不去、鄉人怒、加以叱罵、道士

曰、一車数百顆、老衲止丐其一、扵居士亦無大損、何怒為、觀者勸置劣者一枚令去、鄉人執不肯、肆中傭保者見喋聒不堪、遂出錢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謝、謂衆曰、出家人不鮮吝惜、我有佳梨、請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我特需此核作種、扵是掬梨啗且盡、把核扵手、鮮肩上鑱、坎地深数寸納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湯沃灌、好事者扵臨路店索得沸瀋、道士接浸坎上、萬目攢視、見有句萌出、漸大、俄成樹、枝

葉扶蔬、倏而花、倏而實、碩大芳馥、纍纍滿樹、道士乃即樹頭摘賜觀者、頃刻向盡、已乃以鑱伐樹、丁丁良久方斷、帶葉荷肩頭、從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時、鄉人亦襍立衆中、引領注目、竟忘其業、道士既去、始顧車中、則梨已空矣、方悟適所俵散皆己物也、又細視車上一靶亡、是新鑿斷者、心大憤恨、急跡之、轉墻隅、則斷靶棄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粲然、

異史氏曰、鄉人憒憒、憨狀可掬、其見笑於市人有以哉、每見鄉中稱素封者、良朋乞米、則怫然、且計曰、是数日之資也、或勸濟一危難、飯一煢獨、則又忿然又計曰、此十人五人之食也、甚而父子兄弟、較盡錙銖、及至淫博迷心、則傾囊不吝、刀鋸臨頸、則贖命不遑、諸如此類、正不勝道、蠢爾鄉人、又何足怪、

丐仙

高玉成、故家子、居金城之廣里、善針灸、不擇貧富輙醫之、里中來一丐者、脛有廢瘡、臥於道、膿血狼藉、臭不可近、居人恐其死、日一飴之、高見而憐焉、遣人扶歸、置於耳舍、家人惡其臭、掩鼻遙立、高出艾親爲之灸、日餉以蔬食、數日、丐者索湯餅、僕人怒訶之、高聞、即命僕賜以湯餅、未幾又乞酒肉、僕走告曰、乞人可笑之甚、方其臥於道也、日求一餐不可得、今三飯猶嫌粗糲、既與湯餅、又乞酒肉、此等貪饕、只宜仍棄之

道上耳、高問其瘡、曰痂漸脫落、似能步履、故假咿嚘作呻楚狀、高曰所費幾何、即以酒肉饋之、待其健、或不吾仇也、僕偽諾之、而竟不與、且與諸曹偶語、共笑主人痴、次日高親詣視丐、丐跛而起、謝曰、蒙君高義、生死人而肉白骨、惠深覆載、但新瘥未健、妄思饞嚼耳、高知前命不行、呼僕痛笞之、立命持酒炙餌丐者、僕啣之、夜分縱火焚耳舍、乃故呼號、高起視舍已燼、嘆曰、丐者休矣、督衆救滅、見丐者酣臥火中、鼾齁雷

動、喚之起、故驚曰、屋何往、羣始驚其異、高彌重之、卧以客舍、衣以新衣、日與同坐處、問其姓名、自言陳九、居數日、容益光澤、言論多風格、又善手談、高與對局輒敗、乃日從之學、頗得其奧秘、如此半年、丐者不言去、高亦一時少之不樂也、即有貴客來、亦必偕之同飲、或擲骰爲令、陳每代高呼采、雉盧無不如意、高大奇之、每求作劇、輒辭不知、一日語高曰、我欲告別、向受君惠且深、今薄設相邀、勿以人從也、高曰、相得甚

歡何遽決絶且君杖頭空虛亦不敢煩作東道主陳固邀之曰盃酒耳亦無所費高曰何處答云園中時方嚴冬高慮園亭苦寒陳固言不妨乃從至園中覺氣候頓暖似三月初旬又至亭中見異鳥成羣亂哢清咮髫髴暮春景象亭中几案皆鑲以瑙玉有一水晶屏瑩澈可鑑中有花樹搖曳開落不一又有白禽似雪往來勾輈於其上以手撫之殊無一物高愕然良久坐見鸜鵒棲架上呼曰茶來俄見朝陽丹鳳啣

一赤玉盤、上有玻璃琖二、盛香茗、伸頸屹立、飲已、置琖其中、鳳嗡之、振翼而去、鸜鵒又呼曰酒來、即有青鸞黃鶴、翩翩自日中來、嗡壺嗡杯、紛置案上、頃之、則諸鳥進饌、往來無停翅、珍錯雜陳、瞬息滿案、肴香酒洌、都非常品、陳見高飲甚豪、乃曰、君宏量、是得大爵、鸜鵒又呼曰、取大爵來、忽見日邊閃閃、有巨蝶、攫鸚鵡杯、受斗許、翔集案間、高視蝶大於雁、兩翼綽約、文采燦麗、亟加贊嘆、陳喚曰、蝶子勸酒、蝶展然一飛、化

爲麗人、繡衣蹁躚、前席進酒、陳曰、不可無以佐觴、女乃仙〻而舞、〻到酣際、足離於地者尺餘、輒仰折其首、直與足齊、倒翻身而起立、身未嘗着於塵埃、且歌曰、連翩笑語蹅芳叢、低亞花枝拂面紅、曲折不知金鈿落、更隨蝴蝶過籬東、餘音嫋〻、不啻繞梁、高大喜、拉與同飲、陳命之坐、亦飲之酒、高酒後心搖意動、遽起狎抱、視之則變爲夜叉、睛突於眥、牙出於喙、黑肉凹凸、怪惡不可言狀、高驚釋手、伏几戰栗、陳以箸擊

其喙訶曰速去隨擊而化又爲蝴蝶飄然颺去高鶩定辭出見月色如洗漫語陳曰君旨酒嘉肴來自空中君家當在天上盍携故人一遊陳曰可即與携手躍起遂覺身在空冥漸與天近見有高門口圓如井入則光明似晝堦路皆蒼石砌成滑潔無纖翳有大樹一株高數丈上開赤花大如蓮紛紜滿樹下一女子擣絳紅之衣於砧上艷麗無雙高木立睛停竟忘行步女子見之怒曰何處狂郎妄來此處輒以杵投

之、中其背、陳急曳於虛所、切責之、高被杵、酒亦頓醒、殊覺汗愧、乃從陳出、有白雲接於足下、陳曰、從此別矣、有所囑、慎誌勿忘、君壽不永、明日速避西山中、當可免、高欲挽之、返身竟去、高覺雲漸低、身落園中、則景物大非、歸與妻子言、共相駭異、視衣上着杵處、異紅如錦、有奇香、早起、從陳言裹糧入山、大霧障天、茫茫然不辨徑路、躡荒急奔、忽失足墮雲窟中、覺深不可測、而身幸不損、定醒良久、仰見雲氣如籠、乃自嘆

曰仙人令我逃避大數終不能免何時出此窟耶又坐移時見深處隱隱有光遂起而漸入則別有天地有三老方對奕見高至亦不顧問奕不輟高蹲而觀焉局終歛子入盒方問客何得至此高言迷墮失路老者曰此非人間不宜久淹我送君歸乃導至窟下覺雲氣擁之以昇遂履平地見山中樹色深黃蕭蕭木落似是秋杪大驚曰我以冬來何變暮秋奔赴家中妻子盡驚相聚而泣高訝問之妻曰君去三年不

返、皆以為異物矣、高曰異哉、綫頃刻耳、於腰中出其糗糧、已若灰燼、相與詫異、妻曰、君行後、我夢二人、皂衣悶帶、似辭賦者、洶々然入室張頤曰、彼何往、我訶之曰、彼已外出、爾即官差、何得入人閨闥、二人乃出、且行且語曰、怪事怪事、而去、高乃悟已所遇者仙也、妻所遇者鬼也、高每對客、褁杵衣於內、滿座皆香、非麝非蘭、著汗彌盛云、

僧孽

張姓暴卒、隨鬼使去見冥王、王稽簿、怒鬼使誤捉、責令送歸、張下私浼鬼使、求觀冥獄、鬼導歷九幽、刀山劍樹、一一指點、末至一處、有一僧孔股穿繩而倒懸之、號痛欲絕、近視則其兄也、張見之驚哀、問何罪至此、鬼曰、是爲僧廣募金錢、悉供淫賭、故罰之、欲脫此厄、須其自懺、張既甦、疑兄已死、時其兄居興福寺、因往探之、入門便聞其號痛、殺入室、見創生股間、膿血崩潰、挂足壁上、宛如冥司倒懸狀、駭問其故、曰挂之

稍可、不則痛徹心腑、張因告以所見、僧大駭、乃戒葷酒、虔誦經咒、半月尋愈、遂為戒僧、

鬼哭

謝遷之變、宦第皆為賊窟、王學使七襄之宅盜聚尤衆、城破兵入、掃蕩群醜、尸填階墀、血至盈門而流、公入城、扛尸滌血而居、往〻白晝見鬼、夜則床下燐飛、牆角鬼哭、一日王生皡迪寄宿公家、聞床底小聲連呼皡迪皡迪、已而聲漸大、曰我死得苦、因哭、滿庭皆

哭、公聞、杖而入、大言曰、汝不識我王學院耶、但聞百聲嗤嗤、笑之以臭、公於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夜拋鬼飯、則見燐火熒熒、隨地皆出、先是閽人王姓者疾篤、昏不知人者數日矣、是日忽欠伸若醒、婦以食進、王曰、適主人不知何事施飯於庭、我亦隨衆啗噉、食已方歸、故不飢耳、由此鬼怪遂絕、豈鐃鈸鐘鼓、焰口瑜珈、果有益耶、

異史氏曰、邪怪之物、惟德可以已之、當陷城之時、

王公勢正烜赫、聞聲者皆股栗、而鬼且揶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終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猶不可以嚇鬼、顧勿出鬼面以嚇人也、

蛇癖

予鄉王蒲令僕呂奉寧、性嗜蛇、每得小蛇、則全吞之、如啖葱狀、大者以刀寸寸斷之、始掬以食、嚼之錚錚、血水沾頤、且善嗅、嘗隔墻聞蛇香、急奔墻外、果得蛇盈尺、時無佩刀、先噬其頭、尾尚蜿蜒於口際、

廟鬼

新城諸生王啟後者，方伯中宇公象坤曾孫，見一婦人入室，貌肥黑不揚，笑近坐榻，意甚褻。王拒之，不去。由此坐臥輒見之，而王意堅定，終不搖。婦怒，批其頰有聲，而亦不甚痛。婦以帶懸梁上，捽與並縊。王不覺自投梁下，引頸作縊狀。人見其足不履地，挺然立空中，即亦不能死。自是病顛，忽曰：彼將與我投河矣。望河狂奔，曳之乃止。如此百端，日常數作，術藥罔效。一

日忽見有武士綰鎖而入、怒叱曰、朴誠者汝何敢擾、即縶婦項自襦中出、繞至窗外、婦不復人形、目光電閃、口血赤如盆、憶城隍廟門中有泥鬼四、絕類其一焉、於是病若失、

義鼠

揚天一見二鼠出、其一為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似甚恨怒、然遙望不敢前、蛇果腹、蜿蜒入穴、方將過半、鼠奔來力嚙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欻然遁去、

蛇追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來嚙如前狀、蛇入則來、蛇出則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於地上、鼠來嗅之、啾啾如悼惜、啣之而去、友人張歷友為作義鼠行、

地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適客稷下、方與表兄李篤之對燭飲、忽聞有聲如雷、自東南來向西北去、衆駭異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擺簸、酒杯傾覆、屋梁椽柱錯折有聲、相顧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

趨出、見樓閣房舍、仆而復起、墻傾屋塌之聲、與兒啼女號、喧如鼎沸、人眩暈不能立、坐地上隨地轉側、河水傾丈餘、鴨鳴犬吠滿城中、踰一時許始稍定、視街上則男女裸聚、競相告語、並忘其未衣也、後聞某處井傾側不可汲、某家樓台南北易向、棲霞山裂、沂水陷穴廣數畝、此真非常之奇變也、

有邑人婦夜起溲溺、回則狼啣其子、婦急與狼爭、狼一緩頰、婦奪兒出、携抱中、狼蹲不去、婦大號、鄰

人奔集、狼乃去、婦驚定作喜、指天畫地、述狼啣兒狀、與已奪兒狀、良久、忽悟一身未着寸縷、乃奔、比與地震時男婦兩忘者同一狀也、人之惶急無謀、一何可笑、

猪婆龍

猪婆龍產於西江、形似龍而短、能橫飛、常出沿江岸撲食鵝鴨、或獵得之、則貨其肉於陳柯、此二姓皆友諒之裔、世食婆龍肉、他族不敢食也、一客自江右來、

得一頭縶舟中、一日泊舟錢塘、縛稍艣、忽躍入江、俄頃波濤大作、估舟傾沉、

陝右某公

陝右某公、辛丑進士、能記前身、嘗言前生為士人、中年而死、、後見冥王判事、罵鐺油鑊、一如世傳、殿東隅設數架、上搭犬羊牛馬諸皮、簿吏呼名、或罰作馬、或罰作猪、皆裸之、於架上取皮被之、俄至公、聞冥王曰、是宜作羊、鬼取一白羊皮來、捺覆公體、吏白是曾

拯一人死王撿籍覆視曰免之惡雖多此善可贖鬼又褫其毛革革已粘體不可復動両鬼捉臂按胸力脫之痛苦不可名狀皮片片斷裂不得盡淨既脫近肩處猶粘羊皮大如掌公既生背上有羊毛叢生剪去復出

好快刀

明末濟屬多盜邑各置兵捕得輒殺之章邱盜尤多有一兵佩刀甚利殺輒導窾一日捕盜十餘名押赴

市曹內一盜識兵遂巡告曰聞君刀甚快斬首無二割求殺我兵曰諾其謹依我勿離也盜從至刑所出刀揮之豁然頭落數步外猶圓轉而大贊曰好快刀

江中鬼

王聖俞南游泊舟江心既寢視月明如練未能寐使僮僕為之按摩忽聞舟頂如小兒行踏蘆蓆作响遠自舟尾來漸近艙戶慮為盜急起問僮僮亦聞之問答間見一人伏舟頂上垂首窺艙內王大愕按劍呼

諸僕一舟俱醒告以所見或疑錯誤俄响殺又作羣出四顧渺然無人惟疎星皓月漫漫江波而已衆危坐舟上旋見青火如螢燈狀突出水面隨水浮游漸近船則火頓滅即有黑人驟起屹立水面以手攀舟而行衆譟曰必此物也欲射之方關弓則遽伏水中不可見矣問舟人舟人曰此古戰場鬼時出没其無足怪

有桶戲者、桶可容升、無底中空、亦如俗戲、人以二席置地上、持一升入桶中、旋出、即有白米滿升、傾注席上、又取又傾、頃刻兩席皆滿、然後一一量入、畢而舉之、猶是空桶、奇在多也、

利津李見田、在顏鎮閒游陶場、欲市巨甕、與陶人爭直、不成而去、至夜、窰中未出者六十餘甕、啟視一空、陶人大驚、疑李、踵門求之、李謝不知、固哀之、乃曰、我代汝出陶、一甕不損、在魁星樓下、非與、如言往視、果

一一俱在樓在鎮之南山去場三里餘傭工運之三日乃盡焉

蟄龍

於陵曲銀臺公讀書樓上值陰雨晦冥見一小物有光如螢蠕蠕登几過處輒黑如蚰跡漸盤卷上卷亦焦意為龍乃捧卷送之至門外持立良久蠖屈不少動公曰將毋謂我不恭耶執卷返仍置案上冠帶長揖而後送之方至簷下但見昂首乍伸離卷橫飛其

觳嗤然光一道如縷數步外回首向公則頭大於筐身數十圍矣又一折反霹靂震驚騰霄而去回視所行處蓋曲曲自書筒中出焉

小髻

長山居民某暇居輒有短客來久與扳談素不識其生平頗注疑念客曰三數日即便徙居與君比鄰矣過四五日又曰今已同里旦晚可以承教問喬居何所亦不詳告但以手北指自是日輒一來時向人假

罷具或吝不與則自失之羣疑其狐村北有古塚陷不可測意必居此共操兵伏往伏聽之久無少異一更向晝闕穴中戢戢然似數十百人作耳語衆寂不動俄而尺許小人連縷而出至不可數衆起大譟並擊之杖杖皆火瞬息四散惟遺一小髻如胡桃殼然紗飾而金綫嗅之騷臭不可言

金永年

利津金永年八十二歲無子媪亦七十八歲自分絕

望忽梦神告曰本應絶嗣念汝貿販平準賜予一子醒以告媪媪曰此真妄想兩人皆將就木何由生子無何媪腹震動十月竟舉一男

夏雪

丁亥年七月初六日蘊州大雪百姓皇駭共禱諸大王之廟大王忽附人而言曰如今稱老爺者皆增一大字其以我神為小消不得一大字耶衆悚然齊呼大老爺雪立止由此觀之神亦喜諂宜乎治下部者

之得車多矣、

異史氏曰、世風之變也、下者益諂、上者益驕、即康熙四十餘年中、稱謂之不古、甚可笑也、舉人稱爺、二十年始、進士稱老爺、三十年始、司院稱大老爺、二十五年始、昔者大令謁中丞、亦不過老大人而止、今則此稱久廢矣、即有君子、亦素諂媚行乎諂媚、莫敢有異詞也、若縉紳之妻呼太々、裁數年耳、昔惟縉紳之母始有此稱、以妻而得此稱者、惟淫

史中有喬林耳他未之見也唐時上欲加張說大學士說辭曰學士從無大名臣不敢稱今之大誰大之初由於小人之諂而因得貴倨者之悅居之不疑而紛紛者遂徧天下矣竊意數年以後稱爺者必進而老稱老爺者必進而大但不知大上造何尊稱匪夷所思已

丁亥年六月初三日河南歸德府大雪尺餘禾皆凍死惜乎其未知媚大王之術也悲夫

美人首

諸商寓居京舍〻與鄰屋相連中隔板壁板有杉節脫處穴如錢忽女子探首入挽鳳髻絕美旋伸一臂潔白如玉衆駭其妖欲捉已縮去少頃又至但隔壁不見其身奔之則又去之一商操刀伏壁下俄首出暴決之應手而落血濺塵土衆驚告主人主人懼以其首〻焉逮諸商鞫之殊荒唐淹繫半年迄無情詞亦未有以人命訟者乃釋商瘞女首

車夫

有車夫載重登坡、方極力時、一狼來嚙其臀、欲釋手則貨敝身壓、忍痛推之、既上、則狼已齕片肉而去、乘其不能為力之際、而窃嘗一臠、亦黠而可笑也、

楊疤眼

一獵人夜伏山中、見有小人長二尺已來、踽踽行澗底、少間又一人來、高亦如之、適相值、交問何之、前者曰、我將往望楊疤眼、前見其氣色晦暗、多罹不吉、後

人曰、我亦爲此、汝言不謬、獵者知其非人、厲聲大叱、二人並無有矣、夜獲一狐、左目上有疤痕、大如錢、

鼠戲

長安市上有賣鼠戲者、背負一囊、中蓄小鼠十餘頭、每於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儼如戲樓狀、乃拍鼓板、唱古雜劇、歌聲甫動、則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裝服、自背登樓、人立而舞、男女悲歡、悉合劇中關目、

聊齋誌異卷之二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勞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多仙人、負笈往遊、登一頂、有觀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團上、素髮垂領、而神光爽邁、叩而與語、理甚玄妙、請師之、道士曰、恐嬌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門人甚衆、薄暮畢集、王俱與稽首、遂留觀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一斧使

隨衆採樵、王謹受教、逾月餘、手足重繭、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日已暮、尚無燈燭、師乃剪紙如鏡、粘壁間、俄頃月明輝室、光鑑毫芒、諸門人環聽奔走、一客曰、良宵勝樂、不可不同、乃於案上取酒壺、分賚諸徒、且囑盡醉、王自思七八人、壺酒何能徧給、遂各覓盎盂、競飲先釂、惟恐樽盡、而往復挹注、竟不少減、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賜月明之照、乃爾寂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

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綉項、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烈如簫管、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几上、驚顧之間、已復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樂然、不勝酒力矣、其餞我於月宮可乎、三人移席、漸入月中、衆視三人坐月中飲、鬚眉畢見、如影之在鏡中、移時月漸暗、門人燃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几上肴核尚故、壁上月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問衆飲足乎、曰

足矣、足宜早寢、勿誤樵蘓、衆諾而退、王竊欣慕、歸念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辭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習、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閱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吾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畧授小技、此來為不負也、道士問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墻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

而允之、乃傳一訣、令自咒畢、呼曰入之、王面墻不敢入、又曰試入之、王果從容入、及墻而阻、道士曰俛首驟入、勿逡巡、王果去墻數步奔而入、及墻虛若無物、回視果在墻外矣、大喜入謝、道士曰歸宜潔持、否則不驗、遂助資斧遣之歸、抵家自詡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傚其作爲、去墻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驀然而踣、妻扶視之、額上墳起、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慚忿、罵老道士之無良而已、

異史氏曰、聞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爲王生者正復不少、今有傖父、喜疢毒而畏藥石、遂有舐癰吮痔者、進宣威逞暴之術以迎其旨、紿之曰、執此術也以往、可以横行而無礙、初試未嘗不小效、遂謂天下之大舉可以如是行矣、勢不至觸硬壁而顚蹶不止也、

長清僧

長清僧、其道行高潔、年七十餘猶健、一日顚仆不起、

寺僧奔救已圓寂矣僧不自知死魂飄去至河南界河南有故紳子率十餘騎按鷹獵兎馬逸墜甍魂適相值翕然而合遂漸蘓廝僕環問之張目曰胡至此衆扶歸入門則粉白黛緑者紛集顧問大駭曰我僧也胡至此家人以為妄共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觧但閉目不復有言餉以脱粟則食酒肉則拒夜獨宿不受妻妾奉数日後忽思少步衆皆喜既出少定即有諸僕紛來錢簿穀籍雜請會計公子託以病倦悉

謝絶之惟問山東長清縣知之否共荅知之曰我欝無聊賴欲往遊矚宜即治任衆謂新瘳未應遠涉不聽翼日遂發抵長清視風物如故無煩問途竟至蘭若弟子數人見貴客至伏謁甚恭乃問老僧焉往荅云吾師曩已物化問墓所羣導引以往則三尺孤墳荒草猶未合也衆僧不知何意既而戒馬欲歸囑曰汝師戒行之僧所遺手澤宜恪守勿俾損壞衆唯唯乃行既歸灰心木坐了不勾當家務居數月出門自

遁直抵舊寺謂弟子曰我即汝師衆疑其謬相視而笑乃述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為悉符衆乃信居以故楊事之如平日後公子家屡以輿馬來哀請之署不顧瞻又年餘夫人遣紀綱至多所餽遺金帛皆却之惟受布袍一襲而已友人或至其鄉敬造之見其人嘿然誠篤年僅而立而輒道其八十餘年事

異史氏曰人死則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余於僧不異之乎其再生而異之乎其入紛華

靡麗之鄉而能絕人以逃世也眼睛一閃而蘭麝薰心有託免不得者矣况僧乎哉

蛇人

東郡某甲以弄蛇為業嘗蓄馴蛇二皆青色其大者呼之大青小曰二青二青額有赤點尤靈馴盤旋無不如意蛇人愛之異於他蛇期年大青死思補其缺未暇遑也一夜寄宿山寺既明啓笥二青亦渺蛇人悵恨欲死冥搜亟呼迄無影兆然每至豐林茂草輒

縱之去俾得自適尋復還以此故莫與其自至坐伺之日既高亦已絶望怏怏遂行出門数武聞叢薪錯楚中窸窣作响停趾愕顧則二青來也大喜如獲拱璧息肩路隅蛇亦頓止視其後小蛇從焉撫之曰我以汝為逝矣小侶而所荐也出餌飼之兼飼小蛇小蛇雖不去然瑟縮不敢食二青含餔之宛似主人之讓客者蛇人又飼之乃食食已隨二青俱入笥中荷去敎之旋折輒中規矩與二青無少異因名之小青衒

技四方獲利無筭大抵蛇人之烎蛇也止以二尺為率大則過重輒更易之緣二青馴故未遽棄又二三年長三尺餘卧則笥為之滿遂决去之一日至淄邑東山間飼以美餌祝而縱之既去頃之復來蜿蜒笥外蛇人揮曰去之世無百年不散之筵從此隱身大谷必且為神龍笥中何可以久居也蛇乃去蛇人目送之已而復返揮之不去以首觸笥小青在中亦震震而動蛇人悟曰得勿欲別小青耶乃發笥小青逕

出。因與交首吐舌，似相告語。已而委蛇並去。方意小青不返。俄而蹁蹁獨來，竟入筒卧。由此隨在物色，迄無佳者，而小青亦漸大不可矣。後得一頭，亦頗馴然，終不如小青良，而小青粗於兒臂矣。先是二青在山中，樵人多見之。又數年，長數尺，圍如盌，漸出逐人，因而行旅相戒，罔敢出其途。一日，蛇人經其處，蛇暴出如風。蛇者大怖而奔，蛇逐益急。回顧已將及矣，而視其首朱點儼然，始悟為二青。下担呼曰：二青二青。蛇

頊止昂首久之縱身繞蛇人如昔美狀覺其意殊不惡但軀巨重不勝其繞仆地呼禱乃釋之又以首觸笥蛇人悟其意開笥出小青二蛇相見交纏如飴糖狀久之始開蛇人乃祝小青我久欲與汝別今有伴矣謂二青曰原君引之來可還引之去更囑一言深山不乏食飲勿擾行人以犯天譴二蛇垂頭似相領受遽起大者前小者後過處林木為之中分蛇人竚立望之不見乃去此後行人如常不知二蛇何往也

異史氏曰蛇蠢然物耳乃戀戀有故人之意且其從諫也如轉圜獨怪儼然而人也者以十年把臂之交數世蒙恩之主輒思下井復投石焉又不然則藥石相投悍然不顧且怒而仇焉者不且出斯蛇下哉

斫蟒

胡田村胡姓者兄弟採樵深入幽谷遇巨蟒兄在前為所吞弟初駭欲奔見兄被噬遂忿怒出樵斧斫蟒

首。首傷而吞不已。然頭雖已沒。卒肩際不能下。弟急極無計。乃兩手持兄足力與蟒爭。竟曳兄出。蟒亦負痛去。視兄則鼻耳俱化。奄將氣盡。肩負以行。途中凡十餘息。始至家。醫養半年方愈。至今面目皆瘢痕。鼻耳處惟孔存焉。噫。農人中乃有悌弟如此哉。或言蟒不為害。乃德義所感。信然。

犬姦

青州賈某。客於外。恒經歲不歸。家蓄一白犬。妻引與

交、習為常、一日夫至、與妻共卧、犬突入、登榻齧賈人竟死、後里舍稍聞之、共為不平、鳴於官、官械婦、婦不肯伏、攷之、命縳犬來、始取婦出、犬忽見婦、直前碎衣作交狀、婦始無詞、使兩役解部院、一解人而一解犬、有欲觀其合者、共斂錢賂役、役乃牽聚令交、所止處觀者常百人、役以此網利焉、後人犬俱寸磔以死、嗚呼、天地之大、真無所不有矣、然人面而獸交者、獨一婦也乎哉、

異史氏為之判曰會於濮上古所交譏約於桑中人且不齒乃某者不堪雌守之苦浪思苟合之歡夜又伏床竟是家中牝獸捉卿入竇遂為被底情郎雲雨台前亂搖續貂之尾溫柔鄉裡頻款曳象之腰銳錐處於皮囊一縱股而脫穎留情結於鏃項復飲羽而生根忽思異類之交真屬匪夷之想尨吠奸而為奸妬殘兇殺律難治以蕭曹人非獸而實獸奸穢淫腥肉不食於豺虎嗚呼人奸殺則

女擬以剮至於犬奸殺陽世遂無其刑人不良則罰人作犬至於犬不良陰曹應窮於法宜肢解以追魂魄請押赴以問閻羅

雹神

王公筠蒼莅任楚中擬登龍虎山謁天師及湖甫登舟即有一人駕小艇來使舟中人爲通公見之貌修偉懷中出天師刺曰聞騶從將臨先遣負弩公訝其預知益神之誠意而往天師治具相欵其服役者衣

冠鬚鬣多不類常人前使者亦侍其側少間向天師細語天師謂公曰此先生同鄉不之識耶公問之曰此即世所傳雹神李左車也公愕然改容天師曰適言奉旨雨雹故告辭耳公問何處曰章邱公以接壤關切離席乞免天師曰此上帝玉勅雹有額數何能相狥公哀不已天師垂思良久乃顧而囑曰其多降山谷勿傷禾稼可也又囑貴客在座文去勿武神出至庭中忽足下生烟氤氳匝地俄延踰刻極力騰起

纔高於庭樹又起高於樓閣霹靂一聲向北飛去屋宇震動筵篚擺簸公駭曰去乃作雷霆耶天師曰適戒之所以遲遲不然平地一聲便逝去矣公别歸誌其月日遣人問章邱是日果大雨雹溝渠皆滿而田中僅數枚焉

狐嫁女

歴城殷天官少貧有胆畧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楼宇連亘常見怪異以故廢無居人久之蓬蒿漸滿

白晝亦無敢入者。會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醵為筵。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携一席往，衆送諸門，戲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見，當急號。公笑云：有鬼狐當捉証耳。遂入，見長莎蔽逕，蒿艾如麻。時值上弦，幸月色暈黃，門戶可辨，摩挲數進，始抵後樓。登月台，光潔可愛，遂止焉。西望月明，惟啣山一綫耳。坐良久，更無少異，竊笑傳言之訛。席地枕石，卧看牛女。一更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履聲，籍籍而上。假寐睨

之見一青衣人挑蓮燈猝見公驚而却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下問誰也答云不識俄一老翁上就公諦視曰此殷尚書其睡已酣但辨吾事相公倜儻或不叱怪乃相率入樓樓門盡闢移時往來者益衆樓上燈輝如晝公稍稍轉側作嚏咳翁聞公醒乃出跪而言曰小人有箕帚女今值于歸不意有觸貴人望勿深罪公起曳之曰不知今夕嘉禮慙無以賀翁曰貴人光臨壓除凶煞幸矣即煩陪坐倍益光寵公喜應

之入視樓中陳設芳麗遂有婦人出拜年可四十餘
翁曰此拙荊公揖之俄聞笙樂聒耳有奔而上者曰
至矣翁趨迎公亦立俟少間籠紗一簇導新郎入年
可十七八丰采韶秀翁命先與貴客為禮少年目公
公若為儐執半主禮次翁壻交拜已乃即席少間粉
黛雲從酒胾霧霈玉椀金甌光映几案酒數行翁喚
女奴請小姐來女奴諾而入良久不出翁自起搴幃
促之俄婢媼輩擁新人出環珮璆然麝蘭散馥翁命

向上拜起即坐母側微目之翠鳳明璫容華絶世既而酌以金爵大容數斗公思此物可以持驗同人隂內袖中僞醉隐几頽然而寢皆曰相公醉矣居無何聞新郎告行笙樂暴作紛紛下樓而去已而主人斂酒具少一爵冥搜不得或竊議卧客翁急戒無語惟恐公聞移時內外俱寂公始起暗無燈火惟脂香酒氣充溢四堵視東方既白乃從容出探袖中金爵猶在及門則諸生先俟疑其夜出而早入者公出爵示

之衆駭問因以狀告共思此物非寒士所有乃信之
後舉進士任於肥丘有世家朱姓宴公命取巨觥久
之不至有細奴掩口與主人語主人有怒色俄奉金
爵勸客飲諦視之欵式雕文與狐物更無殊別大疑
問所從製答云爵凡八隻大人為京卿時覓良工監
製此世傳物什襲已久緣明府辱臨適取諸箱簏僅
存其七疑家人所竊取而十年塵封如故殊不可解
公笑曰金盃羽化矣然世守之珍不可失僕有一具

頗近似之當以奉贈終筵歸署揀爵馳送之主人審視駭絕親詣謝公詰所自來公乃歷陳顛末始知千里之物狐能攝致而不敢終留也

嬌娜

孔生雪笠聖裔也為人藴藉工詩有執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菩陀寺傭為寺僧抄録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訟蕭條眷口寡移而鄉居宅遂曠焉一日大雪崩騰

寂無行旅偶過其門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為禮畧致慰問即屈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處悉懸錦幕壁上多古人書画案頭書一册籤云瑯環瑣記翻閱一過俱目所未覩生以居單第意為第主即亦不審官閥少年細詰行踪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曹丘者少年曰倘不以駑駘見斥願拜門墻生喜不敢當師請為友便問宅何久錮答曰此為單府曩以公子鄉居是

宅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頓生始知非單當晚談笑甚歡即留共榻昧爽即有童子熾炭火於室少年先起入內生尚擁被坐僮入白太翁來生驚起一叟入鬢髮皤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學塗鴉勿以友故行輩視之也已乃進錦衣一襲貂帽襪履各一事視生盥櫛已乃呼酒薦饌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酒數行叟興辭曳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業類皆古

文詞、並無時藝、問之、笑云、僕不求進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盡歡、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翁寢未、已寢、可暗喚香奴來、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至、少頃一婢入、紅妝艷絕、公子命彈湘妃曲、婢以牙撥勾動、激揚哀烈、節拍不類夙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次日早起共讀、公子最慧、過目成咏、二三月後、命筆驚絕、相約五日一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曰、此婢為老父所豢養、兄曠

邈無家、我夙夜代籌久矣、行當爲君謀一佳耦、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誠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爲佳、君願亦易足也、居半載、生欲翺翔郊郭、至門則雙扉外扃、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游紛意念、故謝客耳、生亦安之、時盛暑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腫起如桃、一夜如盌、痛楚呻吟、公子朝夕省視、眠食俱廢、又數日創劇、益絶食飲、太翁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清恙、嬌娜妹子能療之、

遣人於外祖母處呼令歸何久不至俄僮入曰娜姑至姨與松姑同來父子即趋入内少間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艷色嚬呻都忘精神為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同胞也妹子好醫之女乃斂羞容揄長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覺芳氣勝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脉動矣然症雖危可治但膚塊已凝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徐按下之創突起寸許高出釧外而

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似前如盌濶矣乃一手啓羅衿鮮佩刀刃薄於紙把劍握刃輕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床席生貪近嬌姿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團團然如樹上削下之癭又呼水來爲洗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着肉上按令旋轉繞一周覺熱火蒸騰再一周習習作痒三周已徧體清凉沁入骨髓女收丸入咽曰愈矣趋步出生躍起走謝沉痼若失而懸想容輝苦不自已

二

自是廢卷痴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爲兄物色得一佳耦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疑思良久但云勿須面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公子會其旨曰家君仰慕鴻才常欲附爲婚姻但止一少妹齒太穉有姨女阿松年十八矣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姊日涉園亭伺前廂可望見之生如其敎果見嬌娜偕麗人來画黛彎蛾蓮鉤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生大悅請公子作伐公子異日自內出賀曰

諧矣乃除別院為生成禮是夕鼓吹闐咽塵落漫飛以望中仙人忽同衾幄遂疑廣寒宮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卺之後甚愜心懷一夕公子謂生曰切磋之惠無日可以忘之近單公子解訟歸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因而離緒縈懷生願從之而去公子勸還鄉閭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可即送君行無何太翁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與生夫婦相把握屬閉目勿視飄然履空但覺耳際風

嗚久之曰至矣啓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非人喜扣家門母出非望又睹美婦方共欣慰及回顧則公子逝矣松娘事姑孝艷色賢名聲聞遐邇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携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舉一男名小宦生以迕直指罷官罣碍不得歸偶獵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驪駒頻頻瞻視細看則皇甫公子也攬轡停驂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昏蔭翳天日入其家則金漚浮釘宛然世家問妹子已嫁岳母

已亡、深相感悼、經宿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亂吾種矣、生拜謝曩德、笑曰、姊夫貴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郎亦來拜謁、信宿乃去、一日公子有憂色、謂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銳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入、羅拜堂上、生大駭、亟問、公子曰、余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刼、君肯一身赴難、一門可望生全、不然、請抱子而行、無相累、生矢共生死、乃使仗劍於門、囑曰、雷霆轟

擊勿動也生如所教果見陰雲晝瞑昏黑如盤回視舊居無復閈閎惟見高塚巋然巨穴無底方錯愕間霹靂一聲擺簸山嶽急雨狂風老樹為拔生目眩耳聾屹不少動忽於繁烟黑絮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爪自穴攫一人出隨烟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離地以劍擊之隨手墜落忽而崩雷暴裂生仆遂斃少間晴霽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於傍大哭曰孔郎為我而死我何生矣松娘亦出共舁生歸嬌娜

使松娘捧其首，先以金簪撥其齒，自乃撮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紅丸隨氣入喉，格格作响，移時，醒然而蘇，見眷口恍如梦晤，於是一門團圞，驚定而喜，生以幽壙不可久居，議同旋里，滿堂交讚，惟嬌娜不樂，生請與吳郎俱，又慮翁媪不肯離幼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刼，一門俱沒，嬌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决，生入城勾當数

日連夜趋装既歸以閒園寓公子恒返關之生及松娘至始發扃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讌若一家然小宦長成貌韶秀有狐意出遊都市共知其為狐兒也

異史氏曰余於孔生不羡其得艷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忘饑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於顛倒衣裳矣

妖術

于公者少任俠喜拳勇力能持高壺作旋風舞崇禎

闈殿試在都、僕疫不起、患之、會市上有善卜者、能決人生死、將代問之、既至未言、卜者曰、君莫欲問僕病乎、公駭應之、曰、病者無害、君可危、公乃自卜、卜者起卦、愕然曰、君三日當死、公驚詫良久、卜者從容曰、鄙人有小術、報我十金、當代禳之、公自念生死一定、術豈能觧、不應而起、欲出、卜者曰、惜此小費、勿悔勿悔、愛公者皆為公懼、勸罄橐以哀之、公不聽、倏忽至三日、公端坐旅舍、靜以覘之、終日無恙、至夜、閤户挑燈、

倚劍危坐一漏向盡更無死法意欲就枕忽聞窗隙窸窣有聲急視之一小人荷戈入及地則高如人公捉劍起急擊之飄忽未中遂遽小復尋窗隙意欲遁去公疾斫之應手而倒燭之則紙人已腰斷矣公不敢臥又坐待之踰時一物穿窗入怪獰如鬼纔及地急擊之斷而為兩皆蠕動恐其復起又連擊之劍劍皆中其聲不耎審視則土偶片片已碎於是移坐窗下目注隙中久之聞窗外如牛喘有物推窗櫺房壁

震揺其勢欲傾公懼覆壓計不如出而鬬遂劃然脫扃奔而出見一巨鬼高與簷齊昏月中見其面黑如煤眼閃爍有黃光上無衣下無履手弓而腰矢公方駭鬼則關矣公以劍撥矢矢墮欲擊之則又關矣公急躍避矢貫於壁戰戰有聲鬼怒甚拔佩刀揮如風望公力劈公猱進刀中庭石石立斷公出其股間削鬼中踝鏗然有聲鬼益怒吼如雷轉身復剁公又伏身入刀落斷公裙公已及脇下猛斫之亦鏗然有聲

鬼仆而僵公亂擊之聲硬如柝燭之則一木偶高大如人弓矢尚纏腰際刻画猙獰劍擊處皆有血出公因秉燭待旦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欲致人於死以神其術也次日遍告知交與共詣卜所卜人遥見公瞥不可見或曰皆翳形術也犬血可破公如其言戒備而往卜人又匿如前急以犬血沃立處但見卜人頭面皆為犬血糢糊目灼灼如鬼立乃執付有司而殺之

異史氏曰嘗謂買卜爲一痴世之講此道而不爽於生死者幾人卜之而爽猶不卜也且即明明告我以死期之至將復如何況有借人命以神其術者其可畏尤甚耶

野狗

于七之亂殺人如麻鄉民李化龍自山中竄歸值大兵宵進恐罹炎崐之禍急無所匿僵卧於死人之叢詐作尸兵過旣盡未敢遽出忽見闕頭斷臂之尸起

立如林內一尸斷首猶連肩上口中作語曰野狗子來奈何群尸參差而言曰奈何俄頃蹶然盡倒遂寂無聲李方驚顫欲起有一物來獸首人身伏嚙人首徧吸其腦李懼匿首尸下物來撥李肩欲得李首李力伏俾不可得物乃推覆尸而移之首見李大懼手索腰下得巨石如椀握之物俯身欲齕李驟起大呼擊其首中嘴物嗥如鴟掩口負痛而奔吐血道上就視之於血中得二齒中曲而端銳長四寸餘懷歸以

示人、皆不知其何物也、

三生

劉孝廉能記前身事、與先文貢兄為同年、嘗歷歷言之、一世為搢紳、行多玷、六十二歲而沒、初見冥王、待以鄉先生禮、賜坐、飲以茶、覷冥王琖中茶色清澈、己琖中濁如膠、暗疑迷䰟湯、得毋此耶、乘冥王他顧、以琖就案角瀉之、偽為盡者、俄頃稽前生惡錄、怒命群鬼捽下、罰作馬、即有厲鬼縶去、行至一家、門限甚高、

不可踰方趦趄間鬼力楚下痛甚而蹶自顧則身已在櫪下矣但聞人曰驪馬生駒矣壯也心甚明了但不能言覺大餒不得已就牝馬求乳逾四五年體修偉甚畏捶楚見鞭則懼而逸主人騎必覆障泥緩轡徐徐猶不甚苦惟奴僕圉人不加韉裝以行兩踝夾擊痛徹心腑於是憤甚三日不食遂死至冥司冥王查其罰限未滿責其規避剝其皮革罰爲犬意懊喪不欲行群鬼亂撻之痛極而竄於野自念不如死憤

投絶壁、顛莫能起、自顧則身伏竇中、牝犬舐而腓字之、乃知身已復生於人世矣、稍長見便液亦知穢、然嗅之而香、但立念不食耳、爲犬經年、常忿欲死、又恐罪其規避、而主人又豢養不肯戮、乃故囓主人脫股肉、主人怒杖殺之、冥王鞫狀、怒其狂猘、笞數百、俾作蛇、囚於幽室、暗不見天、悶甚、緣壁而上、穴屋而出、自視則身伏茂草、居然蛇矣、遂矢志不殘生類、飢呑木實、積年餘、每思自盡不可、害人而死又不可、欲求一

善免之策而未得也一日卧草中聞車過遽出當路車馳壓之斷為兩冥王訝其速至因匍伏自剖冥王以其無罪見殺原之准其滿限復為人是為劉公公生而能言文章書史過輙成誦辛酉舉孝廉每勸人乘馬必厚其障泥股夾之刑勝於鞭楚也

異史氏曰毛角之儔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内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故賤者為善如求花而種其樹貴者為善如已花

而培其本、種者可大培者可久、不然、且將負鹽車

受羈馬與之爲馬、不然、且將啗便液受烹割與之

爲犬、又不然、且將披鱗介蒺鶴鸛與之爲蛇、

狐入䍃

萬村石氏之婦祟於狐、患之而不能遣、扉後有䍃、每

聞婦翁來、狐輒遁匿其中、婦窺之熟、暗計而不言、一

日竄入、婦急以絮塞其口、置釜中、燀湯而沸之、䍃熱、

狐呼曰、熱甚、勿惡作劇、婦不語、號益急、久之無聲、拔

塞而騐之毛一堆、血数點而已、

真定女

真定界有孤女、方六七歲、收養於夫家、相居二三年、夫誘與交而孕、腹膨膨而以為病也、告之母、母曰動否、曰動、又益異之、然以其齒太穉、不敢决、未幾生男、母嘆曰、不圖拳母竟生雛兒、

焦螟

董侍讀嘿菴家為狐所擾、瓦礫磚石、忽如雹落、家人

相率奔匿、待其間歇、乃敢出操作、公患之、假祚庭孫
司馬第移避之、而狐擾猶故、一日朝中待漏、適言其
異、大臣或言關東道士焦螟居内城、捴持勅勒之術
頗有效、公造廬而請之、道士朱書符使歸粘壁上、狐
竟不懼、拋擲有加焉、公復告道士、道士怒、親詣公家
築坛作法、俄見一巨狐伏坛下、家人受虐已久、銜恨
綦深、一婢近擊之、婢忽仆地氣絶、道士曰、此物猖獗
我尚不能遽服之、女子何輕犯爾爾、既而曰、可借鞫

狐詞亦得、戟指咒移時、婢忽起長跪、道士詰其里居、婢作狐言、我西域産、入都者十八輩、道士曰、輦轂之下、何容爾輩久居、可速去、狐不答、道士擊案怒曰、汝欲梗吾令耶、再若迂延、法不汝宥、狐乃蹙怖作色、願謹奉教、道士又速之、婢又仆絶、良久始甦、俄見白塊四五團、滚滚如毬、附簷際而行、次第追逐、頃刻俱去、由是遂安、

萊生

淮陽葉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遇不偶困於名場會關東丁乘鶴來令是邑見其文奇之名與語大悅使即官署受燈火時賜錢穀卹其家值科試公游揚於學使遂領冠軍公期望綦切闈後索文讀之擊節稱嘆不意時數限人文章憎命榜既放依然鎩羽生嗒喪而歸愧負知己形銷骨立痴若木偶公聞名之來而慰之生零涕不已公憐之相期考滿入都携與俱北生甚感佩辭而歸杜門不出無

何寢疾、公遺問不絶、而服藥百裹、殊罔所效、公適以忤上官免、將觧任去、函致之、其畧云、僕東歸有日、所以遲遲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僕夕發矣、傳之卧榻、生持書啜泣、寄語來使、疾革難遽瘥、請先發、使人返白、公不忍去、徐待之、踰数日、門者忽通葉生至、公喜、迎而問之、生曰、以犬馬病、勞夫子久待、萬慮不寧、今幸可從杖履、公乃束裝戒旦、抵里、命子師事生、夙夜與俱、公子名再昌、時年十六、尚不能文、然絶慧、凡

文藝三兩過輒無遺忘居之期歳便能落筆成文益之公力遂入邑庠生以生平所擬舉業悉録授讀闈中七題並無脱漏中亞魁公一日謂生曰君出餘緒遂使孺子成名然黄鐘長棄若何生曰是殆有命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顧亦足矣且士得一人知已可無憾何必拋却白紵乃謂之利市哉公以其久客恐悞歳試勸令歸省愀然不樂公不忍強囑公子至都為之納粟公子又

捷南宮、授部中主政、携生赴監、與共晨夕、踰歳生入
北闈、竟領鄉薦、會公子差南河典務、因謂生曰、此去
離貴鄉不遠、先生奮跡雲霄、錦還爲快、生亦喜、擇吉
就道、抵淮陽界、命僕馬送生歸、見門戸蕭條、意甚悲
惻、逡巡至庭中、妻携簸具以出、見生擲具駭走、生妻
然曰、我今貴矣、三四年不覿、何遂頓不相識、妻遥謂
曰、君死已久、何復言貴、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貧子
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將卜窀穸、勿作怪異嚇生人、

生聞之、憮然惆悵、逡巡入室、見靈柩儼然、撲地而滅、妻驚視之、衣冠履舄如脫委焉。大慟、抱衣悲哭、子自塾中歸、見結駟於門、審所自來、駭奔告母、母揮涕告訴、又細詢從者、始得顛末、從者返、公子聞之、涕墜垂膺、即命駕哭諸其室、出橐營葬、葬以孝廉禮、又厚遺其子、為延師敎讀、言於學使、逾年游泮、

異史氏曰、䰟從知己、竟忘死耶、聞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至離枕之上、䰟千里良朋、猶識夢中

之路、而况繭絲蝇跡、吐學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哉、嗟乎、遇合難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對影長愁、傲骨嶙嶙、搔頭自愛、嘆面目之酸澁、來鬼物之揶揄、頻居康了之中、則鬚髮之條條可醜、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處處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爾、顛倒逸群之物、伯樂伊誰、抱刺於懷、三年滅字、側身以望、四海無家、人生世上、祇須合眼放步、以聽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骯髒

淪落、如葉生其人者、亦復不少、頋安得令威復來、而生死從之也哉、噫、

四十千

新城王大司馬有主計僕、家稱素封、忽夢一人奔入曰、汝欠四十千、今宜還矣、問之不答、徑入內去、既醒、妻産男、知爲夙孽、遂以四十千細置一室、凡兒衣食病藥、皆取給焉、過三四歲、視室中錢僅存七百、適乳姥抱兒至、調笑於側、呼之曰、四十千將盡、汝宜行矣、

言已兒忽顏色蹙變項折目張再撫之氣已絶矣乃以餘資置葬具而瘞之此可爲負欠者戒也昔有老而無子者問諸高僧僧云汝不欠人者人又不欠汝者烏得子葢生佳兒所以報我之緣生頑兒所以取我之債生者勿喜死者勿悲也

成仙

文登周生與成生少共筆硯遂訂爲杵臼交而成貧故終歲依周以齒則周爲長呼周妻以嫂節序登堂

如一家焉、周妻生子、產後暴卒、繼聘王氏、成以少故未嘗請見之、一日王氏弟來省姊、宴於內寢、成適至家人通白、周坐命邀之、成不入辭去、周移席外舍、追之而還、甫坐即有人白別業之僕、為邑宰重笞者、先是黃吏部家牧傭、牛蹊周田、以是相詬、牧傭奔告主、捉僕送官、遂被笞責、周詰得其故、大怒曰、黃家牧猪奴何敢爾、其先世為大父服役、促得志乃無人耶、氣填吭臆、忿而起、欲往尋黃、成捺而止之、曰、强梁世界、

原無皂白、況今日官宰、半強寇不操矛弧者耶、周不聽、成諫止再三、至泣下、周乃止、怒終不釋、轉側達旦、謂家人曰、黃家欺我、我仇也、姑置之、邑令朝廷官非勢家官、縱有互爭、亦須兩造、何至如狗之隨嗾者、我亦呈治其傭、視彼將何處分、家人悉慫慂之、計遂決、以狀赴宰、宰裂而擲之、周怒、語侵宰、宰慚恚、因逮繫之、辰後成往訪周、始知入城訟理、急奔勸止、則已在囹圄矣、頓足無所為計、時獲海寇三名、宰與黃賂囑

之、使捏周黨、據詞申黜衣頂、搒掠酷慘、成入獄、相顧
悽酸、謀叩闕、周曰、身繫重犴、如鳥在籠、雖有弱弟、止
足供囚飯耳、成銳身自任曰、是予責也、難而不急、烏
用友也、乃行、周弟贐之、則去已久矣、至都、無門入、控
相傳駕將出獵、成預隱木市中、俟駕過、伏舞哀號、遂
得准、驛送而下、着部院審奏、時閱十月餘、周已誣服
論辟、院接御批、大駭、復提躬讞、黃亦駭、謀殺周、因賂
監者絕其食飲、弟來餽問、苦禁拒之、成又為赴院聲

屈始蒙提問業已飢餓不起院臺怒杖斃監者黃大怖納數千金囑爲營脫以是得矇矓題免窜以枉法擬流周放歸益肝胆成成自經訟繫世情盡灰招周偕隱周溺少婦輒迂笑之成雖不言而意甚決别後數日不至周使探諸其家家人方疑其在周所兩無所見始疑周心知其異遣人踪跡之寺觀壑谷物色殆遍時以金帛恤其子又八九年成忽自至黃巾氅服岸然道貌周喜把臂曰君何往使我尋欲徧笑曰

孤雲野鶴、棲無定所、別後幸復頑健、周命置酒、畧通間濶、欲為變易道裝、成笑不語、周曰愚哉、何棄妻孥猶敝屣也、成笑曰不然、人將棄予、其何人之能棄、問所棲止、答在勞山之上清宫、既而抵足寢、夢成裸伏身上、氣不得息、訝問何為、殊不答、忽驚而寤、呼成不應、坐而索之、杳然不知所往、定移時、始覺在成榻、駭曰、昨不醉、何顛倒至此耶、乃呼家人、家人火之、儼然成也、周固多髭、以手自捋、則疎無幾莖、取鏡自照、訝

曰、成生在此、我何往、已而大悟、知成以幻術招隱、意
欲歸内、弟以其貌異、禁不聽、前周亦無以自明、即命
僕馬往尋成、数日入勞山、馬行疾、僕不能及、休止樹
下、見羽客往來甚衆、内一道人目周、周因以成問道
士、笑曰、耳其名矣、似在上清、言已逕去、周目送之、見
一矢之外、又與一人語、亦不数言而去、與言者漸至、
乃同社生、見周愕曰、数年不晤、人以君學道名山、今
尚遊戲人間耶、周数其異、生驚曰、我適遇之、而以為

君也、去無幾時、或亦不遠、周大異曰、怪哉、何自已面
目、覿面而不之識、僕尋至、急馳之、竟無踪兆、一望寥
濶、進退难以自主、自念無家可歸、遂決意窮追、而怪
險不復可騎、遂以馬付僕歸、廼運自往、遥見一童獨
坐、趨近問程、且告以故、童自言爲成弟子、代荷衣糧
導與俱行、星飯露宿、逴行殊遠、三日始至、又非世之
所謂上清、時十月中、山花滿路、不類初冬、童入報、成
即遽出、始認己形、執手而入、置酒讌語、見異彩之禽、

馴人不驚聲如笙簧時來鳴於坐上心甚異之然塵
俗念切無意留連地下有蒲團二叟與並坐至二更
後萬慮俱寂忽似瞥然一眒身覺與成易位疑之自
捋頷下則于思者如故矣既曙浩然思返成固留之
越三日乃曰乞少寐息早送君行甫交睫聞成呼曰
行裝已俱矣遂起從之所行殊非舊途覺無幾時里
居已在望中成坐候路側俾自歸周強之不得因踽
踽至家門叩不能應思欲越墻覺身飄似葉一躍已

過凡踰数重垣始抵卧室燈燭熒然内人未寢噥噥與人語詆窓以窺則妻與一厮僕同杯飲狀甚狎褻於是怒火如焚計将掩執又恐孤力難勝遂潛身脫扃而出奔告成且乞為助成慨然從之直抵内寢周舉石撾門内張皇甚擂愈急内閉益堅成撥以劍劃然頓闢周奔入僕衝户而走成在門外以劍擊之斷其肩臂周執妻拷訊乃知被收時即與僕私周借劍决其首罥腸庭樹間乃從成出尋途而返驀然忽醒

則身在卧榻驚而言曰怪夢參差使人駭懼成笑曰夢者兄以為真真者乃以為夢周愕而問之成出劍示之濺血猶存周驚怛欲絶竊疑成譸張為幻成知其意乃促裝送之歸荏苒至里門乃曰疇昔之夜倚劍而相待者非此處耶吾厭見惡濁請還待君於此如過晡不來予自去周至家門戶蕭索似無居人還入弟家弟見兄雙淚交墜曰兄去後盜夜殺嫂刳腸去酷慘可悼於今官捕未獲周如夢醒因以情告戒

勿究、弟錯愕良久、周問其子、乃命老嫗抱至、周曰、此
襁褓物、宗緒所關、弟好視之、兄欲辭人世矣、遂起逕
去、弟涕泗追挽、笑行不顧、至野外、見成與俱行、遥回
顧曰、忍事最樂、弟欲有言、成濶袖一舉、即不可見、悵
立移時、痛哭而返、周弟朴拙、不善治家人生產、居數
年家益貧、周子漸長、不能延師、因自教讀、一日早至
齋、見案頭有函書、緘封甚固、簽題仲氏啓、審之為兄
迹、開視則虛無所有、祇見爪甲一枚、長二指許、心怪

之、以甲置硯上、出問家人所自來、並無知者、回視則硯石粲粲、化爲黃金、大驚、以試銅鐵皆然、由此大富、以千金賜成氏子、因相傳兩家有點金術云、

新郎

江南梅孝廉耦長、言其鄉孫公爲德寧、鞫一奇案、初村人有爲子娶婦者、新人入門、戚里畢賀、飲至更餘、新郎出、見新婦炫妝、趨轉舍後、疑而尾之、宅後有長溪、小橋通之、見新婦渡橋逕去、益疑、呼之不應、遙以

手招婿、婿急趨之、相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一村落、婦止、謂婿曰、君家寂寞、我不慣住、請與暫居妾家、敘日便同歸省、言已、抽簪叩扉、軋然有女童應門、婦先入、不得已從之、既入、則岳父母俱在堂上、謂婿曰、我女少嬌慣、未嘗一刻離膝下、一旦去故里、心輒戚戚、今同郎來、甚慰係念、居數日、當送兩人歸、乃為除室、牀褥備具、遂居之、家中客見新郎久不至、共索之、室中惟新婦在、不知婿之何往、由此遐邇訪問

並無耗息翁媪零涕謂其必死將半載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醮女村人父益悲曰骸骨衣裳無所驗証何知吾兒遂爲異物縱其奄喪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爲如是急耶婦父益啣之訟於庭孫公怪疑無所措力斷令待以三年存案遣去村人子居女家家人亦大相欣待每與婦議歸婦亦諾之而因循不即行積半年餘中心徘徊萬慮不安欲獨歸而婦固留之一日合家遑遽似有急難倉卒謂婿曰

本擬三二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遘閔凶、不得已先送郎還、於是送出門、旋踵即返、周旋言動頗甚草草、方欲覓途迴視、院宇無存、但見高塚、大驚、尋路急歸、至家歷述端末、因與投官陳訴、孫公拘婦父諭之、送女于歸、使合卺焉、

靈官

朝天觀道士某、喜吐納之術、有翁假寓觀中、適同所好、遂為玄友、居數年、每至郊祭時、輒先旬日而去、郊

後乃返道士疑而問之翁曰我兩人莫逆可以寔告我狐也刻期至則諸神清𥴩我無所容故行遯耳又一年及期而去久不復返疑之一日忽至因問其故答曰我幾不復見子矣曩欲遠避心頗怠視陰溝甚隱遂潛伏卷甕下不意靈官糞除至此瞥為所覩憤欲加鞭余懼而逃靈官追逐甚急至黃河上瀕將及矣大窘無計竄伏溷中神惡其穢始返身去既出臭惡沾染不可復遊人世乃投水自濯訖又蟄穴中凡

百日垢濁始淨今來相別兼亦致囑君亦宜隱身他去大刼將來此非福地也言已辭去道士依言別徙未幾而有甲申之變

王蘭

利津王蘭暴病死閻王覆勘乃鬼卒之悮勾也責送還生則尸已敗鬼懼罪謂王曰人而鬼也則苦鬼而仙也則樂苟樂矣何必生王以為然鬼曰此處一狐金丹成矣竊其丹吞之則魂不散可以長存但憑所

之、罔不如意、子顧之否、王從之、鬼導去、入一高第、見樓閣渠然、而悄無一人、有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際、氣一呼、有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月中、一吸復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如是不已、鬼潛伺其側、俟其出、急掇於手、付王吞之、狐驚、勝氣相尚、見二人在、恐不敢、憤恨而去、王與鬼別、至其家、妻子見之、咸懼却走、王告以故、乃漸集、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其友張姓者聞而省之、相見話溫涼、因謂張曰、我與君家夙貧、今有術

可以致富子能從我遊乎張唯唯曰我能不藥而醫不卜而斷我欲現身恐識我者相驚怪附子而行可乎張又唯唯於是即日趨裝至山西界富室有女得暴疾眩然瞀瞑前後藥禳既窮張造其廬以術自炫富翁止此女常珍惜之能醫者願以千金為報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女瞑卧啟其衾撫其體女昏不覺王私告張曰此魂亡也當為覔之張乃告翁病雖危可救問需何藥俱言不須女公子魂離他所業遣神

覔之矣、約一時許、王忽來、具言已得、張乃請翁再入、又撫之、少頃、女欠伸、目遽張、翁大喜、撫問、女言向戲園中、見一少年郎、携彈彈雀、數人牽駿馬從諸其後、急欲奔避、橫被阻止、少年以弓授兒、教兒彈、方差訶之、便携兒馬上、累騎而行、笑曰、我樂與子戲、勿羞也、數里入山中、我馬上號且罵、少年怒、推墮路旁、欲歸無路、適有一人捉兒臂、疾若馳、瞬息至家、忽若夢醒、翁神之、果貽千金、王宿與張謀、留二百金作路費、餘

俱攝去、欵門而付其子、又命以三百䰟張氏、乃復還、次日與翁别、不見金藏何所、益竒之、厚禮而送之、踰數日、張於郊外遇同鄉人賀才、才飲賭不事生業、其貧如丐、聞張得異術、獲金無算、因奔尋之、王勸薄贈令歸、才不改故行、旬日蕩盡、將復尋張、王已知之、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之使去、縱禍猶淺、踰日才果至、强從與俱、張曰、我固知汝復來、然日事酗賭、千金何能滿無底竇、誠改若所爲、我百金相贈、才諾之、

張鴻囊與之才去以百金在槖賭益豪益之狹邪遊
揮金如土邑中捕役疑而執之質於官拷掠酷慘才
寔告金所自來乃遣隷押才捉張創劇斃於途魂不
忘張復往依之因與王會一日聚飲於煙墪才大醉
狂呼王止之不聽適巡方御史過聞呼搜之獲張張
懼以寔告御史怒笞而牒於神夜夢金甲人告曰查
王蘭無辜而死今為鬼仙醫亦仁術不可律以妖魅
今奉帝命授為清道使賀才邪蕩已罰竄鐵圍山張

某無罪、當宥之、御史醒而異之、乃釋張、張製裝旋里、囊中存數百金、敬以半送王家、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王成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數間、與妻卧牛衣中、交謫不堪、時盛夏燠熱、村外故有周氏園、墻宇盡傾、惟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中、王亦在焉、既曉、睡者盡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逡巡欲歸、見草

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鐫有細字云儀賓府造王祖為衡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欵式因把釵籌躕欵一嫗來尋釵王雖故貧然性介遽出授之嫗喜極贊盛德曰釵值幾何先夫之遺澤也問夫君伊誰答云故儀賓王柬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嫗亦驚曰汝即王柬之之孫耶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繾綣君祖没老身遂隱過此遺釵適入子手非天数耶王亦曾聞祖有狐妻信其言便邀臨顧嫗從之王呼妻出

見、負敗絮、菜色黯焉、嫗嘆曰嘻、王東之之孫、乃一貧至此哉、頹敗灶無烟、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細述貧状、嗚咽飲泣、嫗以釵授婦、使姑質銭市米、三日外請復相見、王挽留之、嫗曰、汝妻猶不能存活、我在、仰屋而居、復何裨益、遂徑去、王為妻言其故、妻大怖、王誦其義、使姑事之、妻諾、踰三日果至、出数金、糴粟麥各一石、夜與婦宿短榻、婦初懼之、然察其意殊拳拳、遂不之疑、翌日謂王曰、孫勿惰、宜操小生業、坐食

烏可長也、王告以無資、曰汝祖在時、金帛憑所取、我以世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貯亦無所用、可將去悉以市舊、刻日赴都、可得徽息、王從之、購五十餘端以歸、嫗命趣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勤勿懶、宜急勿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囊貨就路、中途遇雨如渑、過宿、渟益甚、見往來行人、踐淖没脛、心畏苦之、待至停午始漸燥、而陰雲復合、雨又大作、信宿乃行、將近京、傳

聞葛價翔貴、心竊喜、入都鮮裝客店、主人深惜其晚、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絶少、貝勒府購致甚急、價頓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方購足、後來者並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王欝欝不樂、越日葛至愈多、價亦下、王以無利不肯售、遲十餘日、計食耗煩多、倍益憂悶、主人勸令賤賣、改而他圖、從之、虧資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将作歸計、啟視囊中、則金亡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為計、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嘆曰、此我數也、於主人

何干、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自念無以見祖母、蹀踱内外、進退維谷、適見鬬鶉者、一賭數千、每市一鶉、恒百錢不止、意忽動、計囊中資僅足販鶉、乃歸市販鶉而返、主人喜賀其速售、至夜大雨徹曙、天明衢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居以待晴、連綿數日、更無休止、起視籠中鶉漸死、王大懼、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並一籠飼之、經宿往窺、則一鶉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爲扼腕、王自度

金盡罔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鶉審諦之曰此似英物諸鶉之死未必非此之鬭殺之也君暇亦無所事請把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王如其教既馴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食鶉健甚輙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子弟决賭三戰三勝半年蓄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鶉如命先是大親王好鶉每值上元輙放民間把鶉者入邸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宜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

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尚有萬分一鶉鬭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强之惟予首視瞻待首肯而後應之王曰諾至邸則鵪人肩摩於墀下頃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鬭者上即有一人把鶉趨而進王命放鶉客亦放畧一騰踔客鶉已敗王大笑王命把鶉者再進俄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曰睛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鐵喙者當之一再騰躍而王鶉鎩羽更選其良再易再敗

王急命取宮中玉鶉、片時把出、素羽如鷺、神駿不凡、王成意餒、跪而求罷、王笑曰、揔之、脱鬬而死、當厚爾賞、成乃縱之、王鶉直奔之、而玉鶉方來、則伏如怒鷄以待之、玉鶉健喙、則起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頡頏、相持約一伏時、玉鶉漸懈、而其怒益烈、其鬬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逃、觀者千人、罔不嘆羨、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喙至爪、審周一過、問成曰、鶉可貨否、答曰、小人無恒產、與相依為命、不願售也、王曰、賜爾重

直、中人之産可致頗顧之乎、成俛思良久曰、本不樂
置、碩大王既愛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
問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痴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直
也、成曰、大王不以為寶、臣以為連城之壁不過也、王
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中、日得数金、易升斗粟、一家
十餘口食指無凍餒憂、是何寶如之、王言余不相虧、
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数、成目視主人色不動、
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金

易一鶉者、成囊鶉欲行、王呼曰、鶉人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心願盈溢、惟恐失時、曰以此数售、心寔怏怏、但交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即如命、王喜、即稱付之、成囊金拜賜而出、主人懟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勒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為、出金相慶、嫗命置良田三百畝、起屋作

罷居然世家早起使成督耕婦督織稍惰輒呵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辭過三年家益富嫗辭欲去夫婦共挽之至泣下嫗亦隨止旭旦俟之已杳矣

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得於惰亦創聞也不知一貧徹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夢別

王春李先生之祖與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一夜夢

公至其家、黯然相語、問何來、曰僕將長往、故與君別耳、問何之、曰遠矣、遂出、送至谷中、見石壁有裂罅、便拱手作別、以背向罅、逡巡倒行而入、呼之不應、因而驚悟、及明以告太公敬一、旦使備弔具、曰玉田公捐舍矣、太公請先探之、信而後弔之、不聽、竟以素服往、至門、則提旛掛矣、嗚呼、古人於友、其死生相信如此、喪輿待巨卿而行、豈妄哉、

李公

李公著明睢寧令襟卓先生公子也為人豪爽無餒怯為新城王季良先生内弟季良家多樓閣往〻睹怪異公嘗暑月寄宿愛閣上晚涼或告之異公咲不聽固命設榻主人如請囑僕輩伴公寢公辭言喜獨宿生平不解怖主人乃使炷息香於爐始息燭覆扉而去公即枕移時於月色中見几上茗甌傾側旋轉不休亦不墮公咄之鏗然立止即若有人拔香炷炫摇空際縱橫作花縷公起叱曰何物鬼魅敢爾裸裼

下榻欲就捉之以足覓床下僅得一履不暇寘捜亦足搯搔處炷頓揷爐竟寂無兆公俯身徧摸暗陬忽一物騰擊類隰竟似履狀索之亦殊不得乃啟覆下楼呼從人爇火以燭空無一物乃復就枕既明使數人捜履翻席倒榻不知所在主人為公易屨越日偶一仰首見一屨夾塞椽間挑撥而下則公履也公益都人僑居於淄之孫氏第第蘩潤皆置閒曠公僅居其半南院臨高閣止隔一堵時見閣扉自啟閉公亦

不置念偶與家人語於庭閣門忽開見一小人面北而坐身不盈三尺綠袍白襪衆指顧之亦不動公曰此狐也急取弓矢對闕欲射小人見之嗤嗤作揶揄聲遂不復見公提刀登閣且罵且搜竟無所覩乃返異遂絕公居數年安妥無恙公長公友三為余姻家其所目睹

異史氏曰予生也晚未得奉公杖履然聞之父老大約慷慨剛毅丈夫也觀此二事大概可睹浩然

中存鬼狐何為乎哉。

鄱陽神

翟湛持，司理饒州，道經鄱陽湖。湖上有神祠，停蓋游瞻。內雕木普郎死節臣像，翟姓一神最居末座。翟曰：吾家宗人，何得在下。遂於上易一座。既而登舟，大風斷帆，桅檣傾側。一家哀號。俄一小舟破浪而來，既近官舟，急挽翟登小舟，於是家人盡登。審視其人，與翟姓神無少異。無何浪息，尋之已杳。

罵鴨

邑西白家庄居民某、盜鄰鴨烹之、至夜覺膚癢、天明視之、鴨毛茸生、觸之則痛、大懼、無術可醫、夜夢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罰、須得失者罵、毛乃可落、而鄰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未嘗徵於聲色、某詭告翁曰、鴨乃某甲所盜、彼甚畏罵焉、罵之亦可儆將來、翁笑曰、誰有閒氣罵惡人、卒不罵、某益窘、因實告鄰翁、〻乃罵、其病良已、

異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懼也、一攘而鴨毛生、甚矣罵者之宜戒也、一罵而盜罪減、然爲善有術、彼鄰翁者、是以罵行其術者也、

柳氏子

膠州柳西川、法内史之主計僕也、年四十生一子、溺愛甚至、縱任之惟恐拂、既長、蕩侈踰撿、翁囊積爲空、無何子病、翁故蓄善騾、子曰、騾肥可啗、殺啖我、我病可愈、柳謀殺蹇劣者、子聞之、即大怒罵、病益劇、柳懼、

殺騾以進乃喜然嘗一臠便棄去疾卒不減尋斃柳悼嘆欲死後三四年村人以香社登岱至山半見一人乘騾行駛而來怪似柳子比至果是下騾徧揖各道寒暄村人共駭亦不敢詰其死但問在此何作答云亦無甚事東西奔馳而已便問逆旅主人姓名衆具告之柳子拱手曰適有小故不暇敘間濶明日當相謁上騾遂去衆既歸寓亦謂其未必即來晏旦俟之子果至繫騾廄柱趨進笑言衆謂尊大人日切思

慕、何不一歸省視子、訝問言者何人、衆以柳對、子神色俱變、久之曰、彼既見思、請歸傳語、我於四月七日在此相候、言訖别去、衆歸以情致翁、翁大哭、如期而往、自以故告主人、主人止之曰、曩見公子神情冷落、似未必有嘉意、以我卜之、殆不可見、柳涕泣不信、主人曰、我非阻君、神鬼無常、恐遭不吉、如必欲見、請伏櫝中、待其來、察其詞色、可見則出、柳如其言、既而子果至、問柳某來否、主人答云無、子盛氣罵曰、老畜產

那便不來、主人驚曰、何罵父、答曰、彼是我何父、初與伊為客侶、不圖包藏禍心、隱我血貲、悍不還、今願得而甘心焉、何父之有、言已出門曰、便宜他柳在櫝歷歷聞之、汗流接踵、不敢出氣、主人呼之乃出、狼狽而歸、

異史氏曰、暴得多金、何如其樂、所難堪者償耳、蕩費殆盡、尚不忘於夜臺、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青鳳

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宏闊、後凌夷、樓舍連亘、半曠廢之、因生怪異、堂門輙自開掩、家人恒中夜駭譁、耿患之、移居別墅、留老翁門焉、由此荒落益甚、或聞笑語歌吹聲、耿有從子去病、狂放不羈、囑翁有所聞見奔告之、至夜見樓上燈光明滅、走報生、生欲入覘其

異止之不聽門戶素所習識竟撥蒿蓬曲折而入登
樓初無少異穿樓而過聞人語切切潛窺之見巨燭
雙燒其明如晝一叟儒冠南面坐一媼相對俱年四
十餘東向一少年可二十許右一女郎纔及笄耳酒
胾滿案團坐笑語生突入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
來群驚奔匿獨叟詫問誰何入人閨闥生曰此我家
也君占之旨酒自飲不邀主人毋乃太恡叟審睇之
曰非主人也生曰我狂生耿去病主人之從子耳叟

致敬曰久仰山斗乃揖生入便呼家人易饌生止之叟乃酌客生曰吾輩通家坐客無容見避還祈招飲叟呼孝兒俄少年自外入叟曰此豚兒也揖而坐畧審門閥叟自言義君姓胡生素豪談議風生孝兒亦倜儻傾吐間雅相愛悅生二十一長孝兒二歲因弟之叟曰聞君祖纂塗山外傳知之乎答知之叟曰我塗山氏之苗裔也唐以後譜系猶能憶之五代而上無傳焉幸公子一垂教也生畧述塗山女佐禹之功粉

餙多詞、妙緒泉湧、叟大喜謂子曰、今幸得聞所未聞、公子亦非他人、可請阿母及青鳳來共聽之、亦令知我祖德也、孝兒入幃中少時、媼偕女郎出審顧之、弱態生嬌、秋波流慧、人間無其麗也、叟指婦云、此為老荊、又指女郎、此青鳳鄙人之猶女也、頗慧、所聞見輒記不忘、故喚令聽之、生談竟而飲、瞻顧女郎、停睇不轉、女覺之、俛其首、生隱躡蓮鉤、女急斂足、亦無愠怒、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

易也媪見生漸醉益狂與女俱去生失望乃辭叟出而心縈々不能忘情于青鳳也至夜復往則蘭麝猶芳凝待終宵寂無聲欬歸與妻謀欲携家而居之冀得一遇妻不從生乃自往讀于楼下夜凭几一鬼披髮入面黑如漆張目視生生々笑撚指研墨自塗灼々然相與對視鬼慚而去次夜更深滅燭欲寢聞楼後發扃闢之閧然急起窺覘則扉半啟俄聞履聲細碎有燭光自房中出視之則青鳳也驟見生駭而却退

遽閤變扉、生長跪致詞曰、小生不避險悪、寔以卿故、幸無他人、得一握手為笑、死不憾耳、女遥語曰、惓々深情、妾豈不知、但吾叔閨訓嚴謹、不敢奉命、生固哀之云、亦不敢望肌膚之親、但一見顔色足矣、女似肯可、啟閨出、捉其臂而曳之、生狂喜、相將入樓下、擁而加諸膝、女曰、幸有夙分、過此一夕、即相思無益矣、問何故、曰、阿叔畏君狂、故化厲鬼以相嚇、而君不動也、今已卜居他所、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而妾留守、明

日即發矣言已欲去云恐叔歸生強止之欲與爲懽方持論閙叟掩入女羞懼無以自容俛手依床拈帶不語叟怒曰賤婢辱我門戶不速去鞭撻且從其後女低頭急去叟亦出生尾而聽之訶詬萬端聞青鳳嚶嚶啜泣生心意如割大聲曰罪在小生於青鳳何與倘宥青鳳刀鋸鈇鉞願身受之良久寂然乃歸寢自此第內絕不復聲息矣生叔聞而奇之願售以居不較值生喜攜家口而遷焉居逾年甚適而未嘗須

吏忘青鳳也會清明上墓歸見小狐二為犬逼逐其一投荒竄去一則皇急道上望見生依依哀啼葛耳輯首似乞其援生憐之啟裳衿提抱以歸閉門置床上則青鳳也大喜慰問女曰適與婢子戲遘此大厄脫非郎君必葬犬腹望無以非類見憎生曰日切懷思繫于魂夢見卿如獲異寶何憎之云女曰此天數也不因顛覆何得相從然幸矣婢子必言妾已死可與君堅永約耳生喜另舍舍之積二年餘生方夜讀孝

兒忽入、生輟讀詰所來、孝兒伏地愴然曰、家君有橫難、非君莫救、將自詣懇、恐不見納、故以某來、問何事、曰公子識莫三郎否、曰此吾年家子也、孝兒曰、明日將過、倘攜有獵狐、望君留之也、生曰、樓下之羞、耿耿在念、他事不敢預聞、必欲僕効綿薄、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既尔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顧瞻、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女失色曰、果救之否、曰

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
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
但使人不能無介介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
哉次日莫三郎果至鏤膺虎韔僕從甚赫生門逆之
見獲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毛革撫之皮肉猶溫便
托裘敝乞得綴補莫慨然解贈生即付青鳳乃與客
飲客既去女抱狐于懷三日而甦展轉復化爲叟舉
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

喜顧女曰、我固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祈以樓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生諾之、叟赧然謝別而去、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人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孝兒時共談讌、生嫡出子漸長、遂使傅之、盖循循善教、有師範焉、

画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襆獨行、甚艱於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麗、心相愛樂、問何夙夜踽踽而獨、女

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効力不辭也、女黯然曰、父母貪賂、鬻妾朱門、嫡妬甚、朝詈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将遠遁耳、問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敝廬不遠、即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携襆物、導與同歸、女顧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秘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数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為大姓媵妾、勸遣之、生不

聽、偶適市、遇一道士、顧生而愕、問何所遇、答言無之、道士曰、君身邪氣縈繞、何言無、生又力白、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生以其言異、頗疑女、轉思明明麗人、何至為妖、意道士借魘禳以獵食者、無何至齋門、門內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踰垝垣、則室門已閉、躡足而窗窺之、見一獰鬼、面翠色、齒巉然如鋸、鋪人皮扵榻上、執采筆而畫之、已而擲筆、舉皮如振衣狀、披扵身、遂化為女子、覩此狀大懼、獸伏

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徧跡之、遇於野、長跪乞救、請遣除之道、道士曰、此物亦良苦、甫能覓代者、予亦不忍傷其生、乃以蠅拂授生、令掛寢門、臨別約會於青帝廟、生歸、不敢入齋、乃寢內室、懸拂焉、一更許、聞門外戢戢有聲、自不敢窺、使妻窺之、但見女子來、望拂子不敢進、立而切齒、良久乃去、少時復來、罵曰、道士嚇我、終不然、寧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壞寢門而入、徑登生床、裂生腹、掬生心而去、妻號、婢入燭之、生

已死腔血狼藉陳駭涕不敢聲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憐之鬼子乃敢爾即從生弟來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遁未遠問南院誰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現在君家二郎愕然以為未有道士問曰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答曰僕早赴青帝廟良不知當歸問之去少頃而返曰果有之晨間一嫗來欲傭為僕家操作室人止之尚在也道士曰即是物矣遂與俱往仗木劍立庭心呼曰

孽鬼償我拂子來、嫗在室、惶遽無色、出門欲遁、道士逐擊之、嫗仆、人皮劃然而脫、化爲厲鬼、臥嗥如豬、道士以木劍梟其首、身變作濃烟、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蘆、拔其塞、置烟中、飀飀然如口吸氣、瞬息烟盡、道士塞口入囊、共視人皮、眉目手足、無不備具、道士卷之、如卷畫軸聲、亦囊之、乃別欲去、陳氏拜迎於門、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謝不能、陳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沉思曰、我術淺、誠不能起死、我指一人、或能之、問何人、

曰市上有瘋者時卧糞土中試叩而哀之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二郎亦習知之乃別道士與嫂俱往見乞人顛歌道上鼻涕三尺穢不可近陳膝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愛我乎陳告以故又大笑曰人盡夫也活之何為陳固哀之乃曰異哉人死而乞活於我我閻摩耶怒以杖擊陳陳忍痛受之市人漸集如堵乞人咯痰唾盈把舉向陳吻曰食之陳紅漲於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囑遂強啖焉覺入喉中硬如團絮

格格而下、停結胸間、乞人大笑曰、佳人愛我哉、遂起、行已不顧、尾之入於廟中、迫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後冥搜、殊無端兆、慚恨而歸、既悼夫亡之慘、又悔食涶之羞、俯仰哀啼、但願即死、方欲展血斂尸、家人竚望、無敢近者、陳抱尸收腸、且理且哭、哭極聲嘶、頓欲嘔、覺鬲中結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驚而視之、乃人心也、在腔中突突猶躍、熱氣騰蒸如烟然、大異之、急以兩手合腔、極力抱擠、少懈、則氣氤氳自縫

中出、乃裂繒帛急束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裯、中夜起視、有鼻息矣、天明竟活、為言恍惚若夢、但覺腹隱痛耳、視破處痂結如錢、尋愈、

異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為妄、然愛人之色而漁之、妻亦將食人之涶而甘之矣、天道好還、無往不復、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

賈兒

楚某翁賈於外。婦獨居夢與人交。醒而捫之。小丈夫也。察其情與人異。知為狐。未幾下牀去。門未開而已逝矣。入暮邀庖媼伴焉。有子十歲。素别榻卧。亦招與俱。夜既深。媼兒皆寐。狐復來。婦喃喃如夢語。媼覺呼之。狐遂去。自是身忽忽若有亡。至夜不敢息燭。戒子睡勿熟。夜闌。兒及媼倚壁少寐。既醒失婦。意其出遺久待不至。始疑。媼懼不敢往覓。兒執火徧燭之。至他室。則母裸卧其中。近扶之。亦不羞縮。自是遂狂。歌哭

吽詈日萬狀，夜獸與人居，另榻寢，兒媪亦遣去，兒每聞母笑語，輒起火之，母反怒訶兒，兒亦不為意，因共壯兒胆，然嬉戲無節，日效杇者，以磚石疊窓上，止之不聽，或去其一石，則滚地作嬌啼，人無敢氣觸之，過數日，兩窓盡塞無少明，已乃和泥塗壁孔，終日營營，不憚其勞，塗已無所作，遂把厨刀劘劘磨之，見者皆憎其頑，不以人齒，兒宵分隱刀於懷，以瓢覆燈，伺母囈語，急啟燈，杜門譟喊，久之無異，乃離門揚言詐作

欲捜狀、歘有一物如貍、哭奔門隙、急擊之、僅斷其尾、約二寸許、濕血猶滴、初挑燈起、母便詬罵、兒若弗聞、擊之不中、懊恨而寢、自念雖不即戮、可以幸其不來、及明、視血迹、踰垣而去、跡之、入何氏園中、至夜果絕、兒竊喜、但母痴臥如死、未幾賈人歸、就榻問訊、婦嫚罵、視若仇、兒以狀對、翁驚、延醫藥之、婦瀉藥詬罵、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數日漸安、父子俱喜、一夜睡醒、失婦所在、父子又覓得於別室、由是復顛、不欲與夫

同室處向夕竟奔他室挽之罵益甚翁無策盡扃他扉婦奔去則門自闢翁患之驅禳備至殊無少驗兒薄暮潛入何氏園伏莽中將以探狐所在月初升乍聞人語暗撥蓬科見二人來飲一長鬣奴捧壺衣老椶色俱細隱不甚可辨移時聞一人曰明日可取白酒一瓻來頃之俱去惟長鬣獨留脫衣卧石上審顧之四肢皆如人但尾垂後部兒欲歸恐狐覺遂終夜伏未明又聞二人以次復來噥噥入竹叢中兒乃歸

翁問所往，答宿阿伯家。適從父入市，見帽肆挂狐尾，乞翁市之。翁不顧，兒牽父衣嬌聒之，翁不忍過拂，市焉。父貿易廛中，兒戲其側，乘父他顧，盜錢去，沽白酒寄肆廊。有舅氏城居，素業獵，兒奔其家。舅他出，妗詰母疾，答云：連日少可，又以耗子嚙衣，怒涕不解，故遣我乞獵藥耳。妗檢櫝中出錢許，裹付兒，兒少之。妗欲作湯餅啖兒，兒覷室無人，自發藥裹，竊盈掬而懷之，乃趨告妗，俾勿舉火，父待市中，不遑食也。遂去，隱

以々藥置酒中、遨遊市上、抵暮方歸、父問所在、托在舅家、兒自是日遊廛肆間、一日見長鬚雜在人中、兒審之確、陰綴繫之、漸與語、詰其里居、答言北村、亦詢兒、兒偽云山洞、長鬚怪其洞居、兒笑曰、我世居洞府、君固否耶、其人益驚、便詰姓氏、兒曰、我胡氏子、曾在何處見君從兩郎、顧忘之耶、其人熟視之、若信若疑、兒微啟下裳、少々露其假尾曰、我輩混跡人中、但此物猶存、爲可恨耳、其人問在市欲何爲、兒曰、父遣我沽

其人亦以沽告、兒問沽來、曰吾儕多貧、故常窃時多、兒曰、此役亦良苦、眈驚憂、其人曰、受主人遣、不得不爾、因問主人伊誰、曰即曩所見西郎兄弟也、一私北郭王氏婢、一宿東村某翁家、翁家兒大惡、被斷尾十日始瘥、今復往矣、言已欲別、曰勿悞我事、兒曰窃之難、不若沽之易、我先沽寄廊下、敬以相贈、我囊中尚有餘錢、不愁沽也、其人愧無以報、兒曰、我本同類、何靳些須、暇時尚當與君痛飲耳、遂與俱去、取酒授之、

乃歸。至夜母竟安寢不復奔。心知有異。告父同往驗之。則兩狐斃于亭上。一狐死于草中。喙津津尚有血出。酒瓶猶在。持而搖之未盡也。父驚問何不早告。曰此物最靈。一洩則彼知之。翁喜曰。我兒討狐之陳平也。於是父子荷狐歸。見一狐禿尾。刀痕宛然。自是遂安。而婦瘵殊甚。心漸明了。但益之嗽嘔痰數升。尋愈

北郭王氏婦向祟于狐。至是問之。則狐絕而病亦愈。翁由此奇兒。教之騎射。後貴至總戎焉。

董生

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榻而熾炭焉方將篝燈適友人招飲遂扃戶去至友人所座有醫人善太素脈徧診諸客末顧王生九思及董曰余閱人多矣脈之奇無如兩君者貴脈而有賤兆壽脈而有促徵此非鄙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寔甚共驚問之曰甚至此亦窮于術未敢臆决願兩君自慎之二人初聞甚駭旣以爲模稜語置不爲意半夜

董歸見齋門虛掩大疑醺中自憶去時忙促故忘扃
鍵入室未遑爇火先以手入衾中探其溫否纔一探
入則膩有臥人大驚斂手急火之竟爲姝麗韶顏稚
齒神仙不殊狂喜戲探下体則毛尾修然大懼欲遁
女已醒出手捉生臂問君何往董益懼戰栗哀求顧
仙人憐恕女笑曰何所見而仙我董曰我不畏首而
畏尾女又笑曰君誤矣尾於何有引董手強使復探
則髀肉如脂尻骨童童笑曰何如醉態朦朧不知所

見伊何、遂誣人若此、董固喜其麗至此益惑、反自答適然之錯、然疑其所來無因、女曰、君不憶東鄰之黃髮女乎、屈指移居者已十年矣、尓時我未笄君垂髫也、董怳然曰、卿周氏之阿瑣耶、女曰是矣、董曰、卿言之、我彷彿憶之、十年不見、遂窈窕如此、然何遽能來、女曰、妾適癡郎四五年、翁姑相繼逝、又不幸為文君剩妾一身、煢無所依、憶孩時相識者惟君、故來相見、就入門已暮、邀飲者始至、遂潛隱以待君歸、待之既

久足氷肌粟故借被以自温耳幸勿見疑董喜解衣共寢意殊自得月餘漸羸瘦家人怪問輙言不自知久之面目益支離乃懼復造善脉者診之醫曰此妖脉也前日之死徵驗矣疾不可爲也董大哭不去醫不得已爲之鍼手炙臍而贈以藥囑曰如有所遇力絶之董亦自危旣歸女笑要之怫然曰勿復相糾纏我行且死走不顧女大慚亦怒曰汝尚欲生耶至夜董服藥獨寢甫交睫夢與女交醒已遺矣益恐移寢

于內、妻子火守之、夢如故、竊女子已失所在、積數日、董吐血斗餘而死、王九思在齋中、見一女子來、悅其美而私之、詰所自、曰妾遐思之鄰也、渠舊與妾善、不意為狐惑而死、此地妖氣可畏、讀書人宜慎相防、王益佩之、遂相懽待、居數日、迷罔病瘠、忽夢董曰、與君好者狐也、殺我矣、又欲殺我友、我已訴之冥府、洩此幽憤、七日之夜、當炷香室外、勿忘却、省而異之、謂女曰、我病甚、恐將委溝壑、或勸勿室也、女曰、命當壽、室

亦生。不壽。勿室亦死也。坐與調笑。王心不能自持。又

亂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絕。及暮。揷香戶上。女來拔棄

之。夜又夢董來。讓其違囑。次夜暗囑家人。俟寢後潛

炷之。女在榻上忽驚曰。又置香耶。王言不知。女急起

得香。又折滅之。入曰。誰教君爲此者。王曰。或室人憂

病。聽巫家厭禳耳。女傍徨不樂。家人潛窺香滅。又炷

之。女忽歎曰。君福澤良厚。我悞害遐思而奔子。誠我

之過。我將與彼就質于冥曹。君如不忘夙好。勿壞我

皮囊也逡巡下榻仆地而死燭之狐也猶恐其活遽呼家人剝其革而懸焉王病甚見狐來曰我訴諸法曹法曹謂董君見色而動死當其罪但咎我不當惑人追金丹去復令還生皮囊何在曰家人不知已脫之矣狐慘然曰余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恨恨而去王病幾危半年乃瘥

齕石

新城王欽文家有圉人王姓幼入勞山學道久之不

火食、唯啖松子及白石、徧體生毛、既數年、念母老歸里、漸復火食、猶啖石如故、向日視之、即知石之甘苦酸醎、如啗芋然、母死、復入勞山、今又十七八年矣、

陸判

陵陽朱爾旦、字小明、性豪放、然素鈍、學雖篤、尚未知名、一日文社衆飲、或戲之云、君有豪名、能深夜負十王殿左廊下判官來、衆當醵作筵、以相款、蓋陵陽有十王殿、神鬼皆木雕、妝飾如生、東廡有立判、綠面紅

鬚貌尤獰惡或夜闌兩廊拷訊聲入者毛皆森豎故衆以此難朱朱笑起遝去居無何門外大呼曰我請髯宗師至矣衆皆起俄負判入置几上奉觴酹之三衆睹之瑟縮不安於座仍請負去朱又把酒灌地祝曰門生狂率不文大宗師諒不爲怪荒舍非遥合乘興來覓飲幸勿吝畦乃負之去次日衆果招朱飲抵暮半醉而歸興未闌挑燈獨酌忽有人搴簾入視之乃判官也起曰噫吾殆將死矣前夕冒瀆今來加斧

鑽耶、判啟濃髯微笑曰、非也、昨蒙高義相訂、夜偶暇、敬踐達人之約、朱大悅、牽衣促坐、自起滌罍爇火、判曰、天道溫和、可以冷飲、朱如命、置缾案上、奔告家人治肴菓、妻聞大駭、戒勿出、朱不聽、立俟治具以出、易琖交酬、始詢姓氏、判曰我陸姓、無名字、與談古典、應答如響、問知制藝否、曰妍媸亦頗辨之、陰司誦讀、與陽世畧同、陸豪飲、一舉十觥、朱因竟日飲、遂不覺玉山傾頹、伏几醺醺、比醒、則殘燭昏黃、鬼客已去、自是

三兩日輒一來情益洽時抵足眠朱獻窓稿陸輒紅勒之都言不佳一夜朱醉先寢陸猶自酌忽醉夢中覺臟腑微痛醒而視之則陸危坐床前破腔出腸胃條〻整理愕然曰夙無仇怨何以見殺陸咲曰勿懼我為君易慧心耳從容納腸已復合之末以裹足布束朱腰作用畢視榻上亦無血跡腹間覺少麻木見陸置肉塊几上問之曰此君心也作文不快知君之毛竅塞耳適在冥間于千萬心中揀得佳者一枚為

君易之、留此以補鈌數、乃起掩扉去、天明解視、則創縫已合、有綫而赤者存焉、自是文思大進、過眼不忘、數日又出稿示陸、陸曰可矣、但君福薄、不能大顯貴、鄉科而已、問何時、曰今歲元魁、未几科試冠軍、果中經元、同社生素揶揄之、及見闈墨、相視而驚、細詢始知其異、共求朱先容、願納交陸、陸諾之、衆大設以待之、更初陸至、赤鬚生動、目烱烱如電、衆茫乎無色、齒欲相擊、漸引去、朱乃携陸歸飲、既醺、朱曰、煎腸伐胃、

受賜已多、尚有一事相煩、不知可否、陸便請命、朱曰、
余結髮人、下体頗亦不惡、但面目不甚佳麗、欲煩君
刀斧何如、陸笑曰諾、容徐圖之、過數日、半夜来叩関、
朱急起延入、燭之、見襟裹一物、詰之、曰君曩所囑、向
艱物色、適得一美人首、敬報君命、朱撥視、頸血猶濕、
陸立促急入、勿驚雞犬、朱慮門户夜扃、陸至、以手推
扉、扉自開、引至卧室、見夫人側身眠、陸以頭授朱抱
之、自于靴中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項、著力如切腐

狀、迎刃而解、首落枕畔、急于朱懷取美人首合項上、詳審端正、而後按捺、已而移枕塞肩際、命朱瘞首靜所、乃去、朱妻醒覺頸間微麻、搔之得血片、甚駭、呼婢汲盥、婢見面血狼籍、驚絕、濯之盆水盡赤、舉首則面目全非、又駭極、夫人引鏡自照、錯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覆細視、則長眉掩鬢、笑靨承顴、畫中人也、解領驗之、有紅綫一周、上下兩色、判然而異、先是吳侍御有女甚美、未嫁而喪二夫、故年十九猶未醮也、

上元遊十王殿時、遊人甚雜、內有無賴賊窺而艷之、遂陰訪里居、乘夜梯入穴寢門、殺一婢于床下、逼女與淫、女力拒声喊、賊怒殺之、吳夫人微聞鬧声、呼婢往視、見尸駭絕、舉家盡起、停尸庭上、置首項側、一門涕號紛騰、終夜詰旦、啟衾則身在而失其首、徧撻諸婢、謂所守不恪、致葬犬腹、侍御告郡、々嚴限捕賊、三月而賊人弗得、漸有以朱家換頭之異聞吳公者、吳公疑之、遣婢探諸其家、入見夫人駭走、以告吳公、々

視女尸故存，驚疑無以自決，猜朱以左道殺女，往詰朱，朱曰室人夢易其首，實不觧其何故，謂僕殺之則冤也，吳不信，訟之，収家人鞫之，一如朱言，郡守不能決，朱歸，求計於陸，陸曰不難，當使伊女自言之，吳夜夢女曰，兒為蘇谿楊大年所殺，無与于朱孝廉也，彼不艷于其妻，陸判官取兒首為易之，是兒身死而頭生也，願勿相仇，醒告夫人，而夫人所夢亦然，乃言於官，問之，果有楊大年，執而械之，遂伏其辜，吳乃詣朱

請見夫人由此為翁婿乃以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朱三入禮闈皆以場規被放于是灰心進仕積三十年一夕陸告曰君壽不永矣問其期對以五日問能救否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且自達人觀之生死一耳又何況生之為樂而死之為悲乎朱以為然即製衣衾棺椁既竟盛服而沒翌日夫人方扶柩哭朱忽冉冉自外至夫人懼朱曰我誠鬼無異生時慮爾寡婦孤兒殊戀戀耳夫人大慟涕淚垂膺朱依依慰解

之夫人曰、古有還魂之説、君既有靈、何不再生、朱曰、天數不可違也、問在陰司作何務、曰陸判官薦我督案務、受有官爵、亦無所苦、夫人欲再語、朱曰陸公與我同來、可設酒饌、趨而出、夫人依言營辦、但聞室中笑飲、亮氣高声、宛若生前、半夜窺之、窅然已逝、自是三數日輒一來、時而留宿繾綣、家中事就便經紀、子瑋方五歲、來輒提抱之、至七八歲、則灯下教讀、子亦慧、九歲能文、十五入邑庠、竟不知無父也、從此來漸

踈日月至焉而已矣、又一夕來謂夫人曰、今與卿永
訣矣、問何往、曰承帝命為太華卿、行將遠赴、事頗遽
隅、故不能來、子母持之哭、曰勿爾、兒已成立、家計尚
可存活、世豈有百歲不拆之鸞凰耶、頋子曰、好為人、
勿墜父業、十年後一相見耳、逕出门去、于是遂絕、後
璋二十五舉進士、官行人、奉命祭西岳、道經華陰、忽
有輿從羽葆馳衝鹵簿、訝之、審視車中人、則其父也、
下馬哭伏道左、父停輿曰、官声好、我瞑目矣、璋伏不

起、朱促輿行馳不顧、去數步回望、解佩刀遣人持贈遙語曰、佩之當貴、瑋欲追從、則輿馮人從飄忽若風、瞬息不見、痛恨良久、抽刀視之、製極精工、鐫字一行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瑋後官至司馬、生五子、曰泥曰潛曰沕曰渾曰深、一夕夢父曰、佩刀宜贈渾也、從之、後渾仕爲秘書有政聲、

異史氏曰、斷鶴續鳧、矯作者妄、移花接木、創始者奇、而况加斲削於腸胃、施刀錐於頸項者哉、陸公

者可謂媸皮裹妍骨矣明季至今爲歲不遠陵陽陸公猶存乎尚有靈焉否耶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嬰寧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慧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遊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會上元有舅氏子吳生邀同眺矚方至村外舅家有僕來招吳去生見遊女如雲乘興獨遨有女郎携婢

撚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顧忌女過行數武顧婢子笑曰個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怏怏遂返至家藏花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食母憂之醮禳益劇肌革銳減醫師診視投劑發表忽忽若迷母撫問所由嘿然不答適吳生來囑秘詰之吳至榻前生見之泪下吳就榻慰解漸致研詰生具吐其寔且求謀畫吳笑曰君意亦癡此願有何難遂當代訪之

徒步於野必非世家如其末字事固諧矣不然擠以重賂計必允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生聞之不覺解頤吳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訪既窮並無踪續母大憂無所爲計然自吳去後顏頓開食亦畧進數日吳復來生問所謀吳紿之曰已得之矣我以爲誰何人乃我姑之女即君姨妹今尚待聘雖内戚有婚姻之嫌實告之無不諧者生喜溢眉宇問居何里吳詭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囑再四吳銳

身自任而去、生由是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視枕底、花雖枯未便彫落、凝思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柬招之、吳支托不肯赴招、生恚怒悒悒不歡、母慮其復病、急爲議姻、畧與商確、輙搖首不顧、惟日盼吳、吳迄無耗、益怨恨之、轉思三十里非遥、何必仰息他人、懷梅袖中、負氣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遥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

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細柳、墻内桃杏尤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意其園亭、不敢遽入、回顧對戶、有巨石滑潔、因坐少憩、俄聞墻内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間、一女郎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俛首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撚花而入、審視之、即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驟喜、但念無以階進、欲呼姨氏、顧從無還往、懼有訛悞、門内無人可問、坐卧徘徊、自

朝至於日昃盈盈望斷並忘饑渴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似訝其不去者忽一老媪扶杖出顧生曰何處郎君聞自辰刻來以至於今意將何爲得毋飢耶生急起揖之答云將以探親媪聾瞶不聞又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答媪笑曰奇哉姓名尚自不知何親可探我視郎君亦書癡耳不如從我來啖以粗糲家有短榻可臥待明朝歸詢知姓氏再來探訪生方腹餒思啗又從此漸近麗人大喜從媪入見門內

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片墜階上曲折而西又啓一
関豆棚花架滿庭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鏡窓外
海棠枝朶探入室中裀藉几榻罔不潔澤甫坐即有
人自窓外隱約相窺媼喚小榮可速作黍外有婢子
噭聲而應坐次具展宗閥媼曰郎君外祖莫姓吳否
曰然媼驚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以家屢貧
又無三尺男遂至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尚不相識
生曰此來即爲姨也匆遽遂忘姓氏媼曰老身秦姓

並無誕育、弱息亦爲庶產、渠母改醮、遺我鞠養、頗亦
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愁、少頃使來拜識、未幾婢子
具飯、雛尾盈握、媼勸餐已、婢來斂具、媼曰、喚寧姑來、
婢應去、良久、聞戶外隱有笑聲、媼又喚曰、嬰寧、汝姨
兄在此、戶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
不可遏、媼嗔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景象何堪、女忍
笑而立、生揖之、媼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識、
可笑人也、問妹子年幾何矣、媼未能解、生又言之、女

復笑不可仰視媪謂生曰我言少教誨此可見矣年已十六呆痴如嬰兒生曰小生一歲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應之又問甥婦阿誰答云無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歲猶未聘嬰寧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内親之嫌生無語目注嬰寧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語云目灼灼賊腔未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視碧桃開未遽起以袖掩口細碎蓮步而出至門外笑聲始縱媪亦起喚婢襆被為生安置曰阿甥

來不易宜留三五日遲遲送汝歸如嫌幽悶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次日至舍後果有園半畝細草鋪毡楊花糝徑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聞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寧在上見生來狂笑欲墮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將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捘其腕女笑又作倚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

存之問存之何益曰以示相愛不忘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分化爲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綑負送之生曰妹子癡耶女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愛花愛撚花之人耳女曰葭莩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謂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婦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俛首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去少時會

母所、母問何往、女答以園中共話、媼曰、飯熟已久、有
何長言、週遮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
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媼不聞、猶絮絮究詰、生
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女曰、適此語不應說耶、
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
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癡、無術可以悟之、食方竟、家人
捉双衛來尋生、先是母待生久不歸、始疑、村中搜覓
幾徧、竟無踪兆、因往詢吴、吴憶曩言、因教於西南山

村行覔凡歷数村始至於此生出門適相值便入告

媼且請諧女同歸媼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殘軀

不能逺涉得甥携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寧〻

笑至媼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便裝束又餉家人酒食

始送之出曰姨家田産豐裕能養冗人到彼且勿歸

少學詩禮亦好事翁姑即煩阿姨擇一良匹與汝二

人遂發至山坳回顧猶依稀見媼倚門北望也抵家

母覩姝麗驚問為誰生以姨女對母曰前呉郎與兒

言者詐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問女、女曰、我非母出、父為秦氏、沒時兒在褓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適秦氏良確、然殂謝已久、那得復存、因審詰面龐誌贅、一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疑慮間吳生至、女避入室、吳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嬰寧耶、生然之、吳極稱怪事、問所自知、吳曰、秦家姑去後、姑夫鰥居、祟於狐、病瘠死、狐生女名嬰寧、綳臥床上、家人皆見之、姑夫沒、狐猶時來、後求天師符粘壁上、狐

遂携女去將毋此耶彼此疑叅但聞室中嗤嗤皆嬰寧笑聲母曰此女亦太憨吳生請面之母入室女猶濃笑不顧母促令出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翻然遽入放聲大笑滿室婦女爲之粲然吳請往覘其異就便執柯尋至村所廬舍全無山花零落而已吳憶姑葬處彷彿不遠然墳壠湮沒莫可辨識詫嘆而返母疑其爲鬼入告吳言女畧無駭異又弔其無家亦殊無悲意孜孜憨笑而已衆莫之測

母令與少女同寢止，昧爽即來省問，操女紅精巧絕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處嫣然，狂而不損其媚，人皆樂之，鄰女少婦，爭承迎之，母擇吉爲之合巹，而終恐爲鬼物，竊於日中窺之，形影殊無少異，至日使華妝行新婦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生以憨癡恐漏洩房中隱事，而女殊密秘，不肯道一語，每值母憂怒，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過，恐遭鞭楚，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恒得免，而愛花成癖，物色徧戚黨，竊

典金釵購佳種、數月、階砌藩溷、無非花者、庭後有木香一架、故鄰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一日西人子見之、凝注顛倒、女不避而笑、西人子謂女意已屬、心益蕩、女指墻底笑而下、西人子謂示約處、大悦、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於心、大號而踣、細視非女、則一枯木卧墻邊、所接乃水淋竅也、鄰父聞聲、急奔研問、呻而不言、妻來始以寔告、爇火燭窺、見中有巨

蝎如小蟹然、翁碎木捉殺之、負子至家、半夜尋卒、隣人訟生、訐發嬰寧妖異、邑宰素仰生才、稔知其篤行士、謂鄰翁訟誣、將杖責之、生為乞免、遂釋而出、母謂女曰、憨狂爾爾、蚤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幸不牽累、設鶻突官宰、必逮婦女質公堂、我兒何顏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須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故逗之、亦終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

言之恐致駭怪、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無有異心、直告或無妨乎、妾本狐產、臨去以妾托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妾又無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無人憐而合厝之、九泉輒為悼恨、君倘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養女者不忍溺棄、生諾之、然慮坆冢迷於荒草、女言無慮、刻日夫妻輿櫬而往、女於荒烟錯楚中、指示墓處、果得媼尸、膚革猶存、女撫哭哀痛、舁歸、尋秦氏墓合葬焉、是夜生夢媼來稱謝、

寤而述之、女曰、妾夜見之、囑勿驚郎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留以視妾、每攝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問母、云已嫁之、由是嵗值寒食、夫妻登秦墓拜掃無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憨笑、似全無心肝者、而墻下惡作劇、其黠孰甚焉、至悽戀鬼母、反笑爲哭、我嬰

亭何嘗憨耶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值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正嫌其作態耳

聶小倩

甯采臣浙人性慷爽廉隅自重每對人言生平無二色適赴金華至北郭解裝蘭若寺中殿塔壯麗然蓬蒿沒人似絕行踪東西僧舍雙扉虛掩惟南一小舍扃鍵如新又顧殿東隅修竹拱把階下有巨池野藕

已花、意甚樂其幽杳、會學使案臨、城舍價昂、思便留止、遂散步以待僧歸、日暮、有士人來啓南扉、寓趨爲禮、且告以意、士人曰、此間無房主、僕亦僑居、能甘荒落、旦暮惠教、幸甚、寓喜、籍藁代床、支板作几、爲久客計、是夜月明高潔、清光似水、二人促膝殿廊、各展姓字、士人自言燕姓、字赤霞、寓疑爲赴試者、而聽其音殺、殊不類淅、詰之、自言秦人、語甚朴誠、既而相對詞竭、遂拱別歸寢、寓以新居、久不成寐、聞舍北喁喁、如

有家口、起伏北壁石窓下微窺之、見短墻外一小院落、有婦可四十餘、又一媪衣黯緋、挿蓬沓、鮐背龍腫、偶語月下、婦曰、小倩何久不來、媪云殆好至矣、婦曰、將無向姥〻有怨言否、曰不聞、但意似蹙〻、婦曰、婢子不宜好相識、言未已、有一十七八女子來、彷彿艷絶、媪笑曰、齊地不言人、我兩箇正談道、小妖婢悄來無跡響、幸不訾着短處、又曰、小娘子端好是画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攝魂去、女曰、姥〻不相譽、更

阿誰道好、婦人女子又不知何言、寗意其隣人眷口、寢不復聽、又許時始寂無聲、方將睡去、覺有人至寢所、急起審顧、則北院女子也、驚問之、女笑曰、月夜不寐、願修燕好、寗正容曰、卿防物議、我畏人言、畧一失足、廉恥道喪、女云、夜無知者、寗又咄之、女逡巡若復有詞、寗叱速去、不然、當呼南舍生知、女懼乃退、至戶外忽返、以黃金一錠置褥上、寗掇擲庭墀曰、非義之物、污我囊槖、女慚出、拾金自言曰、此漢當是鐵石、詰

旦有蘭溪生携一僕來侯試寓於東廂至夜暴亡足心有小孔如錐刺者細細有血出俱莫知故經宿一僕死症亦如之向晚燕生歸甯質之燕以為魅甯素抗直頗不在意宵分女子復至謂甯曰妾閱人多矣未有剛腸如君者君誠聖賢妾不敢欺妾小倩姓聶氏十八夭殂葬於寺側被妖物威脅歷役賤務覥顔向人寔非所樂今寺中無可殺者恐當以夜叉來甯駭求計女曰與燕生同室可免問何不惑曰彼奇人

也、不敢近、又問何以迷人、曰、狎昵我者、隐以錐刺其足、彼即茫若迷、因攝血以供妖飲、又或以金、非金也、乃羅刹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二者凡以投時好耳、甯感謝、問戒備之期、答以明宵、臨別泣曰、妾墮玄海、求岸不得、郎君義氣干雲、必能拔生救苦、倘肯囊妾朽骨、歸葬安宅、不啻再造、甯毅然諾之、因問葬處、曰但記取白楊之上、有烏巢者是也、言已出門、紛然而滅、明日恐燕他出、早詣邀致、辰後具酒饌、留意察

燕既邀同宿辭以性癖躭寂甯不聽強携臥具來燕不得已移榻從之囑曰僕知足下丈夫傾風良切要有微衷難以遽白幸無翻窺篋襆違之兩俱不利甯謹受教既而各寢燕以箱篋置窓上就枕移時齁如雷吼甯不能寐近一更許窓外隱隱有人影俄而近窓來窺目光睒閃甯懼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篋而出耀若匹練觸折窓上石櫺欻然一射即遽歛入宛如電滅燕覺而起甯偽睡以覘之燕捧篋檢徵取一物

對月嗅視白光晶瑩長可二寸徑非葉許已而數重包固仍置破篋中自語曰何物老魅直爾大胆致壞篋子遂復卧甯大奇之因起問之且告以所見燕曰既相知愛何敢深隱我劍客也若非石櫺妖當立斃雖然亦傷問所緘何物曰劍也適嗅之有妖氣甯欲觀之慨出相示熒熒然一小劍也於是益厚重燕明日視窓外有血跡遂出寺北見荒墳纍纍果有白楊烏巢其巔迨營謀既就趋裝欲歸燕生設祖帳情義

殷渥、以破革囊贈寗曰、此劍袋也、寶藏可遠魑魅、寗
欲從授其術、曰如君信義剛直、可以為此、然君猶富
貴中人、非此道中人也、寗乃托有妹葬此、發掘女骨、
斂以衣衾、賃舟而歸、寗齋臨野、因營墳葬諸齋外、祭
而祝曰、憐卿孤魂、葬近蝸居、歌哭相聞、庶不見凌於
雄鬼、一甌漿水飲、殊不清旨、幸不為嫌、祝畢而返、後
有人呼曰、緩待同行、回顧則小倩也、懽喜謝曰、君信
義、十死不足以報、請從歸、拜識姑嫜、媵御無悔、審諦

之、肌暎流霞、足翹細笋、白晝端相、嬌艷尤絕、遂與俱至齋中、囑坐少待、先入白母、々愕然、時寗妻久病、母戒勿言、恐致驚駭、言次女已翩然入、拜伏地下、寗曰、此小倩也、母驚顧不遑、女謂母曰、兒飄然一身、遠父母兄弟、蒙公子露覆、澤被髮膚、願執箕帚、以報高義、母見其綽約可愛、始敢與語、曰小娘子惠顧吾兒、老身喜不可已、但生平止此兒、用承祧緒、不敢令有鬼耦、女曰、兒寔無二心、泉下人既不見信於老母、請以

兄事、依高堂、奉晨昏如何、母憐其誠允之、即欲拜嫂、母辭以疾乃止、女即入廚下、代母尸饔、入房穿榻、似熟居者、日暮母畏懼之、辭使歸寢、不爲設床褥、女窺知母意、即竟去、過齋欲入、却退徘徊户外、似有所懼、生呼之、女曰、室有劍氣畏人、向道途之不奉見者、良以此故、寗悟爲革囊、取懸他室、女乃入、就燭下坐移時、殊不一語、久之問夜讀否、妾少誦楞嚴經、今强半遺忘、浼求一卷、夜暇就兄正之、寗諾、又坐嘿然、二更

向晝不言去、甯促之、愀然曰、異域孤魂、殊怯荒墓、甯曰、齋中別無床寢、且兄妹亦宜遠嫌、女起、眉顰蹙而欲啼、足匡勷而懶步、從容出門、涉階而沒、甯竊憐之、欲留宿別榻、又懼母嗔、女朝旦朝母、捧匜沃盥、下堂操作、無不曲承母志、黃昏告退、輒過齋頭、就燭誦經、覺甯將寢、始慘然去、先是甯妻病廢、母劬不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漸稔、親愛如己出、竟忘其爲鬼、不忍晚令去、留與同臥起、女初來未嘗飲食、半年漸啜稀

飩、母子皆溺愛之、諱言其鬼、人亦不之辨也、無何甯
妻亡、母陰有納女意、然恐於子不利、女微窺之、乘間
告母曰、居年餘當知兒肝膈、為不欲禍行人、故從郎
君來、區〻無他意、正以公子光明磊落、為天人所欽
矚、寔欲依贊三數年、借博封誥、以光泉壤、母亦知無
惡意、但懼不能延宗嗣、女曰、子女惟天所授、郎君註
福籍、有亢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奪也、母信之、與子
議、甯喜、因列筵告戚黨、或請覿新婦、女慨然華妝出、

一堂盡怡、反不疑其鬼、疑爲仙、由是五黨諸內眷、咸執贄以賀、爭拜識之、女善画蘭梅、輙以尺幅酬答、得者恒什襲以爲榮、一日俛首窓前、惆悵若失、忽問革囊何在、曰以卿畏之故緘置他所、曰妾受生氣已久、當不復畏、宜取挂床頭、甯詰其意、曰三日來心怔忡無停息、意金華妖物、恨妾遠遁、恐旦晚尋及也、甯果携革囊來、女反覆審視、曰此劍仙將盛人頭者也、敝敗至此、不知殺人幾何許、妾今日視之、肌猶粟慄、乃

懸之次日又命移懸户上夜對燭坐約寅勿寢忽有一物如飛鳥至女驚匿夾幙間寅視之物如夜义狀電目血舌睒閃攫拏而前至門却步逡巡久之漸近華囊以爪摘取似將抓裂囊忽格然一响大可合簣恍惚有鬼物哭出半身揪夜义入聲遂寂然囊亦頓縮如故寅駭詫女亦出大喜曰無恙矣共視囊中清水數斗而已後數年寅果登進士舉一男納妾後又各生一男皆仕進有聲

海公子

東海古蹟島有五色耐冬花四時不凋而島中古無居人人亦罕到之登州張生好奇喜遊獵聞其佳勝備酒食自掉扁舟而往至則花正繁香聞數里樹有大至十餘圍者反復留連甚慊所好開樽自酌恨無同遊忽花中一麗人來紅裳炫目畧無倫比見張笑曰妾自謂興致不凡不圖先有同調張驚問何人曰我膠娼也適從海公子來彼尋勝翺翔妾以艱於步

履故留此耳張方苦寂得美人大悦招坐共飲女言詞溫婉蕩人心志張愛好之恐海公子來不得盡懽因挽與亂女忻從之相狎未已忽聞風肅肅草木偃折有聲女急推張起曰海公子至矣張束衣愕顧女已失去旋見一大蛇自叢樹中出粗於巨桶張懼障身大樹後冀蛇不睹蛇近前以身繞人並樹糾纏數匝兩臂直束胯間不可少屈昂其首以舌刺張鼻鼻血下注流地上成窪乃俯就飲之張自分必死忽憶

腰中佩荷內有毒狐藥因以二指夾出破裹堆掌中又側頸自顧其掌令血滴藥上頃刻盈把蛇果就掌吸飲〻未及盡遽伸其體擺尾若霹靂聲觸樹〻半體崩落蛇臥地如梁而斃矣張亦眩莫能起移時方蘓載蛇而歸大病月餘方瘥疑女子亦蛇精也

丁前溪

丁前溪諸城人冨有錢穀游俠好義慕郭觧之為人御史行臺按訪之丁亡去至安邱遇雨避身旅舍雨

日中不止。有少年來。館谷豐隆。既而昏暮。止宿其家。
莝豆飼畜。給食周至。問其姓字。少年云。主人楊姓。我
其內姪也。主人好交遊。適他出。家惟娘子在。貧不能
厚客。給幸為垂諒。問主人何業。則家無貲產。惟日設
博場以營升斗。次日雨仍不止。供給弗懈。至暮剉芻
芻束濕。頗極參差。丁怪之。少年曰。寔告客。家貧無以
飼畜。適娘子撤屋上茅耳。丁益異之。謂其意在得直。
天明付之金。不受。強付少年持入。俄出仍以返客。云

娘子言我非業此獵食者主人在外嘗數日不攜一錢客至吾家何遂索償乎丁賚嘆而別囑曰我諸城丁某主人歸宜告之暇幸見顧數年無耗值歲大饑楊困甚無所為計妻漫勸詣丁從之至諸城通姓名於門者丁茫不憶申言始憶之躧履而出揖客入見其衣敝踵決居之溫室設筵相款寵禮異常明日為製冠服表裏溫煖楊義之而內顧增憂褊心不能無少望居數日殊不言贈別楊意甚急告丁曰顧不敢

隱。僕來時米不滿升。今遇蒙推觧。固樂。妻子如何矣。丁曰。是無煩慮。已代經紀矣。幸舒意少留。當助資斧。走怦招諸博徒。使楊坐而抽頭。終夜得百金。乃送之還。歸見室人。衣履新整。小婢侍焉。驚問之。妻言自汝去後。次日即有車徒賫送布帛菽粟。堆積滿屋。云是丁客所贈。又給一婢為妾驅使。楊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舊業云。

異史氏曰。貧而好客。飲博浮蕩者優為之。可異者

惟其妻耳受之施而不報豈人也哉然一飯之德不忘丁其有焉

張老相公

張老相公晉人適將嫁女携眷至江南躬市奩妝舟抵金山張先渡江囑家人在舟勿煿羶腥蓋江中有黿怪聞香輒出壞舟吞行人為害已久張去家人忘之炙肉舟中忽巨浪覆舟妻女皆沒張迴棹悼恨欲死因登金山謁寺僧詢黿之異將以仇黿僧聞之駭

言吾儕日與習近、懼爲禍殃、惟神明奉之祈勿怒、時斬牲牢、投以半體、則躍吞而去、誰復能相仇哉、張聞、頓思得計、便招鐵工、起爐山半、冶赤鐵重百餘斤、審知所常伏處、使二三健男子、以大箝舉投之、黿躍出、疾吞而下、少時波湧如山、頃之浪息、則黿死已浮水上矣、行旅寺僧並快之、建張老相公祠、肖像其中、以爲水神、禱之輒應、

水莽草

水莽毒草也、蔓生似葛、花紫類扁豆、悞食之立死、即為水莽鬼、俗傳此鬼不得輪迴、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帶、此鬼尤多云、楚人以同歲生者為同年、投刺相謁、呼庚兄庚弟、子姪呼庚伯、習俗然也、有祝生造其同年某、中途燥渴思飲、俄見道傍一媼、張棚施飲、趨之、媼承迎入棚、給奉甚殷、嗅之有異味、不類茶茗、置不飲、起而出、媼止客、急喚三娘可將好茶一杯來、俄有少女、捧茶自棚後出、約十四

五姿容艷絶指環臂釧晶瑩鑑影生受琖神馳嗅其
茶芳烈無倫吸盡再索覷媪出戲捉纖腕脫指環一
枚女赬頰微笑生益惑畧詰門戶女云郎暮來妾猶
在此也生求茶葉一撮並藏指環而去至同年家覺
心頭作惡疑茶為患以情告某〻駭曰殆矣此水莽
鬼也先君死於是〻不可救奈何生大懼出茶葉驗
之真水莽草也又出指環兼述女子情狀某懸想曰
此必寇三娘也生以其名確符問何故知曰南村富

室寇氏女夙有艷名數年前悞食水莽而死必此爲魅或言受魅者若知鬼姓氏求其故襠煮服可痊某急詣寇所實告以故長跪哀懇寇以其將代女死故靳不與某忿而返以告生生亦切齒恨之曰我死必不令彼女脫生某舁之歸將至家門而卒母號啼葬之遺一子甫周歲妻不能守半年改醮去母留孤自哺劬瘁不堪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兒哭室中生悄然忽入母大駭揮涕問之答曰兒地下聞母哭甚愴於

懷故來奉晨昏耳兒雖死已有家室即同來分母勞母其勿悲母問兒婦何人曰寇氏坐聽兒宛兒深恨之死後欲尋三娘而不知其處近遇庚伯始相指示兒往則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兒馳去強捉之來今為兒婦亦相得頗無苦移時門外一女子入華妝艷麗伏地拜母生曰此寇三娘也雖非生人母視之情懷差慰生便遣三娘操作三娘雅不習慣然承順殊憐人由此居故室遂留不去女請母告諸其家生意勿

告而母承女意卒告之寇家翁媪聞而大駭命車疾至視之果三娘也相向哭失聲女勸止之媪視生家良貧意甚悼女曰人已鬼又何厭貧祝郎母子情義拳拳兒固已安之矣因問茶媪誰也曰彼倪姓自慚不能惑行人故求兒助之耳今已生於郡城賣漿者之家因顧生曰既婿矣而不拜岳妾復何心生乃投拜女便入廚下代母執炊供客翁媪視之悽心既歸即遣兩婢來為之服役金百斤布帛數十疋酒胾不

時餽送小阜祝母矣寇亦時招歸寧居数日輙曰家
中無人宜早送兒還或故稽之則飄然自歸翁乃代
生起夏屋營備臻至然生終未嘗至翁家一日村中
有中水莽毒者死而復甦傳爲異生曰是我活之也
彼爲李九所害我爲之馳其鬼而去之母曰汝何不
取人以自代曰兒深恨此等輩方將盡馳除之何屑
爲此且兒事母最樂不願生也由是中毒者往往具
豐筵禱祝其庭輙有效積十餘年母死生夫婦亦哀

毀、但不對客、惟命兒縗麻躃踊、教以禮儀而已、塋毋
後又二年餘、爲兒取婦、、任侍郎之孫女也、先是任
公妾生女、數月而殤、後聞祝生之異、遂命駕其家、訂
翁婿焉、至是遂以孫女妻其子、往來不絕矣、一日謂
子曰、上帝以我有功人世、策爲四瀆牧龍君、今行矣、
俄見庭下有四馬、駕黃幨車、馬四股皆鱗甲、夫妻盛
裝出、同登一輿、子及婦皆泣拜、瞬息而渺、是日寇家
見女來、拜別翁媼、亦如生言、媼泣挽留、女曰、祝郎先

去矣、出門遂不復見、其子名鷴、字離塵、請諸冠翁、以三娘骸骨、與生合葬焉、

造畜

魘昧之術、不一其道、或投美餌紿之食之、則人迷罔相從而去、俗名曰打絮巴、江南謂之扯絮、小兒無知、輒受其害、又有變人為畜者、名曰造畜、此術江北猶少、河以南輒有之、揚州旅店中、有一人牽驢五頭、暫縶櫪下、云我少旋即返、兼囑勿令飲噉、遂去、驢暴日

中。蹄齧殊喧。主人牽着凉處。驢見水奔之。遂縱飲之。一滚塵化爲婦人。怪之。詰其所由。舌强而不能答。乃匿諸室中。旣而驢主至。繫五羊於院中。驚問驢之所在。主人曳客坐。便進餐飲。且云客姑飯。驢即至矣。主人出。悉飲五羊。輾轉皆爲童子。陰報郡。遣役捕獲。遂械殺之。

頭滚

蘊孝廉貞下封公晝卧。見一人頭從地中出。其大如

斛、在床下旋轉不已、驚而中疾、遂以不起、後其次公就蕩婦宿、罹殺身之禍、其兆於此耶、

矦靜山

高少宰念東先生云、崇禎間有猴仙、號靜山、托神於河間之叟、與人談詩、文決休咎、娓娓不倦、以肴置案上、啗飲狼籍、但不能見之耳、時先生祖寢疾、或致書云、矦靜山百年人也、不可不晤、遂以僕馬往招叟、叟至經日、仙猶未來、焚香俟之、忽聞屋上大聲贊嘆曰、

好人家、衆驚顧、俄簷間又言之、叟起曰、大仙至矣、群從叟岸幘出迎、又聞作拱致觳、既入室、遂大笑縱談、時少宰兄弟尚諸生、方入闈歸、仙言二公闈卷亦佳、但經不熟、再須勤勉、雲路亦不遠矣、二公敬問祖病、曰生死大事、其理難明、因共知其不祥、無何太先生謝世、

舊有猨人美猨於村、猨斷鎖而逸、不可追、入山中數十年、人猶見之、其走飄忽、見人則竄、後漸入村

中、竊食果餅、人皆莫之見、一日爲村人所睹、遂諸野、射而殺之、而猴之鬼竟不自知其死也、但覺身輕如葉、一息百里、遂往依河間叟曰、汝能奉我、爲汝致富、因自號靜山云、

錢流

沂水劉宗玉云、其僕杜和、偶在園中見錢流、如水深廣二三尺許、杜驚喜、以兩手滿掬、復偃卧其上、既而起視、則錢已盡去、惟握於手者尚存、

龍肉

姜太史玉璇、言龍墜之下、掘地數尺、有龍肉充牣其中、任人割取、但勿言龍字、或言此龍肉也、則霹靂震作、擊人而死、太史曾食其肉、寔不謬也、

魁星

鄆城張濟宇、卧而未寢、忽見光明滿室、驚視之、一鬼執筆立、若魁星狀、急起拜叩、光亦尋滅、由此自負、以為元魁之先兆也、後竟落拓無成、家亦凋落、骨肉相

繼死、惟生一人存焉、彼魁星者、何以不爲福而爲禍也、異已、

潞令

宋國英東平人、以教習授潞城令、貪暴不仁、催科尤酷、斃杖下者狼籍於庭、余鄉徐白山適過之、見其横諷曰、爲民父母、威焰固至此乎、宋揚揚作得意之詞曰、諾、不敢、官雖小、涖任百日、誅五十八人矣、後半年、方據案視事、忽瞪目而起、手足撓亂、似與人撐拒狀、

自言曰、我罪當死、我罪當死、扶入署中、踰刻尋卒、嗚呼、幸有陰曹兼攝陽政、不然、顛越貨多、則卓異聲起矣、流毒安窮哉、

山神

益都李會斗、偶山行、值數人藉地飲、見李至、歡然並起、曳入坐、競觴之、視其柈饌、雜陳珍錯、移時飲甚歡、但酒味薄濇、忽遥有一人來、面狹長可二三尺許、冠之高細稱是、衆驚曰、山神至矣、即紛紛四去、李亦伏

匿坎窑中、既而起視、則肴酒一無所有、惟有破陶罷貯溲渤、尾庀上盛蜥蜴數枚而已、

聊齋誌異卷之四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鳳陽士人

鳳陽一士人、負笈遠遊、謂其妻曰、半年當歸、十餘月竟無耗問、妻翹盼綦切、一夜纔就枕、紗月搖影、離思縈懷、方反側間、有一麗人、珠環絳帔、搴帷而入、笑問姊姊得無欲見郎君乎、妻急起應之、麗人邀與俱往、妻憚修阻、麗人但請無慮、即挽女手出、並躡月色、約

行一矢之遠、覺麗人行迅速、女步履艱澁、呼麗人少
待、將歸着複履、麗人牽坐路側、自乃捉足脫履相假、
女喜着之、幸不鑿枘、復起從行、健步如飛、移時見士
人跨白騾來、見妻大驚、急下騎問何往、女曰、將以探
君、又顧問麗人伊誰、女未及答、麗人掩口笑曰、且勿
問訊、娘子奔波非易、郎君星馳夜半、人畜想當俱殆、
妾家不遠、且請息駕、早旦而行不晚也、顧數武之外、
即有村落、遂同行、入一庭院、麗人促睡婢起供客、曰

今夜月色皎然，不必命燭，小台石榻可坐。士人蹩蹇
擔梧，乃即坐。麗人曰，履大不適於體，途中頗累贅否。
歸有代步，乞賜還也。女稱謝付之。俄頃設酒菓，麗人
酌曰，鸞鳳久乖，圓在今夕，濁醪一觴，敬以為賀。士人
亦執琖酬報。主客笑言，履舄交錯。士人注視麗者，屢
以遊詞相挑。夫妻乍聚，並不寒暄一語。麗人亦眉目
流情，妖言隱謎。女惟嘿然，偽為愚者。久之漸醺，二人
語益狎。又以巨觥勸客，士人以醉辭，勸之益苦。士人

笑曰、卿為我度一曲即當飲、麗人不拒、即以牙板撫提琴而歌曰、黄昏卸得殘妝罷、窗外西風冷透紗、聽蕉聲、一陣一陣細雨下、何處與人閒嗑牙、望穿秋水不見還家、潸潸淚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紅繡鞋兒占鬼卦、歌竟、笑曰此市井里巷之謡、不足污君聽、然因流俗所尚、故效顰耳音聲靡靡、風度狎褻、士人搖惑、若不自禁、少間麗人偽醉離席、士人亦起、從之而去、久之不至、婢子疲乏、伏睡廊下、女獨坐

無侶頗難自堪思欲遁歸而夜色微茫不憶道路輾轉無以自主因起而覘之甫近窗則斷雲零雨之聲隱約可聞又聽之聞良人與己素常猥褻之狀盡情傾吐女至此手顫心搖殆不可遏念不如出門竄溝壑以死憤然方行忽見弟三郎乘馬而至遽便下問女具以告三郎大怒立與姊同直入其家則室門扃閉枕上之語猶喁喁也三郎舉巨石拋擊窗櫺三五碎斷內大呼曰郎君腦破矣奈何女聞之大哭謂弟

曰、我不謀與汝殺郎君、今且若何、三郎撑目曰、汝嗚嗚促我來、甯能消此胸中惡、又䕶男兒怨弟兄、我不慣於婢子供指使、返身欲去、女牽衣曰、汝不携我去、將何之、三郎揮姊仆地、脫體而去、女頓驚悟、始知其夢、越日士人果歸、乘白騾、女異之而未言、士人是夜亦夢、所見所遭、述之悉符、互相駭怪、既而三郎聞姊夫遠歸、亦來省問、語次謂士人曰、昨宵夢君、今果然、亦大異、士人笑曰、幸不為巨石所斃、三郎愕然問故、

士人以夢告，三郎大異之，蓋是夜三郎亦夢與妕泣訴，憤激投石也，三夢相符，但不知麗人何許耳，

耿十八

新城耿十八，病危篤，自知不起，謂妻曰，永訣在旦晚耳，我死後嫁守由汝，請言所志，妻嘿不語，耿固問之，且云，守固佳，嫁亦恒情，明言之庸何傷，行與子訣，子守，我心慰，子嫁，我意斷也，妻乃慘然曰，家無儋石，君在猶不給，何以能守，耿聞之，遽捉妻臂作恨聲曰，忍

哉言已而歿手握不可開妻號家人至兩人擘指力擘之始開耿不自知其死出門見小車十餘輛〻各十人即以方幅書名字貼車上御人見耿促登車耿視車中已有九人並已而十又視貼車上已名最後車行咋〻响震耳際亦不知何往俄至一處聞人言曰此思鄉地也聞其名疑之又聞御人偶語云今日蒯三人耿又駭及細聽其言悉陰間事乃自悟曰我豈不作鬼物耶頓念家中無復可懸念惟老母臈高

妻嫁後缺於奉養念之不覺涕漣又移時見有台高可數仞游人甚夥囊頭械足之輩嗚咽而上下聞人言爲望鄉台諸人至此俱踏轅下紛然競登御人或撻之或止之獨至耿則促令登登數十級始至顛頂翹首一望則門閭庭院宛在目中但內室隱隱如籠烟霧悽惻不自勝回顧一短衣人立肩下即以姓氏問耿耿具以告其人亦自言爲東海匠人見耿零涕問何事不了於心耿又告之匠人謀與越台而遁耿

懼冥追、匠人固言無妨、耿又慮台高傾跌、匠人但令從已、遂先躍、耿果從之、及地竟無恙、喜無覺者、視所乘車猶在台下、二人急奔數武、忽自念名字貼車上、恐不免執名之追、遂反身近車、以手指塗去已名、始復奔、哆口坌息、不敢少停、少間入里門、匠人送諸其室、驀睹已尸、醒然而蘇、覺乏疲燥渴、驟呼水、家人大駭、與之水、飲至石餘、乃驟起作揖拜狀、既而出門拱謝、方歸、〻則僵卧不轉、家人以其行異、疑非真活、然

漸覘之殊無他異稍稍近問始歷歷言其本末問出門何故曰別匠人也飲水何多曰初為我飲後乃匠人飲也授之湯羹數日而瘥由此厭薄其妻不復共枕席云

珠兒

常州民李化富有田産年五十餘無子一女名小惠容質秀美夫妻最憐愛之十四歲暴病夭殂冷落庭幃益少生趣始納婢經年餘生一子視如拱璧名之

珠兒、兒漸長、魁梧可愛、然性絕癡、五六歲尚不辨菽麥、言語蹇澁、李亦好而不知其惡、會有眇僧募緣於市、輙知人閨闥、於是相驚以神、且云能生死禍福人、幾十百千執名以索、無敢違者、詣李募百緡、李難之、給十金、不受、漸至三十金、僧厲色曰、必百金、缺一文不可、李亦怒、收金遽去、僧忿然起曰、勿悔勿悔、無何珠兒心暴痛、爬刮床席、色如土灰、李懼、將八十金詣僧乞救、僧笑曰、多金大不易、然山僧何能為、李歸而

兒已死、李痛甚、以狀訴邑宰、宰拘僧訊鞫、亦辨給無情詞、笞之似擊鞹革、令搜其身得木人二、小棺一、小旗幟五、宰怒、以手疊訣舉示之、僧乃懼、自投無數、宰不聽、杖殺之、李叩謝而歸、時已曛暮、與妻坐床上、忽一小兒匡儴入室曰、阿翁行何疾、極力不能得追、視其體貌當得七八歲、李驚、方將詰問、則見其若隱若現、恍惚如烟霧、宛轉間已登榻坐、李推下之、隨地無聲、曰阿翁何乃爾、瞥然復登、李懼、與妻俱奔、兒呼阿

父阿母嘔啞不休李入妾室急闔其扉還顧兒已在膝下李駭問何爲答曰我蘄州人姓詹氏六歲失怙恃不爲兄嫂所容逐居外祖家偶戲門外爲妖僧迷殺桑樹下驅使如倀鬼寃閉窮泉不得脫化幸賴阿翁昭雪願得爲子李曰人鬼殊途何能相依兒曰但除斗室爲兒設床褥日澆一杯冷漿粥餘都無事李從之兒喜遂獨卧室中晨來出入閨閤如家生聞妾哭子縠問珠兒死幾日矣答以七日曰天嚴寒尸當

不腐、試發塜啓視、如未損壞、兒當得活、李喜、與兒去、開穴驗之、軀殼如故、方此忉怛、回視已失兒所在、異之、舁尸歸、方置榻上、目已瞥動、少頃呼湯、湯已而汗、汗已、遂起、群喜、珠兒復生、又加之慧黠便利、逈異平昔、但夜間僵卧、毫無氣息、共轉側之、寘然若死、衆大愕、謂其復死、天將明、始若夢醒、群就問之、答云、昔從妖僧時、有兒等二人、其一名呼哥子、昨追阿父不及、蓋在後與哥子作別耳、今在冥司、與姜員外作義嗣、

亦甚優游、夜分固來邀兒戲、適以白鼻騧送兒歸、母因問在陰司見珠兒否、曰珠兒已轉生矣、渠與阿翁無父子緣、不過金陵嚴子方、來討百十千債負耳、初李販於金陵、欠嚴貨價未償、而嚴翁死、此事人無知者、李聞之大駭、母問兒見惠姊否、兒曰不知、再去當訪之、又二三日、謂母曰、姊在冥中大好、嫁得楚江王小郎子、珠翠滿頭髻、一出門便十百作呵殿聲、母曰、何不一歸寧、曰人既死、與骨肉無關切、倘有人細述

前生方豁然動念耳昨托姜員外寅緣見姊與言父母懸念渠都如眠睡兒〻云姊在時喜繡並蒂花剪刀刺手爪血涴綾子上姊就刺作赤水雲今母猶掛床頭壁傾念不去心姊忘之乎姊始悽慼云會須白郎君歸省阿母〻問其期答言不知一日謂母姊行且至僕從太繁當多備漿酒少間奔入室曰姊來矣移榻中堂曰姊且憩坐少悲啼諸人悉無所見兒率人焚紙酹飲於門外反曰騶從暫令去矣姊言昔日

所覆綠錦被，曾爲燭花燒一點如豆大，尚在否。母曰：

在，即啟笥出之。兒曰：娣命我陳舊閨中，乏疲且小卧，

翌日再與阿母言。東鄰趙氏女，故與惠爲綉閣交，是

夜忽夢惠幞頭紫帔來相望，言笑如平生，且言我今

異物，父母覿面不啻河山，將借妹與家人共語，勿須

驚恐。質明方與母言，忽仆地悶絕，踰刻方醒，向母曰：

小惠與阿嬸別幾年矣，頓鬖鬖白髮生。母駭曰：兒病

狂耶。女拜別即出，母知其異，從之，直達李所，抱母哀

啼、母驚、不知所謂、女曰、兒昨歸頗委頓、未遑一言、兒不孝、中途棄高堂、勞父母哀愛、罪莫大焉、母頓悟、乃哭已而問曰、聞兒今貴、甚慰母心、但汝棲身王家、何遂能來、女曰、郎君與兒極燕好、姑舅亦相撫愛、頗不謂妬醜、惠生時好以手支頤、女言次輙作故態、神情宛似、未幾、珠兒奔告曰、接姊者至矣、女乃起拜別泣下曰、兒去矣、言訖復踣、移時乃醒、後數月李病劇、醫藥罔效、兒曰、旦夕恐不救也、二鬼坐床頭、一執鉄杖

子、一挽苧蔴繩、長四五尺許、兒晝夜哀之不去、母哭、乃備衣衾、既暮、兒趋入曰、褋人婦且退去、姊夫來視阿翁、俄頃鼓掌大笑、母問之、曰我笑二鬼見姊夫來、俱匿床下如龜鱉、又少時望空道寒暄、問姊起居、既而拍手曰、二鬼奴哀之不去、至此大快、乃出至門外却回曰、姊夫去矣、二鬼被鎖馬鞅上、阿父當即無恙、姊夫言歸白大王、爲父母乞百年壽也、一家俱喜、至夜病良已、數日尋瘥、延師教兒讀、兒甚慧、十八歲入

邑庠，猶能言冥間事，見里中病者，輒指鬼祟所在，以火爇之，往往得瘳。後暴病，體膚青紫，自言鬼神責我綻露，由是不復言。

小官人

太史某，翁忘其姓氏，晝臥齋中，忽有小鹵簿出自堂陬，馬大如蛙，人細於指，小儀仗以數十隊，一官冠皂紗，着繡襆，乘肩輿，紛紛出門而去。公心異之，竊疑睡眼之訛，頓見一小人返入舍，携一氈包，大如拳，竟造

床下、白言家主人有不腆之儀、敬獻太史、言已對立、即又不陳其物、少間又自笑曰、戔戔微物、想太史亦無所用、不如即賜小人、太史頷之、欣然携之而去、後不復見、惜太史中餒、不曾詰所自來、

胡四姐

尚生、太山人、獨居清齋、會值秋夜、銀河高耿、明月在天、徘徊花陰、頗存遐想、忽一女子踰垣來、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視、容華若仙、驚喜擁入、窮極狎昵、自

言胡氏名三姐問其居第但笑不言生亦不復致問惟相期永好而已自此臨無虛夕一夜與生促膝燈幕生愛之矚盻不轉女笑曰眈眈視妾何為曰我視卿如紅葉碧桃雖竟夜視不為猒也三姐曰妾陋質遂蒙青盻如此若見吾家四妹不知何如顛倒生益傾動恨不一見顏色長跪哀請踰夕果偕四姐來年方及笄荷粉露垂杏花烟潤嫣然含笑媚麗欲絕生狂喜引坐三姐與生同笑語四姐惟手引繡帶俛首

而已。未幾三姐起別。妹欲從行。生曳之不釋。顧三姐曰。卿卿煩一致殷。三姐乃笑曰。狂郎情急矣。妹子一爲少留。四姐無語。娣遂去。二人備極歡好。既而引臂替枕。傾吐生平。無復隱諱。四姐言已爲狐。生依戀其美。亦不之怪。四姐因言阿娣狠毒。業殺三人矣。惑之罔不斃者。妾幸承溺愛。不忍見滅亡。當早絕之。生懼求所以處。四姐曰。妾雖狐。得仙人正法。當書一符貼寢門。可以卻之。遂書之。既曉。三姐來。見符卻退曰。婢

子負心，傾意新郎，不意引線人矣，汝兩人合有夙分，
余亦不相仇，但何必爾，乃徑去，數日，四姐他適，約以
隔夜，是日生偶出門眺望，山下故有胡林，蒼莽中出
一少婦，亦頗風韻，近謂生曰，秀才何必日沾沾戀胡
家姊妹，渠又不能以一錢相贈，即以一貫授生曰，先
持歸貫良醞，我即攜小肴饌來，與君為歡，生懷錢歸，
果如所教，少間婦果至，置几上燔雞醎彘肩各一，即
抽刀子縷切為臠，釃酒調謔，歡洽異常，既而滅燭登

床、押情蕩甚、既明始起、方坐床頭捉足易舄、忽聞人聲、傾聽已入帷幕、則胡姊妹也、婦乍睹、倉惶而遁、遺舄於床、二女逐叱曰、騷狐何敢與人同寢處、追去移時始返、四姐怨生曰、君不長進、與騷狐相匹偶、不可復近、遂悻悻欲去、生惶恐自投、情詞哀懇、三姐從旁解免、四姐怒稍釋、由此相好如初、一日有陝人騎驢造門曰、吾尋妖物匪伊朝夕、乃今始得之、生父以其言異、訊所由來、曰小人日泛烟波遊四方、終歲十餘

月、常八九離桑梓、被妖物盡殺吾弟、歸甚悼恨、誓必尋而殄滅之、奔波數千里、殊無跡兆、今在君家、不翦當有繼吾弟亡者、時生與女密、父母微察之、聞客言大懼、延入令作法、出二瓶列地上、符咒良久、有黑霧四團、分投瓶中、客喜曰、全家都到矣、遂以豬脬裹瓶口、緘封甚固、生父亦喜、堅留客飯、生心惻然、近瓶竊聽、聞四姐在瓶中言曰、坐視不救、君何負心、生意感動、急啓所封、而結不可解、四姐又曰、勿須爾、但放倒

壇上旗以針刺膠作孔余即出矣生如其言果見白氣一縷自孔中出凌霄而去客出見旗橫地大驚曰遁矣此必公子所為搖瓶俯聽曰幸止亡其一此物合不死猶可赦乃携瓶別去後生在野督傭刈麥遥見四姐坐樹下生就近之執手慰問且曰別後十易春秋今大丹已成但思君之念未忘故復一拜問生欲與偕歸女曰妾今非昔比不可以塵情染後當復見耳言已不知所在又二十年餘生適獨居見四姐

自外至生喜與語女曰我今名列仙籍不應再履塵世但感君情特報撤瑟之期可早處分後事亦勿悲憂妾當度君爲鬼仙亦無苦也乃别而去至日生果卒尚生乃友人李文玉之戚好嘗親見之

祝翁

濟陽有祝翁者年五十餘病卒家人入室理線經忽聞翁呼甚急群奔集靈寢則見翁已復活群喜慰問翁但謂媪曰我適去挤不復返行数里轉思抛汝一

副老皮骨在兒輩手寒熱仰人亦無生趣不如從我去故復歸欲偕爾同行也咸以其新甦妄語殊未為異翁又言之媼云如此亦善但方生如何便得死翁揮之曰是不難家中俗務可速料理媼笑不去翁又促之乃出戶外延遲數刻而入紿之曰處置安妥矣翁命速速理妝媼不去翁催益急媼不忍拂其意遂妝以至媳女皆匿笑翁移首那枕手拍令臥媼曰子女皆在傍傍挺臥是何景像翁搥床曰並死有何可

笑。子女輩見翁懆急。共勸媼姑從其意。媼如言。並枕僵卧。家人又共笑之。俄視媼笑容忽歛。又漸而兩眸俱合。久之無聲。儼如睡去。衆亂近視。則膚已冰而鼻無息矣。視翁亦然。始共驚怛。時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婦傭於畢刺史之家。言之甚悉。

異史氏曰。翁其夙有畸行與。泉路茫茫。去來由爾。奇矣。且白頭者欲其去則呼令去。抑何其暇也。人當屬纊之時。所最不忍訣者。牀頭之暱人耳。苟廣

其術、則賣履分香、可以不事矣、

俠女

顧生、金陵人、博於材藝、而家綦貧、又以母老不忍離膝下、惟日爲人書畫、受贄以自給、行年二十有五、伉儷猶虛、對戶舊有空第、一老嫗及少女稅居其中、以其家無男子、故未問其誰何、一日偶自外入、見女郎自母房中出、年約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見生不甚避、而意凜如也、生入問母、母曰、是對戶女郎、就

吾祈刀尺適言其家亦止一母此女不似貧家産問其何為不字則以母老為辭明日當往拜其母便風以意倘所望不奢兒可代養其老明日造其室其母一聾媼耳視其室並無隔宿糧問所業則仰女十指徐以同食之謀試之媼意似納而轉商其女女嘿然意殊不樂母乃歸詳其狀而疑之曰女子得非嫌吾貧乎為人不言亦不笑艶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母子猜嘆而罷一日生坐齋頭有少年來求画姿

容甚美而意頗儇佻詰所自以鄰村對嗣後三兩日輙一至稍稍稔熟漸以嘲謔生狎抱之亦不甚拒遂私焉由是往來暱甚會女郎過少年目送之問為誰對以鄰女少年曰艷麗如此神情一何可畏少間生入內母曰適女子來乞米云不舉火者經日矣此女至孝貧極可憫宜少周恤之生從母言負斗粟款門而達母意女受之亦不申謝日常至生家見母作衣履便代縫紉出入堂中操作如婦生益德之每獲餽

餌必分給其母女亦累不置齒頰母適疽生隱處宵旦號咷女時就榻省視爲之洗創敷藥日三四作母意甚不自安而女不猒其穢母曰唉安得新婦如兒而奉老身以死也言訖悲哽女慰之曰郎子大孝勝我寡母孤女多矣母曰牀頭蹀躞之役豈孝子所能爲者且身已向暮旦夕犯霧露深以祧續爲憂耳言間生入母泣曰虧娘子良多汝無忘報德生伏拜之女曰君敬我母我勿謝也君何謝焉於是益敬愛之

然其舉止生硬毫不可干一日女出門生目注之女忽回首嫣然而笑生喜出意外趨而從諸其家挑之亦不拒欣然交歡已戒生曰事可一而不可再生不應而歸明日又約之女厲色不顧而去日頻來時相遇並不假以詞色少游戲之則冷語冰人忽於空處問生曰來少年誰也生告之女曰彼舉止態狀無禮於妾頻矣以君之狎暱故置之請便寄語再復爾是不欲生也已生至夕以告少年且曰子必慎之是不

可犯、少年曰、既不可犯、君何犯之、生白其無、曰如其無、則猥褻之語、何以達君聽哉、生不能答、少年曰、亦煩寄告假惺惺、勿作態、不然、我將徧播揚、生甚怒之、情見於色、少年乃去、一夕方獨坐、女忽至、笑曰、我與君情緣未斷、寧非天数、生狂喜而抱於懷、忽聞履聲籍籍、兩人驚起、則少年推扉入矣、生驚問子胡為者、笑曰、我來觀貞潔之人耳、顧女曰、今日不怪人耶、女眉豎頰紅、嘿不一語、急翻上衣、露一革囊、應手而出、

則尺許晶瑩匕首也。少年見之，駭而却走。追出戶外，

四顧渺然。女以匕首望空拋擲，戛然有聲，燦若長虹。

俄一物墮地作响。生急燭之，則一白狐，身首異處矣。

大駭。女曰：此君之孌童也。我固恕之，奈渠定不欲生

何。收刃入囊。生曳令入。曰：適妖物敗意，請俟來宵。出

門逕去。次夕，女果至，遂共綢繆。詰其術，女曰：此非君

所知。宜須慎密，洩恐不為君福。又訂以嫁娶。曰：枕席

焉，提汲焉，非婦伊何也。業夫婦矣，何必復言嫁娶乎。

生曰、將毋憎吾貧耶、曰君固貧妾富耶、今宵之聚正以憐君貧耳、臨別囑曰、苟且之行、不可以屢、當來我自來、不當來相強無益、後相值、每欲引與私語、女輒走避、然衣綻炊薪、悉爲紀理、不啻婦也、積數月、其母死、生竭力營葬之、女由是獨居、生意其孤寂可亂踰垣入、隔窓頻呼、迄不應、視其門則空室扃焉、竊疑女有他約、夜復往、亦如之、遂留佩玉於窓間而去之、越日相遇於母所、既出、而女尾其後、曰君疑妾耶、人各

有心不可以告人今欲使君無疑而烏可得然一事煩急為謀問之曰妾體孕已八月矣恐旦晚臨盆妾身未分明能為君生之不能為君育之可密告老母覓乳媼偽為討螟蛉者勿言妾也生諾以告母母笑曰異哉此女聘之不可而顧私於我兒喜從其謀以待之又月餘女數日不至母疑之往探其門蕭蕭閉寂叩良久女始蓬頭垢面自內出啓而入之則復闔之入其室則呱呱者在床上矣母驚問誕幾時矣答

云三日、捉綳席而視之、則男也、且豊頤而廣顙、喜曰、兒已為老身育孫矣、伶仃一身、將焉所託、女曰、區區隱衷、不敢掬示老母、俟夜無人、可即抱兒去、毋歸與子言、竊共異之、夜往抱子歸、更數夕、夜將半、女忽欵門入、手提革囊、笑曰、大事已了、請從此別、急詢其故、曰、養母之德、刻刻不去於懷、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報不在床第也、為君貧不能婚、將為君延一綫之續、本期一索而得、不意信水復來、遂至破戒而再、

今君德既酬妾志亦遂無憾矣問囊中何物曰仇人頭耳檢而窺之鬚髮交而血模糊也駭絶復致研詰曰向不與君言者以機事不密懼有宣洩今事已成不妨相告妾浙人父官司馬陷於仇被籍吾家妾負老母出隱姓名埋頭項已三年矣所以不即報者徒以有老母在母去又一塊肉累腹中因而遲之又久曩夜出非他道路門戸未稔恐有訛悞耳言已出門又囑曰所生兒善視之君福薄無壽此兒可光門閭

夜深不得驚老母、我去矣、方悽然欲詢所之、女一閃如電、瞥爾間遂不復見、生嘆惋木立、若喪魂魄、明以告母、相為嘆異而已、後三年生果卒、子十八舉進士、猶奉祖母以終老云、

異史氏曰、人必室有俠女、而後可以畜孌童、不然爾愛其艾豭、彼愛爾婁豬矣、

王阮亭云、神龍見首不見尾、此俠女其猶龍乎、

酒友

車生者、家不中貲而耽飲、夜非浮三白不能寐也、以故牀頭樽常不空、一夜睡醒、轉側間似有人共卧者、意是覆裳墮耳、摸之則茸茸有物、似猫而巨、燭之狐也、酣醉而犬卧、視其瓶則空矣、笑曰、此我酒友也、不忍驚、覆衣加臂、與之共寢、留燭以觀其變、半夜狐欠伸、生笑曰、美哉睡乎、啓覆視之、儒冠之俊人也、起拜榻前、謝不殺之恩、生曰、我癖於麴糵、而人以為痴、卿我鮑叔也、如不見疑、當為糟丘之良友、曳登榻復共

寢且言卿可常臨無相猜狐諾之生既醒則狐已去乃治旨酒一盛耑伺狐抵夕果至促膝欣飲狐量豪善諧於是恨相得晚狐曰屢叨良醞何以報德生曰斗酒之歡何置齒頰狐曰雖然君貧士杖頭錢大不易當爲君少謀酒資明夕來告曰去此東南七里道側有遺金可早取之詰旦而往果得二金乃市佳肴以佐夜飲狐又告曰院後有窖藏宜發之如其言果得錢百餘千喜曰囊中已自有莫漫愁沽矣狐曰不

然、轍中水胡可久擱、合更謀之、異日謂生曰、市上菽價廉、此奇貨可居、從之、收菽四十餘石、人咸非笑之、未幾大旱、禾豆盡枯、惟菽可種、售種息十倍、由此益富、治沃田二百畝、但問狐、多種麥則麥收、多種黍則黍收、一切種植之早晚皆取决於狐、日稔密、呼生妻以嫂、視生子猶子焉、後生卒、狐遂不復來、

王阮亭云、車君洒脫可喜、

蓮香

桑生明曉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館於紅花埠桑為人靜穆自喜日再出就食東鄰餘時堅坐而已東鄰生偶至戲曰君獨居不畏鬼狐耶笑答曰丈夫何鬼畏狐雄來吾有利劍雌者尚當開門內之鄰生歸與友謀梯妓於垣而過之彈指叩扉生窺問為誰妓自言為鬼生大懼齒震震有聲妓逡巡自去鄰生早至生齋生述所見且告將歸鄰生鼓掌曰何不開門內之生頓悟其假安居如初積半年一女子夜來叩齋生

意友人之復戲也啟門延入則傾國之姝驚問所來曰妾蓮香西家妓女埠上青樓故多信之息燭登床綢繆甚至自此三五夕輙一至一夕獨坐凝思一女子翩然入生意為蓮承逆與語覿面殊非年僅十五六𨅻袖垂髫風流秀曼行步之間若還若往大愕疑為狐女曰妾良家女姓李氏慕君高雅幸能垂盼生喜握其手冷如氷問何涼也曰幼質單寒夜蒙霜露那得不爾既而羅襦襟解儼然處子女曰妾為情緣

葳蕤之質一朝失守不嫌鄙陋願常侍枕席房中得毋有人否生云無他止一鄰娼頗亦不常女曰當謹避之妾不與院中人等君祕勿洩彼來我往彼往我來可耳雞鳴始去贈綉履一鉤曰此妾下體所着矣之足寄思慕然有人慎勿弄也受而視之翹翹如解結錐心甚愛悅越夕無人便出審玩女飄然忽至遂相款昵自此每出履則女必應念而至異而詰之笑曰適當其時耳一夜蓮來驚云郎何神氣蕭索生言

不自覺蓮便告別相約十日去後李來恒無虛夕問君情人何久不至因以相約告李笑曰君視妾何如蓮香美曰可稱兩絕但蓮卿肌膚溫和李變色曰君謂雙美對妾云爾渠必月殿仙人妾定不及因而不懽乃屈指計十日之期已滿囑勿漏將竊窺之次夜蓮香果至笑語甚洽及寢大駭曰殆矣十日不見何遽憊損保無有他遇否生詢其故曰妾以神氣驗之脉析析如亂絲鬼症也次夜李來生問窺蓮香何似

曰美矣、妾固疑世間無此佳人、果狐也、去吾尾之、南山而穴居、生疑其妬、漫應之、踰夕戲蓮香曰、余固不信、或謂卿狐者、蓮急問是誰之云、笑曰、我自戲卿、蓮曰、狐何異於人、曰、惑之者病、甚則死、是以可懼、蓮曰、不然、如君之年、房後三日、精氣可復、縱狐何害、設旦旦而伐之、人有甚於狐者矣、天下病尸瘵鬼、寧皆狐蠱死耶、雖然、必有議我者、生力白其無、蓮詰益力、生不得已洩之、蓮曰、我固怪君憊也、然何遽至此、得勿

非人乎、君勿言、明宵當如渠之窺妾者、是夜李至、綣三數語、聞窓外嗽聲、急亡去、蓮入曰、君殆矣、是真鬼物、暱其美而不速絕、冥路近矣、生意其妬、嘿不語、蓮曰、固知君不能忘情、然不忍視君死、明日當携藥餌為君一除陰毒、幸病蒂猶浅、十日恙當已、請同榻以俟痊可、次夜果出刀圭藥啖生、頃刻洞下、兩三行、覺臟腑清虛、精神頓爽、心德之、然終不信為鬼、蓮香夜夜同衾偎生、生欲與合、輒拒之、數日後、膚革充盈、欲

別。殷殷囑絕。李生謬應之。及閉户挑燈。輙捉履傾想。李忽至。數日隔絕。頗有怨色。生曰。彼連宵爲我作巫醫。請勿爲懟。情好在我。李稍懌。生枕上私語曰。我愛卿甚。乃有謂卿鬼者。李結舌良久。罵曰。必淫狐之惑君聽也。若不絕之。妾不來矣。遂嗚嗚飲泣。生百詞慰解。乃罷。隔宿蓮香至。知李復來。怒曰。君必欲死耶。生笑曰。卿何相妒之深。蓮益怒曰。君種死根。妾爲君除之。不妒者將復何如。生托詞以戲曰。彼云前日之病。

為狐祟耳、蓮乃嘆曰、誠如君言、君迷不悟、萬一不虞、妾百口何以自解、請從此辭、百日後當視君於卧榻中、留之不可、怫然逕去、由是與李夙夜必偕、約兩月餘、覺大困頓、初猶自寬解、日漸羸瘠、惟飲饘粥一甌、欲歸就奉養、尚戀戀不忍遽去、因循數日、沉綿不可復起、鄰生見其病憊、日遣館僮餽給食飲、生至是始疑李、因謂李曰、吾悔不聽蓮香之言一至於此、言訖而瞑、移時復甦、張目四顧、則李已去、自是遂絕、生羸

卧空齋、思蓮香如望歲、一日方凝想間、忽有搴簾入者、則蓮香也、向卧榻哂曰、田舍郎我豈妄哉、生哽咽良久、自言知罪、但求拯救、蓮曰、病入膏肓、寔無救法姑來永訣、以明非妒、生大悲曰、枕底之物、煩代碎之蓮搜得履、持就燈前、反覆展玩、李女欻入、卒見蓮香返身欲遁、蓮以身蔽門、李窘急不知所出、生責數之李不能答、蓮笑曰、妾今始得與阿姨面相質、曩謂郎君舊疾、未必非妾致、今竟何如、李俛首謝過、蓮曰、佳

麗如此乃以愛結仇耶李投地隕泣乞垂憐救蓮扶起細詰生平曰妾李通判女早夭瘞於墻外已死春蠶遺絲未盡與郎偕好妾之願也致郎於死良非素心蓮曰聞鬼利人死以死後可常聚然否曰不然兩鬼相逢並無樂趣如樂也泉下少年郎豈少哉蓮曰痴哉夜夜為之人且不堪而况於鬼李問狐能死人何術獨否蓮曰是採補者流妾非其類故世有不害人之狐斷無不害人之鬼以陰氣盛也生聞其語始

知鬼狐皆眞、幸習常見慣、頗不爲駭、但念殘息如絲、不覺失聲大慟、蓮頋問何以處郎君者、李赧然遜謝、蓮笑曰、恐郎强健、醋娘子要食楊梅也、李斂衽曰、如有醫國手、使妾得無負郎君、便當埋首地下、敢復靦然人世耶、蓮解囊出藥曰、妾早知有今、別後採藥三山、凡三閱月物料始備、瘵蠱至死、投之無不蘇者、然症何由得、仍以何引、不得不轉求效力、問何需、曰櫻口中一點香涶耳、我以丸進、煩接口而唾之、李暈生

頤頰、俛首轉側、而視其履、蓮戲曰、妹所得意惟履耶、李益慚、俯仰若無所容、蓮曰、此平時熟技、今何吝焉、遂以丸納生吻、轉促逼之、李不得已唾之、蓮曰再、又唾之、凡三四唾、丸已下咽、少間腹殷然如雷鳴、復納一丸、乃自接脣而布以氣、生覺丹田火熱、精神煥發、蓮曰愈矣、李聽鷄鳴、徬徨別去、蓮以新瘥尚須調攝、就食非計、因將外戶返關、偽示生歸、以絶交往、日夜守護之、李亦每夕必至、給奉殷勤、事蓮猶姊、蓮亦深

憐愛之。居三月。生健如初。李遂數夕不至。偶至。一望即去。相對時亦悒悒。不樂。蓮常留與共寢。必不肯。生追出。提抱以歸。身輕若芻靈。女不得遁。遂着衣偃卧。踡其體不盈二尺。蓮益憐之。陰使生狎抱之。而撼搖亦不得醒。生睡去。覺而索之。已杳。後十餘日更不復至。生懷思殊切。恒出履共弄。蓮嘆曰。窈娜如此。妾見猶憐。何况男子。生曰。昔日弄履則至。心固疑之。然終不料其鬼。今對履思容。寔所愴惻。因而泣下。先是富

室章姓、有女字燕兒、年十五、不汗而死、終夜復蘓、起顧欲奔、章扃戶不得出、女言我通判女䰟、感桑郎眷注、遺舄猶存彼處、我真鬼耳、扃我何益、以其言有因、詰其至此之由、女低徊反顧、茫不自解、或有言桑生病歸者、女執辨其誣、家人大疑、東鄰生聞之、踰垣往窺、見生方與美人對語、掩入逼之、張皇間已失所在、鄰生駭詰、生笑曰、向固與君言、雌者則納之耳、鄰生述燕兒之言、生乃啟關、將往偵探、苦無由、章母聞生

果未歸、益奇之、故使傭媼索履、生遽出以授、燕兒得之喜、試着之、鞋小於足者盈寸、大駭、攬鏡自照、忽恍然悟已之借軀以生也、因陳所由、母始信之、女鏡面大哭曰、當日形貌頗堪自信、每見蓮娘猶增慚怍、今反若此、人也不如其鬼也、把履號咷、勸之不解、衾僵卧、食之亦不食、體膚盡腫、凡七日不食、卒不死、而腫漸消、覺飢不可忍、乃復食、數日徧體瘙癢、皮盡脫、晨起睡舄遺墮、索着之、則碩大無朋矣、用試前履、肥

瘦胳合、乃喜、復自鏡、則眉目頤頰、宛肖生平、益喜、盥櫛見母、見者盡怡、蓮香聞其異、勸生媒通之、而以貧富懸邈、不敢遽進、會媼初度、因從其子婿行、往爲壽、媼睹生名、故使燕兒窺簾誌客、生最後至、女驟出捉袂、欲從與俱歸、母訶譙之、始慚而入、生審視宛然、不覺零涕、因拜伏不起、媼扶之、不以爲侮、生出、浼女舅執柯、媼議擇吉贅生、生歸告蓮香、且商所處、蓮悵然良久、便欲別去、生大駭泣下、蓮曰、君行花燭於人家、

妾從而往、亦何形顔、生謀先與旋里而後迎燕、蓮乃從之、生以情白章、〻聞其有室、怒加誚讓、燕兒力白之、乃如所請、至日生往親迎、家中備具頗甚草〻、及歸、則自門達堂、悉以蜀毡貼地、百千籠燭、燦列如錦、蓮香扶新婦入青廬、搭面既揭、歡若生平、蓮陪卺飲、因細詰還魂之異、燕曰、爾日抑鬱無聊、徒以身為異物、自覺形穢、別後憤不歸墓、隨風漾泊、每見生人則羨之、晝憑草木、夜則信足浮沉、偶至章家、見少女臥

床上、近附之、未知遂能活也、蓮聞之、嘿嘿、若有所思、逾兩月、蓮舉一子、產後暴病、日就沉綿、捉燕臂曰、敢以孽種相累、我兒即若兒、燕泣下、姑慰藉之、為名巫醫、輙却之、沉痼彌留、氣如懸絲、生及燕兒皆哭、忽張目曰、勿爾、予樂生、我自樂死耳、如有緣、十年後可復相見、言訖而卒、啟衾將歛、尸化為狐、生不忍異視、厚葬之、子名狐兒、燕撫如已出、每清明必抱兒哭諸其墓、後生舉於鄉、家漸裕、而燕苦不育、狐兒頗慧、然單弱

多疾、燕每欲生置媵、一日婢忽白門外一嫗、攜女求售、燕呼入、大驚曰、蓮姊復出耶、生視之真似、亦駭問年幾何、答云十四、聘金幾何、曰老身止此一塊肉、但俾得所、妾亦得噉飯處、後日老骨不委溝壑足矣、生優價而留之、燕握女手入密室、撮其頷而笑曰、汝識我否、答言不識、詰其姓氏、曰妾韋姓、父徐城賣漿者、死三年矣、燕屈指停思、蓮死恰十有四載、又審女儀容態度、無一不神肖者、乃拍其頂而呼曰、蓮姊蓮姊、

十年相見之約當不欺吾女忽如夢醒豁然曰咦因熟視燕兒生笑曰此似曾相識燕飛來也女泫然曰是矣聞母言妾生時便能言以為不祥犬血飲之遂昧夙因今日始如夢寤娘子其恥於為鬼之李妹耶共話前生悲喜交至一日寒食燕曰此每歲妾與郎君哭姊日也遂與親登其墓荒草離離木已拱矣女亦太息燕謂生曰妾與蓮姊兩世情好不忍相離宜令白骨同穴生從其言啓李塚得骸舁歸而合葬之

親朋聞其異、吉服臨穴、不期而會者數百人、余庚戌南遊至沂、阻雨休於旅舍、有劉生子敬、其中表親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傳、約萬餘言、得卒讀、此其崖略耳、

異史氏曰、嗟乎、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難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往而置之、遂至靦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

王阮亭云、賢哉蓮娘、巾幗中吾見亦罕、況狐耶、

阿寶

粤西孫子楚名士也生有枝指性迂訥人誑之輙信爲真或值座有歌妓則必遥望却走或知其然誘之來使妓狎逼之則頳顏徹頸汗珠珠下滴因共爲笑遂貌其呆狀相郵傳作醜語而名之孫痴邑大賈某翁與王侯埒富姻戚皆貴冑有女阿寶絶色也日擇良匹大家兒爭委禽妝皆不當翁意生時失儷有戲之者勸其通媒生殊不自揣果從其教翁素耳其名

而貧之媒媪將出適遇寶問之以告女戲曰渠去其枝指余當歸之媪告生生曰不難媒去生以斧自斷其指大痛徹心血溢傾注濱死過數日始能起往見媒而示之媪驚奔告女女亦奇之戲請再去其癡生聞而譁辨自謂不癡然無由見而自剖轉念阿寶未必美如天人何遂高自位置如此由是曩念頓冷會值清明俗於是日婦女出遊輕薄少年亦結隊隨行恣其月旦有同社數人強邀生去或嘲之曰莫欲一

覩可人否、生亦知其戲已、然以受女揶揄、故亦思一見其人、忻然隨衆物色之、遥見有女子憩樹下、惡少年環如墻堵、衆曰、此必阿寳也、趋之果寳也、審諦之、娟麗無儔、少頃人益稠、女起遽去、衆情顛倒品頭品足、紛紛若狂、生獨嘿然、及衆他適、回顧生猶痴立故所、呼之不應、群曳之曰、魂隨阿寳去耶、亦不答、衆以其素訥、故不為怪、或推之或挽之以歸、至家直上床卧、終日不起、冥如醉、喚之不醒、家人疑其失魂、招於

曠野、莫能效、强拍問之、則矇矓應云、我在阿寶家、及細詰之、又嘿不語、家人惶惑莫解、初生見女去、意不忍舍、覺身已從之行、漸傍其襟帶間、人無訶者、遂從女歸、坐卧依之、夜輒與狎、甚相得、然覺腹中奇餒、思欲一返家門、而迷不知路、女每夢與人交、問其名、曰孫子楚也、心異之、而不可以告人、生卧三日、氣休休若將澌滅、家人大恐、托人婉告翁、欲一招魂其家、翁笑曰、平昔不相往還、何由遺魂吾家、家人固哀之、翁

始允、巫執故服草薦以往、女詰得其故、駭極、不聽他往、直導入室、任招呼而去、巫歸至門、生榻上已呻、既醒、女室之香奩罷具何色何名、歷言不爽、女聞之益駭、陰感其情之深、生既離床寢、坐立凝思、忽忽若忘、每伺察阿寶、希幸一再遘之、浴佛節、聞將降香水月寺、遂早旦往候道左、目眩睛勞、日涉午、女始至、自車中窺見生、以摻手搴簾、凝睇不轉、生益動、尾從人、女忽命青衣來詰姓字、生殷勤自展、䰟益搖、車去始歸、

歸復病、冥然絶食、梦中輙呼寶名、每自恨魂不復靈、家舊養一鸚鵡、忽斃、小兒持弄於床上、生自念倘得身為鸚鵡、振翼可達女室、心方注想、身已翩然鸚鵡、遽飛而去、直達寶所、女喜而撲之、鎖其肘、飼以麻子、大呼曰、姐〻勿鎖、我孫子楚也、女大駭、觧其縛、亦不去、女祝曰、深情已篆中心、今已人禽異類、姻好何可復圓、鳥云、得近芳澤、於願已足、他人飼之不食、女自飼之則食、女坐則集其膝、卧則依其床、如是三日、女

甚憐之、陰使人瞯生、生則僵卧氣絶已三日、但心頭未氷耳、女又祝曰、君能復爲人、當誓死相從、烏云誑我、女乃自矢、烏側目若有所思、少間女束雙彎、緋履床上、烏驟下啣履飛去、女急呼之、飛已遠矣、女使嫗往探、則生已寤、家人見鸚䳒啣繡履來墮地死、方共異之、生既蘇、即索履、衆莫知故、適嫗至、入視生、問履所自、生曰、是阿寶信誓物、借口相覆、小生不忘金諾也、嫗反命、女益奇之、故使婢泄其情於母、母審之確、

乃曰、此子才名亦不惡、但有相如之貧、擇数年得婿若此、恐將爲顯者笑、女以履故矢不他、翁媪乃從之、馳報生、生喜、疾頓瘳、翁議贅諸家、女曰、婿不可久處岳家、况郎又貧、久益爲人賤、兒既諾之、處蓬茆而甘藜藿不怨也、生乃親迎成禮、相逢如隔世歡、自是生家得奩妝小阜、頗增物產、而生痴於書、不知理家人生業、女善居積、亦不以他事累生、居三年家益富、生忽病消渴卒、女哭之慟、泪眼不晴、至絕眠食、勸之不

納、乘夜自經、婢覺之、急救而醒、終亦不食、三日集親黨、將以斂生、聞棺中呻以息、啟之復活、自言見冥王、以生平朴誠、命作部曹、忽有人白孫部曹之妻將至、王稽鬼錄、言此未應便死、又白不食三日矣、王頋謂感汝妻節義、姑賜再生、因使馭卒控馬送余還、由此體漸平、值歲大比、入闈之前、諸少年玩美之、共擬隱僻之題七、引生僻處與語、言此某家關節、敬秘相授、生信之、晝夜揣摩、制成七藝、衆隱笑之、時典試者慮

熟題有蹈襲弊、力反常徑、題紙下、七藝皆符、生以是掄魁、明年舉進士、授詞林、上聞其異名問之、生具啓奏、上大嘉悅、后名見阿寶、賞賚有加焉、

異史氏曰、性痴則其志凝、故書痴者文必工、藝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無成者、皆自謂不痴者也、且如粉花蕩產、盧雉傾家、顚痴人事哉、以是知慧黠而過、乃是真痴、彼孫子何痴乎、

九山王

曹州李姓者邑諸生家素饒而居宅故不甚廣舍後有園數畝荒置之一日有叟來稅屋出直百金李以無屋爲辭叟曰請受之但無煩慮李不喻其意姑受之以覘其異越日村人見輿馬眷口入李家紛紛甚夥共疑李第無安頓所問之李殊不自知歸而察之並無跡响過數日叟忽來謁且云庇宇下已數晨夕事事都草創起炉作灶未暇一脩客子禮今遣兒女輩作黍幸一垂顧李從之步入園中欻見舍宇華好

嶄然一新、入室陳設芳麗、酒罌沸于廊下、茶烟裊于厨中、俄而行酒薦饌、脩極甘旨、時見庭下少年人往來甚衆、又聞兒女喁喁、簾幕中作笑語聲、家人婢僕、似有數十百口、李心知其狐、席終而歸、陰懷殺心、每入市、市硝硫、積數百斤、暗布園中殆滿、驟火之、熖騰霄漢、如黑靈芝、燔臭灰瞇不可近、但聞鳴啼嗥動之聲、嘈雜聒耳、既熄入視、則死狐滿地、焦頭爛額者不可勝計、方閱視間、叟自外來、顏色慘動、責李曰、夙無嫌

怨、荒園歲報百金非少、何忍遂相族滅、此奇慘之仇無不報者、忿然而去、疑其擲礫為殃、而年餘無少怪異、時順治初年、山中群盜竊發、嘯聚萬餘人、官莫能捕、生以家口多、日憂離亂、適村中來一星者、自號南山翁、言人休咎、了若目睹、名大譟、李召至家、求推甲子、翁愕然起敬曰、此真主也、李聞大駭、以為妄、翁正容固言之、李疑信半焉、乃曰、豈有白手受命而帝者乎、翁謂不然、自古帝王、類多起於匹夫、誰是生而天

子者、生戡之前席而請、翁毅然以卧龍自任、請先備甲冑数千具、弓弩数千事、李慮人莫之歸、翁曰、臣請爲大王連諸山、深相結、使譁言者謂大王眞天子、山中士卒、宜必响應、李喜遣翁行、發藏鏹造甲兵、翁數日始還、曰借大王威福、加臣三寸舌、諸山無不願執鞭靮從戟下、浹旬之間、果歸命者數千人、於是拜翁爲軍師、建大纛、設彩幟若林、據山立柵、聲勢震動邑令、率兵來討、翁指揮群寇大破之、令懼、急告於兗、兗

兵遠涉而至翁又伏兵進擊兵大潰將士殺傷者甚衆勢益震蠻以萬計因自立爲九山王翁患馬少會都中鮮馬赴江南遣一旅要路簒取之由是九山王之名大譟加翁爲護國大將軍高臥山巢公然自負以爲黃袍之加指日可俟矣東撫以奪馬故方將進勦又得究報乃發精兵數千與六道合圍而進軍旅旌旗彌滿山谷九山王大懼召翁謀之則不知所往九山王窘急無術登山而望曰今而知朝廷之勢大

也、山破被擒、妻孥爲戮、始悟翁即老狐、葢以族滅報李生云、

異史氏曰、夫人擁妻子閉門科頭、何處得殺、即殺亦何由族哉、狐之謀亦巧矣、而壤無其種者、雖溉不生、彼其殺狐之殘、方寸已有盜根、故狐得長其萌而施之報、今試執途人而告之曰汝爲天子、未有不駭而走者、明明導以滅族之爲、而猶樂聽之、妻子爲戮、又何足云、然人之聽匪言也、始聞之而

怒、繼而疑、又既而信、迨至身名俱殞、而始知其悞也、大率類此矣、

遵化署狐

諸城丘公爲遵化道、署中故多狐、最後一樓、綏綏者族而居之、以爲家、時出殃人、遣之益熾、官此者惟設牲禱之、無敢迕、丘公莅任、聞而怒之、狐亦畏公剛烈、化一嫗告家人曰、幸白大人勿相仇、容我三日、將攜細小避去、公聞亦嘿不言、次日閱兵已、戒勿散、使盡

扛諸營巨砲、驟入環樓、千座並發、數仞之樓、頃刻摧爲平地、革肉毛血、自天雨而下、但見濃塵毒霧之中、有白氣一縷、冒烟冲空而去、衆望之曰、逃一狐矣、而署中自此遂安、後二年、公遣幹僕賫銀如千數赴都、將謀遷擢、事未就、姑窖藏於班役之家、忽有一吏詣闕赦屈言妻子横被殺戮、又訐公尅削軍糧、寅緣當路、現頓某家、可以驗証、奉旨押驗、至班役家、冥搜不得、吏惟以一足點地、悟其意、發之果得金、金上鐫有

某郡解字。已而覺吏則失所在。執鄉里鄉名以求其人。竟亦無之。公由此罹難。乃知吏即逃狐也。

異史氏曰。狐之祟人。可誅甚矣。然服而舍之。亦以全吾仁。公可云疾之已甚者矣。抑使關西為此。豈百狐所能仇哉。

張誠

豫人張氏者。其先齊人。明末齊大亂。妻為北兵掠去。張常客豫。遂家焉。娶於豫。生子訥。無何妻卒。又娶繼

室牛氏生子誠牛氏悍甚每嫉訥奴畜之啖以惡食且使之樵日責柴一肩無則撻楚詬誶不可堪隱蓄甘脆餌誠使從塾師讀誠漸長性孝友不忍兄劬陰勸母〻弗聽一日訥入山樵未終值大風雨避身岩下雨止而日已暮腹中大餒遂負薪歸母驗之少怒不與食飢火燒心入室僵臥誠自塾中歸見訥嗒然問病乎曰餓耳問其故以情告誠愀然便去移時懷餅來餌兄兄問其所自來曰余竊麪倩鄰婦爲者但

食勿言也、訥食之、囑曰、後勿復然、事發累弟、且日一

啗、飢當不死、誠曰、兄故弱、烏能多樵、次日食後、竊赴

山、至兄樵處、兄見之、驚問將何往、答曰、將助樵採、問

誰之使、曰我自來耳、訥曰、無論弟不能樵、縱或能之、

且猶不可、於是速之歸、誠不聽、以手足斷柴助兄、且

曰、明日當以斧來、兄近止之、見其指已破、履已穿、悲

曰、汝不速歸、我即以斧自剄死、誠乃歸、兄送之半途、

方回復樵、既歸、詣塾囑其師曰、吾弟年幼、宜閑之、山

中虎狼惡師言午前不知何往、業夏楚之、歸謂誠曰、不聽吾言、遭笞責矣、誠笑曰無之、明日懷斧又去、兄駭曰、我固謂子勿來、何復爾、誠弗應、刈薪且急、汗交頤不少休、約足一束、不辭而返、師又責之、乃實告焉、師嘆其賢、遂不之禁、兄屢止之、終不聽、一日與數人樵山中、欻有虎至、衆懼而伏、虎竟啣誠去、虎負人行緩、爲誠追及、力斧之、中胯、虎負痛狂奔、莫可尋逐、慟哭而返、衆慰解之、哭益悲、曰吾弟非猶夫人之弟、况

爲我死、我何生爲、遂以斧自刎其項、衆急救之、入肉者已寸許、血溢如湧、眩瞀殞絕、衆駭、裂其衣而束之、群扶以歸、母哭罵曰、汝殺吾兒、欲劙頸以塞責耶、訥呻云、母勿煩惱、弟死我定不生、置榻上、創痛不能眠、惟晝夜倚壁而哭、父恐其亦死、時就榻少哺之、牛輒詬責、訥遂不食、三日而斃、村中有巫走無常者、訥途遇之、緬訴曩苦、因詢弟所、巫言未聞、遂返身導訥去、至一都會、見一皁衫人自城中出、巫要遮代問之、皁

衫人於佩囊中檢牒審顧，男婦百餘，並無犯而張者，巫疑在他牒，皂衫人曰，此路屬我，何得差逮，訥不信，強巫入內城，城中新鬼故鬼，往來憧憧，亦有故識，就問迄無知者，忽共譁言菩薩至，仰見雲中有偉人，毫光徹上下，頓覺世界通明，巫賀曰，大郎有福哉，菩薩幾十年一入冥司，援諸苦惱，今適值之，便捽訥跪，衆鬼囚紛紛籍籍，合掌齊誦慈悲救苦之聲，鬨騰震地，菩薩以楊柳枝徧灑甘露，其細如塵，俄而霧收光斂，

遂失所在，訥覺頸上沾露，斧處不復作痛，巫乃導與俱歸，望見里門，始別而去，訥死二日，豁然竟甦，悉述所遇，謂誠不死，毋以為撰造之誣，反詬罵之，訥負屈無以自伸，而摸創痕良瘥，自力起拜父曰，行將穿雲入海往尋弟，如不得見，終此身勿望返也，顧父猶以兒為死，翁引空處與泣，無敢留也，訥乃去，每於衢衢訪問弟耗，途中資斧斷絕，丐而行，逾年達金陵，懸鶉百結，傴僂道上，偶見十餘騎過，走避路側，內一人如

官長、年約四十、健卒駿馬騰踔前後、內一少年乘小駟、屢傾訥、訥以其貴公子、未敢仰視、少年停鞭少駐、忽下騎呼曰、非吾兄耶、訥舉首審視誠也、握手大慟失聲、誠亦哭曰、兄何漂落以至於此、訥言其情、誠益悲、騎者並下問故、以白官長、命脫驂載訥、連轡歸諸其家、始詳詰之、初虎啣誠去、不知何時置路側、臥途中、經宿、適張別駕自都中來、遇之、見其貌文、憐而撫之、漸甦、言其里居、則相去已遠、因載與俱歸、又以藥

敷傷處數日始痊別駕無長子子之蓋適從遊矚也誠具為兄告言次別駕入訥拜謝不已誠入內捧帛衣出進兄乃置酒燕叙別駕問貴族在豫幾何丁壯訥曰無有父少齊人流寓於豫別駕曰僕亦齊人貴里何屬曰曾聞父言屬東昌轄鸞曰我同鄉也何故遷豫訥曰明季清兵入境掠前母去父遭兵燹蕩無家室先嘗賈於西道往來頗稔故止焉又驚問尊公何名訥告之別駕瞠而視俛首若疑疾趨入內無何

太夫人出、共羅拜已、問訥曰、汝是張炳之之子耶、曰然、太夫人大哭、謂别駕曰、是汝弟也、訥兄弟莫能辭、太夫人曰、我適汝父三年、流離北去、身屬黒固山、半年生汝兄、又半年、固山死、汝兄補秩旗下、遷此官、今解任矣、每刻刻念鄉井、遂出籍復故譜、屢遣人至齊、殊無所覔耗、何知汝父西徙哉、乃謂别駕曰、汝以弟為子、折福死矣、别駕曰、曩問誠、誠未嘗言齊人、想幼稚不知耳、乃以齒序、别駕四十有一、為長、誠十六、最

少訥二十有二則伯而仲矣別駕得兩弟甚歡與同臥處晝悉離散端由將作歸計太夫人恐不見容別駕曰能容則共之否則析之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於是鬻宅辦裝剋日西發既抵里訥與誠先馳報父父自訥去後妻亦尋卒塊然一老鰥形影自弔忽見訥入報恍恍以驚又覩誠喜極不復作言潸潸以涕又告以別駕母子至翁輟泣愕然不能喜亦不能悲蚩蚩以立未幾別駕入拜已太夫人把翁相向哭既見

娌媪厮卒、内外盈塞、坐立不知所為、誠不見母、問之方知已死、號嘶氣絶、食頃始甦、別駕出資建樓閣、延師教兩弟、馬騰於廡、人喧於室、居然大家矣、
異史氏曰、余聽此事至終、涕凡數墮、十餘歲童子、斧薪助兄、慨然曰、王覽固再見乎、於是一墮、至虎啣誠去、不禁狂呼曰、天道憒憒、如此、於是一墮、及兄弟猝遇、則喜而亦墮、轉增一兄、又益一弟、則為別駕墮、一門團圞、驚出不意、喜出不意、無從之涕、

則爲翁墮也、不知後世亦有善墮如某者否、

王阮亭云、一本絕妙傳奇、叙次處文筆亦工、

跳神

濟俗民間有病者、閨中以神卜、倩老巫擊鉄環單面鼓、婆娑作態、名曰跳神、而此俗都中尤甚、良家少婦時自爲之、堂中肉於案、酒於盆、几上燒巨燭明於晝、婦束短幅裙、屈一足作商羊舞、兩人捉臂、左右扶掖之、婦口中刺刺、瑣絮、似歌似祝、字多寡參差、無律帶

腔、室數鼓亂摑如雷、蓬〻聒人耳、婦吻闢翕、雜鼓殸不甚辨了、既而首垂目斜睨、立全需人、失扶則仆、旋忽伸頸巨躍、離地尺有咫、室中諸女子凜然愕顧曰、祖宗來吃食矣、便一噓吹燈滅、內外冥黑、人慴息立、暗中無敢交一語、〻亦不得聞、鼓殸亂也、食頃、聞婦厲殸呼翁姑、及夫嫂小字、始共爇燭、傴僂問休咎、視尊中、盎中、案上、都復空、〻望顏色、察嗔喜、肅〻羅問之、答若響、中有腹誹者、神已知、便指某姍笑我、大不

敬、將褫汝袴、誹若自頤、瑩然已裸、輒於門外樹頭覓得之、滿洲婦女、奉事尤虔、小有疑必以決、時嚴妝騎假虎假馬、執長兵舞榻上、名曰跳虎神、馬虎勢作威怒、尸者叡倉停、或言關張元壇不一號、赫氣慘凜、尤能畏怖人、有丈夫穴窓來窺、輒被長兵破窓刺帽挑入去、一家媼媳娣若妹、森森縮縮、雁行立無歧念、無懈骨、

鉄布衫法

沙狃子、得鉄布衫大力法、骿其指力斫之、可断牛項、横擲之可洞牛腹、魯在仇公子彭三家、懸木於空、遣両健僕極力撐去、猛反之、沙裸腹受木、砰然一殸、木去遠矣、又出其勢、即石上以木椎力撃之、無少損、但畏刀耳、

呉門画工

呉門画工某、忘其名、喜画呂祖、毎想像而神会之、希幸一遇、虔結在念、靡刻不存、一日値群丐飲郊郭間、

內一人敞衣露肘、而神釆軒豁、心忽動、疑爲呂祖、諦視覺愈確、遽捉其臂曰、君呂祖也、丐者大笑、某堅執爲是、伏拜不起、丐者曰、我即呂祖、汝將奈何、某叩頭但乞指教、丐者曰、汝能相識、可謂有緣、然此處非語所、夜間當相見也、欲再遮問、轉盼已杳、駭嘆而歸、至夜果夢呂祖來曰、念子志慮尙凝、特來一見、但汝骨氣貪吝、不能爲仙、我使子見一人可也、即向空一招、遂有一麗人躡空而下、服飾如貴嬪、容光袍儀、煥映一

室、呂祖曰、此乃董娘〻、子審誌之、既而又問記得否、答已記之、又曰勿忘却、俄而麗者去、呂祖亦去、醒而異之、即夢中所見、肖像藏之、終亦不鮮所謂、後數年偶遊於都、會董妃薨、上念其賢、將為肖像、諸工群集、口授心擬、終不能似、某忽觸念夢中人得毋是耶、以圖呈進、宮中傳覽、皆謂神肖、由是授官中書、辭不受、賜萬金、於是名大譟、貴戚家爭遺重幣、乞為先人傳影、但懸空摹寫、罔不曲似、浹晨之間、累數巨萬、萊蕪

朱拱奎、曾見其人、

豢蛇

泗水山中舊有禪院、四無村落、人跡罕及、有道士棲止其中、或言內多大蛇、故遊人益遠之、一少年入山羅鷹、入既深、無所歸宿、遥見蘭若、趨投之、道士驚曰、居士何來、幸不為兒輩所見、即命坐、具饘粥、食未已、一巨蛇入、粗十餘圍、昂首向客、怒目電瞛、客大懼、道士以掌擊其額、呵曰去、蛇乃俯首入東室、蜿蜒移時、

其軀始盡、盤伏其中、一室盡滿、客大懼搖戰、道士曰、此平時所豢養、有我在不妨、所患者客自遇之耳、客甫坐、又一蛇入、較前畧小、可約五六圍、見客遽止、睒閃吐舌、如前蛇狀、道士又叱之、亦入室去、室無卧處、半繞梁間、壁上土搖落有聲、客益懼、終夜不寢、早起欲歸、道士送之、出屋門、見墻上階下、大如盎璣者、行卧不一、見生人皆有吞噬狀、客懼、依道士肘腋而行、使送出谷口、乃歸、

余鄉有客中州者，寄宿蛇佛寺，々僧具晚餐，肉湯甚美，而段々皆圓，類雞項，疑問寺僧殺雞幾何，遂得多項，僧曰，此蛇段耳，客大驚，有出門而哇者，既寢，覺胸上蠕々，摸之則蛇也，頓起駭呼，僧起曰，此常事烏足怪駭，因以火照壁間，大小滿牆榻上下皆是也，次日僧引入佛殿，佛座下有巨井，々中蛇粗如巨甕，探首井邊而不出，爇火下視，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族居其中，僧云，昔蛇出為害，佛坐其

上以鎮之、其患始平云、

化男

蘓州木瀆鎮、有女夜坐庭中、忽星殞中顱、仆地死、其父母老而無子、止此女、哀呼急救、移時始甦、笑曰、我今為男子矣、驗之果然、其家不以為妖、而竊喜其暴得子也、奇已、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汾州狐

汾州判朱公者，居廨多狐，公夜坐，有女子往來燈下，初謂是家人婦，未遑顧瞻，及舉目竟不相識，而容光艷絕，心知其狐，而愛好之，遽呼之來，女停履笑曰，厲聲加人，誰是汝婢媼耶，朱笑而起，曳坐謝過，遂與歘密，久如夫婦之好，忽謂曰，君秩將遷，別有日矣，問何

時曰曰前但賀者在門而弔者即在閭不能官也三日遷報果至次日即得太夫人訃音公鮮任欲與偕旋狐不可送之河上强之登舟女曰君自不知狐不能過河也朱不忍别戀戀河畔女忽出言將一謁故舊移時歸即有客來答拜女别室與語客去乃來曰請便登舟妾送君渡朱曰向言不能渡今何以云曰曩所謁非他河神也妾以君故特請之彼限我十日往復故可暫依耳遂同濟至十日果别而去

巧娘

廣東有縉紳傅氏、年六十餘、生一子名廉、甚慧而天閹、十七歲陰纔如蠶、遐邇聞知、無以女女者、自分宗緒已絕、晝夜憂怛、而無如何、廉從師讀、師偶他出、適門外有猴戲者、廉視之、廢學焉、度師將至而懼、遂亡去、離家數里、見一白衣女郎偕小婢出其前、女一回首、妖麗無比、蓮步蹇緩、廉趋過之、女回顧婢曰、試問郎君、得毋欲如瓊否、婢果呼問、廉詰其所為、女曰、尚

之夔也有尺書一函煩便道寄里門老母在家亦可為東道主廉出本無定向念浮海亦得因諾之女出書付婢婢轉付生問其姓名里居云華姓居秦女村去北郭三四里生附舟便去至夔州北郭日已曛暮問秦女村迄無知者望北行四五里星月已燦芳草迷目曠無逆旅窘甚見道側一墓思欲傍坟棲止大懼虎狼因攀樹猱升蹲踞其上聽松聲謖謖宵虫哀奏中心忐忑悔至如燒忽聞人聲在下俯看之庭院

宛然一麗人坐石上双鬟挑画燭分侍左右麗人左顧曰今夜月白星疎華姑所贈團茶可烹一琖賞此良夜生意其鬼魅毛髮直竪不敢少息忽婢子仰視曰樹上有人女驚起曰何處大胆兒暗來窺人生大懼無所逃隱遂盤旋下伏地乞宥女近臨一睇反恚爲喜曳與並坐睨之年可十七八姿態艷絶聽其言亦非土音問郎何之答云爲人作寄書郵女曰野多暴客露宿可虞不嫌蓬蓽願就税駕邀生入室惟一

榻命婢展两被其上生自慚形穢顧在下床女笑云佳客相逢女元龍何敢高臥生不得已遂與共榻而逼恐不敢自舒未幾女暗中以纖手探入輕捻脛股生偽寐若不覺知又未幾啓衾入摇生迄不動女便下探隱處乃停手悵然悄悄出衾去俄聞哭聲生惶愧無以自容恨天公之缺陷而已女呼婢篝燈婢見啼痕驚問所苦女摇首曰我自嘆吾命耳婢立榻前耽望顔色女曰可喚郎醒遣放去生聞之倍益慚怍

且懼宵半茫茫，無所復之，籌念間一婦人排闥入，婢白華姑來，微窺之，年約五十餘，猶風格，見女未睡，便致詰問，女未答，又視榻上有卧者，遂問共榻何人，婢代答夜一少年郎寄此宿，婦笑曰，不知巧娘諧花燭見女啼淚未乾，驚曰，合巹之夕，悲啼不倫，將毋郎君粗暴耶，女不言益悲，婦將捋衣視生，一振衣書落榻上，婦取視駭曰，我女筆意也，拆讀嘆咤，女問之，婦云是三姐家報，言吳郎已死，煢無所依，且爲奈何，女曰

彼固云爲人寄書。幸未遣之去。婦呼生起。究詢書所自來。生備述之。婦曰。遠煩寄書。當何以報。又熟視生。笑問何迮巧娘。生言不自知罪。又詰女。女嘆曰。自憐生適閹寺。沒奔椓人。是以悲耳。婦顧生曰。慧黠兒固雄而雌者耶。是我之客。不可久溷他人。遂導生入東廂。探手於袴而驗之。笑曰。無怪巧娘零涕。然幸有根蒂。猶可爲力。挑燈徧翻箱簏。得黑丸授生。令即呑下。秘囑勿吪。乃出。生獨臥籌思。不知藥醫何症。比五更

初醒覺臍下熱氣一縷直冲隱處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際自探之身已偉男心驚喜如乍膺九錫穠色繞分婦即入以炊餅納生室叮囑耐坐反關其戶出語巧娘曰郎有寄書勞將留名三娘來與訂姊妹交且復閉置免人厭惱乃出門去生迴旋無聊時近門隙如鳥窺籠望見巧娘輒欲招呼自呈慚訥而止延及夜分婦始携女歸發扉曰悶煞郎君矣三娘可來拜謝途中人逡巡入向生斂衽婦命相呼以兄妹巧娘

笑曰、姊妹亦可、並坐堂中、團坐置飲、〻次、巧娘戲問寺人亦動心佳麗否、生曰、跛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視、相與粲然、巧娘以三娘勞頓、迫令安置、婦顧三娘俾與生俱、三娘羞暈不行、婦曰、此丈夫而巾幗者、何畏之、敦促偕去、私囑生云、陰爲吾婿、陽爲吾子可也、生喜、捉臂登床、發硎新試、其快可知、既於枕上問女巧娘何人、曰鬼也、才色無匹、而時命蹇落、適毛家小郎子、病閹十八歲而不能人、因悒悒不暢、賫恨入冥、生

驚疑三娘亦鬼女曰寔告君妾非鬼狐耳巧娘獨居無偶我母子無家借廬棲止生大愕女云無懼雖故鬼狐非相禍者由此日共談讌雖知巧娘非人而心愛其娟好獨恨自獻無隙生蘊籍善謏噱頗得巧娘憐一日華氏母子將他往復閉生室中生悶氣遶室隔扉呼巧娘巧娘命婢歷試數鑰乃得啓生附耳請間巧娘遣婢去生挽就寢榻偎向之女戲掬臍下曰惜可兒此處闕然語未竟觸手盈握驚曰何前之渺

渺、而遽釁然、生笑曰、前羞見客故縮、今以誚謗難堪、
聊作蛙怒耳、遂相綢繆、已而恚曰、今乃知閉户有因、
昔母子流蕩無所、假廬居之、三娘從學刺繡、妾曾不
少秘惜、乃妒忌如此、生勸慰之、且以情告、巧娘終啣
之、生曰、容之華姑囑我嚴語、未及已、華姑與三娘忽
掩入、二人皇遽方起、華姑嗔目、問誰啓扉、巧娘笑逆
自承、華姑益怒、聒絮不已、巧娘故哂曰、阿姥亦大笑
人、是丈夫而巾幗者、何能為、三娘見母與巧娘苦相

抵意不自安，以一身調停兩間，始各拗怒為喜，巧娘言雖憤烈，然自是屈意事三娘，但華姑晝夜閑防，兩情不得自展，眉目含情而已，一日華姑謂生曰，吾兒姊妹皆已奉事君，念居此非計，君宜歸告父母，早訂永約，即治裝促生行，二女相向，容顏悲惻，而巧娘尤不可堪，泪滚滚如斷貫珠，殊無已時，華姑排止之，便曳生出，至門外則院宇無存，但見荒塚，華姑送至舟上曰，君行後，老身携兩女子，僦屋於貴邑，倘不忘夙

好李氏廢園中可待親迎生乃歸時傳父覓子不得正切焦慮見子歸喜出非望生畧述崖末兼致華氏之訂父曰妖言何足聽信汝尚能生還者徒以閹廢故不然死矣生曰彼雖異物情亦猶人況又慧麗娶之亦不為戚黨笑父不言但哂之生乃退而技癢不安其分輙私婢婢漸至白晝宣淫意欲炫聞翁媪一日為小婢所窺奔告母母不信薄視之始駭呼婢研究盡得其狀喜極逢人宣暴以示子不閹將論婚於世

族生私白母非華氏不娶母曰世不乏美婦人何必鬼物生曰兒非華姑無以知人道背之不祥傳父從之遺一僕一嫗往覘之出東郭四五里尋李氏園見敗垣竹樹中縷縷有炊烟嫗下乘直造其闥則母子拭几濯溉似有所伺嫗拜致主命見三娘驚曰此即吾家小主婦耶我見猶憐何怪公子魂思而夢繞之便問阿姊華姑嘆曰是我假女三日前忽殂謝去因以酒食餉嫗及僕嫗歸備道三娘容止父母皆喜末

陳巧娘耗生惻惻欲涕至親迎之夜見革姑親問之答云已投生北地矣生欷歔久之迎三娘歸而終不能忘情巧娘凡有自瓊來者必召見問之或言秦女墓夜聞鬼哭生詫其異入告三娘三娘沉吟良久泣下曰妾負婢矣詰之答云妾母子來時寔未使聞茲之怨啼將母是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即命輿宵晝兼程馳詣其墓叩墓栢而呼曰巧娘巧娘某在斯俄見女郎捧嬰兒自穴中出舉首酸嘶

怨望無已、生亦涕下、探懷問誰氏子、巧娘曰、是君之
遺孽也、誕三月矣、生嘆曰、悞聽華姑言、使母子埋憂
地下、罪將安辭、乃與同輿航海而歸、抱子告母、母視
之、體貌豐偉、不類鬼物、益喜、二女諧和、事姑孝、後傳
父病、延醫來、巧娘曰、疾不可為、魂已離舍、督治冥具、
既竣而歿、兒長、絕肖父、尤慧、十四游泮、高郵翁紫霞、
客於廣而聞之、地名遺脫、亦未知所終焉、

呉令

吳令某公忘其姓字剛介有聲吳俗最重城隍之神木肖之衣以錦藏機如生值神壽節則居民歛資為會輦遊通衢建諸旗幢雜鹵簿森森部列鼓吹行且作闐闐咽咽然一道相屬也習為俗歲無敢懈公出適相值止而問之居民以告又詰知所費頗奢公怒指像而責數之曰城隍冥主一邑如冥頑無靈則淫昏之鬼無足奉事其有靈則物力宜惜何得以無益之費耗民脂膏言已曳神於地笞之二十從此習俗

頊華公清正無私惟少年好戲居年餘偶於廨中梯簷探雀鷇失足而墮折股尋卒人聞城隍祠中公大聲喧怒似與神爭數日不止吳人不忘公德群集祝而解之别建一祠〻公聲乃息祠亦以城隍名春秋祀之較故神尤著吳至今有二城隍云

口技

村中來一女子年二十有四五攜一藥囊售其醫有問病者女不能自爲方俟暮夜請諸神晚潔斗室閉

置其中、衆遶門窓傾耳寂聽、但竊〻語莫敢欬、內外
動息俱冥、至半更許、忽聞簾聲、女在內曰、九姑來耶、
一女子答云、來矣、又曰、臘梅從九姑來耶、似一婢答
云、來矣、三人絮語間雜、刺〻不休、俄聞簾鈎復動、女
曰、六姑至矣、亂言曰、春梅亦抱小郎子來耶、一女曰、
拗哥子、嗚之不睡、定要從娘子來、身如百鈞重、負累
煞人、旋聞女子殷勤聲、九姑問訊聲、六姑寒喧聲、二
婢慰勞聲、小兒嬉笑聲、一齊嘈雜、即聞女子笑曰、小

郎君亦大好耍、遠迨〻招猫兒來既而聲漸疎、簾又

响、滿室俱譁曰、四姑來何遲也、有一小女子細聲答

曰、路有千里且溢、與阿姑走爾許時始至、阿姑行且

緩、遂各〻道溫涼聲、並移坐聲、喚添坐聲、參差並作、

喧繁滿室、食頃始定、即聞女子問病、九姑以為宜得

參、六姑以為宜得芪、四姑以為宜得朮、參酌移時、即

聞九姑喚筆硯、無何折紙戢〻然、拔筆擲帽丁〻然、

磨墨隆〻然、既而投筆觸几震〻作响、便聞撮藥包

累藕〻然頃之女子推簾呼病者授藥並方反身入室即聞三姑作別三婢作別小兒啞〻猫兒唔〻又一時並起九姑之聲清以越六姑之聲緩以蒼四姑之聲嬌以婉以及三婢之聲各有態響聽之了〻可辨群訝以爲真神而試其方亦不甚効此即所謂口技特借之以售其術爾然亦奇矣

昔王心逸嘗言在都偶過市廛聞絃歌聲觀者如堵近窺之則見一少年曼聲度曲並無樂器惟以一指

捺頰際且捺且謳聽之鏗〻與絃索無異亦口技之苗裔耶

狐聯

焦生章邱石虹先生之叔弟也讀書園中宵分有二美人來顏色凄絕一可十七八一約十四五撫几展笑焦知其狐正色拒之長者曰君髯如戟何無丈夫氣焦曰僕生平不敢二色女笑曰迂哉子尚守腐局耶下元鬼神凡事皆以黑為白況床笫間瑣事乎焦

又咄之女知不可動乃云君名下士妾有一聯請為屬對能對我自去戊戌同體腹中止欠一點焦凝思不就女笑曰名士固如此乎我代對之可矣已已連踪足下何不棲挑一笑而去

王阮亭云才狐也乃不諳平仄

濰水狐

濰水李氏有别第忽一翁來税居歲出直五十金諾之既去無耗李囑家人别租翌日翁至曰租宅已有

闢說何欲更僦他人李白所疑翁曰我將久居是所以遲遲者以涓吉在十日之後耳因先納一歲之直曰終歲空之勿問也李送出問期翁告之過期數日亦竟渺然及往覘之則雙扉內閉炊烟起而人聲雜矣訝之投刺往謁翁趨出逆而入笑語可親既歸遣人餽遺其家翁犒賜豐隆又數日李設筵邀公欵洽甚歡問其居里以秦中對李訝其遠翁曰貴鄉福地也秦中不可居大難將作時方承平置未深問越日

翁折柬報居停之禮，供帳飲食，備極侈麗，李益驚疑，為貴官，翁以交好，因自言為狐，李駭絕，逢人輒道，邑縉紳聞其異，日結駟於門，願納交翁，翁無不傴僂接見，漸而郡官亦時往還，獨邑令求通，輒辭以故，令又託主人先容，翁辭，李詰其故，翁離席近客而私語曰：君自不知，彼前身為驢，今雖儼然民上，乃飲糙而亦醉者也，僕固異類，羞與為伍，李乃托詞告令，謂狐畏其神明，故不敢見，令信之而止，此康熙十一年事，未

幾秦羅兵燹狐能前知信矣

異史氏曰驢之為物龎然也一怒則踶趹嗥嘶眼大於盎氣粗於牛不惟聲難聞狀亦難見倘執束芻而誘之則帖耳輯首喜受羈勒矣以此居民上宜其飲𥻘而亦醉也願臨民者以驢為戒而求齒於狐則德日進矣

紅玉

廣平馮翁者一子字相如父子俱諸生翁年近六旬

性方鯁而家屢空數年間而媪與子婦又相繼逝井臼自操之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見東鄰女自墻上來窺視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來亦不去固請之乃梯而過遂共寢處問其姓名曰妾鄰女紅玉也生大愛悅與訂永好女諾之夜夜往來約半年許翁夜起聞女子含笑語窺之見女怒喚出罵曰畜產所為何事如此落寞尚不刻苦乃學浮蕩耶人知之喪汝德人不知亦促汝壽生跪自投泣言知悔翁叱女曰女

子不守閨戒、既自玷而又以玷人、倘事一發、當不僅貽寒舍羞駡、已憤然歸寢、女流涕曰、親庭罪責、良足愧辱、我二人緣分盡矣、生曰、父在不得自專、卿如有情、尚當含垢為好、女言詞决絶、生乃洒涕、女止之曰、妾與君無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踰墻鑽隙、何能白首、此處有一佳耦、可聘也、生告以貧、女曰、來宵相俟、妾為君謀之、次夜女果至、出白金四十兩贈生曰、去此六十里、有吳村衛氏、年十八矣、高其價、故未售也、君

重㗲之、必合諧允、言已別去、生乘間語父、欲往相之、而隱䰟金不敢告、翁自度無資、以是故止之、生又婉言試可乃已、翁領之、生遂假僕馬詣衛氏、衛故田舍翁、生呼出、引與閒語、衛知生望族、又見儀采軒豁、心許之、而慮其靳於資、生聽其詞意吞吐、會其旨、傾囊陳几上、衛乃喜、浼鄰生居間書紅箋而盟焉、生入拜媼、居室偪窄、女依母自障、微睨之、雖荊布之飾、而神情光艷、心竊喜、衛借舍欵婿、便言公子勿須親迎、待

少作衣妝，即合舁送去，生與訂期而歸，詭告翁，言衛
愛清門，不責資，翁亦喜，至日衛果送女至，女勤儉有
順德，琴瑟甚篤，踰二年舉一男，名福兒，會清明抱子
登墓，遇邑紳宋氏，宋官御史，坐行賕免，居林下，大煽
威虐，是日亦上墓歸，見女艷之，問村人知為生配，料
馮貧士，誘以重賂，冀可摇，使家人風示之，生驟聞，怒
形於色，既思勢不敵，歛怒為笑，歸告翁，翁大怒，奔出對
其家人，指天画地，詬罵萬端，家人鼠竄而去，宋氏亦

怒竟遣數人入生家毆翁及子洶若沸鼎女聞之棄兒於床披髮號救群篡舁之鬨然便去父子傷殘呻吟在地兒呱呱啼室中鄰人共憐之扶置榻上經日生杖而能起翁忿不食嘔血尋斃生大哭抱子興詞上至督撫訟幾徧卒不得直後聞婦不屈死益悲冤塞胸吭無路可伸每思要路刺殺宋而慮其扈從繁兒又罔托日夜哀思雙睫為之不交忽一丈夫弔諸其室虬髯濶頷曾與無素挽坐欲問邦族客遽曰君

有殺父之讐、奪妻之恨、而忘報乎、生疑為宋人之偵、姑偽應之、客怒眦欲裂、遽出曰、僕以君人也、今乃知不足齒之傖、生察其異、跪而挽之曰、誠恐宋人餂我、今寔布腹心、僕之臥薪嘗胆者、固有日矣、但憐此褓中物、恐墜宗祧、君義士、能為我杵臼否、客曰、此婦人女子之事、非所能、君所欲托諸人者、請自任之、所欲自任者、願得而代庖焉、生聞崩角在地、客不顧而去、生追問姓字、曰不濟不任受怨、濟亦不任受德、遂去、

生懼禍及抱子亡去至夜宋家一門俱寢有人越重垣入殺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媳一婢宋家具狀告官官大駭宋執謂相如於是遣役捕生生遁不知所之於是情益真宋僕同官役諸處冥搜夜至南山聞兒啼蹤得之縶累而行兒啼愈嗔群奪兒拋棄之生冤憤欲絕見邑令問何殺人生曰冤哉某以夜死我以晝出且抱呱呱者何能踰垣殺人令曰不殺人何逃乎生辭窮不能置辨乃收諸獄生泣曰我死無足惜

孤兒何罪、令曰、汝殺人子多矣、殺汝子何怨、生既褫華、屢受酷楚、卒無詞、令是夜方臥、聞有物擊床、震震有聲、大懼而號、舉家驚起、集而燭之、一短刀銛利如霜、刺床入木者寸餘、牢不可拔、令睹之、魂魄喪失、荷戈偏索、竟無蹤跡、心窃餒、又以宋人宛無可畏懼、乃詳諸憲、代生解免、竟釋生、生歸、甕無升斗、孤影對四壁、幸鄰人憐餽食飲、苟且自度、念大讐已報、則輾然喜、思慘酷之禍、幾於滅門、則淚潛潛、墮、及思半生貧

徹骨宗支不緒則於無人處大哭失聲不復能自禁如此半年捕禁益懈乃哀邑令求判還衛氏之骨及葬而歸悲怛欲絕輾轉空床竟無生路忽有款門者凝神寂聽聞一人在門外噥噥與小兒語生急起窺覘似一女子扉初啓便問大冤昭雪可幸無恙其聲稔熟而倉卒不能追憶燭之則紅玉也挽一小兒嬉笑跨下生不暇問抱女嗚哭女亦慘然既而推兒曰汝忘爾父耶兒牽女衣目灼灼視生細審之福兒也

大驚、泣問兒那得來、女曰、寔告君、昔言鄰女者妄也、妾寔狐、適宵行、見兒啼谷中、抱養於秦、聞大難既息、故携來與君團聚耳、生揮涕拜謝、兒在女懷、如依其母、竟不復能識父矣、天未明、女即遽起、問之、答曰、奴欲去、生裸跪床頭、涕不能仰、女笑曰、妾誑君耳、今家道新創、非夙興夜寐不可、乃剪莽擁篲、類男子操作、生憂貧乏、不能自給、女曰、但請下帷讀、勿問盈歉、當不殍餓死、遂出金治織具、租田數十畝、僱傭耕作、荷

鑱誅茅葺蘿補屋日以爲常里黨聞婦賢益樂資助之約半年人烟騰茂類素封家生曰灰燼之餘卿白手再造矣然一事未就安妥如何詰之答曰試期已廹巾服尚未復也女笑曰妾前以四金寄廣文已復名在案若待君言悞之已久生益神之是科遂領鄉薦時年三十六腴田連阡夏屋渠渠矣女嬝娜如隨風欲飄去而操作過農家婦雖嚴冬自苦而手膩如脂自言二十八歲人視之常若二十許人

異史氏曰、其子賢、其父德、故其報之也俠、非特人俠、狐亦俠也、遇亦奇矣、然官宰悠悠、豎人毛髮、刀震震入木、何惜不略移床上半尺許哉、使蘓子美讀之、必浮白曰、惜乎擊之不中、

王阮亭云、程嬰杵臼、未嘗聞諸巾幗、况狐耶、

林四娘

青州道陳公寶鑰、閩人、夜獨坐、有女子搴帷入、視之不識、而艷絕、長袖宮妝、笑云、清夜兀坐、得勿寂耶、公

驚問何人曰妾家不遠近在西鄰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捉袂挽坐談詞風雅大悅擁之不甚抗拒顧曰他無人耶公急闔戶曰無促其緩裳意殊羞怯公代為之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猶處子也狂將不堪狎褻既竟流丹浹席既而枕邊私語自言林四娘公詳詰之曰一世堅貞業為君輕薄殆盡矣有心愛妾但圖永好可耳絮絮何為無何雞鳴遂起而去由此夜夜必至每與閤戶雅飲談及音律輙能剖悉宮商公遂意

其工於度曲、曰兒時之所習也、公請一領雅奏、女曰、久矣不托於音、節奏強半遺忘、恐為知音笑耳、再強之、乃俯首擊節、唱伊涼之調、其聲哀婉、歌已泣下、公亦為酸惻、抱而慰之曰、卿勿為亡國之音、使人悒〻、女曰、聲以宣意、哀者不能使樂、亦猶樂者不能使哀、兩人燕昵、過於琴瑟、既久、家人竊聽之、聞其歌者無不流涕、夫人窺見其容、疑人世無此妖麗、非鬼必狐、懼為厭蠱、勸公絕之、公不能聽、但固詰之、女愀然曰、

妾衡府宮人也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托爲燕婉然寔不敢禍君尚見疑畏即從此辭公曰我不爲嫌但燕好若此不可不知其寔耳乃問宮中事女緬述津津可聽談及式微之際則哽咽不能成語女不甚睡每夜輒起誦準提金剛諸經咒公問九原能自懺耶曰一也妾思終身淪落欲度來生耳又每與公評隲詩詞瑕輒疵之至好句則曼聲嬌吟意緒風流使人忘倦公問工詩乎曰生時亦偶爲之公索其

贈、笑曰、兒女之語、烏足為高人道、居三年、一夕忽慘然告別、公驚問之、答云、冥王以妾生前無罪、死猶不忘經咒、俾生王家、別在今宵、永無見期、言已愴然、公亦泪下、乃置酒相與痛飲、女慷慨而歌、為哀曼之音、一字百轉、輒便嗚咽、數停數起、而後終曲、飲不能暢、乃起逡巡、欲別、公固挽之、又坐少時、雞聲忽唱、乃曰、必不可以久留矣、然君每怪妾不肯獻醜、今將長別、當率成一章、索筆構成、曰、心悲意亂、不能推敲、乖音

錯節、慎勿出以示人、掩袖而出、公送諸門外、湮然而沒、公悵悼良久、視其詩、字態端好、珍而藏之、詩曰、靜鎮深宮十七年、誰將故國問青天、閒看殿宇封喬木、泣望君王化杜鵑、海國波濤斜夕照、漢家簫鼓靜烽烟、紅顏力弱难為厲、蕙質心悲只問禪、日誦菩提三百句、閒看貝葉兩三篇、高唱棃園歌代哭、請君獨聽亦潸然、詩中重複脫節、疑傳者錯悞、

魯公女

招遠張于旦性踈放不羈讀書蕭寺時邑令魯公三韓人有女好獵生適遇諸野見其丰姿娟秀着錦貂裘跨小驪駒翩然若畫歸憶容華極意欽想後聞女暴卒悼嘆欲絕魯以家遠寄靈寺中即生讀所生敬禮如神明朝必香食必祭每酹而祝曰睹卿半面長繫夢魂不圖玉人奄然物化近在咫尺而邈若河山恨如何也然生有拘束死無禁忌九泉有靈當姍姍而來慰我傾慕日夜祝之幾半月一夕挑燈夜讀忽

舉首、則女子含笑立燈下、生驚起致問、女曰、感君之情、不能自已、遂不避私奔之嫌、生大喜挽坐、遂共歡好、自此無虛夜、謂生曰、妾生好弓馬、以射獐殺鹿爲快、罪孽深重、死無歸所、如誠心愛妾、煩代誦金剛經一藏數、生生世世不忘也、生敬受教、每夜起、即樞前捻珠諷誦、偶值節序、欲與偕歸、女憂足弱不能跋履、生請抱負以行、女笑從之、如抱嬰兒、殊不重累、遂以爲常、考試亦載與俱、然行必以夜、生將赴秋闈、女曰、

君福薄徒勞馳驅遂聽其言而止積四五年魯罷官貧不能櫬將就窆之苦無葬地生乃自陳某有薄壤近寺願葬女公子魯公喜生又力爲營葬魯德之而莫解其故魯去二人綢繆如平日一夜側倚生懷泪落如豆曰五年之好於今別矣受君恩義數世不足以酬生驚問之曰蒙惠及泉下人經咒藏滿今得生河北盧戶部家如不忘今日過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煩一往會生泣下曰生三十餘年矣又十五年將就

木馬會将何爲女亦泣曰願爲奴婢以報少間曰君送妾六七里此去多荊棘妾衣長難度乃抱生項生送至通衢見路傍車馬一簇馬上或一人或二人車上或三人四人十数人不等獨一鈿車繡纓朱幰僅一老媼在焉見女至呼曰來乎女應曰來矣乃回顧生云盡此且去勿忘所言生諾女行近車媼引手上之展軨即發車馬闐咽而去生悵悵而歸誌時日於壁因思經咒之效持誦益虔梦神人告曰汝志良嘉

但須要到南海去、問南海多遠、曰近在方寸地、醒而會其旨、念切菩提、修行倍潔、三年後、次子明長子政、相繼擢高科、生雖暴貴、而善行不替、夜夢青衣人邀去、見宮殿中坐一人如菩薩狀、逆之、曰、子爲善可喜、惜無修齡、幸得請於上帝矣、生伏地稽首、興起賜坐、飲以茶、味芳如蘭、又令童子引去、使浴於池、池水清潔、游魚可數、入之而溫、掬之有荷葉香、移時漸入深處、失足而陷、過涉滅頂、驚寤、異之、由此身益健、目益

明、自捋其鬚、白者盡褪、落、又久之、黑者益落、面紋亦漸舒、至數月後、頷禿面童、宛如十五六時、兼好游戲事亦猶童、過餙邊幅、二子輙匡救之、未幾夫人以老病卒、子欲為求繼室於朱門、生曰、待我至河北來而後娶、屈指已及約期、遂命僕馬至河北、訪之果有盧戶部、先是盧公生一女、生而能言、長益慧美、父母最鍾愛之、貴家委禽、女輙不欲、怪問之、具述前生約、共計其年、大笑曰、痴婢、張郎計今年已半百、人事變

遷其骨已朽縱其尚在髮童而齒堅矣女不聽母兒其志不摇與盧公謀戒閽人勿通客過期以絕其望未幾生至閽人拒之退返旅舍悵恨無所為計閒遊郊郭因循而暗訪之女謂生負約涕不食母言渠不來必已殂謝即不然背盟之罪亦不在汝女不語但終日卧盧患之亦思一見生之為人乃托遊遨遇生於野視之少年也訝之班荆畧談甚倜儻公喜邀至其家方將探問盧即遽起囑客暫獨坐匆匆入內告

女〻喜自力起窺審其狀不符零涕而返怨父欺罔
公力白其是女無言但泣不止公出意緒懊喪對客
殊不欵曲生問貴族有爲戶部者乎公漫應之首他
顧似〻不屬客生覺其慢辭出女啼數日竟卒生夜梦
女來曰下顧者果君耶年貌殊異覿面遂致違隔妾
已憂憤死煩向土地祠速招我魂可得活遲則無及
矣既醒急採盧氏之門果有亡女二日矣生大慟進
而弔諸其室已而以梦告盧〻從其言招魂而歸啓

其衾撫其尸呼而祝之俄聞喉中咯咯有聲忽見朱櫻乍啓墜痰塊如氷扶移榻上漸復呻吟盧公悅肅客出置酒宴會細展官閥知其巨家益喜擇吉成禮居半月携女而歸盧送至家半年乃去夫婦居室儼然小偶不知者多誤以子婦爲姑嫜焉盧公逾年卒子最幼爲豪強所中傷家產幾盡生迎養之遂家焉

道士

韓生世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飲於其家會宴集有

道士托鉢門外、家人投錢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人怒歸不顧、韓聞擊剥之聲甚久、詢之家人、以情告言未已、道士竟入、韓招之坐、道士向主客皆一舉手、即坐、畧致研詰、始知其初居村東破廟中、韓曰、何日棲鶴東觀、竟不聞知、殊缺地主之禮、答曰、野人新至、無交遊、聞居士揮霍、願求飲焉、韓命舉觴、道士能豪飲徐氏見其衣服垢敝、頗偃蹇不甚為禮、韓亦海客遇之、道士傾飲二十餘杯、乃辭而去、自是每宴客、道士輒

輙至遇食則食遇飲則飲韓亦頗猒其頻飲次徐氏嘲之曰道長日爲客寧不一作主道士笑曰道人與居士等惟凄肩承一喙耳徐慚不能對道士曰雖然道人懷誠久矣會當竭力作杯水之酬飲畢囑曰翌午幸賜光寵次日相邀同往疑其不設行去道士已俟於途且語且步已至廟外入門則院落一新連閣雲蔓大奇之曰久不至此創建何時道士笑云竣工未久比入其室陳設華麗世家所無二人肅然起敬

甫坐行酒、下食者皆二八狡童、錦衣珠履、酒饌芳美、備極豊渥、飯已、另有小進珍果、多不可名、貯以水晶玉石之跽、光照几榻、酌以玻璃琖、圍尺許、道士曰、喚石家姊妹來、童去少時、二美人入、一細長如弱柳、一身短齒最稚、媚曼雙絶、道士使歌以侑酒、少者拍板而歌、長者和以洞簫、其聲清細、既闋、道士懸爵促釂、又命徧酌、顧問美人久不舞、尚能之否、遂有僮僕展氍毹於筵下、兩女子對舞、長衣亂拂、香塵四散、舞罷、

斜倚画屏、韓徐二人心曠神飛、不覺醺醉、道士亦不顧客、舉杯飲盡、起謂客曰、姑煩自酌、我少憩即復來、即去屋南壁下、設以螺鈿之床、女子為設錦裀、扶道士臥、道士乃曳長者共枕、命少者立床下為之爬搔、韓徐觀此狀頗不平、徐乃大呼、道士不得無禮、將往挽之、道士急起而遁、見少者猶立床下、乘醉拉向北榻、公然擁臥、視床上美人尚眠繡榻、顧韓曰、君何太迂、韓乃竟登南榻、欲與狎褻、而美人睡去、撥之不轉、

因抱與俱寢天明酒夢都醒覺懷中冷物氷人視之則抱長石卧青階下急視徐〻尚未醒見其枕遺厠之石酣寢敗厠中蹴起互相駭異四顧則一庭荒草兩間破屋而已

胡氏

直隷有巨家欲延師忽一秀才踵門自薦主人延入詞語開爽遂相知悦秀才自言胡氏遂納贄館之胡課業良勤淹洽非下士等然時出遊昏夜始歸扃閉

儼然不聞欬叩而已在室中矣遂相驚以狐然察胡意固不惡優重之不以怪異廢禮胡知主人有女求為姻好屢示意主人偽不解一日胡假而去次日有客來謁縶黑衛於門主人逆而入年五十餘衣履鮮潔意甚恬雅既坐自達始知為胡氏作氷主人嘿然良久曰僕與胡先生交已莫逆何必婚姻且息女已許字矣煩代謝先生客曰確知令媛待聘何拒之深再三言之而主人不可客有慚色曰胡亦世族何遽

不如先生主人直告曰寔無他意但惡非其類耳客聞之怒主人亦怒相侵益亟客起抓主人主人命家人杖逐之客乃遁遺其驢視之毛黑色批耳修尾大物也牽之不動驅之則隨手而蹶嚶嚶然草蟲耳主人以其言忽知必相仇戒備之次日果有狐兵大至或騎或步或戈或弩馬嘶人沸聲勢洶洶主人不敢出狐敭言火屋主人益懼有健者率家人譟出飛石施箭兩相衝擊互有夷傷狐漸靡紛紛引去遺刀地

上、亮如霜雪、近拾之則高粱葉也、衆笑曰、技止此耳、然恐其復至、益備之、明日衆方聚語、忽一巨人自天而降、高丈餘、身横數尺、揮大刀如門、逐人而殺、群操矢石亂擊之、顛踣而斃、則芻靈耳、衆益易之、狐三日不復來、衆亦少懈、主人適登廁、俄見狐兵張弓挾矢而至、亂射之、矢集於臀、大懼急喊、衆奔鬬、狐方去、拔矢視之、皆蒿梗、如此月餘、去來不常、雖不甚害、而日日戒嚴、主人患苦之、一日胡生率衆至、主人身出、胡

望見避於衆中主人呼之不得已乃出主人曰僕自謂無失禮於先生何故興戎羣狐欲射胡止之主人近握其手邀入故齋置酒相歘從容曰先生達人當相見諒以我情好寧不樂附婚姻但先生車馬宮室多不與人同弱女相從即先生當知其不可且諺云瓜果之生摘者不適於口先生何耴焉胡大慚主人曰無傷舊好固佳如不以塵濁見棄在門墻之幼子年十五矣願得坦腹床下不知有相若者否胡喜曰

僕有弱妹、少公子一歲、頗不陋劣、以奉箕帚如何、主人起拜、胡答拜、於是酬酢甚懽、前郤俱忘、命羅酒漿、徧犒從者、上下懽慰、乃詳問里居、將以奠雁、胡辭之、日暮繼燭、醺醉乃去、由是遂安、年餘胡不至、或疑其約妄、而主人堅待之、又半年而胡忽至、既道溫涼已、乃曰、妹子長成矣、請卜良辰、遣事翁姑、主人喜、即同訂期而去、至夜果有輿馬送新婦至、奩妝豐盛、設室中幾滿、新婦見姑嫜、溫麗異常、主人大喜、胡生與一

弟來送女談吐俱風雅又善飲天明乃去新婦且能豫知年歲豐凶故謀生之計皆取則焉胡生兄弟以及胡媼時來望女人人皆見之

丐僧

濟南一僧不知何許人赤足衣白衲日於芙蓉明湖諸館誦經募化與以酒食錢粟皆弗受叩所需又不答終日未嘗見其餐飯或勸之曰師既不茹葷酒當募山村僻巷中何日日往來於闤闠之場僧合眸諷

誦瞍毛長指許若不聞少旋又語之僧遽張目厲聲曰要如此化又誦不已久之自出而去或從其後固詰其必如此之故走不應叩之數四又厲聲曰非汝所知老僧要如此化積數日忽出南城卧道側如僵三日不動民人恐其餓死貽累近郭因集勸他從欲飯飯之欲錢錢之僧冥然不應群揺而語之僧怒於衲中出短刀自剖其腹以手入内理腸於道而氣遂絶衆駭告郡藁瘞之異日為犬所穴席見踏之似空

發視之帝封如故猶空繭然

伏狐

太史某爲狐所魅病瘠符禳既窮乃乞假歸冀可逃避太史行而狐亦從之大懼無所爲計一日止於涿門外有鈴醫自言能伏狐太史延之入投以藥則房中術也促令服訖入與狐交鋭不可當狐辟易哀而求罷不聽進益勇狐展轉營脱苦不得去移時無聲視之現狐形而斃矣

昔余鄉某生者、素有嫪毒之目、自言生平未能得一快意、夜宿孤館、四無比鄰、忽有奔女、扉未啓而已入、心知其狐、亦欣然樂就狎之、襟襦甫解、貫革直入、狐驚痛啼、𡙇吱然、如鷹脫韝、穿窗而去、某猶望窗外作狎昵𡙇哀喚之、冀其復回、而已寂然矣、此眞討狐之猛將也、宜榜門驅狐、可以爲業、

蕎仙

高公明圖知郴時、有民女蕎氏浣衣於河、河中有巨

石、女距其上、有苔一縷、綠滑可愛、浮水蕩動、繞石三匝、女視之心動、既歸而娠、腹漸大、母私詰之、女以情告、母不能鮮、數月竟舉一子、欲置隘巷、女不忍、藏諸櫝而養之、遂矢志不嫁、以明其不二也、然不夫而孕、終以為羞、兒至七歲、未嘗出以見人、兒忽謂母曰、兒漸長、幽禁何可常也、去之不為母累、問何之、曰、我非人種、行將騰霄昂堅耳、母泣詢歸期、答曰、待母屬纊時兒始來、去後倘有所需、可啓藏兒櫝索之、必能如

顧言已拜母竟去出而望之已杳矣女告母母大奇
之女堅守舊志與母相依而家益落偶缺晨炊仰屋
無計忽憶兒言往啓櫝果得米賴以舉火自是有求
輒應逾三年母病卒一切葬具皆取給於櫝既葬女
獨居三十年未嘗窺戶一日鄰婦乞火者見其兀坐
空閨語移時始去居無何忽見彩雲繞女舍亭亭如
蓋中有一人盛服立審視之則蘊氏也回翔久之漸
高不見鄰人共疑之窺諸其室見女靚妝凝坐氣則

已絶衆以其無歸議為殯葬忽一少年入丰姿俊偉向衆申謝鄰人素亦窃知女有子故不之疑少年出金瘞母植二桃於墓乃别而去数步之外足下生雲不可復見後桃結實甘芳居人謂之蘂仙桃樹年年華茂更不衰朽官是地者每携桃以饋親友

李伯言

李生伯言沂水人抗直有肝胆忽暴病家人進藥却之曰吾病非藥餌可療陰司閻羅缺欲吾暫攝其篆

耳死勿埋我宜待之是日果死獨從導去入一宮殿
進服冕隸胥祇候甚肅案上簿書叢沓一宗江南某
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八十二人鞫之佐証不誣按冥
律宜炮烙堂下有銅柱高八九尺圍可一抱空其中
而熾炭焉表裏通赤群鬼以鐵蒺藜撻驅使登手移
足盤而上甫至頂則烟氣飛騰崩然一响如爆竹人
乃墮團伏移時始復蘓又撻之爆墮如前三墮則匝
地如烟而散不復能成形矣又一起爲同邑王某被

婢父訟盜占生女王即李姻家先是一人賣婢王知其所來非道而利其直廉遂購之至是王暴卒越日其友周生遇於途知爲鬼奔避齋中王亦從入周懼而祝問所欲爲王曰煩作見証於冥司耳驚問何事曰余婢寔價購之今被誣控此事君親見之惟借季路一言無他說也周固拒之王曰恐不由君耳未幾周果疤同赴閻羅質審李見王隱存左袒意忽見殿上火生燄燒梁棟李大駭側足立吏急進曰陰曹不

與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急消他念則火自熄李歛神寂慮火頓滅已而鞫狀王與婢又反復相詰問周〻以實對王以故犯論笞〻訖遣人俱送回生周與王皆三日而甦李視事畢輿馬而返中途見闕頭斷足者數百輩伏地哀鳴停車研詰則異鄉之鬼思踐故土恐關隘阻隔乞求路引李曰余攝任三日已鮮任矣何能為力衆曰南村胡生將建道場代囑可致李諾之至家騶從都去李乃甦胡生字水心與李

善、聞李再生、便詣探省、李遽問清醮何時、胡訝曰、兵燹之後、妻孥瓦全、向與室人作此願心、未向一人道也、何由知之、李具以告、胡嘆曰、閨房一語、遂播幽冥、可懼哉、乃敬諾而去、次日如王所、王猶憊臥、見李肅然起敬、申謝佑庇、李曰、法律不能寬假、今幸無恙乎、王云已無他症、但瘡創膿潰耳、又二十餘日始痊、臀肉腐落、瘢痕如杖者、

異史氏曰、陰司之刑、慘於陽世、責亦苛於陽世、然

關說不行、則受殘酷者不怨也、誰謂夜台無天日哉、第恨陽世無火燒臨民之堂廨耳、

黃九郎

何師參、字子蕭、齋於苕溪之東門臨曠野、薄暮偶出、見婦人跨驢來、少年從諸其後、婦約五十許、意致清越、轉視少年、年可十五六、丰采過於姝麗、生素有斷袖之癖、睹之神出於舍、翹足目送、影滅方歸、次日早伺之、落日冥濛、少年始過、生曲意承迎、笑問所來、答

以〻外祖家、生請過齋少憩、辭以不暇、固曳之乃入、署坐與辭、堅不可挽、生握手送之、殷囑便道相過、少年唯〻而去、生由是凝思如渴、往來眺注、足無停趾、一日日晡半規、少年忽至、大喜要入、命館童行酒、問其姓字、答云黃姓第九、童子無字、問過往何頻、曰家慈在外祖家常多病、故数省之、酒数行、欲辭去、生捉臂遮留、下管鑰、九郎無如何、赧顏復坐、挑燈共語、溫若處子、而詞涉遊戲、便含羞面向壁、未幾引與同衾、九

郎不許、堅以睡惡爲辭、強之再三、乃解上下衣、着袴臥床上、何滅燭少時、移與同枕、曲肘加髀而狎抱之、苦求私暱、九郎怒曰、以君風雅士、故與流連、乃此之爲、是禽處而獸愛之也、未幾晨星熒〻、九郎逕去、生恐其遂絶、復伺之、蹀躞凝盼、目穿北斗、過數日、九郎始至、喜逆謝過、強曳入齋、促坐笑語、竊幸其不念舊惡、無何解履登床、又撫哀之、九郎曰、纏綿之意已鏤肺膈、然親愛何必在此、生甘言糾纏、但求一親玉肌、

九郎從之、生俟其睡寐潛就輕薄、九郎醒攬衣遽起、乘夜遁去、生悒悒若有所失、忘啜廢寢、日漸瘵瘁、惟日使齋童邏偵焉、一日九郎過門、即欲逕去、童牽衣入之、見生清癯大駭、慰問生寔告以情、泪涔涔隨聲零落、九郎細語曰、區區之意寔以相愛、無益於弟而有害於君、故不為也、君既樂之、僕何惜焉、生大悅、九郎去後病頓減、数日平復、九郎果至、遂相繾綣、曰、今勉承君意、幸勿以此為常、既而曰、欲有所求、肯為力

乎、問之、答曰、母患心痛、惟太醫齊野王先天丹可療、君與善、當能求之、生諾之、臨去又囑生、入城求藥、及暮付之、九郎喜、上手稱謝、又強與合、九郎曰、勿相糾纏、請爲君圖一佳人、勝弟萬萬矣、生問誰、九郎曰、有表妹美無倫、倘能垂意、當執柯斧、生微笑不答、九郎懷藥便去、三日乃來、復求藥、生恨其遲、詞多誚讓、九郎曰、本不忍禍君、故疏之、既不蒙見諒、請勿悔焉、由是讌會無虚夕、凡三日必一乞藥、齊怪其頻、曰此藥

未有過三服者、胡久不瘥、因裹三劑並授之、又頤生曰、君神色黯淡、病乎、曰無、脉之、驚曰、君有鬼脉、病在少陰、不自慎者殆矣、歸語九郎、九郎嘆曰、良醫也、我實狐、久恐不爲君福、生疑其誑、蔵其藥不以盡予、慮其弗至也、居無何、果病、延齊診視、曰曩不寔言、今魂氣已遊墟莽、秦緩何能爲力、九郎日來省視、曰不聽吾言、果至於此、生尋死、九郎痛哭而去、先是邑有某太史、少與生共筆硯、十七歲擢翰林、時秦藩貪暴、而

賂通朝士、無有言者、公抗疏劾其惡、以越沮免、藩陞
是省中丞、日伺公隙、公少有英稱、曾邀叛王青盻、因
購得舊所往來札脅公、公懼自經、夫人亦投繯死、公
越宿忽醒、曰、我何子蕭也、詰之、所言皆何家事、方悟
其借軀返魂、留之不可、出奔舊舍、撫疑其詐、必欲排
陷之、使人索千金於公、公偽諾、而憂悶欲絕、忽通九
郎至、喜共話言、悲歡交集、既欲復狎、九郎曰、君有三
命焉、公曰、余悔生勞、不如死逸、因訴冤苦、九郎悠憂

以思、少間曰、幸復生聚、君曠無偶、前言表妹慧麗多謀、必能分憂、公欲一見顏色、曰不難、明日將取伴老母、此道所經、君僞爲弟也兄者、我假渴而求飲焉、君曰驢子亡、則諾也計已而別、明日停午、九郎果從女郎經門外過、公拱手絮絮與語、畧睨女郎、娥眉秀曼、誠仙人也、九郎索茶、公請入飲、九郎曰、三妹勿訝、此兄盟好、不妨少休止、扶之而下、繫驢於門而入、公自起瀹茗、因目九郎曰、君前言不足以盡、今得死所矣、

女似悟其言之為已者、離榻起立、嚶喔而言曰、去休
公外頤曰、驢子其亡、九郎火急馳出、公擁女求合、女
顏色紫變、窘若囚拘、大呼九兄不應、曰君自有婦、何
喪人廉恥也、公自陳無室、女曰能矢山河、勿令秋扇
見捐則惟命是聽、公乃誓以皦日、女不復拒、事已、九
郎至、女色然怒讓之、九郎曰、此何子蕭、昔之名士、今
之太史與兄最善、其人可依、即聞諸妗氏、當不相見
罪、日向晚、公要遮不聽去、女恐姑母駭怪、九郎銳身

自任跨驢逕去居數日有婦携婢過年四十許神情意致雅似三娘公呼女出窺果母也瞥睹女怪問何得在此女慚不能對公邀入拜而告之母笑曰九郎稚氣胡再不謀女自入厨下設食供母母食已乃去公得麗偶頗快心期而惡緒縈懷恒蹙蹙有憂色女問之公緬述顛末女笑曰此九兄一人可得觧君何憂公詰其故女曰聞撫公溺聲歌而比頑童此皆九兄所長也投所好而献之怨可消仇亦可復公慮九郎

不肯、女曰、但請哀之、越日公見九郎來膝行而逆之

九郎驚曰、兩世之交、但可自效、頂踵所不敢惜、何忽

作此態向人、公具以謀告、九郎有難色、女曰、妾失身

於郎、誰寔為之、脫令中途彫喪、焉置妾也、九郎不得

已諾之、公族與謀、馳書於所善之王太史、而致九郎

焉、王會其意、大設招擁、公飲命九郎餙女妝、作天魔

舞、宛然美女、撫惑之、亟請於王、欲以重金購九郎、惟

恐不得當、王故沉思似難之、遲之又久、始將公命以

進、撫喜、前卻頓釋、自得九郎、動息不相離、侍妾十餘
視同塵土、九郎飲食供具如王者、賜金萬計、半年、撫
公病、九郎知其去冥路近也、遂輦金帛、假歸公家、既
而撫公甍、九郎出貲起屋、置罷畜婢僕、母子及妗並
家焉、九郎出、輿馬甚都、人不知其狐也、余有笑判並
誌之、
男女居室、爲夫婦之大倫、燥濕互通、乃陰陽之正
竅、迎風待月、尚有蕩檢之譏、斷袖分桃、難免掩鼻

之醜人必力士鳥道乃敢生開洞非桃源漁篙寧許誤入今某從下流而忘返舍正路而不由雲雨未興輙爾上下其手陰陽反背居然表裏爲奸華池置無用之鄉謬説老僧入定鑿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帥稱戈繫赤兎於轅門如將射戟探大弓於國庫直欲斬關或是監內黄鱣訪知交於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鑽報於來生彼黑松林戎馬頻來固相安矣設黄龍府潮水忽至何以禦之宜斷

其鑽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

金陵女子

沂水居民趙某，以故自城中歸，見女子白衣哭路側，不甚哀，睨之美，悅之，凝注不去。女垂涕曰：夫丶也路不行，而頋我。趙曰：我以曠野無人，而子哭之慟，寔愴於心。女曰：夫死無路，是以哀耳。趙勸其復擇良匹。曰：渺茲一身，其何能擇，如得所托，媵之可也。趙忻然自薦。女從之。趙以去家遠，將覓代步。女曰：無庸。乃先行，飄

若仙、奔至家、操井臼甚勤、積二年餘、謂趙曰、感君戀戀猥相從、忽已三年、今宜且去、趙曰、曩言無家、今焉往、曰彼時漫爲是言耳、何得無家、身父貨藥金陵、倘欲再晤、可載藥往、當助資斧、趙經營爲貰車馬、女辭之出門、逕去、追之不及、瞬息遂杳、居久之、頗涉懷想、因市藥詣金陵、寄貨旅邸、訪諸衢市、忽藥肆一翁望見曰、婿至矣、延之入、女方浣裳庭中、見之不言、亦不笑、浣不輟、趙啣恨遽出、翁又曳之返、女不顧如初、翁

命治具作飲、謀厚贈之、女止之曰、渠福薄、多將不任、宜少慰其辛苦、再檢十數醫方與之、便吃著不盡矣、翁問所載藥、女云已售之矣、直在此、翁乃出方付金、送趙歸、試其方有奇驗、沂水尚有能知其方者、以蒜臼接茆簷雨水洗瘊贅、其方之一也、良效、

王阮亭云、女子亦大奇、

湯公

湯公名聘、辛丑進士、抱病彌留、忽覺下部熱氣漸升

而上至股則足死至腹則股又死至心則心之死最難凡自童稚以及瑣屑久忘之事都隨心血來一一潮過如一善則心中清靜寧帖一惡則懊憹煩燥似油沸鼎中其難堪之狀口不能肖似之猶憶七八歲時曾探雀雛而斃之只此一事心頭熱血潮湧食頃方過直待平生所為一一潮盡乃覺熱氣縷縷然穿喉入腦自頂巔出騰上如炊踰數十刻許魂乃離竅忘軀殼矣而渺渺無歸漂泊郊路間一巨人來高幾

盈尋、掇拾之、納諸袖中、入袖則疊肩壓股、其人甚夥、薅惱悶氣、殆不可過、公頓思惟佛能解厄、因宣佛號、繞三四匝、飄墜袖外、巨人復納之、三納三墜、巨人乃去之、公獨立徬徨、未知何往而善、憶佛在西土、乃遂西無何見路側一僧趺坐、趨拜問途、僧曰、凡士子生死錄、文昌及孔聖司之、必兩處銷名、乃可他適、公問其居、僧示以途、奔赴無幾、至聖廟、見宣聖南面坐、拜禱如前、宣聖言名籍之落、仍得帝君、因指以途、公又

趨之見一殿閣如王者居俯身入果有神人如世所傳帝君狀伏祝之帝君撿名曰汝心誠正宜復有生理但皮囊腐矣非菩薩莫能爲力因指示令急往公從其教俄見茂林修竹殿宇華好入見螺髻莊嚴金容滿月甁浸楊柳翠碧垂烟公肅然稽首拜述帝君言菩薩難之公哀禱不已傍有尊者白言菩薩施大法力撮土可以爲肉折柳可以爲骨菩薩即如所請手斷柳枝傾甁中水和淨土爲泥拍附公體使童子

携送靈所，推而合之，棺中呻動，霍然病已，家人駭集，扶而出之，計氣絕已繼七矣。

閻羅

萊蕪秀才李中之，性直諒不阿，每數日輒死去，僵臥如尸，三四日始醒，或問所見，則隱秘不洩。時邑有張生者，亦數日一死，語人曰：李中之，閻羅也，余至陰司，亦其屬曹。其門殿對聯，俱能述之，或問李昨赴陰司何事，張曰：不能俱述，惟提勘曹操，笞二十。

王阮亭云、中州有生人為河神者曰黄大王、鬼神以生人為之理、不可曉、

異史氏曰、阿瞞一案、想更数十閻羅矣、畜道劍山種〻具在、宜得何罪、不勞挹取、乃数千年不決何耶、豈以臨刑之囚快於速割、故使之求死不得耶、異矣、

厙将軍

厙大有、字君實、漢中洋縣人、以武舉隸祖述舜麾下、

祖厚遇之，屢蒙拔擢，遷爲揔戎。後覺大勢既去，潛以兵乘祖，祖格拒傷手，因就縛焉，納款於揔督蔡至都，夢至冥司，冥王怒其不義，命鬼以沸油澆其足，既醒，足痛不可忍，後腫潰，指盡落，又益之瘡，輒呼曰：我誠負義，遂死。

異史氏曰：事偽朝固不足言忠，然國士庸人，因知爲報，賢豪之自命宜爾也。是誠可以愓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

雷公

亳州民王從簡、其母坐室中、値小雨冥晦、見雷公持鎚振翼而入、大駭、急以罷中便溺傾注之、雷公沾穢、若中刀斧、反身疾逃、極力展騰不得去、顛倒庭際、嘷聲如牛、天上雲漸低、漸與簷齊、雲中蕭〻如馬鳴與雷公相應、少時雨暴注、身上惡濁盡洗、乃作霹靂而去、

戲縊

邑人某佻達無賴偶游村外見少婦乘馬來謂同遊者曰我能令其一笑衆未深信約賭作筵某遽奔去出馬前連聲譁曰我要死因於墻頭抽粱䕸一本橫尺許䌷帶挂其上引頸作縊狀婦果過而哂之衆亦粲然婦去既遠某猶不動衆益笑之近視則舌出目瞑而氣真絕矣梁本自經豈不亦奇哉是可以爲儇薄之戒

死僧

某道士雲游、日暮投止野寺、見僧房扃閉、遂籍蒲團趺坐廊下、夜既靜、聞啟闔聲、旋見一僧來、渾身血污、目中若不見道士、道士亦若不見之、僧直入殿、登佛座、抱佛頭而笑、久之乃去、及明、視室門扃如故、怪之、入村道所見、衆如寺、發扃驗之、則僧殺死在地、室中席篋撤騰、知為盜劫、疑鬼笑有因、共驗佛首、見腦後有微痕、刓之、內藏三十餘金、遂用以葬之、

異史氏曰、諺有之、財連於命不虛哉、夫人儉嗇封殖

以予所不知誰何之人、亦已痴矣、況僧並不知誰何之人而無之哉、生不肯享、死猶頤而咲之財奴之可嘆如此、佛云、一文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其僧之謂矣、

赤字

順治乙未冬夜、天上赤字如火、其文云、白晢代靖否復議朝治馳、

梓橦令

常進士大忠、太原人、候選在都、前一夜夢文昌投刺、拔籤得梓橦令、奇之、後丁艱、服闋候補、又梦如前、嘿思其復任梓橦矣、已而果然、

鬼津

李某晝卧、見一婦人自墻中出、蓬首如筐、髮垂蔽面、至床前、始一手自分、露面出、肥黑絕醜、某大惧欲奔、婦猝然登床、力抱其首、便與接唇、以舌度津、冷如冰、塊浸〻入喉、欲不咽而氣不得息、咽之稠黏塞喉、纔

一呼吸、而口中又滿、氣急復咽之、如此良久、氣閉不可復忍、聞門外有人行聲、婦始釋手去、由此腹脹喘滿、數日不食、或教以參蘆湯探吐之、吐出物如卵清、病乃瘥、

禄數

某顯者多爲不道、夫人每以果報勸諫之、殊不聽信、適有方士能知人禄數、詣之、方士熟視曰、君再食米二十石、麵四十石、天禄乃終、婦語夫人、計一人終年

僅食麵二勺，尚有二十年天祿，豈不善所能絕耶，橫如故，逾年忽病除中，食甚多而旋饑，一晝夜十餘餐，未及周歲死矣，

鬼令

敎諭展先生，洒脫有名士風，然酒狂不持儀節，每醉歸，輙馳馬殿堦，堦上多古柏，一日縱馬入，觸樹頭裂，自言子路怒我無禮，擊腦破矣，中夜遂卒，邑中某乙者，負販其鄉，夜宿古刹，更靜人稀，忽見四五人，携酒

入飲、展亦在焉、酒数行、或以字爲令曰、田字不透風、十字在當中、十字推上去、古字贏一鍾、一人曰、回字不透風、口字在當中、口字推上去、呂字贏一鍾、一人曰、囹字不透風、令字在當中、令字推上去、含字贏一鍾、又一人曰、困字不透風、木字在當中、木字推上去、杏字贏一鍾、末至展、凝思不得、衆笑曰、既不能令、須當受命、飛一觥來、展云、我得之矣、曰字不透風、一字在當中、衆又笑曰、推作何物、展吸盡曰、一字推上去、

一口一大鍾，相與大笑，未幾出門去，某不知屢死，窃疑其罷官歸也，及歸問之，則屢死已久，始悟所遇者鬼耳，

禽俠

天津寺，鸛鳥巢於鴟尾殿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鸛雛團翼時，輙出吞食淨盡，鸛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群料其必不復至，而次歲巢如故，約雛長成，即竟去，三日始還，入巢啞啞，哺子如初，蛇又蜿蜒而上，

甫近巢、兩鸛驚飛、鳴哀急、直上青冥、俄聞風聲蓬蓬、一瞬間天地似晦、衆駭異、共視、乃一大鳥、翼蔽天日、從空疾下、驟如風雨、以爪擊蛇、蛇首立墮、連摧殿角数尺許、振翼而去、鸛從其後、若將送之、巢既傾、兩雛俱墮、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頃鸛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

異史氏曰、次年復至、蓋不料其禍之復也、三年而巢不移、則復仇之意已決、三日不返、其去作秦庭

之哭可知矣、大鳥必羽族之劍仙也、飈然而來一、擊而去、妙手空〻兒、何以加此、

濟南有營卒、見鶴鳥過、射之、應弦而落、喙中啣魚、將哺子也、或勸拔矢放之、卒不聽、少頃帶矢飛去、後往來近郡間、兩年餘、貫矢如故、一日卒坐轅門下、鶴過、矢墜地、卒拾視曰、此矢固無恙哉、耳適痒、因以矢代搔、忽大風摧門、〻驟闔、觸矢貫腦、卒尋斃、

負尸

有樵人赴市、荷杖而歸、忽覺杖頭如有重負、回顧、見一無頭人懸繫其上、大驚、脫杖亂擊之、即不復見、駭奔至一村、時已昏暮、有數人爇火照地、似有所尋、近訊之、蓋衆適聚坐、忽空中墮一人頭、鬚髮蓬然、倏忽已杳、樵人亦言所見、合之適成一人、而究不觧其何故、後有人荷籃而行、或見其中有人頭焉、訝而詰之反顧始驚、傾諸地上、宛轉而沒、

聊齋誌異卷之六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連瑣

楊子畏移居泗水之濱，齋臨曠野，墻外多古墓，夜聞白楊蕭蕭，聲如濤湧。夜闌秉燭，方復悽斷，忽墻外有人吟曰：「玄夜淒風卻倒吹，流螢惹草復沾幃。」反復吟誦，其聲哀楚。聽之，細婉似女子。疑之。明日視墻外，並無人跡，惟有紫帶一條遺荊棘中。拾歸，置諸窗上。向

夜二更許、又吟如昨、楊移杌登望、吟頓輟、悟其爲鬼、然心向慕之、次夜復伺墻頭、一更向盡、有女子姍姍自草中出、手扶小樹、低首哀吟、楊微嗽、女急入荒草而没、楊由是伺諸墻下、聽其吟畢、乃隔壁而續之曰、幽情苦緒何人見、翠袖單寒月上時、久之寂然、楊乃入室、方坐、忽見麗者自外來、歛袵曰、君子固風雅士、妾乃多所畏避、楊喜拉坐、瘦怯凝寒、若不勝衣、問何居里、久寄此間、答曰、妾隴西人、隨父流寓、十七暴疾

殂謝今二十餘年矣九泉荒野孤寂如鶩所吟乃妾自作以寄幽恨着思久不屬蒙君代續歡生泉壤楊欲與歡蹙然曰夜台朽骨不比生人如有幽歡促人壽數妾不忍禍君子也楊乃止戲以手探胸則雞頭之肉依然處子又欲視其裙下雙鈎女俯首笑曰狂生太囉唣矣楊把玩之則見月色錦襪約綵線一縷更視其一則紫帶繫之問何不俱帶曰昨宵畏君而避不知遺落何所楊曰爲卿易之遂即窗上取以授

女〻驚問何來因以寔告女乃去緣束帶既翻案上書忽見連昌宮詞慨然曰妾生時最愛讀此今視之殆如夢寐與談詩文慧黠可愛剪燭西牕如得良友自此每夜但聞微吟少頃即至輒囑曰君秘勿宣妾少胆怯恐有惡客見侵楊諾之両人歡同魚水雖不至亂而閨閣之中誠有甚於画眉者女每於燈下為楊寫書字態端媚又自選宮詞百首録誦之使楊治棋枰購琵琶每夜教楊手談不則挑美絃索作蕉窓

零雨之曲酸人胸臆楊不忍卒聽則為曉苑鶯報之調頓覺心懷暢適挑燈作劇樂輒忘曉視窓上有曙色則張皇遁去一日薛生造訪值楊晝寢視其室琵琶棋局具在知非所善又翻書得宮詞見字跡端好益疑之楊醒薛問戲具何來答欲學之又問詩卷托以假諸友人薛反復檢玩見最後一頁細字一行云某月日連瑣書笑曰此是女郎小字何相欺之甚楊大窘不能置詞薛詰之益苦楊不以告薛卷挾之楊

益窘遂告之薛求一見楊因述所囑薛仰慕殷切楊不得已諾之夜分女至爲致意焉女怒曰所言伊何乃已喋喋向人楊以寔情自白女曰與君緣盡矣楊百詞慰觧終不歡起而別去曰妾暫避之明日薛來楊代致其不可薛疑支托暮與窗友二人來淹留不去故撓之恒終夜譁大爲楊生白眼而無如何衆見數夜杳然浸有去志喧囂漸息忽聞吟聲共聽之凄婉欲絕薛方傾耳神注內一武生王某掇巨石投去

大呼曰、作態不見客、得甚好句、嗚々惻々、使人悶損
吟頓止、衆甚怨之、楊恚憤見於詞色、次日始共引去、
楊獨宿空齋、冀女復來、而殊無影跡、踰二日女忽至
泣曰、君致惡客、幾嚇煞妾、楊謝過不遑、女遽出曰、妾
固謂緣分盡也、從此別矣、挽之已杳、由是月餘更不
復至、楊思之、形銷骨立、莫可追挽、一夕方獨酌、忽女
子搴幃入、楊喜極曰、卿見宥耶、女涕垂膺、默不一言、
亟問之、欲言復忍、曰、負氣去、又急而求人、難免愧恧、

楊再三研詰，乃曰：不知何處來一齷齪隷，逼充媵妾，頎念清白裔，豈屈身輿臺之鬼？然一綫弱質，烏能抗拒？君如齒妾在琴瑟之數，必不聽自為生活。楊大怒，憤將致死，但慮人鬼殊途，不能為力。女曰：夜來早眠，妾邀君夢中耳。於是復共傾談，坐以達曙。女臨去，囑勿晝眠，留待夜約，楊諾之。因於午後薄飲，乘醺登榻，蒙衣偃卧，忽見女來，授以佩刀，引手去，至一院宇，方闔門語，聞有人搭石撾門，女驚曰：仇人至矣。楊啓戶

騶出，見一人赤帽青衣，蝟毛遶喙，怒咄之。隸橫目相仇，言詞兇謾。楊大怒，奔之。隸捉石以投，騶如急雨，中楊腕，不能握刃。方危急間，遙見一人腰矢野射，審視之，王生也。大號乞救。王生張弓急至，射之中股；再射之，殪。楊喜感謝。王問故，具告之。王自喜前罪可贖，遂與共入女室。女戰惕羞縮，遙立不作一語。案上有小刀，長僅尺餘，而裝以金玉，出諸匣，光芒鑑影。王嘆贊不釋手。與楊畧話，見女慚恧可憐，乃出分手去。楊亦

自歸、越墻而仆、於是驚寤聽村雞已亂唱矣覺腕中痛甚曉而視之則皮肉赤腫停午王生來便言夜夢之竒、楊曰夢射否、王怪其先知楊出手示之且告以故、王憶夢中顏色恨不真見自幸有功於女復請先容夜間女來稱謝楊歸功王生遂達誠懇女曰將伯之助、義不敢忘然彼赳赳妾寔畏之既而曰彼愛妾佩刀刀寔妾父出使粵中百金購之妾愛而有之纏以金絲、辮以明珠大人憐妾夭亡用以殉葬今願割

爱相贈見刀如見妾也次日楊致此意王大悦至夜女果携刀來曰囑伊珍重此非中華物也由是往來如初積数月忽於燈下笑而向楊似有所語面紅而止者三生抱問之答曰久蒙眷爱妾受生人氣日食烟火白骨頓有生意但須生人精血可以復活楊笑曰卿自不肯豈我故惜之女曰交接後君必有二十餘日大病然藥之可愈遂與為歡既而着衣起又曰尚須生血一點能拚痛以相爱乎楊取利刃刺臂出

血女卧榻上使滴臍中乃起曰妾不來矣君記取百日之期視妾坟前有青鳥鳴於樹頭即速發塚楊謹受敎出門又囑曰慎記勿忘遲速皆不可乃去越十餘日楊果病腹脹欲死醫師投藥下惡物如泥浹辰而愈計至百日使家人荷鍤以行日既西果見青鳥雙鳴楊喜曰可矣乃斬荊發壙見棺木已朽而女貌如生摩之微温蒙衣舁歸置暖處氣休休然細於屬絲漸進湯酏半夜而蘇每謂楊曰十餘年如一夢耳

王阮亭云、結盡而不盡、甚妙、

單道士

韓公子、邑世家、有單道士工作劇、公子愛其術、以為座上客、單每與人行坐、輒忽不見、公子欲得其法、單不肯、公子固懇之、單曰、我非悋吾術、恐壞吾道也、所傳而君子則可、不然有借此以行竊者矣、公子固無慮此、然或出見美麗而悅之、隱身入人閨闥、是濟惡而宣淫也、不敢從命、公子不能強、而心怒之、陰與僕

輩謀捷辱之恐其遁匿因以細灰布麥場中思左道能隱形而履處必有印跡可隨印處急擊之於是誘單往使人執牛鞭立捷之單忽不見灰上果有印跡左右亂擊頃刻已迷公子歸單亦至謂諸僕曰吾不可復居矣向勞服役今且別當有以報袖中出旨酒一盛又探得肴一簋並陳几上陳已復探凡十餘探几上已滿遂邀衆飲俱醉一一仍納袖中韓聞其異使復作劇單於壁上画一城以手推撾城門頓闢因

将囊衣篋物悉擲門内乃拱别曰我去矣躍身入城

城門遂闔道士頃杳後聞在青州市上教兒童画墨

圈於掌上逢人戲拋之隨所拋處或面或衣圈輙脱

去落印其上又聞其善房中術能令下部吸燒酒盡

一罌公子嘗面試之

白于玉

吳青菴筠少知名葛太史見其文每嘉嘆之託相善

者邀至家聆其言論丰采曰焉有才如吳生而長貧

賤者乎因使鄰好致之曰使青菴奮志青雲當以息女奉巾櫛時太史有女絕美生大喜確自信既而秋闈被黜使人謂太史曰富貴所固有不可知者遲早耳請待我三年不成而後嫁於是刻志益苦一夜明月之下有秀才造謁白晳短鬚細腰長爪詰所來自言白氏字于玉畧與傾談豁人心胸悅之留同止宿遲明欲去生囑便道煩過白感其情殷顧即假館約期而別至期先一蒼頭送炊具來少間白至乘駿馬

如龍生另舍、之、白命奴牽馬去、遂晨夕與共、忻然
相得、生視所讀書、並非常所見聞者、亦絶無時藝詩
而問之、白笑云、士各有志、僕非功名中人也、夜每抬
生飲、出一卷授生、皆吐納之術、多所不解、因以迂緩
置之、他日謂生曰、曩所授乃黄庭之要道、仙人之梯
航、生笑曰、僕所急不在此、且求仙者必斷絶情緣、使
萬念俱寂、僕病未能也、白問何故、生以宗祀爲慮、白
曰、胡久不娶、咲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亦咲曰、王

請無好小色所好如何生具以情告白疑未必真美生曰此遐邇所共聞非小弟之目賤也白微哂而罷次日忽促裝言別生悽然與語刺刺不能休白乃命僮子先負裝行兩相依戀俄見一青蟬鳴落案間白辭曰輿已駕矣請自此別如相憶拂我榻而卧之方欲再問轉瞬間白小如指翩然跨蟬背上嘲哳而飛杳入雲中生乃知其非常人錯愕良久悵悵自失踰數日細雨忽集思白綦切視所卧榻鼠跡碎瑣慨然

掃除設席就寢無何見白家僮來相招忻然從之俄有桐鳳翔集僮促謂生曰黑徑難行可乘此代步生慮細小不能勝任僮曰試乘之生如所請寬然殊有餘地僮亦附其尾上戛然一聲凌升空際未幾見一朱門僮先下扶生亦下問此何所曰此天門也門邊有巨虎蹲伏生駭愳僮以身幛之見其風景與世殊異僮導入廣寒宮内以水晶為階行人如在鏡中桂樹兩章參空合抱花氣隨風香無斷際亭宇皆紅窗

内時有美人出入冶容秀骨曠世並無其儔僮言王母宮佳麗尤勝然恐主人伺久不暇留連遵與俱出移時見白生已俟於門握手入見簷外清水白沙涓涓流溢玉砌雕欄殆擬桂闕甫坐即有二八妖鬟來荐馨茗少間命酌有四麗人斂衽鳴璫給事左右纔覺背上微癢麗人即以纖指長甲探衣代搔生覺心神搖曳罔所安頓既而微醺漸不自持笑顧麗人兜答與語美人輒笑避白令度曲侑觴一衣絳綃者引

爵向客便即筵前宛轉清歌諸麗者笙管敖曹嗚々雜和既闋一衣翠裳者亦酌亦歌尚有一紫衣人與一淡白軟綃者吃々笑暗中互讓不肯前白令一酌一唱紫衣人便來把盞生托接杯戲撓纖腕女笑失手酒杯傾墜白譙呵之女拾杯含笑俛首細語云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白大笑罰令自歌且舞々已衣淡白者又飛一觥生辭不能釂女捧酒有愧色乃强飲之細視四女風致翩々無一非絕世者遽謂白

曰、人間尤物、僕求一而難之、君集群芳、能令我真果消魂否、白笑曰、足下意中、自有佳人、此何足當巨眼之顧、生曰、吾今乃知所見之不廣也、白乃盡招諸女俾自擇、生顛倒不能自決、白以紫衣人有把臂之好、遂使襆被奉客、既而衾枕之愛、極盡綢繆、生索贈、女脫金腕釧付之、忽僮入曰、仙凡路殊、君宜即去、女急起遁去、生問主人、僮曰、早詣待漏、去時囑送客耳、生悵然從之、復尋舊途、將及門、回視僮子、不知何時已

去虎哮驟起生驚竄而出望之無底而足已奔墜一驚而寤則朝暾已紅方將振衣有物贕然墜襁間視之則釧也心益異之由是前念灰冷每欲尋赤松遊而尚以亂緒為念過十餘月晝寢方酣夢紫衣姬自外至懷中綳嬰兒曰此君骨血天上難留此物敬持送君乃寢諸床牽生衣覆之匆匆欲去生強與為歡乃曰前一度為合巹今一度為永訣百年夫婦盡於此矣君倘有志或有見期生醒見嬰兒卧襆褥間綳

以告母〻喜傭媪哺之取名梦仙生於是使人告太史身已將隱令別擇良匹太史不肯生固以爲辭太史告女〻曰遠近無不知兒身許吳郎矣今改之是二天也因以此意告生〻曰我不但無志於功名並絕情於燕好所以不即入山者徒以有老母在太史又以商女〻曰吳郎負我甘其藜藿吳郎去我事其姑嫜定不他適使人三四返迄無成謀遂諏日備輿馬妝奩嬪於生家生感其賢敬愛臻至女事姑孝曲

意承順、過貧家女、踰二年母亡、女質奩作葬具、罔不盡禮、生曰、得卿如此、吾何憂、頋念一人得道、拔宅飛昇、今將遠適、一切付之於卿、女坦然、殊不挽留、生遂去、女外理生計、內訓孤兒、井井有法、夢仙漸長、聰慧絕倫、十四歲以神童領鄉薦、十五歲入翰林、每褒封不知母姓氏、封葛母一人而已、值霜露之辰、輒問父所、母具告之、輒欲棄官往尋、母曰、汝父出家、今已十有餘年、想已仙去、何處可尋、後奉旨祭南嶽、中途遇

盜窘急之際一道人仗劍入盜盡披靡圍始解德之餽以金不受出書一函付囑曰余有故人與大人同里煩代致寒暄問何姓名答云王林因憶村中無此名道士曰草野微賤貴官自不識耳臨行出一金釧曰此閨閣物道人拾此無所用即以奉報視之箝鏤精絕懷歸以授夫人夫人愛之命良工依式配造終不及其精巧徧問村中並無王林其人者私發其函上云三年鸞鳳分析各天龔母教子耑賴卿賢無以

報德奉藥一丸剖而食之可以成仙後書琳娘夫人
妝次讀畢不鮮何人持以告母〻執書泣曰此汝父
家報也琳我小字始恍然悟王琳為拆白謎也悔恨
不可追又以劍示母〻曰此汝母遺物而父在家時
常以相示又視丸如豆大喜曰我父仙人唉此必能
長生母不遽吞受而藏之會葛太史來視甥女誦吳
生書便進丹藥為壽太史剖而分食之頃刻精神煥
發太史時年七旬龍腫頗甚忽覺筋力溢於膚革遂

棄輿而步其行健速家人罣息始能及焉逾年都中
有回禄之災火終日不熄夜不敢寐畢集庭中見火
勢拉雜侵及鄰舍一家徬徨不知所計忽夫人臂上
金釧戞然有聲脫臂飛去望之大可數畝形如月闌
團覆宅上釧口降東南隅歷〻可見衆大駭俄頃火
自西來近闌則斜越而東迨火勢既遠窈意釧亡不
可復得忽見虹光乍斂釧錚然墜足下都中延燒民
舍数萬間左右前後並為灰燼獨吳第無恙惟東南

一小閣，化爲烏有，即釗口漏覆處也，葛母年五十餘，或見之，猶似二十許人。

夜义國

膠州徐姓泛海爲賈，忽被大風吹去，開眼至一處，深山蒼莽，冀有居人，遂纜船而登，負糗腊焉，方入見兩崖皆洞口，密如蜂房，内隱有人聲，至洞外，佇足一窺，中有夜义二，牙森列如戟，目閃双燈，爪劈生鹿而食，驚喪魂魄，急欲奔下，則夜义已顧見之，輟食執入，二

物相語類鳥獸鳴争裂徐衣以欲啖噬徐大懼取囊中糗糒並牛脯進之分啗甚美復翻徐囊徐搖手以示其無夜叉怒又執之徐哀之曰釋我〻舟中有釜甑可烹飪夜叉不解其語仍怒徐再與手語夜叉以微解從至舟取具入洞束薪燃火煑其殘鹿熟而獻之二物噉之喜夜以巨石杜門以恐徐遁徐曲體遥卧深懼不免天明二物出又杜之少頃携一鹿來付徐〻剝皮革於洞深處取流水煑數釜俄有數夜叉

至群集呑啖訖共指釜以嫌其小過三四日一夜叉負一大釜來似人所常用者於是群夜叉各致狼麋既熟呼徐同啖居數日夜叉漸與徐熟出亦不施禁錮聚處如家人徐亦漸能察𧴪知意輒效其音為夜叉語夜叉益悦携一雌夜叉來妻徐徐初畏懼莫敢伸雌自開其股就徐徐乃與交雌大歡喜每留肉餌徐若琴瑟之好一日諸物早起項下各挂明珠一串更番出門若伺貴客命徐多煮肉徐以問雌雌云此天

壽節、雌出謂衆夜乂曰、徐郎無骨哭子、衆各摘其五並付雌、〻又自鮮十枚、共得五六十数、以野苧為繩、串挂徐項、徐視一珠可直百金、俄頃俱出、徐煮肉畢、雌來邀徐去、云接大王、至一大洞、廣濶盈畝、中有石滑平如几、四圍俱有石坐、上一座蒙以豹革、餘皆以鹿、夜乂三四十輩、列坐滿中、少頃大風揚塵、張皇都出、見一巨物來、亦類夜乂狀、竟奔入洞、踞坐鶚顧、群随入、東西列立、悉仰其首、以双臂作十字交、大夜乂

按頭點視、問卧眉山衆盡此乎、群閧應之頥徐曰、此何來䧳、以婿對衆、又賛其烹調、即有二三夜乂奔取熟肉陳几上、大夜乂擲啗盡飽、極賛嘉美、且責令常供、又頥徐云、骨𡨴子何短、衆曰、初來未備物於項上摘取珠串、脫十數枚付之、俱大如指頂、圓如彈丸、䧳急接代徐串挂、徐亦交臂作夜乂語謝之、物乃去、躡風而行、其疾如飛、衆始享其餘食而散、徐居四年餘、䧳忽産一胎、而生二雄一䧳、皆人形、不類其母、衆夜

又皆喜、輙共拊耒、一日皆出攫食、惟徐獨在、忽別洞來一䧴、欲與徐私、徐不肯、夜又怒、撲徐踣地上、徐妻自外至、暴怒相搏、齕斷其耳、少頃其二亦歸、解釋令去、自此䧴每守徐、動息不相離、又三年、子女俱能行步、徐輙敎以人言、漸能語、啁啾之中有人氣焉、雖童也、而奔山如履坦途、與徐依依有父子意、一日䧴與一子一女出、半日不歸、而北風大作、徐惻然念故鄉、攜子至海岸、見故舟猶存、謀與同歸、子欲告母、徐止

之父子登舟一晝夜達膠至家妻已別醮去出珠二枚售金營作家頗豐子取名彪十四五歲能舉百鈞粗莽好鬬膠帥見而奇之以為千總值邊亂所向有功十八為副將時一商泛海亦風飄至卧眉方登岸見一少年視之而驚知為中國人便問居里商以告少年乃曳入幽谷一小石洞々外皆叢棘且囑勿出去移時乃携鹿肉來啖商自言父亦膠人商問之而知為徐商在客中常識之因曰我故人也今其子為

副將少年不觧何名商曰此中國官名又問何以爲官曰出則輿馬入則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爲官少年甚歆動商曰旣尊君在膠何久淹此少年以情告商勸南旋曰余亦常作是想但毋非中國人言貌殊異且同類覺之必見殘害用是輾轉乃出曰待北風起我來送汝行煩於父兄處寄一耗問商伏洞中幾半年時自棘中外窺見山中輙有夜叉往還大懼不敢少動一日北風策策少

年忽至引與急竄囑曰所言勿忘却商應之又以肉擲船上商乃歸敬抵膠達副總府備述所見彪聞而悲欲往尋之父慮海濤妖藪險惡難犯力阻之彪撫膺慟哭父不能止乃告膠帥携兩兵至海内逆風阻舟擺簸海中者半月四望無涯咫尺迷悶無從辨其南北忽而湧波接漢乘舟傾覆彪落海中逐浪浮流久之被一物曳去至一處竟有舍宇彪視之物如夜叉狀彪乃作夜叉語夜叉驚訊之彪乃告以所往夜

又喜曰卧眉我故里也唐哭可罪君離故道已八千里此去為毒龍國向卧眉非路乃覔舟來送彪夜又在水中推行如矢瞬息千里過一宵已達北岸見一少年臨流瞻望彪知山無人類疑是弟近之果然因執手哭既而問母及妹並云健安彪欲偕弟往弟止之愴忙便去回謝夜又則已杳矣未幾母妹俱至見彪俱哭彪告其意母曰恐去為人所凌彪曰兒在中國甚榮貴人不敢欺歸計已決苦逆風難渡母子方

徘徊間忽見布帆南動其聲瑟〻彪喜曰天助我也相繼登舟波如箭激三日抵岸見者皆奔至家雖夜又見翁怒罵恨其歸時不謀徐謝過不遑家人拜見主母無不戰慄彪勸母學作華言衣錦厭梁肉乃大欣慰母女皆男兒裝類滿制數月稍辨語言弟妹亦漸白皙弟名豹妹名夜兒俱强有力彪恥不知書教弟讀豹最慧經史一過輒了又不欲操儒業仍挽強弓馳怒馬登武進士第聘阿游擊女夜兒以異種無

與為婚會標下袁守備失偶強妻之夜兒能開百石弓百餘步射小鳥矢無虛落袁每征輒與妻俱歷任同知將軍奇勲半出閨門豹三十四歲掛印母嘗從之南征每臨巨敵輒環甲執鋭為子接應見者莫不辟易詔封男爵豹代母疏辭封一品夫人

異史氏曰夜叉夫人亦所罕聞然細思之而不罕也家家床頭有個夜叉在

西僧

西僧自西域來，一赴五臺，一卓錫太山，其服色言貌，俱與中國殊異，自言歷火燄山，山重重氣熏騰若爐灶，凡行必於雨後，心凝目注，輕跡步履之，誤蹴山石，則燄騰灼焉，又經流沙河，河中有水晶山，峭壁插天際，四面瑩澈，似無所隔，又有隘口，可容單車，二龍交角對口把守之，過者先拜龍，龍許過，則口角自開，龍色白，鱗鬣皆如晶然，僧言途中歷十八寒暑矣，離西域者十有二人，至中國僅存其二，西域傳中國名山

有四、一太山一華山一五台一落伽也相傳山上徧地皆黄金、觀音文殊猶生能至其處則身便是佛長生不老、聽其所言亦猶中國人之慕西土也、尚有西遊人、與東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當必相視失笑而免跋涉矣、

老饕

邢德澤州人、緑林之傑也、能挽强弓、發連矢、稱一時絶技、而生平落拓、不利營謀出門輙虧其貲兩京大

賈往〻喜與邢俱途中恃以無恐會初冬有二三估客薄假以貲邀同販鬻邢復自罄其囊將并居貨有友善卜因詣之友占曰此爻爲悔所操之業即不毋而子亦有損焉邢不樂欲中止而諸客強速之行至都果符所占臘將盡匹馬出都門自念新歲無貲倍益怏悶時晨露濛〻暫趨臨路店解裝覓飲見一頒白叟共兩少年酌北牖下一僮侍黃髮蓬〻然即於南座對叟休止僮行觴誤翻柈具汚叟衣少年怒立

摘其耳持巾奉帨代叟揩拭既見僮手拇俱有鉄箭環厚半寸每一環約重二兩餘食已叟命少年於革囊中探出𨮾物堆纍几上稱秤握算可歛數杯時始緘裹完好少年於櫪下牽一黑跛騾來扶叟乘之僮亦跨羸馬相從出門去兩少年各腰弓矢捉馬出邢窺其多金窮睛旁睨饞焰若炙輟飲急尾之視叟與僮猶款段於前乃下道斜馳出叟前急唧弓矢怒相向叟俯脫左足靴微笑云爾不識得老饕耶邢滿引

一矢去、叟仰臥鞍上、伸其足、開兩指如箝、夾矢住、笑曰、技但止此、何須而翁手敵耶、邢怒、出其絕技、一矢剛發、後矢繼至、叟手掇其一、似未妨其連珠、後矢直貫其口、踣然而墜、啣矢僵眠、僮亦下、邢喜、謂其已死、近臨之、叟吐矢躍起、鼓掌曰、初會面、何便作此惡劇、邢大驚、馬亦逸、以此知叟異、不敢復近、走三四十里、值方面綱紀、囊物赴都、要取之、畧可千金、意氣始得揚〻、方疾騁、聞鬧有蹄殼、回首則僮易跛騾來、快如

飛叱曰男子勿行攛取之貨宜少瓜分耶曰汝識連
珠箭邢某否僮云適已承教矣耶以僮貌不揚又無
弓矢易之一發三矢連遴不斷如羣隼飛翔僮殊不
忙迫手接其二口啣其一笑曰如此技藝辱沒煞人
乃翁匆遽未暇尋的弓來此物亦無用處請即擲還
遂脱指上鉄環穿矢其中以手力擲嗚嗚風鳴邢急
撥以弓絃適觸鉄環鏗然斷絶弓亦綻裂邢驚絶未
及覘避矢過貫耳不覺翻墜僮下騎將便搜括邢以

亏卧揵之、僮奪亏去、拗折為兩、又折為四、拋置之、已乃一手握邢兩臂、一足踏邢兩股、臂若縛、股若蹩、極力不能少動、腰中束帶双疊、可駢三指許、僮以一手揑之、隨手斷如灰燼、取金已、超乘作别、一擧手致敬、孟浪、霍然逕去、邢歸、卒為善士、每向人述往事不諱、此於劉東山事、蓋彷彿焉、

連城

喬生名年、字大年、晉寧人、少負才名、年二十餘猶淹

蹇、爲人有肝胆、與頤生善、頤卒時恤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宰終於任、家口淹滯不能歸、生破産扶柩、往返二千餘里、以故士林益重之、而家由此益替、史孝廉有女字連城、工刺繡、知書、父嬌保之、出所刺倦繡圖、徵少年題咏、意在擇婿、生献詩云、慵鬟高髻綠婆娑、早向蘭窓繡碧荷、刺到鴛鴦魂欲斷、暗停針線蹙双蛾、又賛挑繡之工云、繡線挑來似寫生、幅中花鳥自天成、當年織錦非長技、倖把迴文感聖明、女得

詩喜、對父稱賞、父負之、女逢人輒稱道、又遺嫗矯父
命贈金以助燈火、生嘆曰、連城我知己也、傾懷結想
如飢思啗、無何女許字於鹾賈之子王化成、生始絕
望、然夢魂中猶佩戴之也、未幾女病瘵、沉痼不起、有
西域頭陀、自謂能療、但須男子膺肉一錢擣合藥屑、
史使人詣王家告婿、婿笑曰、癡老翁欲我剜心頭肉
耶、使返、史乃言於人曰、有能割肉者妻之、生聞而往、
自出白刃、封膺授僧、血濡袍袴、僧敷藥始止、和藥三

九、三日服盡病若失、史將踐其言、先告王、〻怒、欲訟官、史乃設筵招生、以千金列几上、曰重負大德、請以相報、因具白背盟之由、生怫然曰、僕所以不愛膚肉者、聊以報知己耳、豈貨肉哉、拂袖而歸、女聞之、意良不忍、托媪慰諭之、且云以彼才華、當不久落、天下何患無佳人、我夢不祥、三年必死、不必與人爭此泉下物也、生告媪曰、士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誠恐連城未必真知我、但得真知、不諧何害、媪代女郎矢誠自

剖生曰、果爾、相逢時當為我一笑、死無憾矣、媪既去、踰数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歸、睨之、女秋波轉頋、啓齒嫣然、生大喜曰、連城真知我者、會王氏來議吉期、女前症又作、数月尋卒、生往臨弔、一慟而絕、史舁送其家、生自知已死、亦無所戚、出村去、猶兾一見連城、遥望南北一路、行人連續如蟻、因亦混身雜迹其中、俄頃入一廨署、值頋生、驚問君何得來此、即把手将送令歸、生太息言心事殊未了、頋曰、僕在此典牘頗

得委任倘可效力不惜也生問連城顧即導生旋轉多所見連城與一白衣女郎淚睫慘黛藉坐廊隅見生至驟起似喜問其所來生曰卿死僕何敢生連城泣曰如此負義人尚不吐棄之身殉何為然已不能許君今生願矢來世耳生告顧曰有事君自去僕樂死不願生矣但煩稽連城托生何里行與俱去耳顧諾而去白衣女郎問生何人連城為緬述之女郎聞之若不勝悲連城告生曰此妾同姓小字賓娘長沙

史太守女、一路同來、遂相憐愛、生視之、意態憐人、方欲研問、而頓生已返、向生賀曰、我為君平章已確、即教小娘子從君返魂、好否、兩人各喜、方將拜別賓娘大哭曰、姊去我安歸、祈垂憐救、妾為姊捧帨耳、連城悽然、無所為計、轉謀生、生又哀頓、頓難之、峻辭以為不可、生固強之、乃曰、試妄為之、去食頃而返、搖手曰何如、誠萬分不能為力矣、賓娘聞之、宛轉嬌啼、惟依連城肘下、恐其即去、慘怛無術、相對默默、而睹其愁

艷戚容、使人肺腑酸柔、碩生憤然曰、請携賓娘去、脫有從尤、小生擠身受之、賓娘乃喜、從生出、生憂其道遠無侶、賓娘曰妾從君去、不願歸也、生曰卿大痴矣、不歸何得活也、他日至湖南、勿復走避、爲幸多矣、適有兩媼攝牒赴長沙、生囑之、賓娘泣別而去、途中連城行蹇緩、里餘輒一息、凡十餘息、始見里門、連城曰、重生後懼有翻復、請索妾骸骨來、妾以君家生、當無悔也、生然之、偕歸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佇待之、

女曰、妾至此、四肢搖〻、似無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審謀、不然、生後何能自由、相将入側廂中、嘿定少時、連城笑曰、君憎妾耶、生驚問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諧、重負君矣、請先以魂報也、生喜、極盡歡戀、因徘徊不敢遽生、寄廂中者三日、連城曰、諺有之、醜婦終須見姑嫜、戚〻於此、終非久計、乃促生入、纔至靈寢、豁然頓甦、家人驚異、進以湯水、生乃使人邀史來、請得連城之尸、自言能活之、史喜從其言、方舁入室視之已醒、告

父曰、兒已委身喬郎、更無歸理、如有變動、但仍一死、史歸、遣婢往役給奉、王聞之、具詞申理、官受賄判歸王、生憤懣欲死、亦無之奈何、連城至王家、恚不飲食、惟祈速死、室無人、則帶懸梁上、越日益憊、殆將奄逝、王懼、送歸史、史復舁歸生、王知之、亦無如何、遂安焉、連城起、每念賓娘、欲遣人往偵之、以道遠而艱於行、一日家人白門前有車馬、夫婦出視、則賓娘已至中庭矣、相見悲喜、並作、太守親詣送女、生延入、太守曰、

小女賴君復生、誓不他適、今從其志、生叩謝如禮、孝廉亦至、叙宗好焉、

異史氏曰、一笑之知、許之以身、世人或議其痴、彼田横五百人豈盡愚哉、此知希之貴、賢豪所以感結而不能自已也、顧茫茫海内、遂使錦繡才人、僅傾心於蛾眉之一笑也、亦可慨矣、

霍生

文登霍生與嚴生少相狎、長相謔也、口給交禦、惟恐

不工、霍有鄰媪、曾為嚴妻導產、偶與霍婦語、言其私處有兩贅疣、婦以告霍、霍〻與同黨者謀窺嚴、將至、故竊語云、某妻與我最昵、衆不信、霍因揑造端末、且云如不信、其陰側有双疣、嚴止窓外聽之、既悉、不入逕去、至家苦掠其妻、妻〻不服、搒益残、妻不堪虐、自經死、霍始大悔、然亦不敢向嚴而白其誣矣、嚴妻既死、其鬼夜哭、舉家不得寧焉、無何、嚴暴卒、鬼乃不哭、霍婦梦女子披髮大呌曰、我死得良苦、汝夫妻何得歡樂

耶既醒而病数日尋卒霍亦夢女子指數詬罵以掌批其吻驚而寤覺唇際隱痛捫之高起三日而成双疣遂為痼疾不敢大言笑啓吻太驟則痛不可忍

異史氏曰夫死能為厲其氣寃也然私病加於唇吻神而近於戲矣

又王生與同窓某狎其妻歸寧生知其驢善驚先伏叢莽中伺婦至暴出驢驚婦墜惟一僮從不能扶婦乘王乃殷勤抱控甚至婦亦不識誰何王揚

揚得意謂僮逐驢去因得私其婦於莽中述袒袴履甚悉某聞大慚而去少間自窓隙中見某一手握刃一手挺妻來意甚怒惡大懼踰垣而逃某從之追二三里不及始返王盡力極奔肺葉開張因得吼疾數年不愈而死焉

汪士秀

汪士秀廬州人剛勇有力能舉石舂父子善蹴踘父四十餘過錢塘沒焉積八九年汪以故詣湖南夜泊

洞庭、時望月東升、澄江如練、方眺矚間忽有五人自湖中出、携大席平鋪水面畧可半畝、紛陳酒饌、罷磨觸作响、然聲温厚不類陶瓦已而三人踐席坐、二人侍飲、坐者一衣黄二衣白頭上巾皆皂色峩峩然下連肩背、制絶奇古、而月色微茫、不甚可晰、侍者俱黒褐衣、其一似童、其一似叟也、但聞黄衣人曰、今夜月色大佳、足供快飲、白衣者曰、此夕風景、大似廣利王宴梨花島時、三人互勸、引爵競浮、浅、但語畧小、即

不可聞舟人隱伏不敢動息汪細審侍者叟酷類又而聽其言非又殸二漏將殘忽一人曰趣此明月宜以擊毬為樂即見僮没水中取一圓出大可盈抱中如水銀滿貯表裏通明坐者盡起黄衣人呼叟共蹴之蹴起丈餘光摇摇射人眼俄而訇然遠起飛墜舟中汪技癢極力踏去覺異常輕耎蹋猛似破騰躍尋丈中有漏光下射如虹蚩然疾落又如經天之彗直投水中滾滾作沸泡殸而滅席中共怒曰何物生人敗

我清興、叟笑曰、不惡不惡、此吾家流星拐也、白衣人嗔其語戲、怒曰、都方獸惱、老奴何得作歡、便同小烏皮捉得狂子來、不然、脛骨當有椎喫也、汪計無所逃、即亦不畏、捉刀立舟中、倏見僮叟操兵來、汪注視真其父也、疾呼阿翁、兒在此、叟大駭、相顧悽斷、僮即返身去、叟曰、兒急作匿、不然都死矣、言未已、三人忽已登舟、面皆漆黑、睛大於榴、攫叟出、汪力與奪、搖舟斷纜、汪以刀截其臂落、黃衣者乃逃、一白衣人奔汪、汪

剝其顱墮水有聲闃然俱沒方謀夜渡旋見巨喙出
水面深濶若井四面湖水奔注砰〻作响俄一噴湧
則浪接星斗萬舟簸盪湖人大恐舟上有石鼓二皆
重百斤汪舉一以投激水雷鳴浪漸消又投其一風
波悉平汪疑父爲鬼叟曰我固未嘗死也溺江者十
九人皆爲妖物所食我以蹋圓得全物得罪於錢塘
君故移避洞庭耳三人魚精所蹴魚胞也父子聚喜
中夜擊棹而去天明見舟中有魚翅徑四五尺許乃

悟是夜閻所斷臂也

王阮亭云此條亦恢諧

商三官

故諸葛城有商士禹者士人也以醉謔忤邑豪豪嗾家奴亂捶之舁歸而斃禹二子長曰臣次曰禮一女曰三官三官年十六出閣有期以父故不果兩兄出訟經歲不得結婿家遣人恭母請從權畢姻事母將許之女進曰焉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禮者彼獨無父

母乎、婿家聞之慚而止、無何兩兄訟不得直、負屈歸、舉家悲憤、兄弟謀留父尸張再訟之本、三官曰、人被殺而不理、時事可知矣、天將爲汝兄弟𡿺生一罔羅包老耶、骨骸暴露於心何忍矣、二兄服其言、乃葬父、葬已、三官夜遁、不知何往、母慚怍惟恐婿家聞不敢告族黨、但囑二子冥冥偵察之、幾半歲杳不可尋、會豪誕辰、招優爲戲、優人孫淳攜二弟子往執役、其一王成、姿容平等、而音詞清澈、群贊賞焉、其一李玉、貌

韶秀如好女呼令歌辭以不稔強之所度曲半雜兒

女俚謠合座為之鼓掌孫大噺白主人此子從學未

久祇鮮行觴耳幸勿罪責即命行酒玉往來給奉善

覷主人意向豪悅之酒闌人散留與同寢玉代豪拂

榻鮮履殷勤周至醉語狎之但有展笑豪益惑之盡

遣諸僕去獨留玉伺諸僕出閤扉下楗焉諸僕就別

室飲移時聞廳事中格、有聲一僕往覘之見室內

冥黑寂不聞聲行將旋踵忽有响聲甚厲如懸重物

而斷其索亟問之並無應者呼衆排闥入燭之則主人身首兩斷玉自經死繩絕墮地上梁間頸際殘綆儼然衆大駭傳告内闥群集莫解衆移玉尸於庭覺其襪履虚若無物解之則素舄如鈎葢女子也益駭呼孫淳詰之淳駭極不知所對但云玉月前投作弟子顧從壽主人寔不知所從來以其服凶疑是商家刺客暫以二人邏守之女貌如生撫之肢體温耎二人竊謀淫之一人抱尸轉側方將緩其結束忽腦如

物擊口血暴注頃刻已死其一大驚告衆〻敬若神明焉且以告郡〻官問臣及禮並言不知但妹亡去已半載矣俾往驗視果三官〻竒之判二凡領葬勅豪家勿讐

異史氏曰家有女豫讓而不知則凡之為丈夫者可知矣然三官之為人即蕭〻易水亦將羞而不流况碌〻與世浮沉者耶願天下閨中人買絲繡之其功德當不減於奉壯繆也

王阮亭云龎娥謝小娥得此㒒足矣

于江

鄉民于江父宿田間爲狼所食江時年十六得父遺履悲恨欲絶夜俟母寢潛持鈇椎去眠父所冀報父仇少間一狼來逡巡嗅之江不動無何摇尾掃其額又漸俯首舐其股江迄不動既而歡躍直前將齕其領江急以椎擊狼腦立斃起置草中少間又一狼來如前狀又斃之卧至中夜杳無至者忽小睡夢父曰

殺二狼足洩我恨、然首殺我者其鼻白、此都非是、江醒、堅臥以伺之、既明無所復得、欲曳狼歸、恐驚母、遂投諸眢井而歸、至夜復往、亦無至者、如此三四夜、忽一狼來齧其足、曳之以行、行數步、棘刺肉、石傷膚、江若死者、狼乃置之地上、意將齕腹、江驟起捶之、仆、又連捶之、斃、細視之、真白鼻也、大喜、負之以歸、始告母、母泣從去、探眢井得二狼焉、

異史氏曰、農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義烈發於血

誠非直勇也智亦異焉

小二

滕縣趙旺夫妻奉佛不茹葷酒鄉中有善人之目家稱少有一女小二絕慧美趙珍愛之年六歲使與兄長春並從師讀凡五年而熟五經焉同窓丁生字紫陌長女三歲文雅風流頗相傾愛私以意告母求婚趙氏趙期以女字大家故弗許未幾趙惑於白蓮教徐鴻儒既反一家俱陷爲賊小二知書善解凡紙兵

豆馬之術、一見輒精、小女子師事徐者六人、惟小二稱最、因得盡傳其術、趙以女故大得委任、時丁年十八、游滕泮矣、而不肯論婚、不忘小二也、潛亡去、投徐麾下、女見之喜、優禮逾扵常格、女以徐高弟、足主軍務、晝夜出入、父母不得閑、丁每宵見、嘗斥絕諸役、輒至三漏、丁私告女曰、小生此來、卿知區〻之意乎、女云不知、丁曰、我非妄意攀龍、所以之故、寔為卿耳、左道無濟、祇取敗亡、卿慧人、不念此乎、能從我亡、則寸

心誠不負矣女憮然爲間豁如夢覺曰背親而行不義請告二人入陳利害趙不悟曰我師神人豈有舛錯女知不可諫乃易髻而髻出二紙鳶與丁各跨其一鳶肅肅振翼似鶼鶼之鳥比翼而飛質明至萊蕪界女以指撚鳶項忽即歛墮遂收鳶更以雙衛馳至山陰里托爲避亂者僦屋而居二人草草出齎於裝薪儲不給丁甚憂之假粟比舍莫肯代以升斗女無愁容但質簪珥閉門靜對猜燈謎憶亡書以是角低

昇、負者駢二指擊腕臂焉、西鄰翁姓、緑林之雄也、一日獵歸、女曰、富以其鄰、我何憂、暫假千金、其與我乎、丁以為難、女曰、我將使彼樂輸也、乃剪紙作判官狀、置地下、覆以鷄籠、然後邀丁登榻、煮藏酒、檢周禮為觴政、任言是某册第幾頁第幾人、即共翻閱其人得食傍水傍酉傍者飲、得酒部者倍之、既而女適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滿促釂、女乃祝曰、若借得金來、君當得飲部、丁翻卷得鱉人、女大笑曰、事已諧矣、滴瀝授

爵丁不服女曰君是水族宜作鱉飲方喧競間聞籠中戛戛女起曰至矣啟籠驗視則布囊中有巨金纍纍充溢丁不勝愕喜後翁家媼抱兒來戲竊言主人初歸篝燈夜坐地忽暴裂深不見底一判官自內出言我地府司隸也太山帝君會諸冥曹造暴客惡籙須銀燈千架每架計重十兩施百架則消滅罪愆主人駭懼焚香叩禱奉以千金判官荏苒而入地亦隨合夫妻聽其言故嘖嘖詫異之從此漸購牛馬蓄廝

婢、自營宅第、里中無賴子窺其富、糾諸不逞、踰垣刼丁、丁夫妻始自夢中醒、則編菅爇照、滿集滿屋、二人執丁、又一人探手女懷、女袒而起、戟指而呵曰止、止、盜十三人、皆吐舌呆立、痴若木偶、女始着袴下榻、呼集家人、一一反接其臂、逼令供吐明悉、乃責之曰、遠方人埋頭澗谷、冀得相扶持、何不仁至此、緩急人所時有、窘急者不妨明告、我豈積殖自封者哉、豺狼之行、本合盡誅、但我所不忍、姑釋去、再犯不宥、諸盜叩

謝而去居無何徐鴻儒就擒趙夫婦妻子俱被誅夷生賫金往贖長春之幼子以歸兒時三歲養爲己出使從丁姓名之承祧於是里中漸知爲白蓮教戚裔適蝗害稼女以紙鳶數百翼放田中蝗遠避不入其隴以是得無恙里人共嫉之群首於官以爲鴻儒餘黨官瞰其富肉視之收丁丁以重賂啗令始得免女曰貨財之來也苟固宜有散亡然蛇蝎之鄉不可久居因賤售其業而去之止於益都之西鄙女爲人靈

巧善居積經紀過於男子嘗開琉璃廠每進工人而
指點之一切碁燈其奇式幻采諸肆莫能及以故直
昂得速售居數年財益稱雄而女督課婢僕嚴食指
數百無冗口暇輒與丁烹茗着棋或觀書史為樂錢
穀出入以及婢僕業凡五日一課女自持籌丁為之
點籍唱名數爲勤者賞賚有差惰者鞭撻罰膝立是
日給假不夜作夫妻設肴酒呼諸婢度俚曲爲笑女
明察如神人無敢欺而賞輒浮於其勞故事易辦村

中二百餘家凡貧者俱量給貲本鄉以此無游惰值大旱女令村人設壇於野乘輿夜出禹步作法甘霖傾注五里內悉獲沾足人益神之女出未嘗障面村人皆見之或少年群居私議其美及覿面逢之俱肅肅無敢仰視者每秋日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授以錢使採茶薊凡二十年積滿樓屋人竊非笑之會山左大饑人相食女乃出菜雜粟以贍饑者近村賴以全活無逃亡焉

異史氏曰、小二所為、殆天授、非人力也、然非一言之悟、駢死已久、由是觀之、世抱非常之才、而悞入匪僻以死者、當亦不少焉、知全學六人中、遂無其人乎、使人恨不為丁生耳、

庚娘

金大用、中州舊家子也、聘尤太守女、字庚娘、麗而賢、好逑甚敦、以流寇之亂、家人離逷、金遂攜家南竄、途遇少年、亦偕妻以逃者、自言廣陵王十八、願為前驅、

金喜行止與俱至河上女隱告金曰勿與少年同舟彼屢顧我目動而色變中叵測也金諾之王殷勤覓巨舟代金運裝勤勞臻至金不忍卻又念其携有少婦應亦無他婦與庚娘同居意度亦頗温婉王坐船頭上與櫓人傾語似甚熟識未幾日落水程迢遞漫漫不辨南北金四顧險幽頗涉疑怪頃之皎月初升見彌望皆蘆葦既泊王邀金父子出戶一豁乃乘間擠金入水金有老父見之欲號舟人以篙築之亦溺

金母聞聲出窺，又築溺之。王始喊救。母出時，庚娘在後，已微窺之。既聞一家盡溺，即亦不驚，但哭曰：「翁姑俱没，我安適歸？」王入勸：「娘子勿憂，請從我至金陵。家中田廬頗足贍給，保勿慮也。」女收泣曰：「得如此，願亦足矣。」王大悅，給奉良殷。既暮，曳女求歡，女托體姅，王乃就婦宿。初更既盡，夫婦喧競，不知何由。但聞婦曰：「若所爲，恐雷霆碎汝顱矣！」王乃撾婦，婦呼云：「便死休！誠不願爲殺人賊婦！」王吼怒，捽婦出，便聞骨董一聲，

遂謹言婦溺矣未幾抵金陵導庚娘至家登堂見媼媼訝非故婦王言婦墮水死新娶此耳歸房又欲犯之庚娘哭曰三十許男子尚未經人道耶市兒初合巹亦須一杯薄漿酒汝家沃饒不難備辦清醒相對是何體段王喜具酒對酌庚娘執爵勸酬殷懇王漸醉辭不飲庚娘引巨碗強媚勸之王不忍拒又飲之於是酣醉裸脫促寢庚娘撤器滅燭托言溲溺出房以刀入暗中以手索王項王猶捉臂作暱款庚娘力

切之不死號而起又揮之始殪媪彷彿有聞趍問之女亦殺之王第十九覺焉庚娘知不免急自刎刀鈍缺不可入啟戶而奔十九逐之已投池中矣呼告居人救之已死色麗如生共驗王尸見窓上一函開視之則女備述其寃狀群以為烈謀歛貲作殯天明集視者數千人見其容皆朝拜之終日間得金百於是葬諸南郊好事者為之珠冠袍服瘞藏豐滿焉初金生之溺也浮片板上得不死將曉至淮上為小舟所

救舟葢富民尹翁嵩設以拯溺者金既蘓詣翁申謝翁優厚之留敎其子金以不知親耗將往探訪故不决俄白撈得死叟及媪金疑是父母奔驗果然翁代營棺木生方哀痛又白拯一溺婦自言金生其夫生揮涕驚出女子已至殊非庚娘乃王十八婦也向金大哭請勿相棄金曰我方寸已亂何暇謀人婦婦益悲尹審其故知爲天報勸金納婦金以居喪爲辭且將復仇恩細弱爲累婦曰如君言脫庚娘猶在將以

報仇居喪去之耶翁以其言善請暫代收養金乃許之卜葬翁媪婦縗絰哭泣如喪翁媪既葬金懷刃托鉢將赴廣陵婦止之曰妾唐氏祖居金陵與豺子同鄉前言廣陵者詐也且江湖水寇半伊同黨仇不能復祇取禍耳金徘徊不知所謀忽傳女子誅仇事洋溢河渠姓名甚悉金閲之一快然益悲辭婦曰幸不汚辱家有烈婦如此何忍負心再娶婦以業有成說不肯中離願自居於滕妾會有副將軍袁公與尹有

舊、適將西發、過尹見生、大相知愛、請為記室、無何流
寇犯順、袁有大功、金以恭機務叙勞、授遊擊以歸、夫
婦始成合巹之禮、居數日、攜婦詣金陵、將以展庚娘
之墓、暫過鎮江、欲登金山、漾舟中流、倏一艇過、中有
一嫗及少婦、怪少婦頗類庚娘、舟疾過、婦自窗中窺
金、神情益肖、驚疑不敢追問、急呼曰、看群鴨兒飛上
天耶、少婦聞之、亦呼曰、饞猧兒欲吃猫子腥耶、蓋當
年閨中之隱謔也、金太驚、返棹問之、真庚娘也、青衣

扶之過舟，相抱哀哭，傷感行旅。唐氏以嫡禮見庚娘，庚娘驚問，金爲備述其由，庚娘執手曰：同舟一話，心常不忘，不圖吳越一家矣。蒙代葬翁姑，所當首謝，何以此禮相向？乃以齒序，唐少庚娘一歲，妹之。先是庚娘既葬，自不知幾歷春秋，忽一人呼曰：庚娘汝夫不死，尚當重圓。遂如夢醒，捫之，四面皆壁，始悟身死已葬，祇覺悶悶，亦無所苦。有惡少窺其葬具豐美，發塚破棺，方將搜括，見庚娘猶活，相共駭懼。庚娘恐其害

已、哀之曰、幸汝輩來、使我得覩天日、頭上簪珥悉將去、顧鬻我爲尼、更可少得直、我亦不滅也、盜稽首曰、娘子貞烈、神人共欽、小人輩不過貧乏無計作此不仁、但無漏言幸矣、何敢鬻作尼、庚娘曰、此我自樂之、又一盜曰、鎮江耿夫人、寡而無子、若見娘子必大喜、庚娘謝之、自拔首飾悉付盜、盜不敢受、固與之、乃共拜受、遂載去、至耿夫人家、托言船風所迷、耿夫人巨家寡媪、自度、見庚娘大喜、以爲已出、適母子自金山

進香歸也、庚娘緬述其故、金乃登舟拜母、、款之若婿、邀至家、留數日始歸、後往來不絕焉、

異史氏曰、大變當前、淫者生之、貞者死焉、生者裂人之眥、死者雪人之涕耳、至如談笑不驚、手刃仇讐、千古烈丈夫中、豈多匹儔哉、誰謂女子遂不可比蹤彥雲也、

宮夢弼

柳方華、保定人、財雄一鄉、慷慨好客、座上常有百人、

急人之急千金不靳賔客假貸者常不還惟一客宮夢弼陜人生平無所祈請每至輒經歲詞旨清洒柳與處時最多柳子名和時揔角叔之宮亦喜與和戲和每自塾歸輒與發貼地磚藏石子偽作藏金為咲屋五架掘藏幾徧衆咲其行稚而和獨悅愛之尤較諸客昵後十餘年家漸虛不能供多客之求於是客漸稀然十餘人徹宵談讌猶是常也年既暮家益落尚割畝得直以備雞黍和亦揮霍學父結小友柳不

之禁無何柳病卒至無以治凶具宮乃自出囊金為柳經紀和益德之事無大小悉委宮叔宮時自外入必袖瓦礫至室則拋擲暗陬更不觧其何意和每對宮憂貧宮曰子不知作苦之難無論無金即授汝千金可立盡也男子患不自立何患乎貧一日辭欲歸和泣囑速返宮諾之遂去和貧不自給典質漸空日望宮至一為紀理而宮滅跡匿影去如黄鶴矣先是柳生時為和論親於無極黄氏素封也後聞柳貧陰

有悔心、柳卒、訃告之、即亦不弔、猶以道遠曲原之、和服除、母遣和自詣岳家訂婚期、與黃憐頤比至、黃閽其衣履穿敝、斥門者不納、寄語云、歸謀百金可復來、不然、請自此絕、和聞言痛哭、對門劉媼憐而進之食、贈錢三百、慰令歸、母亦哀憤無策、因念舊客負欠者十常八九、俾指富貴者求助焉、和曰、昔之交我者爲我財耳、使兒駟馬高車、假千金亦即非難、如此景象誰猶念曩昔憶故好耶、且父與人金資、曾無契保、責

貧亦難憑也母固強之和從敎出歷二十餘日不能致一文惟優人李四舊受恩卹聞之贈金一兩母子痛哭自此絕望矣黃女年已及笄聞父絕和竊不直之黃欲女別適女泣曰柳郎非生而貧者使富倍他日豈俛我者所能奪乎今貧而棄之不仁黃不悅曲諭百端女終不搖翁嫗並怒旦夕唾罵之女亦安焉無何黃夜遭寇刼黃夫婦炮烙幾死家中席捲一空荏苒三年家益零落有西賈聞女美願以五十金致

聘黄利而許之將強奪女志女察知其謀毀粧塗面乘夜遁去丐食於途閱兩月始達保定訪知居址直造其家母以為乞人婦故咄之女嗚咽自陳母把手泣曰兒何形骸至此耶女又慘然而告以故母子俱哭便為盥沐顏色光澤眉目煥映母子俱喜然家三口日僅一餔母泣曰吾母子固應爾所憐者負吾賢婦女笑慰之曰新婦在乞人中稔知況味今日視之覺有天堂地獄之別母為解頤女一日入閭舍中見

斷草叢〻無隙處漸入內室塵埃積中暗陬有物堆積蹴之近足拾視之皆朱提也驚走告和〻同往驗視則宮曩日所拋瓦礫盡為白金因念兒時常與痤石室中得無皆金耶而故第已典於東家急贖歸斷磚殘缺所藏石子儼然露焉頗覺失望及發他磚則纍〻皆白鏹也頃刻間數巨萬矣由是贖田產市奴僕門庭華好過昔日因自奮曰若不自立負我宮叔刻志下帷三年中鄉選乃躬賚白金往酬劉媼鮮衣

射目俊僕十餘輩皆騎怒馬如龍媪僅一室和便坐榻上人譁馬騰充溢里巷黃翁自女亡失西賈逼退聘財業已耗去殆半售居宅始得償以故困窘如和曩日閙舊婿烜耀閉户自傷而已媪沽酒備饌欵和因述女賢且惜女遁問和娶否和曰娶矣食已强媪往視新婦載與俱歸至家女華妝出群婢簇擁若仙相見大駭遂敘往舊殷問父母起居數日欵洽優厚為製好衣上下一新始送令歸媪詣黃所報女耗兼

致存問夫婦大驚媪勸往投女黄有難色既而凍餒

難堪不得已如保定及到門見門閥峻麗閽者怒目

相視終日不得通一婦人出黄温色畢詞告以姓氏

求暗達女知少間婦人出導入耳舍曰娘子極欲一

覲然恐郎君知尚俟隙也翁幾時來此得毋飢否黄

因訴所苦婦人以酒一盛肴二簋出置黄前又贈五

金曰郎君宴房中娘子恐不能來明晨當早行勿為

郎聞黄諾之早起趣裝則管鑰未啓止於門中坐襆

囊以侍忽譁主人出黄將歛避和已睹之怪問誰何家人悉無以應和怒曰是必奸宄可執赴有司衆應𣪚出短綆綳繫樹間黄慚懼不知置詞未幾昨夕婦出跪曰是某舅氏以前夕來晚故未告主人和命釋縛婦送出門曰忘囑門者遂致參差娘子言相思時可使老夫人僞爲賣花者同劉媪來黄諾歸述於嫗嫗念女若渴以告劉媪媪果與俱至和家凡啓十餘闥始達女所女着帔頂髻珠翠綺紈散香氣撲人嚶

哼一敲、大小婢媪、奔入滿側、移金椅床、置叟夾膝、慧婢瀹茗、各以隱語道寒暄、相視泪熒、至晚除室安二媪、裀褥温爽、並昔年富時所未經、居三五日、女義殷渥、媪輒引空處、泣白前非、女曰、我子母有何過不忘、但郎忿不解、妨他聞也、每和至便走匿、一日方促膝、和遽入見之、怒詬曰、何物村嫗、敢引身與女子接坐、宜撮鬢毛令盡、劉媪急進曰、此老身瓜葛、王嫂賣花者、幸勿罪責、和乃上手謝過、即坐曰、姥來數日、我大

忙、未得展叙、黄家老畜生尚在否、笑云都佳、但是贫不可过、官人大富贵、何不念翁婿情也、和击桌曰、曩年非姥怜赐一瓯粥、更何得旋乡土、今欲得而寝处之、何念为、言至忿际、辄顿足起骂、女恚曰、彼即不仁、是我父母、我迢迢远来、手皴瘃足趾皆穿、亦自谓无负郎君、何乃对子骂父、使人难堪、和始敛怒起身去、黄妪愧丧无色、辞欲归、女以二十金私付之、既归旷绝音问、女深以为念、和乃遣人招之、夫妻至、惭怍无

以自容和謝曰舊歲辱臨又不明告遂使開罪良多黃但唯〻和為更易衣履留月餘黃心終不自安遂告歸和遺白金百兩曰西賈五十金我今倍之黃汗顏受之和以輿馬送還暮歲稱小封焉

異史氏曰雍門泣後珠履杳然令人憤氣杜門不欲復交一客然良朋葬骨化石成金不可謂非慷慨好客之報也閨中人坐享高奉儼然如嬪嬙非貞異如黃卿孰克當此而無愧者乎造物之不妄

降福澤也如是、

鄉有富者、居積取盈、捜算入骨、窖鏹數百、惟恐人知、故衣敗絮、啗糠粃、以示貧、親友偶來、亦曾無作雞黍之事、或言其家不貧、便瞋目作怒、其仇如不共戴天、暮年日餐揄屑一升、臂上皮摺垂一寸長、而所窖終不肯發、後漸尫羸瀕死、兩子環問之、猶未遽告、迨覺果危急、欲告子ヽ至已舌蹇不能敍、惟爬抓心頭、呵ヽ而已、死後子孫不能具棺木、遂

蒙葬焉、嗚呼、若窖金而以為富、則大帑數千萬、何不可指為我有哉、愚已、

泥鬼

余鄉唐太史濟武、數歲時、有表親某相攜戲寺中、太史童年磊落、膽氣最豪、見廡中泥鬼、琉璃眼珠甚光而巨、愛之、陰以指抉取懷之而歸、既抵家、某暴病不語、移時忽起、厲聲曰、何故抉我睛、譟呌不休、衆莫之知、太史始言所作、家人乃祝曰、童子無知、戲抉尊目、

行奉還也乃大言曰如此我便當去言訖仆地遂絕

良久而甦問其所言茫不自覺乃送睛仍安鬼眶中

異史氏曰登堂索睛土偶何其靈也顧太史抉睛

而何以遷怒於同遊蓋以玉堂之貴而且至性觥

觥觀其尚書北闕拂袖南山神且憚之而况鬼乎

哉

聊齋誌異卷之七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鴝鵒

王汾濱言其鄉有養八哥者，教以語言，甚狎習，出游必與之俱，相將數年矣。一日將過絳州，去家尚遠，而資斧已罄，其人愁苦無策。鳥云：何不售我？送我於王邸，當得善價，不愁歸路無資也。其人云：我安忍？鳥云：不妨。主人得價疾行，待我於城西二十里大樹下。其

人從之攜至城中相問答觀者甚衆有中貴見之聞
諸王王召入欲買之其人曰小人相依爲命不願賣
王問鳥汝願住否答言願住王喜鳥又言給價十金
勿多與王益喜遂畀十金其人故作懊悔狀而出王
與鳥語應對便捷呼肉啖之食已鳥云臣欲浴王命
金盆貯水開籠令浴浴已飛簷間梳翎抖羽尚與王
喋喋不休頃之羽燥蹁躚而起操晉音曰臣去呀顧
盼已失所在王及内侍仰面咨嗟急尋其人則已杳

矣後有往秦中者見其人携鳥在固安市上此畢載

積先生記

王阮亭云可與鸚鵡秦吉了同傳

劉海石

劉海石蒲臺人避亂於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

滄客同函丈因相善訂為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扶

櫬而歸音問遂缺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

吉十七歲為邑名士次子亦慧滄客又納邑中倪氏

女、大變之後、半年、長子患頭痛卒、夫妻大慟、無何妻
病又卒、逾数月長媳又卒、而婢僕之喪亡且相継也、
滄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悶、忽閽人通海石
至、滄客喜、急出迎以入、方欲展寒暄、海石忽驚曰、兄
有滅門之禍不知耶、滄客愕然、莫解其故、海石曰、久
失聞問、竊疑近況未必佳也、滄客泫然、因以状告、海
石欷歔、既而笑曰、災殃未艾、余初爲兄弔也、然幸而
遇僕、請爲兄賀、滄客曰、久不晤、豈近精越人術耶、海

石曰、是非所長、陽宅風鑑、頗能習之、滄客書、便求相宅、導海石入內外遍觀之、已而請睹諸眷口、滄客從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堂、滄客一一指示之、至倪、海石仰天大笑不已、衆方驚疑、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暴縮短、僅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其頂、作石缶聲、海石揪其髮、撿腦後見白髮數莖、欲拔之、女縮項跪啼、言即去、但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凶心尚未死耶、就項後拔去之、女隨手而變、黑色如狸、衆大駭、海石掇

納袖中頃子婦曰媳受毒已深背上當有異請驗之婦羞不肯袒示劉子固強之見背上白毛長四指許海石以針挑去曰此毛已老七日即不可救又視劉子亦有毛纔二指曰似此可月餘死耳滄客以及僕婢並刺之曰僕適不來一門無噍類矣問此何物曰亦狐屬吸人神氣以為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君何能神異若此無乃仙乎咲曰但從師習小技耳何遽云仙問其師答曰山石道人適此物我不能死

之、將歸獻俘於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〻、駭曰、無矣、尾末有大毛末去、今已遁去、衆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盡、不能作人、祇能化獸、遁當不遠、於是入室而相其猫、出門而嗾其犬、皆曰無之、啓圈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一豕、聞海石笑、遂伏不敢少動、提耳捉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如針、方將檢拔、而豕轉側哀鳴、不聽其拔、海石曰、汝造孽已多、拔一毛猶不肯耶、執而拔之、隨手復化爲狸、納袖中欲去、滄客苦留、乃爲

一飯、問後會、曰此難豫定、我師立願宏深、常使我等遨遊世上、援救衆生、未必無再見時、旣別後細思其名、始悟因海石殆仙矣、山石合一字、蓋呂祖諱也、

諭鬼

青州石尚書茂華、爲諸生時、郡門外有大淵、不雨亦不涸、邑中獲大盜數十名、刑於淵上、鬼聚爲祟、經過者輒被曳入、一日有某甲正遭困危、忽聞群鬼惶竄曰、石尚書至矣、未幾公至、甲以狀告、公以堊灰題壁

示云、右某為禁約事、照得厥念無良、致攖雷霆之怒、所謀不軌、遂遭鈇鉞之誅、只宜返魍魎之心、爭相懺悔、庶幾洗髑髏之血、脫此沉淪、爾乃生已極刑、死猶聚惡、跳踉而至、披髮成群、躑躅以前、搏膺作厲、黃泥塞耳、輒逞鬼子之凶、白晝為妖、幾斷行人之路、彼邱陵三尺外、曾轄由人、豈乾坤兩大中、兇頑任爾、諭後各宜潛蹤、勿猶怙惡、無定河邊之骨、靜待輪迴、金閨夢裡之魂、還踐鄉土、如蹈前愆、必貽後悔、自此鬼患

遂絕。淵亦尋乾。

犬燈

韓光祿大千之僕，夜宿廈閣，見樓上有燈如明星，未幾熒熒飄落，及地化爲犬，睨之，轉舍後去。急起，潛尾之，入園中，化爲女子，心知其狐，還卧故處。俄女子自後來，僕佯寐以觀其變。女俯而撼之，僕偽作醒狀，問其爲誰，女不答。僕曰：樓上燈光，非子也耶？女曰：既知之，何問爲？遂共止宿，晝別宵會，以爲常。主人知之，使

二人夾僕臥二人既醒則身臥床下亦不覺墮自何時主人益怒謂僕曰來時當捉之來不然則有鞭楚僕不敢言諾而退因念捉之難不捉懼罪輾轉無策忽憶女子一小紅衫密着其體未肯暫脫必其要害執此可以脅之夜間女至問主人囑汝捉我乎曰良有之但我兩人情好何忍為此及寢陰掬其衫女急啼力脫而去從此遂絶後僕自他方歸遥見女子坐道周至前則舉袖障面僕下騎呼曰何作此態女乃

起、握手曰、我謂子已忘舊好矣、今既戀戀有故人意、情尚可原、前事出於主命、亦不汝怪、但緣分已盡、今設小酌、請入為別、時秋初高梁正茂、女携與俱入、則中有巨第、繫馬而入、廳堂中酒肴已列、甫坐、群婢行炙、曰將暮、僕有事欲覆主命、遂別、既出、則依然田隴耳、

番僧

釋體空言在青州見二番僧、象貌奇古、耳綴雙環、被

黄布鬅髮卷如羊角、嘗自西域來、闗太守重佛、謁之、太守遣二隸送詣叢林和尚靈巒、不甚禮之、執事者見其人異、私款之、止宿焉、或問西域多異人羅漢、得勿有奇術否、其一輾然笑、出手於袖、掌中托一小塔、高纔盈尺、玲瓏可愛、壁上最高處有小龕、僧擲塔其中、矗然端立、無少偏倚、塔上有舍利放光、照耀一室、少間以手招之、仍落掌中、其一僧乃袒臂伸左肱、長可六七尺、而右肱縮無有矣、轉伸右肱、亦如左狀、

狐妾

萊蕪劉洞九、官汾州、獨坐署中、聞亭外笑語漸近、入室則四女子、一四十許、一可三十、一二十四五已來、末後一垂髫者、並立几前、相視而笑、劉固知官署多狐、置不顧、少間垂髫者出一紅巾、戲拋面上、劉拾擲牕間、仍不顧、四女一笑而去、一日年長者來謂劉曰、舍妹與君有緣、願無棄葑菲、劉漫應之、女遂去、俄偕一婢擁垂髫兒來、俾與劉並肩坐、曰一對好鳳侶、今

夜諧花燭，勉事劉郎，我去矣。劉諦視之，光艷無儔，遂與燕好。詰其行踪，女曰：妾固非人，而寔人也。妾前官之女，蠱於狐，奄忽以死，窆園內，衆狐以術生我，遂飄然若狐。劉因以手探尻際，女覺之，笑曰：君將毋謂狐有尾耶？轉身曰：請試捫之。自此遂留不去，每行坐與小婢俱，家人俱尊以小君之禮，婢媪叅謁，賞賚甚豐。值劉壽辰，賓客繁多，共三十餘筵，須庖人甚衆，先期牒拘，僅一二到者，劉不勝恚。女知之，便言勿憂，庖人

既不足用、不如並其來者而遣之、妾固短於才、然三十席亦不難辦、劉喜、命以魚肉薑桂等物悉移內署、家中人但聞刀砧聲繁碎不絕、門內設一几、行炙者置柈其上、轉視則肴俎已滿、托去復來、十餘人絡繹於道、取之不竭、末後行炙人來索湯餅、內言曰、主人未嘗預囑、咄嗟何以辦、既而曰、無已其假之、少頃呼取湯餅、視之三十餘椀、蒸騰几上、客既去、乃謂劉曰、可出金資、償某家湯餅、劉使人將直去、則其家失湯

餅、方共驚疑、使至疑始解、一夕夜酌、偶思山東苦酥、女請取之、遂出門去、移時返、曰、門外一甕、可供數日飲、劉視之、果得酒、真家中甕頭春也、越数日、夫人遣二僕如汾州、途中一僕曰、聞狐夫人犒賞優厚、此去得賞金、可買一裘、女在署已知之、向劉曰、家中人將至、可恨傖奴無禮、必報之、明日僕甫入城、頭大痛、至署、抱頭號呼、共擬進醫藥、劉笑曰、勿須療、時至當自瘥、衆疑其獲罪小君、僕自思初來未解裝、罪何由得、

無所告訴。漫膝行而哀之。簾中語曰。爾謂夫人則已耳。何謂狐也。僕乃悟。叩不已。又曰。既欲得裘。何得復無禮。已而曰。汝愈矣。言已。僕病若失。僕拜欲出。忽自簾中擲一裹出。曰。此一羔羊裘也。可將去。僕解視得五金。劉問家中消息。僕言都無事。惟夜失藏酒一甕。稽其時日。即取酒夜也。群憚其神。呼之聖仙。劉爲繪小像。時張道一爲提學使。聞其異。以桑梓誼詣劉。欲祈一面。女拒之。劉示以像。張強携而去。歸懸座右。朝

夕祝之云，以卿麗質，何之不可，乃托身於鬖鬖之老，下官殊不惡於洞九，何不一惠頑女，在署忽謂劉曰，張公無禮，當小懲之，一日張方祝，似有人以界方擊額，崩然甚痛，大愳，反卷，劉詰之，使隐其故而詭對之，劉笑曰，主人額上得毋痛否，使不能欺，以實告，無何婿亓生來請覲之，女固辭，亓請之堅，劉曰，婿非他人，何拒之深，女曰，婿相見必當有以贈之，渠望我奢，自度不能滿其志，故不欲見耳，既固請之，乃許以十日

見及期亓入隔簾揖之少致存問儀容隱約不敢審諦既退数步之外輙回眸注盼但聞女言曰阿婿回首矣言已大笑烈〻如鴉鳴亓聞之脛骨皆軟搖〻然若喪魂魄既出坐移時始稍定乃曰適聞笑聲如聽霹靂竟不覺身為已有少頃婢以女命贈亓二十金亓受之謂婢曰聖仙日與丈人居寧不知我素性揮霍不慣使小錢耶女聞之曰我固知其然奈囊適罄何向結伴至汴梁其城為河伯占據庫藏皆没水

中入水各得些須何能飽無饜之求且我縱能厚餽彼福薄亦不能任女凡事能先知遇有疑難與議無不剖析一日與劉並坐忽仰天大驚曰大刼將至為之奈何劉驚問家口曰餘悉無恙獨二公子可慮此處不久將為戰場君當求差遠去庶免於難劉從之乞於上官得解餉雲貴間道里遼遠聞者弔之而女獨賀無何姜瓖叛汾州沒為賊窟劉仲子自山東來適遭其變遂被害城陷官僚皆罹於難惟劉以公出

得免、盜平、劉始歸、尋以大案罣誤、貧至饔飧不給、而
當道者又多所需索、因而窘憂欲死、女曰無憂、牀下
三千金、可資用度、劉大喜、問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
之物、取之不盡、何庸竊乎、劉借謀得脫歸、女從之、後
數年女忽去、紙裹數事留贈、中有喪家挂門之小旛、
長二寸許、群以為不祥、劉尋卒、

雷曹

樂雲鶴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交莫逆、夏十

歲知名、樂虛心事之、夏亦相規不倦、樂文思日進由是名並著、而潦倒場屋、戰輒北、無何夏遘疫卒、家貧不能葬、樂銳身自任之、遺襁褓子及未亡人、樂時卹其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於是士大夫益賢樂、樂恒產無多、又代夏生憂內顧、因而家計日蹙、乃嘆曰、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沒、而況於我、人生富貴須及時、戚戚終歲、恐先狗馬填溝壑、負此生矣、不如早改圖也、於是去讀而賈、操業半年、家資小

泰。一日客金陵，休於旅舍，見一人頎然而長，筋骨隆起，徬徨座側，色黯淡有戚容。樂問欲得食耶，其人亦不語。樂推食食之，則以手掬啗，頃刻已盡。樂又益以兼人之饌，食復盡。遂命主人割豚肩，堆以蒸餅，又盡數人之飡，始果腹而謝曰：三年以來，未嘗如此飫飽。樂曰：君固狀士，何飄泊若此。曰：罪嬰天譴，不可說也。問其里居，陸無屋，水無舟，朝村而暮郭耳。樂整裝欲行，其人相從，戀戀不去。樂辭之，告曰：君有大難，吾不

忍忘一飯之德，樂異之，遂與偕行。途中曳與同飧，辭曰：我終歲僅數飧耳。樂益奇之。次日渡江，風濤暴作，估舟盡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俄而風定，其人負樂踏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船至，扶樂入，囑樂卧守，復躍入江，以兩臂夾貨出，擲舟中，又入之，數入數出，列貨滿舟。樂謝曰：君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還哉。檢視貨財，並無亡失，益喜，驚爲神人。放舟欲行，其人告退，樂苦留之，遂與共濟。樂笑云：此一厄也。祇

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勸止已投水中矣

驚愕良久忽見含笑而出以簪授樂曰幸不辱命江

人固不駭異樂輿歸寢處共之每十數日始一食食

則餡嚼無算一日又言別樂固挽之適晝晦欲雨聞

雷殷樂曰雲間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

視之此疑乃可解其人笑曰君欲作雲中遊耶少時

樂倦甚伏榻假寐既醒覺身搖搖然不似榻上開目

則在雲氣中周身如絮驚而起暈如舟上踏之耎無

地、仰視星斗在眉目間、猶疑是夢、細視星嵌天上、如老蓮實之在蓬也、大者如甕、次如甌、小如盎盂、以手撼之、大者堅不可動、小者動搖、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撥雲下視、則銀河蒼茫、見城郭如豆、愕然自念、設一脫足、此身何可復問、俄見二龍夭矯、駕縵車來、尾一掉、如鳴牛鞭、車上有罌、圍皆數丈、貯水滿之、有數十人、以罌掬水、徧洒雲間、忽見樂共怪之、樂審所與壯士在焉、語衆云、是吾友也、因取一罌授

樂令洒時苦旱樂接罷排雲遥望故鄉盡情傾注未幾其人謂樂曰我本雷曹前誤行雨罰謫三載今天限已滿請從此別乃以駕車之繩萬丈擲前使握端縋之下樂危之其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飀飀然瞬息及地視之則墮立村外繩漸收入雲中不可見矣時久旱十里外雨僅盈指獨樂里溝澮皆盈歸探袖中摘星猶在出置案上黝黯如石入夜則光明煥發映照四壁益寶之什襲而藏每有佳客出以炤飲正

視之條〻射目一夜樂妻坐對握髮忽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叱已入口中咯之不出竟已下咽愕奔告樂〻亦奇之既寢夢戛平子來曰我少微星也因先君失一德促我壽齡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自天上携歸可云有緣今為君嗣以報大德樂三十無子得夢甚喜自是妻果娠及臨蓐光耀滿室如星在几上時因名星兒機警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焉

異史氏曰、樂子文章名一世、忽覺蒼〻之位置我者不在是、遂棄毛錐如脫屣、此與燕頷投筆何以少異、至雷曹感一飯之德、少微酬良朋之知、豈神人之私報恩施哉、乃造物之公報賢豪耳、

賭符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齊廟、多幻術、共名之仙、先子與最善、每適城輒造之、一日與先叔赴邑、擬訪韓、適遇諸途、韓付鑰曰、請先往、啓門坐、少旋我即至、乃如其

言、詣廟發局、則韓已坐室中、諸如此類、先是有敝族人嗜博賭、因先子亦識韓、值大佛寺來一僧、耑事樗蒲、賭甚豪、族人見而悅之、罄貲往賭、大虧、心益熱、典質田產復往、終夜盡喪、悒悒不得志、便道詣韓、精神惝恍、言語失次、韓問之、具以寔告、韓笑云、常賭無不輸之理、尚能戒賭、我爲汝復之、族人曰、尚得珠還合浦、花骨頭當鉄杵碎之、韓乃以紙書符授佩衣帶間、囑曰、但得故物即已、勿得覦復望蜀也、又付千錢約

贏而償之、族人大喜而往、僧驗其貲易之、不屑與賭、族人強之、請一擲爲期、僧笑而從之、乃以千錢爲孤注、僧擲之無所勝負、族人接色、一擲成采、僧復以兩千爲注、又敗、僧漸增至十餘千、明〃梟色呵之皆成盧雉、計前所輸、頃刻盡復、陰思再贏數千亦更佳、乃復博、則色漸劣、心怪之、起視帶上、則符已亡矣、大驚而罷、載錢歸廟、除償韓外、追而計之、並末後所失、適符原数、已而愧謝失符之罪、韓笑曰、已在此矣、固囑

勿貪、而君不聽、故取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傾家者莫速於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於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將不知所底矣、夫商農之人俱有本業、詩書之士尤惜分陰、負耒橫經、固成家之正路、清談薄飲、猶寄興之生涯、爾乃狎比淫朋、纏綿永夜、傾囊倒篋、懸金於嶮巇之天、呼雉呵盧、乞靈於淫昏之骨、盤旋五木、似走圓珠、手握多章、如擎團扇、左覷人而右顧已、望穿

鬼子之睛陽示弱而陰用強費盡魍魎之技門前賔客待猶戀戀於場頭舍上火烟生尚眈眈於盆裏忘飧廢寢則久入成迷舌敝唇焦則相看似鬼迨夫全軍盡沒熱眼空窺視局中則吁歸濃焉技痒英雄之臆傾橐底而貫索空矣仄寒壯士之心引頸徘徊覺白手之無濟垂頭蕭索始玄夜以方歸幸文譎之人眠恐驚犬吠苦久虛之腹餓敢怨羹殘既而鬻子質田真珠還於合浦不意火燒毛

燼、終撈月於滄江、及遭敗後我方思、已作下流之物、試問睹中誰最善、群指無袴之翁、甚而枵腹難堪、遂棲身於暴客、搔頭莫度、至仰給於香奩、嗚呼、敗德喪行、傾財亡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

阿霞

文登景生者、少有重名、與陳生比鄰而居、齋隔一短垣、一日陳暮過荒落之墟、聞女子啼松柏間、近臨則樹橫枝有懸帶、若將自經、陳詰之、揮涕而對曰、母遠

去、托妾於外兄、不圖狼子野心、畜我不卒、伶仃如此、念不如死、言已復泣、陳解其帶、勸令適人、女慮無可托者、陳請暫寄其家、女從之、既歸、挑燈審視、丰韻殊絕、大悅、欲亂之、女厲聲抗拒、紛紜之聲、達於間壁、景生踰垣來窺、陳乃釋女、女見景生、凝眸停睇、久乃奔去、二人共逐之、不知去向、景歸闔門欲寢、則女子盈盈自房中出、景驚問之、答曰、彼德薄福淺、不可終托、景大喜、詰其姓氏、答曰、妾祖居於齊、為齊姓、小字阿

霞、入以游詞、笑不甚拒、遂與寢處、齋中多友人往來、女恒隱避深房、過數日、曰妾姑去、此處煩雜、困人甚、繼今請以夜卜、問家何所、曰不遠、遂早去、夜果復來、歡愛綦篤、又數日謂景曰、我兩人情好雖佳、終屬苟合、家君宦遊西疆、明日將從母去、容即乘間稟命、而相從以終焉、問幾日別、約以旬終、既去、景思齋居不可常、移於內、又慮妻妬、計不如出妻、志既決、妻至前、輒詬詈、妻不堪其辱、涕欲死、景曰、死恐見累、請早歸、

遂促妻行、妻啼曰、從子十年、未嘗有失德、何忽決絕如此、景不聽、逐愈急、妻乃出門去、自是堊壁清塵、引領翹待、不意信杳青鸞、如石沉海、妻大歸後、數浼知交請復於景、丶不納、遂適夏侯氏、夏與景接壤、以田畔之故世有郤、景聞之、益大恚恨、然猶冀阿霞復來、差足自慰、乃越年餘、並無蹤緒、會海神祠會、內外士女雲集、景亦往、遥見一女甚似阿霞、景近之、入於人中、從之、出於門外、又從之、飄然竟去、景追之不及、恨

悒而返。後半載，適行於途，見一女郎着朱衣，從蒼頭，鞚黑衛來，望之霞也。因問從人：「娘子為誰？」答言：「南村鄭公子繼室。」又問：「娶幾時矣？」曰：「半月耳。」景思得毋誤耶？女聞語，回眸一睇，景視之，真阿霞也。見其已適他姓，憤填胸臆，大呼曰：「霞娘何忘舊約？」從人聞呼主婦，欲奮老拳。女急止之，啓障紗謂景曰：「負心人何顏相見？」景曰：「卿自負僕，僕何嘗負卿？」女曰：「負夫人甚於負我。結髮者如是，而況其他？向以祖德厚，名列桂籍，故

委身相從、今以棄妻故、冥中削爾禄秩、今科亞魁王昌、即替汝名者也、我已歸鄭君、無勞復念、景俛首帖耳、口不能道一詞、視女子策蹇去如飛、悵恨而已、是科景落第、亞魁果王昌也、鄭亦捷、景以是得薄倖名、四十無偶、家益替、恒趂食於親友家、偶詣鄭、鄭款之留宿焉、女窺客、見而憐之、問鄭曰、堂上客非景慶雲耶、問所自識、曰未適君時、曾避難其家、亦深得其豢養、彼行雖賤、而祖德未斬、且與君爲故人、亦宜有綈

袍之義、鄭然之、易其敗絮、留以數日、夜分欲寢、有婢持二十餘金贈景女、在窓外言曰、此私貯聊酬夙好、可將去覓一良匹、幸祖德厚、尚足及子孫、無復喪檢以促餘齡、景感謝之、既歸、以十餘金買縉紳家婢、甚醜悍、舉一子、後登兩榜、鄭官至吏部郎、既歿、女送葬歸、啓輿則虛無人矣、始知其非人也、噫、人之無良、舍其舊而新是謀、卒之卵覆而鳥亦飛、天之所報亦慘矣、

王阮亭云、忽景忽鄭、阿霞亦殊草艸、

李司鑑

李司鑑、永年舉人也、於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報廣平、行永年查審、李在府前忽於南架上奪一屠刀、奔入城隍廟、登戲臺上、對神而跪、自言曰、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在鄉黨顛倒是非、令我割耳、遂將左耳割落拋台下、又言神責我不應騙人銀錢、令我剁指、遂將左指剁去、又言神責我不

當奸淫人婦女、使我刲腎、遂自閹、昏迷僵仆、時總督朱雲門題參革褫究擬、已奉諭旨、而李已伏冥誅矣、見抵抄、

毛狐

農子馬天榮年二十餘、喪偶、貧不能娶、芸田間、見少婦盛妝踐禾越陌而來、貌赤色、致亦風流、馬疑其迷途、顧四野無人、戲挑之、婦亦微納、欲與野合、笑曰、青天白日、寧宜為此、子歸掩門相俟、黃昏我當至、馬不

信、婦矢之、馬乃以門戶向背具告之、婦乃去、夜分果至、遂相歡愛、覺其膚肌嫩甚、火之、膚赤薄如嬰兒、細毛徧體、異之、又疑其踪跡無據、自念得非狐耶、遂相戲詰、婦亦自認不諱、馬曰、既爲仙人、自當無求不得、幸蒙繾綣、寧不以數金濟我貧、婦諾之、次夜來、馬索金、婦故愕曰、適忘之、將去、馬又囑、至夜問所祈、或末忘耶、婦咲、請以異日、踰數日馬復索、婦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錠、約五六兩、翹邊細紋、雅可愛玩、馬喜、深藏

於櫝積半歲偶需金因持示人人曰是錫也以齒齕之應口而落馬大駭收藏而歸至夜婦至憤致誚讓婦笑曰子命薄真金不能任也一笑而罷馬曰聞狐仙皆國色殊亦不然婦曰吾等皆隨人現化子且無一金之福落雁沉魚何能消受以我蠢陋不足以奉上流然較之大足駝背者即國色也過數月忽以三金贈馬曰子屢相索我以子命不應有藏金今媒聘有期請以一婦之貲相餽亦借以贈別馬自白無聘

婦之説、婦曰、二三日當自有媒來、馬問所言姿貌如何、曰子思國色、自當傾城、馬曰、此即不敢望、但三金何足聘婦、、曰、此月老配定、非人力也、馬問何遽言別、曰戴月披星、終非了局、君自有婦、唐塞何為、天明遂去、次日果有媒來、先詰女貌、答在妍媸之間、問聘金幾何、約四五數、馬不難其價、必欲一見其人、媒恐良家子不肯炫露、既而約與俱去、相機便行、至其村、媒先往、使馬候於村外、久之來曰、諧矣、余表親與同

院居、適往、見其女坐堂中、請即僞爲謁表親者而過之、咫尺可相窺也、馬從去、果見女子坐室中、伏體於床、倩人爬背、馬急過、掠之以目、貌誠如媒言、及議聘、並不爭直、但求一二金粧女出閣、馬益廉之、乃納聘、並酬媒與書劵者、計三金已盡、亦未多費一文、擇吉迎女歸、入門則胸背皆駝、項縮如龜、下視裙底蓮船盈尺、始悟狐言之有因也、

異史氏曰、隨人現化、或狐女之自爲解嘲、然其言

福澤、良可深信、余每謂非祖宗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必不以我言為河漢也、

翩翩

羅子浮、邠人、父母早亡、八九歲依叔大業、業為國子監左廂、富有金繒而無子、愛浮若己出、十四歲為匪人誘去作狹邪遊、會有金陵娼僑寓郡中、生悅而惑之、娼返金陵、生竊從遁去、居娼家半年、床頭金盡、大

為姊妹行齒冷、然猶未遽絕之、無何廣瘡潰臭、沾染床席、遂逐而出、丐於市、市人見之、輒遥避去、自恐死異域、乞食西行、日三四十里、漸近邠界、又念敗絮濃穢、無顔入里門、尚趦趄近邑間、日既暮、欲趨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問何適、生以寔告、女曰、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頗不畏虎狼、生喜從去、入深山中、見一洞府、入則門横溪水、石梁架之、又數武、有石室二、光明徹照、無須燈燭、命生解懸鶉、浴於溪

流曰濯之瘡當愈又開帳拂榻促寢曰請先眠當為即作袴乃取大葉類芭蕉剪綴作衣生卧視之製無幾時摺疊床頭曰曉取着之乃與對榻寢生浴後覺瘡瘍無苦既醒捫之則痂厚結矣詰旦將興心疑蕉葉不可着取而審視則綠錦滑絕少間具餐女取山葉呼作餅食之果餅又剪作雞魚烹之俱若真者室隅一罌貯佳醲輒取飲之少減則以溪水灌益之數日瘡痂盡脫就女求宿女曰輕薄兒甫能安身便生

妄想、生云、聊以報德、遂同臥處、大相歡愛、一日有少
婦笑入曰、翩翩小鬼頭快活死矣、薛姑子好梦幾時
做得、女迎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緊、
吹送來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
娘子真瓦窯哉、那弗將來、曰方嗚嗚睡卻矣、於是坐
以款飲、又顧生曰、小郎君焚好香也、生視之、女年二
十有三四、綽有餘妍、心好之、剝菓誤落案下、俯地假
拾菓、而陰捻翹鳳、花城他顧而笑、若不知者、生方怳

然神奪、頓覺袍袴無溫、自顧所服、悉成秋葉、幾駭絕、危坐移時、漸變如故、竊幸二女之弗見也、少頃酬酢間、又以指搔纖掌、花城坦然笑謔、殊若不覺、生突突怔忡間、衣復化葉、移時復變、由是慚顏息慮、不敢妄想、花城笑曰、爾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不是醋葫蘆娘子、恐跳迹入雲霄矣、女亦哂曰、薄倖兒便值得寒凍苑、相與鼓掌、花城離席曰、小婢醒、恐啼腸斷矣、女亦起曰、貪引他家男兒、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花城

既去、生懼遺誚責、女卒晤對如平時、居無何秋老風寒、霜零木脫女乃收落葉蓄之御冬、頤生蕭縮、乃持襆掇拾洞口白雲爲絮複衣、著之溫煖如襦、且輕鬆常如新綿、逾年生一子極慧美、日在洞中弄兒爲樂、然每念故里、乞與同歸、女曰、妾不能從、不然君自去、因循二三年、兒漸長、遂與花城訂爲姻好、生每以叔老爲念、女曰、阿叔臘固高、幸復強健、無勞懸耿、待保兒婚後、去住由君、女在洞中、輒取葉寫書教兒讀、兒

過目即了、女曰、此兒福相、放教入塵寰、無憂至台閣、

未幾兒年十四、花城親諸送女、ゝ華妝至、容光照人、

夫妻大悅、舉家讌集、翩ゝ扣釵而歌曰、我有佳兒、不

羨貴官、我有佳婦、不羨綺紈、今夕聚首、皆當喜歡、為

君行酒、勸君加餐、既而花城去、與兒夫婦對室居、新

婦最孝、依ゝ膝下、宛如所生、生又言歸、女曰、子有俗

骨、終非仙品、兒亦富貴中人、可攜去、我不悞兒生平、

新婦思別其母、而花城已至、兒女戀ゝ、涕各盈眶、雨

母慰之曰、暫去可復來、翩〻乃剪葉爲軀、令三人跨之以歸、大業已老歸林下、意婬已死、忽携佳孫美婦歸、喜如獲寶、入門、各視所衣、悉成蕉葉、破之、絮蒸〻騰起、乃並易之、後生思翩〻、偕兒往探之、則黄葉滿逕、洞口路迷、零涕而返

異史氏曰、翩〻花城、殆仙者耶、飡葉衣雲、何其怪也、然幃幄誹謔、狎寢生雛、亦復何殊於人世、山中十五載、全無人事之擾、亦何幸歟、而雲迷洞口、無

跡可尋、睹其景况、真劉阮返棹時矣、

黑獸

聞李太公敬一言、某公在瀋陽、讌集山巔、俯瞰山下、有虎啣物來、以爪穴地、瘞之而去、使人探所瘞、得死鹿、乃取鹿而虛掩其穴、少間虎導一黑獸來、毛長數寸、虎前驅若邀尊客、既至穴、獸眈眈蹲伺、虎探穴失鹿、戰伏不敢稍動、獸怒其誑、以爪擊虎額、虎立斃、獸亦逕去、

異史氏曰、獸不知何名、然閱其形、殊不大於虎、而何延頸受死、懼之如此其甚哉、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獮最畏狨、遥見之則百十成群羅而跪、無敢遁者、凝睛定息、聽狨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誌顛頂、獮戴石而伏、悚若木雞、惟恐墮落、狨揣誌已、乃次第按石取食、餘始鬨散、余嘗謂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誌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戢耳聽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猶是也、

可哀也夫

余德

武昌尹圖南有別第，嘗爲一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過問。一日遇諸其門，年最少，而容儀裘馬翩翩甚都。趨與語，即又蘊籍可愛，異之，歸言於妻。妻遣婢托遺問以窺其室。室有麗姝，美艷踰於仙人。一切花石服玩，俱非耳目所經。尹不測其何如人，詣門投謁，適值他出。翌日即來答拜，展其刺呼，始知余姓德名，語

次細審官閥言殊隱約固詰之則曰欲相還往僕不敢自絕應知非冠窃逋逃者何須逼知來歷尹謝之遂命酒款讌言笑甚歡向暮有兩崑崙捉馬挑燈迎導以去明日折柬報主人尹至其家見其屋壁俱用明光紙裱潔如鏡金狻猊爇異香一碧玉瓶插鳳尾孔雀羽各二各長二尺餘一水晶瓶浸粉花一樹不知何名亦高二尺許垂枝覆几外葉疎花密含苞未吐花狀似濕蝶斂翼蒂即如鬚莛間不過八盧而豐

美異常即命童子擊鼓催花為令鼓聲既動則瓶中花顫〻欲折俄而蝶翅漸張既而鼓歇淵然一聲蒂鬚頓落即為一蝶飛落尹衣余笑起飛一巨觥酒方引滿蝶亦颺去頃之鼓又作兩蝶飛集余冠余笑曰作法自斃矣亦引二觥三鼓既終花亂墜翩〻而下惹袖沾衿鼓童笑來指數尹得九籌余四籌尹亦薄醉不能盡籌強引三爵離席亡去由是益奇之然其為人寡交與每闔門居不與國人通弔慶尹逢人輒

宣播。聞其異者。爭相交歡。余門外冠蓋常相望。余頗不耐。忽辭尹去。〻後尹入其家。空庭洒掃。無纖塵。燭淚堆擲青階下。窻間零帛斷錦。指印宛然。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可受石許。尹攜歸。貯水養金魚。經年水清如初貯。後爲傭保移石誤碎之。水蓄並不傾洩。視之缸宛在。捫之虛耎。手入其中。則水隨手洩。出其手則復合。冬月亦不冰。一夜忽結爲晶。魚遊如故。尹畏人知。常置密室。非子壻不以示也。久之漸播。索玩者

紛錯於門。臘月忽解為水。蔭濕滿地。魚亦渺然。其舊缸殘石猶存。忽有道士踵門求之。尹出以示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洩之異。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曰以屑合藥。可得永壽。予之一片。歡謝而去。

青梅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為畛畦。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帶沉沉。如有物墜。視之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從

衣後出、掠髮微笑、麗絕、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尚得佳人、鬼且不懼、而況於狐、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謂程勿娶、我且為君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友共誚姍之、程志奪、聘湖東王氏女、狐聞之怒、委女於程曰、此汝家賠錢貨、生殺俱由汝、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出門逕去、青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既而程病卒、王再醮去、青梅寄食於堂叔、叔蕩無行、欲鬻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於家、聞

其慧購以重金使從女阿喜服役喜年十四容華絕代見梅忻悅與同寢處梅亦善候伺能以目聽以眉語由是一家俱憐愛之邑有張生字介壽家窶貧無恒產税居王第性純孝制行不苟又篤於學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據石啗糠粥入室與生母絮語見案上具豚蹄焉時翁卧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液污衣翁覺之而自恨生掩其跡急出自濯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歸述所見謂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娘子不欲得

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女恐父厭其貧、梅曰不然、是在娘子、如以爲可、妾潜告使求伐焉、夫人必名商之、但應之曰諾也、則諧矣、女恐終貧爲人所笑、梅曰、妾自謂能相天下士、必無謬誤、明日往告張媪、々大驚、謂其言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妾故窺其意以爲言、氷人往、我兩人袒焉、計含允遂、縱其否也、於公子何辱乎、媪曰諾、乃託侯氏賣花者往、夫人聞之而笑以告王、々亦大笑、喚女至、述侯氏

意。女未及答。青梅極贊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汝百年事。如能啜糠覈也。即爲汝允之。女俛首冬之。顧壁而答曰。貧富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無窮期矣。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錐者豈少哉。是在父母。初王之商女也。將以博笑。及聞女言。心不樂。曰汝欲適張氏耶。女不答。復問復不答。怒曰。賤骨子不長進。欲攜筐作乞人婦。寧不羞死。女漲紅氣結。含涕引去。媒亦遂奔。青梅見事不諧。欲自

謀、過數日、夜詣生、〻方讀、驚問所來、詞涉吞吐、生正色拒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賢、故願自託、生曰、卿愛我謂我賢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夫始亂之而終成之、君子猶曰不可、況不能成、彼此何以自處、梅曰、萬一能成、肯賜援拾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三、故不敢輕諾耳、曰若何、曰、卿不能自主、則不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不可如何、即樂之、而卿之身

值必重、我貧不能措、則又不可如何、卿速退、瓜李之嫌可畏也、梅臨去又囑曰、君倘有意、乞共圖之、生諾、梅歸、女詰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将施扑責、梅泣曰無他、因而寔告、女嘆曰、不苟合禮也、必告父母孝也、不輕然諾信也、有此三德、天必佑之、其無患貧也已、既而曰、子将若何、曰嫁之、女笑曰、痴婢能自主耶、曰不濟則以死繼之、女曰我必如所願、梅稽首拜之、又数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抑果欲慈悲也、

衆爾、則尚有微情、並祈垂憐焉、女問之、答曰、張生不能致聘、婢子又無力以自贖、必取盈焉、嫁我猶不嫁也、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爲力矣、夫我曰嫁、且恐不得當、而曰必無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青梅聞之、泣數行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無已、我有私蓄數金、當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母大喜、多方乞貸、共得金若干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間告母曰、青梅年已長、今將涖任、不如

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恐導女不義、每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踰兩日、有傭保婦白張氏意、王笑曰、是只合配婢子、前言何妄也、然鬻媵高門、價當倍於曩昔、女急進曰、青梅侍我久、賣爲妾良不忍、王乃傳於張氏、仍以原金書券、以青梅嬪於張、入門孝翁姑、曲折承順、尤過於生、而操作更勤、厭糠粃不爲苦、由是家中無不愛重青梅、青梅又以刺繡作業、售且速、賈人候門以購、惟恐不得、得貲稍可御窮、且

勸生勿以內傾惧讀經紀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往
別阿喜〻〻見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
人之賜敢忘之然以為不如婢子恐促婢子壽遂泣
相別王如晉半載夫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
賕免罰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從者逃散是時疫癘
大作王染病亦卒惟一媪從女未幾媪又卒女伶仃
益苦有鄰媪勸之嫁女曰有能為我葬双親者從之
媪憐之贈以斗米而去半月復來曰我為娘子極力

事難合矣、貧者不能為爾葬、富者又嫌子為凌夷嗣、奈何、尚有一策、但恐不能從也、女曰君何、曰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倘見姿容、即遣厚葬、必當不惜、女大哭曰、我縉紳裔而為人妾耶、嫗無言而去、日僅一餐、延息待賈居半年、益不可支、一日嫗至、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每欲自盡、猶戀戀而苟活者、徒以有双柩在、已將轉溝壑、誰為收親骨者、故思不如依汝所言也、嫗於是導李來、微窺女、大悅、即出金營葬、双櫬具舉、

已乃載女去、入叅家室、〻故悍妬、李初未敢言妾、但托買婢、及見女、暴怒、杖逐而出、不聽入門、女被髮零涕、進退無所、適有老尼過、邀與同居、女喜從之、至菴中、拜求祝髮、尼不可、曰我觀娘子、非久卧風塵者、菴中陶罏脫粟、粗可自給、姑寄此以待之、時至子自去、居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輒打門游語爲戲、尼不能制止、女號泣欲自死、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始稍歛跡、後有夜穴寺壁者、尼驚呼始去、因復告

吏部、捉得首惡、送郡笞責始漸安、又年餘、有貴公子過菴見女驚絕、強尼通慇勤、又以厚賂啗尼、々婉語之曰、渠簪纓冑、不甘媵御、公子且歸、遲々當有以報命、既去、女欲乳藥求死、夜夢父來、蹙首曰、我不從汝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緩須臾勿死、夙願尚可復酬、女異之、天明盥已、尼望之而驚曰、睹子面、濁氣盡消、橫逆不足憂也、福且至、勿忘老身矣、語未已、聞扣門聲、女失色、意必貴家奴、尼啓扉果然、驟問所謀、尼

笑語承迎但請緩以三日奴述主言事若無成俾尼自復命尼唯唯敬應謝令去女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女慮三日復來無詞可應尼曰有老身在斬殺自當之次日方晡暴雨翻盆忽聞數人撾門大譁女意變作驚怯不知所為尼冒雨啟關見有肩輿停駐女奴數輩捧一麗人出僕從烜赫冠蓋甚都驚問之云是司李內眷暫避風雨導入殿中移榻肅坐家人婦群奔禪房各尋休憩入室見女艷之走告夫人無何

雨息、夫人起、請窺禪室、尼引入、覩女駭絕、凝眸不瞬、女亦顧盻良久、夫人非他、蓋青梅也、各失聲哭、因道行踪、蓋張公病故、生起復後、聯捷授司李、生先奉母之任、後移諸眷口、女嘆曰、今日相看、何啻霄壤、梅笑曰、幸娘子挫折無偶、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倘非阻雨、何以有此邂逅、此中俱有鬼神、非人力也、乃取珠冠錦衣、催女易妝、女俯首徘徊、尼從中贊助之、女慮同居、其名不順、梅曰、昔日自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

試思張郎豈負義者、強妝之、別尼而去、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今無顏見母、母笑慰之、因謀涓吉合巹、女曰、菴中但有一絲生路、亦不肯從夫人至此、尚念舊好、得受一廬、可容蒲團足矣、梅笑而不言、及期抱艷妝來、女左右不知所可、俄聞鼓樂大作、女亦無以自主、梅率婢媼強衣之、挽扶而出、見生朝服而拜、女遂不覺盈盈而自拜也、梅曳入洞房、曰虛此位以待君久矣、又顧生曰、今夜得報恩、可好為之、返身欲去、女

捉其裾、梅笑曰、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解指脫去、青

梅事女謹、莫敢當夕、而女終慚阻不自安、於是母命

相呼以夫人、然梅終執婢妾禮、罔敢懈、三年張行取

入都、過尼菴、以五百金爲尼壽、尼不受、固強之、乃受

二百金、起大士祠、建王夫人碑、後張仕至侍郎、程夫

人舉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一女、張上書陳情、俱封

夫人、

異史氏曰、天生佳麗、固將以報名賢、而世俗之王

公、乃留以贈紈袴、此造物所必爭也、而離〻奇〻、致作合者無限經營、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於塵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曾儼然而冠裳也者、頓棄德行而求膏梁、何智出婢子下哉、

羅刹海市

馬驥、字龍媒、賈人子、美丰姿、少倜儻、喜歌舞、輒從梨園子弟、以錦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俊人之號、十四歲入郡庠、即知名、父衰老、罷賈而歸、謂生曰、數卷

書饑不可煑寒不可衣可仍繼父賈生由是稍〻權子母從人浮海為颶風引去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至以為妖羣譁而走馬初見其狀大懼迨知國人之駭已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遇飲食者則奔而往人驚遁則啜其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襤縷如丐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遥望之久之覺非噬人者始稍〻近就之馬笑與語其言雖異亦半可解馬遂自陳所自村人喜徧告鄰里

客非能摶噬者、然奇醜者望之即去、終不敢前、其來者、口鼻位置、尚皆與中國同、共羅漿酒奉馬、〻問其相駭之故、答曰、嘗聞祖父言、西去三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象率怪異、但耳食之、今始信、問其何貧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極者爲上卿、次任民社、下者亦邀貴人寵、故得器烹以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爲不祥、往〻置棄之、其不忍遽棄者、皆爲宗嗣耳、問此名何國、曰名大羅刹國、

都城在北、去三十里、馬請導往一觀、於是鷄鳴而興、引與俱去、天明始達都、﹅以黑石為墻、色如墨、樓閣近百尺、然少瓦、皆覆以紅石、拾其殘塊磨甲上、無異丹砂、時值朝退、朝中有冠蓋出、村人指曰、此相國也、視之、雙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職、率鬡鬡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殺、無何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譟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說、市人始敢遥立、既歸、國中無

大小咸知村有異人於是縉紳大夫爭欲一廣見聞遂令村人要焉然每至一家闔人輒闔戶丈夫女子竊竊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延見者村人曰此間一執戟郎曾爲先王出使異國所閱人多或不以子爲懼造郎門郎果喜揖爲上賓視郎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卷如蝟曰僕少年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嘗至中華今一百三十餘歲又得見上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於天子然臣卧林下十餘年不踐

朝階早旦為君一行乃具飲饌修客主禮酒數行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夜又皆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扮唱不知何詞腔拍悏諧主人頤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擬其聲焉遂擊桌為度一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得未曾有翌日趨朝薦諸國王王忻然下詔有二三大臣言其狀怪恐驚聖體王乃止即出告焉深為扼腕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作張飛主人以

為美曰請客以張飛見宰相宰相必樂用之厚祿不難致馬曰嘻游戲猶可何能易面目圖榮顯主人固强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當路者飲令馬画面以待未幾客至呼馬出見客訝曰異哉何前媸而今妍也遂與共飲甚歡馬婆娑歌弋陽曲一座無不傾倒明日交章薦馬王喜名以旌節既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上陳大蒙嘉賞賜宴離宮酒酣王曰聞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乎馬即起舞亦效白錦纏頭

作靡靡之音。王大悅。即日拜下大夫。時與私宴。恩寵殊異。久而官僚百執事。頗覺其面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與款洽。馬至是孤立。憪然不自安。遂上疏乞休致。不許。又告休沐。乃給三月假。於是乘傳載金寶。復歸山村。村人膝行以迎。馬以金貲分給舊所與交好者。歡聲雷動。村人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市。當求珍玩。用報大德。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鮫人。集貨珠寶。四方十二國皆來貿易。中多

神人遊戲雲霞障天波濤間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寶付我輩代購異珍今其期不遠矣問所自知曰每見海上朱鳥來往七日即市馬問行期欲同遊矚村人勸使自貴馬曰我頎滄海客何畏風濤未幾果有踵門寄貨者遂與裝貲入船〻客數十人平底高欄十人搖櫓激水如箭凡三日遥見水雲幌漾之中樓閣層疊貿迁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墻上磚皆長與人等敵樓高接雲漢維舟而入見

市上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目多人世所無一少年

秉駿馬來市人盡奔避云是東洋三世子世子過目

生曰此非異域人即有前馬者來詰鄉籍生揖道左

具展邦族世子喜曰既蒙辱臨緣分不淺於是授生

騎請與連轡乃出西城方至島岸所騎嘶躍入水生

大駭失敎則見海水中分屹如壁立俄睹宮殿玳瑁

為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鑑影炫目下馬揖入仰見

龍君在上世子啓奏臣遊市廛得中華賢士引見大

王、生前拜舞、龍君乃言、先生文學士、必能衙官屈宋、欲煩椽筆賦海市、幸無吝珠玉、生稽首受命、授以水晶之硯、龍鬣之毫、紙光似雪、墨氣如蘭、生立成千餘言獻殿上、龍君擊節曰、先生雄才、有光水國多矣、遂集諸龍族、讌集采霞宮、酒炙數行、龍君執爵而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生、先生倘有意乎、生離席愧荷、唯〻而已、龍君顧左右語、無何宮人數輩扶女郎出、環珮敲動、鼓樂暴作、拜竟睨之、寔仙人

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双嬛挑画燈導生入副宮女濃妝坐伺珊瑚之床飾以八寶帳外流蘓綴明珠如斗大衾褥皆香耎天方曙則雛女妖鬟奔入滿側生起趨出朝謝拜爲駙馬都尉以其賦馳傳諸海諸海龍君皆專員來賀爭折柬招駙馬飲生衣繡裳駕青虬呵殿而出武士数十騎背雕弧荷白棓晃耀塡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間徧歷諸海由是龍媒之名譟於四海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木瑩澈

如白琉璃、中有心淡黄色、稍細於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碎有濃陰、常與女嘯咏其下、花開滿樹、狀類簷葡、每一瓣落、鏘然作响、拾視之、如赤瑙雕鏤、光明可愛、時有異鳥來鳴、毛金碧色、尾長於身、韵等哀玉、惻人肺腑、生每聞輙念鄉土、因謂女曰、亡出三年、恩慈間阻、每一念及、涕膺汗背、卿能從我歸乎、女曰、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奪膝下之歡、容徐謀之、生聞之、泣不自禁、女亦嘆曰、此勢之不

能兩全者也、明日生自外歸、龍君曰、聞都尉有故土之思、詰旦趨裝可乎、生謝曰、逆旅孤臣、過蒙優寵、啣報之誠、結於肺腑、容暫歸省、當圖復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生大悲、女曰、歸養双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旦暮耳、何用作兒女哀泣、此後妾為君貞、君為妾義、兩地同心、即伉儷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老乎、若踰此盟、婚姻不吉、尚慮中饋乏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自奉衣

裳、似有佳娘、煩君命名、生曰、其女即可名龍宮、男即可名福海、女乞一物爲信、生在羅刹國、所得赤玉蓮花一双、出以授女、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南島、還君體胤、女以魚革爲囊、寔以珠寶、授生曰、珍藏之、数世吃着不盡也、天微明、王設祖帳、餽遺甚豐、生拜別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諸海涘、生上岸下馬、女致殷珍重、回車便去、少頃便遠、海水復合、不可復見、生乃歸、自浮海去、咸謂其已死、及至家、家人無不詫

異、幸翁媼無恙、獨妻已他適、乃悟龍女守義之言、葢已先知也、父欲爲生再婚、生不可、納婢焉、謹誌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兩兒坐浮水面、拍流嬉笑、不動亦不沉、近引之、兒啞然捉生臂、躍入懷中、其一大啼、似嗔生之不援已者、亦引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婉秀、額上花冠綴玉、則赤蓮在焉、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翁姑計各無恙、忽忽三年、紅塵永隔、盈盈一水、青鳥難通、結想爲夢、引領成勞、茫茫藍蔚、有恨如何

也、頋念奔月嫦娥、且虛桂府、投梭織女、猶悵銀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興念及此、輙復破涕爲笑、別後兩月、竟得孿生、今已啁啾懷抱、頗解笑言、覓棗抓梨、不母可活、敬以還君、所貽赤玉蓮花、飾冠作信、膝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聞君克踐舊盟、意願斯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奩中珍物、不蓄蘭膏、鏡裏新粧、久辭粉黛、君似征人、妾作嫠婦、即置而不御、亦何得謂非琴瑟哉、獨計翁姑亦既抱孫、曾未一覿新婦、揆之

情理、亦屬缺然、歲後阿姑窀穸、當往臨穴、一晝婦職、過此一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還往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生反覆省書攬涕、兩兒抱頸曰、歸休乎、生益慟、撫之曰、兒知家在何許、兒亟啼、嘔啞言歸、生望海水茫茫、極天無際、霧鬟人渺、烟波路窮、抱兒返棹、悵然遂歸、生知母壽不永、周身物悉為預具、墓中植松檟百餘、逾歲媪果亡、靈轝至殯宮、有女子縗絰臨穴、衆方驚顧、忽而風激雷轟、

繼以急雨、轉瞬間已失所在、松栢新植多枯、至是皆活、福海稍長、輙思其母、忽自投入海、數日始還、龍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日晝暝、龍女急入、止之曰、兒自成家、哭泣何爲、乃賜八尺珊瑚一樹、龍腦香一帖、明珠百顆、八寶嵌金合一双、爲作嫁資、生聞之奔入、執手啜泣、俄頃疾雷破屋、女已沓矣、

異史氏曰、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舉世一轍、小慙小好、大慙大好、若公然帶鬚眉以遊都市、

其不駭而走者葢幾希矣彼陵陽痴子將抱連城

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於蜃樓海市中

求之耳

紫花和尚

諸城丁生野鶴公之孫也少年名士沉病而死隔夜

復蘇曰我悟道矣時有僧善參仗因遣人約至使即

榻前講楞嚴生每聽一節都言非是乃曰使吾病痊

證道何難惟某生可愈吾疾宜虔請之葢邑有某生

者、精岐黃而不以術行、三聘始至、疏方下藥病良已、既歸、一女子自外入曰、我董尚書府中侍兒也、紫花和尚與妾有宿冤、今得追報、若又欲活之耶、再往禍將及汝、言已遂沒、某懼辭丁、丁病復作、固要之、乃以寔告、丁嘆曰、孽自前生、死吾分耳、尋卒、後詢人、果曾有紫花和尚、高僧也、青州董尚書夫人、嘗供養家中、亦無有知其冤之所結者、

鞠樂如

鞠樂如、青州人、妻死、棄家而去、後數年、道服荷蒲團至、經宿欲去、戚族强留其衣杖、鞠托閒步至村外、室中衣杖、皆冉冉飛出、隨之而去、

盜户

順治間、滕嶧之區、十人而七盜、官不能捕、後受撫、邑宰别之爲盜户、凡值與良民爭、則曲意左袒之、蓋恐其復叛也、後訟者輒冒稱盜户、而怨家則力攻其僞、每兩造具陳、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盜之眞僞、反覆

相苦、煩有司稽籍焉、適官署多狐、寀有女為所惑、聘術士來、符捉入瓶、將熾以火、狐在瓶内大呼曰、我盜戶也、聞者無不匿笑、

異史氏曰、今有明火刼人者、官不以為盜而以為奸、踰墻行淫者、每不自認奸而自認盜、世局又一變矣、設今日官署有狐、亦必大呼曰吾盜無疑也、

章邱漕糧徭役、以及徵收火耗、小民嘗數倍於紳衿、故有田者爭求托焉、雖於國無傷、而實於官橐

有損、邑令鍾牒請釐弊、得可、初使自首、既而奸民以此要士、數十年鬻去之產、皆誣托詭挂以訟售主、令悉左袒之、故良懦者多喪其產、有李生亦爲某甲所訟、同赴質審、甲呼之秀才、李厲聲爭辨、不居秀才之名、喧不已、令詰左右、共指爲真秀才、令問何故不承、李曰、秀才且置高閣、待爭地後再作之不晚也、噫、以盜之名則爭冒之、以秀才之名則爭辭之、變異矣哉、有人投匿名狀云、告狀人原壤、

爲抗法吞產事、身以年老不能當差、有負郭田五十畝、於隱公元年、暫挂惡衿顏淵名下、今功令森嚴、理合自首、詎惡久假不歸、覇爲己有、身往理說、被伊師率惡黨七十二人、毒杖交加、傷殘脛股、又將身鎖置陋巷、日給簞食瓢飲、囚餓幾死、互鄉約地証、叩乞革頂嚴究、俾血產歸主、上告、此可以繼柳跖之告夷齊矣、

某乙

邑西某乙、故梁上君子也、其妻深以為懼、屢勸止之、乙遂翻然自改、居二三年、貧屢不能自堪、思欲一作馮婦、而後已之、乃托貿易、就善卜者以決趨向、術者曰、東南吉、利小人、不利君子、兆隱與心合、竊喜、遂南行、抵蘊松間、日遊村郭、幾數月、偶入一寺、見墻隅堆石子二三枚、心知其異、亦一石投之、徑趨龕後臥、日既暮。寺中聚語、似有十餘人、忽一人數石、訝其多、因共搜之、龕後得乙、問投石者汝耶、乙諾、詰里居姓名、

乙詭對之、乃授以兵、卒與俱去、至一巨第、出耎梯、爭踰垣入、以乙遠至、徑不熟、俾伏墻外、司傳遞、守囊槖焉、少頃擲一裹下、又少頃縋一篋下、乙舉篋、知有物、乃破篋、以手揣取、凡沉重物悉納一囊、負之疾走、竟取道歸、由此建樓閣。買良田、為子納粟、邑扁其門曰善士、後大案發、群寇悉獲、惟乙無名籍、莫可查詰、得免、事寢既久、乙醉後時自述之、

曹有大寇某、得重資歸、肆然安寢、有二三小盜踰

垣入、捉之索金、某不與、灼箠並施、罄所有乃去、某向人曰、吾不知炮烙之苦如此、遂深恨盜、投充馬捕、、邑寇殆盡、獲曩寇、亦以所施者施之、

聊齋誌異卷之八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田七郎

武承休、遼陽人、喜交遊、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之曰、子交遊徧海內、皆濫交耳、惟一人可共患難、何反不識、問何人、曰田七郎、醒而異之、詰朝見所與遊輙問田七郎、客或識爲東村業獵者、武敬詣諸其家以馬箠撾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貙目蜂腰、着膩

帢衣皂犢鼻多白補綴拱手於額而問所自武展姓字且托途中不快借廬憩息問田七郎答曰即我是也遂延客入見破屋数椽木岐支壁入一小室虎皮狼脱懸布楹間更無杌榻可坐七郎就地設皐比焉武與語言詞朴質大悦之遽貽金作生計七郎不受固與之七郎受以白母俄頃將還固辭不受武强之再四母龍鍾而至厲聲曰老身止此子不欲令事貴客武慚而退歸途展轉不解其意適從人於舍後聞

母言因以告武先是七郎持金告母母曰我適睹公
子有晦紋必罹奇禍聞之受人知者分人憂受人恩
者急人難富人報人以財貧人報人以義無故而得
重賂不祥恐將取死報於子矣武聞之深嘆母賢然
益傾慕七郎翌日設筵招之辭不至武登其堂坐而
索飲七郎自行酒陳鹿脯殊盡情禮越日武邀酬之
乃至欵洽甚歡贈以金復不受武托購虎皮乃受之
歸視所蓄計不足償思再獵而後獻之入山三日獵

無所獲無何會妻病守視湯藥不遑操業浹旬妻奄
忽以死為營葬具所受金稍稍耗去武親臨唁送禮
儀優渥既葬負弩山林益思所以報武而迄無所得
武探得其故輒勸勿急切望七郎姑一臨存而七郎
終以負責為憾不肯至武因先索舊藏以速其來七
郎檢視故革則蠹蝕殃敗毛盡脫㥣喪益甚武知之
馳行其庭極意慰解之又視敗革曰此亦復佳僕所
欲得原不以毛遂軸鞟出兼邀同往七郎不可乃自

歸七郎念終不足以報武裹粮入山凡数夜忽得一虎全而餽之武喜治具請三日留七郎辭之堅武鍵庭戶使不得出賓客見七郎朴陋竊謂公子妄交而武周旋七郎殊異諸客為易新服却不受乘其寐而潛易之不得已而受焉既去七郎奉母命返新衣索其敝綴武笑曰歸語老姥故衣已拆作履襯矣自是七郎日以兎鹿相貽招之即不復至武一日詣七郎值出獵未返媪出倚閭而語曰再勿引致吾兒大不

懷好意、武敬禮之、嘶而退、半年許、家人忽白、七郎爲
爭獵豹、毆斃人命、捉將官裡去、武大驚、馳視之、已械
收在獄、見武無言、但云此後煩恤老母、武慘然出、急
以重金賂邑宰、又以百金賂仇主、月餘無事、釋七郎
歸、母慨然曰、子髮膚受之武公子、非老身所得而愛
惜者矣、但祝公子終百年無災患、即兒福也、七郎欲
詣謝武、母曰、往則往耳、見武公子勿謝也、小恩可謝、
大恩不可謝、七郎見武、武溫言慰藉、七郎唯唯、家人

咸怪其踈武喜其誠篤厚遇之由是恒数日留公子家餽遺輙受不復辭亦不言報會武初度賓從繁多夜舍屨滿武偕七郎卧斗室中三僕即牀下藉芻藁二更向盡諸僕皆睡去兩人猶刺刺語七郎佩刀挂壁間忽自騰出匣數寸許錚錚作响光閃爍如電武驚起七郎亦起問床下卧者何人武答皆厮僕七郎曰此中必有惡人武問故七郎曰此刀購諸異國殺人未嘗濡縷今佩三世矣决首至千計尚如新發于

硎見惡人則鳴躍當去殺人不遠矣公子當親君子遠小人或萬一可免武領之七郎終不悅輾轉床席武曰災祥數耳何憂之甚七郎曰我諸無恐怖徒以有老母在武曰何遽至此七郎曰無則便佳蓋床下三人一為林兒是老彌子能得主人歡一童僕年十二三武所常役者一李應最拗拙每因細事與公子裂眼爭武恒怒之當夜嘿念疑必此人詰旦喚至善言絕令去武長子紳娶王氏一日武出留林兒居守

齋中菊花方燦、新婦意翁出、齋庭當寂、自詰擿菊、林兒突出勾戲、婦欲遁、林兒强携入室、婦啼拒、色變毅嘶、紳奔入、林兒方釋手逃去、武歸聞之、怒覓林兒、竟已不知所之、過二三日、始知其投身某御史家、某官都中、家務盡委決於弟、武以同袍意致書索林兒、某弟竟置不發、武益恚、質詞邑宰、勾牒雖出、而隸不捕、官亦不問、武方忿怒、適七郎至、武曰、君言驗矣、因與告訴、七郎顏色慘變、終無一語、即逕去、武囑幹僕邏

察林兒、林兒夜歸、爲邏者所獲、執見武、々掠楚之、林兒語侵武、々叔恒、故長者、恐姪暴怒致禍、勸不如治以官法、武從之、縶赴公庭、而御史家刺書郵至、宰釋林兒、付紀綱以去、林兒意益肆、倡言叢衆中、誣主人婦與私、武無奈之何、忿塞欲死、馳登御史門、俯仰叫罵、里舍勸慰令歸、逾夜、忽有家人白林兒被人臠割、拋尸橫野間、武驚喜、意氣稍舒、俄聞御史家訟其叔侄、遂偕叔赴質、宰不聽辨、欲笞恒、武抗聲曰、殺人莫

須有、至辱詈縉紳、則生寔爲之、無與叔事、寧置不聞、武裂眥欲上、羣役禁捽之、操杖隸皆紳家走狗、恒又老髦、箠數未半、奄然已死、寧見恒斃、亦不復究、武號且罵、寧亦若弗聞也者、遂舁叔歸、哀憤無所爲計、思欲得七郎謀、而七郎更不一弔問、竊自念待七郎不薄、何遽如行路人、亦疑殺林兒者必七郎、轉念果爾、胡得不謀、於是使人探諸其家、至則扃錮寂然、鄰人並不知耗、一日某弟方在內廨、與寧關說、值晨進薪

水忽一樵人至前釋担抽利刃直奔之某惶急以手格刃刃落斷腕又一刀始決其首宰大驚竄去樵人猶張皇四顧諸役吏急闔署門操杖疾呼樵人乃自頸死紛紛集認識者知為田七郎宰驚定始出覆驗見七郎僵卧血泊中手猶握刃方停足審視尸忽崛然躍起竟决宰首已而復踣衙官捕其母子則亡去已數日矣武聞七郎死馳哭盡哀咸謂其主使七郎武破產夤緣當路始得免七郎尸棄原野三十餘日

禽犬環守之，武取之厚葬焉，其子流寓於登，變姓為佟，起行伍，以功至同知將軍，歸遼武，已八十餘，乃指示其父墓焉。

異史氏曰，一錢不輕受，正其一飯不忘者也，賢哉母乎，七郎憤未盡，雪死猶伸之，抑何其神，使荊卿能爾，則千載無遺恨矣，苟有其人，亦可以補天網之漏，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夫。

保住

吳藩未叛時，嘗諭將士，有獨力能擒一虎者，優以廪禄，號打虎將，將中一人名保住，健捷如猱，邸中建高樓，梁木初架，保住沿樓角而登，頃刻至巔，立脊標上，疾趨而行，凡三四返，已乃踴身躍下，直立挺然，王有愛姬善琵琶，所御琵琶，以煖玉爲牙柱，抱之一室生溫，姬寶藏，非王手諭不出示人，一夕宴集，客請一觀其異，王適惰，期以異日，時保住在側曰，不奉王命，臣能取之，王使人馳告府中，内外戒備，然後遣之，保住踰數

十重垣、始達姬院、見燈輝室中、而門扃錮不得入、廊下有鸚鵡宿架上、佳乃作猫子叫、既而學鸚鵡鳴、疾呼猫來擺撲之、鵡且急、鬧姬云、綠奴可急視鸚鵡、被撲殺矣、佳隐身暗處、俄一女子挑燈出、身甫離門、佳已塞入、見姬守琵琶在几上、徑携趋出、姬愕呼寇至、防者盡起、見佳抱琵琶走、逐之不及、攢矢如雨、皆莫能中、佳躍登樹上、墻下故有大槐三十餘章、佳穿樹行杪、如鳥移枝、樹盡登屋、屋盡登樓、飛奔殿閣、不啻

翅翎、瞥然間不知所在、客方飲、佳抱琵琶、飛落筵前、門扃如故、鷄犬無聲、

公孫九娘

于七一案、連坐被誅者、棲霞萊陽兩縣最多、一日俘數百人、盡戮於演武場中、碧血滿地、白骨撐天、上官慈悲、捐給棺木、濟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東鬼、多葬南郊、甲寅間、有萊陽生至稷下、有親友二三人亦在誅數、因市楮帛、酬奠蓁墟間、就税舍於下院之

僧、明日入城營幹、日暮未歸、忽一少年造室來訪、見生不在、脫帽登床、著履仰卧、僕人問其誰何、合眸不對、既而生歸、見暮色曚曨、不甚可辨、自詣床下問之、瞠目曰、我俟汝主人絮絮、逼問我、豈暴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急起着冠、揖而坐、極道寒暄、聽其音似曾相識、急呼燈至、則同邑朱生、亦死於于七之難者、大駭却走、朱曳之云、僕與君文字交、何寡於情、我雖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去心、今有所瀆、願勿以異物

遂猜薄之、生乃坐請所命、曰令甥女寡居無偶、僕欲得以主中饋、屢通媒妁、輒以無尊長之命爲辭、幸無惜齒牙餘惠、先是生有甥女早失恃、遺生鞠養十五歲始歸其家、俘至濟南、聞父被刑、驚慟而卒、生曰渠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爲猶子啟櫬去、今不在此、問甥女向依阿誰、曰與鄰媼同居、生慮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如蒙金諾、還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辭、問何之、曰第行、生勉從與去、北行里許、有大村落、

約數十百家、至一宅第、朱以指彈扉、即有嫗出、豁開二扉、問朱何爲、曰煩達娘子、阿舅至、嫗旋返、須臾復出、邀生入、顧朱曰、兩椽茅舍子太隘、勞公子門外少坐侯、生從嫗入、見半畝荒庭、列小室二、甥女迎門啜泣、生亦泣、室中燈火熒然、女貌秀潔如生時、凝目含涕、徧問妗姨、生曰、俱各無恙、但荊人物故矣、女復嗚咽曰、兒少受妗母撫育、尚無寸報、不圖先葬溝瀆、殊爲恨〻、舊年伯〻家大哥遷父去、置兒不一念、數百

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可棄又蒙賜金帛兒已得之矣生乃以朱言告女女俛首無語媪曰朱公子曩托楊姥三五返老身謂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草草得舅爲政方可意慊言次一十七八女郎從一青衣遽掩入瞥見生轉身欲遁女牽其裾曰勿須爾此阿舅非他人生揖之女郎亦斂衽甥曰九娘棲霞公孫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窮波斯落落不稱意旦晚與兒還往生睨之笑彎秋月羞暈朝霞寔天人也曰

可知是大家蝸廬人那如此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學士詩詞俱大高作兒稍得指敎九娘微哂曰小婢無端敗壞人敎阿舅齒冷也甥又咲曰舅斷絃未續若個小娘子頗能快意否九娘咲奔出曰婢子顛瘋作矣遂去言雖近戲而生殊愛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無雙舅倘不以糞壤致猜兒當請諸其母生大悅然慮人鬼難匹女曰無傷彼與舅有夙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後月明人靜當遣人往相迓生至

戶外不見朱翹首西望月啣半規昏黃中猶認舊徑見南面一第朱坐門石上起逆曰相待已久寒舍即勞垂顧遂攜手入殿殿展謝出金爵一晉珠百枚曰他無長物聊代禽儀既而曰家有濁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賓奈何生撝謝而退朱送至中途始別生歸僧僕集問生隱之曰言鬼者妄也適赴友人飲耳後五日果見朱來整履搖箑意甚忻適纔至戶庭望塵即拜少間笑曰君嘉禮既成慶在今夕便煩枉步

生曰、以無回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禮、朱曰、僕已代致之矣、生深感荷、從與俱去、直達朱所、則甥女華妝迎咲、生問何時于歸、朱云三日矣、生乃出所贈珠為甥助妝、女三辭乃受、謂生曰、兒以舅意白公孫老夫人、夫人作大歡喜、但言老耄無他骨肉、不欲九娘遠嫁、期今夕舅往、贅諸其家、伊家無男子、便可同郎往也、朱乃導生去、村將盡、一第門開、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嫗升階、生欲展拜、夫人云、老朽

龍鍾、不能為禮、當即脫邊幅、指畫青衣、置酒高會、朱乃喚家人另出肴俎、列置生前、亦別設一壺、為客行觴、筵中進饌、無異人世、然主人自舉、殊不勸進、既而席罷、朱歸、青衣導生去、入室、則九娘華妝凝待、邂逅含情、極盡歡暱、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剄死、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能成眠、乃口占兩絕云、昔日羅裳化作塵、空將業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楓林月、此夜初逢畫閣春、其二曰、白楊

風雨遶孤墳誰想陽台更作雲忽啓縷金箱裏看血腥猶染舊羅裙生聞咏亦大悽然天將明九娘促云君宜且去勿驚厮僕自此晝來宵往嬖惑殊深一夕問九娘此村何名曰萊霞里〻中多兩處新鬼因以為名生聞之欷歔女悲曰千里柔魂蓬遊無底母子零孤言之悽惻幸念一夕恩義收妾骨歸葬墓側使百世得所依棲死且不朽生諾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亦不宜久滯乃以羅襪贈生揮涕促別生淒然而出

忉怛若喪、心悵〻、不忍歸、因過拍朱生之門、朱白足出逆、甥亦起、雲鬟龍鬆、驚來省問、生怊悵移時、始述九娘語、女曰、姈氏不言、兒亦夙夜圖之、此非人世、久居誠非所宜、於是相對汍瀾、生亦含涕而別、叩寓歸寢、輾轉達旦、欲覓九娘之墓、而忘問誌表、及夜復往、則千墳纍〻、竟迷村落、嘆恨而返、展視羅襪、着風寸斷、腐如灰燼、遂治裝東旋、半載不能自釋、復如稷門、冀有所遇、及抵南郊、日色已晚、息駕庭樹、趨詣叢葬

所、但見坟兆相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鳴、駭人心目、驚悼歸舍、失意遨遊、返轡遂東、行里許、遥見女郎獨步墟墓間、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揮鞭就視、果九娘也、下騎與語、九娘逕走若不相識、再逼近之、色作怒意、舉袖自障、頓呼九娘、則烟然没矣、

異史氏曰、香草沉羅、血滿胸臆、東山佩玦、泪漬泥沙、古有孝子忠臣、至死不諒於君父者、公孫九娘豈以負骸骨之託、而怨懟不釋於中耶、脾膈間物、

不能擲以相示、寃乎哉、

促織

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欲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鬬而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里正、市中遊俠兒得佳者籠養之、昂其直、居為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邑有成名者、操童子業、久不售、為人迂訥、遂為猾胥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能脫、不終歲

薄產累盡、會征促織、成不敢歛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悶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覓、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歸、提竹筒銅絲籠、扵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即捕得三兩頭、又陋劣不中扵歀、宰嚴限追比、旬餘杖至百、兩股間膿血流漓、並蟲亦不能行捉矣、轉側床頭、惟思自盡、時村中來一駝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貲詣問、見紅女白婆、填塞門戶、入其舍、則密室垂簾、簾外設香几、問者

爇香於骂再拜巫從旁望空代祝吝吻翕闢不知何

詞各〻竦立以聽少間簾内擲一紙出即道人意中

事無毫髮爽成妻納紙錢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頃簾

動片紙拋落拾視之非字而画中繪殿閣類蘭若後

小山下怪石亂卧針〻叢刺青麻頭伏焉旁一蟆若

將跳舞展玩不可曉然睹促織隐中胸懷摺藏之歸

以示成〻反復自念得勿教我獵虫所也細瞻景狀

與村東大佛閣真逼似乃強起扶杖執圖詣寺後有

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見蹲石鱗鱗、儼然類畫、遂於蒿萊中側聽徐行、似尋針芥、而心目耳力俱窮、絕無踪响、冥搜未已、一癩頭蟇猝然躍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間、躡跡披求、見有虫伏棘根、遽撲之、入石穴中、掭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狀極俊健、逐而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項金翅、大喜、籠歸、舉家慶賀、雖連城拱璧不啻也、土於盆而養之、蟹白栗黃、備極護愛、留待限期、以塞官責、成有子九歲、窺父不在、竊

發盆虫躍擲逕出迅不可捉及撲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須就斃兒懼啼告母母〻聞之面色灰死大罵曰孽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與汝覆算耳兒涕而出未幾成歸聞妻言如被氷雪怒索兒兒〻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尸於井因而化怒為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烟相對嘿然無復聊賴日將暮取兒槀葬近撫之氣息惙然喜寘榻上半夜復甦夫妻心稍慰但蟋蟀籠虛顧之則氣斷聲吞亦不敢復究兒自昏達曙目

不交睫東曦既駕僵卧長愁忽聞門外虫鳴驚起覘視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虛若無物手纔舉則又超忽而躍急趁之折過墻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顧見虫伏壁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頓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彷徨瞻顧尋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躍落襟袖間視之形如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脛意似良喜而收之將獻公堂惴惴恐不當意思試之鬪以覘之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虫

自名蠏殼青、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居之以為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逕造廬訪成、視成所蓄、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己虫、納比籠中、成視之、龐然修偉、自增慚怍、不敢與較、少年固強之、顧念蓄劣物、終無所用、不如拚博一咲、因合納鬬盆、小虫伏不動、蠢若木雞、少年又大咲、試以猪鬣毛撩撥虫鬚、仍不動、少年又咲、屢撩之、虫暴怒直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虫躍起、張尾伸鬚、直齕敵領、少年大駭、解令休止、虫翹

然矜鳴以報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鷄瞥來逕進以啄成駭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躍去尺有咫鷄健進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知所救頓足失色旋見鷄伸頸擺撲臨視則虫集冠上力叮不釋成益驚喜掇置籠中翌日進宰〻見其小怒訶成〻述其異宰不信試與他虫鬭虫盡靡又試之鷄果如成言乃賞成献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疏其能既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蝴蝶螳螂油利撻青絲額一

切異狀、徧試之無出其右者、每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臣名馬衣緞、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免成役、又囑學使俾入邑庠、由此以善養虫名、屢得撫軍殊寵、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躈各千計、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

異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奉行者即爲定例、加之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

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獨是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裘馬揚揚、過於世家、當其為里正受扑責時、豈意至此哉、天將以酬長厚之德、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織恩蔭、聞之一人飛昇、仙及鷄犬、信夫、

王阮亭云、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三楊蹇夏諸君子、顧以草虫織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傳聞異辭耶、

柳秀才

明季蝗生青兗間漸集於沂沂令憂之退臥署幕夢一秀才來謁峩冠綠衣狀貌修偉自言禦蝗有策詢之答云明日西南道上有婦跨碩腹牝驢子即蝗神也哀之可免令異之詰旦治具出邑南伺良久果有婦高髻褐帔獨控老蒼衛緩蹇北度令即爇香捧巵酒迎拜道左捉驢不令去婦問大夫將何為令便哀懇區區小治幸憫脫蝗口婦曰可恨柳秀才饒舌洩

我容機、當即以其身受、不損禾稼可耳、乃盡三疕、瞥
不復見、後蝗來飛蔽天日、然不落禾田、但集楊柳、過
處柳葉都盡、方悟秀才柳神也、或云是宰官憂民所
感誠然哉、

王阮亭云、柳秀才有大功德於沂、沂雖百世祀可
也、

水災

康熙二十一年苦旱、自春徂夏、赤地無青草、六月十

三日小雨、始有種菽者、十八日大雨沾足乃種豆、一日石門庄有老叟、暮見二牛鬭山上、謂村人曰、大水將至矣、宜携家播遷、村人共笑之、無何雨暴注、徹夜不止、平地水深數尺、居廬盡沒、一農人棄其兩兒、與妻扶老母奔避高埠、下視村中已爲澤國、並不復念及兒矣、及水落歸家、見一村盡成坵墟、入門視之則一屋僅存、兩兒並坐床頭、嬉咲無恙、咸謂夫妻之孝報云、此六月二十二日事、

康熙三十四年、平陽地震、人民死者十之七八、城郭盡墟、惟東郭僅存一舍、則王孝子家也、茫〻大劫中、惟孝嗣無恙、誰謂天公無皂白耶、

諸城某甲

學師孫景夏先生、言其邑中某甲者、值流寇之亂被殺、首垂胸前、寇退、家人得尸、將舁瘞之、聞其氣縷〻然、審視之、咽不斷者盈指、遂扶其頭、荷之以歸、經一晝夜始呻、以匕箸稍〻哺飲食、半年竟愈、又十餘年、

與二三人聚談、或作一鮮頤語、衆爲鬨堂、甲亦鼓掌、一俯仰間、刀痕暴裂、頭隨血流、而氣絶矣、甲父將訟笑者、衆歛金賂之、又葬甲、乃解、

異史氏曰、一笑頭落、此千古第一大咲也、頸連一綫而不死、直待十年後成一咲獄、豈非二三鄰人負債前生耶、

庫官

鄒平張華東、奉旨祭南嶽、道出江淮間、將宿驛亭、前

驅白驛中有怪異宿之必致紛紜公弗聽宵分冠劍而坐俄聞韡聲入則一頒白叟皂紗黑帶怪而問之叟稽首曰我庫官也為大人典藏有日矣幸節鉞遥臨下官釋此重負問庫存幾何答云二萬三千五百金公慮多金累綴約歸時盤驗叟唯〻而退張至南中䰟遺頗豐及還宿驛亭叟復出謁及問庫物曰已撥遼東兵餉矣深訝其前後之乖叟曰人世禄命皆有額數錙銖不能增損大人此行應得之數已得矣

又何求言已竟去張乃計其所獲與所言庫數適相脗合方嘆飲啄有定不可以妄求也

鄷都御史

鄷都縣外有洞深不可測相傳閻王署其中一切獄具皆借人工桎梏朽敗輙擲洞口邑宰即以新者易之經宿失所在供應度支載之經制明有御史行臺華公按及鄷都聞其說不以為信欲入洞以决其惑人輙言不可公弗聽秉燭而入以二役從深抵里許

燭暴滅視之階道潤朗、有廣殿十餘間、列坐尊官袍笏儼然、惟東首虛一座、尊官見公至、降階而迎、𠯗問曰、至矣乎、別來無恙否、公問此何處、所尊官曰、此冥府也、公愕然告退、尊官指虛座云、此為君座、那丁復還、公益懼、固請寬宥、尊官曰定数何可逃也、遂檢一卷示公、上註云、某月日某以內身歸陰、公覽之戰慄如濯氷水、念母老子幼、泫然流涕、俄有金甲神人捧黃帛書至、群拜舞啟讀已、乃賀曰、君有還陽之機矣

公喜致問曰適接帝詔大赦幽冥可爲君委折原例耳乃示公途而出数武之外冥黑如漆不辨行路公甚窘苦忽一神將軒然而入赤面長髯光射数尺公迎拜而哀之神將曰誦佛經可出言已而去公自計經咒多不記憶惟金剛經頗曾習之遂乃合掌而誦頓覺一線光明映照前路忽有遺忘之句則目前頓黑定想移時復誦復明乃始得出其二從人則不可知矣

王阮亭云閻羅天子廟在酆都南門外平都山上旁即王方平洞無他異但山半有九蟒御史廟神像獰惡事亦荒唐

狐諧

萬福字子祥博興人幼業儒家少有而運殊蹇行年二十有奇尚不能掇一芹鄉中澆俗多報富戶役長々厚者每至破其家萬適報充役懼而逃如濟南稅居逆旅夜有奔女顏色頗麗萬悅而私之請其姓氏

女自言寔狐、但不為君祟耳、萬喜而不疑、女囑勿與客共寢處、凡日用所需、無不仰給於狐、居無何二三相識輙來造訪、恒信宿不去、萬厭之而不便拒、不得已以寔告客、〻願一覩仙容、萬白於狐、〻謂客曰、見我何為哉、我亦猶人耳、聞其聲歷〻在目前、四顧即又不見、客有孫得言者、善誹謔、固請見且謂得聽嬌音、魂魄飛越、何吝容華、徒使聞聲相思、狐笑曰、賢孫子欲為高曾祖母作行樂圖耶、諸客俱笑、狐曰、我為

狐請與客言狐典顧聞否衆唯唯狐曰昔某村旅舍故多狐輒出祟行客客知之相戒不宿其舍半年門戶蕭索主人大憂甚諱言狐忽有一遠方客自言異國人望門休止主人大悅甫邀入門即有途人陰告曰是家有狐客懼白主人欲他徙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入室方臥見群鼠出於床下客大駭還奔急呼有狐主人驚問客怨曰狐巢於此何誑我言無主人又問所見何狀客曰我適所見細細幺麼不是狐兒

必當是狐孫子言罷坐客為之粲然孫曰既不賜見
我輩宜留宿勿去阻其陽台狐咲曰寄宿無妨倘有
小迕犯幸無滯懷衆恐其惡作劇乃共散去然數日
必一來索狐咲罵狐諧甚每一語即顛倒賓客滑稽
者不能屈也群戲呼為狐娘子一日置酒高會萬居
主人位孫與二客分左右坐上設一榻屈狐狐辭不
善酒咸請坐談許之酒數行衆擲骰為瓜蔓之令一
客值瓜色當飲戲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清醒暫

借一觴、狐咲曰、我固不飲、願陳一典、以佐諸公飲、孫掩耳不樂聞、客皆言曰、罵人者當罰、狐咲曰、我罵狐何如、衆曰可、於是傾耳共聽、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紅毛國、著狐腋冠見國王、〻見而異之、問何皮毛深溫厚乃爾、大臣以狐對、王言此物生平所未曾得聞、狐字〻畫何等、使臣書空而奏曰、右邊是一大瓜、左邊是一小犬、主客又復鬨堂、二客陳氏兄弟、一名所見一名所聞、見孫大窘、乃曰、雄狐何在、而縱雌狐流毒

若此、狐曰、適一典談猶未終、遂爲群吠所亂、請終之、

國王見使臣乘騾、甚異之、使臣告曰、此馬之所生、又大異之、使臣曰、中國馬生騾、騾生駒、王細問其狀、使臣曰、馬生騾、是臣所見、騾生駒、是臣所聞、舉坐又大咲、衆知不敵、乃相約、後有開謔端者、罰作東道主、頃之酒酣、孫戲謂萬曰、有一聯、請君屬之、萬曰、何如、孫曰、妓者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合座屬思不能對、狐咲曰、我有之矣、衆共聽之、曰、龍王下

下詔求直諫、驚也得言、龜也得言、四座無不絕倒、孫大恚曰、適與爾盟、何復犯戒、狐笑曰、罪誠在我、但非此不能確對耳、明旦設席以贖吾過、相笑而罷、狐之詼諧不可殫述、居數月、與萬偕歸、及博興界、告萬曰、我此處有葭莩親、往來久梗、不可不一訊、日且暮、與君同寄宿、待旦而行可也、萬詢其處、指言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姑從之、行二里許、果見一莊、生平所未歷、狐即叩關、一蒼頭出應門、入則重樓疊閣、宛然

世家、俄見主人、有翁媪揖萬而坐、列筵豐盛、待萬以姻婭禮、遂宿焉、狐早起謂萬曰、我處偕君歸、恐駭聞聽、君宜先往、我將繼至、萬從其言、先至、豫白於家人、未幾狐至、與萬言笑、人盡聞之、而不見其人、踰年萬復有事於濟、狐又與俱、忽有數人來、狐從與語、備極寒暄、乃謂萬曰、我本陜中人、與君有夙因、遂從爾許時、今我兄弟至矣、將從以歸、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

王阮亭云此狐辨而黠當是東方曼倩一流又即妙絶觧人頤

雨錢

濵州一秀才讀書齋中有欵門者啓視則皤然一翁形貌甚古延之入請問姓氏翁自言養真姓胡寔乃狐仙慕君高雅願共晨夕秀才故曠達亦不為怪遂與評駁今古翁殊博洽鏤花雕繢粲於牙齒時抽經義則名理湛深尤覺非意所及秀才敬服留之甚久

一日窑祈翁曰、君愛我良厚、顧我貧若此、君但一舉手、金錢宜可立致、何不少爲周給、翁嘿然、似不以爲可、少間咲曰、此大易事、但須得十數錢作母、秀才如其請、翁乃與共入密室中、禹步作咒、俄頃錢有數十百萬、從梁間鏘鏘而下、勢如驟雨、轉瞬沒膝、拔足而立、又沒踝、廣丈之舍、約深三四尺許、乃顧語秀才、頗厭君意否、曰足矣、翁一揮、錢即畫然而止、乃相與扃戶出、秀才竊喜、自謂暴富、頃之入室取用、則阿堵物

皆為烏有，惟母錢十餘文寥寥尚在，秀才大失所望，盛氣向翁，頗懟其誑，翁怒曰，我本與君文字交，不謀與君作賊，欲如君意，只合尋梁上君子交好耳，老夫不能承命，遂拂衣去，

妾杖擊賊

益都西鄙之貴家某者，富有巨金，蓄一妾頗婉麗，而冢室凌折之，鞭撻橫施，妾奉事之惟謹，某甚憐之，往往私語慰撫，妾殊未嘗有怨言，一夜數賊踰墻入，撞

其扉幾壞某與妻惶遽喪魄搖顫不知所為妾起嘿無敎息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一條拔關遽出群賊亂如蓬麻妾舞杖動風鳴鈎响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駭愕亂奔墻下急不得上傾跌呷啞亡魂喪命妾拄杖於地顧而咲曰此等物事不直下手打得亦學作賊我不汝殺〻嫌辱我悉縱之逸去某大驚問何自能爾則妾父故鎗棒教師妾盡傳其技殆不啻百人敵也妻尤駭甚悔向之迷於物色由是善顏視妾

遇之反如嫡、然妾終無纖毫失禮、鄰婦或謂妾曰、嫂
擊賊如犬豕、顧奈何俛首受撻楚、妾曰、是吾分耳、他
何敢言、聞者益賢之、
異史氏曰、身懷絶技、居數年而人莫之知、而卒之
捍患禦災、化鷹爲鳩、嗚呼、射雉既獲、内人展笑、握
槊方勝、貴主同車、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秀才驅怪
長山徐遠公、故明諸生也、鼎革後棄儒訪道、稍〻學

勅勒之術遠近多耳其名某邑一鉅公具幣致誠欵書招之以騎徐問名某何意僕辭以不知但囑小人務屈降臨耳徐乃行至則宴餞盛設禮遇甚恭然終不道其致迎之旨徐不耐因問曰寔欲何為幸祛疑抱主人輙言無他但勸杯酒言詞爛爍殊亦不鮮諜話之間不覺向暮邀徐飲園中園搆造頗佳勝而竹樹蒙翳景物陰森雜花叢叢半没草萊抵一閣覆板上懸蛛錯綴大小上下不可以數酒數行天色曛暗

命燭復飲徐辭不勝酒主人即罷酒呼茶諸僕倉惶徹肴罷盡納閣之左室几上茶啜未半主人托故竟去僕人便持燭引宿左室燭置案上遽返身去頗甚草草徐疑或携僕被來伴久之人聲殊杳即自起扃戶寢窓外皎月入室侵床夜鳥秋蟲一時啾唧心中怛然不成梦寢頃之板上橐橐似踏蹴聲甚厲俄下護梯俄近寢門徐駭毛髮蝟立急引被覆首而門已豁然頓闢徐展被角微伺之見一物獸首人身毛周

其體、長如馬鬃、深黑色、牙粲犀峰、目烱雙炬、及几伏餂䶑中剩肴、舌一過連數䶑輒罄如掃、已而趨近榻、嗅徐被、徐驟起、翻被冪怪頭、極力按之、狂喊、怪出不意、驚脫、啓外戶竄去、徐披衣起遁、則園門外扃不可得出、緣墻而走、擇短垣踰、則主人馬廐也、廐人驚、徐告之故、即就乞宿、將旦、主人使伺徐、失所在、大駭、已而得之廐中、徐出、大恨怒曰、我不慣作驅怪術、君遣我又秘不一言、我槖中蓄如意鉤、又不送達寢所、是

欲死我也、主人謝曰、擬即相告、慮君難之、初亦不知素有藏鈎、幸宥十死、徐終快々、即索騎歸、自是怪亦遂絶、主人宴集園中、輙咲向客曰、我不忘徐生功也、異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此非空言也、假令翻被狂喊之後、隱其所駭懼、而公然以怪之遁爲己能、天下必將謂徐生、真神人不可及、

姊妹易嫁

掖縣相國毛公、家素微、其父嘗爲人牧牛、時邑世族

張姓者有新阡在東山之陽或經其側聞墓中叱咤

聲曰若等速避去勿久溷貴人宅張聞亦未深信既

又頻得夢警曰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何得久假

由是家數不利客勸徙葬吉張聽之遂徙焉一日相

國父牧出張家故墓猝遇雨匿身廢壙中已而雨益

傾盆潦水奔穴崩洶灌注遂溺以死相國時尚孩童

母自詣張顧乞咫尺地掩兒父張徵知其姓氏大異

之行視溺死所適當置棺處又益駭乃使就故壙窆

焉、且令携若兒來、塟已、母偕兒詣張申謝、張一見輒
喜、即留其家、教之讀、以齒子弟行、又請以長女妻兒、
母不敢應、張妻云、既已有言、奈何中改、遂訂盟焉、然
此女甚薄毛家、怨慚之意、形於顏色、有人或道及、輒
掩其耳、每向人曰、我死不從牧牛兒、及親迎、新郎入
宴、彩輿在門、女掩袂向隅而哭、催之妝不妝、勸之亦
不解、俄而新郎告行、鼓樂大作、女猶眼零雨而首飛
蓬也、父止婿、自入勸女、女涕若罔聞、怒而逼之、益哭

失散、父無奈之何、又家人傳白新郎欲行、父急出、言衣妝未竟、乞少停待、即又奔入視女、往來無停履、遷延少時、事愈急、女終無回意、父無計周轉、欲自死、其次女在側、頗非其姊、苦逼勸之、姊怒曰、小妮子亦學人喋聒、爾何不從他去、妹曰、阿爹原不曾以妹子屬毛郎、若以妹子屬毛郎、更何須姊姊勸駕耶、父以其言慷爽、因與伊母竊議、以次易長、母即向女曰、忤逆婢不遵父母命、欲以兒代若姊、兒肯之否、女慨然曰、

父母命兒往，即乞丐不敢辭，且何以見毛家郎，便終當餓殍死乎，父母聞其言大喜，即以姊妝妝女，女倉猝登車而去，入門，夫婦雅歡逑好，然女素病赤鬜，稍稍介公意，久之浸知易嫁之說，由是益以知己德女，居無何，公補博士弟子，應秋闈試，道經王舍人店，店主人先一夕夢神曰，明日當有毛解元來，後且脫汝於厄，以故晨起，耑伺察東來客，及得公甚喜，供具殊豐美，不索直，特以夢告，厚自託，公亦頗自負，私以細君

髮鬑〻慮爲顯者笑富貴後念當易之已而曉榜既揭竟落孫山咨嗟蹇分懊惋喪志心赧舊主人不敢復由王舍以他道歸後三年再赴試店主迎候如初公曰爾言初不驗殊慚祇奉主人曰君以陰欲易妻故被冥司黜落豈妖梦不足以践公愕而問故蓋別後復梦云〻公聞之惕然悔懼木立若偶主人謂秀才宜自愛終當作解首未幾果舉賢書第一人夫人髮亦尋長雲鬟委綠轉更增媚姊適里中富室兒意

氣頗自高、其夫蕩情、家漸凌夷、空舍無烟火、聞妹為孝廉婦、彌增慚怍、娣妹輙避路而行、又無何良人卒、家益落、頃之公又擢進士、女聞之刻骨自恨、遂忿然廢身為尼、及公以宰相歸、強遣女行者詣府謁問、冀有所貽、比至、夫人餽以綺縠羅絹若干疋、以金納其中、而行者不知也、攜歸見師、師失所望、恚曰、與我金錢、尚可作薪米費、此等儀物、我何須乎爾、遂令将回、公及夫人疑之、及啓視而金具在、方悟見却之意、癸

金笑曰、汝師百餘金尚不能任、焉有福澤從我老尚書也、遂以五十金付尼去、曰將去作爾師用度、多恐福薄人難承荷也、行者歸、具以告、師啞然自嘆、念生平所為輙自顛倒、美惡避就、豈由人耶、後店主以人命事逮繫囹圄、公為力解釋罪、而夫人家亦時周其姊云、

異史氏曰、張公故墓、毛氏佳城、斯已奇矣、余聞時人有大姨夫作小姨夫、前解元為後解元之戲、此

豈慧黠者所能較計耶、嗚呼、彼蒼者天、久不可問、何至毛公、其靈應如嚮、

續黃粱

福建曾孝廉、髙捷南宮、時與二三新貴、遨遊郊郭、偶聞毘盧禪院寓一星者、因並騎往詣問卜、入揖而坐、星者見其意氣揚揚、稍佞諛之、曾搖箑微笑、便問有蟒玉分否、星者正容、許二十年太平宰相、曾大悅、氣益高、值小雨、乃與遊侶避雨僧舍、舍中一老僧、深目

高臯坐蒲團上偃蹇不爲禮衆一舉手登榻自話群以宰相賀曾卜心氣殊高便指同遊曰某爲宰相時推張年丈作南撫家中表爲叅遊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於願足矣一座大笑俄聞門外雨益傾注曾倦伏榻間忽見有二中使賫天子手詔召曾太師决國計曾得意榮寵亦烏知其非有也疾趨入朝天子前席温語良久命三品以下聽其黜陟不必奏聞即賜蟒服一襲玉帶一圍名馬二匹曾被服稽首以出

入家則非舊所居第、繪棟雕榱、窮極壯麗、亦自不解何以遽至於此、撚鬚微呼、則應諾雷動、俄而公卿進海物、傴僂足恭者、者叠出其門、六卿來倒屣而迎、侍郎輩揖與語、下此者頷之而已、晉撫餽女樂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爲嫋〻、爲仙〻、二人尤蒙寵顧、科頭休沐日、事歡歌、一日念微時、嘗得邑紳王子良周濟、我今置身青雲、渠尚蹉跎仕路、何不一引手、早旦一疏、薦爲諫議、即奉俞旨、立行擢用、又念郭太僕曾

睚眦我、即傳呂給諫及侍御陳昌等、授以意旨、越日彈章交至、奉旨削職以去、恩怨了々、頗快心意、偶出郊衢、醉人適觸鹵簿、即遣人縛送京尹、立斃杖下、接第連阡者、皆畏勢獻沃產、自此富可埒國、無何而嫋嫋仙々以次殂謝、朝夕遐想、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絶美、每思購充媵御、輒以綿薄違夙願、今日幸可適志、乃使幹僕數輩、強納貲於其家、俄頃籐輿舁至、則較昔之望見時尤艷絶也、自顧生平、於願斯足、又逾年、

朝士竊竊似有腹非之者，魯亦高心盛氣，不以置懷。有龍圖學士包拯上疏，其畧曰，竊以魯某原一飲賭無賴市井小人，一言之合，榮膺聖眷，父紫兒朱，恩寵為極，不思捐軀摩頂，以報萬一，反恣胸臆，擅作威福，可死之罪，擢髮難數，朝廷名器，居為奇貨，量缺肥瘠為價重輕，因而公卿將士，盡奔走於門下，估計夤緣，儼如負販，仰息望塵，不可筭數，或有傑士賢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閒散，重則褫以編氓，甚且一臂不袒，

輙逞鹿馬之奸片語方干遠竄豺狼之地朝士為之寒心朝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民膏腴恣肆蠶食良家女子强委禽妝泠氣寃氛暗無天日奴僕一到則守令承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或有厮養之兒瓜葛之親出則乘傳風行雷動地方之供給稍遲馬上之鞭撻立至荼毒人民奴隸官府扈從所臨野無青草而某方突〻赫〻怙寵無悔名對方承於闕下萋菲輙進於君前委蛇纔退於自公聲歌已起於後苑聲

色狗馬晝夜荒淫國計民生罔存念慮世上寧有此宰相乎內外駭訛人情洶洶若不急加斧鑕之誅勢必釀成操莽之禍臣拯夙夜祇懼不敢寧處冒死列欵仰達宸聽伏祈斷奸佞之頭籍貪冒之產上回天怒下快輿情如果臣言虛謬刀鋸鼎鑊即加臣身云云魯鬨之氣魄悚駭如飲氷水幸而皇上優容留中不發又繼而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昔之拜門墻稱假父者亦反顏相向乃奉旨籍家充雲南軍子任平

陽太守、已差員前往提問、曾聞旨、方驚怛、無措、旋有
武士数十人、帶劍操戈、直抵內寢、褫其衣冠、與妻並
縶、俄見數夫運資於庭、金銀錢鈔數百萬、珠翠瑙玉
数百斛、幄幕簾榻之屬、又數千事、以至紀㩼女爲遺
墜庭階、曾一一視之、酸心刺目、又俄而一人掠美妾
出、披髮嬌啼、玉容無主、悲火燒心、憤不敢言、俄樓閣
倉庫、並已封誌、立叱曾出、監者牽曳、夫妻吞聲就道
求一下駟劣車、少作代步、亦不可得、十里外、妻足弱

欲傾跌、曾時以一手相扶引、又十餘里、已亦困憊、欲

見高山直揷霄漢、自憂不能登越、時挽妻相對泣、而

監者獰目視之、不容稍停、又傾斜日已墜、無可投止、

不得已參差躄躠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盡、泣坐路

隅、曾亦慰止、任監者叱罵、忽聞百殺齊譟、有群盜各

操利刃跳踉而至、監者大駭逸去、曾長跪、言孤身遠

謫、橐中無長物、哀求宥免、群盜裂眦宣言、我輩皆被

害寃民、祇祈得佞賊頭、他無索取、曾怒叱曰、我雖待

罪、乃朝廷命官、賊子何敢爾、賊怒、以巨斧揮曾頭、覺頭墜地、作斃魂方駭疑、即有二鬼來、反接其手、驅之行、行、踰數刻、入一都會、頃之、覩宮殿、殿上有醜形王者、凭几决罪福、曾前匍匐聽命、王者閱卷、纔數行、即震怒曰、此欺君悞國之罪、宜置油鼎、萬鬼群和、聲如雷霆、即有巨鬼捽至墀下、見鼎高七尺許、四圍熾炭、鼎足皆赤、曾觳觫哀號、竄跡無路、鬼以左手抓髮、右手握踝、拋置鼎中、覺塊然一身、隨油波而上下、皮肉

焦灼痛徹於心沸油入口煎烹肺腑念欲速死而萬計不能得死約食時鬼方以巨叉取魯出復伏堂下王又檢冊籍怒曰倚勢凌人合受刀山獄鬼復捽去見一山不甚廣濶而峻峭壁立利刃縱橫亂如密筍先有數人胃腸刺腹於其上呼號之聲慘絶心目鬼促魯上魯大哭退縮鬼以毒錐刺腦魯負痛乞憐鬼怒捉魯起望空力擲覺身在雲霄之上暈然一落刀交於胸痛楚不可言狀移時身軀重贅刀孔漸濶忽

馬脱落、四肢蠖屈、鬼又逐以見王、〻命會計生平賣
爵鬻名、枉法霸産、所得金銀幾何、即有鬅鬙吏持籌
握筭曰、三百三十一萬、王曰、彼既積來、還令飲去、少
間、取金錢堆階上、如小卯陵、漸入釜中、鎔以烈火、鬼
使數輩、更相以杓灌其口、流頤則皮膚臭裂、入喉則
臟腑騰沸、生時患此物之少、是時又患此物之多也、
半日方盡、王者令押去甘州爲女、行數步、見架上鐵
梁、圍可數尺、綰一火輪、其大不知幾百由旬、焰生五

采光耿雲霄鬼捷使登輪方合眼躍登則輪隨足轉似覺傾墜遍體生涼開目自顧身已嬰兒而又女也視其父母則懸鶉敗絮土室之中瓢杖猶存心知爲乞人子日隨乞兒托鉢腹轆轆然常不得一飽着敗絮風常刺骨十四歲鬻於顧秀才備媵妾衣食粗足自給而冢婦悍甚日以鞭箠從事輒以赤鐵烙胸乳幸而良人頗憐愛稍自寬慰東鄰惡少年忽踰垣來逼與私乃自念前身惡孽已被鬼責今那可復爾於

是大殸疾呼，良人與嫡婦盡起，惡少年始竄去。居無何，秀才宿諸其室，枕上喋喋，方自訴寃苦，忽震厲一殸，室門大闢，有兩賊持刀入，竟决秀才首，囊括衣物。但蒙首團伏被底，不敢作殸。既而賊去，乃喊奔嫡室，嫡大驚，相與泣驗，遂疑妾列奸夫殺良人，因以狀白刺史。刺史嚴鞫，竟以酷刑定罪案，依律凌遲處死，繫赴刑所，胸中寃氣扼塞，距踊殸屈，覺九幽十八獄無此黑黯也。正悲號間，鬧同遊者呼曰：兄夢魘耶？魯谿

然而寤、見老僧猶跏趺坐上、同侶譊相謂曰、日暮腹枵、何久酣睡、曾乃慚淚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驗否、曾亦驚異、拜而請教、僧曰、修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蓮也、山僧何知焉、曾盛氣而來、不覺喪氣而返、臺閣之想由此淡焉、入山學道、不知所終、

異史氏曰、福善禍淫、天之常道、聞作宰相而忻然於中者、必非喜其鞠躬盡瘁可知矣、是時方寸中宮室妻妾無所不有、然而夢固為妄、想亦非真、彼

以虛作、神以幻報、黃粱將熟、此夢在所必有、當以
附之邯鄲之後、

小獵犬

山右衛中堂爲諸生時、厭冗擾、徙齋僧院、苦室中臭
虫蚊蚤甚多、竟夜不成眠、食後偃息在床、忽一小武
士、首插雉尾、身高兩寸許、騎馬大如蜡、臂上青韝、有
鷹如蠅、自外而入、盤旋室中、行且駛、公方凝注、忽又
一人入、裝亦如前、腰束小弓矢、牽獵犬如巨蝗、又俄

頃步者騎者紛紛來以數百輩鷹亦數百臂犬亦數
十頭有蚊蠅飛起纔鷹騰擊盡撲殺之獵犬登床緣
壁搜嗅虱蚤凡罅之所伏藏嗅之無不出者頃刻之
間决殺殆盡公偽睡睨之鷹集犬竄於其身既而一
黄衣人著平天冠如王者登别榻縶駟葦篾間從騎
皆下獻飛獻走紛集盈側亦不知作何語無何王者
登小輦衛士倉皇各命鞍馬萬蹄攢奔紛如撒菽烟
飛霧騰斯須散盡公歷歷在目駭愕不知所由躡履

外窺渺無跡响返身周視都無所見惟壁磚上遺一細犬公急捉之甚馴置硯匣中反覆瞻玩毛極細茸項上有一小環飼一飯顆一嗅輒棄去躍登床榻尋衣縫齧殺蟣虱旋復來伏卧逾宿公疑其已去視之則盤伏如故公卧則登床簀遇虫輒噉斃蚊蠅無敢落者公愛之甚於拱璧一日晝卧犬潛伏身畔公醒轉側覺有物壓於腰底固疑是犬急起視之已扁而死如紙剪成者然〻自是壁蟲無噍類矣

碁鬼

揚州督統將軍梁公，解組鄉居，日攜碁酒，遊翔林丘閒。會九日登高，與客弈，忽有一人來，逡巡局側，眈玩不去。視之，面目寒儉，懸鶉結焉，然意態溫雅，有文士風。公禮之，乃坐。亦殊撝謙。公指碁謂曰：先生當必善此，何弗與客對壘？其人遜謝移時，始就局。一終而負，神情懊熱，若不自已。又着又負，益慚憤。酌之以酒，亦不飲，惟曳客弈。自晨至於日昃，不遑溲溺。方以一子

爭路、而互喋聒、其人忽離席悚立、神色慘沮、屈膝公
前、稽顙祈救、公駭疑、起扶之、曰、戲耳、何至是、其人曰、
祈囑圉人勿縛小生頸、公又異之、問圉人爲誰、曰馬
成、先是公圉役馬成者、走無常、〻十數日一入幽冥、
攝牒作勾役、公以其言異、遂使人往視成、則僵臥已
二日矣、公乃叱成不得無禮、瞥然間其人即地而滅、
公嘆咤良久、乃悟其鬼、越日馬成寤、公召詰之、成曰、
彼湖襄人、癖嗜奕、產蕩盡、父憂之、閉置齋中、輒踰垣

出、窃引空處與奕者狎、父聞詬詈、終不可制止、父憤悒賫恨而死、閻摩王以其不德、促其年壽、罰入餓鬼獄、於今七年矣、會東嶽鳳樓成、下牒諸府、徵文作碑記、冥王出之獄中、使應名自贖、不意中道遷延、大愆限期、嶽帝使直曹問罪於王、王怒、使小人輩羅搜之、前承主人命、故未敢以縲絏繫之、公問今日作何狀、曰仍付獄吏、永無生期矣、公嘆曰、癖之悞人也如是夫、

異史氏曰、見奕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見奕又忘其生、非所欲有甚於生者哉、然癖嗜如此、尚未獲一高着、徒令九泉下有長死不生之奕鬼也、可哀也已、

辛十四娘

廣平馮生、少輕脫縱酒、昧爽偶行、遇一少女着紅帔、容色娟好、從小奚奴、躡露奔波、履襪沾濡、心竊好之、薄暮醉歸、道側故有蘭若、荒廢已久、有女子自內出、

則向麗人也、忽見生來、即轉身入、陰念麗者何得在禪院中、繫驢於門、往覘其異、入則斷垣零落、階上細草如毯、正徬徨間、一頒白叟出、衣帽整潔、問客何來、生曰、偶過古剎、欲一瞻仰、翁何至此、叟曰、老夫流寓無所、暫借此安頓細小、既承寵降、有山茶可以當酒、乃肅生入、見殿後一院、石路光明、無復蓁莽、入其室則簾幌床幕、香霧噴人、坐展姓字、云蒙叟姓辛、生乘醉遽問曰、聞有女公子未適良匹、竊不自揣、願以鏡

臺自獻、辛笑曰、容謀之荆人、生即索筆爲詩曰、千金
覓玉杵、殷勤手自將、雲英如有意、親爲擣元霜、主人
咲付左右、少間有婢與辛耳語、辛起慰客耐坐、乃牽
幕入、隱約三数語即趨出、生意必有佳報、而辛乃坐
與嘔噱、不復有他言、生不能忍、問曰、未審意旨、辛釋
疑抱、辛曰、君卓犖士、傾風已久、但有私衷、所不敢言
耳、生固請之、辛曰、弱息十九人、嫁者十二、有醮命任
之荆人、老夫不與焉、生曰、小生祗要得今朝領小奚

奴帶露行者、辛不應、相對嘿然、闢房內嚶〻膩語、生乘醉搴簾曰、伉儷既不可得、當一見顏色以消吾憾、內聞鈎動、群立愕顧、果有紅衣人振袖傾鬟亭〻拈帶、望見生入、遍室張皇、辛怒、命數人捽生出、酒愈涌上、倒蓁蕪中、瓦石亂落如雨、幸不着體、卧移時、聽驢子猶齕草路側、乃起跨驢、踉蹡而行、夜色迷悶、誤入澗谷、狼奔鴟叫、豎毛寒心、踟躕四顧、並不知為何所、遙望蒼林中燈火明滅、疑必邨落、竟馳投之、仰見高

闔以策撾門內有門者曰何處郎君半夜來此生以失路告門者曰待達主人生累足鵠竢忽聞振管闢扉一健僕出代生捉驢生入見室甚華好堂上張燈火少坐有婦人出問客姓氏生具以告踰刻青衣數人扶一老嫗出曰郡君至生起立肅身欲拜嫗止之坐謂生曰爾非馮雲子之孫耶生曰然嫗曰子當是我彌甥老身鐘漏並歇殘年向盡骨肉之間殊所乖濶生曰兒少失怙與我祖父處者十不識一焉素未

拜省、祈便指示、嫗曰、予自知之、生不敢復問、坐對懸想、嫗曰、甥深夜何得來此、生以胆力自矜詡、遂一一歷陳所遇、嫗笑曰、此太好事、況甥名士、殊不玷於姻婣、野狐精何得強自高、甥勿慮、我能爲若致之、生謝唯唯、嫗顧左右曰、我不知辛家女兒遂如此端好、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翩翩有風格、不知官人所欲聘者行幾、生曰、年約十五餘矣、青衣曰、此是十四娘、三月間曾從阿母壽郡君、何忘却、嫗笑曰、是非刻蓮

辮為高履、寔以香屑蒙紗而步者乎、青衣曰是也、媪曰、此婢大會作意弄媚巧、然果窈窕、阿甥賞鑑不謬、即謂青衣曰、可遣小貍奴喚之來、青衣應諾去、移時入白、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旋見紅衣女子、望媪伏拜、媪曳之曰、即為我家甥婦、勿仍修婢子禮、女子起、娉娉而立、紅袖低垂、媪理其鬟髮、捻其耳環、曰十四娘近在閨中作麼生、女低應曰、閒來只挑繡、回首見生、羞縮不安、媪曰、此吾甥也、盛意與兒作姻好、何便

教迷途、終夜竄谿谷、女俯首無語、嫗曰、我與汝非他、欲為吾甥作伐耳、女嘿嘿而已、嫗命掃榻展裀褥即為合巹、女靦然曰、還以告之父母、嫗曰、我為汝作氷、有何舛謬、女曰、郎君之命、父母當不敢違、然如此草草、婢子即死、不敢奉命、嫗笑曰、小女子志不可奪、真吾甥婦也、乃拔女頭上金花一朵、付生妝之、命歸家撿曆、以良辰為定、乃使青衣送女去、聽遠鷄已唱、遣役持驢送生出、數步外歘一回顧、則村舍已失、但見

松楸濃黑、蓬顆蔽塚而已、定想移時、乃悟其處為薛尚書墓、薛固生祖母弟、故相呼以甥、心知遇鬼、然亦不知十四娘何人、咨嗟而歸、漫檢曆以待之、而心恐鬼約難恃、再往蘭若、則殿宇荒凉、問之居人、則言寺中往往見狐狸云、陰念若得麗人、狐亦自佳、至日除舍掃途、更僕眺望、夜半猶寂、生已無望、頃之門外譁然、蹝屣出窺、則繡幰已駐於庭、雙鬟扶女坐青廬中、妝奩亦無長物、惟兩長鬣奴扛一樸滿、大如甕、息肩

置堂隅。生喜得麗偶，並不疑其異類。問女曰：二兜鬼，卿家何怙服之甚？女曰：薛尚書今作五都巡環使，數百里鬼狐，皆備扈從，故歸時常少。然不忘塞修，翌日往祭其墓。歸見二青衣持貝錦爲賀，竟委几上而去。生以告女，女女視之曰：此郡君物也。邑有楚銀臺之公子，少與生共筆硯，頗相狎。聞生得狐婦，餽遺爲餞，即登堂稱觴。越數日，又折柬來招飲。女聞，謂生曰：曩公子來，我穴壁窺之，其人猿睛而鷹準，不可與久居也。

宜勿往、生諾之、翌日公子造門負約之罪、且献新什、
生評涉嘲咲、公子大慚、不歡而散、生歸咲述於房女
慘然曰、公子豺狼、不可狎也、子不聽吾言、將及於難、
生咲謝之、後與公子輙相謔劇、前却盡釋、會提學試
公子第一、生第二、公子沾〻自喜、走伻來邀生飲、生
辭、頻召乃往、至則知為公子初度、賓客滿堂、列筵甚
盛、公子出試巻示生、親友疊肩賛賞、酒數行、樂奏作
於堂下、鼓吹傖儜、賓主甚樂、公子忽謂生曰、諺云、場

中莫論文此言今知其謬小弟所以忝居君上者以起處數語略高一籌耳公子言已一座盡贊生醉不能忍大笑曰君到於今尚以為文章至是耶生言已一座失色公子慚忿氣結客漸去生亦適醒而悔之因以告女女不樂曰君誠巷曲之儇子也輕薄之態施之君子則喪吾德施之小人則殺吾身君禍不遠矣我不忍見君流落請從此辭生懼而涕且告之悔女曰如欲我留與君約從今閉戶絕交遊勿浪飲生

謹愿數十四娘為人勤儉洒脫日以紝織為事時自歸寧未嘗踰夜又時出金帛作生計日有贏餘輒投襆滿日杜門戶有造訪者輒囑蒼頭謝去一日楚公子馳函來女焚爇不以聞越日出弔於城過公子於喪者之家捉臂苦邀生辭以故公子使圉人挽轡擁捽以行至家立命洗腆繼辭欲退公子要遮無已出家姬彈箏為樂生素不覊一向閑置齋中頗覺悶損忽逢劇飲興頓豪無復縈念因而酣醉頹卧席間公

子妻阮氏最悍妬婢妾不敢施脂澤日前婢入齋中為阮掩執以杖擊首腦裂立斃公子以生嘲慢故啣生日思所報遂謀醉以酒而誣之乘生醉昧扛尸床間合扉遂去生五更醒解始覺身卧几上起尋枕榻則有物膩然絆步履摸之人也意主人遣僮伴睡又蹴之不動擲之而僵大駭出門怪呼厮役盡起爇之見尸執生怒鬧公子出驗之誣生逼奸殺婢執送廣平隅日十四娘始知潸然曰早知有今日矣因按

日以金錢遺生、生見府尹無理可伸、朝夕搒掠、皮肉盡脫、女自詣問、生見之、悲氣塞心、不能言說、女知陷阱已深、勸令誣服、以免刑憲、生泣聽命、女還往之間人咫尺不相窺、歸家咨惋、遂遣婢子去、獨居數日、又託媒媼購良家女名祿兒、年已及笄、容華頗麗、與同寢食、撫愛異於群小、生認悞殺、擬絞、蒼頭得信歸、慟述不成聲、女聞惶然、若不介意、既而秋決有日、女始皇皇、慘動、晝去夕來、無停履、每於寂所、於邑悲哀、至

損眠食一日〻晡狐婢忽來女掙起相引屏語出則咲色滿面料理門戶如平時異日蒼頭至獄生曰寄語娘子一往永訣蒼頭復命女漫應之亦不愴惻殊落〻置之家人竊議其忍忽道路沸傳楚銀臺華職平陽觀察奉特旨治馮生案蒼頭聞之喜告主母女亦喜即遣入府探視則生已出獄相見悲喜俄捕公子至一鞫盡得其情生立釋寧家歸見女泫然流涕女亦相對愴楚悲已而喜然終不知何以得達上聽

女笑指婢曰此君之功臣也生愕問故先是女遣婢赴燕都欲達宮闈為生陳冤抑婢至則宮中有神守護徘徊御溝間數日不得入婢懼悞事方欲歸謀忽聞聖駕將幸大同婢乃豫往偽作流妓上至构欄極蒙寵眷疑婢不似風塵人婢乃垂泣上問有何冤苦婢對妾原籍直隸廣平生員馮某之女父以冤獄將死遂鬻妾构欄中上慘然賜金百兩臨行細問顛末以紙筆記姓名且言欲與共富貴婢言但得父子團

聚、不顧華膴也、上領之而去、婢以此情告生、々急拜、泪皆双熒、居無幾何、女忽謂生曰、妾不爲情緣、何處得煩惱、君被逮時、妾奔走戚眷間、並無一人代一謀者、爾時酸衷誠不可以告愬、今視塵俗益厭苦、我已爲君蓄一良偶、可從此別、生聞泣伏不起、女乃止、夜遣禄兒侍生寢、生拒不納、朝視十四娘、容光頓減、又月餘、漸以衰老、半載黯然如村嫗、生敬之終不替、女忽復言別、且曰、君自有佳侶、安用此鳩盤爲、生哀泣

如前日、又踰月、女暴疾絶食飲、羸卧閨闥、生侍湯藥
如奉父母、亟醫無靈、竟以溘逝、生悲怛欲絶、即以上
賜金為營齋葬、數日婢亦去、遂以禄兒為室、逾年舉
一子、然比歲不登、家益落、夫妻無計、對影長愁、忽憶
堂陬樸滿、常見十四娘投錢於中、不知尚在否、近臨
之、則豉具盬盎、羅列殆滿、頭頭置去、箸探其中堅不
可入、撲而碎之、金錢溢出、由此頓大充裕、後蒼頭至
太華、遇十四娘騎青騾、婢子跨蹇以從、問馮郎安否、

且言致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訖不見

異史氏曰輕薄之詞多出於士類此君子所悼惜也余常冒不韙之名言寃則已迂然未嘗不刻苦自勵以勉附於君子之林而禍福之說不與焉若馮生者一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脫囹圄以再生於當世耶吁可懼哉

聊齋誌異卷之九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白蓮教

白蓮教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惑衆、慕其術者多師之、某一日將他往、堂中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囑門人坐守、戒勿啓視、去後門人啓之、見盆內貯清水、水上編草爲舟、帆檣具焉、異而撥以指、隨手傾側、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何

違吾命門人力白其無師曰適海中舟幾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燒巨燭於堂上戒恪守勿以風滅漏二滴師不歸儽然而殆就床暫寐及醒燭已竟滅急起爇之既而師入又責之門人曰我固不曾睡燭何得息師怒曰適使我暗行十餘里尚復云云耶門徒大駭如此奇行不可勝數後有愛妾與門人通師覺之隱而不言遣門人飼豕門人入圈立地化為豕某即呼屠人殺之貨其肉人無知者門人父以子不歸過問

之辭以久弗至門人家諸處探訪絕無消息有同師者隱知其事洩諸門人父其父告之邑宰〻恐其遁不敢捕治達於上官請甲士千人圍其第妻子皆就執閉置樊籠將以鮮都途經太行山〻上忽出一巨人高與樹等目如盌口如盆牙長尺許兵士愕立不敢前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却之衆如其言脫其妻縛妻荷戈往巨人怒吸呑之衆愈駭某曰既殺吾妻是須吾子乃復出其子又被呑如前狀衆各對覷

莫知所為某泣且怒曰既殺吾妻又殺吾子情何以甘然非吾自往不可也衆果出諸樊籠授之刃而遣之巨人盛氣而迎格鬬移時巨人抓攫入口伸頸咽下從容竟去

雙燈

魏運旺益都之盆泉人故世族大家也後式微不能供讀年二十餘廢學就岳家業酤一夕魏獨臥酒楼上忽聞楼下踏蹴聲魏驚起悚聽聲漸近尋梯而上

步〻繁响無何双婢挑燈已至榻前後一年少書生導一女郎近榻微咲魏大愕怪轉知為狐毛髮森竪俯首不敢睨書生咲曰君勿見猜舍妹與君有前因便合奉事魏覦書生錦貂炫目自慚形穢醜顏不知所對書生率婢子遺燈竟去魏細視女郎楚〻若仙心甚悦之然慚怍不能作游語女郎頋咲曰君非抱本頭者何作措大氣遽近枕席煖手於懷魏始為之破顏捋袴相嘲遂與狎昵曉鐘未發双鬟即來引去

復訂夜約至晚女果至咲曰痴郎何福不費一錢得如此佳婦夜夜自投到也魏喜無人置酒與飲賭藏枚女子十有九贏乃咲曰不如妾握枚子君自猜之中則勝否則負若使妾猜君當無贏時遂如其言通夕為樂既而将寢曰昨宵衾褥濇冷令人不可耐遂喚婢将襆被來展布榻間綺縠香耎頃之緩帶交偎口脂濃射真不數漢家溫柔鄉也自此遂以為常後半載魏囘家適月夜與妻話窓間忽見女郎華妝坐

墻頭以手相搯魏近就之女援之踰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與君別矣請送我數武以表半載綢繆之意魏驚叩其故女曰姻緣自有定數何待言也語次至村外前婢挑雙燈以待竟赴南山登高處乃辭魏言別魏留之不得遂去魏佇立傍徨遥見雙燈明滅漸遠不可覩怏鬱而返是夜山頭燈火村人悉望見之

蹇償債

李公著明慷慨好施鄉人王卓傭居公室其人少游

惰、不能操農業、家屢貧、然小有技能、常為役務、每賚之厚、時無晨炊、向公哀乞、公輒給以升斗、一日告公曰、小人日受厚恤、三四口幸不殍餓、然何可以久、乞貸我綠豆一石作資本、公欣然受之、卓負去、年餘一無所償、及問之、豆資已蕩然矣、公憐其貧、亦置不索、公讀書於蕭寺、後三年餘、忽夢卓來曰、小人負主人豆直、今來投償、公慰之曰、若索爾償、則平日所負欠者何可筭數、卓愀然曰、固然、凡人少有所為、而受人

千金可不報也若無端受人資助升斗且不容昧況其多乎言已竟去醒而疑之既而家人白公夜牝驢產一駒甚修偉公忽悟曰得毋駒為王卓耶使人探訪卓於数日前果死矣越数日歸家見駒戲呼王卓駒奔赴如有知識自此遂以為名公乘赴青州衡府内監見而悅之願以重價購之議直未定適公以家中急務不及待遂歸又逾歲駒與雄馬同櫪齕折脛骨不可療有牛醫至公家見之謂公曰乞以駒付小

人朝夕療養需以歲月萬一得痊得直與公平分公如所請後數月牛醫售駒得錢四千八百以半献公受錢頓悟其數適符豆價也噫昭昭之債而冥冥之償此足以勸矣

鬼作筵

杜秀才九畹內人病會重陽為友人招作茱萸會早興盥已告妻所往冠服欲出忽見妻昏憒絮絮若與人語杜異之就問臥榻妻輙皃呼之家人心知其異

時杜有毋柩未殯、疑其靈爽所憑、杜祝曰、得毋吾母耶、妻罵曰、畜生何不識爾父、杜曰、旣爲吾父、不勝他人耶、何乃歸家祟兒婦、妻呼小字曰、我耑爲兒婦來、何反怨懟我、兒婦應即死、有四人來勾致、首者張懷玉、我萬端哀乞、甫能允遂、我許小餽送、便宜付之、杜如言、於門外焚紙錢、妻又言曰、四人去矣、彼不好違吾面目、三日後當治具酬之、爾母老龍鍾不能料理中饋、及期尚煩兒婦一往、杜曰、幽明殊途、安能代庖、

祈望恕宥妻曰兒勿懼去即復返此爲渠事當毋憚勞言已曰盡此且去妻即冥然良久乃甦杜問所言茫不記憶但曰適見四人來欲捉我去幸阿翁哀請且解囊賂之始去我見阿翁鏹袱尚餘二鋌欲竊取一鋌來作糊口計翁窺見叱曰爾欲何爲此物豈爾所可用耶我乃斂手未敢動杜以妻病革疑信參半越三日方咲語間忽瞪目久之語曰爾婦綦貧曩見我白金便生覬覦然大約以貧故亦不足怪將以婦

去、爲我款庖務、勿慮也、言甫畢、奄然竟甦、約半日許始醒、告杜曰、適阿翁呼我去、謂曰、不用爾操作、我烹調自有人、祇須堅坐指揮足矣、我宾中喜豐滿諸物餚饌都覆罷外、切宜記之、我諾至厨下、見二婦操刀砧於中、俱紺帔而綠緣之、呼我以嫂、每盛炙於簋、必請覘視然後行去、甚是豐滿、我窺其客囊四人都在筵中、進饌既畢、酒具已列罷中、翁乃命我還、杜聞之大愕異、每語同人云、

胡相公

萊蕪張虛一者，學使張道一之仲兄也，性豪放自縱。聞邑中某氏宅，爲狐狸所居，敬懷刺往謁，冀一見之。投刺隙中，移時扉自闢，僕者大愕却退。張肅衣敬入，見堂中几榻宛然，而闃寂無人，遂揖而祝曰：小生齋宿而來，仙人既不以門外見斥，何不敬賜光霽。忽聞虛空中有人言曰：勞君枉駕，可謂跫然足音矣，請坐賜教。即見兩坐自移相向，甫坐，即有鏤漆朱盤，貯雙

茗醆懸目前、各取對飲、吸嚦有聲、而終不見其人、茶已繼之以酒、細審官閥、曰弟姓胡氏、於行為四、曰相公、從人所呼也、於是酧酢議論、意氣頗洽、鱉羞鹿脯、雜以鄉蔘、進酒行炙者似小輩甚夥、酒後頗思茶、意纔少動、香茗已置几上、凡有所思無不應念而至、張大悅、盡醉始歸、自是三數日必一訪胡、胡亦時至張家、並如主客往來禮、一日張問胡曰、南城中巫媼、日託狐神漁病家利、不知其家狐、君識之否、曰彼妄耳、

寔無狐少間張起溲溺聞小語曰適所言南城狐巫未知何如人小人欲從先生往觀之煩一言請於主人張知為小狐乃應曰諾即席而請於胡曰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輩往探狐巫敬請君命胡固言不必張言之再三乃許之既而張出馬自至如有控者既騎而行狐相語於途曰後先生於道途間覺有細沙散落衣襟上便是吾輩從也語次進城至巫家見張至笑逆曰貴人何忽得臨張曰聞爾家狐子大靈

應果否巫正容曰若個蹀躞語不宜貴人出得何便
言狐子恐吾家花妳不歡言未已空中發半磚來中
巫臂踉蹡欲跌驚謂張曰官人何得拋擊老身也張
笑曰婆子盲也幾曾見自己顱顱破寃誣袖手者巫
錯愕不知所出正回惑間又一石子落中巫顛蹷穢
泥亂墜塗巫面如鬼惟哀號乞命張請恕之乃止巫
急起遁房中閤戶不敢出張呼與語曰爾狐如我狐
否巫惟謝過張指之且仰首望空中戒勿傷巫巫始

惕惕而出。張笑諭之。乃還。由是每獨行於途。覺塵沙漸漸然。則呼狐語。輒應。不記虎狼暴客。恃以無恐。如是年餘。愈於莫逆。嘗問其甲子。殊不自記憶。但言見黃巢反。猶如昨日。一夕共話。忽牆頭簌然作響。其聲甚厲。張異之。胡曰。此必家兄。張言何不邀來共坐。曰。伊道業頗淺。祇好攫得兩頭雞啗。便了足耳。張謂胡曰。交情之好。如吾兩人。可云無憾。終未一見顏色。殊屬恨事。胡曰。但得交好足矣。見面何為。一日置酒邀

張、且告別、問將何往、曰弟陝中産、將歸去矣、君每以對面不覿為恨、今請一識、數歲之交、他日可相認耳、張四顧都無所見、胡曰、君試闢寢室門、則弟在焉、張如其言、推扉一覷、則內有美少年、相視而笑、衣裳楚楚、眉目如畫、轉瞬之間、不復覩矣、張返身而行、即有履聲藉藉、隨其後、曰今日釋君憾矣、張依戀不忍別、胡曰、離合自有數、何容介介、乃以巨觥勸酒、飲至中夜、始以紗燭導張歸、及明往探、則空房冷落而已、後

道一先生爲西川學使、張清貧猶昔、因往視弟、顧望頗奢、月餘而歸、甚違初意、咨嗟馬上、嗒喪若失、忽一少年、騎青驢躡其後、張回顧、見裘馬甚麗、意甚騷雅、遂與閒語、少年察張不豫、詰之、張因欷歔而告以故、少年亦爲慰藉、同行里許、至岐路中、少年乃拱手別曰、前途有一人、寄君故人一物、祈笑納也、復欲詢之、馳驢逕去、張莫解所由、又二三里許、見一蒼頭持小簏子、獻於馬前曰、胡四相公敬致先生、張豁然頓悟、

受而開視則白鏹滿中、及顧蒼頭、亦不知所之矣、

念秧

異史氏曰、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衝衢、其害尤烈、如強弓怒馬、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劙囊刺槖、攫貨於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非鬼蜮之尤者耶、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來也漸、其入也深、悞認傾蓋之交、遂罹喪貲之禍、隨機設阱、情狀不一、俗以其言詞浸潤、名曰念秧、今北途多有

之遭其害者尤衆余鄉王子巽者邑諸生有族先生在都爲旗籍太史將往探訊治裝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一人跨黑衛馳與同行時以閒語相引王頗與問答其人自言張姓爲棲霞隸被令公差赴都稱謂撝卑祇奉殷勤相從數十里約以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祇候道左僕疑之因厲色拒去不使相從張頗自慚揮鞭遂去既暮休於旅舍偶步門庭則見張就外舍飲方驚疑間張望見王垂手拱立謙

若廝僕，稍稍問訊，王亦以汎汎，適相值，不為疑，然王僕終夜戒備之，雞既唱，張來呼與同行，僕咄絕之，乃去，朝暾已上，王始就道，行半日許，前一人跨白衛，年四十已來，衣帽整潔，垂首蹇分，眊寐欲墮，或先之，或後之，因循十餘里，王怪問夜何作，致迷頓乃爾，其人聞之，猛然欠伸，言青苑人許姓，臨淄令高檠是我中表，家兄設帳於官署，我往探省，少獲餽貽，今夜旅舍，誤同念秧者宿，驚惕不敢交睫，遂致白晝迷悶，王故

問念秧何說許曰君客時少未知險詐今有匪類以甘言誘行旅夤緣與同休止因而乘機騙賺昨有葭莩親以此喪資斧吾等皆宜警備王領之先是臨淄宰與王有舊王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復疑因道溫涼兼詢其兄況許約暮共主人王諾之僕終疑其偽陰與主人謀遲留不進相失遂杳翌日日卓午又遇一少年年可十六七騎健騾冠服修整貌甚都同行久之未嘗交一言日既夕少年忽言曰

前去曲律店不遠矣、王微應之、少年因咨嗟欷歔、如不自勝、王畧致詰問、少年嘆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火、冀博一第、不圖竟落孫山、家兄為部中主政、遂載細小來、冀得排遣、生平不習跋涉、撲面塵沙、使人薅惱、因取紅巾拭面、嘆咤不已、聽其語、操南音、嬌婉若女子、王心好之、稍〻慰藉、少年曰、適先馳出、眷口久望不來、何僕輩亦無至者、日已將暮、奈何遲留瞻望、行甚緩、王遂先驅、相去漸遠、晚投旅邸、既入舍、則壁

下一床、先有客鮮裝其上、王問主人、即有一人入攜之而出、曰但請安置、當即移他所、王視之則許、王止與同舍、許遂止、因與坐談、少閒又有攜裝入者見王許在舍、返身遽出、曰、已有客在、王審視則途中少年也、王未言、許急起曳留之、少年遂坐、許乃展問邦族少年又以途中言為許告、俄頃解囊出資、堆纍頗重稱兩餘付主人、囑治肴酒、以供夜話、二人爭勸止之卒不聽、俄而酒炙並陳、筵閒少年論文甚風雅、王問

江南闈中題少年悉告之且自誦其承破及篇中得意之句言已意甚不平共扼腕之少年又以家口相失夜無僕役患不觧妝園王因命僕代攝莝豆少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蹴然曰生平蹇滯出門亦無好况昨夜逆旅與惡人居擲骰呼呼聒耳沸心使人不眠南音呼骰為兜許不觧固問之少年手摹其狀許乃笑於橐中出骰一枚曰是此物否少年諾許乃以骰為令相歡飲酒既闌許請共擲贏一東道主王辭不

解、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陰囑王曰、君勿漏言、蠻公子頗充裕、年又雛、未必深解五木訣、我贏些須明當奉屈耳、二人乃入隔舍、旋聞轟賭甚鬧、王潛窺之、見棲霞隷亦在其中、大疑、展衾自卧、又移時、衆共拉王賭、王堅辭不解、許願代辨梟雄、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少間就榻報王曰、汝贏幾籌矣、王睡梦應之、忽数人排闥而入、番語啁嗻、首者言佟姓、為旗下邏捉賭者、時賭禁甚嚴、各大惶恐、佟大聲嚇王、王亦以太

史旗號相抵、佟怒解、與王敘同籍、咲請復博為戲、衆
果復賭、佟亦賭、王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無
相溷、許不聽、仍往來報之、既散局、各計籌馬、王負欠
頗多、佟遂搜王裝橐取償、王憤起相爭、金捉王臂陰
告曰、彼都匪人、其情叵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
適局中我贏得若干數、可相抵、此當取償許君者、今
請易之、便令許償佟、君償我、弗過暫掩人耳目、過此
仍以相還、終不然、以道義之交、遂寔取君償耶、王故

長厚亦遂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告佟乃對衆發王裝物估入已槖佟乃轉索許張而去少年遂襆被來與王連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僕人卧榻上各嘿然安枕久之少年故作轉側以下體暱就僕僕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膚着股際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殷勤甚至衾息鳴動王頗聞之雖甚駭怪而終不疑其有他也昧爽少年即起促與早行且云君蹇疲殆夜所寄物前途請相授耳王尚無言少

年已加裝登騎、王不得已從之、驟行快去漸遠、王料其前途相待、初不爲意、因以夜間所聞問僕、〻寔告之、王始驚曰、今被念秧者騙矣、焉有宦室名士、而毛遂於圍僕、又轉念其談詞風雅、非念秧所能、急追數十里、踪跡殊杳、始悟張許佟皆其一黨、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入也、償債易裝、已伏一圖賴之机設其携裝之計不行、亦必執前說篡奪而去、爲數十金、委綴數百里、恐僕發其事、而以身交歡之、其術亦

苦矣後數年而有吳生之事

邑有吳生字安仁三十喪偶獨宿空齋有秀才來與談遂相知悅從一小奴名鬼頭亦與吳僮報兒善久而知其為狐吳遠遊必與俱同室之中人不能覩吳客都中將旋里聞王生遭念秧之禍因戒僮警備狐笑言勿須此行無不利至涿一人繫馬坐烟肆裘服齊楚見吳過亦起超乘從之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黄姓提堂戶部將東歸且喜同途不孤寂於是吳止亦

止每共食必代吳償值吳陽感之而陰疑焉私以問狐〻但言不妨吳意乃釋及晚同尋寓所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為禮喜問少年何時離都答云昨日黃遂拉與同寓向吳曰此史郎我中表弟亦文士可佐君子談騷雅夜話當不寥落乃出金貲治具共飲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大相愛悅飲間輒目示吳作觴奬罰黃強使釂鼓掌作咲吳益悅之既而史與黃謀博賭共牽吳遂各出橐金為質狐囑報兒

暗鎖板扉、囑曰、倘聞人喧、但寐無吪、呉諾、呉每擲小注則輸、大注輙贏、更餘計得三百金、史黄囊垂罄、議質其馬、忽聞撾門聲甚厲、呉急起、投骰於火、蒙被假卧、久之、聞主人覓鑰不得、破扃啟閧、有數人洶洶入、搜捉博者、史黄並言無有、一人竟捋呉被、指爲博者、呉叱咄之、數人强捜呉裝、方不能與之撑拒、忽聞門外輿馬呵殿聲、呉急出鳴呼、衆始懼、曳入之、但求無證、呉乃從容苞苴付主人、鹵簿既遠、衆乃出門去、黄

與史共作鶯喜狀。取次覓寢。黃命史與吳同榻。吳以腰橐置枕頭。方命被而睡。無何史啟吳衾。裸體入懷。小語曰。愛兄磊落。願從交好。吳心知其詐。然計亦良得。遂相偎抱。史極力周奉。不料吳固偉男。大爲鑿枘。嚬呻殆不可任。竊竊哀免。吳固求訖事。手捫之。血流漂杵矣。乃釋令歸。及明。史憊不能起。託言暴病。但請黃吳先發。吳臨別。贈金爲藥餌之費。途中語狐。乃知夜來鹵簿。皆狐爲也。黃於途益諂事吳。暮復同舍。斗

室甚隘，僅容一榻，頗煖潔，而吳狹之，黃曰，此卧兩人則隘，君自卧則寬，何妨，食已，徑去，吳亦喜獨宿可接狐友，坐良久，狐不至，倏聞壁上小扉有指彈聲，吳拔關探視，一少女艷妝遽入，自扃門戶，向吳展笑，佳麗如仙，吳喜致研詰，則主人之子婦也，遂與狎，大相愛悅，女忽潸然泣下，吳驚問之，女曰，不敢隱匿，妾實主人遣以餌君者，曩時入室，即被掩執，不知今宵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甘，今已傾心於君，

乞垂拯救、吳聞駭懼、計無所出、但遣速去、女惟俛首泣、忽聞黃與主人搥闥咆沸、但聞黃曰、我一路祇奉謂汝為人、何遂誘我弟室、吳懼、逼女令去、聞壁扉外亦有騰擊聲、吳倉卒汗如流瀋、女亦伏泣、又聞有人勸止主人、主人不聽、推門愈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將胡為、如欲殺耶、有我等客數輩、必不坐視凶暴、如兩人中有一逃者、抵罪安可辭、如欲質之公庭耶、帷薄不修、適以取辱、且爾宿行旅、明明陷詐、安保女子

無異言、主人張目不能語、吳聞竊感佩、而不知其誰
初肆門將閉、即有秀才共一僕來就外舍宿、携有香
醞、遍酌同舍、勸黃及主人尤殷、兩人辭欲起、秀才牽
裾苦不令去、後乘間得遁、操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
入勸解、吳伏窓窺之、則狐友也、心竊喜、又見主人意
稍奪、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嘿不一言、女啼曰、
恨不如人、為人驅役賤務、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
叱罵曰、爾輩禽獸之情、亦已畢露、此客子所共憤者、

黃及主人、皆釋刀杖、長跪而請、吳亦啓戶出、頓大怒詈、秀才又勸止吳、兩始和解、女子又啼、寧死不歸、內奔出、嫗婢捽女令入、女子卧地哭益哀、秀才勸主人重價償吳生、主人俛首曰、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綳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吳固不肯破重資、秀才調停主客間、議定五十金、人財交付後、晨鐘已動、乃共促裝、載女子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頗殆、午間稍息憇、將行、喚報兒、不知所往、日已西斜、尚無跡响、頗

懷疑訝、遂以問狐、々曰無憂、將自至矣、星月已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咲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傖、竊所不平、適與鬼頭計、反身索得、遂以金置几上、吳驚問其故、蓋鬼頭知女止一兄、遠出十餘年不返、遂幻作其兄狀、使報兒冒弟行、入門索姊妹、主人惶恐詭托病殂、二僮欲質官、主人益懼、啗之以金、漸增至四十、二僮乃行、報兒具述其故、吳即賜之、吳歸、琴瑟綦篤、家益富、細詰女子、曩美少年即其夫、蓋史即金也、

襲一襕紬帔、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黨羽甚衆、逆旅主人皆其一類、何意吳生所遇即王子巽連天呌苦之人、不亦快哉、旨哉古言、善騎者善墮、

泥書生

羅村有陳代者、少蠢陋、娶妻頗麗、自以婿不如人、鬱鬱不得志、然貞潔自持、姑媳亦相安、一夕獨宿、忽聞風動扉開、一書生入、脫衣巾、就婦共寢、婦駭懼苦相拒、而肌膚頓爽、聽其狎褻而去、自此恒無虛夕、月餘

形容枯瘁。母怪問之。初慚怍不好言。固問始以情告。母駭曰此妖也。百術為之禁咒。終不能絕。乃使代伏匿室中。操杖以伺。夜分書生果復至。置冠几上。又脫袍服搭椸架上。繞欲登榻。忽驚曰。咄咄有生人氣。急復披衣代暗中暴起擊中腰脇。塔然作响。四壁張頋。書生已杳。束薪爇照。泥衣一片墮地上。案上泥巾猶存。意是廟中土偶。徧視近村諸神祠。皆無缺巾破衣者。然自此遂絕不復來。其妻亦漸復其初矣。

土地夫人

寫橋王炳者，出村見土地祠中出一美人，顧盼甚殷，挑以褻語，歡然樂受，狎暱無所，遂期夜奔。炳因告以居止，至夜果至，極相愛悅，問其姓名，固不以告，由此往來不絕。時炳與妻同榻，美人亦必來，與交，妻竟不覺其有人。炳詰問之，美人曰：我土地夫人也。炳大駭，急欲絕之，而百計莫能阻，因循半載，炳憊不起，美人來更頻，家人都見之。未幾，炳死，而美人猶日一至。炳

妻叱之曰、淫鬼不自羞、人已死矣、復來何爲、美人遂去不返、土地雖小亦神也、豈有任婦自奔者、慣〻應不至此、不知何物淫昏、遂使千古下、謂此村有汚賤不謹之神、寃矣哉、

寒月芙蕖

稷下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冬夏惟着一單袷衣、繫黃絛、別無褌襦、每用半梳〻髮、即以齒御髻如冠狀、日赤脚行市上、夜卧街頭、離身數尺外、

氷雪畫鎔初來輙對人作幻劇市人爭貽之有井曲無賴子遺以酒求傳其術弗許遇道人浴於河竊抱其衣以脅之道人揖曰請以賜還當不吝術無賴恐其紿固不肯與道人曰果不相授耶曰然道人嘿不與語俄見黃絛化為蛇圍可數握繞其身五六匝怒目昂首吐舌相向無賴大驚長跪色青氣促惟言乞命道人乃取絛絛竟非蛇另有一蛇蜿蜒入城去由是道人之名益著縉紳家聞其異招與遊從此往來

鄉先生門司道俱耳其名每宴集輒以道人從一日道人請於水面亭報諸憲之歆至期各於案頭得道人速客函亦不知所由至諸客赴宴所道人傴僂出迎既入則空庭寂然几榻未設衆疑其妄道人顧官宰曰貧道無僮僕煩借扈從少代奔走官宰共諾之道人於壁上繪雙扉以手撾之內有應門者振管而啓共趨覘望則見僮僮往來於其中屏幔床几一切都有即有人一一傳送門外道人命隸胥輩接列亭

中且囑勿與內人交語兩相授受惟傾而笑頃刻陳設滿庭窮極奢麗既而旨酒散馥熱炙騰熏皆自壁中傳遞而出坐客無不駭異亭故背湖水每六月時荷花數十頃一望無際宴時方隆冬窗外茫茫惟有烟綠一官偶嘆曰此日宴集可惜無荷花點綴衆俱唯唯少頃一青衣吏犇白荷葉滿塘矣一座盡驚推窗眺矚果見彌望青葱間以菡萏轉瞬間萬枝千朵一齊都開朔風吹來荷香沁腦群以為異遣吏人蕩

舟採蓮、遥見吏人入花深處、少間返棹、白手來見、官詰之、吏曰、小人乘舟去、見花在遠際、漸至北岸、又轉遥丶在南蕩中、道人咲曰、此幻夢之空花耳、無何酒闌、荷亦凋謝、北風驟起、摧折荷葢、無復存者、濟東觀察公甚悦之、携歸署、日與狎玩、一日公與客飲、道人亦在座、公故有家傳良醞、每以一斗爲率、不肯供浪飲、是日客飲而甘之、固索傾釀、公堅以既盡爲辭、道人咲謂客曰、君必欲滿老饕、索之貧道而可、客請之

道人以壺入袖中，少刻出，徧斟座上，與公所藏更無殊別，盡歡始罷。公甚疑焉，入視酒瓶，則封固宛然，而空無物矣。心窃愧怒，執以爲妖，笞之。杖纔加，公覺股暴痛，再加，臀肉欲裂。道人雖聲嘶於堦下，而觀察寔血殷於座上，乃止不笞，逐之令去。道人遂離濟南，不知所往。後有人遇於金陵，衣裝如故，問之，笑而不言。

酒狂

繆永定，江西拔貢生，素酗於酒，戚黨多畏避之。偶適

族叔家繆為人滑稽善謔客與語悅之遂共酣飲繆醉使酒罵座忤客客怒一座大譁叔以身左右排解繆謂左袒客又益遷怒於叔叔無計奔告其家家人來扶捽以歸繞置床上四肢盡厥撫之奄然氣盡繆宛有皂帽人縶去至一府署縹碧為瓦世間無其壯麗至墀下似欲伺見官宰自思我罪伊何當是客訟鬬毆回顧皂帽人怒目如牛又不敢問然自度貢生與人角口或無大罪忽堂上一吏宣言使訟獄者翌

日早侯於是堂下人紛紛藉藉各鳥獸散繆亦隨皂帽人出更無歸着縮首立肆簷下皂帽人怒曰顛酒無賴子日將暮各去尋眠食爾欲何往繆戰慄曰我且不知何事並未告家人故毫無資斧庸將焉歸皂帽人曰顛酒賊若酤自啗便有用度再支吾老拳碎顛骨子繆垂首不敢作聲忽一人自戶內出見繆詫異曰爾何來繆視之則其母舅舅賈氏死已數載繆見之始恍然悟其已死心益悲懼向舅涕零曰阿舅

救我、賈頓皂帽人曰、東靈非他、屈臨寒舍、二人乃入、賈重揖皂帽人、且囑青眼、俄頃出酒食、團坐相飲、賈問舍甥何事、遂煩勾致、皂帽人曰、大王駕詣羅浮君、遇令甥醉詈、使我捉得來、賈問見王未、曰羅浮君會花子案、駕未歸、又問阿甥將得何罪、答云未可知也、然大王頗惡此輩、繆在側聞二人言、觳觫汗下、盃箸不能舉、無何皂帽人起謝曰、叨盛酌已竟醉矣、即以令甥相付托、駕歸再容登訪、乃去、賈謂繆曰、甥別無

兄弟、自幼爾父母愛如掌上珠、常不忍一訶譴、汝十六七歲時、每三杯後、喃〻尋人疵不休、輙撾門裸罵、猶謂稚齒、不意別十餘年、了無長進、今且奈何、繆伏地哭、惟言悔無及矣、賈曳之曰、舅在此業酤、頗有小聲望、必合極力、適飲者乃東靈使者、舅常飲之酒、與我頗相善、大王日有萬幾、亦未必便能記憶、我委曲與言、浼以私意釋汝去、或可允從、又轉念曰、此事擔負頗重、非十萬不能了也、繆謝銳然自任、諾之、次日

皂帽人早來瞻望、賈請間語、移時來謂繆曰、諧矣、少頃即復來、我先罄所有、用以押券、餘待甥歸、從容湊致之、繆喜曰、共得幾何、曰十萬、繆曰、甥何處得如許、賈曰、只金箔紙錢百提足矣、繆喜曰、此易辦耳、待將停午、皂帽人不至、繆欲出市上少遊矚、賈囑勿遠蕩、諾而出、見街里貿販、一如人世、至一所、棘垣峻絕、似是囹圄、對門一酒肆、紛紛者往來頗夥、肆外一帶長溪、黑潦涌動、深不見底、方佇足窺探、肆內一人呼曰、

繆君何來、繆急視之、則鄰村翁生、故十年前文字交、趋出握手、歡若平生、即就肆内小酌、各道契濶、繆慶幸中又逢知己、傾懷盡爵、不覺酣醉、頓忘其死、舊態復作、漸絮絮瑕疵翁、翁曰、數載不見君猶爾耶、繆素厭人道其酒德、聞翁言益憤、擊桌頓罵、翁睨之、拂袖竟出、繆追至溪頭、捋翁帽、翁怒曰、此真妄人、乃推繆顛墮溪中、溪水殊不甚深、而水中利刃如麻、刺穿脇脛、堅難動摇、痛徹骨腦、黑水雜溲穢、隨吸入喉、更不

可過岸上人觀咲如堵並無一引援者時方危急賈忽至望見大驚提携以歸曰子不可為也死猶弗悟不足復為人請仍從東靈受斧鑕繆大懼泣言知罪矣賈乃曰適東靈至候汝為券汝乃飲蕩不歸渠忙迫不能待我已立券付千緡令去餘者以旬盡為期子歸宜急措置夜於村外曠莽中呼舅名焚之此愿可結也繆悉應之乃促之行送於郊外又囑曰必勿食言累我無益乃示途令歸時繆已僵卧三日家人

謂其醉死，而鼻氣隱隱，如懸絲，是日甦，大嘔嘔，出黑瀋數斗，臭不可聞，吐已，汗溼裀褥，氣味薰騰，與吐物無異，身始涼爽，因告家人以異，旋覺刺處腫痛，隔夜成瘡，猶幸不大潰腐，十日漸能杖行，家人共乞償冥負，繆計所費，非數金不能辦，頗生吝惜，曰，曩或醉夢之幻境耳，縱其不然，伊以私釋我，何敢復使冥主知，家人勸之不聽，然心惕惕，然不敢復縱飲，里黨咸喜其進德，稍稍與共酌，年餘，冥報漸忘，志漸肆，故狀亦

漸萌一日飲於子姓之家又駡主人座主人擯斥出闔戶逕去繆譟踰時其子方知捋扶而歸入室面壁長跪自投無數曰便償爾負便償爾負言已仆地視之氣已絶矣

陽武侯

陽武侯薛公禄膠州薛家島人父最貧牧牛鄉先生家先生有荒田翁牧其處輙見蛇兎鬭草萊中以為異因請於主人為宅兆搆茅而居後數年太夫人臨

蓐、值雨驟至、適二指揮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雨戶下、見舍上鴉鵲群集、競以翼覆漏處、異之、既而翁出、指揮問適何作、翁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相顧愕曰、是必極貴、不然、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咨嗟而去、侯既長、垢面垂鼻涕、殊不聰慧、島中薛姓故隸軍籍、是年應翁家出一丁口戍遼陽、翁長子深以為憂、時侯十八歲、人以大憨名、無與為婚者、忽自謂兄曰、大哥啾唧、得毋以遣戍無人耶、曰然、侯咲

曰、若肯以婢子妻我、〻當任此役、兄喜、即以婢配之、侯即携室赴戍所、行方数十里、暴雨驟至、途側有危崖、夫妻奔避其下、少間雨止、始復行、纔及数武、崖石崩墜、居人遥望兩虎躍出、逼附兩人而没、侯自此勇健非常、手采頓異、後以軍功封陽武侯、世爵至啓禎間、襲侯某公薨、無子、止有遺腹、因暫以旁支代、凡世封家進御者有娠、即以上聞、官遣媪伴守之、既產乃已、年餘夫人生女、產後腹猶震動、凡十五年、更数媪、

又生男、應以嫡派賜爵、旁支謀之、以爲非薛產、官收諸嫗、械梏百端、皆無異言、爵乃定、

趙城虎

趙城嫗年七十餘、止一子、一日入山、爲虎所噬、嫗悲痛幾不欲活、號啼而訴於宰、宰咲曰、虎可以官法制之耶、嫗愈號跳、不能制止、叱之亦不畏懼、宰又憐其老、不忍加威怒、遂給之諾、爲捉虎、嫗伏不去、必待勾牒出、乃肯行、宰無奈之何、即問諸役、誰能任之、一隸

名李能醺醉詣前自言能之持牒下嫗始去隸醒而悔之猶謂宰之僞局姑以觧嫗擾耳因亦不甚為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請牒拘獵戶宰從之隸集諸獵人日夜伏山谷冀得一虎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寃苦罔控遂詣東郭嶽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隸錯愕恐被咥噬虎入殊不他顧蹲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者爾也其俯聽吾縛遂出縲索縶虎頸虎帖耳受縛牽達

縣署、宰問虎曰、某子爾噬之耶、虎頷之、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嫗止一子、而汝殺之、彼殘年垂盡、何以生活、倘爾能爲若子也、我將赦汝、虎又頷之、乃釋縛令去、嫗方怨宰之不殺虎以償子也、遲旦啓扉、則有死鹿、嫗貨其肉革、用以資度、自是以爲常、時啣金帛擲庭中、嫗從此致豊裕、奉養過於其子、心竊德虎、虎來時卧簷下、竟日不去、人畜相安、各無猜忌、數年嫗死、虎來吼於堂中、嫗素所積、綽可營葬、族人共葬

之坟壘方成虎驟犇來赴塚前嗥鳴雷動移時乃去土人立義虎廟於東郭至今猶存

武技

李超字魁五淄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偶一僧來托鉢李飽啗之僧甚感荷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請以相授李喜館之客舍豐其供給旦夕從學三月藝頗精意甚得僧問汝益乎曰益矣師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咲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飛如鳥落

騰躍移時、翩々然交叉而立、僧又笑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低昂、李忻然、即各交臂作勢、既而支撐格拒、李時々蹈僧瑕、僧忽一脚飛擲、李已仰跌丈餘、僧撫掌曰、子尚未盡吾能也、李以掌致地、慚沮請教、又數日僧辭去、李由此以武藝名、遨遊南北、罔有其對、偶適歷下、見一少年尼僧、弄藝於場、觀者填溢、尼告衆人曰、顛倒一身、殊覺冷落、有好事者、無妨下場一撲為戲、如是宣言者三、衆相顧、迄無應者、李在側

不覺技癢、意氣而進、尼便笑與合掌、纔一交手、尼便呵止曰、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尼固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憨和尚爾師耶、若爾不必較手足、願拜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衆慫慂之、尼乃曰、既是憨師弟子、同是箇中人、無妨一戲、但兩相會意可耳、李諾之、然以其文弱頗易之、又年少心性喜勝、思欲敗之、以要一日之名、方頡頏間、尼即遽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爲怯、固請再角、尼乃起

少間李騰一踝去尼骿五指下削其股李覺膝下如中刀斧蹶踣不能起尼笑謝曰孟浪迕客幸勿罪李舁歸月餘始愈後年餘僧復來為述往事僧驚曰汝犬齒蔡慈他何為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斷矣

王阮亭云此尼亦殊蹤跡不可測

又云拳勇之技少林為外家武當張三峯為內家三峯之後有關中人王宗〻傳溫州陳州同州同明朝嘉靖間人故今兩家之傳盛於浙東順治中

王來咸字征南其尤著者、鄞人也、雨窓無事、讀李

超事始末、因識於後、征南之徒、又有僧尼僧耳者、

皆僧也、

小人

康熙間、有術人攜一榼、榼藏小人長尺許、投以錢、則

啟榼令出、唱曲而退、至掖、掖宰索榼入署、細審小人

出處、初不敢言、固詰之、始自述其鄉族、蓋讀書童子

自塾中歸、爲術人所迷、復投以藥、四體暴縮、彼遂攜

之以為戲具，宰恐，杖殺衛人。

秦生

萊州秦生，製藥酒，悞投毒味，未忍傾棄，封而置之。積年餘，夜適思飲，而無所得酒，忽憶所藏，啓封嗅之，芳烈噴溢，腸痒涎流，不可制止，取琖將嘗，妻苦勸諫，生笑曰：快飲而死，勝於饞渴而死多矣。一盞既盡，倒瓶再酌，妻覆其瓶，滿屋流溢，生伏地而牛飲之，少時腹痛口噤，中夜而卒，妻號泣為備棺木，行入殮，次夜忽

有美人入身不滿三尺逕就靈寢以甌水灌之豁然頓甦叩而詰之曰我狐仙也適丈夫入陳家窃酒醉死往救而歸偶過君家彼憐君子與已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言訖不見

余友人丘行素貢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沽輾轉不可復忍因思代之以醋謀諸婦〻嗤之丘固強之乃煨醯以進壺既盡始解衣甘寢次日竭壺酒之資遣僕代沽道遇伯弟襄宸詰知其故固

疑嫂不肯為兄謀酒、僕言夫人云、家中蓄醋無多、昨夜已盡其半、恐再一壺、則醋根斷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興初濃、即毒藥猶甘之、況醋乎、此亦可以傳矣、

鵶頭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遊於楚、過六合、休於旅舍、偶步門外、遇里戚趙東樓、大賈也、耆數年不歸、見王、相執甚歡、便邀臨存、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愕怪

却步趙曳之、又隔𥦗呼妮子去、王乃入、趙具酒饌話溫凉、王問此何處所、答云此是小构欄、余因久客、暫假床寢、話間妮子頻來出入、王跼促不安、離席告別、趙強捉令坐、俄見一少女經門外過、望見王、秋波頻轉、眉目含情、儀容嫻婉、實神仙也、王素方直、至此惘然若失、便問麗者何人、趙曰、此媼次女小字鵶頭、年十四矣、纏頭者屢以重金啗媼、女執不願、致母鞭楚、女以齒穉哀免、今尚待聘耳、王聞言、俛首嘿然痴坐、

酬應悉乖、趙戲之曰、君倘垂意、當作氷斧、王憮然曰、此念所不敢存、然日向西、絕不言去、趙又戲請之、王曰、雅意極所感佩、囊澁奈何、趙知女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為助、王拜謝趨出、罄資而至、得五數、強趙致媪、媪果少之、鴇頭言於母曰、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今請得如母所願、我初學作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放却財神去、媪以女性拗執、但得允從、即甚歡喜、遂諾之、使婢邀王郎、趙難中悔、即加金付媪、王

與女歡愛甚至、既謂王曰、妾烟花下流、不堪匹敵、既蒙繾綣、義即至重、君馨橐博此一宵歡、明日如何、王泫然悲哽、女曰無悲、妾委風塵、寔非所願、顧未有款篤可托如君者、請以宵遁、王喜遽起、女亦起、聽譙鼓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裝、草草偕出、叩主人扉、王故從双衛、托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股並驢耳上、縱轡急馳、目不容啓、耳後但聞風鳴、平明至漢口、稅屋而止、王驚其異、女曰言之得毋懼乎、妾寔非人、乃

狐耳、母貪淫、日遭虐逼、心所積憾、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即非所知、可幸無患、王略無疑畏、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終見棄置、女曰、何爲慮此、今市貨皆可居、三數日、淡薄亦足自給、可鬻驢以作資本、王如言、即於門前設小肆、王與僕公同操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頗贍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媼、王自是不着犢鼻、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然忽悲曰、今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

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母自至耳、夜已央、女自慶曰、不妨、阿姊來矣、居無何妮子排闥入、女笑逆之、妮子罵曰、婢子不羞、隨人逃匿、老母令我縛去、即出索子縶女頸、女怒曰、從一者得何罪、妮子益忿、捽女斷衿、家中婢媪皆集、妮子懼、奔出、女曰、姊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矣、可速作計、乃急辦裝、將更播遷、媪忽掩入、怒容可掬、曰、我固知婢子無禮、須自來也、女迎跪哀啼、媪不言、揪髮提去、王徘

徊愴惻、眠食都廢、急詣六合、冀得賄贖、至則門庭如故、人物已非、問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徙、悼喪而返、於是傢散客旅、囊貲東歸、後數年、偶入燕都、過育嬰堂、見一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反覆凝注之、王問看兒何為、僕咲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乏嗣、因其肖已、愛而贖之、詰其姓字、自稱王孜、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姓氏、曰本師嘗言得我時、胸前有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我即王文也、烏得有子、

念必同已姓名者、心竊喜、甚愛惜之、及歸、見者不問

而知爲王生子、孜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不務生產、

樂鬭好殺、王亦不能箝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狐、悉不

之信、會里中有患狐者、請孜往覘之、至則指狐隱處、

令數人隨指處擊之、即聞狐鳴、毛血交落、由是人益

異之、王一日遊市廛、忽遇趙東樓、巾袍不整、形色枯

黯、驚問所來、趙慘然請間、王乃偕歸命酒、趙曰、媪得

鴇頭、橫施楚掠、旣北徙、又欲奪其志、女矢死不二、因

因置之生一男棄諸曲巷聞在育嬰堂想已長成此君遺體也當往訪之王出涕曰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又問趙曰君何落拓至此趙嘆曰今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認真也夫何言先是媪北從趙以負販從之貨重難遷苦悉以賤售途中脚直供億煩費不貲因大虧損妮子索取尤奢數年萬金蕩然媪見床頭金盡旦夕加白眼妮子漸寄貴家宿恒數夜不歸趙憤激亦無奈之何適媪他出鴉頭自窗中呼趙曰

构欄中原無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依戀不去、將掇奇禍、趙懼、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女授書使達王、趙乃歸、因以此情為王述之、即出鴉頭書、書云、知孜兒已在膝下矣、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緬悉、前世之孽、夫何可言、妾幽室之中、暗無天日、鞭創裂膚、饑火煎心、易一晨昏、如歷年歲、君如不忘漢上雪夜单衾迭互煖抱時、當與兒謀、必能脫妾於厄、母姊雖忍、要皆骨肉、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不覺泣下、

乃以金帛贈趙而去、時孜年十八矣、王爲述前後、因示母書、孜怒眥欲裂、即日趨裝赴都、詢𡖖媪、至則車馬盈門、孜直入、妮子方與湖客飲、望見孜、愕立變色、孜驟進殺之、賓客大駭、以爲寇、及視女尸、已化爲狐、孜持刀逕入、見媪督婢作羹、孜奔進室門、媪忽不見、孜四顧、急抽矢望屋梁射之、一狐貫心而墜、遂決其首、尋得母所、投石破扉、母子相見、哭各失聲、母問媪姊、曰已誅之矣、母怒曰、兒何不聽吾言、因命葬郊野、

孜偽諾之、剝其皮而藏之、撿媪箱篋、盡捲金貲、奉母而歸、夫婦重諧、悲喜交至、既問媪姊、孜言在吾囊中、驚問之、出兩革以獻、母怒罵曰、忤逆兒何得如是[illegible]、慟自撾、轉側欲死、王極力撫慰、叱兒瘞革、孜忿曰、今得安樂所、頓忘撻楚耶、母益怒、涕不止、孜瘞皮返命、始稍懌、王自女歸、家益盛、心德趙、報以巨金、趙始知媪母子皆狐也、孜承奉甚孝、然誤觸之、則惡聲暴吼、女謂王曰、兒有拗筋、不刺去之、終當殺身傾產、夜俟

孜睡、潛縶其手足、孜醒曰、我無罪、母曰、將醫爾虐、其勿苦、孜大叫、轉側不可開、女以巨針刺踝骨側三四分許、用力掘斷、崩然有聲、又於肘間腦際並如之、已乃釋縛、拍令安卧、天明奔候父母、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都非人類、父母大喜、從此溫和如處女、鄉里賢之、

異史氏曰、妓盡狐也、不謂有狐而妓者、至狐而鴇、則獸而禽矣、滅理傷倫、其何足怪、至百折千磨、之

死靡他。此人類所難，而乃於狐也得之乎。唐太宗謂魏徵饒更嫵媚，吾於鶚頭亦云。

封三娘

范十一娘，𩩲城祭酒之女，少艷美，騷雅尤絕，父母鍾愛之，求聘者輒令自擇，女恒少所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作盂蘭盆會，是日遊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喜間，一女子步趨相隨，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姝也，悅而好之，轉目𥆧注。女子微哂曰：

姊非范十一娘乎、答曰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一娘亦審里居、女笑言妾封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臂歡笑詞致溫婉、於是大相愛悅依戀不舍、十一娘問何無伴侶、曰父母早逝、家中止一老嫗留守門戶、故不得來、十一娘將歸、封凝眸欲涕、十一娘亦惘然、遂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繡戶、妾素無葭莩親、慮致譏嫌、十一娘固邀之、答俟異日、十一娘乃脫金釵一股贈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為報、十一娘既歸、

傾想殊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不之識、甚異之、日望其來、悵然遂病、父母訊得故、使人於近村諮訪之、並無知者、時值重陽、十一娘羸頓無聊、倩侍兒強扶窺園、設褥東籬下、忽一女子攀垣來窺、覘之則封女也、呼曰、接我以力、侍兒從之、驀然遂下、十一娘驚喜頓起、曳坐褥間、責其負約、且問所來、答云、妾家去此尚遠、時來舅家作耍、前言近村者、緣舅家耳、別後懸想頗苦、然貧賤者與貴人交、足未登門、先懷慚

作恐爲僕婢下眼覷是以不果來耳適經墻外過聞女子語便一攀望冀是小姐今果如願十一娘因述病源封亦泣下如雨因曰妾來當須秘密恐造言生事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十一娘諾偕歸同榻快與傾懷病尋愈訂爲姊妹衣服履舄輒互易着見人來則隱匿夾幙間積五六月公及夫人頗聞之一日兩人方對奕夫人掩入諦視驚曰眞吾兒友也因謂十一娘閨中有良友吾兩人所歡胡不早白十一娘因

達封意、夫人頗謂三娘曰、伴吾兒極所欲慰何昧之、封羞暈滿頰、嘿然拈帶而已、夫人去、封乃告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一夕自門外匆皇奔入、泣曰我固謂不可留、今果遭此大辱、驚問之、曰適出更衣、一少年丈夫橫來相干、幸而得逃、如此復何面目、十一娘細詰形貌、謝曰、勿須怪、此妾痴兄、會告夫人杖責之、封堅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一梯度我過牆耳、十一娘知不可留、使兩婢踰垣送之、

行半里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伏床悲泣，如失伉儷。後數月，婢以故至東鄰，暮歸，遇封女從老嫗來，婢喜拜問，封亦惻〻訊十一娘興居，婢捉袂曰：三姑過我，〻家姑〻盼欲死。封曰：我亦思之，但不樂使家人知。歸啟園門，我自至。婢歸告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矣。相見各道間濶，綿〻不寐。視婢子熟眠，乃起移與十一娘同枕，私語曰：妾固知小姐未字，以才色門第，何患無貴介婿，然紈袴兒敖不足

數如欲得佳偶請無以貧富論十一娘然之封又曰

舊年邂逅處今復作道場明日再煩一往當令見一

如意郎君妾少讀相人書頗不參差昧爽封即去約

候蘭若十一娘果往封已先在眺覽一周十一娘便

約同車攜手出門見一秀才年可十七八布袍不飾

而儀容俊偉封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娘畧睨之

封別曰小姐先歸我即繼至入暮果至曰我適物色

甚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貧不以為

可、封曰、娘子何亦墮世情哉、此人茍長貧賤者、當抉我眸子去、不復相天下士矣、十一娘曰、且為奈何、封曰、願得一物、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姊何草草、父母在不遂如何、封曰、妾此為正恐其不遂耳、志若堅、生死何可奪也、十一娘必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未消、所以故來報前好耳、請即以所贈金鳳釵矯命贈之、十一娘方謀更商、封已出門去、時孟生貧、而多才、意將擇偶、故十八猶未聘也、是日忽睹兩艷歸

涉冥想一更向盡封三娘欵門而入燭之識爲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封氏范十一娘之女伴也生大悅不暇細審遽前擁抱封拒曰妾非毛遂乃曹邱生十一娘願締永好請倩氷也生愕然不信封乃以釵示生生喜不自已矢曰勞眷注若此僕不得十一娘爲婦寧終鰥耳封遂去生詰旦浼鄰媪詣范夫人夫人貧之竟不商女立使却去十一娘知之心失所望深怨封之悞已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之又數

日有某紳為子求婚恐不諧浼邑宰作伐時某方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問十一娘十一娘不樂母詰之默默不言但有涕泪使人潜告夫人非孟生死不嫁公聞益怒竟許某紳家且疑十一娘有私意於生遂涓吉速成禮十一娘忿不食日惟眈卧至親迎之前夕忽起攬鏡自妝夫人竊喜俄侍女奔白小姐自經死舉宅驚涕痛悔無所復及三日遂葬孟生自鄰媪返命憤恨欲絕然遙遙探訪妄冀復成察知佳人有

主、忽火中燒、萬慮俱斷矣、未幾聞玉瘞香埋、惝然悲
喪、恨不從麗人俱歿、向晚出門、意將乘昏夜一哭於
十一娘之墓、欻有一人來近之、則封三娘、向生曰、喜
姻好可就矣、生泫然曰、卿不知十一娘亡耶、封曰、我
所謂可就者、正以其亡、可急喚家人發塚、我有異藥
能令甦、生從之、發墓破棺、復掩其穴、生自負尸、與三
娘俱歸、置榻上、投以藥、踰時而甦、顧見三娘、問此何
所、封指生曰、此孟安仁也、因告以故、始如夢醒、封懼

漏洩、相將去五十里、避匿山村、封欲辭去、十一娘泣留作伴、使別院居、因貸殉葬之飾、用爲資度、亦稱小有、封每遇生來輒避去、十一娘從容曰、吾姊妹骨肉不啻也、然終無百年聚、計不若效英皇、封曰、妾少得異訣、吐納可以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一娘笑曰、世傳養生術汗牛充棟、而效者誰也、封曰、妾所得非人世所知、世傳並非眞訣、惟華陀五禽圖差爲不妄、凡修煉家、無非欲血氣流通耳、若得厄逆症、作虎形立止、

非其驗耶、十一娘陰與生謀、使僞爲遠出者、入夜強勸以酒、既醉、生潛入汚之、三娘醒曰、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破、道成當升第一天、今墮奸謀命也、乃起告辭、十一娘告以誠意而哀謝之、封曰、寔相告、我乃狐也、緣瞻麗容、忽生愛慕、如繭自纏、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關人力、再留、則魔更生無底止矣、娘子福澤正遠、珍重自愛、言已而逝、夫妻驚嘆久之、逾年生鄉會果捷、官翰林、投刺謁范公、公愧悔不見、固請之

乃見生入執子婿禮伏拜甚恭公愧怒疑生儇薄生請問其道情事公不深信使人探諸其家方大驚喜陰戒勿宣懼有禍變又二年某紳以閼節發覺父子充遼海軍十一娘始歸寧焉

狐梦

余友畢怡菴倜儻不羣豪縱自喜貌豐肥多髭士林知名嘗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别業休憩樓上傳言樓上故多狐畢每讀青鳳傳心輙向往恨不一遇因於

楼上攝想凝思。既而歸齋。日已抵暮。時暑月燠熱。當戶而寢。睡中有人摇之。醒而却視。則一婦人。年逾不惑。而風雅猶存。畢驚起。問其誰。曰我狐也。蒙君注念。心竊感納。畢聞而喜。投以嘲謔。婦笑曰。妾齒加長矣。縱人不見惡。先自慚沮。有小女及笄。可侍巾櫛。明宵無寓人於室。當即來。言已而去。至夜。焚香坐伺。婦果携女至。態度嫻婉。曠世無匹。婦謂女曰。畢郎與有夙緣。即須留止。明旦早歸。勿貪睡也。畢乃握手入幃。歡

曲備至、事已、笑曰、肥郎癡重、使人不堪、未明即去、既夕自來、曰、姊妹輩將爲我賀新郎、明旦即屈同去、問何所、曰大姊作筵主、此去不遠也、果俟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惰、綣伏案頭、女忽入曰、勞君久伺矣、乃握手而行、奄至一處、有大院落、直上中堂、則見燈燭熒熒、燦若星點、俄而主人至、年近二旬、淡妝絶美、斂衽稱賀已、將踐席、婢入白二娘子至、見一女子入、年可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新郎頗如意否、女以

扇擊背、白眼視之、二娘曰、記兒時與妹相撲為戲、妹畏人數脇骨、遠呵手指、即笑不可耐、便怒謂我當嫁僬僥國小王子、我謂婢子他日嫁多髭郎、刺破小吻、今果然矣、大娘笑曰、無怪三娘子怒詛也、新郎在側、直爾憨跳、頃之、合尊促坐、晏笑甚歡、忽一小女抱一猫至、年可十二三、雛髮未燥、而艶媚入骨、大娘曰、四妹〻亦要見姊丈也、此無坐處、因提抱膝頭、取肴果餌之、移時轉置二娘懷中、曰、壓我脛骨酸痛、二姊曰、

婢子許大身、如百鈞重、我脆弱不堪、既欲見姊丈、姊丈故壯偉、肥膝耐坐、乃捉置畢懷、入懷香耎、輕若無人、畢抱與同杯飲、大娘曰、小婢勿過飲、醉失儀容、恐姊丈所笑、小女孜孜展笑、以手弄猫、猫戛然鳴、大娘曰、尚不拋却、抱走蚤虱矣、二娘曰、請以貍奴為令、執箸交傳、鳴處則飲、衆如其教、至畢輒鳴、畢故豪飲、連舉數觥、乃知小女子故捉令鳴也、因大喧笑、二姊曰、小妹子歸休、壓煞郎君、恐三姊怨人、小女郎乃抱猫

去、大姊見畢善飲、乃摘髻子貯酒以勸、視髻僅容升許、然飲之覺有數斗之多、比乾、視之則荷葢也、二娘亦欲相酬、畢辭不勝酒、二娘出一口脂盒子、大於彈丸、酌曰、既不勝酒、聊以示意、畢視之、一吸可盡、接吸百口、更無乾時、女在旁以小蓮杯易盒子去、曰勿為奸人所算、置盒案上、則一巨鉢、二娘曰、何預汝事、三日郎君、便如許親愛耶、畢持杯向口立盡、把之膩軟、審之非杯、乃羅襪一勾、襯飾工絕、二娘奪罵曰、猾婢

何時盜人履子去、怪足氷冷也、遂起入室易舄、女約

離席告別、女送出村、使畢自歸、瞥然醒寤、竟是夢景、

而鼻口醺〻、酒氣猶濃、異之、至暮女來曰、昨宵未醉

死耶、畢言方疑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譟、故托之夢、

寔非夢也、女每與畢奕、畢輒負、女笑曰、君日嗜此、我

謂必大高着、今視之只平〻耳、畢求指誨、女曰、奕之

為術、在人自悟、我何能益君、朝夕漸染、或當有異、居

數月、畢覺稍進、女試之、笑曰、尚未尚未、畢出與所常

共奕者游、則人覺其異、咸奇之、畢為人坦直、胸無宿物、微洩之、女已知、責曰、無惑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屢囑慎密、何尚爾爾、怫然欲去、畢謝過不遑、女乃稍解、然由此來寢踈矣、積年餘、一夕來兀坐相向、與之奕不奕、與之寢不寢、悵然良久曰、君視我孰如青鳳、曰殆過之、曰我自慚弗如、然聊齋與君文字交、請煩作小傳、未必千載下無愛憶如君者、曰夙有此志、曩遵舊囑故秘之、女曰向為是囑、今已將別、復何諱、問

何往曰妾與四妹〻為西王母徵作花鳥使不復得來矣畢亦贈言曰盛氣平過自寡遂起捉手曰君送我行至里許洒涕分手曰彼此有志未必無會期也乃去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與余抵足綽然堂細述其異余曰有狐若此則聊齋之筆墨有榮光矣遂誌之

聊齋誌異卷之十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布客

長清某販布為業、客於泰安、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詣問休咎、術人推之曰、運數大惡、可速歸、某懼、囊資北下、途中遇一短衣人、似是隸胥、漸漬與語、遂相知悅、屢市餐飲、呼與共啜、短衣人甚德之、某問所營幹、答言將適長清、有所勾致、問為何人、短衣人出牒、示

令自審、第一即已姓名、駭曰、何事見勾、短衣人曰、我
乃蒿里人、東四司隷役、想子壽數盡矣、某出涕求救、
鬼曰不能、然牒上名多、拘集尚須時日、子速歸、處置
後事、我最後相招、此即所以報交好耳、無何至河際、
斷絕橋梁、行人艱涉、鬼曰、子行死矣、一文亦將不去、
請即建橋利行人、雖頗煩費、然於子未必無小益、某
然之、某歸、告妻子作周身具、尅日鳩工建橋、久之鬼
竟不至、心竊疑之、一日鬼忽來曰、我已以建橋事上

報城隍轉達冥司矣、謂此一節可延壽命、今牒名已除、敬以報命、某喜感謝、後再至太山、不忘鬼德、敬貴楮錠、呼名酹奠、既出、見短衣人匆遽而來曰、子幾禍我、適司君方蒞事、幸不聞之、不然奈何、送之數武曰、後勿復來、倘有事北往、自當迂道過訪、遂別而去、

農人驅狐

有農人耕於山下、婦以陶罷為餉、食已、置罷隴畔、向暮視之、器中餘粥盡空、如是者屢、心疑之、因睨注以

覘之、有狐來探首罷中、農人荷鋤潛往力擊之、狐驚竄走、罷囊頭苦不得脫、狐顛蹶觸罷碎落出首、見農人竄益急、越山而去、後數年山南有貴家女苦狐纏祟、勅勒無靈、狐謂女曰、紙上符咒能奈我何、女紿之曰、汝道術良深、可幸永好、顧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狐曰、我罔所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時、嘗竊食田畔、被一人戴濶笠、持曲項兵、幾為所戮、至今猶悸、女告父、父思投其所畏、但不知姓名居里、無從問訊、會僕

以故至山村、向人偶道旁一人驚曰、此與曩年事適相符、將無向所逐狐、今能為怪耶、僕異之、歸告主人、主人喜、即命僕馬招農人來、敬白所求、農人笑曰、曩所遇誠有之、顧未必即為此物、且既能怪變、豈復畏一農人、貴家固強之、使披戴如爾日狀、入室、以鋤卓地、咤曰、我日覓汝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决殺不宥、言已、即聞狐鳴於室、農人益作威怒、狐即哀言乞命、農人叱曰、速去釋汝、女見狐捧頭鼠竄而

去、自是遂安、

章阿端

衛輝戚生、少年蘊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亡相繼、願以賤售、生廉其直、購居之、而第潤人稀、東院樓亭、蒿艾成林、亦姑廢置、家人夜驚、輙相譁以鬼、兩月餘、喪一婢、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既歸得病、數日尋斃、家人益懼、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憭慄自傷、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聒、生怒、盛氣

襆被獨卧荒亭中留燭以覘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探被反覆捫搎生醒視之則一老大婢攣耳蓬頭擁腫無度生知其鬼捉臂推之笑曰尊範不堪承教婢慚歛手蹀躞而去少頃一女郎自西北隅出神情婉妙闖然至燈下罵曰何處狂生居然高卧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第主候卿討房稅耳遂裸而捉之女急遁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計窮便坐床上近臨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

不畏鬼耶、將禍爾死、生强解裙襦、則亦不甚抗拒、已而自白曰、妾章氏、小字阿端、悞適蕩子、剛愎不仁、橫加折辱、遂憤悒夭逝、瘞此廿餘年矣、此宅下皆坟塚也、問老婢為誰、曰、亦一故鬼、從妾服役、上有生人居、則鬼不安於夜室、適令驅君耳、問捫搎何為、女笑曰、此婢三十年未經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不自諒矣、要之餒怯者、鬼益侮弄之、剛腸者不敢犯也、聽遠鐘響斷、着衣下床曰、如不見猜、夜當復至、入夕果來、綢

繆益歡、生曰、室人不幸殂謝、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為我致之否、女聞之、慽然曰、妾死二十年、誰一致念者、君誠多情、妾當極力、然聞投生有地矣、不知尚在冥司否、逾夕告生曰、娘子將生貴人家、以生前失環撻婢、々自縊死、此案未結、以故遲留、今尚寄藥王廊下、有監守者、妾使婢往行賄、或將來也、生問卿何闇散、曰、凡枉死鬼不自投見、閻羅天子不及知也、二鼓向盡、老婢果引生妻而至、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

女別去曰、兩人可話契濶、另夜請相見也、生問婢死事、妻曰、無妨、行結矣、上床偎抱、欵若平生之歡、由此遂以為常、後五日、妻忽泣曰、明日將赴山東、乖離苦長奈何、生聞言、揮涕流離、哀不自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得暫聚、共收涕詢之、女請以紙錢十提、焚南堂杏樹下、持賄押生者、俾緩時日、生從之、至夕妻至、曰、幸賴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留與連床、暮以暨曉、惟恐歡盡、過七八日、生以限期將滿、夫妻終

夜涕泣、問計於女、女曰、勢難再謀、然試為之、非冥資百萬不可、生焚之如數、女來喜曰、妾使人與押生者關說、初難之、既見多金、心始搖、今已以他鬼代生矣、自此白日亦不復去、令生塞戶牖、燈燭不絕、如是年餘、女忽病、瞀悶懊憹、恍惚如見鬼狀、妻撫之曰、此為鬼病、生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妻曰不然、人死為鬼、鬼死為聻、鬼之畏聻、猶人之畏鬼也、生欲為聘巫醫、曰、鬼何可以人療、鄰媪王氏、今行術於冥間、可

往名之、然去此十餘里、妾足弱不能行煩君焚芻馬、生從之、馬方熟、即見婢女牽赤騮授綏庭下、轉瞬已杳、少頃、與一老嫗疊騎而來、縶馬廊柱、嫗入、切女十指、既而端坐、首獨倲作態、仆地移時、蹶而起曰、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大篤、幸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孽鬼為殃、不妨不妨、但是病有瘳、須厚我供養、金百鋌、錢百貫、盛筵一設、不得少缺、妻一一噭應、嫗又仆而蘇、向病者呵叱乃已、既而欲去、妻送諸庭外、贈之以

馬、忻然而去、入視女郎、似稍清醒、夫妻大悦、撫問之、女忽言曰、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合目輒見寃鬼、命也、因泣下、越宿、病益沉殆、曲體戰栗、妄有所睹、拉生同卧、以首入懷、似畏撲捉、生一起則驚叫不寧、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為計、會生他出、半日而歸、聞妻哭聲、驚問、則端娘已斃床上、委脱猶存、啟之、白骨儼然、生大慟、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側、一夜妻夢中嗚咽、搖而問之、答云、適夢端娘來、言其夫為聻鬼、怒其改

節、泉下啣恨索命去、祈我作道場以懺之、生早起、即將如教、妻止之曰、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去、踰刻而來曰、余已命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生從之、日方落、僧衆畢集、金鐃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聒耳、生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端娘來謝、言寃已解矣、將生作城隍之女、煩為轉致、生與妻居三年、家人初聞而惧、久之漸習、生不在則隔窓啟禀、一夜向生啼曰、前押生者、今情獘漏洩、按責甚急、恐不能

久聚矣、數日果疾、曰、情之所鍾、本願長死、不樂生也、今將永訣、得非數乎、生遑遽求策、曰、是不可爲也、問受責乎、曰、薄有所責、然偷生之罪大、偷死之罪小、言訖不動、細審之、面龐形質、漸就澌滅矣、生每獨宿亭中、冀有他遇、終亦寂然、人心遂安、

花姑子

安幼輿、陝之拔貢生、爲人揮霍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獸、輙不惜重直買釋之、會舅家喪葬、往助執紼、

暮歸、路經華嶽、迷竄山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見燈火、趨投之、數武中、欻見一叟傴僂曳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問、叟先詰誰何、安以迷途告、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將以投止、叟曰、此非安樂鄉、幸老夫來、可從去、茆廬可以下榻、安大悅、從行里許、覩小村、叟叩荊扉、一嫗出啟關、曰、郎子來耶、叟曰諾、既入、則舍宇湫隘、叟挑燈促坐、便命隨便具食、又謂嫗曰、此非他、是我恩主、婆子不能行步、可喚花姑子來釃酒、

俄女郎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斜盼安視之芳容韶齒殆類天仙叟顧令煨酒房西隅有煤爐女郎入房撥火安問此公何人答曰老夫章姓年七十止有此女田家少婢僕以君非他人故敢出妻見子幸勿哂也安問婿家何里答云尚未安贊其慧麗稱不容口叟方謙挹忽聞女郎驚號叟奔入則酒沸火騰叟乃救止訶曰老大婢濡猛不知耶回首見爐旁有薥心插紫姑未竟又訶曰髮蓬蓬許絻如嬰兒持向安曰

貪此生涯、致酒沸騰、蒙君子獎譽、豈不羞死、安審諦之、眉目袍服、製甚精工、贊曰、雖近兒戲、亦見慧心、斟酌移時、女頻來行酒、嫣然含笑、殊不羞澁、安注目情動、忽聞嫗呼、叟便去、安覷無人、謂女曰、睹仙容使我魂失、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如何、女抱壺向火、嘿若不聞、屢問不對、生漸入室、女起厲色曰、狂郎入闥、將欲何為、生長跪哀之、女奪門欲去、安暴起要遮、狎接臄𦛨、女顫聲疾呼、叟匆遽入問、安釋手而出、殊切愧懼、

女從容向父曰、酒復涌沸、非郎君來、壺子融化矣、女聞女言、心始安妥、益德之、魂魄顛倒、喪所懷來、於是僞醉離席、女亦遂去、叟設裀褥、闔扉乃出、安不能寐、未曙呼別、至家、即浼交好者造廬求聘、終日而返、竟莫得其居里、安遂命僕馬尋途自往、至則絕壁巉岩、竟無村落、訪諸近里、此姓絕少、失望而歸、並忘食寢、由此得昏瞀之疾、强啖湯粥、則唾喀欲吐、潰亂中輒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終夜環伺之、氣勢阽危、一夜

守者困息並寐、生矇矓中、覺有人揣而抗之、畧開眸、則花姑子立床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女郎、潸潸涕墮、女傾頭笑曰、癡兒何至此耶、乃登榻坐安股、以兩手為按太陽穴、安覺腦麝奇香、穿鼻沁骨、按數刻、忽覺汗滿天庭、漸達肢體、小語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日後當復相望、又於繡袪中、出數蒸餅置床頭、悄然遂去、安至中夜、汗已思食、捫餅啗之、不知所包何料、甘美非常、遂盡三枚、又以衣覆餘餅、懵懵酣睡、辰

分始醒、如釋重負、三日餅盡精神倍爽、乃遣散家人、又慮女來、不得其門而入、潛出齋庭、悉脫扃鍵、未幾、女果至、笑曰、痴郎子不謝巫耶、安喜極、抱與綢繆、恩愛甚至、已而曰、妾冒險蒙垢、所以故、來報重恩耳、寔不能永諧琴瑟、幸早別圖、安嘿〻良久、乃問曰、素昧生平、何處與卿家有舊、寔所不憶、女不言、但云、君自思之、生固求永好、女曰、屢〻夜奔固不可、常諧伉儷亦不能、安聞言悒〻而悲、女曰、必欲相諧明宵請臨

妾家、安乃收悲以忻、問曰、道路遼遠、卿纖纖之步、何遂能來、曰、妾固未歸、東頭聾媪我姨行、為君故淹留至今、家中恐所疑怪、安與同衾、但覺氣息肌膚無處不香、問曰、熏何薌澤、致侵肌骨、女曰、妾生來便爾、非由熏飾、安益奇之、女早起言別、安慮迷途、女約相俟於路、安抵暮馳去、女果伺待、偕至舊所、叟媪歡逆、酒看無佳品、雜具藜藿、既而請安寢、女子殊不瞻顧、頗涉疑念、更既深、女始至、曰、父母絮絮不寢、致勞久待

浹洽終夜、謂安曰、今宵之會、乃百年之别、安鸞問之、答曰、父母以小村孤寂、故將遠徙、與君好合、盡此夜耳、安不忍釋、俯仰悲愴、依戀之間、夜色漸曙、叟忽闖然入、罵曰、婢子玷我清門、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草草奔出、叟亦出、且行且詈、安鸞孱還怯、無以自容、潛奔而歸、數日徘徊、心境殆不可過、因思夜往、踰墻以伺其便、叟固言有恩、即令事洩、當無大譴、遂乘夜竄往、搜覓山中、迷悶不知所往、大懼、方覓歸途、見谷中

隱有舍宇、喜詣之、則閈閎高壯、似是世家、重門尚未扃也、安向門者詢章氏之居、有青衣出問、昏夜何人詢章氏、安曰、是吾親好、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無問章也、此是渠妗家、花姑今即在此、容傳白之、入未幾、即出邀安、繞登廊舍、花姑趨出迎、謂青衣曰、安郎奔波中夜、想已困殆、可伺床寢、少間攜手入帷、安問妗家、何別無人、女曰、妗他出、留妾代守、幸與郎遇、豈非夙緣、然偎傍之際、覺甚腥羶、心疑有異、女抱安頸、遽

以舌舐鼻孔徹腦如刺、安駭絶、急欲逃脱、而身若巨綆之縛、少時悶然不覺矣、安不歸、家中覓者窮人跡、或言暮遇於山徑者、家人入山尋之、則裸死危崖下、驚怪莫察其由舁歸、衆方聚哭、一女郎來弔自門外噭啕而入、撫尸捺鼻涕洟其中、呼曰、天乎天乎、何愚冥至此、痛哭聲嘶、移時乃已、告家人曰、停以七日勿殮也、衆不知何人、方將啟問、女傲不為禮、含涕逕出、留之不顧、尾其後、轉瞬已杳、群疑為神、謹遵所教、至

夜又來、哭如昨、及七夜、安忽甦、反側以呻、家人盡駭、女子入、相向嗚咽、安舉手揮衆令去、女出青草一束、燀湯升許、即牀頭進之、頃刻能言、嘆曰、再殺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因述所遇、女曰、此蛇精冒妾也、前迷道時、所見燈光、即是物也、安曰、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毋乃仙乎、女曰、久欲言之、恐致驚怪、君五年前、曾於華山道上、買獵獐而放之否、曰然、其有之、曰、是即妾父也、前言大德、蓋以此故、君前日已生西

村王主政家、妾與父訟諸閻摩王、王弗善也、父頗壞道代郎死、哀之七日始得當、今之邂逅幸耳、然君雖生、必且瘻痺不仁、得蛇血和酒飲之、病乃可除、生卽恨切齒、而慮其無術可以擒之、女曰、不難、但多殘生命、累我百年不得飛昇、其穴在老崖中、可於晡時聚茆焚之、外以強弩戒備、妖物可得、言已、別曰、妾不能終事、寔所哀慘、然爲君故、業行已損其七、幸憫宥也、月來覺腹中震動、恐是孽根、男與女、歲後當相寄耳

流涕而去、安經宿覺腰下盡死爬抓無所痛痒、乃以女言告家人家人往如其言、熾火穴中、有巨白蛇冲焰而出、數弩齊發、射殺之、火熄入洞蛇大小數百頭、皆焦而死、家人歸、以蛇血進、安服三日、兩股漸能轉側、半年始起、後獨行谷中、遇老嫗以繃席抱嬰兒授之曰、吾女致意郎君、安方欲問訊、嫗不復見、啓襁視之、男也、抱歸、竟不復娶、

異史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非定論

也蒙恩啣結至於沒齒則人有慚於禽獸者矣至於花姑始而寄慧於憨終而寄情於慹乃知憨者慧之極慹者情之至也仙乎仙乎

武孝廉

武孝廉石某囊資赴都將求銓敘至德州暴病唾血不起長臥舟中僕篡金亡去石大恚病益加資粮斷絶榜人謀委棄之會有女子乘船夜來臨泊聞之自願以舟載石榜人悅扶石登女舟石視之婦四十餘

被服燦麗、神采猶都、呻以感謝、婦臨審曰、君夙有瘵根、今魂魄已遊墟墓、石聞之、嗷然哀哭、婦曰、我有九藥能起死、苟病瘳、勿相忘、石洒泣矢盟、婦乃以藥餌石、半日覺少痊、婦即榻供甘旨、殷勤過於夫婦、石益德之、月餘病良已、石膝行而前、敬之如母、婦曰、妾煢獨無依、如不以色衰見憎、願侍巾櫛、時石三十餘、喪偶經年、聞之喜愜過望、遂相燕好、婦乃出藏金、使入都營幹、相約返與同歸、石赴都夤緣、選得本省司閫、

餘金市輿馬、冠蓋赫奕、陰念婦臘已高、終非良偶、因以百金聘王氏女為繼室、心中悚怯、恐婦聞知、遂避德州道、迂途履任年餘不通音耗、有石中表偶至德州、與婦為鄰、婦知之、詣問石況、某以寔對婦大罵因告以情、某亦代為不平、慰觧曰、或署中務冗尚未暇遑、乞修尺一書、為嫂寄之、婦如其言、某敬以達石、石殊不置意、又年餘、婦自往歸石、止於旅舍、託官署司賓者通姓氏、石令絕之、一日方燕飲、聞喧詈聲、釋杯

凝聽、則婦已搴簾入矣、石大駭、面色如土、婦指罵曰、薄情郎安樂耶、試思富若貴何自來、我與汝情分不薄、即欲置婢妾、相謀何害、石累足屏氣、不能復作聲、久之長跪自投、詭辭求宥、婦氣稍平、石與王氏謀、使以妹禮見婦、王氏雅不欲、石固哀之、乃往、王拜、婦亦答拜、曰、妹勿懼、我非悍妒者、曩事寔人情所不堪、即妹亦當不願有是郎、遂為王緬述本末、王亦忿恨、因與交詈石、石不能自為地、惟求自贖、遂相安帖、初婦

之未入也、石戒閽人勿通、至此怒閽人、陰詰讓之、閽人固言管鑰未發、無入者、不服、石疑之、而不敢問婦、兩雖言笑、而終非所好也、幸婦嫻婉不爭、夕、三飧後掩闥早眠、並不問良人夜宿何所、王初猶自危、見其如此、益敬之、晏旦往朝、如事姑嫜、婦御下寬和有體、而明察若神、一日石失印綬、合署沸騰、屑屑往還無所為計、婦笑言無憂、竭井可得、石從之、果得焉、叩其故、輒笑不言、隱約間似知盜者之名姓、然終不肯洩、

居之終歲察其行多異石疑其非人常於寢後使人瞰聽之但聞牀上終夜作振衣聲亦不知其何為婦與王極相憐愛一夕石以赴臬司未歸婦與王飲不覺過醉就臥席間化而為狐王憐之覆以錦褥未幾石入王告以異石欲殺之王曰即狐何負於君石不聽急覓佩刀而婦已醒罵曰虺蝮之行而豺狼之心必不可與久居曩時啖藥乞賜還也即唾石面石覺森寒如澆冰水喉中習習作痒嘔出則丸藥如故婦

拾之、忽然逕出、追之已杳、石中夜舊症復作、血嗽不止、半載而卒、

異史氏曰、石孝廉翩翩若書生、或言其折節能下士、語人如恐傷、壯年殂謝、士林悼之、至聞其負狐婦一事、則與李十郎何以少異、

西湖主

陳生弼教字明允、燕人也、家貧從副將軍賈綰作記室、泊舟洞庭、適豬婆龍浮水面、賈射之中背、有魚啣

龍尾不去並獲之鎖置桅間奄存氣息而龍吻張翕似求援拯生惻然心動請於賈而釋之攜有金瘡藥戲敷患處縱之水中浮沉踰刻而沒後年餘生北歸復經洞庭大風覆舟幸扳一竹篦漂泊終夜絓木而止援岸方升有浮尸繼至則其僮僕力引出之已就斃矣惔怛無聊坐石憩息但見小山聳翠細柳搖青行人絕少無可問途自遲明以及夜後悵悵靡之忽僮僕肢體微動喜而捫之無何嘔水數斗醒然頓甦

相與曝衣石上、近午始燥可着、而枵腸轆〻、饑不可堪、於是越山疾行、冀有村落、纔至半山、聞鳴鏑聲、方凝聽間、有二女郎乘駿馬來、騁如撒菽、各以紅綃抹額、髻插雉尾、著小袖紫衣、腰束緑錦、一挾彈、一臂青韝、度過嶺頭、則數十騎獵於榛莽、並皆姝麗、裝束若一、生不敢前、有男子步馳、似是馭卒、因就問之、答曰、此西湖主、獵首山也、生述所來、且告之餒、馭卒解裹糧授之、囑云、宜即遠避、犯駕當死、生懼、疾趨下山、茂

林中隱有殿閣、謂是蘭若、近臨之、粉垣圍沓、溪水横流、朱門半啟、石橋通焉、攀扉一望、則臺榭環雲、擬於上苑、又疑是貴家園亭、逡巡而入、横藤碍路、香花撲人、過数折曲欄、又是别一院宇、垂楊数十株、高拂朱簷、山鳥一鳴、則花片亂飛、深花微風、則楡錢自落、怡目快心、殆非人世、穿過小亭、有鞦韆一架、上與雲齊、而罥索沉沉、杳無人跡、因疑地近閨閣、恇怯未敢深入、俄聞馬騰打門、似有女子笑語、生與僮潛伏花叢

中、未幾笑聲漸近、聞一女子曰、今日獵興不佳、獲禽絕少、又一女曰、非是公主射得雁落、幾空勞僕馬也、無何紅妝數輩、擁一女郎至亭上坐、禿袖戎裝、年可十四五、鬟多斂霧、腰細驚風、玉蕊瓊英、未足方喻、諸女子献茗熏香、燦如堆錦、移時女起歷階而下、一女曰、公主鞍馬勞頓、尚能鞦韆否、公主笑諾、遂有駕肩者、捉臂者、褰裙者、挽扶而上、公主舒皓腕、躡利屣、輕如飛燕、蹴入雲霄、已而扶下、群曰、公主真仙人也、喜

笑而去、生睨良久、神志飛揚、迨人聲既寂、出詣鞦韆下、徘徊凝想、見韆下有紅巾、知為群美所遺、喜納袖中、登其亭、見案上設有文具、遂援筆題巾曰、雅戲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蓮、廣寒隊裡恐相妬、莫信凌波上九天、題已、吟誦而出、復尋故徑、則重門扃錮矣、踟躕罔計、返而樓閣亭台、涉歷殆盡、一女掩入、驚問何得來此、生揖之曰、失路之人、幸乞垂救、女問拾得紅巾否、生曰有之、然已玷染奈何、因出之、女大驚

曰、汝死無所矣、此公主所常御、塗鴉若此、何能為地、生失色、哀求脫免、女曰、窃窺宮儀、罪已不赦、念汝儒冠蘊藉、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自作、將何為計、遂皇皇持巾去、生心悸肌慄、恨無翅翎、惟延頸俟死、久之女復來、潛賀曰、子有生望矣、公主看巾三四遍、輾然無怒容、或當放君去、宜姑耐守、勿得攀樹鑽垣、發覺不宥矣、日已寢暮、凶祥不能自必、而餓焰中燒、憂煎欲死、無何女子挑燈至、一婢提壺榼、出酒食餉生、生

急問消息、女云、適我乘間、言園中秀才、可恕則放之、不然、餓且死、公主沉思云、深夜教渠何之、遂命餽君食、此非惡耗也、生徊徨終夜、危不自安、良刻向晝、女子又餉之、生哀求緩頰、女曰、公主不言放、亦不言殺、我輩下人、何敢屑屑瀆告、既而斜日西轉、眺望方殷、女子坌身急奔而入曰、殆矣、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妃展巾抵地、大罵狂傖、禍不遠矣、生大驚、面如灰土、長跪請教、忽聞人語紛拏、女搖手避去、數人持索洶

洶入户、内一婢熟視曰、將謂何人、陳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來、返身急去、少間來曰、王妃請陳郎入、生戰惕從之、經数十門户、至一宮殿、碧箔銀鈎、即有美姬揭簾、唱陳生至、上一麗者、袍服炫冶、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臣、幸恕餘生、妃急起曳之曰、我非君子、無以有今日、婢輩無知、致忤佳客、罪何可贖、即設華筵、酌以鏤盃、生茫然不解其故、妃曰、再造之恩、恨無所報、息女蒙題巾之愛、當是天緣、今夕

即遣奉侍、生意出非望、神惝怳而無着、日方暮、一婢
前白公主嚴妝已竟、妃命引生就帳、忽而笙管敖曹、
階下悉踐花罽、門當藩溷處〻皆籠燭數十、妖姬扶
公主交拜、麝蘭之氣、充溢殿庭、既而相將入幃、兩相
傾愛、生曰、羈旅之臣、生平不省拜侍、玷污芳巾、得免
斧鑕幸矣、反賜姻好、寔非所望、公主曰、妾母湖君妃
子、乃揚江王女、舊歲歸寧、偶游湖上、為流矢所中、蒙
君脫免、又賜刀圭之藥、一門戴佩、常不去心、郎勿以

非類見疑、妾從龍君得長生訣、願與郎共之、生乃悟爲神人、因問婢子何以相識、曰、爾日洞庭舟上曾有小魚啣尾、即此婢也、又問既不見誅、何遲遲不賜縱脫、笑曰、寔憐君才、但不得自主、顛倒終夜、他人不及知也、生嘆曰、卿我鮑叔也、餽食者誰、曰、阿念亦妾腹心、生曰、何以報德、笑曰、侍君有日、徐圖塞責未晚耳、生問大王何在、曰、從關聖征蚩尤未歸、居數日、生慮家中無耗、懸念綦切、乃先以平安書遣僕歸、家中聞

洞庭舟覆、妻子縗經已年餘矣、僕歸、始知不死、而音問梗塞、終恐漂泊難返、又半載、生忽至、裘馬甚都、囊中金寶充盈、由此富有巨萬、聲色豪奢、世家所不能及、七八年間、生子五人、日日宴集賓客、宮室飲饌之奉、窮極豊盛、或問所遇、言之無少隱諱、有童稚之交梁子俊者、宦遊南服十餘年、歸過洞庭、見一画舫雕檻朱牕、笙歌幽細、緩蕩烟波、時有美人推窓凭眺、梁注目舫中、見一少年丈夫、科頭疊股其上、傍有二八

妹麗、挼莎交摩、念必楚襄貴官、而騶從殊少、凝睇審諦、則陳明允也、不覺凭檻酣呌、生聞呼、罷棹出臨鷁首、邀梁過舟、見殘肴滿案、酒霧猶濃、生立命徹去、頃之美婢三五、進酒烹茗、山海珍錯、目所未睹、梁驚曰、十年不見、何富貴一至於此、笑曰、君小覷窮措大、不能發跡耶、問適共飲何人、曰山荆耳、梁又異之、問攜家何往、答將西渡、梁欲再詰、生遽命歌以侑酒、一言甫畢、旱雷聒耳、肉竹嘈雜、不復可聞言笑、梁見佳麗

滿前、乘醉大言曰、明允公、能令我真果消魂否、生笑云、足下醉矣、然有一美妾之資、可贈故人、遂命侍兒、進明珠一顆、曰、綠珠不難再購、明我非吝惜者、乃趨別曰、小事忙迫、不能與故人久聚、遂送梁歸舟、開纜逕去、梁歸、探諸其家、則生方與客飲、因問昨在洞庭、何歸之速、答曰無之、梁乃追述所見、一坐盡駭、生笑曰、君誤矣、僕豈有分身術耶、衆異之、而究莫解其故、後八十一歲而終、迨殯、訝其棺輕、開之、則空棺耳、

異史氏曰、竹麗不沉、紅巾題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而要之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迨宮室妻妾、一身而兩享其奉、即又不可解矣、昔有願嬌妻美妾貴子賢孫、而兼長生不死者、僅得其半耳、豈仙人中亦有汾陽季倫耶、

孝子

青州東香山之前、有周順亭者、事母至孝、母股生巨疽、痛不可忍、晝夜嚬呻、周撫肌進藥、至忘寢食數月

不痊、周憂煎無以為計、梦父告曰、母疾賴汝孝、然此瘡非人膏塗之不能愈、徒勞焦惻也、醒而異之、乃起以利刃割脇肉、〻脱落、覺不甚苦、急以布纏腰際、血亦不注、於是烹肉持膏敷母患處、痛截然頓止、母喜、問何藥而靈效如此、周詭對之、母瘡尋愈、周每掩護割處、即妻子亦不知也、既痊、有巨痕如掌、妻詰之、始得其情、

異史氏曰、刲股為傷生之事、君子不貴、然愚夫婦

何知傷生之為不孝哉、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已者而已、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猶在天壤、司風敎者、重務良多、無暇彰表、則闡幽明微、賴茲鶴苑、

閻王

李常久、臨朐人、壺榼於野、見旋風蓬〻而來、敬酹奠之、後以故他適、路傍有廣第、殿閣弘麗、一青衣人自內出邀李、〻固辭、青衣要遮甚殷、李曰、素不識荆、得毋悞耶、青衣云、不悞、便言李姓字、問此誰家第、云入

自知之、入進一層、見一女子、手足釘扉上、近視之、其嫂也、大駭、李有嫂、臂生惡疽、不起者年餘矣、因自念何得至此、轉疑招致意惡、畏阻却步、青衣促之、乃入至殿下、上一人冠帶如王者、氣象威猛、李跪伏莫敢仰視、王者命曳起之、慰之曰、勿懼、我以曩昔擾子杯酌、欲一見相謝、無他故也、李心始安、然終不知其故、王者又曰、汝不憶田野酹奠時乎、李頓悟、知其為神、頓首曰、適見嫂氏受此嚴刑、骨肉之情、寔愴於懷、乞

王憐宥、王者曰、此甚悍妬、宜得是罰、三年前汝兄妾盤腸而產、彼陰以針刺腸上、俾至今臟腑常痛、此豈有人理者、李固哀之、乃曰、便以子故宥之、當歸勸悍婦改行、李謝而出、則扉上無人矣、歸視嫂、嫂卧榻上、瘡血殷席、時以妾拂意故、方致詬罵、李遽勸曰、嫂勿復爾、今日惡苦、皆平日忌嫉所致、嫂怒曰、小郎若個好男兒、又房中娘子賢似孟姑姑、任郎君東家眠、西家宿、不敢一作聲、自當是小郎大乾綱、到不得代哥

子降伏老媪、李微哂曰、嫂勿怒、若言其情、恐欲哭不暇矣、曰、便曾不盜得王母籠中綫、又未與玉皇案前吏一眨眼、中懷坦〻、何處可用哭者、李小語曰、針刺人腸宜何罪、嫂勃然色變、問此言之因、李告之故、嫂戰惕不已、涕泗流離而哀鳴曰、吾不敢矣、啼泪未乾、覺疼頓止、旬日而痊、由是力改前轍、遂稱賢淑、後妾再產、腸復墮、針宛然在焉、拔去之、腸痛乃瘳、

異史氏曰、或謂天下悍妬如某者正復不少、恨陰

網之漏多也、余謂不然、冥司之罰、未必無甚於釘扉者、但無回信耳、

土偶

沂水馬姓者、娶妻王氏、琴瑟甚篤、馬早逝、王父母欲奪其志、王矢節不他、姑憐其少、亦勸之、王不聽、母曰、汝志良佳、然齒太幼、兒又無出、每見有免强於初而貽羞於後者、固不如早嫁猶恒情也、王正容以死自誓、母乃任之、女命塑工肖夫像、每食酬献如生時、一

夕將寢、忽見土偶人欠伸而下、駭心愕顧、即已纍長如人、真其夫也、女懼呼母、鬼止之曰、勿爾、感卿情好、幽壤酸心、一門有忠貞、數世祖宗、皆有光榮、吾父生有損德、應無嗣、遂至促我茂齡、冥司念爾苦節、故令我歸、與汝生一子、以承祧緒、女亦沾襟、遂燕好如平生、雞鳴即下榻去、如此月餘、覺腹微動、鬼乃泣曰、限期已滿、從此永訣矣、遂絕、女初不言、既而腹漸大、不能隱、陰以告母、母疑涉妄、然窺女無他、大戚不解、十

月果舉一男、向人言之、聞者罔不匿笑、女亦無以自伸、有里正故與馬有郤、告諸邑令、令拘訊鄰人、並無異言、令曰、聞鬼子無影、有影者僞也、抱兒日中、影淡淡如輕烟然、又刺兒指血付土偶上、立入無痕、取他偶塗之、一拭便去、以此信之、及長、口鼻言動、無一不肖馬者、群疑始解、

長治女子

陳歡樂、潞之長治人、有女慧美、有道士行乞、睨之而

去、由是日托鉢近村間、適一瞽人自陳家出、道士追
與同行、問何來、瞽云、適過陳家推造命、道士曰、聞其
家有女郎、我中表親欲求姻好、但未知其甲子、瞽爲
之述之、道士乃別而去、居數日、女繡於房、忽覺足麻
痺、漸至股、又漸至腰腹、俄而暈然傾仆、踰刻始恍惚
能立、將尋告父母、及出門、則見茫茫黑波中、一路如
綫、駭而却退、門舍居廬、已被黑水淹沒、又視路上行
人絶少、惟一道士緩步於前、遂遥尾之、冀見同鄉、一

相告語、走数里以來、忽睹里舍、視之、則己家門、大駭曰、奔馳如許、固猶在村中、何向來迷惘若此、欣然入門、父母尚未歸、復仍至己房、所繡業履、猶在榻上、自覺奔波殆極、就榻憩坐、道士忽入、女大驚欲遁、道士捉而捺之、女欲號、則瘖不能聲、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女覺魂飄〻離殼而立、四顧家舍全非、惟有崩崖若覆、視道士以己心血點木人上、又復疊指詛咒、女覺木人遂與己合、道士囑曰、自此當聽差遣、勿得違

悞、遂佩戴之、陳氏失女、舉家惶惑、尋至井頭山、始聞村人傳言、嶺下一女子剖心而死、陳奔驗、果其女也、泣以訴寃、〻拘嶺下居人、拷掠幾徧、迄無端緒、姑收群犯、以待覆勘、道士去數里外、坐路旁柳樹下、忽謂女曰、今遣汝第一差、往偵邑中審獄狀、去當隱身煖閣上、倘見官宰用印、即當趨避、切記勿忘、限汝艮去已來、遲一刻、即以一針刺汝心中、令作急痛、二刻刺二針、三刻則使汝魂魄消滅矣、女聞之、四體驚悚、飄

然遂去、瞬息至官廨、如言伏閣上、一時嶺下人羅跪堂下、尚未訊詰、適將鈐印公牒、女未及避、而印已出匣、女覺身體重耎、紙格似不能勝、㬥然作响、滿堂愕顧、宰命再舉、响如前、三舉、翻墮地下、衆悉聞之、宰起祝曰、如是冤鬼、當便直陳、爲汝昭雪、女哽咽而前、歷言道士殺已狀、遣已狀、宰差役馳去至柳下、道士果在、捉還、一鞫而服、人犯乃釋、宰問汝冤雪何歸、女曰、將從大人、宰曰、吾署中無處可容、不如暫歸汝家、女

良久曰、官署即吾家、我將入矣、宰又問、音响已寂、退入宅中、則夫人生女矣、

義犬

潞安某甲、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關說、跨騾出、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私焉、既乃以石投犬、犬始奔去、某既行、則犬忽然復來、嚙騾尾、某怒鞭之、犬鳴吠不已、忽躍在前、憤齕騾首、似欲阻

其去路、某以爲不祥、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急馳、抵郡已暮、及捫腰橐、金亡其半、涔涔汗下、魂魄都失、輾轉終夜、頓念犬吠有因、候闉出城、細審來途、又自計南北衝衢、行人如蟻、遺金寧有存理、逡巡至下騎所、見犬斃草間、毛汗濕如洗、提耳起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葬之、人以爲義犬塚云、

伍秋月

秦郵王鼎、字仙湖、爲人慷慨有力、廣交遊、年十八未

娶、每遠遊、恒經歲不返、兄爲江北名士、友于甚篤、勸弟勿遊、將爲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友、友他出、因稅居於逆旅閣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心甚快之、次日友來、請生移居、辭不去、居半月餘、夜夢一女郎來、年可十四五、容華端妙、上床與合、既寤而遺、頗怪之、亦以爲偶、入夜又夢之、如是三四夜、心大異之、不敢熄燭、身雖偃卧、惕然自警、纔交睫、夢女復來、方狎、忽自驚寤、急開目、則見少女如仙、儼然猶在抱也、見

生醒、頗自愧怯、生雖知非人、意亦甚得、無暇問訊、直

與馳驟、女若不堪、曰、狂暴如此、無怪人不敢明告也、

生始詰之、答云、妾伍氏秋月、先父名儒、邃於易數、常

珍愛妾、但言奇不永、故不許字人、後十五歲果夭殁、

即攢葬閣東、令與地平、亦無塚誌、惟立片石於棺側

曰、伍秋月、葬無塚、三十年、嫁王鼎、今已三十年、君適

至、心喜、亟欲自薦、寸心羞怯、故假之夢寐耳、王亦喜、

復求訖事、曰、妾少須陽氣、欲求復生、寔不禁此風雨、

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遂起而去、次夕復至、坐對笑謔、懽若平生、滅燭登床、無異生人、但女既起、則遺洩流離、沾染裀褥、一夕月明瑩澈、小步庭中、問女冥中亦有城郭否、答曰、與陽等耳、冥間城府、不在此處、去此可三四里、但以夜爲晝、問生人能見之否、答云亦可、生請往觀、女諾之、乘月去、女飄忽若風、王極力追隨、歘至一處、女言不遠矣、生瞻望殊罔所見、女以唾塗其兩眦、啓之明倍於常、視夜色不殊白晝、頓見

雉堞在杳靄中、路上行人如趨墟市、俄二皂縶三四
人過、末一人怪類其兄、趨近之、果兄、駭問兄那得到
此、兄見罵、潸然零涕曰、自不知何事強被拘囚、生怒
曰、我兄秉禮君子、何至縲絏如此、便請二皂幸且寬
釋、皂不肯、殊大傲睨、生恚欲與爭、兄止之曰、此是官
命、亦合奉法、但余乏用度、索賄良苦、弟歸宜措置、生
把兄臂哭失聲、皂怒、猛掣項索、兄顛蹶、生見之忿
火填胸、不能制止、即解佩刀立決皂首、一皂喊嘶、生

又决之、女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遲則禍及、請即覓舟北發、歸家勿摘提牓、杜門絶出入七日、保無慮也、生乃挽兄、夜買小舟、火急北渡、歸見弔客在門、知兄果死、閉門下鑰始入、視兄已渺、入室則亡者已蘇、便呼餓死矣、可急備湯餅、時死已二日、家人盡駭、生乃備言其故、七日啓關去喪牓、人始知其復甦、親友集問、但偽對之、轉思秋月、想念頗煩、遂復南下、至舊閣、秉燭久待、女竟不至、朦朧欲寢、見一嫗來、曰、秋月小

娘子致意郎君、前以公役被殺、凶犯逃亡、捉得娘子去、現在監押、〻役遇之虐、日〻盼郎君、當謀作經紀、生悲憤、便從嫗去、至一城都、入西郭、嫗指一門曰、小娘子即寄此間、王入、見房舍頗繁、寄頓囚犯甚多、並無秋月、又進一小扉、斗室中有燈火、王近窗以窺、則秋月坐榻上、掩袖嗚泣、二役在側、撮頤捉履、引以嘲戲、女啼益急、一役挽頸曰、既罪犯、尚守貞耶、王怒不暇語、持刀直入、一役一刀、摧斬如麻、篡取女郎而出、

幸無覺者、緫至旅舍、驀然即醒、方怪幻梦之凶、見秋月含涕而立、生驚起曳坐、告之以梦、女曰真也、非梦也、生驚曰、且為奈何、女嘆曰、此有定数、妾待月盡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當速發瘞處、載妾同歸、日頻喚妾名、三日可活、但未滿時日、骨耎足弱、不能為君任井臼耳、言已、草草欲出、又返身曰、妾幾忘之、冥追若何、生時父傳我符書、言三十年後可佩、今其時矣、乃索筆夜書兩符曰、一君自佩、一粘妾背、送之

出、誌其沒處、掘尺許即見棺木、亦已敗腐、側有小碑、果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隨風盡化、粘符已、以被褥嚴裹、負至江濱、呼舟急渡、僞言妹急病、將送歸其家、幸南風大競、甫曉已達里門、抱女安置、始告兄嫂、一家驚顧、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啟衾長呼、秋月、夜輒擁尸而寢、日漸溫煖、三日竟甦、七日能步、更衣拜嫂、盈盈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風搖曳、屢欲傾側、見者以為身有

此病、轉更增媢、每勸生曰、君罪孽太深、宜積德誦經以懺之、不然、竒恐不永也、生素不佞佛、至此歸依甚虔、後亦無恙、

異史氏曰、余每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蓋此輩無有不可殺者也、故能誅鋤蠹役者、即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謂虐、況冥中原無定法、倘有惡人、刀鋸鼎鑊不以為酷、若人心之所快、即冥王之所善也、豈罪致冥追、遂可幸而逃哉、

蓮花公主

膠州竇旭、字曉暉、方晝寢、見一褐衣人立榻前、逡巡惶顧、似欲有言、生問之、答云、相公奉屈、生問相公何人、曰近在鄰境、從之而出、轉過墻屋、導至一處、疊閣重樓、萬椽相接、曲折而行、覺萬户千門、迥非人世、又見宮人女官、往來甚夥、都向褐衣人問曰、竇郎來乎、褐衣人諾、俄一貴官出迎、見生甚恭、既登堂、生啓問曰、素既不叙、遂踈忝謁、過蒙寵接、頗注疑念、貴官曰、

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傾風結慕、深願思晤焉、生益駭、問王何人、答云、少間自悉、無何二女官至、以双旌導生、行入重門、見殿上一王者、見生入、降階而迎、執賓主禮、已踐席、列筵豐盛、仰視殿上一扁曰、桂府、生跼蹙不能致詞、王曰、忝近芳鄰、緣即至深、便當暢懷、勿致疑畏、生唯唯、酒数行、笙歌作於下、鉦鼓不鳴、音声幽細、稍聞、王忽左右顧曰、朕一言煩卿等屬對、才人登桂府、四座方思、生即應云、君子愛蓮花、王大

悅曰、奇哉、蓮花乃公主小字、何適合如此、寧非夙分、傳語公主、不可不出一晤君子、移時珮環声近、蘭麝香濃、則公主至矣、年十六七、妙好無双、王命向生展拜、曰此即蓮花小女也、拜已而去、生睹之、神情揺動、木坐凝思、王舉觴勸飲、目竟罔睹、王似微察其意、乃曰、息女宜相匹敵、但自慚不類如何、生悵然若痴、即又不聞、近坐者躡之曰、王揖君未見、王言君未聞耶、生茫乎若失、懡㦬自慚、離席曰、臣蒙優渥、不覺過醉、

儀節失次、幸王垂宥、然日旰君勤、即告出也、王起曰、
既見君子、寔愜心好、何倉卒而便言離也、卿既不住、
亦無敢於強、若煩縈念、更當再邀、遂命內官導之出、
途中內官語生曰、適王爲可匹敵、似欲附爲婚姻、何
嘿不一言、生頓足而悔、步步追恨、遂至已家、忽然醒
寤、則返照已殘、冥坐觀想、歷歷在目、晚齋滅燭、冀舊
夢可以復尋、而邯鄲路渺、悔嘆而已、一夕與友人共
榻、忽見前內官來、傳王命相召、生喜從去、見王伏謁、

王曳趿、延止隅坐曰、別後知勞思眷、謬以小女子奉

裳衣想不過嫌也、生即拜謝、王命學士大臣、陪侍宴

飲、酒闌、宮人前白公主妝竟、俄見數十宮女、擁公主

出、以紅錦覆首、凌波微步、挽上氍毹、與生交拜成禮、

已而送歸館舍、洞房溫清、窮極芳膩、生曰、有卿在目、

真使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夢耳、公主掩

口曰、明明妾與君、那得是夢、詰旦方起、戲為公主勻

鉛黃、已而以帶圍腰、布指度足、公主笑問君顛耶、曰

臣屢為梦悞、故細志之、倘是梦時、亦足動懸想耳、調
笑未已、忽一宮女馳入曰、妖入宮門、王避偏殿、凶禍
不遠矣、生大驚趨見王、執手泣曰、君子不棄、方圖
永好、詎期孽降自天、國祚將覆、且復奈何、生驚問何
說、王以案上一章授生啓讀、章曰、含香殿大學士臣
黑翼、為非常怪異、祈早遷都以存國脈、事據黃門報
稱、自五月初六日、來一千丈巨蟒、盤踞宮外、吞噬内
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所過宮殿、盡成丘墟等

因、臣奮勇前窺、確見妖蟒、頭如山岳、目等江海、昂首則殿閣齊吞、伸腰則樓垣盡覆、真千古未見之兇、萬代不遭之禍、社稷宗廟、危在旦夕、乞皇上早率宮眷、速遷樂土云云、生覽畢、面如灰土、即有宮人奔奏妖物至矣、閤殿哀呼、慘無天日、王倉遽不知所爲、但泣顧曰、小女已累先生、速囘避難、生窒息而返、公主方與左右抱首哀鳴、見生入、牽袂曰、郎焉置妾、生愴惻欲絕、乃捉腕思曰、小生貧賤、慚無金屋、有茅廬三四

間、姑同竄匿可乎、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擇、乞携速往、生乃挽扶而出、未幾至家、公主曰、此大安宅勝故國多矣、然妾從君來、父母何依、請別築一舍、當舉國相從、生難之、公主曰、不能急人之急、安用郎也、生畧慰觧、即已入室、公主伏床悲泣、不可勸止、焦思無術、頓然而醒、始知夢也、而耳畔啼聲嚶嚶未絕、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蜂子二三頭、飛鳴枕上、大叫怪事、友人詰之、乃以夢告、友人亦詫為異、共起視蜂、依依裳袂間、

拂之不去、友人勸爲營巢生如所請、督工搆造、方竪兩堵、而羣蜂自墻外來、絡繹如繩、頃尖未合、飛集盈斗、跡其所自、則鄰翁之舊圃也、圃中蜂一房、三十餘年矣、生息頗繁、或以生事告翁、翁〻覘之、蜂户寂然、發其壁、則蛇據其中、長丈許、捉而殺之、乃知巨蟒即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亦無他異、

綠衣女

于生名璟、字小宋、益都人、讀書醴泉寺、夜方披誦、忽

一女子在窓外贊曰、于相公勤讀哉、生念深山何處得女子、方疑思間、女已推扉笑入、曰勤讀哉、于驚起視之、綠衣長裙、婉妙無比、于知非人、因詰里居、女曰、君視妾當非能咋噬者、何勞窮問、于心好之、遂與寢處、羅襦既解、腰細殆不盈掬、更籌方盡、翩然遂去、由此無夕不至、一夕共酌、談吐間妙解音律、于曰、卿聲嬌細、倘度一曲、必能銷魂、女笑曰、不敢度曲、恐銷君魂耳、于固請之、女曰、妾非吝惜、恐爲他人所聞、君必

欲之、請便獻醜、但只微聲示意可耳、遂以蓮鈎輕點床足、歌云、樹上烏臼鳥、賺奴中夜散、不怨繡鞋濕、祇恐郎無伴、聲細如蠅、纔可辨認、而靜聽之、宛轉滑烈、動耳搖心、歌已、啟門窺曰、防窗外有人、遶屋周視乃入、生曰、卿何疑懼之深、笑曰、諺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謂矣、既而就寢、惕然不喜、曰生平之分、殆止此乎、于急問之、女曰、妾心動、妾祿盡矣、于慰之曰、心動眼瞤、蓋是常也、何遽此云、女稍懌、復相綢繆、更漏既

歇、披衣下榻、方將啟閨、徘徊復返、曰不知何故、提慚心怯、祈送我出門、于果起送諸門外、女曰、君竚望我、我踰垣去、君方歸、于曰諾、視女轉過房廊、寂不復見、方欲歸寢、聞女號救甚急、于奔往、四顧無跡、聲在簷間、舉首細視、則一蛛大如彈、摶捉一物、哀鳴聲嘶、于破網挑下、去其縛纏、則一綠蜂、奄然將斃矣、捉歸室中、置案頭、停蘇移時、始能行步、徐登硯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謝字、頻展雙翼、已乃穿窗而去、

自此遂絶、

黎氏

龍門謝中條者、挑達無行、三十餘喪妻、遺二子一女、晨夕啼號、縈累甚苦、謀聘繼室、厎昂未就、暫僱傭媪以撫子女、一日翔步山途、忽一婦人出其後、斜以窺覘、是好女子、年二十許、心悅之、戲曰、娘子獨行、不畏怖耶、婦走不對、又曰、娘子纖步、山徑殊難、婦仍不顧、謝四望無人、近身側遽挐其腕、遂曳入幽谷、將以強

合、婦怒呼曰、何處強人、橫來相侵、謝牽挽而行、更不休止、婦步履跌蹶、困窘無計、乃曰、燕婉之求乃若此耶、緩我當相就耳、謝從之、偕入靜壑野合既已、遂相歡愛、婦問其里居姓氏、謝以實告、繼亦問婦、婦言妾黎氏、不幸早寡、姑又殞歿、塊然一身、無所依倚、故常至母家耳、謝曰、我亦鰥也、能相從乎、婦問君有子女無也、謝曰實不相欺、若論枕席之事、交好者亦頗不乏、祇是兒啼女哭、令人不耐、婦籌躕曰、此大難事、觀

君衣服襪履、款様亦只平平、我自謂能辨、但継母難作、恐不勝誚讓耳、謝曰、請勿疑阻、我自不言、人何干焉、婦亦微納、轉而慮曰、肌膚已沾、有何不從、但有悍伯、每以我為奇貨、恐不允諧、將復何如、謝亦憂皇、謀與逃竄、婦曰、我亦思之爛熟、所慮家人一洩、兩非所便、謝云、此即細事、家中惟一老媼、立便遣去、婦喜、遂與同歸、先匿外舍、謝即入遣媼訖、掃榻迎婦、備極歡好、婦便操作、兼為兒女補綴、辛勤甚至、謝得婦、嬖愛

異常、日惟閉門相對、更不通客、月餘適以公事出、反關乃去、及歸、則中門嚴閉、扣之不應、排闥而入、渺無人跡、方至寢室、一巨狼衝門躍出、幾驚絕、入視子女皆無、鮮血殷地、惟三頭存焉、返身追狼、已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士則無行、報亦慘矣、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況將於野合逃竄中求賢婦哉、斷絃者宜三復之、

荷花三娘子

湖州宗湘若、士人也、秋日巡視田壠、見禾稼茂密處振搖甚動、疑之、越陌往覘、則有男女野合、一笑將返、即見男子靦然結帶、草草逕去、女子亦起、細審之雅甚娟好、心悅之、欲就綢繆、寔慚鄙惡、乃畧近拂拭曰、桑中之游樂乎、女笑不語、宗近身啓衣、膚膩如脂、於是挼莎上下幾徧、女笑曰、腐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為、詰其姓氏、曰春風一度、即別東西、何勞審

究、豈將留名字作貞坊耶、宗曰、野田草露中、乃山村
牧豬奴所為、我不習慣、以卿麗質、即私約亦當自重、
何至屑屑如此、女聞言極意嘉納、宗言荒齋不遠、請
過留連、女曰、我出已久、恐人所疑、夜分可耳、問宗門
户物誌甚悉、乃趨斜徑疾行而去、更初果至宗齋、殢
雨尤雲、備極親愛、積有月日、宻無知者、會一番僧卓
錫村寺、見宗驚曰、君身有邪氣、曾何所遇、答言無之、
過數日悄然忽病、女每夕携佳果餌之、殷勤撫問、如

夫妻之好、然卧後必強宗與合、宗抱病頗不耐之、心疑其非人、而亦無術絶使去、因曰、曩和尚謂我妖惑、今果病、其言驗矣、明日屈之來、便求符咒、女慘然色變、宗益疑之、次日遣人以情告僧、僧曰、此狐也、其技尚淺、易就束縛、乃書符二道付囑曰、歸以静壜一事置榻前、即以一符貼壜口、待狐竄入、急覆以盆、再以一符貼盆上、投釜湯烈火烹煮、少頃斃矣、家人歸並如僧教、夜深女始至、探袖中金橘、方將就榻問訊、忽

壜口𩗗𩙪一𣪠、女已吸入、家人暴起、覆口貼符、方欲就煮、宗見金橘散滿地上、因追念情好、愴然感動、遽命釋之、揭符去覆、女子自壜中出、狼狽頗殆、稽首曰、大道將成、一旦幾爲灰燼、君仁人也、誓必相報、遂去、數日宗益沉綿、若將隕墜、家人趍市爲購材木、途中遇一女子問曰、汝是宗湘若紀綱否、答云是、曰宗郎是我表兄、聞病沉篤、將便省視、適有故不得去、靈藥一裹、労寄致之、家人受歸、宗念中表迄無姊妹、知是

狐報服其藥果大瘳旬日平復心德之禱諸虛室願一再覿一夜閉戶獨酌忽聞彈指敲窗拔關出視則狐女也大悅把手稱謝延止共飲女曰別來耿耿思無以報高厚今為君覓一良匹聊足塞責否宗問何人女曰非君所知明日辰刻早越南湖如見有採菱女着冰縠帔者當急趣之苟迷所往即視堤邊有短幹蓮花隱葉底便採歸以蠟火爇其蒂當得美婦兼致修齡宗謹受教既而告別宗固挽之女曰自遭厄

刼、頓悟大道、即奈何以衾裯之愛取人仇怨、厲色辭
去、宗如言至南湖、見荷蕩中佳麗頗多、中一垂髫人
衣氷縠絕代也、促舟劘逼、忽迷所往、即撥荷叢、果有
紅蓮一枝、幹不盈尺、折之而歸、入門置几上、削蠟於
旁、將以爇火、一回頭化為姝麗、宗驚喜伏拜、女曰、癡
生我是妖狐、將為君祟矣、宗不聽、女曰、誰教子者、答
曰、小生自能識卿、何待教、捉臂牽之、隨手而下、化為
怪石、高尺許、面〻玲瓏、乃携供案上、焚香再拜而祝

之、入夜杜門塞竇、惟恐其亡、平旦視之、即又非石、紗幬一襲、遙聞薌澤、展視領衿、猶存餘膩、宗覆衾擁之而卧、暮起挑燈、既返、則垂髫人在枕上、喜極、恐其復化、哀祝而後就之、女笑曰、孽障哉、不知何人饒舌、遂教風狂兒屑碎欲死、乃不復拒、而欵洽間若不勝任、屢乞休止、宗不聽、女曰、如此我便化去、宗懼而罷、由是兩情甚諧、而金帛常盈箱篋、亦不知所自來、女見人喏喏、似口不能道辭、生亦諱言其異、懷孕十餘月、

計日當產、入室囑宗、杜門禁款者、自乃以刀剖臍下取子出、令宗裂帛束之、逾宿而愈、又六七年、謂宗曰、夙孽償滿、請告別也、宗聞泣下曰、卿歸我時、貧苦不自立、賴卿小阜、何忍遽離逷、且卿又無邦族、他日兒不知母、亦一恨事、女亦悵悒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兒福相、君亦期頤、更何求、妾本荷氏、倘蒙思眷、抱妾舊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當有見耳、言已解脫曰、我去矣、驚顧間飛去已高於頂、宗躍起急曳之、捉得履、

履脫、及地化爲石燕、色紅於丹硃、內外瑩徹、若水晶
然、拾而藏之、撿視箱中、初來時所着氷縠帔尚在、每
一憶念、抱呼荷花三娘子、則宛然女郎、懽容笑黛、並
肖生平、但不語耳、
友人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放翁
佳句、可爲此傳寫照、
采薇翁
明毘華、干戈蠭起、於陵劉芝生先生、聚衆數萬、將南

渡忽一肥男子詣棚門敞衣露腹請見兵主先生延入與語大悅之問其姓名自號求微翁劉留叅帷幄贈以刃翁言我自有利兵無須矛戟問兵何在翁乃捋衣露腹臍大可容雞子忍氣鼓之忽臍中塞膏凷然突出劍跗握而抽之白刃如霜劉大驚問止此乎笑指腹曰此武庫也何所不有命取弓矢又如前狀出雕弓一具畧一閉息則一矢飛墮其出不窮已而歛插臍中即都不見劉神之與同寢處敬禮甚備時

營中號令雖嚴而烏合之群時出剽掠翁曰兵貴紀律令統數萬之衆而不能鎮懾人心此敗亡之道劉善之於是糾察卒伍有掠取婦女財物者梟以示衆軍中稍肅而終不能絕翁不時乘馬出邀遊部伍閒而軍中悍將驕卒輒首自墮地不知何因人人共疑翁前進嚴飭之策兵士已畏惡之至此益相憾怨諸部領譖於劉曰釆薇翁妖術也自古名將止聞以智不聞以術浮雲白雀之徒終致滅亡今無辜將士往往

自失其首、人情洶懼、將軍與處、亦危道也、不如圖之、劉從其言、謀俟其寢而誅之、使覘翁、翁坦腹方臥、鼻息如雷、衆大喜、以兵繞舍、兩人持刀入、斷其頭及擧刀、頭已復合、息如故、大驚、又斫其腹、腹裂無血、其中戈矛森聚、盡露其穎、衆益駭、不敢近、遙撥以矟、而鉄弩大發、射中數人、衆驚散白劉、劉急詣之、已杳矣、

鹿啣艸

關外山中多鹿、土人戴鹿首伏莽中、捲葉作聲、鹿即

群至、然牡少而牝多、牡交群牝、千百必徧、既徧遂死、衆牝嗅之、知其死、分走谷中、啣異草置吻旁以熏之、頃刻復甦、急鳴金施銃、群鹿驚走、因取其草、可以回生、

小棺

天津有舟人某、夜夢一人教之曰、明日有載竹筒賃舟者、索之千金、不然勿渡也、某醒不以爲信、既寐復夢、且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字於壁、囑云、倘渠吝價、當即書此

示之、某異之、俾不識其字、亦不解何意、次日留心行旅、日向西、果有一人、驅驢載筍來問舟、某如夢索價、其人笑之、反復良久、某牽手以指書前字、其人大愕、即刻而滅、搜其裝載、則小棺數萬餘、每具僅長尺許、各貯滴血而已、某以三字傳示遐邇、並無知者、未幾吳逆叛謀既露、黨羽盡誅、陳尸幾如棺數焉、徐白山云、

李生

商河李生好道村外里餘有蘭若築精舍三楹趺坐其中遊食緇黃往來寄宿輒與傾談供給不厭一日大雪嚴寒有老僧擔囊借榻其詞元妙信宿將行固挽之留數日適生以他故歸僧囑早至意將别生雞鳴而往扣關不應踰垣入見室中燈火熒熒疑其所作潛窺之僧趨裝矣一瘦驢縶燈架上細審不類真驢頗似殉葬物然耳尾時動氣咻咻然俄而裝成啟戶牽出生潛尾之山門外故有大池僧縶驢池樹裸

入水中、徧體掬濯、已而着衣、牽驢入亦濯之、既而加裝趨乘、行絶駛、生始呼之、僧但遥拱致謝、語不及聞而去已遠矣、此王梅菴言之、李其友人、曾至其家、見堂上一匾、書待死堂、亦達士也、

蔣太史

蔣太史趨、記前世爲峨嵋僧、數夢到故居菴前潭邊濯足、爲人篤嗜内典、一意台宗、雖早登禁林、嘗有出世之想、假歸江南、抵秦隴不欲歸、子哭挽之弗聽、遂

入蜀、居成都金沙寺、久之又至峨嵋、居伏虎寺、示疾袒化、自書偈云、翛然猿鶴自來親、老衲無端墮業塵、妄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無答報、生生常自祝能仁、

王阮亭曰、蔣金壇人、金壇故名金沙、又其字虎臣、卒沒於峨嵋伏虎寺、名皆巧合亦奇、予壬子典試蜀中、蔣在峨嵋、寄予書云、身是峨嵋老僧、故萬里

歸骨於此、尋化去、余有挽詩云、西風三十載、九病一遷官、忽憶峨嵋好、真忘蜀道難、法雲晴浩蕩、春雪氣高寒、萬里堪埋骨、天成白玉棺、蓋用書中語也、

徽俗

徽人多化物類、出院求食、有客寓旅店、時見群鼠入米盎、驅之即遁、客伺其入、驟覆之、瓢水貫注其中、頃之盡斃、主人全家暴卒、惟一子在、訟客、官原而宥之、

聊齋誌異卷之十一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郭生

郭生邑之東山人少嗜讀但山村無所就正年二十餘字晝多訛先是家中患狐服食器用輒多亡失深患苦之一夜讀卷置案頭狐塗鴉甚狼籍不辨行墨因擇其稍潔者輯讀之僅得六七十首心恚憤而無如何又積窓課二十餘篇待質名流晨起見翻攤案

上、墨汁濃泚殆盡、恨甚、會王生者、以故至山、素與郭善、登門造訪、見汚本、問之、郭具言所苦、且出殘課示王、王諦玩之、其所塗留、似有春秋、又復視涴卷、類冗襍可刪、訝曰、狐似有意、不惟無患、當即以為師、過數月、回視舊作、頓覺所塗良確、於是改作兩題、置案上以覘其異、比曉又塗之、積年餘、不復塗、但以濃墨洒作巨點、淋漓滿紙、郭異之、持以白王、王閱之曰、狐真爾師也、佳幅可售矣、是歲果入邑庠、郭以是德狐、恒

置雞黍備狐啗飲，每市房書名稿，不自選擇，但決於狐，由是兩試俱列前名，入闈中副車，時葉繆諸公稿，風雅艷麗，家傳而戶誦之，郭有抄本，愛惜臻至，忽被傾濃墨椀許於上，污蘙幾無餘字，又擬題構作，自覺快意，悉浪塗之，於是漸不信狐，無何葉公以正文體被收，又稍稍服其先見，然每作一文，經營慘澹，輒被塗污，自以屢拔前矛，心氣頗高，以是益疑狐妄，乃錄向之洒點多者試之，狐又盡泚之，乃笑曰，是真妄矣，

何前是而今非也、遂不為狐設饌、取讀本鎖箱篋中、但見封錮儼然、啟視則卷面塗四畫粗於指、第一章畫五、二章亦畫五、後即無有矣、自是狐竟寂然、後郭一次四等、兩次五等、始知其兆已寓意於畫也、

異史氏曰、滿招損、謙受益、天道也、名亦立、遂自以為是、執葉繆之故習、狃而不變、勢不至大敗塗地不止也、滿之為害如是夫、

金生色

金生色、晉寧人也、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週歲、金忽病、自分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妻聞之、甘詞厚誓、期以必死、金搖手呼母曰、我死勞看阿保、勿令守也、母哭應之、既而金果死、木媼來哭已、謂金母曰、天降凶憂、婿遽遭殞命、女太幼弱、將何為計、母悲悼中聞媼言、不勝憤激、盛氣對曰、必以守、媼慚而罷、夜伴女寢、私謂女曰、人盡夫也、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匹、小兒女不早作人家、眈眈守此襁褓物、寧非

痴子、倘必令守、不宜以面目好相向、金母過、頗聞絮語、益恚、明日謂媼曰、亡人有遺囑、本不教婦守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媼怒而去、母夜梦子來、涕泣相勸、心異之、使人言於木、約殯後聽婦所適、而詢諸術家、本年墓向不利、婦思自衒以售、縗經之中、不忘塗澤、居家猶素妝、一歸寧則嶄然新艷、母知之、心弗善也、以其將為他人婦、亦隱忍之、於是婦益肆、村中有無賴子董貴者、見而好之、以金啗金鄰媼、求通殷

勤於婦、夜分由媼家踰垣以達婦所、因與會合往來、積有旬日、醜聲四塞、所不知者惟母耳、婦室夜惟一小婢、婦腹心也、一夕兩情方洽、聞棺木震响、聲如爆竹、婢在外榻見亡者自幃後出、帶劍入寢室去、俄聞二人駭詫声、少頃董裸奔出、無何金捽婦髮亦出、婦大嗥、母驚起、見婦赤体走出、方將啟関、問之不答、出門追視、寂不聞声、竟迷所往、入婦室、燈火猶亮、卧榻前見男子屨、呼婢、婢始戰惕而出、具言其異、相與駭怪

而已董竄過隣家園伏墻隅移時聞人声漸息始起身無寸縷苦寒戰栗将假衣於媪視院中一室双扉虛掩因而暫入暗摸榻上觸女子足知爲鄰子婦頓生淫心乘其寢潛就私之婦醒問汝來乎應曰諾婦竟不疑狎褻備至先是鄰子以故赴北村囑妻掩户以待其歸既返闡室內有声疑而審聽音態絶殊大怒掭戈入室董懼竄於床下鄰子就戮之又欲殺妻妻泣而告以悞乃釋之但不知床下何人呼母起共

火之、僅能辨認、視之奄有氣息、詰其所來、猶自供吐、而刃傷數處、血溢不止、少頃已死、媼倉皇失措、謂子曰、捉姦而單戮之、子且奈何、子不得已、遂又殺妻、是夜木翁方寢、聞户外拉雜之声、出窺則火熾於簷、而縱火人猶徬徨未去、翁大呼、家人畢集、幸火初燃、尚易撲滅、命人操兵弩搜縱火者、見一人趫捷如猿、竟越垣去、垣外乃翁家桃園、園中四繞周墉、皆峻固、数人登梯以望、踪跡殊杳、惟墻下塊然微動、問之不應、

射之而柔啟扉往驗則女子白身卧矢貫胸腦細燭之則翁女而金婦也駭告主人翁媪驚惕欲絕不解其故女合眸面色灰敗口氣細於屬絲使人拔腦矢不可出足踏項而後出之女嚶然一声血暴注氣亦隨絕翁大惧計無所出既曙以寔情白金母長跪哀乞而金母殊不怨怒但告以故令自營葬金有叔兄生光怒登翁門詬数前非翁慚沮賂令罷歸而終不知婦所私者何人俄鄰子以執奸自首既薄責釋訖

而婦兄馬彪素健訟具詞控妹寃官拘媪媪懼悉供顛末又喚金母母托疾遣生光代質具陳底裏於是前狀並發韋木翁夫婦盡出一切盡得其情木以誨女嫁坐縱淫笞使自贖家產蕩焉鄰媪導淫杖之斃案乃結

異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諄屬醮婦抑何明也一人不殺而諸恨並雪可不謂神乎隣媪誘人婦而反淫已婦木媪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

因當前作者是報更速於來生矣

彭海秋

萊州諸生彭好古讀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岑寂無偶念村中無可共語惟丘生是邑名士而素有隱惡彭常鄙之月既上倍益無聊不得已折簡邀丘飲次有剝啄者齋僮出應門則一書生欲謁主人彭離席肅客入相揖環坐便詢族居客曰小生廣陵人與君同姓字海秋值此良夜旅邸倍苦聞君高雅遂

乃不介而見、視其人布衣潔整、談笑風流、彭大喜曰、是我宗人、今夕何夕、邂此佳客、即命酌款若夙好、察其意似甚鄙丘、、仰與攀談、輒傲不為礼、彭代為之慚、因挽亂其辭、請先以俚歌侑飲、乃仰天再咳、歌扶風豪士之曲、相與歡笑、客曰、僕不能韵、莫報陽春、倩代者可乎、彭言如教、客問萊城有名妓無也、彭答云無、客嘿良久、謂齋僮曰、適喚一人在門外、可導入之、僮出、果見一女子逡巡戶外、引之入、年二八以來、宛然

若仙彭鷺絶掖坐衣柳黄帔香溢四座客便慰問千里頗煩跋涉也女含笑唯々彭異之便致研詰客曰貴鄉若無佳人適於西湖舟中喚得來謂女曰適舟中所唱薄倖郎曲大佳請試反之女歌云薄倖郎牽馬洗春沼人聲遠馬聲杳江天高山月小掉頭去不歸庭中空白曉不怨別離多但愁歡會少眠何處勿作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向臨卭去客於襪中出玉笛隨声便串曲終笛止彭鷺嘆不已曰西湖至此何

止千里、咄嗟招來、得非仙乎、客曰、仙何敢言、但視萬里猶庭戶耳、今夕西湖風月、猶勝曩時、不可不一觀也、能從遊否、彭留心以覘其異、諾言幸甚、客問舟乎騎乎、彭思舟坐為逸、荅言願舟、客曰、此處呼舟較遠、天河中當有渡者、乃以手向空中招曰、船來、我等要西湖去、不吝價也、無何彩船一隻、自空飄落、烟雲繞之、衆俱登、見一人持短棹、棹末密排修翎、形類羽扇、一搖則清風習習、舟漸上入雲霄、望南遊行、其快如

箭、踰刻舟落水中、但聞絃管敖嘈、鳴行喤聒、出舟一望、月印烟波、遊船若市、榜人罷棹、任其自流、細視之真西湖也、客於艙後取異肴佳釀、歡然對酌、少間一樓船漸近、相傍而行。隔窗一窺、中有三兩人圍棋喧笑、客飛一觥向女曰、飲此送君行、女飲間、彭依戀徘徊、惟恐其去、蹴之以足、女斜波送盼、彭益動、請要後期、女曰、如相見愛、但問娟娘名字、無不知者、客即以彭綾巾授女曰、我為若代訂三年之約、即起、托女於

掌中曰、仙乎仙乎、乃扳鄰窓捉女入、窓目如盤、女伏身蛇遊而進、殊不覺隘、俄聞鄰舟曰、娟娘醒矣、舟即盪去、遥見舟已就泊、舟中人紛紛並去、遊興頓消、遂與客言、欲一登岸、畧同眺矚、緫作商確、舟已自攏、因而離舟翔步、覺有里餘、客後至、韋一馬來、令彭捉之、即復去、曰、待再假兩騎來、久之不至、行人已稀、仰視斜月西轉、天色向曙、丘亦不知何往、捉馬營營、進退無主、振轡至泊舟所、則人船俱失、念腰橐空匱、倍益

憂惶。天大明。見馬上有小錯囊。探之得白金三四兩。買食疑待。不覺向午。計不如暫訪娟娘。可以徐察丘耗。比詢娟娘名字。並無知者。輿轉蕭索。次日遂行。馬調良幸不蹇劣。半月始歸。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齋僮歸白主人已仙去。舉家哀慟。謂其不返。彭歸。繫馬而入。家人驚喜集問。彭始具白其異。因念已獨還鄉井。恐丘家聞而致詰。戒家人勿播。語次道馬所由來。衆以仙人所遺。便悉諸廐騐視。及至則馬頓渺。但有

丘生以草繮縶攊邊駭極呼彭出視見丘垂首棧下面色灰死問之不言兩眸啟閉而已彭大不忍解扶榻上若喪魂魄灌以湯酏稍稍能咽中夜少蘇急欲登廁扶掖而往下馬糞數枚又少飲啜始能言彭就榻研問之丘云下船後彼引我閒語至空處戲拍頂領遂迷悶顛踣伏定少刻自顧已馬心亦醒悟但不能言耳是大辱恥誠不可以告妻子乞勿洩也彭諾之命僕馬馳送歸彭自是不能忘情於娟娘又三年

以姊丈判揚州、因往省視、州有梁公子與彭通家、開筵邀飲、即席、有歌妓數輩俱來祗謁、公子問娟娘、家人白以病、公子怒曰、婢子声價自高、可將索子縶之來、彭聞娟娘名、驚問其誰、公子云、此娼女、廣陵第一妓、緣有微名、遂倨而無礼、彭疑名字偶同、然突〻自急、極欲一見之、無何娟娘至、公子盛氣排數、彭諦視、真中秋所見者也、謂公子曰、是與僕有舊、幸垂原恕、娟娘向彭審顧、似亦錯愕、公子未遑深問、即命行觴、

彭問薄倖郎曲猶記之否、娟娘更駭、目注移時、始度舊曲、聽其声宛似當年中秋時、酒闌、公子命侍客寢、彭、捉手曰、三年之約、今始踐耶、娟娘曰、昔日從人泛西湖、飲不數卮忽若醉、矇矓間被一人携去、置一村中、一僮引妾入席中、三客、君其一焉、後乘船至西湖、送妾自窓櫺歸、把手殷殷、每所凝念、謂是幻梦、而綾巾宛在、今猶什襲藏之、彭告以故、共相嘆詫、娟娘縱體入懷、哽咽而言曰、仙人已作良媒、君勿以風塵可

棄、遂舍此苦海人、彭曰、舟中之約、一日未嘗去心、鄉倘有意、則瀉囊貸馬所不惜耳、又稱貸於別駕千金、與公子合謀、削其籍、携之以歸、偶至別業、猶能識當年飲處云、

異史氏曰、馬而人、必其為人而馬者也、使為馬、正恨其不為人耳、獅象鶴鵬、悉受鞭策、何可謂非神人之仁愛乎、即訂三年約、亦渡苦海也、

堪輿

沂州宋侍郎字君楚、素尚堪輿、即閨閣中亦能讀其書、解其理、宋公卒、兩公子各立門戶、為父卜兆、聞有善青烏術者、不憚千里、爭羅致之、於是兩門術士名致盈百日、日連騎徧郊野、東西分道、出入如兩旅、經月餘、各得牛眠地、此言封侯、彼云拜相、兄弟兩不相下、因負氣不相謀、各營壽域、錦棚彩幢、兩處俱備、靈轝至岐路、兄弟各率其屬以爭、自晨至於日昃不能決、賓客盡引去、舁夫凡十易肩、困憊不舉、相與委柩

路側、因止不葬、鳩工構廬、以蔽風雨、兄建舍於旁、留後居守、弟亦如之、三年而成村焉、積多年、兄弟繼逝、嫂與娣始合謀、力破前人水火之議、並車入野、視所擇兩地、並言不佳、遂同修聘贄、請術人另相之、每得一地、必具圖呈閨、閨判其可否、日進數圖、悉疵摘之、旬餘始卜一域、嫂覽圖喜曰、可矣、示娣、娣曰、是地當先發一武孝廉、葬後三年、公長孫果以武庠領鄉薦、

異史氏曰、青烏之術、或有其理、而癖而信之則痴

矣、况負氣相爭、委㮆路側、其於孝弟之道不講、奈何兾以地理禍兒孫哉、如閨中宛若、真雅而可傳者矣、

竇氏

南三復、晋陽世家也、有別墅、去所居十里餘、每馳騎一日詣之、適遇雨、途中有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寬敞、因投止焉、近村人故皆威重南、少頃主人出邀蹐甚恭、入其舍、斗如、容旣坐、主人始操篲殷勤洒掃、

既而潑盞爲茶、命之坐、始敢坐、問其姓名、自言廷章姓竇、未幾進酒烹雛、給奉周至、有笄女行炙、時止戶外、稍稍露其半體、年十五六、端妙無比、南心動、雨歇既歸、繫念綦切、越日具粟帛往酬、借此階進、是後常一過竇、時携肴酒相與留連、女漸稔、不甚忌避、輒奔走其前、睨之則低鬟微笑、南益惑焉、無三日不往者、一日值竇不在、坐良久、女出應客、南捉臂狎之、女慚急峻拒曰、奴雖貧要嫁、何貴倨凌人也、時南失偶、便

揖之曰、倘獲憐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矢天日、以堅永約、女乃允之、自此為始、瞰竇他出、即過繾綣、女促之曰、桑中之約、不可長也、日在檞檬之下、倘肯賜以姻好、父母必以為榮、當無不諧、宜速為計、南諾之、轉念農家豈堪匹偶、姑假其詞以因循之、會媒來為議姻於大家、初尚籌躇、既聞貌美財豐、志遂決、女以體孕、催併益急、南竟絶跡不往、無何女臨蓐、産一男、父怒搒女、女以情告、且言南要我矣、竇乃釋女、使人

問南、南立却不承、實乃棄兒、益排女、女暗哀鄰婦、告南以苦、南亦置之、女夜亡、視棄兒猶活、遂抱以奔南、欵閽而告閽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即不念我、寧不念兒耶、閽人具以達南、南戒勿入、女倚戶悲啼、五更始不復聞、至明視之、女抱兒坐僵矣、實忿訟之上官、悉以南不義、欲罪南、南懼、以千金行賂、得免、大家夢女披髮抱子而告曰、必勿許負心郎、若許我必殺之、大家貪南富、卒許之、既親迎、奩妝豐盛、新

人亦娟好然善悲終日未嘗睹歡容枕席之間時復有涕洟問之亦不言過數日婦翁至入門便泪南未遑問故相將入室見女而駭曰適於後園見吾女縊死桃樹上今房中誰也女聞言色暴變仆然而死視之則賓女急至後園新婦果自經死駭極往報賓賓發女塚棺啟尸亡前忿未蠲倍益怵怒復訟於官官因其情幻擬罪未決南又厚餌賓哀令休結官亦受其賕囑乃罷而南家自此稍替又以異迹傳播數年

無敢字者、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聘曹進士女、未及成礼、會民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以故有女者、悉送歸夫家去、一日有媪導一輿至、自稱曹家送女者、扶女入室、謂南曰、選嬪之事已急、倉卒不能如禮、且送小娘子來、問何無客、曰薄有奩妝、相從在後耳、媪草草遂去、南視亦風致、遂與諧笑、女俛頸引帶、神情酷類賓女、心中作惡、第未敢言、女登榻引被幛首而眠、亦謂新人常態、弗為意、日斂昏、曹人不至、

始疑捋被問女、而女亦奄然氷絶、驚怪莫知其故、馳伻告曹、曹竟無送女之事、相傳爲異、時有姚孝廉女新葬、隔宿爲盜所發、破材失尸、聞其異、詣南所徵之、果其女、啟衾一視、四體裸然、姚怒、質狀於官、官因南屢行無理、惡之、坐發塚見尸、論死、

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非德也、況誓於初而絶於後乎、撻於室聽之、哭於門仍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報之者、亦比李十郎慘矣、

馬介甫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懼、妻尹氏奇悍、少忤之、輒以鞭撻從事、楊父年六十餘而鰥、尹以齒奴隸數楊、與弟萬鍾常竊餌翁、不敢令婦知、然衣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萬石四十無子、納妾王、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試郡中、見一少年、容服都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馬姓、由此交日密、焚香為昆季之盟、既別、約半載、馬忽攜僮僕過楊、值楊翁

在門外曝陽捫虱、疑為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馬、此即其翁也、馬方驚訝、楊兄弟岸幘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促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飲盡、坐伺良久、萬石頻起催呼、額頰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粟失飪、殊不甘旨、食已、萬石草草便去、萬鍾襆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遂同盟好、今老父寔不溫

飽、行道者羞之、萬鍾泫然曰、在心之情、卒難申致、家門不吉、蹇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摧殘、非瀝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馬駭嘆移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得此異聞、不可不一目見之、請假閒舍、就便自炊、萬鍾從其教、即除室為馬安頓、夜深竊饋蔬稻、惟恐婦知、馬會其意、力卻之、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為易袍袴、父子兄弟皆感泣、萬鍾有子喜兒、方七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於其父、但

少年孤苦耳、婦聞老翁安飽、大怒輙罵、謂馬强預人家事、初惡聲尚在閨闥、漸近馬居、以示瑟歌之意、揚兄弟汗體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也者、妾王體妊五月、婦始知之、褫衣慘掠已、乃喚萬石跪受巾幗操鞭逐出、值馬在外、慚懅不前、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隨出、叉手頓足、觀者填溢、馬指婦叱曰去去、婦即返奔、若被鬼逐、袴履俱脫、足纏縈繞扵道上、徒跣而歸、面色灰死、少定、婢進襪履、着已、嚎咷大哭、家無敢問

着、馬曳萬石、為解巾幗、萬石聳身定息、如恐脫落、馬強脫之、而坐立不寧、猶懼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次且而前、婦殊不發一語、遽起入房自寢、萬石意始舒、與弟竊奇馬、家人皆以為異、相聚偶語、婦微有聞、意羞怒、徧撻奴婢、呼妾、妾創劇不能起、婦以為偽、就榻搒之、崩注墮胎、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牢饌、更籌再唱、不放萬石去、婦在閨中、恨夫不歸、方大恚忿、聞撬扉聲、急呼婢、則室門已

闢、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猙獰如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駭絶欲號、巨人以刀刺頸曰、號便殺却、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婦心耳、婦益懼、自投敗顙、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如某事謂可殺否、即一畫、凡一切凶悍之事、責數殆盡、刀畫膚革不啻數十、末乃曰、妾生子亦爾宗緒、何忍打墮、此事必不可宥、乃令數人反接其手、剖視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聞中門啟

閉曰、楊萬石來矣、既已悔過、姑留餘生、紛然盡散、無何萬石入、見婦赤身綳繫、心頭刀痕、縱横不可數、解而問之、得其故大駭、竊疑馬、明日向馬述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斂、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寔告君、幸勿宣洩、前以小術懼之、既得好合、請暫别也、遂去、婦每日暮、挽留萬石作侶、懽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遽遭之、覺坐立皆無所可、婦一夜憶巨人狀、瑟縮摇戰、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

婦遽起苦致窮詰、萬石自覺失言、而不能諱、遂寔告之、婦勃然大罵、萬石懼、長跪床下、婦不顧、哀至漏三下、婦曰欲得我恕、須以刀畫汝心頭若干數、此恨始消、乃起捉廚刀、萬石大懼而奔、婦逐之、犬吠雞騰、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翼兄、婦乃詬、詈、忽見翁來、睹袍服倍益烈怒、即就翁身條條割裂、批頰而摘翁髭、萬鍾見之怒、以石擊婦中顱、顛蹷而斃、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

婦穢、聞萬鍾死、怒亦遂觧、既殯、弟婦戀兒矢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醮去之、遺孤兒朝夕受鞭楚、俟家人食訖、始啗以冷塊、積半歲、兒尫羸僅存氣息、一日馬忽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襤褸如故、大駭、又聞萬鍾殞謝、頓足悲哀、兒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顧始辨、驚曰、兒何憔悴至此、翁乃囁嚅具道情事、馬忿然謂萬石曰、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兩人止此一綫、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惟伏首帖

耳而泣坐語數刻婦已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石入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獨不能斷出之耶毆父殺弟安然忍受何以為人萬石欠伸似有動容馬又激之曰如渠不去須以威劫便却殺勿懼僕有二三知交都居要地必合極力保無虧也萬石諾負氣疾行奔而入適與婦遇叱問何為萬石遑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余出婦婦益恚顧尋刀杖萬石懼而却走馬唾之曰兄真不可

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曰、此丈夫再造散、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忿氣填胸、如烈焰中燒、刻不容忍、直抵閨闥、叫喊雷動、婦未及詰、萬石一足騰起、婦顛去數尺有咫、即復握石成拳、擂擊無算、婦體幾無完膚、嘲哳猶罵、萬石於腰中出佩刀、婦罵曰、出刀敢殺我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上、方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割之、家人見萬石凶

狂、相集死力掖出、馬迎去、捉臂相用慰勞、萬石餘怒未息、屢欲奔尋、馬止之、少間藥力漸消、嗒焉若喪、馬囑曰、兄勿餒、乾綱之振、在此一舉、夫人之所以懼者、非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譬昨死而今生、須從此滌故更新、再一餒則不可爲矣、遣萬石入探之、婦股慄心慴、倩婢扶起、將以膝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馬曰、我適有東海之行、故便道相過、還時可復會耳、月餘婦起、賓事良人、

久覺黔驢無技、漸狎漸嘲漸罵、居無何、舊態全作矣、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隸道士籍、萬石亦不敢尋、年餘馬至、知其狀、怫然責數已、呼兒至、置驢子上、驅竟去、由此鄉人皆不齒萬石、學使按臨、以劣行黜名、又四五年遭回祿、居室財物、悉為煨燼、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鍰煩苛、於是家產漸盡、至無居廬、近村相戒無以舍、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為、亦拒絕之、萬石既窮、質妾於貴家、偕妻南渡、至河南界、資斧已

絕、婦不肯從、聒夫再嫁、適有屠而鰥者、以錢三百貫去、萬石一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至一朱門閽人呵拒不聽前、少間一官人出、萬石伏地啜泣、官人熟視久之、畧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一貧至此、萬石細審、知爲喜兒、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所遭、初馬攜喜兒至此、數日、即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邑庠、次年領鄉薦、始爲完婚、乃別欲去、

祖孫泣留之馬曰我非人𡨋狐仙耳道侶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惻楚因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傷感遂以輿馬賫金贖王氏歸年餘生一子因以為嫡尹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夫怒以屠刀孔其股穿以毛綆懸梁上荷肉竟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鮮縛抽綆一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來則骨毛皆竖後脛創雖愈而斷芒遺肉內終不良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少懈屠既横暴每醉歸則撻詈不

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一日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並來參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故問此伊誰、家人進白張屠之妻、便呵使前、與太夫人稽首、王笑曰、此婦從屠、當不乏肉食、何羸瘠乃爾、尹愧恨歸欲自經、綆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遥望之、以膝行、涙下如縻、萬石礙僕、未通一言、歸告娙、欲謀珠還、娙固不肯、婦為里人所唾棄、久無所歸、依群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尹

廢寺中、婬以爲玷、陰教群乞詈辱之、乃絶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行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内懼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間乃有楊郎、寧非變異、余嘗作妙音經之續言、謹附録以博一噱、

妙音經跋

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内助、同甘獨苦、勞爾十月呻吟、就濕移乾、苦矣

三年嚬笑，此傾宗祧而動念，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瞻井臼而懷思，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也。始而不遜之聲，或大施而小報；繼則如賓之敬，竟有往而無來。祗緣兒女深情，遂使英雄短氣。床上夜叉坐，任金剛亦須低眉；釜底毒烟生，即鐵漢無能強項。秋砧之杵可掬，不擣月夜之衣；麻姑之爪能搔，輕試蓮花之面。小受大走，直將代孟母投梭；婦唱夫隨，翻欲起周婆制禮。婆娑跳擲，停觀滿道行人；嘲

嘶鳴嘶撲落一群嬌鳥惡乎哉呼天籲地忽爾披
髮向銀床醜矣夫轉目搖頭猥欲投環延玉頸當
是時也地下已多碎胆天外更有驚魂北宮黝未
必不逃孟施舍焉能無懼將軍氣同雷電一入中
庭頓歸無何有之鄉大人面若冰霜比到寢門遂
有不可問之處豈果脂粉之氣不勢而威胡乃骯
髒之身不寒而慄猶可解者魔女翘鬟來月下何
妨俯伏皈依最冤枉者鳩盤蓬首到人間也要香

花供養、聞怒獅之吼、則双孔撩天、聽牝雞之鳴、則五體投地、登徒子溺而忘醜、回波詞憐而成嘲、設為汾陽之婿、立致尊榮、媚卿卿良有故、若贅外黃之家、不免奴役、拜僕僕將何求、彼窮鬼自覺無顏、任其斫樹催花、止求包荒於悍婦、如錢可云有勢、乃亦攖鱗犯制、不能借重於方兄、豈縛遊子之心、惟茲鳥道、抑消霸王之氣、恃此鴻溝、然死同穴、生同衾、何嘗教吟白首、而朝行雲、暮行雨、輒欲獨占

巫山、恨煞池水清、空按紅牙玉板、憐爾妾命薄、獨
支永夜寒更、蟬殼鷺灘、喜驪龍之方睡、犢車塵尾、
恨駑馬之不奔、榻上共臥之人、撻去方知爲男、床
前久繫之客、牽來已化爲羊、需之殷者僅俄頃、毒
之流者無盡藏、買笑纏頭而成自作之孼、太甲必
曰難違、俯首帖耳而受無妄之刑、李陽亦謂不可、
酸風凛冽、吹殘綺閣之春、醋海汪洋、淹斷藍橋之
月、又或盛會忽逢、良朋即坐、斗酒藏而不設、且由

房出逐客之書、故人疎而不來、遂自我廣、絕交之論、甚而雁影分飛、涕空沾於荊樹、鸞膠再覓、變遂起於蘆花、故飲酒陽城、一堂中惟有兄弟、吹竽商子、七旬內並無室家、古人為此有隱痛矣、嗚呼、白年鴛偶、竟成附骨之疽、五兩鹿皮、或買剝床之痛、鬚如戟者如是、胆似斗者何人、故不敢於馬棧下斷絕禍胎、又誰能向蚕室中斬除孽本、娘子軍肆其橫暴、苦療妬之無方、胭脂虎嘯盡生靈、幸渡迷

之有楫、天香夜爇、全澄湯鑊之波、花雨晨飛、盡滅

劍輪之火、極樂之境、彩翼双棲、長舌之端、青蓮並

蔕、拔苦惱於優婆之國、立道塲於愛河之濵、咦、願

此幾章貝葉文、洒爲一滴楊枝水、

絳妃

癸亥歲、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公家花木最盛、

暇輙從公杖履、得恣遊賞、一日、眺覽既歸、倦極思寢、

解屨登床、梦二女郎、被服艷麗、近請曰、有所奉托、敢

請移玉、余愕然起問、誰相見名、曰絳妃耳、恍惚不解所謂、遽從之去、俄睹殿閣、高接雲漢、下有石階、層層而上、約盡百餘級、始至巔頭、見朱門洞敞、又有二三麗者、趨入通客、無何詣一殿外、金鉤碧箔、光明射眼、內一女人降階出、環珮鏘然、狀若貴嬪、方思展拜、妃便先言敬屈先生、理須首謝、呼左右以毯貼地、若將行禮、余惶悚無以為地、因啟曰、草莽微賤、得辱寵召、已有餘榮、況敢分庭抗禮、益臣之罪、折臣之福、妃命

撤毯設宴、對筵相向、酒數行、余辭曰、臣飲少輙醉、懼有愆儀、教命云何、幸釋疑慮、妃不言、但以巨杯促飲、余屢請命、乃曰妾花神也、合家細弱依棲於此、屢被封家婢子橫見摧殘、今欲背城借一、煩君屬檄草耳、余皇然起奏、臣學陋不文、恐負重託、但承寵命、敢不竭肝膈之愚、妃喜、即殿上賜筆札、諸麗者拭案拂座、磨墨濡毫、又一垂髫人折紙為範、置腕下、畧寫一兩句、便二三輩疊背相窺、余素遲鈍、此時覺文思若湧、

少間稿脫、爭持去啟呈絳妃、〻展閱一過、頗謂不疵、遂復送余歸、醒而憶之、情事宛然、但檄詞強半遺忘、因足而成之、

謹按封氏飛揚成性、忌嫉為心、濟惡以才、妬同醉骨、射人於暗、奸類含沙、昔虞帝受其狐媚、英皇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慍、楚王蒙其蠱惑、賢才未能稱意、惟得彼以稱雄、沛上英雄、雲飛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念佳人、從此怙寵日恣、因而肆狂

無忌、怒猻萬竅響碎玉於王宮、淜湃中宵、弄寒聲於秋樹、忽向山林叢裡假虎之威、時於灔澦堆中生江之浪、且也簾鉤頻動、發高閣之清商、簷鉄忽敲破離人之幽夢、尋帷下榻、反同入幕之賓、排闥登堂、竟作翻書之客、不曾於生平識面、直闖門戶而來、若非是掌上留裙、幾掠妃子而去、吐紅絲於碧落、乃敢因月成闌、翻柳浪於青郊、謬說為花寄信、賦歸田者、歸途繞就、飄飄吹薜荔之衣、登高臺

者、高興方濃、輕〻落茱萸之帽、蓬梗卷兮上下、三秋之羊角搏空、箏聲入手雲霄、百尺之鳶縧斷繫、不奉太后之詔、欲速花開、未絶座客之纓、竟吹燈滅、甚則揚塵播土、吹平李賀之山、呌雨呼雲、捲破杜陵之屋、馮夷起而擊鼓、少女進而吹笙、蕩漾以來、草皆成偃、吼奔而至、尾欲爲飛、未施搏水之威浮水江豚時出拜、陡出障天之勢、書天雁字不成行、助馬當之輕帆、彼有取爾、牽瑤台之翠帳、於意

云何至於海鳥有靈尚依魯門以避但使行人無恙顧嗅尤郎以歸古有賢豪乘而破者萬里世無高士御以行者幾人駕磤車之狂雲遂以夜郎自大恃貪狼之逆氣漫以河伯為尊姊妹俱受其催残彙族悉為其蹂躪紛紅駭緑掩苒何窮擘柳鳴條蕭騷無際雨零金谷綴為藉客之裀露冷華林去作沾泥之絮埋香瘞玉残妝卸而翻飛朱榭雕闌雜珊紛其零落減春光於旦夕萬點正飄愁覓

残紅於東西、五更非錯恨、翩翩江漢女、弓鞋漫蹟春園、寂寞玉樓人、珠勒徒嘶芳草、斯時也、傷春者有難乎為情之怨、尋勝者作無可奈何之歌、爾乃趾高氣揚、發無端之踔厲、摧蒙振落、動不已之瓓珊、傷哉綠樹猶存、簌簌者繞墻自落、久矣朱旛不豎、娟娟者霣涕誰憐、隨溷沾籬、畢芳魂於一日、朝榮夕悴、免荼毒於何年、怨羅裳之易開、罵空閨於予夜、訟狂伯之肆虐、章來報於天庭、誕告芳鄰、學作

蛾眉之陣凡属同氣群興草木之兵莫言蒲柳無能但須藩籬有志且看鶯儔燕侶公覆奪愛之仇請與蝶友蜂媒共發同心之誓蘭橈桂楫可教戰於昆明桑葢柳旌用觀兵於上苑東籬處士亦出茅廬大樹將軍應懷義憤殺其氣焰洗千年粉黛之寃殲爾豪强銷萬古風流之恨

河間生

河間某生場中積麥穰如丘家人日取為薪洞之有

狐居其中、常與主人相見、老翁也、一日屈主人飲、拱生入洞、生難之、强而後入、入則廊舍華好、即座、茶酒芳烈、但日色蒼黃、不變中夕、筵罷既出、景物俱杳、翁每夜往夙歸、人莫能跡、問之、則言友朋招飲、生請與俱、翁不可、固請之、翁始諾、挽生臂、疾如乘風、可炊黍時、至一城市、入酒肆、見座客良多、聚飲頗嘩、乃引生登樓上、下視飲者、几案柈飧、可以指數、翁自下樓、任意取案上酒果、抔來供生、筵中曾莫之禁、移時、生視

一朱衣人前列金橋命翁取之翁曰此正人不可近生嘿念狐與我游必我邪也自今以往我必正方一注想覺身不自主眩墜樓下飲者大駭相譁以妖生仰視竟非樓上乃梁間耳以寔告衆衆審其情確贈而遣之問其處乃魚台去河間千里云

雲翠仙

梁有才故晉人流寓於濟作小負販無妻子田產從村人登岱岱四月交香侶雜沓又有優婆夷塞率衆

男子以百十雜踞神座下視香炷為度名曰跪香才視衆中有女郎年十七八而美悅之詐為香客近女郎跪又偽為膝困無力狀故以手據女郎足女回首似嗔膝行而遠之才又膝行近之少間又據之女郎覺遽起不跪出門去才亦起亦出履其跡不知所往心無望怏怏而行途中見女郎從媪似為女也母者才趨之媪女行且語媪云汝能恭禮娘娘大好事汝又無弟妹但獲娘娘冥加護護汝得快婿但能相孝順

都不必貴公子富王孫也才竊喜漸瀆詰媼〻自言
為雲氏女名翠仙其出也家西山四十里才曰山路
濇母如此蹜蹜妹如此纖纖何能便至曰日已晚將
寄舅家宿耳才曰適言相壻不以貧嫌不以賤鄙我
又未婚頗當母意否媼以問女〻不應媼數問女曰
渠寡福又蕩無行輕薄之心還易翻覆兒不能為遢
伎兒作婦才聞朴誠自表切矢皦日媼喜竟諾之女
不樂𩏂然而已母又強拍咻之才殷勤手於橐覓山

兜二、舁媼及女、已步從若為僕、過隘輒呵兜夫不得顛搖、意良殷、俄抵村舍、便邀才同入舅家、舅出翁、妗出媼也、雲兄之嫂之、謂才吾壻、日適良、不須別擇、便取今夕、舅亦喜、出酒肴餌才、既嚴妝翠仙出、拂榻促眠、女曰、我固知郎不義、迫母命漫相隨、郎若人也、當不須憂偕活、才唯々聽受、明日早起、母謂才宜先去、我以女繼至、才歸掃戶闥、媼果送女至、入視室中、虛無有、便云似此何能自給、老身速歸、當小助汝辛苦、

遂去次日有男女數輩各携服食器具布一室滿之不飯俱去但留一婢才由此坐温飽惟日引里中無賴朋飲競賭漸盜女簪珥佐博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守箱奩似防寇一日博黨款門訪才窺見女適適然驚問曰子大富貴何憂貧耶才問故答曰曩見夫人實仙人也適於子家道不相稱貨為媵金可得百為妓可得千千金在室而聽飲博無資耶才不言而心然之歸輒向女欷歔時時言貧不可度女不

頎、才頻頻擊桌拋匕箸罵婢作諸惡態。一夕女沽酒與飲忽曰、郎以貧故日焦心、我又不能御窮分郎憂中懷耿耿、豈不愧怍、但無長物、止有此婢鬻之可稍稍佐經營。才搖首曰、其直幾何。又飲少時、女曰、妾與郎有何不相承。但力竭耳。念一貧如此、便死相從、不過均此百年苦、有何發跡。不如以妾鬻貴家、兩所便益得直或較婢多。才故愕言、何得至此。女固言之、色作莊。才喜曰、容再計之。遂緣中貴人貸隸樂籍。中貴人

親詣才見女大悅恐不能即得立券八百緡事濵就矣女曰母日以壻家貧常〻縈念今義斷矣我將暫歸省且即與妾絕何得不告母才慮母阻女曰我頗自樂之保無差貸才從之夜將半始抵母家撾闥入見樓舍華好婢僕輩往來憧〻才日與女居每請詣母女輒止之故為甥館年餘曾未一臨岳家至此大駭以其家巨恐媵妓所不甘也女引才登樓上媪驚問夫妻何來女怨曰我固道渠不義今果然乃於衣

底出黃金二錠置几上曰、幸不爲小人賺脫、仍以還母、子駭問故、女曰、渠將鬻我、故藏金無用處、乃指才罵曰、豺鼠子、曩日負肩擔、面沾塵如鬼、初近我、熏熏作汗腥、膚垢欲傾塌、足手皺一寸厚、使人終夜惡、自我歸汝家、安坐餐飯、鬼皮始脫、母在前、我豈誣耶、才垂首不敢少出氣、女又曰、自顧無傾城姿、不堪奉貴人、似若輩男子、我自謂猶相匹、有何虧負、遂無一念香火情、我豈不能起樓宇、買良沃、念汝儇薄骨、乞丐

相、終不是白頭侶、言次婢嫗連衿臂、旋〻圍繞之、鬧女責數、便都唾罵、共言不如殺却、何須復云云、才大惧、據地自投、但言知悔、女又盛氣曰、鬻妻子已大惡、猶未便是劇、何忍以同衾人賺作娼、言未已、衆皆裂恚、以銳簪剪刀股攢刺脇踝、才大號、悲哀乞命、女止之曰、可暫釋却、渠便無仁義、我不忍其觳觫、乃率衆下樓去、才坐聽移時、語聲漸寂、思欲潜遁、忽仰視見星漢、東方已白、野色蒼莽、燈亦尋滅、並無屋宇、身坐

削壁上、俯瞰絕壑深無底、駭絕懼墮身稍移、塌然一聲、隨石崩墜、壁半有枯藤橫焉、罥不得墮、以枯受腹、手足無着、下視茫茫、不知幾何尋丈、不敢轉側、啤怖聲嘶、一身盡腫、眼耳鼻舌身力俱竭、日漸高、始有樵人望見之、尋綆來縋而下、取置崖上、奄將盡斃、舁歸其家、至則門洞廠、家荒、如敗寺、床簏什器俱杳、惟有繩床敗案、是已家舊物、零落猶存、嗒然自卧、飢時日一乞食於鄰、既而腫潰為癩、里薄其行、悉唾棄之、

才無計、貸屋而穴居、行乞於道、以刀自隨、或勸以刀易餌、才不肯、曰野居防虎狼、用自衛耳、後遇向勸鬻妻者於途、近而哀語、遽出刀擊而殺之、遂被收官廉得其情、亦未忍酷虐之、繫獄中尋瘐死、

異史氏曰、得遠山芙蓉、與共四壁、與以南面王豈易哉、已則非人、而怨逢惡之友、故為友者不可不知戒也、凡狹邪子誘人淫博、為諸不義、其事不敗、雖則不怨亦不德、迨於身無襦、婦無袴、千人所指、

無疾將死、窮敗之念、無時不縈於心、窮敗之恨、無時不切於齒、清夜牛衣中、輾轉不寐、夫然後歷々想未落時、歷々想將落時、又歷々想致落之故、而因以及發端致落之人、至於此、弱者起擁絮坐詛、強者忍凍裸行、篝火索刀、霍々磨之、不待終夜矣、故以善規人、如贈橄欖、以惡誘人、如饋漏脯也、聽者固當省、言者可勿惧哉、

大力將軍

查伊璜、浙人、清明飲野寺中、見殿前有古鐘、大於兩石甕、而上下土痕手迹、滑然如新、疑之、俯窺其下、有竹筐、受八升許、不知所貯何物、使數人摳耳力掀舉之、無少動、益駭、乃坐飲以伺其人、居無何、有乞兒入、携所得糗精堆纍鐘下、乃以一手起鐘、一手掬餌置筐内、往返數四始盡、已復合之乃去、移時復來探取食之、食已復探、輕若啟櫝、一座盡駭、查問若男兒胡行乞、答以啗噉多、無傭者、查以其健、勸投行伍、乞人

愀然慮無階查遂攜歸餌之計其食畧倍五六人為易衣履又以五十金贈之行後十餘年查猶子令於閩有吳將軍六一者忽來通謁款談間問伊璜是君何人答言為諸父行吳將軍何處有素曰是我師也十年之別頗復憶念煩致先生一賜臨也漫應之自念叔名賢何得武弟子會伊璜至因告之伊璜茫不記憶因其問訊之殷即命僕馬投刺於門將軍趨出逆諸大門之外視之殊昧生平竊疑將軍悞將軍傴

僂益恭肅客入深啟三四闗忽見女子往來知為私廨屏足立將軍又揖之少間登堂則捲簾者移座者並皆少姬既坐方擬展問將軍頤少動一姬捧朝服至將軍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為衆姬捉袖整襟訖先命數人捺查座上不使動而後朝拜如覲君父查大愕莫觧所以拜已以便服侍坐笑曰先生不憶舉鍾之乞人耶查乃悟既而華筵高列家樂作於下酒闌群姬列侍將軍入室請袵闔扉乃去查醉起遲將

軍已於寢門外三問矣、查不自安、辭欲返、將軍投轄
下鑰錮閉之、見將軍日無他作、惟點姬婢、養廝卒、及
騾馬服用器具、督造記籍、戒無遺漏、查以將軍家政
故未深叩、一日執籍謂查曰、不才得有今日、悉出高
厚之賜、一婢一物、所不敢私、敢一半奉先生、查愕然
不受、將軍不聽、出藏鏹數萬、亦兩置之、按籍點照、古
玩牀几、堂內外羅列幾滿、查固止之、將軍不顧、稽婢
僕姓名已、即令男為治裝、女為歛器、且囑敬事先生、

百聲悚應、又親視姬婢登輿、麾卒捉馬騾闐咽並發、乃返、別查後查以修史一案、株連被收、卒得免、皆將軍力也、

異史氏曰、厚施而不問其名、真俠烈古丈夫哉、而將軍之報、亦慷慨豪爽、尤千古所僅見、如此胸襟、自不應老於溝瀆、以是知兩賢相遇、非偶然也、

白蓮教

白蓮盜首徐鴻儒、得左道之書、能役鬼神、小試之、觀

者畫駭、走門下者如鶩於是陰懷不軌、因出一鏡、言能鑑人終身、懸於庭、令人自照、或襆頭、或紗帽、繡衣貂蟬、現形不一、人益怪愕、由是道路搖播、踵求鑑者揮汗相屬、徐乃宣言、凡鏡中文武貴官、皆如來佛註定龍華會中人、各宜努力、勿得退縮、因以對衆自照、則冕旒龍衮、儼然王者、衆相視而驚、大衆齊伏、徐乃建旗秉鉞、罔不歡躍相從、冀符所照、不數月聚党以萬計、滕嶧一帯望風而靡、後大兵進勦、有彭都司者、

長山人、藝勇絕倫、冠出二垂髫女與戰、女俱双刃、利如霜、騎大馬噴嘶甚怒、飄忽盤旋、自晨達暮、彼不能傷彭、彭亦不能捷也、如此三日、彭覺筋力俱竭、哮喘而卒、迨鴻儒既誅、捉賊党械問之、始知刃乃木刀、騎乃木櫈也、假兵馬死真將軍、亦奇矣、

顏氏

順天某生家貧、值歲飢、從父之洛、性鈍、年十七、裁不能成幅、而丰儀秀美、能雅謔、善尺牘、見者不知其中

之無有也。無何父母繼歿。孑然一身。受童蒙於洛汭。時村中顏氏有孤女。名士裔也。少慧。父在時嘗教之讀。一過輒記不忘。十數歲學父吟咏。父曰。吾家有女學士。惜不弁耳。鍾愛之。期擇貴壻。父卒。母執此志。三年不遂。而母又卒。或勸適佳士。女然之。而未就也。適鄰婦踰垣來。就與攀談。以字紙裹繡綫。女啟視則某手翰寄鄰生者。反覆之而好焉。鄰婦窺其意。私語曰。此翩翩一美少年。孤與卿等。年相若也。倘能垂意。妾

囑渠媒合之女脉脉不語婦歸以意授夫鄰生故與生善告之大悅有母遺金鵶鐶託委致焉剋日成禮魚水甚懽及睹生文笑曰文與卿似是兩人如此何日可成朝夕勸生研讀嚴如師友斂昏先挑燭據案自哦為丈夫率聽漏三下乃已如是年餘生制藝頗通而再試再黜身名蹇落饔飧不給撫情寂寞嗸嗸悲泣女訶之曰君非丈夫負此弁耳使我易髻而冠青紫直芥視之生方懊喪聞妻言睒暘而怒曰閨中

人身不到場屋便以功名富貴似汝在廚下汲水炊白粥若冠加於頂亦猶人耳女笑曰君勿怒俟試期妾請易裝相代倘落拓如君當不敢復藐天下士矣生亦笑曰卿自不知蘗苦真宜使嘗試之但恐綻露爲鄉鄰笑耳女曰妾非戲語君嘗言燕有故廬請男裝從君歸僞爲弟君以襁褓出誰得辨其非生從之女入房巾服而出曰視妾可作男兒否生視之儼然一頎影少年也生喜徧辭里社交好者薄有餽遺買

一瓻蹇、御妻而歸生叔兄尚在、見兩弟如冠玉、甚喜、晨夕𠜴頋之、又見宵旰攻苦、倍益愛敬、僱一翦髮雛奴、爲供給使、暮後輙遣去之、鄉中弔慶、兄自出周旋、弟惟下帷讀、居半年、罕有睹其面者、客或請見、兄輙代辭、讀其文、矯然駭異、或排闥而迫之、一揖便亡去、客睹丰采、又共傾慕、由此名大譟、世家爭願贅焉、叔兄商之、惟輾然笑、再強之、則言矢志青雲、不及第不婚也、會學使按臨、兩人並出、兄又落、弟以冠軍應試、

中順天第四、明年成進士、授桐城令、有吏治、尋遷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因托疾乞骸骨賜歸田里、賓客填門、乞謝不納、又自諸生以及顯貴並不言娶、人無不怪之者、歸後漸置婢、或疑其私、嫂察之、殊無苟且、無何明鼎革、天下大亂、乃告嫂曰、實相告、我小郎即婦也、以男子蒻茸不能自立、負氣自為之、深恐播揚、致天子召問、貽笑海內耳、嫂不信、脫靴而示之足、始愕、視靴中則敗絮滿焉、於是使生承其衡、仍閉門

而雌伏矣、而生平不孕、遂出資購妾、謂生曰、凡人置身通顯、則買姬媵以自奉、我宦蹟十年、猶一身耳、君何福澤、坐享佳麗、生曰、面首三十人、請卿自置耳、相傳爲笑、是時生父母屢受覃恩矣、縉紳拜往、尊生以侍御禮、生羞襲閨銜、惟以諸生自安、終身未嘗與蓋云、

異史氏曰、翁姑受封於新婦、可謂奇矣、然侍御而夫人也、何時無之、但夫人而侍御者少耳、天下冠

儒冠稱丈夫者、皆愧死矣、

木偶戲

商人白有功言在濼口河上見一人荷竹簏牽巨犬二、於簏中出木雕美人、高尺餘、手目轉動、艷妝如生、又以小錦韉被犬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疾奔、美人自起、學解馬作諸劇、鐙而腹藏、腰而尾贅、跪拜起立、靈變不訛、又作昭君出塞、別取一木雕兒、揷雉尾、披羊裘跨犬從之、昭君頻〻回顧、羊裘兒揚鞭追逐、

真如生者、

邵士梅

邵進士士梅、濟寧人、初授登州教授、有二老秀才投刺、覩其名似甚熟識、凝思良久、忽悟前身、便問齋夫某生居某村否、又言其丰範一一脗合、俄兩生入、執手傾語、歡若平生、談次問高東海況、二生答瘦死二十餘年矣、今一子尚存、此鄉中細民、何以見知、邵笑云、我舊戚也、先是高東海素無賴、然性豪爽、輕財好

義、有負租而鬻女者、傾囊代贖之、私一娼、坐隱盜、官捕甚急、逃匿高家、官知之、收高、備極搒掠、終不服、尋死獄中、其死之日、即郤生辰、後郤至某村、恤其妻子、遠近皆知其異、此高少宰言之、即高公子冀良同年也、

王阮亭曰、郤前生為棲霞人、與其妻三世為夫婦事更奇也、高東海以病死非瘐死、郤自述甚詳、

郤臨淄

臨淄某翁之女、太學李生妻也、未嫁時、有術士推其造、決其必受官刑、翁怒之、既而笑曰、妄言一至於此、無論世家女必不至公庭、豈一監生不能庇一婦乎、既嫁悍甚、捶罵夫壻以為常、李不堪其虐、忿鳴於官、邑宰郃公准其詞、簽役立勾、翁聞之大駭、率子弟登堂、哀求寢息、弗許、李亦自悔求罷、公怒曰、公門內豈作輟盡由爾耶、必拘質審、既到、畧詰一二言、便曰真悍婦、杖責三十、臀肉盡脫、

異史氏曰、公豈有傷心於閨闥耶、何怒之暴也、然邑有賢宰、里無悍婦矣、誌之以補循吏傳之所不及者、

狂生

劉學師言濟寧有狂生某、善飲、家無儋石、而得錢輒沽、殊不以厄窮爲意、值新刺史涖任、善飲無對、聞生名、招與飲而悅之、時共談宴、生恃其狎、凡有小訟求直者、輒受薄賄、爲之緩頰、刺史每可其請、生習爲常、

剌史心厭之、一日早衙持剌登堂、剌史覽之微笑、生厲聲曰、公如所請可之、不如所請否之、何笑也、聞之士可殺不可辱、他固不能相報、豈一笑不能報耶、言已大笑、聲震堂壁、剌史怒曰、何敢無禮、寧不聞滅門令尹耶、生掉臂竟下、大聲曰、生員無門之可滅、剌史益怒、執之、訪其家居、則並無田宅、惟携妻住城堞上、剌史聞而釋之、但逐不令居城垣、朋友憐其狂、爲買數尺地、購斗室焉、入而居之、嘆曰、今而後畏令尹矣、

異史氏曰、士君子奉法守禮、不敢劫人於市、南面者奈我何哉、然仇之猶得而加者、徒以有門在耳、夫至無門可滅、則怨者更無以加之矣、噫嘻、此所謂貧賤驕人者耶、獨是君子雖貧、不輕干人、乃以口腹之累、喋喋公堂、亦品斯下矣、雖然、其狂不可及也、

遼陽軍

沂水某、明季充遼陽軍、會遼城陷、為亂兵所殺、頭雖

斷猶不甚死至夜一人執簿來按點諸鬼至某謂其不宜死使左右續其頭而送之遂共取頭安項上群扶之風聲簌簌行移時置之而去視其地則故里也沂令聞之疑其竊逃拘訊而得其情頗不信又審其頸無少斷痕將刑之某曰言之無可憑信但請寄獄中頭斷可假陷城不可假設遼陽無恙然後即刑未晚也令然之數日遼信至時日一如所言遂釋之

張貢士

安邱張貢士寢疾、仰卧床頭、忽見心頭有小人出、長僅半尺、儒冠儒服、作俳優狀、唱崑山曲、音調清澈、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已同、所唱節末、皆其生平所遭、四折既畢、吟詩而没、張猶記其梗概、爲人述之、

阮亭云、豈杞園耶、大奇、

孫必振

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蕩搖、同舟大恐、忽見金甲神立雲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諸人、共仰視之、上書

孫必振三字甚真、衆謂孫必振有犯天譴、請自爲一舟、勿相累、孫尚無言、衆不待其肯可、視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孫既登舟、回視則前舟覆矣、

元寶

廣東臨江、山崖巉巗、常有元寶嵌石上、崖下波湧、舟不可泊、或蕩槳近摘之、則牢不可動、若其人數應得此、則一摘即落、回首已復生矣、

龍

袁宣四言在蘄州、值陰晦、霹靂大作、衆見龍垂雲際、鱗甲張動、爪中摶一人頭、鬚眉畢現、移時入雲而沒、後亦未聞有失其頭者、

硯石

王仲超言洞庭君山閒有石洞、高可容舟、深暗不測、湖水出入其中、嘗秉燭泛舟而入、見兩壁皆黑石、其色如漆、按之而軟、出刀割之、如切硬腐、隨意製爲硯、既出見風、則堅硬過於他石、試之墨大佳、估舟游楫、

往來甚衆、中有佳石、不知取用、亦賴好奇者之品題也、

武夷

武夷山有削壁千仞、人每於下拾沉香玉珼焉、太守聞之、督數百人作雲梯、將造頂以覘其異、三年始成、太守登之、將及巔、見大足伸下、一拇粗於擣衣杵、大聲曰、不下將墮矣、大驚疾下、纔至地、則架木朽折、崩墜無遺、

大鼠

萬歷間、宮中有鼠、大與猫等、為害甚劇、徧求民間佳猫捕制之、輙被噉食、適異國來貢獅猫、毛白如雪、抱投鼠室、闔其扉、潛窺之、猫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見猫怒奔之、猫避登几上、鼠亦登、猫則躍下、如此往復、不啻百次、衆咸謂猫怯、以為是無能為者、既而鼠跳擲漸遲、腹碩似喘、蹲地上少休、猫即疾下、爪掬頂毛、口齕首領、展轉爭持間、猫聲嗚嗚、鼠聲啾啾、啟扉

急視、則鼠首已碎矣、然後知毛之避非怯也、待其惰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復、用此智耳、噫、匹夫按劍、何異鼠乎、

張不量

賈人某至直隸界、忽大雨雹、伏禾中、聞空中云、此張不量田、勿傷其稼、賈私念張氏何人、既云不良、何反祐祐、既而雹止、賈行入村、訪之果有其人、因告所見、且問取名之義、蓋張素積粟、家甚富、每春間、貧民皆

就貸焉、償時多寡不較、悉內之、未嘗執概取盈、故鄉人名之不量、衆趋田中、見禾穗催折如麻、獨張氏諸田無恙、

牧豎

兩牧豎入山、至狼穴、穴有小狼二、謀分捉之、各登一樹、相去數十步、少頃大狼至、入穴失子、意甚倉皇、豎於樹上扭小狼耳蹄故令嗥、大狼聞聲仰視、怒奔樹下、號且爬抓、其一豎又在彼樹致小狼鳴急、狼輟聲

四顧、始望見之、乃舍此趨彼、跑號如前狀、前樹又鳴、又轉奔之、足無停趾、口無停聲、數十往復、奔漸遲聲漸弱、既而奄奄僵臥、久之不動、豎下視之、氣已絕矣、今有豪強子、怒目按劍、若將搏噬、為所怒者乃闔扉去、豪力盡聲嘶、更無敵者、豈不暢然自雄、不知此禽獸之威、人故弄之以為戲耳、

富翁

富翁某、商賈多貸其貲、一日出、有少年從馬後、問之

亦假本者、翁諾之、既至家、適几上有錢數十、少年無事、以手疊錢、高下堆壘之、翁謝去、竟不與覺、或問故曰此必善博、非端人也、所熟之技、不覺形於手足矣、訪之果然、

王司馬

新城王大司馬霽宇鎮北邉時、常使匠人鑄一大桿刀、濶盈尺重百鈞、每按邉輒使四人扛之、鹵簿所止則置地上、故令北人捉之、力撼不可少動、司馬陰以

桐木依樣為刀、寬狹大小無異、貼以銀箔、時於馬上
舞動、諸部落望見、無不震慄、又於邊外埋葦箔為界、
橫斜十餘里、狀若籓籬、揚言曰、此吾長城也、北兵至、
悉拔而火之、司馬又置之、既而三火、乃以礮石伏机
其下、北兵焚箔、藥石盡發、死傷甚衆、既遁去、司馬設
箔如前、北兵遥望皆却走、以故帖服若神、後司馬既
老、乞骸歸、塞上復警、召再起、時司馬八十有三、力疾
陛辭、上慰之曰、但煩卿臥治耳、於是司馬復至邊、每

止處輒卧幛中、北人聞司馬至、皆不信、因假議和、将驗真偽、啟簾見司馬坦卧、皆望榻伏拜、撟舌而退、

阮亭曰、今撫順東北、哈達城東、插柳以界蒙古、南至朝鮮、西至山海、長亘千里、名柳條邉、私越者置重典、著為令、

聊齋誌異卷之十二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杜翁

杜翁、沂水人、偶自市中出、坐墻下以候同游、覺少倦、忽若夢、見一人持牒攝去、至一府署、從來所未經、一人戴瓦壟冠自内出、則青州張某、其故人也、見杜驚曰、杜大哥何至此、杜言不知何事、但有勾牒、張疑其悞、將爲查驗、乃囑曰、謹立此勿他適、恐一迷失將難

救挽、遂去、久之不出、惟持牒人來、自認其悞、釋令歸、杜別而行、途中遇六七女、即容色娟好、悅而尾之、下道趨小徑、行十數步、聞張在後大呼曰、杜大哥汝將何往、杜迷戀不已、俄見諸女入一圭竇、心識爲王賣酒者之家、不覺探身門内、畧一窺瞻、即見身在苙中、與諸小豭同伏、豁然自悟已化豕矣、而耳中猶聞張呼、大懼、急以首觸壁、聞人言曰、小豕癲癇矣、還顧已復爲人、速出門、則張候於途、責曰、固囑勿他往、何不

聽信、幾至壞事、遂把手送至市門乃去、杜忽醒、則身猶倚壁間、詣王氏問之、果有一豕自觸死云、

小謝秋容

渭南姜部郎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留蒼頭門之而死、数易皆死、遂廢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倜儻、好携妓、酒闌輙去、友人故使妓奔就、亦笑納不拒、而實終夜無所沾染、常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堅拒不亂、部郎以是契重之、家綦貧、又有鼓盆之戚、茆屋数椽、

溽暑不堪其熱，因請部郎假㕓第，部郎以其凶故却之，生因作續無鬼論獻部郎，且曰鬼何能為，部郎以其請之堅，諾之，生往除廳事，薄暮置書其中，返取他物，則書已亡，怪之，仰卧榻上，靜息以伺其變，食頃聞步履聲，睨之，見二女自房中出，所亡書送還案上，一約二十，一可十七八，並皆姝麗，逡巡立榻下，相視而笑，生寂不動，長者翹一足踹生腹，少者掩口匿笑，生覺心搖搖，若不自持，即急肅然端念，卒不顧，女近以

左手捋髭右手輕批頤頰作小响少者益笑生驟起叱曰鬼物敢爾二女駭奔而散生恐夜爲所苦欲移歸又恥其言不掩乃挑燈讀暗中鬼影憧憧畧不顧瞻夜將半燭而寢始交睫覺人以細物穿鼻奇癢大嚏但聞暗處隱隱作笑聲生不語假寐以伺之俄見少女以紙條撚細股鶴行鷺伏而至生暴起訶之飄竄而去既寢又穿其耳終夜不堪其擾鷄既鳴乃寂無聲生始酣眠終日無所睹聞日既下恍惚出現生

遂夜炊，將以達旦，長者漸曲肱几上，覩生讀，既而掩生卷，生怒捉之，即已飄散，少間又掩之，生以手按卷讀，少者潛於腦後交兩手掩生目，瞥然去，遠立以哂，生指罵曰，小鬼頭，捉得便都殺却，女子即又不懼，因戲之曰，房中縱送，我都不解，纏我無益，二女微笑，轉身向灶，析薪溲米，為生執爨，生顧而奬曰，兩卿此為不勝憨跳，即俄頃粥熟，爭以匕箸陶椀置几上，生曰，感卿服役，何以報德，女笑云，飯中溲合砒酖矣，生曰，

與卿夙無嫌怨、何至以此相加、啜已復盛、爭為奔走、生樂之、習以為常、日漸稔、接坐傾語、審其姓名、長者云、妾秋容喬氏、彼阮家小謝也、又研問所由來、小謝笑曰、癡郎尚不敢一呈身、誰要汝問門第作嫁娶耶、生正容曰、相對麗質、寧獨無情、但陰冥之氣、中人必死、不樂與居者行可耳、樂與居者、安可耳、如不見愛、何必玷兩佳人、如果見愛、何必死一狂士、二女相顧動容、自此不甚虐美之、然時而探手於懷、捋袴於地、

亦置不爲怪、一日錄書未卒業而出、返則小謝伏案頭、操管代錄、見生擲筆睨笑、近視之、雖劣不成書、而行列踈整、生贊曰、卿雅人也、茍樂此、僕教卿爲之、乃擁諸懷、把腕而教之畫、秋容自外入、色乍變、意似妬、小謝笑曰、童時常從父學書、久不作、遂如夢寐、秋容不語、生喻其意、僞爲不覺者、遂抱而授以筆曰、我視卿能此否、作數字而起曰、秋娘大好筆力、秋容乃喜、生扵是折两紙爲範、俾共臨摹、生另一燈讀、竊喜其

各有所事、不相侵擾、做畢、祇立凡前、聽生月旦、秋容素不解讀、塗鴉不可辨認、花判已、自頎不如小謝、有慚色、生獎慰之、顏始霽、二女由此師事生、坐為抓背、卧為按股、不惟不敢侮、爭媚之、踰月、小謝書居然端好、生偶贊之、秋容大慚、粉黛淫淫、泪痕如綫、生百端慰解之、乃已、因教之讀、穎悟非常、指示一過、無再問者、與生競讀、常至終夜、小謝又引其弟三郎來、拜生門下、年十五六、姿容秀美、以金如意一鉤為贄、生令

與秋容執一經、滿堂咿唔、生於此設帳焉、部郎閨之喜、以時給其薪水、秋容與三郎皆能詩、時相酬唱、小謝陰囑勿教秋容、生諾之、秋容陰囑勿教小謝、生亦諾之、一日生將赴試、二女涕泪持別、三郎曰、此行可以托疾免、不然恐履不吉、生以告疾為辱、遂行、先是生好以詩詞譏切時事、獲罪於邑貴介、日思中傷之、陰賂學使誣以行檢、淹禁獄中、資斧絕、乞食於囚人、自分已無生理、忽一人飄忽而入、則秋容也、以饌

具鬼生相向悲咽曰三郎慮君不吉今果不謬三郎與妾同來赴院申理矣數語而出人不之睹越日部院出三郎遮道聲屈收之秋容入獄報生返身往偵之三日不返生悲餓無聊度一日如年歲忽小謝至愴惋欲絶言秋容歸經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强攝去逼充滕御秋容不屈今亦幽囚妾馳百里奔波頗殆至北郭被老棘刺透足心痛徹骨髓恐不能再至矣因示之足血殷淩波焉出金三兩授生跛踦而没

部院勘三郎素非瓜葛、無端代控、將杖之、撲地遂滅、異之、覧其狀情詞悲惻、提生面鞫三郎何人、生僞為不知、部院悟其冤、釋之、既歸、竟夕無一人、更闌小謝始至、慘然曰、三郎在部院、被廨神押赴冥司、冥王以三郎義、令托生富貴家、秋容久錮、妾以狀投城隍、又被按閣不得入、且復奈何、生忿曰、黑老魅何敢如此、明日仆其像、踐踏為泥、數城隍而責之、案下吏暴横如此、渠在醉梦中耶、悲忿相對、不覺四漏將殘、秋容

飄然忽至。兩人驚喜急問。秋容泣下曰。今為萬苦矣。判日以刀杖相逼。今夕忽放妾歸。曰我無他。原以愛故。既不願。固亦不曾污玷。煩告陶秋曹。勿見譴責。生聞少歡。欲與同寢。曰今日願為卿死。二女戚然曰。向受開導。頗知義理。何忍以愛君者殺君乎。執不可。然挽頸傾頭。情均伉儷。二女以遭難故。妬念全消。會一道士塗遇生。顧謂身有鬼氣。生以言異。具告之。道士曰。此鬼大好。不宜負他。因書二符付生曰。歸授兩鬼。

任其福命、如聞門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先到者可活、生拜受歸囑二女、後月餘果聞有哭女者、二女爭奔而去、小謝忙急忘吞其符、見有喪轝過、秋容直出、入棺而沒、小謝不得入、痛哭而返、生出視、則富室郝氏殯其女、共見一女子入棺而去、方共驚疑、俄聞棺中有聲、息肩發驗、女已頓蘇、因暫寄生齋外、羅守之、忽開目問陶生、郝氏研詰之、答云、我非汝女也、遂以情告、郝未深信、欲舁歸、女不從、竟入生齋、偃臥不起、

郝乃識壻而去，生就視之，面龐雖異，而光艷不減秋容，喜愜過望，殷敘平生。忽聞嗚嗚鬼泣，則小謝哭於暗陬，心甚憐之，即移燈往，寬譬哀情，而衿袖淋浪，痛不可鮮，近曉始去。天明，郝以婢媪齎送香奩，居然翁壻矣。暮入帷房，則小謝又哭，如此六七夜，夫婦俱為慘動，不能成合巹之禮。生憂思無策，秋容曰，道士仙人也，再往求，倘得憐救。生然之，跡道士所在，叩伏自陳，道士力言無術，生哀不已。道士笑曰，癡生好纏人

合與有緣、請竭吾術、乃從生來、索靜室掩扉坐、戒勿相問、凡十餘日、不飲不食、潛窺之瞑若睡、一日晨興、有少女搴簾入、明眸皓齒、光艷照人、微笑曰：跋履終夜、憊極矣、被汝糾纏不了、奔馳百里外、始得一好廬舍、道人載與俱來矣、待見其人、便相交付耳、斂昏小謝、至女遽起迎、抱之、翕然合為一體、仆地而僵、道士自室中出、拱手逕去、拜而送之、及返、則女已蘇、扶置床上、氣體漸舒、但把足呻言趾股痠痛、數日始能起、

後生應試得通籍、有蔡子經者、與同譜、以事過生、留數日、小謝自鄰舍歸、蔡望見之、疾趨相躡、小謝側身斂避、心竊怒其輕薄、蔡告曰、有一事深駭物聽、可相告否、詰之、答曰、三年前少妹夭殞、經兩夜而失其尸、至今疑念、適見夫人、何相似之甚也、生笑曰、山荊陋劣、何足以方君妹、然既係同譜、義即至切、何妨一獻妻孥、乃入內、使小謝衣殉裝出、蔡大驚曰、真吾妹也、因而泣下、乃具述本末、蔡喜曰、妹子未死、吾將速歸、

用慰嚴慈遂去過數日舉家皆至後往來如郝焉

異史氏曰絕世佳人求一而難之何處得兩哉事千古而一見惟不私奔女者能遘之也道士其仙耶何術之神也茍有其術醜鬼可交耳

林氏

濟南戚安期素佻達喜狎妓妻婉戒之不聽妻林氏美而賢會北兵入境被俘去暮宿途中欲相犯林偽諾之適兵佩刀繫床頭急抽刀自剄死兵舉而委諸

野、次日援舍去、有人傳林死、戚痛悼而往、視之有微息、負而歸、目漸動、稍〻嚬呻、扶其項、以竹管滴瀝灌飲能咽、戚撫之曰、卿萬一能活、相負者必遭凶折、半年、林平復如故、但首為頸痕所牽、常若左顧、戚不以為醜、愛戀逾於平昔、曲巷之游、從此絕跡、林自覺形穢、將為置媵、戚執不可、居數年林不育、因勸納婢、戚曰、業誓不二、鬼神寧不聞之、即嗣續不承、亦吾命耳、若未應絕、卿豈老不能生者耶、林乃托疾、使戚獨宿、

遣婢海棠襆被卧其床下既久陰以宵情問婢婢言
無之林不信至夜戒婢勿往自詣婢所卧少間聞床
上鼾息已動潛起登床捫之戚醒問誰林耳語曰我
海棠也戚却拒曰我有盟誓不敢更也若似曩年尚
須汝奔就耶林乃下床去戚自是孤眠林使婢托己
往就之戚念妻生平曾未肯作不速之客疑焉摸其
項無痕知為婢又咄之婢慚而退既明以情告林使
速嫁婢林笑云君亦不必過執倘得一丈夫子亦幸

甚、戚曰、苟背盟誓、鬼責將及、尚望延宗嗣乎、林翌日笑語戚曰、凡農家者流、苗與秀不可知、播種常例不可違、晚閒耕耨之期至矣、戚笑會之、既夕、林滅燭呼婢使臥已衾中、戚入、就榻戲曰、佃人至矣、深愧錢鎛不利、負此良田、婢不語、既而舉事、婢小語曰、私處小腫、頗猛不任、戚體意溫恤之、事已、婢偽起溺、以林易之、自此時値落紅、輒一為之、而戚不知也、未幾婢腹震、林每使靜坐、不令給役於前、故謂戚曰、妾勸內婢

而君弗聽設爾日月妥時君悞信之交而得孕將復如何戚曰留犢鬻母林乃不言無何婢舉一子林暗買乳媼抱養母家移四五年又產一子一女長子名長生已七歲就外祖家讀林半月輒托歸寧一往省視婢年益長戚時、促遣之林輙諾婢日思兒女林從其願竊為上鬟送詣母所謂戚曰日謂我不嫁海棠母家有義男業配之又數年子女俱長成值戚初度林先期治具為候賓友戚嘆曰歲月鶩過忽已半

世、幸各强健、家亦不至凍餒、所闕者膝下一點、林曰、君執拗不從妾言、夫誰怨、然欲得男、兩亦非難、何況一也、戚觧顏曰、既言不難、明日便索兩男、林言易耳易耳、早起、命駕至母家、嚴妝子女、載與俱歸、入門、令雁行立、呼父、叩祝千秋、拜已而起、相顧嬉笑、戚駭怪不觧、林曰、君索兩男、妾添一女、始為詳述本末、戚喜曰、何不早告、曰早告恐絕其母、今子已成立、尚可絕乎、戚感極泣不自禁、乃迎婢歸偕老焉、古有賢姬如

林者、可謂聖矣、

胡大姑

益都岳於九家有狐祟、布帛器具、輒被抛擲鄰堵、蓄細葛、將取作服、見捆卷如故、解視則邊寔而中虛、悉被剪去、諸如此類、不堪其苦、亂詬罵之、岳戒止、云恐狐聞、狐在梁上曰、我已聞之矣、由是祟益甚、一日夫妻臥未起、狐攝衾服去、各白身蹲床上、望空哀祝之、忽見好女子自窗入、擲衣床頭、視之不甚修長、衣絳

紅、外襲雪花比甲、岳着衣揖之曰、上仙有意垂顧、即勿相擾、請以為女如何、狐曰、我齒較汝長、何得妄自尊、又請為姊妹、乃許之、於是命家人皆呼以胡大姑、時顏鎮張八公子家、有狐居樓上、恒與人語、岳問識之否、答云、是吾家喜姨、何得不識、岳曰、彼喜姨曾不擾人、汝何不效之、狐不聽、擾如故、猶不甚祟他人、而專祟其子婦、履襪簪珥、往往棄道上、每食輒於粥碗中埋死鼠、或糞穢、婦輒擲碗罵騷狐、並不禱免、岳祝

曰、兒女輩皆呼汝姑、何詈無尊長體耶、狐曰、教汝子出若婦、我為汝媳、便相安矣、子婦罵曰、淫狐不自慚、欲與人爭漢子耶、時婦坐衣笥上、忽見濃烟出尻下、熏熱如籠、啟視藏裳俱燼、剩一二事、皆姑服也、又使岳子出其婦、子不應、過數日又促之、仍不應、狐怒以石擊之、額破裂、血流幾斃、岳益患之、西山李成爻善符水、因幣聘之、李以泥金寫紅絹作符、三日始成、又以鏡縛梃上、捉作柄、徧照宅中、使童子隨視、有所見

即急告、至一處、童言墻上若犬伏、李即戟手書符其處、既而禹步庭中、咒移時、即見家中犬豕並來、帖耳戢尾、若聽教命、李揮曰去、即紛然魚貫而去、又咒群鴨即來、又揮去之、已而雞至、李指一雞大叱之、他雞俱去、此雞獨伏、交翼長鳴曰、予不敢矣、李曰、此物是家中所作紫姑也、家人並言不曾作、李曰、紫姑今尚在、因共憶三年前曾為此戲、怪異即自爾日始也、徧搜之、見芻偶猶在廐梁上、李取投火中、乃出一酒甁、

三咒三叱、鷄起竟去、聞甁口言曰、岳四狠哉、數年後當復來、岳乞付之湯火、李不可、或見其壁間掛數十甁、塞口者皆狐也、言其以次縱之出爲祟、因此獲聘金居爲奇貨云、

細侯

昌化滿生、設帳於餘杭、偶涉廛市、經臨街閣下、忽有荔殼墜肩頭、仰視、一雛姬憑閣上、妖姿嬪妙、不覺目注發狂、姬俯哂而入、詢之、知爲娼樓賈氏女細侯也、

其聲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歸齋瞑想、終宵不枕、明日往投以刺、相見言笑甚懽、心志益迷、托故假貸同人、斂金如干、携以赴女、歡洽臻至、即枕上口占一絶、贈云、膏膩銅盤夜未央、床頭小語麝蘭香、新鬟明日重妝鳳、無復行雲夢楚王、細侯蹙然曰、妾雖污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君既無婦、視妾可當家否、生大悦、即叮嚀堅相約、細侯亦喜曰、吟咏之事、妾自謂無難、每於無人處欲效作一首、恐未能便佳、為觀聽所譏、

倘得相從、幸教妾也、因問生家田產幾何、答曰、薄田半頃、破屋數椽而已、細侯曰、妾歸君後、當長相守、勿復設帳爲也、四十畝聊足自給、十畝可以種黍、織五疋絹、納太平之稅有餘矣、閉戶相對、君讀妾織、暇則詩酒遣懷、千戶侯何足貴、生曰、卿身價略可幾多、曰、依媼貪志、何能盈也、多不過二百金足矣、可恨妾齒稚、不知重資財、得輒歸母、所私蓄者區區、無多、君能辦百金、過此即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寞、卿所知也、

百金何能自致、有同盟友令於湖南、屢相見招、僕以道遠、故憚於行、今為卿故、當往謀之、計三四月可以歸復、幸耐相候、細侯諾之、生既棄館南游、至則令已免官、以罣誤居民舍、宦囊空虛、不能為禮、生落魄難返、就邑中授徒焉、三年莫能歸、偶笞弟子、弟子自溺死、東翁痛子而訟其師、因被逮囹圄、幸有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餽遺、以是得無苦、細侯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母詰知故、不可奪、亦姑聽之、有富賈某、慕細

侯名、托媒朽媪、務在必得、不靳直、細侯不可、賈以負販諳湖南、敵債生耗、時獄已將鮮、賈以金賂當事吏、使久錮之、歸告媪、云生已瘐死、細侯疑其信不確、媪曰、無論滿生已死、縱或不死、與其從窮措大以椎布終也、何如衣錦而饜粱肉乎、細侯曰、滿生雖貧其骨清也、守齷齪商、誠非所願、且道路之言、何足憑信、賈又轉囑他商、假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以絕其望、細侯得書、惟朝夕哀痛、媪曰、我自幼於汝撫育良劬、汝

成人二三年所得報者日亦無多、既不願隸籍卽又不嫁、何以謀生活、細侯不得已、遂嫁賈、賈衣服簪珥、供給豐侈、年餘生一子、無何生得門生力昭雪而出、始知賈之錮已也、然念素無郤、反復不得其由、門人義助資斧以歸、旣聞細侯已嫁、心甚激楚、因以所苦托市媼賣漿者達細侯、細侯大悲、方悟前此多端悉賈之詭謀、乘賈他出、殺抱中兒、攜所有亡歸滿、凡賈家服飾、一無所取、賈歸、怒質於官、官原其情置不問、

嗚呼、壽亭侯之歸漢、亦復何殊、顚殺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

狼三則

有屠人貨肉歸、日已暮、欻一狼來、瞰担中肉、似甚垂涎、步亦步、尾行數里、屠懼、示之以刃、則稍却、既走、又從之、屠無計、默念狼所欲者肉、不如姑懸諸樹、而早取之、遂鉤肉、翹足掛樹間、示以空〻、狼乃止、屠即竟歸、昧爽往取肉、遥望樹上懸巨物、似人縊死状、大駭、

逡巡近之則死狼也、仰首審視見口中含肉、〻鉤刺狼腭、如魚吞餌、時狼革價昂、直十餘金、屠小裕焉、緣木求魚、狼則罹之、亦可笑已、

一屠晚歸、担中肉盡、止有剩骨、途中兩狼綴行甚遠、懼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仍從、復投之、後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盡、而兩狼之並驅如故、屠大窘恐前後受其敵、顧野有麥場、〻主積薪其中、苫蔽成丘、屠乃奔倚其下、弛担持刀、狼不敢前、眈〻相向、少時一

狼竟去、其一犬坐於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數刀斃之、方欲行、轉視積薪後、一狼洞其中、意將隧入、以攻其後也、身已半入、止露尻尾、屠自後斷其股、亦斃之、乃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狼亦黠矣、而頃刻兩斃、禽獸之變詐幾何哉、止增笑耳

一屠暮行、為狼所逼、道旁有夜耕者所遺行室、奔入伏焉、狼自苫中探爪入、屠急捉之、令不可去、顧無計

苟以死之，惟有小刀本盈寸，遂割破爪下皮，以吹豬之法吹之，極力吹移時，覺狼不甚動，方縛以帶，出視則狼脹如牛，股直不能曲，口張不得合，遂負之以歸，非屠烏能作此謀哉，三事皆出於屠，則屠人之殘殺狼亦可用也，

劉亮采

閩濟南懷利仁言，劉公亮采，狐之後身也，初太翁居南山，有叟造其廬，自言胡姓，問所居，曰只在此山中，

閒處人少、惟我兩人、可與數晨夕、故來相拜識、因與接談、詞旨便利、悅之、治酒相歡、醺而去、越日復來、愈益欵孚、劉云、自蒙下交、分即最深、但不識家何里焉、敢問里居、胡曰不敢諱、寔山中之老狐也、與若有夙因、故敢內交門下、固不能為君福、亦不敢為翁禍、幸相信勿駭、劉亦不疑、更相契重、即叙年齒、胡作兄、往來如昆季、有小休咎亦以告、時劉乏嗣、叟忽云、公勿憂、我當為君後、劉訝其言怪、胡曰、僕筭數已盡、投生

有期矣、與其他適、何如生故人家、劉曰、仙壽萬年、何遂及此、叟搖首云、非汝所知、遂去、夜果夢叟來曰、我今至矣、既醒、夫人生男、是為劉公、公既長、身短言詞敏諧、絕類狐、少有才名、壬辰成進士、為人任俠、急人之急、以故秦楚燕趙之客、趾錯於門、貨酒賣餅者、門前成市焉、

蕙芳

馬二混、居青州東門內、以貨麵為業、家貧無婦、與母

共作苦、一日媼獨居、忽有美人來、年可十六七、樵而甚朴而光華照人、媼驚頑窮詰、女笑曰、我以賢郎誠篤頑委身母家、媼益驚曰、娘子天人有此一言、則折我母子數年壽、女固請之意必爲侯門亡人、拒益力、女乃去、越三日復來、留連不去、問其姓氏、曰、母肯納我〻乃言、不然固無庸問、媼曰、貧賤傭保骨、得婦如此、不稱亦不祥、女笑坐床頭、戀〻殊殷、媼辭之、言娘子宜速去、勿相禍、女乃出門、視之西去、又數日、西巷

申呂媪、來謂馮曰、鄰女董蕙芳、孤而無依、自願爲賢郎婦、胡弗納、馬以所疑慮具白之、呂曰、烏有此耶、如有乖謬、咎在老身、馬大喜、諾之、呂既去、媪掃室布席、將侍子婦往取之、日將暮、女飄然自至、入室叅母起拜盡禮、告媪曰、妾有兩婢、未得母命、不敢進也、媪曰、我母子守窮廬、不解役婢僕、日得蠅頭利、僅足自給、今增新婦一人、嬌嫩坐食、尚恐不溫飽、益之二婢、豈吸風所能活耶、女笑曰、婢來亦不費母度支、皆能自

得食。問婢何在。乃呼秋月秋松。聲未及已。忽如飛烏墮。二婢已立於前。即令伏地叩母。既而馬歸。母迎告之。馬喜入室。見翠棟雕梁。侔於宮殿中。設几屏簾幙。光耀奪目。驚極不敢入。女下床迎笑。睹之若仙。益駭却退。女挽之坐。與溫語。馬喜出非分。形色若不相屬。即起欲出行沽。女止曰。勿須。因命二婢治具。秋月出一革袋。執向扉後格格撼擺之。已而一手探入。壺盛酒。椀盛炙。觸類熏騰。飲已而寢。則花罽錦裀。溫膩非

常、天明出門、則茅廬依舊母子共訝之媼詣呂所將跡所由、入門先謝其媒合之德呂訝云久不拜訪、何鄰女之曾託乎媼滋疑與言端委、呂大駭、即同媼來視新婦、女笑逆之、極道作合之義、呂見其慧麗愕眙良久、即亦不辭、唯〻而已、女贈白木搔具一事、曰無以報德、姑奉此爲姥〻爬背耳、呂受而歸、審視則化爲白金、馬自得婦、頓更舊業、門戶一新、笥中貂錦無數、任馬取着、而出室門則爲布素、但輕煖耳、女所自

衣亦然、積四五年、忽曰、我謫降人間十餘載、因與子有緣、遂暫留止、今別矣、馬苦留之、女曰、請別擇良偶以承廬墓、我歲月當一至、馬忽不見、馬乃娶秦氏、後三年七夕、夫妻方共語、女忽入笑曰、新偶良歡、不念故人耶、馬驚起、愴然曳坐、便道衷曲、女曰、我適送織女渡河、乘間一相望耳、兩相依依、語無休止、忽空際有人呼蕙芳、女急起作別、馬問其誰、曰、余適同雙成姊來、彼不耐久伺矣、馬送之、女曰、子壽八旬、至期我

來收爾骨言已遂逝今馬六十餘矣其人但朴訥無他長

異史氏曰馬生其名混其業褻蕙芳奚取哉於此見仙人之貴朴訥誠篤也余嘗謂友人若我與爾鬼狐且棄之矣所差不愧於仙人者惟混耳

蕭七

徐繼長臨淄人居城東之磨房莊業儒未成去而為吏偶適姻家道出于氏殯宮薄暮醉歸過其處見樓

閣綮麗、一叟當户坐、徐酒渴思飲、揖叟求漿、叟起、邀客入、升堂授飲、飲已、叟曰、曛暮難行、姑留宿、早旦而發如何也、徐亦疲殆、樂遵所請、叟命家人具酒奉客、即謂徐曰、老夫一言、勿嫌孟浪、郎君清門令望、可附婚姻、有幼女未字、欲充下陳、幸垂援拾、徐踧踖不知所對、叟即遣伻告其親族、又傳語令女妝束、頃之、峩冠博帶者四五輩、先後並至、女郎亦炫妝出、姿容絶俗、於是交坐宴會、徐神魂眩亂、但欲速寢、酒數行、堅辭

不任、乃使小鬟引夫婦入幃、館同爰止、徐問其族姓、女自言蕭姓行七、又復細審門閥、女曰、身雖賤陋配吏胥當不辱寞、何苦研窮、徐溺其色、歎曬備至、不復他疑、女曰、此處不可為家、審知汝家娣〻甚平善、或不拗阻、歸除一舍、行將自至耳、徐應之、既而加臂於身、奄忽就寐、既覺則抱中已空、天色大明、松陰翳曉、身下藉黍穰尺許厚、駭嘆而歸、告妻〻戲為除館、設榻其中、閤門出曰、新娘子今夜至矣、因與共笑、日既

暮、妻戲曳徐啟門曰、新人得毋已在室耶、既入、則美人華妝坐榻上、見二人入、屩起逆之、夫妻大愕、女掩口局〻而笑、叅拜恭謹、妻乃治具、為之合歡、女早起操作、不待驅使、一日謂徐曰、姊姨輩俱欲來吾家一望、徐慮倉卒無以應客、女曰、都知吾家不饒、將先賫餚具來、但煩吾家姊〻烹飪而已、徐告妻、〻諾之、晨炊後、果有人荷酒截來、釋肩而去、妻為職庖人之役、晡後六七女郎至、長者不過四十以來、圍坐並飲、喧

笑盈室、徐妻伏窓以窺、惟見夫及七姐相向坐、他客皆不可睹、沘汁挂屋角、歎然始去、女送客未返、妻入視案上杯柈俱空、笑曰、諸婢想俱餓、遂如狗舐砧、少間女還、殷殷相勞、奪麗自滌、促嫡安眠、妻曰、客臨吾家、使自備飲饌、亦大笑、詰明日合另邀致、逾數日、徐從妻言、使女復召客、客至、恣意飲啖、惟留四簋不加匕箸、徐問之、群笑曰、夫人謂吾輩惡、故留以待調人、坐間一女、年十八九、素舄縞裳、云是新寡、女呼為六

娣、情態妖艷、善笑能口、與徐漸洽、輒以諧語相嘲、行觴政、徐為録事、禁笑謔、六娣頻犯、連飲十餘爵、酡然竟醉、芳體嬌懶、荏弱難持、无何亡去、徐燭而覔之、則酣寢瘖幃中、近接其吻、亦不覺、以手探袴、私處墳起、心旌方搖、席中紛喚徐郎、乃急理其衣、見袖中有綾巾、竊之而出、追於夜央、衆客離席、六娣未醒、七姐入搖之、始呵欠而起、繫裙理髮、從衆去、徐拳拳懷念不釋於心、將於空處展玩遺巾、而覔之已渺、疑送客時

遺落途間、執燈細照階除、都復烏有、意瑣瑣不自得、女問之、徐漫應之、女笑曰、勿誑語、巾子人已將去、徒勞心目、徐驚、以實告、且言懷思、女曰、彼與君無夙分、緣止此耳、問其故、曰彼前身曲巷中女、君為士人、見而悅之、為兩親所阻、志不得遂、感疾怗危、使人語之曰、我已不起、但得若來、獲一捫其肌膚、死無憾、彼感此意、諾如所請、適以冗羈未遽往、過夕而至、則病者已殞、是前世與君有一捫之緣也、過此即非所望、後

設筵再招諸女、惟六姊不至、徐疑女妬、頗有怨懟、女一日謂徐曰、君以六姊之故、妄相見罪、彼實不肯至於我何尤、今八年之好、行將別矣、請為君極力一謀、用解從前之惑、彼雖不來、寧禁我不往、登門就之、或人定勝天不可知、徐喜從之、女握手飄若履虛、頃刻至其家、黃甓廣堂、門戶曲折、與初見時無少異、岳父母並出曰、拙女久蒙溫煦、老身以殘年衰慵、有疏省問、或當不怪耶、即張筵作會、女便問諸姊妹、母云、各

歸其家、惟六姐在耳、即喚婢請六娘子來久之不出女入曳之以出、俯首簡默不似前此之諧、少時叟媪辭去、女謂六姊曰、姐〻高自重、使人怨我、六姊微哂曰、輕薄郎何宜相近、女執兩人殘卮、強使易飲曰吻已接矣、作態何為、少時七姐亡去、室中止餘二人、徐遽起相逼、六姊宛轉撐拒、徐牽衣長跪而哀之、色漸和、相攜入室、綢繆襦結、忽聞喊嘶動地、火光射闥、六姊大驚、推徐起曰、禍事忽臨奈何、徐忙迫不知所為、

而女即已竄避無迹矣、徐悵然少坐、屋宇並失、獵者十餘人、按鷹操刃而至、驚問何人夜伏於此、徐托言迷途、因告姓字、一人曰、適逐一狐見之否、答言不見、細認其處、乃于氏殯宮也、快快而歸、猶冀七姐復至、晨占雀喜、夕卜燈花、而竟無消息矣、董玉玹談、

亂離　二則

學師劉芳輝、京都人、有妹許聘戴生、出閣有日矣、值北兵入境、父子恐細弱爲累、謀妝送戴家、修飾未竟、

亂兵紛入、父子分竄、女爲牛录俘去、從之數日、殊不少狎、夜則卧之别榻、飲食供奉甚殷、又掠一少年來、年與女相上下、儀采都雅、牛录謂之曰、我無子、将以汝繼統緒、肯否、少年唯々、又指女謂曰、如肯、即以此爲汝婦、少年喜、願從所命、牛录乃使同榻、浹洽甚樂、既而枕上各道姓氏、則少年即戴生也、

陜西某公任鹽秩、家累不從、值姜瓖之變、故里陷爲盜藪、音信隔絶、後亂平、遣人探問、則百里絶烟、無處

可尋消息、會以復命入都、有老班役喪偶、貧不能娶、公賫數金使買婦、時大兵凱旋、俘獲婦口無筭、揷標市上、如賣牛馬、遂携金就擇之、自分金少、不敢問少艾、一媼甚整潔、遂贖以歸、媼坐床上細認曰、汝非某班役耶、問所自知、曰汝從我兒服役、胡不識班役大駭、急告公、公〻視之果母也、因而痛哭、倍償之、班役以金多不屑謀媼、見一婦年三十餘、風範超脫、因贖之、既行、婦且走且顧曰、汝非某班役耶、又驚問之、曰汝

從我夫服役、如何不識、班役蓋駭、遵見公、公視之、眞其夫人、又悲失聲、一日而母妻重聚、喜不可已、乃以百金爲班役娶美婦焉、意必公有大德、所以鬼神爲之感應、惜言者忘其姓字、秦中或有能道之者、

異史氏曰、炎崑之禍、玉石不分、誠然哉、若公一門是以聚而傳者也、董思白之後、僅有一孫、今亦不得奉其祭祀、亦朝士之責也、悲夫、

菱角

胡大成楚人、其母素奉佛、成就塾師讀、道由觀音祠、母囑過必入叩、一日至祠、有少女挽兒遨戲其中、髮綫掩額、而丰致娟然、時成年十四、心好之、問其姓氏、女笑云、我祠西焦画工女菱角也、問將何為、成又問、有婿家否、女酡然曰無也、成言我為若婿好否、女慚云、我不能自主、而眉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屬焉、成乃出、女追而遙告曰、崔爾成、吾父所善、用為媒無不諧、成曰諾、因念其慧而多情、益傾慕之、歸向母寔

白心願、母止此兒、常恐拂之、即浼崔作氷、焦責聘財奢、事已不就、崔極言清族才美、焦始許之、成有伯父、老而無子、授教職於湖北、妻卒任所、母遣成往奔其喪、數月將歸、伯又病亦卒、淹留既久、適大寇據湖南、家耗遂隔、成竄民間、弔影孤惶而已、一日有媪年四十八九、縈回村中、日昃不去、自言離亂困歸、將以自鬻、或問其價、言不屑為人奴、亦不願為人婦、但有母我者則從之、不較直、聞者皆笑、成往視之、面目間有

一二頗肖其母、觸於懷而大悲、自念隻身無縫紉者、遂邀婦執子禮焉、炊飯織屨、劬勞若母、拂意輒譴之、而少有疾苦、則濡煦過於所生、忽謂曰、此處太平、幸可無虞、然兒長矣、雖在羇旅、大倫不可廢、三兩日當為兒娶之、成泣曰、兒自有婦、但間隔南北耳、媼曰、大亂時人事翻覆、何可株守、成又泣曰、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且誰以嬌女付萍梗人、媼不答、但為治簾幌衾枕甚周備、亦不知所自來、一日日既夕、戒成曰、燭

坐勿寐、我往視新婦來也未、遂出門去、三更既盡、媪不返、心大疑、俄聞門外喧譁、出視則一女子坐庭中、蓬首啜泣、驚問何人亦不語、良久乃言曰、娶我來即亦非福、但有死耳、成大驚、不知其故、女曰、我少受聘於胡大成、不意湖北去、音信斷絕、父母强以我歸汝家、身可致志不可奪也、成聞而哭曰、即我是胡某、卿菱角耶、女收涕而駭、不信、相將入室、即燈審顧曰、得毋夢耶、於是轉悲為喜、相道離苦、先是亂後、湖南百

里、滌地無噍類、焦攜家竄長沙之東、又受周生聘、亂中不能成禮、期以是夕送諸其家、女泣不盥櫛、家人強置車中、至途次、女顛墜車下、遂有四人荷肩輿至、云是周家迎女者、即扶升輿、疾行若飛、至是始停、一老姥曳之入曰、此汝夫家、但入勿哭、汝家婆々旦晚將至矣、乃去、成詰知情事、始悟媼神人也、夫妻焚香共禱、願得母子復聚、母自戎馬戒嚴、同儔人婦、奔伏澗谷、一夜譟言寇至、即並張皇四匿、有童子以騎授

母〻急不暇問扶肩而上輕迅剽遬瞬息至湖上馬踏水奔騰蹄下不波無何扶下指一戶云此中可居母將拜謝回視其馬化為金毛狐高丈餘童子超乘而去母以手撾門豁然啟扉有人出問怪其音熟視之成也母子抱哭婦亦驚起一門歡慰疑媼為大士現身由此持觀音經呪益虔遂流寓湖北治田廬焉

餓鬼

馬永齊人為人貪無賴家卒屢空鄉人戲而名之餓

兒、年三十餘、日益窶、衣百結鶉、兩手交其肩、在市上攫食、人盡棄之不以齒、邑有朱叟者、少携妻居於五都之市、操業不雅、暮歲歸其鄉、大為士類所口、而朱潔行為善、人始稍〻禮貌之、一日值馬攫食不償、為肆人所苦、憐之、代給其直、引歸、贈以數百、俾作本、馬去、不肯謀業、坐而食、無何資復匱、仍蹈舊轍、而常懼與朱遇、去之臨邑、暮宿學宮、冬夜凜寒、輒摘聖賢顛上旒而煨其板、學官知之、怒欲加刑、馬哀免、願為先

生生財。學官喜。縱之去。馬採某生殷富。登門强索資。故挑其怒。乃以刀自劃。誣而控諸學。學官勒取重賂。始免申黜。諸生因而共憤。公質縣尹。尹廉得實。笞四十。梏其頸。三日斃焉。是夜朱叟夢馬冠帶而入曰。負公大德。今來相報。既寤妾舉子。叟知爲馬。名以馬兒。少不慧。喜其能讀。二十餘。竭力經紀。得入邑庠。後考試寓旅邸。晝卧床上。見壁間悉糊舊藝。視之。有犬之性四句題。心畏其難。讀而誌之。入場適是此題。録之

得優等食餼焉、六十餘、補臨邑訓導、官數年、曾無一道義交、惟袖中出青蚨、則作鸕鷀笑、不則睫毛一寸長、稜稜若不相識、偶大令以諸生小故、判令薄懲、輙酷掠如治盜賊、有訟士子者、即富來叩門矣、如此多端、諸生不復可耐、而年近七旬、擁腫聾聵、每向人物色黑鬚藥、有某生素狂、剉莔根給之、天明共視、如廟中所塑靈官狀、大怒拘生、生已早夜亡去、以此憤氣中結、數月而死、士林快之、

考弊司

聞人生、河南人、抱病經日、見一秀才入、伏謁床下、謙抑盡禮、已而請生少步、把臂長語、刺刺且行、數里外猶不言別、生竚足、拱手致辭、秀才云、更煩移趾、僕有一事相求、生問之、答云、吾輩悉屬考弊司轄、司主名虛肚鬼王、初見之、例應割髀肉、浼君一緩頰耳、生驚問何罪而至於此、曰不必有罪、此是舊例、若豐於賄者可贖也、然而我貧、生曰、我素不稔鬼王、何能效力、

曰、君前世是伊大父行、宜可聽從、言次已入城郭、至一府署、廨宇不甚弘敞、惟一堂高廣、堂下兩碣東西立、緑書大於栲栳、一云孝弟忠信、一云禮義廉恥、踏階而進、見堂上一扁大書考獎司、楹間板雕翠字一聯云、曰校曰序曰庠、兩字德行陰教化、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禮樂鬼門生、游覽未已、官已出、鬖髮鮐背、若数百年人、而鼻孔撩天、唇外傾不承其齒、從一主簿吏、虎首人身、又十餘人列侍、半獰惡若山精、秀才曰、

此鬼王也、生駭極欲却退、鬼王已睹、降階揖生上、便問興居、生但諾諾、又問何事見臨、生以秀才意具白之、鬼王色變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氣象森凜、似不可入一詞、生不敢言、驟起告別、鬼王側行送之、至門外始返、生不歸、潛入以覘其變、至堂下、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交臂歷指、儼然在徽纆中、一獰人持刀來、裸其股、割片肉可駢三指許、秀才大嗥欲嗄、生少年負義、憤不自持、大呼曰、慘慘如此、成何世界、

鬼王驚起暫命止割屩履逆生〻忽然已出徧告市人將控上帝或笑曰迂哉藍蔚蒼〻何處覓上帝而訴之寃也此輩惟與閻羅近呼之或可應耳乃示之途趨而往果見殿陛威赫閻羅方坐伏階號屈王召訊已立命諸鬼綰繩提鎚而去少頃鬼王及秀才並至審其情確大怒曰憐爾夙世攻苦暫委此任候生貴家今乃敢爾其去若善筋增若惡骨罰令生〻世〻不得發迹也鬼乃箠之仆地顛落一齒以刀割指

端、抽筋出、亮白如絲、鬼王呼痛、聲類斬豕、手足並抽訖、有二鬼押去、生稽首而出、秀才從其後、感荷殷殷、挽送過市、見一戶垂朱簾、簾內一女子露半面、容妝絕美、生問誰家、秀才曰、此曲巷也、既過、生低徊不能舍、遂堅止秀才、秀才曰、君為僕來、而令踽踽以去、心何忍、生固辭乃去、生望秀才去遠、急趨入簾內、女接見喜形於色、入室促坐、相道姓名、女自言柳氏、小字秋華、一嫗出為具肴酒、酒闌入帷、歡愛殊濃、切切訂

婚嫁、既曙、嫗入曰、薪水告竭、要耗郎君金資奈何、生頓念腰槖空虛、惶愧無聲、久之曰、我寔不曾携得一文、宜署券保、歸即奉酧、嫗變色曰、曾聞夜度娘索逋欠耶、秋華頻蹙、不作一語、生暫解衣爲質、嫗持笑曰、此尚不能償酒直耳、啜啜不滿志、與女俱入、生慚移時、猶冀女出展別、再訂前約、久候無音、潛入窺之、見嫗與秋華、自肩以上、化爲牛鬼、目睒睒相對立、大懼、趨出、欲歸、則百道岐出、莫知所從、問之市人、並無知

其村名者、徘徊廛肆之間、歷兩昏曉、淒意含酸、響腸

鳴餓、進退無以自決、忽秀才過、望見之、驚曰、何尚未

歸、而簡褻若此、生䩄顏莫對、秀才曰、有之矣、得毋爲

花夜叉所迷耶、遂盛氣而往曰、秋華母子、何遽不少

施面目耶、去少時、即以衣來付生曰、淫婢無禮、已叱

罵之矣、送生至家、乃別而去、生暴絕三日始甦、歷歷

爲家人言之、

大人

長山李孝廉質君請青州途中遇六七人語音類燕審視兩頰俱有瘢大如錢異之因問何病之同客自述舊歲客雲南日暮失道入大山中絶壑巉巖不可得出谷中有大樹一章條數尺綿綿下垂蔭廣畝餘諸客計無所之因共縶馬解裝傍樹棲止夜既深虎豹鴞鴟次第嗥動諸客抱膝相向不能寐忽見一大人來高以丈許客團伏莫敢息大人至以手攫馬而食六七匹頃刻都盡既而折樹上長條捉人首穿腮

如貫魚狀、貫訖、提行數步、條毳折有聲、大人似恐墜落、乃屈條之兩端、壓以巨石而去、客覺其去遠、出佩刀、自斷貫條、負痛疾走、未數武見大人又導一人俱來、客懼、伏叢莽中、見後來者更巨、至樹下、往來尋視、似有所求而不得、已乃聲啁啾似巨鳥鳴、意甚怒、蓋怒大人之紿已也、因以掌批其頰、大人傴僂順受、無敢少爭、俄而俱去、諸客始倉皇出、荒竄良久、遥見嶺頭有燈火、群趋之、至則一男子居石室中、客入環拜、

兼告所苦、男子曳令坐曰、此物殊可恨、然我亦不能箝制、侍舍妹歸、可與謀也、居無何、一女子荷兩虎自外入、問客何得至此、諸客叩伏而告以故、女子曰、久知兩個為孽、不圖凶頑若此、當即除之、於石室中出銅錘、重三四百斤、出門遂逝、男子煮虎肉餉客、肉未熟、女子已返、曰彼見我欲遁、追之數十里、斷其一指而還、因以指擲地、大於脛骨焉、衆駭極、問其姓氏、即亦不言、少間肉熟、客創痛不食、女以藥屑徧糝之、痛頓

止、既明、女子送客至樹下、行李俱在、各負裝行十餘里、經昨夜鬭處、女子指示之、石窪中殘血尚存盂許、出山、女子始別而返、

向杲

向杲、字初旦、太原人、與庶兄晟、友于最敦、晟狎一妓名波斯、有割臂之盟、以其母取直奢、所約不遂、適其母欲出籍為良、願先遣波斯、有莊公子者、素善波斯、請贖為妾、波斯謂母曰、既願同離水火、是欲出地獄

而登天堂也若妾媵之相去幾何矣肯從奴志向生其可母諾之以意達晟時晟喪偶未婚喜竭資聘波斯以歸莊聞怒晟之奪所好也途中偶逢便大詬罵晟不服遂嗾從人折箠笞之垂斃乃去杲聞奔視則兄已死不勝哀怨具造赴郡莊廣行賄賂使其理不得伸杲隱怨中結莫可控訴惟思要路刺殺莊日懷利刃伏於山徑之莽久之机漸洩莊知其謀出則戒備甚嚴聞汾州有焦桐者勇而善射以多金聘為衛

杲計無所施、然猶日伺之、一日方伏、雨暴作、上下沾濡、寒戰頗苦、既而烈風四塞、氷雹繼至、身忽〻然痛痒不能復覺、嶺上舊有山神祠、强起奔赴、既入廟、則所識道士在焉、先是道士嘗行乞村中、杲輙飯之、道士以故識杲、見杲衣服濡溼、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杲易衣忍凍蹲若犬、自視則毛革頓生、身化為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驚恨、轉念得仇人而食其肉、計亦良得、下至舊伏處、見已尸卧叢莽中、始悟前身已

死、猶恐葬於烏鳶、時時邏守之、越日莊適經此、虎暴出、於馬上撲莊落、齕其首咽之、焦桐返馬而射、中虎腹、蹷然遂斃、杲在錯楚中、恍若夢醒、又經宵始能行步、厭厭以歸、家人以其連夕不返、方共駭疑、見之喜相慰問、杲但卧、蹇澀不能語、少間聞莊信、爭即床頭慶告之、杲乃自言、虎即我也、遂述其異、由此播傳、莊子痛父之死也慘、聞而惡之、因訟杲、官以事誕而無據、置不理焉、

異史氏曰、壯士志酬、必不生返、此千古所悼恨也、借人之殺以爲生、仙人之術何神哉、然天下事之指人髮者多矣、使怨者嘗爲人、恨不令暫作虎耳、

董公子

青州董尚書可畏、家庭森肅、內外男女、不敢通一語、一日有婢及僕、調笑於中門之外、爲公子所窺、怒叱之、各奔而去、及夜、公子偕僮臥齋中、時方盛暑、室門洞敞、更既深、僮聞床上有聲甚厲、方驚醒、月影中見

前僕提一物出門去、以其家人故弗深詰、遂復寐、忽
聞靴聲訇然、一偉丈夫、赤面長鬚、似壽亭侯像、捉一
人頭入、僮懼、蛇行入床下、但聞床上支々格々、如振
衣、如摩腹、移時始罷、靴聲又响、乃去、僮伸頭漸出、見
櫺上有曉光、以手捫床上、着手粘濕、嗅之血腥、大呼
公子、公子方醒、告而火之、血盈枕席、大駭、不得其故、
忽有官役叩門、公子出見之、役愕然、但言怪事、詰之、
告曰、適衙前一人、神色迷罔、大聲自言曰、我殺主人

矣眾見其衣有血汚執而白之官審知為公子家人彼言已殺公子埋首於關帝廟側往驗之穴土猶新而首則無之公子駭異趍赴公庭見其人即前押婢者也因述其異官甚惶惑重責而釋之公子不欲結怨於小人以前婢配之令去積數日其鄰堵者夜聞僕房中一聲振响若崩裂急起呼之不應排闥入視見夫婦及寢床皆截然斷而為兩木肉上俱有削痕似一刀所斷者關公之靈蹟最多蓋未有奇於此者

也、

周三

泰安張太華、富吏也、家有狐、擾不可堪、遣制罔效、陳其狀於州尹、尹〻亦不能為力、時州之東亦有狐、居村民家、人共見之、一白髮叟云、叟與居人通弔慶、一如人世禮、自言行二、都呼之胡二爺、適有諸生謁尹、閒道其異、尹為吏策、使往問叟、時東村人有作隸者、吏即其家訪之、事果不誣、便與俱往、即隸家設筵招胡、

胡至揖讓酬酢無異常人吏因告以所求胡言我固悉之但不能為君效力僕友人周三僑居岳廟宜可降伏當代求之吏喜欠抑申謝胡臨別與吏約明日張筵於岳廟之東吏如其教胡果導周至周虬髯鐵面服袴褶飲數行向吏曰適胡二弟致尊意事已盡悉但此輩實繁有徒不可善諭難免用武請即假館君家微勞所不敢辭吏聞之自念去一狐得一狐是以暴易暴也游移不敢即應周已知之曰得毋相畏耶

我非他比、且與君有喜緣、請勿疑、吏諾之、周又囑明日偕家人闔户坐室中、幸無譁、吏既歸、悉聽敎言、俄聞庭中攻擊刺鬭之聲、踰時始定、啟関出視、血點、盈階上、墀中有小狐首數枚、大如椀殘焉、又視所除舍、則周危坐其中、拱手笑曰、蒙重托、妖類已蕩滅矣、自是館於其家、相見如主客焉、

鴿異

鴿類甚繁、晉有坤星、魯有鶴秀、黔有腋蝶、梁有翻跳、

越有諸尖皆異種也又有靴頭點子大白黑石夫婦雀花狗眼之類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鄒平張公子幼量癖好之按經而求務盡其種其養之也如保嬰兒冷則療以粉草熱則投以鹽顆鴿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痺而死者張在廣陵以十金購一鴿體最小喜走置地上盤旋無已時不至於死不休也故常須人把握之夜置群中使驚諸鴿可已痺股之病是名夜遊齊魯養鴿家無如公子最公子亦以

鴿自詡、一夜坐齋中、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殊不相識、問之、答曰、漂泊之人、姓名何足道、遙聞蓄鴿最盛、此生平之所好也、願得寓目、張乃盡出所有、五色俱備、燦若雲錦、少年笑曰、人言果不虛、公子可謂盡養鴿之能事矣、僕亦携有一兩頭、頗願觀之否、張喜從少年去、月色冥漠、野況蕭條、心竊疑懼、少年指曰、請勉行、寓屋不遠矣、又數武、見一道院、僅兩楹、少年握手入、昧無燈火、少年立庭中、口中作鴿鳴、忽有兩鴿

出、狀類常鴿、而毛純白、飛與簷齊、且鳴且鬬、每一撲必作觔斗、少年揮之以肱、連翼而去、復撮口作異聲、又有兩鴿出、大者如鷺、小者纔如拳、集階上學鶴舞、大者延頸立、張翼作屏、宛轉鳴跳若引之、小者上下飛鳴、時集其頂、翼翩、如燕子落蒲葉上、聲細碎類鼗鼓、大者伸頸不敢動、鳴愈急、聲變如磬、兩、相和、間雜中節、既而小者飛起、大者又顛倒引呼之、張嘉歎不已、自覺汪洋可愧、遂揖少年、乞求分愛、少年不

許、又固求之、少年乃叱鴿去、仍作前聲招二白鴿來、以手把之曰、如不嫌憎、以此塞責、接而玩之、睛映月作琥珀色、兩目通透、若無隔閡、中黑珠圓於椒粒、啟其翼、脇肉晶瑩、臟腑可數、張甚奇之、而意猶未足、詭求不已、少年曰、尚有兩種未獻、今不敢復請觀矣、方競論間、家人燎麻炬入尋主人、回視少年化白鴿、大如雞、沖霄而去、又目前院宇都渺、蓋一小墓樹二柏焉、與家人抱鴿、駭歎而歸、試使飛馴異如初、雖未振

尤、人世亦絶少矣、於是愛惜臻至、積二年、育雌雄各三、雖戚好求之弗得也、會父執某公爲貴官、一日見公子、問畜鴿幾許、公子唯〻以退、疑某意愛好之也、思所以報、而割愛良難、又念長者之求、不可重拂、且不敢以常鴿應、選二白鴿籠送之、自以千金之贈不啻也、他日見某公頗有德色、而某殊無一申謝語、心不能忍、問前禽佳否、答云亦肥美、張驚曰烹之乎、曰然、張大驚曰、此非常鴿、乃俗所稱韃靼者也、某回思

曰、味亦殊無異處、張嘆恨而返、至夜、夢白衣少年來責之曰、我以君能愛之、故遂托以子孫、何以明珠暗投、致殘毀䕶、今卒若輩去矣、言已化爲鴿、所養白鴿皆從之、飛鳴遥去、天明視之、果俱亡矣、心甚恨之、遂以所畜、分贈知交、數日而盡、

異史氏曰、物莫不聚於所好、誠然也、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而况學士之於良友、賢君之於良臣乎、而獨阿堵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見鬼

神之怒貪而不怒癡也、

向有友人饋朱鯽於孫公子禹年、家無慧僕、以老傭往、及門、傾水出魚、索柈而進之、迨達主所、魚已枯斃、公子但笑不言、以酒犒傭、即烹魚以饗、既歸主人問公子得魚頗歡慰否、答言歡甚、問何以知、曰公子見魚、便欣然有笑容、立命賜酒、且烹數尾以犒小人、主人駭甚、自念所贈頗不粗劣、何至烹賜下人、因責之曰、必汝蠢頑無禮、故公子遷怒耳、

傭揚手力辯曰、我固陋拙、遂以為非人耶、登公子門、小心如許、猶恐箭斗不文、敬索样出、一一匀排而後進之、有何不周詳也、主人罵而遣之、

靈隱寺僧某、以茶得名、鐺臼皆精、然所蓄茶有數種、恒視客之貴賤以為烹献、其最上者、非貴客及知味者不以奉也、一日有貴官至、僧伏謁甚恭、出佳茶、手自烹進、冀得稱譽、而貴官殊無一語、僧惑甚、又出最上一等、細、烹煎而後進之、飲已將盡

猶無贅語、急不能待、鞠躬曰、茶何如、貴官執殘一拱曰、甚熱、此兩事、可與張公子贈鴿同一笑也、

聶政

懷慶潞王有昏德、時行民間、窺見好女子輒奪之、有王生妻為王所睹、遣輿馬直入其第、女子號涕不伏、強舁而出、生亡去、隱身聶政之墓、冀妻經此過得一遥訣、無何妻至、望見丈夫、大哭投地、生惻動心懷不覺失聲、從人知其王生、執之、將加搒掠、忽墓中一丈

夫出、手握白刃、氣象威猛、厲聲曰、我聶政也、良家子豈容强占、念汝輩非所自由、姑且宥恕、寄語無道主、若不改行、不日將决其首、衆太駭、棄車而走、丈夫亦入墓中而没、夫妻叩墓歸、猶惧王命復臨、過十餘日、竟絶消息、心始安、王自此淫威亦少殺云、

異史氏曰、余讀刺客傳、而獨服膺於軹深井里也、其銳身而報知己、有豫之義、白晝而屠卿相、有鱄之勇、面皮自刑、不累骨肉、有曹之智、至於荆軻、力

不足以謀無道秦、遂使絕裾而去、自取滅亡、輕借樊將軍之頭、何日可能還也、此千古之所恨、而聶政之所嗤者矣、聞之野史、其墓見掘於羊左之鬼、果爾、則生不成名、死猶喪義、其視聶之抱義憤而懲荒淫者、其為人之賢不肖何如哉、噫聶之賢於此益信、

冷生

平城冷生者、少最鈍、年二十餘、未能通一經、後忽有

狐來、與之燕處、每聞其終夜語、即兄弟詰之、亦不肯泄一字、如是多日、忽得狂易病、每爲文時、得題則閉門枯坐、少時譁然大笑、往窺之、則手不停草、而一藝成矣、既而脱稿、文思精妙、是年入泮、明年食餼、每逢場作笑、响徹堂壁、由此笑生之名大譟、章學使退休不聞、後值某學使規矩嚴肅、終日危坐堂上、忽聞笑聲、怒執之、將以加責、執事官代白其顛、學使怒稍息、釋之、而黜其名、從此佯狂詩酒、著有顛草四卷、超拔

可誦、

異史氏曰、閑門一笑、與佛家頓悟時何殊間哉、大笑成文、亦一快事、何至以此褫革、如此主司、寧非悠悠、

昔學師孫景夏先生、往訪友人、至其窗外、不聞人語、但聞笑聲嗤然、頃刻數作、意其與人戲耳、入視則居之獨也、怪之、始大笑曰、適無事、殆默溫笑談耳、

邑宮生者、家畜一驢、性蹇劣、每途中逢獨行之客、拱手謝曰、適忙遽、不遑下騎、勿罪、言未已、驢已蹷然伏道上、屢試不爽、宮大慚恨、因與妻謀、使偽作客、自乃跨驢而周於庭、向妻拱手作遇客語、驢果伏、便以利錐毒刺之、適有友人相訪、方欲款關、聞宮言於內曰、不遑下騎勿罪、少頃又言之、中大怪異、叩扉而問其故、以實告、相與捧腹、此二則可附冷生之笑以傳矣、

藥僧

濟寧某、偶於野寺外見一遊僧、向陽捫虱、杖挂葫蘆、似賣藥者、因戲曰、和尚亦賣房中丹否、僧曰有、弱者可强、微者可巨、立刻而效、不俟經宿、某喜求之、僧解衲角、出藥一丸如黍大、令吞之、約半炊時、下部暴長、踰刻自捫、增於舊者三之一、心猶未滿、窺僧起遺、竊解衲拈二三丸並吞之、俄覺膚若裂、筋若抽、項縮腰驟、而陽長不已、大懼無術、僧返、見其狀、驚曰、子必竊

吾藥矣、即與一丸、始覺休止、解衣自視、則幾與兩股
禺足而三矣、縮頸蹒跚而歸、父母皆不能識、從此為
廢物、日卧街上、多見之者、

皂隸

萬歷間、歷城令夢城隍索人服役、即以皂隸八人、書
姓名於牒、焚廟中、至夜八人皆死、廟東有酒肆、主
故與一隸有素、會夜來沽酒、問欵何客、答云僚友甚
多、沽一尊少叙、姓名耳、質明見他役、始知其人已死、

入廟啟扉、則瓶在焉、貯酒如故、歸視所與錢、皆紙灰、令肖八像於廟、諸役得差、皆先酬之乃行、不然、必遭譴、

紅毛毡

紅毛國、舊許與中國相貿易、邊帥見其衆、不聽登岸、紅毛人固請、但賜一毡之地足矣、帥思一毡所容無幾、許之、其人置毡岸上、僅容二人、扯之容四五人、且扯且登、頃刻毡大畝許、已數百人矣、短刃並發、出於

不意、被掠數里而去、

抽腸

萊陽民某、晝臥、見一男子與婦人握手入、婦黃腫、腰粗欲仰、意象愁苦、男子促之曰來〻、某意其苟合者、因假睡以窺所為、既入、似不見榻上有人、又促曰速之、婦便自袒胸懷、露其腹、〻大如鼓、男子出屠刀一口、用力刺入、從心下直剖至臍、蚩〻有聲、某大懼、不敢喘息、而婦人攢眉忍受、未嘗少呻、男子口御刀、入

手於腹、捉腸挂肘際、且挂且抽、頃刻滿臂、乃以刀斷之、舉置几上、還復抽之、几既滿懸椅上、椅又滿、乃肘數十盤、如漁人舉網狀、望某首邊一擲、覺一陣熱腥、面目喉鬲、覆壓無縫、某不能復忍、以手推腸、大號起奔、腸墮榻前、兩足被縶、冥然而倒、家人趨視、但見身繞猪臟、既入審顧、則初無所有、衆各自謂目眩、未嘗駭異、及某述所見、始共奇之、而室中並無痕迹、惟數日血腥不散、

牛飛

邑人某、購一牛頗健、夜夢牛生兩翼飛去、以為不祥、疑有喪失、牽市中損價售之、以巾裹金纏臂上、歸至半途、見一鷹食残兎、近之、甚馴、遂以巾頭繫鷹股、臂之、鷹屢擺撲、把捉稍疎、帶巾騰去、某每謂定數不可逃、而不知不疑夢、不拾遺、走者何遽能飛哉、

聊齋誌異卷之十三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狐懲淫

某生者購新第、常患狐、凡一切服物多為所毀、又時以塵土置湯餌中、一日有友過訪、值生他適、至暮不歸、生妻備饌具供客、已而偕婢啜食餘餌、生素不羈、好蓄媚藥、不知何時狐以藥置粥中、婦食之覺有腦麝氣、問婢、婢答不知、食訖覺慾焰上熾、不可暫忍、強

自按抑、燥渴愈急、籌思家中無可奔者、獨有客在、遂往叩齋、客問其誰、實告之、問何作、不答、客謝曰、我與某若夫道義交、不敢為此獸行、婦尚留連、客叱罵曰、某兄文章品行、被汝喪盡矣、隔窓唾之、婦大慚乃退、因自念我何為若此、忽憶椀中香、得毋媚藥耶、撿包中藥、果狼籍滿案、盞琖中皆是也、稔知冷水可解、因就飲之、頃刻心下清醒、愧恥無以自容、輾轉既久、更漏已殘、愈恐天曉無以見人、乃解帶自經、婢覺救之、氣

已漸絕、夜後始有微息、客夜間已遁、生晡後方歸、見妻卧、問之不言、但含清涕、婢以狀告、大驚、苦詰之、妻遣婢去、始以寔陳、生嘆曰、此我之淫報也、於卿何尤、幸有良友、不然、何以為人、遂從此痛節往行、狐亦遂絕、

異史氏曰、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鴆、從無有相戒不蓄媚藥者、亦猶人之畏兵刃而狎牀第也、寧知其毒有甚於砒鴆者哉、顧蓄之不過以媚內耳、乃至

見嫉於鬼神、況人之縱淫有過於蓄藥者乎、

某生赴試自郡中歸、日已暮、携有蓮實菱藕、入室並置几上、又有藤津偽器一事、水浸盎中、諸鄰人以其新婦、携酒登堂、生倉卒置床下而出、令內子經營供饌、與客薄飲、ゝ已入內、急燭床下、盎水已空、問婦、ゝ曰、適與菱藕並出供客、何尚尋也、生回憶肴中有黑條雜錯、舉座不知何物、乃失笑曰、痴婆子、此何物事、可供客耶、婦亦疑曰、我方怨子不

言烹法、其狀可醜、又不知何名、只得糊塗臠切耳、生乃告之、相與大笑、今某生貴矣、相狎者猶以為戲、

山市

奐山山市、邑景之一也、然數年恒不一見、孫公子禹年、與同人飲樓上、忽見山頭有孤塔聳起、高插雲冥、相顧驚疑、念近中無此禪院、無何見宮殿數十所、碧瓦飛甍、始悟為山市、未幾高垣睥睨、連亘六七里、居

然城郭矣、中有楼若者、堂若者、坊若者、歷々在目、以億萬計、忽大風起、塵氣莽々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風定天清、一切烏有、惟危楼一座、直接霄漢、楼五架、窓扉皆洞開、一行有五點明處、楼外天也、層々指數、楼愈高則明漸小、數至八層、纔如星點、又其上則黯然飄緲、不可計其層次矣、而楼上人往來屑々、或凭或立不一狀、踰時楼漸低、可見其頂、又漸如常楼、又漸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見、又聞有早行者、

見山上人烟市肆、與世無別、故又名鬼市云、

江城

臨江高生、名蕃、少慧、儀容秀美、十四歲入邑庠、富室爭女之、生選擇良苛、屢梗父命、父仲鴻、年六十、止此子、寵惜之、不忍少拂、初東村有樊翁者、授童蒙於市肆、携家僦生屋、翁有女小字江城、與生同甲、時皆八九歲、両小無猜、日共嬉戲、後翁徙去、積四五年、不復聞問、一日生於隘巷中見一女郎、艷美絶俗、從一小

鬟、僅六七歲、不敢傾頗、但斜睨之、女停睇若欲有言、細視之、江城也、頓大驚喜、各無所言、相視呆立、移時始別、兩情戀戀、生故以紅巾遺地而去、小鬟拾之、喜以授女、女入袖中、易以己巾、偽謂鬟曰、高秀才非他人、勿得諱其遺物、可追還之、小鬟果追付生、生得巾大喜、歸見母、請與論婚、母曰、家無半間屋、南北流移、何足匹偶、生言我自欲之、固當無悔、母中心攄拒不自決、以商仲鴻、鴻執不可、生聞之悶然、嗌不容粒、母

大憂之、謂嵩曰、樊氏雖貧、亦非狙儈無賴者比、我請過諸其家、倘其女可偶也、即亦何害、高諾之、母托燒香黑帝廟、詣之、見女明眸秀齒、居然娟好、心大愛悅、遂以金帛厚贈之、實告以意、樊媼謙抑而後受盟、歸述其情、生始解顏為笑、逾歲擇吉迎女歸、夫妻相得甚歡、而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識、詞舌嘲啁、常常聒於耳、生以愛故、悉含忍之、翁媼稍有所聞、心弗善也、潛責其子、為女所聞、大恚、詬罵彌加、生稍稍反其惡聲、

女益怒、撻逐出戶、闔其扉、生悒〻門外、不敢叩關、抱膝宿簷下、女自是視若仇、其初長跪猶可以解、漸至屈膝無靈、而丈夫益苦矣、翁姑薄讓之、女牴牾不可言狀、翁姑忿怒、逼令大歸、樊慚懼、浼交好者請於仲鴻、〻不許、年餘、生出遇岳、〻把袂邀歸其家、謝罪不遑、妝女出見、夫婦相對、不覺惻楚、樊乃沽酒款婿、酬勸甚殷、無何日暮、堅止宿留、掃別榻使夫婦並寢、既曙辭歸、不敢以情告父母、惟掩飾而彌縫之、由此三

五日輒一寄岳家宿，而父母不知也。樊一日自詣仲鴻，初不見，迫而後見之。樊膝行而請，高不承，誘諸其子。樊言婿昨夜宿僕家，不聞有異言。高驚問何時寄宿，樊具以告。高赧謝曰：我固不之知耳。彼愛之，我獨何仇乎。樊既去，高呼子而罵，生但俛首，不少出氣。言間樊已送女至，高曰：我不能為兒女任過，不如各立門戶，即煩主析爨之盟。樊勸之，不聽，遂別院居之，遣一婢給役焉。月餘頗相安，翁媼竊慰。未幾女漸肆，生

面上時有指爪痕、父母明知之、亦忍置不問、一日生不堪撻楚、奔避父所、芒〻然如鳥雀之被鸇毆者、翁媪方怪問、女已横梃追入、竟即翁側捉而箠之、翁姑沸噪、畧不顧瞻、撻至數十、始悻〻以去、高逐子曰、我惟避囂故析爾、〻固樂此、又焉逃乎、生被逐、徙倚殊無所歸、母恐其挫折行死、令獨居而給之食、又召樊來使教其女、樊入室、開諭萬端、女終不聽、反以惡言相苦、樊拂衣而行、誓相絕、無何樊翁憤生病、與媪相

縊死、女恨之亦不臨弔、惟日隔壁譟罵、故使翁姑聞、髙悉置不較、生自獨居、若離湯火、但覺淒寂、暗以金啗媒媪李氏、納妓齋中、往來皆以夜、久之女微聞知、詣齋嫚罵、生力白其誣、矢以天日、女始歸、自此日伺生隙、李媪自齋中出、適為所遭、急呼之、媪神色變異、女益疑、謂媪曰、明告所作、或可宥免、若猶隱秘、撮毛盡矣、媪戰而告曰、半月來、惟构欄李雲娘過此兩度耳、適公子言、曾於玉笥山見陶家婦、愛其双翹、囑奴

招致之、渠雖不貞、亦未便作夜度娘、成否固未必也、女以其言誠、姑從寛恕、媪欲行、又强止之、日既昏、呵之曰、可先往滅其燭、便言陶家至矣、媪如其言、女即遽入、生喜極、挽臂促坐、具道飢渴、女默不語、生暗中索其足曰、自山上一覲仙容、介介獨戀是耳、女終不語、生曰、夙昔之願、今始得遂、何可覿面而不識也、躬自促火、一照、則江城也、大懼失色、墮燭於地、長跪觳觫、若兵在頸、女摘耳提歸、以針刺兩股殆徧、乃卧以

床下、醒則數罵之、生以此畏若虎狼、即偶假以顏色、枕席之上、亦震慴不能為人、女批頰而叱去之、益厭棄不以人齒、生日在蘭麝之鄉、如犴狴中人、仰獄吏之尊也、女有兩姊、俱適諸生、長姊平善、訥於口、常與女不相洽、二姊適葛氏、為人狡黠善辯、顧影美姿、貌不及江城、而悍妒與埒、姊妹相逢無他語、惟各以閫威、自鳴得意、以故二人最善、生適戚友、女輒嗔怒、惟適葛所、知之不禁也、一日飲葛所、既醉、葛嘲曰、子何

畏之甚、生笑曰、天下事頗多不解、我之畏、其美也、乃有美不及內人、而畏與僕等者、蔑不滋甚哉、葛大慚不能對、婢聞以告二姊、二姊怒、操杖遽出、生察其狀兇、跴屣欲走、杖起已中腰膂、三杖三蹷而不能起、悞中顱、血流如瀋、二姊乃去、生蹣跚而歸、妻驚問之、初以迕姨故、不敢遽告、再三研詰、始具陳之、女以帛束生首、忿然曰、人家男子、何煩他撻楚耶、更短袖裳、懷木杵、携婢逕去、抵葛家、二姊笑語承迎、女不語、以

杵擊之仆、裂袴而痛楚焉、齒落唇缺、遺矢溲便、女既
返、二姊羞忿、遣夫赴愬於葛、生趨出、極意温卹、葛私
語曰、僕此來不得不爾、悍婦不仁、幸假手而懲創之、
我兩人何嫌焉、女已聞之、遽出指罵曰、齷齪賊、妻子
虧苦、反竊竊與外人交好、此等男子、不宜打殺耶、疾
呼覓杖、葛大窘、奪門竄去、生由此往來全無一所、同
窓王子雅過之、宛轉留飲、飲間以閨閤相謔、頗涉狎
褻、女適窺客、伏聽盡悉、暗以巴豆投湯中而進之、未

幾吐利不可堪奄存氣息女使婢問之曰再敢無禮否始悟病之所自來呻吟而哀之則菉豆湯已儲待矣飲之乃止從此同人相戒莫敢飲於其家王有酤肆肆中多紅梅設宴招其曹侶生托文社稟白而往日暮既酣王生曰適有南昌名妓流寓此間可以呼來共飲衆大悅惟生離座興辭群曳之曰閫中耳目雖長亦聽睹不至於此因相笑緘口生乃復坐少間妓果出年十七八玉佩玎冬雲鬟掠削問其姓云謝

氏、小字芳蘭、出詞吐氣、備極風雅、擧坐若狂、而芳蘭猶屬意生、屢以色授、為衆所覺、故曳兩人連肩坐、芳蘭陰把生手、以指書掌作宿字、生於此時、欲去不忍、欲留不敢、心如亂絲、不可言喩、而傾頭耳語、醉態益狂、楊上胭脂虎、亦並忘之、少旋、聽更漏已動、肆中酒客愈稀、惟遥座一美少年、對燭獨酌、有小僮捧巾侍焉、衆竊議其高雅、無何少年罷飲出門去、僮反身入向生曰、主人相候一語、衆都不知何誰、惟生顏色慘

變、不遑告別、匆匆便去、蓋少年乃江城僮即其家婢也、生從至家、伏受鞭扑、從此益禁錮之、弔慶皆絕、文宗下學、生以誤講降爲青、一日與婢語、女疑與私、以酒鐔囊婢首而撻之、已而縛生及婢、以繡剪剪腹間肉互補之、釋縛令其自束、月餘補處竟合爲一、云女每以白足踏餅、拋塵土中、叱生摭食之、如是種種、母以憶子故、偶至其家、見子柴瘠、既歸、痛哭欲死、夜夢一叟告之曰、勿須憂煩、此是前世因、江城原靜業和

尚所養長生鼠、公子前身為士人、偶游其寺、悞斃之、今作惡報、不可以人力回也、每早起虔心誦觀音呪一百遍、必當有效、醒而述於仲鴻、〻異之、夫妻咸遵其敎、兩月餘、女橫如故、益之狂縱、闖門外鉦鼓、輙握髮出、憨然引眺、千人共指不為怪、翁姑共恥之、然不能禁、腹誹而已、忽有老僧在門外宣佛果、觀者如堵、僧吹鼓上華作牛鳴、女奔出、見人衆無隙、命婢移行床跣登其上、衆目集視之、女為弗覺也者、踰時、僧數

衍將畢、索清水一盂、持向女而宣言曰、莫要嗔、莫要嗔、前世也非假、今世也非真、咄、鼠子縮頭去、勿使猫兒尋、宣已、吸水噀射女面、粉黛淫淫、下沾襟袖、衆大駭、意女暴怒、女殊不語、拭面自歸、僧亦遂去、女入室癡坐、嗒然若喪、終日不食、掃榻遽寢、中夜忽喚生醒、疑其將遺、捧進溺盆、女却之、暗把生臂曳入衾、生承命、四體驚悚、若奉丹詔、女慨然曰、使君若此、何以為人、乃以手撫捫生體、每至刀杖痕、嚶嚶啜泣、輒以指

甲自掐、恨不即死、生見其狀、意良不忍、所以慰藉之良厚、女曰、妾思和尚必是菩薩化身、清水一洒、若更肺腑、今回憶曩昔所為、都如隔世、妾向時得毋非人耶、有夫婦而不能歡、有姑嫜而不能事、是誠何心、明日可移家去、仍與父母同居、庶便定省、絮語終夜、如話十年之別、昧爽即起、摺衣斂器、婢携篋、躬襆被、促生前往叩扉、母出駭問、告以意、母遲迴有難色、女已偕婢入、母從入、女伏地哀泣、但求免死、母察其意誠、

亦泣曰、吾兒何遽如此、生為細述前狀、始悟曩昔之夢驗也、喜喚廝僕、為除舊舍、女自是承顏順志、過於孝子、見人則靦如新婦、或戲述往事、則紅漲於頰、且勤儉、又善居積、三年、翁姑不問家計、而富稱巨萬矣、生是歲鄉捷、女每謂生曰、當日一見芳蘭、今猶憶之、生以不受荼毒、願已至足、妄念所不敢萌、唯唯而已、會以應舉入都、數月乃返、入室、見芳蘭方與江城對奕、驚而問之、則女以數百金出其籍云、余於浙邸得

晤王子雅、言之竟夜甚詳、

異史氏曰、人生業果、飲啄必報、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慘、每見天下賢婦十之一、悍婦十之九、亦以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觀自在願力宏深、何不將盂中水、洒大千世界耶、

孫生

余鄉孫生者、娶故家女辛氏、初入門、為窮袴多其帶、渾身糾纏甚密、拒男子不與共榻、床頭常設錐簪之

罷以自衛、孫屢被刺劉、因就別榻眠、月餘不敢問咼、即白晝相逢、女未嘗假以言笑、同窓某知之、私謂孫曰、夫人能飲否、答云少飲、某戲之曰、僕有調停之法、善而可行、問何法、曰以迷藥入酒、紿使飲焉、則惟君所欲矣、孫笑之、而陰服其策良、詢之醫家、敬以酒煮烏頭置案上、入夜、孫釃別酒、獨酌數觥而寢、如此三夕、妻終不飲、一夜孫臥移時、視妻猶寂坐、孫故作齁聲、妻乃下榻、取酒煨爐上、孫竊喜、既而滿飲一杯、又

復酌、約盡半杯許、以其餘仍內壺中、拂榻遂寢、久之無聲、而燈煌煌尚未滅也、疑其尚醒、故大呼錫藥鎔化矣、妻不應、再呼仍不應、白身往視、則醉睡如泥、啟衾潛入、層層斷其縛結、妻固覺之、不能動、亦不能言、任其輕薄而去、既醒惡之、投環自縊、孫梦中聞喘吼聲、起而奔視、舌已出兩寸許、大驚、斷索扶榻上、踰時始甦、孫自此殊厭恨之、夫妻避道而行、相逢則俛其首、積四五年不交一語、妻或在室中與他人嬉笑見

夫至則色立變、凜如霜雪、孫嘗寄宿齋中、恒經歲無歸時。即强之歸、亦面壁移時。嘿然即枕而已、父母甚憂之、一日有老尼至其家、見婦、極加賛譽、母不言、但有浩嘆、尼詰其故、具以情告、尼曰、此易與耳、母喜曰、倘能回婦意、當不靳酬也、尼窺室無人、耳語曰、請購春宮一幀、三日後為若魘之、尼既去、母從其教、購以待之、三日尼果來、囑曰、此須慎秘、勿令夫婦知、乃剪下圖中人、又針三枚、艾一撮、並以素紙包固、外繪數

畫如蚓狀、使毋賺婦出、竊取其枕、闢其縫而投之、已而仍合之、返婦故處、尼乃去、至晚、毋强子歸宿、傭媪知其情、竊往伏聽、二更將殘、聞婦呼孫小字、孫不答、少間婦復語、孫厭氣作惡聲、質明、毋入其室、見夫婦面首相背、知尼之術誣也、呼子於無人處委諭之、孫聞妻名、便怒切齒、毋怒罵之、不顧而去、越日尼來、告之罔效、尼大疑、媪因述所聽、尼笑曰、前言婦憎夫、故偏魘之、今婦意已轉、所未轉者男耳、請作両制之法、

必有聰、母從之、索子枕如前緘置訖、又呼令歸寢、更餘、猶聞兩榻上皆有轉側聲、時作咳、都若不能寐、久之、聞兩人在一床上唧唧語、但隱約不可辨、將曙猶聞戲笑吃吃不絕、媪以告母、母喜、尼來厚饋之、由是琴瑟好合、今皆三十餘矣、生一男兩女、十餘年從無角口之事、同人私問其故、笑曰、前此顧影生怒、後此聞欬而喜、自亦不解其何心也、

異史氏曰、移憎而愛、術不亦神哉、然能令人喜者、

亦能令人怒、術人之神、正術人之可畏也、先哲云、六婆不入門、有見矣夫、

八大王

臨洮馮生傳者忘其名字、蓋貴介裔而凌夷矣、有漁鱉者、負其債不能償、得鱉輒獻之、一日獻巨鱉、額有白點、生以其狀異、放之、後自婿家歸、至恒河之側、日已就昏、見一醉者、從二三僮、顛跛而至、遙見生、便問何人、生漫應行道者、醉人怒曰、寧無姓名、胡言行道

者、生馳驅心急、置不答、竟過之、醉人益怒、捉袂使不得行、酒臭熏人、生益不耐、然力解莫能脫、問汝何名、囈然而對曰、我南都舊令尹也、將何為、生曰、世間有此等令尹、辱寞世界矣、章是舊令尹、假新令尹、將無途人耶、醉人怒甚、勢將用武、生大言我馮某非受人撾打者、醉人聞之、變怒為歡、跟蹡下拜曰、是我恩主、唐突勿罪、起喚從人、先歸治具、生辭之不得、握手行數里、見一小村、既入則廊舍華好、似貴人家、醉人醒

稍解、生始詢其姓字、曰言之勿驚、我洮水八大王也、
適西山青童招飲、不覺過醉、有犯尊顏、實切愧悚、生
知其妖、以其情詞殷渥、遂不畏怖、俄而設筵豐盛、促
坐懽飲、大王飲最豪、連舉數觥、生恐其復醉、再作縈擾、
偽醉求寢、大王已喻其意、笑曰、君得毋畏我狂耶、但
請勿懼、凡醉人無行、謂隔夜不復記憶者欺人耳、酒
徒之不德、故犯者十九、僕雖不齒於儕偶、顧未敢以
無賴之行施之長者、何遂見拒如此、生乃復坐、正容

而諫曰、既自知之、何勿改行、大王曰、老夫爲令尹時、沉湎尤過於今日、自觸帝怒、謫歸島嶼、力反前轍者十餘年矣、今老將就木、潦倒不能橫飛、故態復作、我自不解耳、茲敬聞命矣、傾諜(間)遠鐘已動、大王起捉臂曰、相聚不久、蓄有一物、聊報厚德、此不可以久佩、如顧後當見還也、口中吐一小人、僅寸餘、因以爪掐生臂、痛若膚裂、急以小人按捺其上、釋手已入革裏、甲痕尚在、而漫々墳起、類瘦核狀、驚問之、笑而不答、但

曰、君宜行矣、送生出、大王自返、回顧村舍全渺、惟一巨鱉蠢蠢入水而沒、錯愕久之、自念所獲必鱉寶也、由此目最明、凡有珠寶之處、黃泉下皆可見、即素所不知之物、亦隨口而出其名、於寢室中掘得藏鏹數百、用度頗充、後有貸故宅者、生視其中有藏鏹無筭、遂以重金購居之、由此與王公埒富、火齊木難之類皆蓄焉、得一鏡、背有鳳鈕、環水雲湘妃之圖、光射里餘、鬚眉皆可數、佳人一照、則影留其中、磨之不能滅

也、若改妝重炤、或更一美人、則前影消矣、時肅府第三主絶美、雅慕其名、會主遊崆峒、乃往伏山中、伺其下輿、炤之而歸、設置案頭、審視之、見美人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喜而藏之、年餘為妻所洩、聞之肅府、王怒收之、追鏡去、擬斬、生大賂中貴人、使言於王曰、王如見赦、天下之至寶不難致也、不然、有死而已、於王誠無所益、王欲籍其家而徙之、三主曰、彼已窺我、十死亦不足解此玷、不如嫁之、王不許、主閉

户不食、妃子大憂、力言於王、王乃釋生囚、命中貴以意示生、生辭曰、糟糠之妻不下堂、寧死不敢承命、王如聽臣自贖、傾家可也、王怒、復逮之、妃召生妻入宮、將鴆之、既見、妻以珊瑚鏡台納妃、詞意溫惻、妃悅之、使叅主、主亦悅之、訂為姊妹、轉使諭生、生告妻曰、王侯之女、不可以先後論嫡庶也、妻不聽、歸修聘幣納王邸、賫送者以千人、珍石寶玉之屬、王家亦不能知其名、王大喜、釋生歸、以主嬪焉、主仍懷鏡歸、生一夕

獨寢、夢大王軒然入曰、所贈之物當見還也、佩之既久、耗人精血、損人壽命、生諾之、即留宴飲、大王辭曰、自貽藥石、戒杯中物已三年矣、乃以口嚙生臂、痛極而醒、視之、則核塊消矣、後此遂如常人、

異史氏曰、醒則猶人、而醉則猶鱉、此酒人之大都也、頑鱉雖日習於酒狂乎、而不敢忘恩、不敢無禮於長者、鱉不過人遠哉、若夫某氏、則醒不如人、而醉不如鱉矣、古人有龜鑑、盍以為鱉鑑乎、乃作酒

人賦、

賦曰、有一物焉、陶情適口、飲之則醺〻騰〻、厥名爲酒、其名最多、爲功已久、以宴嘉賓、以速父舅、以促膝而爲歡、以合卺而成偶、或以爲釣詩鈎、又以爲掃愁帚、故麯生頻來、則騷客之金蘭友、醉鄉深處、則愁人之逋逃藪、糟丘之臺既成、鴟夷之功不朽、齊臣遂能一石、學士亦稱五斗、則酒固以人傳、而人或以酒醜、若夫落帽之孟嘉、荷鍤之伯倫、山

公之倒其接䍠、彭澤之漉以葛巾、酣眠乎美人之側也、或察其無心、濡首於墨汁之中也、自以為有神、井底臥乘船之士、槽邊縛珥玉之臣、甚至效鱉囚而玩世、亦猶非害物而不仁、至如雨宵雪夜、月旦花晨、風定塵短、客舊妓新、履舄交錯、蘭麝香沉、細批薄抹、低唱淺斟、忽清商兮一奏、則寂若兮無人、雅謔則飛花粲齒、高吟則戛玉敲金、搖陶然而大醉、亦魂清而夢真、果爾、即一朝一醉、當亦名教

之所不嗔爾乃嘈雜不韵俚詞並進坐起讙譁呶呶成陣涓滴忿爭勢將拔刃伸頸攢眉引杯吸鴆傾瀋碎觥拂燈滅燼綠醑葡萄狼籍不蘄病葉狂花觴政所禁如此情懷不如勿飲又有酒隔咽喉間不盈寸吶ゝ呢ゝ猶譏主悋坐不言行飲復不任酒客無品於斯為甚ゝ有狂藥下客氣粗努石稜磔鬚鬢袒兩背躍双趺塵蒙ゝ兮滿面哇浪ゝ兮沾裾口狺ゝ兮亂吠髮蓬ゝ兮若奴其顙地而

呼天也、似李郎之嘔其肝腸、其揚手而擲足也、如蘇相之裂於牛車、舌底生蓮者、不能窮其狀、燈前取影者、不能為之圖、父母前而受忤、妻子弱而難扶、或以父執之良友、無端受罵於灌夫、婉言以警、倍益眩瞑、此名酒凶、不可救拯、惟有一術、可以解酩、厥術維何、祇須一梃、縶其手足、與斬豕等、止困其臀、勿傷其頂、捶至百餘、豁然頓醒、

羅祖

羅祖即墨人也、少貧縱、族中應出一丁戍北邊、即以羅往、羅居邊數年、生一子、駐防守備雅厚遇之、會守備遷陝西叅將、欲携與俱去、羅乃托妻子於其友李某者、遂西、自此三年不得返、適叅將欲致書北塞、羅乃自陳、請以便道省妻子、叅將從之、羅至家、見妻子無恙、良慰、然床下有男子遺舄、心疑之、既而詣李申謝、李置酒殷勤、妻又道李恩義、羅感激不勝、明日謂妻曰、我往致主命、暮不能歸、勿伺也、出門跨馬去、匿

身近處更定却歸聞妻與李卧語大怒破扉二人懼膝行乞死羅抽刃出已復韜之曰我始以汝為人也今若此殺之污吾刀耳與汝約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充之馬匹器械具在我逝矣遂去鄉人共聞之於官〻笞李〻以實告而事無驗見莫可執憑遠近捜羅則絶匿名跡官疑其因奸致殺益械李及妻逾年並桎梏以死乃送其子歸即墨後石匣營有樵人入山見一道士坐洞中未嘗求食衆以為異賫粮供之

或有識者、葢即羅也、餽遺滿洞、羅終不食、意似厭嚣、以故來者漸寡、積數年、洞外蓬蒿成材、或潜窺之、則坐處不曾少移、又久之、見其出游山上、就之已杳、往瞰洞中、則衣上塵蒙如故、益奇之、更數日而往、則玉柱下垂、坐化已久、土人為之建廟、每三月間、香楮相屬於道、其子往、人皆呼以小羅祖、香税悉歸之、今其後人、猶歲一往、收税金焉、沂水劉宗玉、向予言甚詳、予笑曰、今世諸檀越、不求為聖賢、但望成佛祖、請徧

告之、若要立地成佛、須放下刀子去、

劉姓

邑劉姓、虎而冠者也、後去淄居沂、習氣不除、鄉人咸畏惡之、有田數畝、與苗某連隴、苗勤、田畔多種桃、初寔子往攀摘、劉怒驅之、指爲己有、子啼而告諸父、父方駭怪、劉已詬罵在門、且言將訟、苗笑慰之、怒不解、忿而去、時有同邑李翠石、作典商於沂、劉持狀入城、適與之遇、以同鄉、故相熟、問作何幹、劉以告、李笑

曰、子聲望衆所共知、我素識苗某甚平善、何敢占騙、將母反言之耶、乃碎其詞紙、曳入肆、將與調停、劉恨恨不已、窃肆中筆、復造狀藏懷中、期以必告、未幾苗至、細陳所以、因哀李為之解免、言我農人、半世不見官長、但得罷訟、數株桃何敢執為已有、李呼劉出、告以退讓之意、劉猶指天畫地、叱駡不休、苗惟和色畀詞、無敢少辨、既罷、踰四五日、見其村中人傳劉已死、李為驚嘆、異日他適、見杖而來者儼然劉也、比至、殷

殷問訊、且請顧臨、李邈廻問曰、日前忽聞凶訃、一何妄也、劉不答、但挽入村、至其家羅漿酒焉、乃言前日之傳非妄也、曩出門見二人來、捉見官府、問何事、但言不知、自思出入衙門數十年、非怯見官長者、亦不畏怖、從去至公廨、見南面者有怒容、曰汝即劉某耶、罪惡貫盈、不自悛悔、又以他人之物占爲己有、此等横暴、合置鐺鼎、一人稽簿曰、此人有一善、合不死、南面者閱簿、色稍霽、便云、暫送他去、數十人齊聲呵逐、

余曰、因何事勾我來、又因何事遣我去、還祈明示、吏
持簿下、指一條示之、上記崇禎十三年用錢三百、救
一人夫妻完聚、吏曰、非此則今日命當絕、宜墮畜生
道、駭極、乃從二人出、二人索賄、怒告曰、不知劉某出
入公門二十年、嵩勒人財者、何得向老虎討肉喫耶、
二人乃不復言、送至村、拱手曰、此役不曾噉得一口
水、二人既去、入門遂甦、時氣絕已隔日矣、李聞而異
之、因詰其善行顛末、初崇禎十三年歲大凶、人相食、

劉時在淄爲主捕隸、適見男女哭甚哀、問之、答云、夫婦聚綣年餘、今歲荒不能兩全、故悲耳、少時、在油肆前復見之、似有所爭、近詰之、肆主馬姓者便云、伊夫婦餓將死、日向我討麻醬以爲活、今又欲賣婦於我、我家中已買十餘口矣、此何緊要、賤則售、否則已耳、如此可笑、生來纏人、男子因言今粟貴如珠、自度非三百數、不足供逃亡之費、本欲兩生、若賣妻而不免於死、何取焉、非敢言直、但求作陰隲行之耳、劉憐之、

便問馬出幾何、馬言今日婦口、止直百許耳、劉請勿短其數、且願助以半價之資、馬執不可、劉少負氣、便謂男子、彼鄙瑣不足道、我請如數相贈、若能逃荒、又全夫婦、不更佳耶、遂發橐與之、夫妻泣拜而去、劉述此事、李大加獎嘆、劉自此前行頓改、今七旬猶健、去年李詣周村、遇劉與人爭、衆圍勸不能解、李笑呼曰、汝又欲訟桃樹耶、劉茫然改容、吶吶斂手而退、

異史氏曰、李翠石兄弟、皆稱素封、然翠石尤醇謹

喜為善、未嘗以富自豪、抑然誠篤君子也、覩其鮮紛勸善、其生平可知矣、古云、為富不仁、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後富者耶、抑先富而後仁者耶、

邵九娘

柴廷賓、太平人、妻金氏不育、又奇妬、柴百金買妾、金暴遇之、經歲而死、柴忿出、獨宿數月、不踐閨闥、一日柴初度、金卑詞莊禮、為丈夫壽、柴不忍拒、始通言笑、金設宴內寢招柴、柴〻辭以醉、金華妝自詣柴所、曰妾

竭誠終日、君即醉、請一箋而別、柴乃入、酌酒話言、妻從容曰、前日悞殺婢子、今甚悔之、何便仇忌、遂無結髮情耶、後請納金釵十二、妾不汝瑕疵也、柴益喜、燭盡見拔、遂止宿焉、由此敬愛如初、金便呼媒媼來、囑為物色佳媵、而陰使遷延勿報、已則故督促之、如是年餘、柴不能待、徧囑戚好、為之購致、得林氏之養女、金一見、喜形於色、飲食共之、脂澤花釧、任其所取、然林故燕產、不習女紅、繡履之外、須人而成、金曰、我家

素勤儉、非似王侯家買作画圖看者、於是授美錦使學製、若嚴師誨弟子、初猶訶罵、繼以鞭楚、柴痛切於心、不能為地、而金之憐愛林、尤倍於昔、往々自為妝束、勻鉛黃焉、但履跟稍有摺痕、則以鐵杖擊双彎、髮少亂則批兩頰、林不堪其虐、自經死、柴悲慘心目、頗致怨懟、妻怒曰、我代汝教娘子、有何罪過、柴始悟其奸、因復反目、永絕琴瑟之好、陰於別業修房闥、思購麗人而別居之、荏苒半載、未得其人、偶會友人之葬、

見二八女郎、光艷溢目、停睇神馳、女怪其狂顧、秋波斜轉之、詢諸人、知爲郤氏、郤貧士、止此女、少聰慧、教之讀、過目能了、尤喜讀內經、及冰鑑書、父愛溺之、有議婚者、輒令自擇、而貧富皆少所可、故十七歲猶未字也、柴得其端末、知不可圖、然心低徊之、又冀其家貧、或可利動、謀之數媼、無敢媒者、遂亦灰心、無所復望、忽有賈媼者、以貨珠過柴、柴告所願、賂以重金、曰但求一通誠意、其成與否所勿責也、萬一可圖、千金

不惜、媼利其有、諾之、登門、故與郤妻絮語、睹女、驚贊曰、好個美姑〻、假到昭陽院、趙家姊妹何足數得、又問壻家阿誰、郤妻答尚未、媼言若個娘子何愁無王侯作貴客也、郤妻嘆曰、王侯家所不敢望、只要個讀書種子、便是佳耳、我家小孽寃、翻復遴選、十無一當、不解是何意向、媼曰、夫人勿須煩惱、恁個麗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澤、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於某家塋邊望見顏色、願以千金為聘、此非餓鴟

作天鵞想耶、早被老身訶斥去矣、邵妻微哂未答、媪曰、便是秀才家難與較計、若在別箇、失尺而得丈、宜若可為矣、邵妻復笑不言、媪撫掌曰、果爾、則為老身計亦左也、日蒙夫人愛、登堂便促膝賜漿酒、若得千金、出車馬、入樓閣、老身再到門、則閽者呵叱及之矣、邵妻沉吟良久、起而去、與夫語移時、喚其女又移時、三人並出、邵妻笑曰、婢子奇特、多少良匹悉不就、聞為賤媵則就之、但恐為儒林笑也、媪曰、倘入門得一

小哥子、大夫人便如何耶、言已、告以別居之謀、邵益喜、喚女曰、試同賈姥言之、此汝自主張、勿後悔、致懟父母、女覥然曰、父母安享厚奉、則養女有濟矣、況自頑命薄、若得佳偶、必減壽數、少受折磨、未必非福、前見柴即亦福相、子孫必有興者、媪大喜、奔告柴、柴喜出非望、即置千金、備輿馬、娶女於別業、家人無敢言者、女謂柴曰、君之計、所謂燕巢於幕、不謀朝夕者也、塞口防舌、以冀不漏、何可得乎、請不如早歸、猶速發

而禍小、柴慮摧殘、女曰、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我苟無過、怒何由起、柴曰不然、此非常之悍、不可情理動者、女曰、身為賤婢、摧折亦自分耳、不然、買日為活、何可長也、柴以為是、終籌躕而不敢決、一日柴他往、女青衣而出、命蒼頭控老牝馬、一嫗携襆從之、竟詣嫡所、伏地自陳、妻始而怒、既念其自首可原、又見容飾謙卑、氣亦稍平、乃命婢子出錦衣衣之、曰、彼薄倖人播惡於衆、使我横被口語、其實皆男子不義、諸婢無行、

有以激之、汝試念背妻而立家室、豈復是人矣、女曰、細察渠亦稍悔之、但不肯下氣耳、諺云、大者不伏小、以禮論、妻之於夫、猶子之於父、庶之於嫡也、夫人若肯假以詞色、則積怨可以盡捐、妻云、彼自不來、我何與焉、即命婢媼為之除舍、心雖不樂、亦暫安之、柴聞女歸、驚怛不已、窃意羊入虎群、狼籍已不堪矣、疾奔而至、見家中寂然、心始穩貼、女迎門而勸、令詣嫡所、柴有難色、女泣下、柴意少納、女往見妻曰、郎適歸、自

慚無以見夫人、乞夫人往一姍笑之也、妻不肯行、女曰、妾已言之、夫之於妻、猶嫡之於庶、孟光舉案、而人不以爲諂、何哉、分在則然耳、妻乃從之、見柴曰、汝狡兎三窟、何歸爲、柴俛不對、女肘之、柴始强顔爲笑、妻色稍霽、將返、女推柴從之、又囑庖人備酌、自是夫妻復和、女早起、青衣往朝、盥已授帨、執婢禮甚恭、柴入其室、苦辭之、十餘夕始肯一納、妻亦心賢之、然自愧弗如、積慚成忌、但女奉侍謹、無可蹈瑕、或薄施訶譴、

女性順受、一夜夫妻小有反唇、曉妝猶含盛怒、女捧鏡、々墮破之、妻益恚、握髮裂眦、女懼、長跪哀免、怒不解、鞭之至數十、柴不能忍、盛氣奔入、曳女出、妻呶々逐擊之、柴怒、奪鞭反扑、面膚綻裂、始退、由此夫妻若仇、柴禁女勿往、女弗聽、早起、膝行伺幕外、妻搥床怒罵、叱去不聽、前日夜切齒、將伺柴出、而後洩忿於女、柴知之、謝絶人事、杜門不通弔慶、妻無如何、惟日撻婢媼以寄其恨、下人皆不可堪、自夫妻絶好、女亦莫

敢當夕、柴於是孤眠、妻聞之、意亦稍安、有大婢素狡黠、偶與柴語、妻疑其私、暴之尤苦、婢輒於無人處、疾首怨罵、一夕輪婢值宿、女囑柴禁勿往、曰婢面有殺機、叵測也、柴如其言、招之來、詐問何作、婢驚惧無所措詞、柴益疑之、撿其衣、得利刃焉、婢無言、惟伏地乞死、柴欲撻之、女止之曰、恐夫人聞知、此婢必無生理、彼罪固不赦、然不如鬻之、既全其生、我亦得直焉、柴然之、會有買妾者、急貨之、妻以其不謀故罪柴、益遷

怒女、詬罵益毒、柴忿頤女曰、皆汝自取、前此殺卻、烏有今日、言已而走、妻怪其言、徧詰左右、並無知者、問女、女亦不言、心益悶怒、捉裾浪罵、柴乃返以實告、妻大驚、向女溫語、而心轉恨其言之不早、柴以為嫌卻盡釋、不復作防、適遠出、妻乃召女而數之曰、殺主者罪不赦、汝縱之何心、女造次不能以詞自達、妻燒赤鐵烙女面、欲毀其容、婢媼皆為之不平、每號痛一聲、則家人盡哭、願代受死、妻乃不烙、以針刺脇二十餘

下、始揮去之、柴歸、見面創、大怒、欲往尋之、女捉襟曰、妾明知火坑、而故蹈之者、當嫁君時、豈以君家為天堂耶、亦自顧命薄、聊以洩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尚有滿時、若再觸焉、是坎已填而復掘之也、遂以藥糝患處、數日尋愈、忽攬鏡喜曰、君今日宜為妾賀、彼烙斷、我晦紋矣、朝夕事嫡、一如往日、金前見衆哭、自知身同獨夫、畧有愧悔之萌、時時呼女共事、詞色平善、月餘忽病逆呃、害飲食、柴恨其不死、畧不顧問、數日腹

脹如鼓、日夜浸困、女侍伺不遑眠食、金益德之、女以醫理自陳、金自覺疇昔過慘、疑其怨報、故謝之、金為人持家嚴整、婢僕悉就約束、自病後、皆散誕無操作者、柴躬自紀理、劬勞甚苦、而家中米鹽、不食自盡、由是慨然興中饋之思、聘醫藥之、金對人輒自言為氣蠱、以故醫脉之無不指為氣鬱者、凡易數醫、卒罔效、亦湏危矣、又將烹藥、女進曰、此等藥百褁無益、秖增劇耳、金不信、女暗撮別劑易之、藥下食頃三遺、病若

失、遂益笑女言妄、呻而呼之曰、女華陀今如何也、女及群婢皆笑、金問故、始寔告之、泣曰、妾日受子之覆載而不知也、今而後請雖家政聽子而行無何病痊、柴整設為賀、女捧壺侍側、金自起奪壺、曳與連坐、愛異常情、更闌、女托故離席、金遣二婢曳還之、强與連榻、自此事必商、食必偕、即娣妹無其和也、無何女產一男、產後多病、金親為調視、若奉其母、後金患心痗、痛起則面目皆青、但欲覓死、女急市銀針數枚、比至則

氣息瀕盡、按穴刺之、晝然痛止、十餘日復發復刺、過六七日又發、雖應手奏效、不至大苦、然心常惴惴、恐其復萌、夜夢至一處、似廟宇、殿中鬼神皆動、神問汝金氏耶、汝罪過多端、壽數合盡、念汝改悔、故僅降災、以示儆譴、前殺兩姬、此其宿報、至邵氏何罪、而慘毒至此、鞭撻之刑、已有柴生代報、可以相準、所欠一烙二十三針、今三次止償零數、便望病根除耶、明日又當作矣、醒而大懼、猶冀妖夢之誣、食後果病、其痛倍

苦、女至刺之、隨手而瘥、疑曰、技止此矣、病本何以不拔、請再灼之、此非爛燒不可、但恐夫人不能忍受、金憶梦中語、以故無難色、然呻吟忍受之際、嘿思欠此十九針、不知作何變症、不如一朝受晝、庶免後苦、娃晝、求女再針、女笑曰、針豈可以泛常施耶、金曰、不必論穴、但煩一十九刺、女笑不可、金請益堅、起跪榻上、女終不忍、寔以梦告、女乃約畧經絡、刺之如數、自此平復、果不復病、彌自懺悔、臨下亦無戾色、子名曰俊、

秀慧絶倫、女每曰、此子翰苑相也、八歲有神童之目、十五歲以進士授翰林、是時柴夫婦年四十、如夫人三十有二三耳、輿馬歸寧、鄉里榮之、卻翁自鬻女後、家暴富、而士林羞與爲伍、至是始有通往來者、

異史氏曰、女子狡妬、其天性然也、而爲妾媵者、又復炫美弄機、以增其怒、嗚呼、禍所由來矣、若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百折而不移其志、此豈挺刃所能加乎、乃至於再拯其死、而始有悔悟之萌、嗚呼豈

人也哉、如數以償而不增之息、亦造物之恕矣、頗

以仁術作惡報、不亦愼乎、每見愚夫婦抱疴終日、即招無知之巫、任其刺肌灼膚而不敢呻、心嘗怪之、至此始悟、

閩人有納妾者、夕入妻房、不敢便去、僞解屨作登榻狀、妻曰去休、勿作態、夫尚徘徊、妻正色曰、我非似他家妬忌者、何必爾爾、夫乃去、妻獨卧、輾轉不得寐、遂起往伏門外、潛聽之、但聞妾聲隱約、不甚

了了、惟即罷二字、畧可辨識、即罷閩人呼父也、妻聽踰刻、痰厥而踣、首觸扉作聲、夫驚起啟戶、尸倒入、呼妾火之、則其妻也、急扶灌之、目畧開即呻曰、誰家即罷被汝呼、妬情可哂、

犖仙

犖道人無名字、亦不知何里人、嘗求見魯王、閽人不為通、有中貴人出、揖求之、中貴見其鄙陋、遂去之、已而復來、中貴怒、且逐且扑、至無人處、道人笑出黃金

百兩、煩逐者覆中貴、爲言我亦不要見王、但閧後苑
花木楼臺、極人間佳勝、若能導我一遊、生平願足矣
又以白金賂逐者、其人喜、反命、中貴亦喜、引道人自
厚載門入、諸景俱歷、又從登楼上、中貴方凭窓、道人
一推、但覺身墮楼外、有細葛綳腰、懸於空際、下視則
高深暈目、葛隱隱作斷聲、倶極大號、無何数監至、大
駭、見其去地絶遠、登楼共視、則葛端繫檽上、欲觧援
之、則葛細不堪用力、徧索道人、已杳矣、東手無計、奏

知魯王〻詣視大奇之命樓下藉茅鋪絮因而斷之鋪整甫畢葛崩然自絶去地乃不咫耳相與失笑王命訪道士所在聞館於商秀才家往問之則出遊未復既遇於途遂引見王〻賜宴坐便請作劇道士曰臣草野之夫無他傭能既承優寵敢獻女樂為大王壽遂探袖中出美人置地上向王稽拜已道士命扮瑤池宴本祝王萬年女子弔場數語道士又出一人自言王母少間董雙成許飛瓊一切仙姬次第俱出末

有織女來謁、献天衣一襲、金彩絢爛、光映一室、王意其僞、索觀之、道士急言不可、王不聽、卒觀之、果無縫之衣、非人工所能製也、道士不樂曰、臣竭誠以奉大王、暫而假諸天孫、今爲濁氣所染、何以還故主乎、王又意歌者必皆仙姬、思欲留其一二、細視之則皆宮中樂妓耳、轉疑此曲非所夙諳、問之果茫然不自知、道士以衣置火燒之、然後納諸袖中、再搜之則已無矣、王於是深重道士、留居府内、道士曰、野人之性、視

宮殿如籓籠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每至中夜必還其所時而堅留亦遂宿止輒於筵間顛倒四時花木爲戲王問曰聞仙人亦不能忘情果否對曰或仙人然耳臣非仙人故心如枯木矣一夜宿府中王遣少妓往試之入其室數呼不應燭之則瞑坐榻上搖之眸一閃即復合再搖之齁殸作矣推之則隨手而倒酣卧如雷彈其額硬近指作鉄金殸返以白王王使刺以針針弗入推之重不可搖加十餘人舉擲床下

若千觔石墮地者、旦而視之、仍眠地上、醒而笑曰、一場惡睡、墮床下不覺耶、後女子輩、每於其坐臥時、按之以為戲、初按猶軟、再按則鉄石矣、道士舍秀才家、恒中夜不歸、尚鎖其戶、及旦啟扉、道士已臥室中、初尚與曲妓惠哥善、矢志嫁娶、惠雅善歌、絃索傾一時、魯王聞其名、召入供奉、遂絕情好、每繫念之、苦無由通、一夕問道士見惠哥否、答言諸姬皆見、但不知其誰何、尚述其貌、道其年、道士乃憶之、尚求轉寄一語、

道士笑曰、我世外人、不能為君塞鴻、尚哀之不已、道士展其袖曰、必欲一見、請入此中、尚窺之、中大如屋、伏身入、則光明洞徹、寛若廳堂、几案床榻、無物不有、居其內、殊無悶苦、道士入府、與王對奕、望惠哥至、陽以袍袖拂塵、惠哥已納袖中、而他人不之睹也、尚方獨坐凝想、忽有美人自簷間墮、視之惠哥也、兩相驚喜、綢繆臻至、尚曰、今日奇緣、不可不誌、請與卿聯句、書壁上曰、侯門似海久無踪、惠續云、誰識蕭郎今又

逢、尚曰、袖裡乾坤真個大、惠曰、離人思婦盡包容、書甫畢、忽有五人入、八角冠、淡紅衣、認之都與無素、嘿然不言、捉惠哥去、尚驚駭不知所由、道士既歸、呼之出、問其情事、隱諱不以盡言、道士微笑、鮮衣反袂示之、尚審視、隱隱有字跡、細纔如蟣、蓋即所題句也、後十數日、又求一入、前後凡三入、惠哥謂尚曰、腹中震動、妾甚憂之、常以絮帛束腰際、府中耳目較多、倘一朝臨蓐、何處可容兒啼、煩與羣仙謀、見妾三叉腰時、

便一拯救、尚諾之、歸見道士、伏地不起、道士曳之曰、所言予已了了、但請勿憂、君宗祧賴此一綫、何敢不竭綿薄、但自此不必復入、我所以報君者原不在情私也、後數月、道士自外入笑曰、携得公子至矣、可速把襁褓來、尚妻最賢、年近三十、數胎而存一子、適生女、盈月而殤、聞尚言、驚喜自出、道士探袖出嬰兒、酣然若寐、臍梗猶未斷也、尚妻接抱、始呱呱而泣、道士解衣曰、產血濺衣、道家最忌、今為君故、二十年故物、

一旦棄之、尚爲易衣、道士囑曰、舊物勿棄却、燒錢許可療難產墮死胎、尚從其言、居之又久、忽告尚曰、所藏舊衲、當留少許自用、我死後亦勿忘也、尚謂其言不祥、道士不言而去、入見王曰、臣欲死、王驚問之曰此有定數、亦復何言、王不信、强留之、手談一局、急起王又止之、請就外舍、從之、道士趨卧、視之已死、王具棺木、以禮葬之、尚臨哭盡哀、始悟曩言蓋先告之也、遺衲用催產應如响、求者踵接於門、始猶以汚袖與

之、既而剪領襟圈不效、及聞所囑、疑妻必有產厄、斷
血布如掌、珍藏之、會魯王有愛妃、臨盆三日不下、醫
窮於術、或有以尚生告者、立名入、一劑而產、王大喜、
贈白金綵緞良厚、尚悉辭不受、王問所欲、曰臣不敢
言、再請之、頓首曰、如推天惠、但賜舊妓惠哥足矣、王
名之來、問其年、曰妾十八入府、今十四年矣、王以其
齒加長、命徧呼群姬、任尚自擇、尚一無所好、王笑曰、
痴哉書生、十年前訂婚嫁耶、尚以實對、乃盛備輿馬、

仍以所辯絲綴、為惠哥作妝送之出、惠所生子、名之秀生、秀者袖也、是時年十一矣、日念仙人之恩、清明則上其墓、有久客川中者、逢道人於途、出書一卷曰、此府中物、來時倉猝、未暇璧返、煩寄去、客歸、聞道人已死、不敢達王、尚代奏之、王展視、果道士所借、疑之、發其塚、空棺耳、後尚子少殤、賴袖生承繼、益服瞿仙之前知云、

異史氏曰、袖裡乾坤、古人之寓言耳、豈真有之耶、

抑何其奇也、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無催科之苦、人事之煩、則衲中蟣虱、何殊桃源雞犬哉、設容人常住、老於是鄉可耳、

二商

莒人商姓者、兄富而弟貧、鄰垣而居、康熙間歲大凶、弟朝夕不自給、一日日向午、尚未舉火、枵腹蹀躞、無以為計、妻令往告兄、商曰無益、脫兄憐我貧也、當早有以處此矣、妻固強之、商使其子往、少頃空手而返、

商曰、何如哉、妻詳問阿伯云何、子曰、伯躊躕目視伯母、伯母告我曰、兄弟析居、有飯各食、誰復能相顧也、夫妻無言、暫以殘盎敗榻、少易糠粃而生、里中三四惡少、窺大商饒足、夜踰垣入、夫妻驚寤、鳴盥器而號、鄰共嫉之、無援者、不得已疾呼二商、聞嫂鳴、欲趨救、妻止之、大聲對嫂曰、兄弟析居、有禍各受、誰復能相顧也、俄盜破扉、執大商及婦、炮烙之、呼聲綦慘、二商曰、彼固無情、焉有坐視兄死而不救者、率子越垣、

大毅疾呼、二商父子故武勇、人所畏懼、又恐驚致他援、盗乃去、視兄嫂兩股焦灼、扶揭上、招集婢僕乃歸、大商雖被創、而金帛無所亡失、謂妻曰、今所遺留、悉出弟賜、宜分給之、妻曰、汝有好兄弟、不受此苦矣、商乃不言、二商家絕食、謂兄必有報、久之寂不聞、婦不能待、使子捉囊往從貸、得斗粟而返、婦怒其少、欲反之、二商止之、踰兩月、貧餒愈不可支、二商曰、今無術可以謀生、不如鬻宅於兄、兄恐我他去、或不受券而

卹焉未可知、縱或不然、得十餘金亦可存活、妻以為
然、遣子操券詣大商、〻告婦曰、弟即不仁、我手足也、
彼去則我孤立、不如反其券而周之、妻曰不然、彼言
去挾我也、果爾則適墮其謀、世間無兄弟者便觕死
却耶、我髙葺墻垣、亦足自固、不如受其券從所適、亦
可以廣吾宅、計定、令二商押署券尾、付直而去、二商
於是從居鄰村、鄉中不逞之徒、聞二商去、又攻之、復
執大商、搒楚並兼、梏毒慘至、所有金資、悉以贖命、盗

臨去、開廩呼村中貧者恣所取頃刻都盡、次日二商始聞、及奔視、則兄已昏憒不能語、開眸見弟、但以手抓床席而已、少頃遂死、二商忿訴邑宰、盜首逃竄、莫可緝獲、盜粟者百餘人、皆里中貧民、州守亦莫如何、大商遺幼子纔五歲、家既貧、往往自投叔所、數日不歸、送之歸則涕不止、二商婦頗不加青眼、二商曰、渠父母不義、其子何罪、因市蒸餅數枚自送之、過數日、又避妻子陰負斗粟於嫂使養兒、如此以為常、又數

年、大商賣其舊宅、母子得直足自給、二商乃不復至、
後歲大飢、道殣相望、二商食指益繁、不能他顧、娌年
十五、荏弱不能操作、使携籃從兄貸胡餅、一夜夢兄
至、顏色慘戚、曰、余惑於婦言、失手足之義、弟不念前
嫌、增我汗羞、所賣故宅、今尚空閒、宜僦居之、屋後蓬
顆下藏有窖金、發之可以小阜、使醜兒相從、長舌婦余
甚憾之、勿顧也、既醒異之、以重直啗第主、始得就、果
發得五百金、從此棄賤業、使兄弟設肆廛間、娌頗慧、

記箕無訛、又誠慤、凡出入一錙銖必告、二商益愛之、一日泣為母請粟、商妻欲勿與、二商念其孝、按月廩給之、數年家益富、大商婦病死、二商亦老、乃析姪家貲、劃半與之、

異史氏曰、聞大商一介不輕取予、亦猶潔自好者也、然婦言是聽、憒憒不置一詞、恝情骨肉、卒以恪死、嗚呼、亦何怪哉、二商以貧始、以素封終、為人何所長、但不甚遵閫教耳、嗚呼、一行不同、而人品遂

異、

沂水秀才

沂水秀才某、課業山中、夜有二美人入、含笑不語、各以長袖拂榻相將坐、衣耎無聲、少間一美人起、以白綾巾展几上、ゝ有草書三四行、亦未審其何詞、一美人置白金一鋌、可三四兩許、秀才掇納袖中、美人取巾、握手笑出曰、俗不可耐、秀才捫金、則其中烏有矣、麗人在坐、投以芳澤、置不顧、而金是取、是乞兒相也、

尚可耐哉、狐子可兒、雅態可想、友人言此、因並思不可耐事附誌之、

對酸俗客、　市井人作文語、　富貴態狀、

秀才裝名士、　信口謊言不掩、　揖坐

苦讓上下、　旁觀諂態、　財奴哭窮、

歪詩文强人觀聽、　醉人歪纏、　作滿洲

調、　任憨兒登筵抓肴果、　市井惡謔、

體氣苦逼人語、　歪科甲談時文、　語次

頻稱貴戚、　假人餘威裝模樣、

梅女

封雲亭、太行人、偶至郡、晝臥寓所、時年少喪偶、岑寂之下、頗有所思、凝視間、見墻上有女子影、依稀如画、念必意想所致、而久之不動亦不滅、異之、起視轉真、再近之、儼然少女、容蹙舌伸、索環繞領、驚顧未已、冉冉欲下、知為縊鬼、然以白晝壯胆、不大畏怯、語曰、娘子如有奇寃、小生可以極力、影居然下、曰、萍水之人、

何敢遽以重務浼君子、但泉下槁骸、舌不得縮、索不得除、求斷屋梁而焚之、恩同山岳矣、諾之、遂滅、呼主人來、問所見狀、主人言此十年前梅氏故宅、夜有小偷入室、爲梅所執、送詣典史、典史受盜錢五百、誣其女與通、將拘審驗、女聞自經、後梅夫妻相繼卒、宅歸於余、客往往見怪異、而無術可以靖之、封以鬼言告、主人計毀舍易楹、費不資、故難之、封乃協力助作、既就而復居之、梅女夜至、展謝已、喜氣充溢、姿態嫣然、

封愛悅之、欲與為歡、瞞然而慚曰、陰慘之氣、非但不為君利、若此之為、則生前之垢、西江不能濯矣、會合有時、今日尚未、問何時、但笑不言、封問飲乎、答言不飲、封曰、坐對佳人、悶眼相看、亦復何味、女曰、妾生平戲技惟諳打馬、但兩人寥落、夜深又苦無局、今長夜莫遣、聊與君為交綫之戲、封從之、促膝戟指、翻變良久、封迷亂不知所從、女輒口道而頤指之、愈出愈幻、不窮於術、封笑曰、此閨房之絕技也、女曰、此妾自悟、

但有双綫、即可成文、人自不之察耳、更闌頗怠、强使就寢、曰我陰人不寐、請君自休、妾少解按摩之術、願盡技能、以侑清梦、封從其言、女疊掌爲之輕按、自項及踵皆遍、手所經骨若醉、既而握指細擂、如以團絮相觸状、體暢舒不可言、擂至腰、口目皆慵、至股則沉沉睡去矣、及醒日已向巳、覺骨節輕活、殊於往日、心益愛慕、遶屋而呼之、並無响應、日夕女始至、封曰、卿居何所、使我呼欲遍、曰鬼無常所、要在地下、問地下

有隙可容身乎、曰鬼不見地、猶魚不見水也、封握腕曰、使卿而活、當破產購致之、女笑曰、勿須破產、戲至半夜、封苦逼之、女曰、君勿纏我、有浙娼愛卿者、新寓北鄰、頗極風致、明夕招與俱來、聊以自代若何、封允之、次夕果與一少婦同至、年近三十以來、眉目流轉、隱含蕩意、三人狎坐、打馬爲戲、局終、女起曰、嘉會方殷、我且去、封欲挽之、飄然已逝、兩人登榻、于飛甚樂、詰其家世、則含糊不以盡道、但曰、郎如愛妾、當以指

彈北壁、微呼曰壺盧子、即至、三呼不應、可知不暇、勿更招也、天曉、入北壁隙中而去、次日女來、封問愛卿、女云、被高公子招去侑酒、以故不得來、因而翦燭共話、女每欲有所言、吻已啟而輒止、封固詰之、終不肯言、歔欷而已、封强與作戲、四漏始去、自此二女頻來、笑聲常徹宵旦、因而城社悉聞、典史某亦浙之世族、嫡室以私僕被黜、繼娶顧氏、深相愛好、期月夭殂、心甚悼之、聞封有靈鬼、欲以問冥世之緣、遂跨馬造封、

封初不肯承、某力求不已、封設筵與坐、諸為之招鬼妓、日既曛、叩壁而呼、三毅未已、愛卿驟入、舉頭見客色變欲走、封以身橫阻之、某審視大怒、投以巨椀漉然而滅、封大驚、不解其故、方將致詰、俄暗室中一老嫗出、大罵曰、貪鄙賊、壞我家錢樹子、三十貫索要償也、以杖擊某中顱、某抱首而哀曰、此顧氏我妻也、少年而殞、方切哀痛、不圖為鬼不貞、於姥乎何與、嫗怒曰、汝本浙江一無賴賊、買得條烏角帶、鼻骨倒豎矣、

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錢便而翁也、神怒人怨、死期已迫、汝父母代哀冥司、願以愛媳入青樓、代汝償貪債、不知耶、言已又擊、某婉轉哀鳴、方驚詫無從救解、旋見梅女自房中出、張目吐舌、顏色變異、近以長簪刺其耳、封驚極、以身幛客、女憤不已、封勸曰、某即有罪、倘死於寓所、則咎在小生、請少存投鼠之忌、女乃曳嫗曰、暫假餘息、為我顧封郎也、某張皇鼠竄而去、至署、患腦痛、中夜遂斃、次夜女出、笑曰、痛快惡

氣出矣、問何仇怨、女曰、曩已言之、受賄誣奸、啣恨已久、每欲浼君一爲昭雪、自愧無纖毫之德、故將欲言而輙止、適聞紛拏、竊以伺聽、不意其仇人也、封訝曰、此即誣卿者耶、曰彼典史於此十有八年、妾寃歿十六寒暑矣、問嫗爲誰、曰老娼也、又問愛卿、曰臥病耳、因覥然曰、妾昔謂會合有期、今真不遠矣、君常願破家相贖、猶記否、封曰、今日猶此心也、女曰實告君妾歿日、已投生延安展孝廉家、徒以大怨未伸、故遷延

於是、請以新帛作鬼囊、俾妾得附君以往、就展氏求婚、計必允諧、封慮勢分懸殊、恐將不遂、女曰、但去無憂、封從其言、女囑云、途中甚勿相喚、待合巹之夕、以囊掛新人首、急呼曰、勿忘勿忘、封諾之、纔啟囊、女跳身已入、携至延安、訪之果有展孝廉、生一女、貌極端好、但病癡、又常以舌出唇外、類犬喘日、年十六歲、無問名者、父母憂念成痗、封到門投刺、具通族閥、既退託媒、展喜贅封於家、女癡絕不知為禮、使兩婢扶曳

歸所、群婢既去、女解襟露乳、對封憨笑、封覆囊而呼之、女停眸審顧、似有疑思、封笑曰、卿不識小生耶、舉囊而示之、女乃悟、急掩襟、喜共燕笑、詰旦封入謁岳、展慰之曰、痴女無知、既承青眷、君倘有意、家中慧婢不乏、僕不靳相贈、封力辨其不痴、展疑之、無何女至、舉止皆佳、因大驚異、女但掩口微笑、展細詰之、女進退而慚於言、封為畧述梗概、展大喜、愛悅逾於平時、使子大成與婿同學、供給豐備、年餘大成漸厭薄之、

因而郎舅不相能、厮僕亦刻疵其短、展惑於浸潤、禮稍懈、女覺之、謂封曰、岳家不可久居、凡久居者盡蒻茸也、及今未大決裂、宜速歸、封然之、告展、展欲留女、女不可、父兄盡怒、不給輿馬、女自出妝資貰馬歸、後展招令歸寧、女固辭不往、後封舉孝廉、始通慶好、異史氏曰、官卑者愈貪、其常情然乎、三百誣奸、夜氣之牿亡盡矣、奪佳偶入青樓、卒用暴死、吁可畏哉、

康熙甲子、貝邱典史最貪詐、民咸怨之、忽其妻被狡者誘與偕亡、或代懸招狀云、某官因自己不慎、走失夫人一名、身無餘物、止有紅綾七尺、包裹元寶一枚、翹邊細紋、並無闕壞、亦風流之小報也、

梁彥

徐州梁彥、患鼽嚏、久而不已、一日方臥、覺鼻奇癢、遽起大嚏、有物突出落地、狀類屋上瓦狗、約指頂大、又嚏又一枚落、四嚏凡落四枚、蠢然而動、相聚互嗅、俄

而强者嚙弱者以食、〻一枚則身暴長、瞬息吞并、止存其一、大於鼴鼠矣、伸舌周匝、自舐其吻、梁大愕、踏之、物緣襪而上、漸至股際、捉衣而撼擺之、粘據不可下、頃入襟底、爬抓腰脅、大懼、急解衣擲地、捫之、物已貼伏腰間、推之不動、掐之則痛、竟成贅疣、口眼已合、如伏鼠然、

聊齋誌異卷之十四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郭秀才

東粵士人郭某、暮自友人歸、入山迷路、竄榛莽中、約更許、聞山頭笑語、急趨之、見十餘人藉地飲、望見郭、閧然曰、坐中正欠一客、大佳大佳、郭既坐、見諸客半儒巾、便請指迷、一人笑曰、君真酸腐、舍此明月不賞、何求道路耶、即飛一觥來、郭飲之、芳香射鼻、一引遂

盡、又一人持壺傾注、郭故善飲、又復奔馳吻燥、一舉十觴、衆人大贊曰、豪哉眞吾友也、郭放達善謔、能學禽語、無不酷肖、離坐起溲、竊作燕子鳴、衆疑曰、夜半何得此耶、又效杜鵑、衆益疑、郭坐但笑不言、方紛議間、郭回首爲鸚鵡鳴曰、郭秀才醉矣、送他歸也、衆驚聽、寂不復聞、少頃又作之、既而悟其爲郭、始大笑、皆撮口從學、無一能者、一人曰、可惜青娘子未至、又一人曰、中秋還集於此、郭先生不可不來、郭敬諾、一人

起曰、客有絶技、我等亦獻踏肩之戲若何、於是譁然並起、前一人挺身矗立、即有一人飛登肩上亦矗立、累至四人、高不可登、繼至者攀肩踏臂、如緣梯狀十餘人頃刻都盡、望之可接霄漢、方驚顧間、挺然倒地、化爲修道一綫、郭駭立良久、遵道得歸、翌日腹大痛、溺綠色似銅青、着物能染、亦無溺氣、三日乃已、往驗故處、則肴骨狼籍、四圍叢莽、並無道路、至中秋郭欲赴約、朋友諫止之、設斗胆再往一會青娘子、必更有

異、惜乎其見之揺也、

阿英

甘玉、字璧人、廬陵人、父母早喪、遺弟珏、字雙璧、始五歲、從兄鞠養、玉性友愛、撫弟如子、後珏漸長、丰姿秀出、又慧能文、玉益愛之、每曰、吾弟表〻、不可以無良匹、然簡拔過刻、姻卒不就、適讀書匡山僧寺、夜初就枕、聞窓外有女子聲、窺之、見三四女郎席地坐、數婢陳肴酒、皆殊色也、一女曰、秦娘子、恁良宵阿英何不

來、下座者曰、昨自函谷來、被惡人傷右臂、不能同游、方用恨々、一女曰、前宵一夢大惡、今猶汗悸、下座者摇手曰、莫道莫道。今夕姊妹歡會、言之嚇人不快、女笑曰、婢子何胆怯爾々、便有虎狼御去耶、若要勿言、須歌一曲、為娘行侑酒、女低吟曰、閒指桃花取次開、昨日踏青、小約未應乖、囑咐東鄰女伴少待、莫相催、着得鳳頭鞋子即當來、吟罷、一座無不嘆賞、談笑間、忽一偉丈夫、岸然自外入、鶻睛熒々、其貌獰醜、衆啼

曰、妖至矣、倉卒闃然、殆如鳥散、惟歌者嬰娜不前被執哀啼、强與支撑、丈夫吼怒、齕手斷指、就便嚼食、女郎踣地若死、王憐惻不可復忍、乃急抽劍拔関出、揮之中股、〻落、負痛逃去、扶女入室、面如塵土、血淋襟袖、驗其手則右拇斷矣、裂帛代裹之、女始呻曰、拯命之德、將何以報、王自初窺時、心已隐爲弟謀、因告以意、女曰、狼疾之人、不能操箕帚、當别爲賢仲圖之、詰其姓氏、答言秦氏、王乃展衾、俾暫休養、自乃襆被他

所、曉而視之、則床上已空、意其自歸、而訪察近村、殊
少此姓、廣託戚朋、並無確耗、歸與弟言、悔恨若失、珏
一日偶遊塗野、遇一二八女郎、姿致娟娟、顧之微笑、
似將有言、因以秋波四顧而後問曰、君甘家二郎否、
曰然、曰君家尊曾與妾有婚姻之約、何今日欲背前
盟、另訂秦家、珏曰、小生幼孤、夙好都不曾聞、請言族
閥、歸當問兄、女曰、無須細道、但得一言、妾當自至、珏
以未禀兄命為辭、女笑曰、騃郎君、遂如此怕哥子耶、

既如此、妾陸氏、居東山望村、三日內當候王音、乃別而去、珏歸述諸兄嫂、兄曰、此大謬語、父歿時我二十餘歲、倘有是說、那得不聞、又以其獨行曠野、遂與男兒交語、愈益鄙之、因問其貌、珏紅徹面頸、不出一言、嫂笑曰、想是佳人、王曰、童子何辨妍媸、縱美必不及秦、待秦氏不諧、圖之未晚、珏嘿而退、踰數日、王在途見一女子、零涕前行、垂鞭按轡而微睨之、人世殆無其匹、使僕詰焉、答曰、我舊許甘家二郎、因家貧遠徙、

遂絕耗問、近方歸、復聞即家二三其德、背棄前盟、往問伯伯、甘壁人、焉置妾也、甘鸞喜曰、甘壁人即我是也、先人曩約、寔所不知、去家不遠、請即歸謀、乃下騎授轡、步御以歸、女自言小字阿英、家無昆季、惟外姊秦氏同居、始悟麗者所言、即其人也、玉欲告諸其家、女固止之、竊喜弟得佳婦、然恐其佻達招議、久之女殊矜莊、又嬌婉善言、母事嫂、嫂亦雅愛慕之、值中秋夫妻方狎宴、嫂苦招之、珏意悵惘、女遣招者先行、約

以繼至、而端坐笑言、良久殊無去志、珏恐嫂待久、故促之、女但笑卒不復去、質旦、晨妝甫竟、嫂自來撫問、夜來相對、何爾怏怏、女微哂之、珏覺有異、質對參差、嫂大駭、苟非妖物、何得有分身術、珏亦懼、隔簾而告之曰、家世積德、曾無怨仇、如其妖也、請速行、幸勿殺吾弟、女靦然曰、妾本非人、祇以阿翁夙盟、故秦家姊以此勸駕、自分不能育男女、常欲辭去、所以戀戀者、為兄嫂待我不薄耳、今既見疑、請從此訣、轉眼化為

鸚鵡、翩然逝矣、初廿翁在時、蓄一鸚鵡、甚慧、嘗自投餌、珏時四五歲、問飼鳥何為、父戲曰、將以為汝婦、閒慮鸚鵡乏食、則呼珏云、不將餌去、餓煞媳婦矣、家人亦皆以此相戲、後斷鎖亡去、始悟舊約蓋謂此也、然珏明知非人、而思之不置、嫂懸情尤切、旦夕啜泣、王悔之而無如何、後二年、為弟聘姜氏女、意終不自得、有表兄為粵司李、王往省之、久不歸、適土寇為亂、近村里落、半為邱墟、珏大懼、率家人避難山谷、山上男

女頗雜、都不知其誰何、忽聞女子小語、絶類英、嫂促珏近聽之、果英、珏喜極、捉臂不釋、女乃謂同行者曰、姊且去、我望嫂嫂來、既至、嫂望見悲哽、女慰勸再三、又謂此非樂土、因勸令歸、衆惧寇至、女固言不妨、乃相將俱歸、女撮土攔戶、囑安居勿出、坐數語、反身欲去、嫂急握其腕、又令兩婢捉左右足、女不得已、止焉、然不甚歸私室、珏訂之三四、始為之一往、嫂每謂新婦不能當叔意、女遂早起、為姜理妝、梳竟、細勻鉛黃、

人視之、艷增數倍、如此三日、居然麗人、嫂奇之、因言我又無子、欲購一妾、姑未遑暇、不知婢輩可塗澤否、女曰、無人不可轉移、但質美者易為力耳、遂徧相諸婢、惟一黑醜者有宜男相、乃喚與洗濯、已而以濃粉雜藥末塗之、如是三日、面色漸黃、四七後、脂澤沁入肌裏、居然可觀、日惟閉門作笑、並不計及兵火、一夜譟裁四起、舉家不知所謀、俄聞門外人馬鳴動、紛紛俱去、既明、始知村中焚掠殆盡、盜縱群隊窮搜、凡伏

匿岩穴者悉被殺擄、遂益德女、目之以神、女忽謂嫂曰、妾此來徒以嫂義難忘、聊分離亂之憂、阿伯行至妾在此、如諺所云非李非奈、可笑人也、我姑去、當乘間一相望耳、嫂問行人無恙乎、曰近中有大難、此無與他人事、秦家娣受恩奢、意必報之、固當無妨、嫂挽之過宿、未明已去、王自東粵歸、聞亂、兼程進、途遇寇、主僕棄馬、各以金束腰間、潛身叢棘中、一秦吉了飛集棘上、展翼覆之、視其足缺一指、心異之、俄而群盗

四合、繞萃殆徧、似尋之、二人氣不敢息、盜既散、烏始翔去、既歸、各道所見、始知秦吉了即所救麗者也、後值玉他出不歸、英必暮至、計玉將歸則蚤去、珏或會於嫂所、間邀之則諾而不赴、一夕玉他往、珏意阿英必至、潛伏候之、未幾英果來、暴起要遮而歸於室、女曰、妾與君情緣已盡、强合之恐為造物所忌、少留有餘、時作一面之會如何、珏不聽、卒與狎、天明詣嫂、嫂怪之、女笑云、中途為强寇所刼、勞嫂懸望矣、數語趍

出居無何有巨狸啣鸚鵡經寢門過嫂駭絶因疑是英時方沐輟洗急踊羣起譟擊始得之左翼沾血奄存餘息抱置膝頭撫摩良久始漸醒自以喙理其翼少旋飛遶室中呼曰嫂嫂別矣吾怨珏也振翼遂去不復來

橘樹

陝西劉公為興化令有道士來献盆樹視之則小橘細纔如指擯弗受劉有幼女時六七歲適值初度道

士云此不足供大人清玩聊祝女公子福壽耳乃受之女一見不勝愛悅寘諸閨閫朝夕護之惟恐傷劉任滿橘盈把矣是年初結實簡裝將行以橘重贅謀棄去女抱樹嬌啼家人紿之曰幾日而不復來女信之涕始止又恐為大力者負之而去立視家人移栽墀下乃行女歸受莊氏聘莊丙戌登進士釋褐為興化令夫人大喜竊意十餘年橘不復存及至則樹已十圍實纍纍以千計問之故役皆云劉公去後橘甚

茂而不實、此其初結也、更奇之、莊任三年、繁實不懈、第四年、憔悴無少華、夫人曰、君任此不久矣、至秋、果解任、

異史氏曰、橘其有夙緣於女與、何遇之巧也、其寔也似感恩、其不華也似傷離、物猶如此、而況於人乎、

牛成章

牛成章、江西之布商也、娶鄭氏、生子女各一、牛三十

三歲病死、子名忠、時方十二、女八九歲而已、母不能貞、貨產入囊、改醮而去、遺兩孤難以存濟、有牛從嫂年已六衰、貧寡無歸、遂與居處、數年嫗死、家益替、而忠漸長、思繼父業、而苦無資、妹適毛姓、毛富賈也、女哀婿假數十金付兄、兄從人適金陵、途中遇寇、資斧盡喪、飄蕩不能歸、偶趨典肆、見主肆者絕類其父、出而潛察之、姓字皆符、駭異不喻其故、惟日流連其傍、以窺意旨、而其人亦畧不顧問、如此三日、覘其言笑

舉止、真父無訛、即又不敢拜識、乃自陳於羣小、求以同鄉之故、進身爲傭、立券已、主人視其里居姓名、似有所動、問所從來、忠泣訴父名、主人悵然若失、久之、問而母無恙乎、忠又不敢謂父死、婉應曰、我父六年前經商不返、母醮而去、幸有伯母撫育、不然塟溝瀆久矣、主人慘然曰、我即是汝父也、於是握手悲哀、又導入叅其後母、後母姬、年三十餘、無出、得忠喜、設宴寢門、牛終欷歔不樂、即欲一歸故里、妻慮肆中乏人、

故止之、牛乃率子紀理肆務、居之三月、乃以諸籍委子、趣裝西歸、既別、忠賫以父死告母、媪乃大驚、言彼負販於此、曩所與交好者留作當商、娶我已六年矣、何言死耶、忠又細述之、相與疑念、不喻其由、踰一晝夜、而牛已返、携一婦入、頭如蓬葆、忠視之、則其所生母也、牛摘耳頓罵、何棄吾兒、婦懾伏不敢少動、牛以口齕其項、婦呼忠曰、兒救吾、兒救吾、忠大不忍、橫身蔽隔其間、牛猶忿怒、婦已不見、衆大驚、相譁以鬼、旋

視牛顏色慘變、委衣於地、化為黑氣、亦尋滅矣、母子駭嘆、舉衣冠而瘞之、忠席父業、富有萬金、後歸家問之則嫁母於是日死、一家皆見牛成章云、

青娥

霍桓、字匡九、晉人也、父官縣尉、早卒、遺生最幼、聰慧絕人、十一歲以神童入泮、而母過於愛惜、禁不令出庭戶、年十三尚不能辨伯叔甥舅焉、同里有武評事者、好道、入山不返、有女青娥、年十四、美異常倫、幼時

竊讀父書、慕何仙姑之為人、父既隱、立志不嫁、母無奈之、一日生於門外瞥見之、童子雖無知、祇覺愛之極而不能言、直告母、使委禽焉、母知其不可故難之、生鬱鬱不自得、母恐拂兒意、遂託往來者致意武、果不諧、生行思坐籌、無以為計、會有一道士在門、手握小鑱、長裁尺許、生借閱一過、問將何用、答云此劚藥之具、物雖小堅石可入、生未深信、道士即以斫墻上石、應手落如腐、生大異之、把玩不釋於手、道士笑曰、

公子愛之、即以奉贈、生大喜、酧之以錢、不受而去、持歸、歷試磚石、畧無隔閡、頓念穴墻、則美人可見、而並不知其非法也、更定踰垣而出、直至武第、凡穴兩重垣、始達中庭、見小廂中尚有燈火、伏窺之、則青娥卸晚妝矣、少頃燭滅、寂無聲、穿墉入、女已熟眠、輕解雙履、悄然登榻、又恐女郎驚覺、必遭訶逐、遂潛伏繡衾之側、畧聞香息、心願竊慰、而半夜經營、疲殆頗甚、少一合眸、不覺睡去、女醒、聞鼻氣休〻、開目見穴隙亮

入、大駭急起、暗揺婢醒、扳関輕出、敲扃喚家人婦、共爇火操杖以往、則見一總角書生、酣眠繡榻、細審識為霍生、抗之始覺、遽起、目灼灼如流星、似亦不大畏懼、但靦然不作一語、衆指為賊、恐呵之、始出涕曰、我非賊、寔以愛娘子故、願一近芳澤耳、衆又疑穴數重垣、非童子所能者、生出鏡以言其異、共試之駭絶、訝為神授、將共告諸夫人、女俛首沉思、意似不以為可、衆窺知女意、因曰、此子赦名門第、殊不辱玷、不如縱

之使去、俾復求媒焉、詰旦假盜以告夫人如何、女不答、衆乃促生行、生索鞾、共笑曰、騃兒童猶不忘凶罷耶、生覷枕邊有鳳釵一股、陰納袖中、已為婢子所窺、急白之、女不言、亦不怒、一媪拍頸曰、莫道他騃、若小意念乖絕也、乃曳之仍自竇中出、既歸不敢實告母、但囑母復媒致之、母不忍顯拒、惟偏托媒氏急為別覓良姻、青娥知之、中情皇急、陰使腹心者風示媪、〻悅、託媒往、會小婢漏泄前事、武夫人辱之、不勝恚憤、

媒至益觸其怒以杖畫地罵生並及其母媒懼竄歸具述其狀生母亦怒曰不肖所為我都懵懵何遂以無禮相加當交股時何不將蕩兒婬女一並殺却由是見其親屬輙便披訴女聞媿欲死武夫人大悔而不能禁之使勿言也女陰使人婉致生母且矢之以不他其詞悲切母感之乃不復言而論親之謀亦遂輟矣會秦中歐公宰是邑見生文深器之時名入內署極意優寵一日問生婚乎答言尚未詰之對曰夙

與故武評事女、小有盟約、後以微嫌、遂致中寢、問猶願之否、生靦然不言、公笑曰、我當為子成之、即委縣尉敎諭、納幣於武夫人、夫人喜、婚乃定、踰歲娶女歸、女入門、乃以鏡擲地曰、此寇盜物可將去、生笑曰、勿忘媒妁、珍佩之恒不去身、女為人溫良寡嘿、一日三朝其母、餘惟閉門寂坐、不甚留心家務、母或以弔慶他往、則事事經紀、罔不井井、二年餘、生一子孟仙、一切委之乳保、似亦不甚顧惜、又四五年、忽謂生曰、歡

愛之緣、於茲八載、今離長會短、可將奈何、生鶩問之、即已嘿々、盛妝拜母、返身入室、追而詰之、則仰眠榻上而氣絶矣、母子痛悼、購良材而葬之、母已衰邁、每々抱子思母、如摧肺肝、由是遘疾、遂憊不起、逆害飲食、但思魚羹、而近地無魚、百里外始可購致、時厮騎皆被差遣、生性純孝、急不可待、懷貲獨往、晝夜無停趾、返至山中、日已沉冥、兩足跛踦、步不能咫、後一叟至、問曰、足得毋泡乎、生唯々、叟便曳坐路側、敲石取

火、以紙裹藥末熏生兩足訖、試使行、不惟痛止、兼益矯健、感極申謝、叟問何事汲汲、答以母病、因歷道所由、叟問何不另娶、答云未得佳者、叟遥指山村曰、此處有一佳人、倘能從我去、僕當爲君作伐、生辭以母病待魚、姑不遑暇、叟乃拱手約以異日、入村但問老王、乃别而去、生歸、烹魚獻母、母略進、數日尋瘳、乃命僕馬往尋叟、至舊處、迷村所在、惆悵移時、夕暾漸墜、山谷甚雜、又不可以極望、乃與僕分上山頭、以瞻里

落而山徑崎嶇不可復騎跋履而上昧色籠烟矣蹀躞四望更無村落方將下山而歸路已迷心中燥火如燒荒竄闇冥墮絕壁幸數尺下有一綫荒臺墜臥其上澗僅容身下視黑不見底惧極不敢少動又幸崖邊皆生小樹約體如欄定移時見足傍有小洞口心竊喜以背着石螬行而入意稍穩冀天明可以呼救少頃深處有光如星點漸近之約二三里許忽睹廊舍並無釭燭而光明若晝一麗人自房中出視之

則青娥也、見生驚曰、郎何能來、生不暇陳、把袪嗚惻、女勸止之、問母及兒、生悉述苦況、女亦慘然、生曰、卿死年餘、此得毋冥間耶、女曰非也、此乃仙府、曩實非死、所瘞一竹杖耳、郎今來仙緣有分也、因導令朝父則一修髯丈夫坐堂上、生趨拜、女白霍郎來、翁驚起握手、畧道平素、曰婿來大好、分當留此、生辭以母望不能久留、翁曰、我亦知之、但遲三數日、即亦何傷、乃餌以肴酒、即令婢設榻於西堂、施錦裀焉、生既退、約

女同寢女却之曰此何處可容狎褻生捉臂不捨窓外婢子笑聲嗤然女益慚方爭拒間翁入叱曰俗骨汚吾洞府宜即去生素負氣愧不可忍作色曰兒女之情人所不免長者何當窺伺我無難即去但令女須便將隨翁無詞招女隨之啟後戶送之賺生離門父子闔扉去回頭則峭壁巉巖無少隙縫隻影煢煢罔所歸適視天斜月高揭星斗已稀悵悵良久悲已而恨面壁叫號迄無應者憤極腰中出鑱鑿石攻進

且攻且罵、瞬息洞入三四尺許、隱隱聞人語曰、孽障哉、生奮力鑿益急、忽洞底豁開二扉、推青娥出曰、可去可去、壁即復合、女怨曰、既愛我為婦、豈有待丈人如此者、是何處老道士授汝凶器、將人纏混欲死、生得女意願已慰、不復置辯、但憂路險難歸、女折兩枝各跨其一、即化為馬、行且駛、俄頃至家、時失生已七日矣、初生之與僕相失也、覓之不得、歸而告母、母遣人窮搜山谷、並無蹤緒、正憂惶間、聞子自歸、懽喜承

迎、舉首見婦、幾駭絕、生畧述之、母益欣慰、女以形跡詭異、慮駭物聽、求母播遷、母從之、異郡有別業、刻期徙往、人莫之知、偕居十八年、生一女、適同邑李氏、後母壽終、女謂生曰、吾家茅田中雉抱八卵、其地可葬、汝父子扶櫬歸窆、兒已成立、宜即留守廬墓、無庸復來、生從其言、葬後自返、月餘孟仙往省之、而父母俱杳、問之老奴、則云赴葬未還、心知其異、浩歎而已、孟仙文名甚譟、而困於場屋、四句不售、後以拔貢入北

闈、遇同號生、年可十七八、神采俊逸、愛之、視其卷、註順天廩生霍仲仙、瞪目大駭、因自道姓名、仲仙亦異之、便問鄉貫、孟仙悉告之、仲仙喜曰、弟赴都時、父囑文場中如逢山右霍姓者吾族也、宜與款接、今果然矣、顧何以名字相同如此、孟仙因詰高曾並嚴慈姓諱、已而驚曰、是我父母也、仲仙疑年齒不類、孟仙曰、我父母皆仙人、何可以貌信其年歲乎、因述往跡、仲仙始信、場後不暇休息、命駕同歸、纔到門、家人迎告、是

夜失太翁及夫人所在，兩人大驚，仲仙入而詢諸婦，婦言昨夕尚共杯酌，母謂汝夫婦少不更事，明日大哥來，吾無慮矣，早旦入室，則闃無人矣，兄弟聞之，頓足悲哀，仲仙猶欲追覓，孟仙以為無益，乃止，是科仲仙領鄉薦，以晉中祖墓在，從兄而歸，猶冀父母尚居人間，隨在探訪，而終無踪跡矣。

異史氏曰，鑽穴眠榻，其意則痴，鑿壁罵岳，其行則狂，仙人之撮合之者，惟欲以長生報其孝耳，然既

混跡人間、狎生子女、則居而終焉亦何不可、乃三十年而屢棄其子、抑獨何哉、異已、

鏡聽

益都鄭氏兄弟、皆文學士、大鄭早知名、父母嘗過愛之、又因子並及其婦、二鄭落拓、不甚爲父母所歡、遂惡次婦、至不齒禮、冷煖相形、頗存芥蔕、次婦每謂二鄭、等男子耳、何遂不能爲妻子爭氣、遂擯不與同宿、於是二鄭感憤、勤心銳思、亦遂知名、父母稍〻優顧

之、然終殺於兄、次婦望夫綦切、是歲大比、竊於除夜以鏡聽卜、有二人初起、相推為戲云、汝也涼涼去、婦歸、凶吉不可解、亦置之、闈後兄弟皆歸、時暑氣猶盛而婦在廚下、炊飯餉耕者、其熱正苦、忽有騎登門報大鄭捷、母入廚喚大婦曰、大男中式矣、汝可涼涼去、次婦憤惻泣且炊、俄又有報二鄭捷者、次婦力擲餅杖而起曰、儂也涼涼去、此時中情所激、不覺出之於口、既而思之、始知鏡聽之言驗也、

異史氏曰、貧窮則父母不子、有以也哉、庭幃之中、固非憤激之地、然二鄭婦激發男兒、亦與怨望無賴者、殊不同科、投杖而起、真千古之快事也、

牛瘟

陳華封、蒙山人、以盛暑煩熱、枕藉野樹下、忽一人奔波而來、首着圍領、疾趨樹陰、掬石爲座、揮扇不停、汗下如流瀋、陳起坐笑曰、若除圍領、不扇可涼、客曰、脫之易、再着難也、就與傾談、頗極蘊藉、既而曰、此時無

他想、但得氷浸涼甌、一道冷芳、度下十二重樓、暑氣可清一半、陳笑云、此頗易遂、僕當為君償之、因握手曰、寒舍伊邇、請即迂步、客笑而從之、至家、出藏酒於石洞、其涼震齒、客大悅、一舉十觴、日已就暮、天忽雨、於是張燈於室、客乃鮮除領巾、相與磅礴、語次見客腦後、時漏燈光、疑之、無何客酩酊、眠榻上、陳移燈窃窺之、見耳後有巨穴、如琖大、數道厚膜間隔、如櫺、〻外耎革垂蔽、中似空〻、駭極、潛抽髻簪、撥膜覘之、有

一物狀類小牛、隨手飛出、破窻而去、益駭不敢復撥、方欲轉步、而客已醒、驚曰、子窺見吾隱矣、放牛瘟出、將為奈何、陳拜詰其故、客曰、今已若此、尚復何諱、實相告、我六畜瘟神耳、適所縱者牛瘟、恐百里內牛無種矣、陳故以養牛為業、聞之大恐、拜求術解、客曰、余且不免於罪、其何術之能解、惟苦參散最效、其廣傳此方、勿存私念可也、言已謝別出門、又掬土堆壁龕中曰、每用一合亦效、拱手即不復見、居無何牛果病、

瘟疫大作、陳欲專利、秘其方不肯傳、惟傳其弟、、試之神驗、而陳自刲唉牛、殊罔所效、有牛二百蹄躈倒斃殆盡、遺老牝牛四五頭、亦逡巡就死、中心懊惱、無所用力、忽憶龕中掬土、念未必效、姑妄投之、經夜牛乃盡起、始悟藥之不靈、乃神罰其私也、後數年、牝牛繁育、漸復其故、

金姑夫

會稽有梅姑祠、神故馬姓、族居東莞、未嫁而夫早死、

遂矢志不醮、三旬而卒、族人祠之、謂之梅姑、丙申、上虞金生赴試經此、入廟徘徊、頗涉冥想、至夜夢青衣來、傳梅姑命招之、從去入祠、梅姑立候簷下、笑曰、蒙君寵顧、實切依戀、不嫌陋拙、願以身為姬侍、金唯唯、梅姑送之曰、君且去、設座成、當相迓耳、醒而惡之、是夜居人夢梅姑曰、上虞金生、今為吾婿、宜塑其像、詰旦村人語夢悉同、族長恐玷其貞、以故不從、未幾一家俱病、大懼、為肖像於左、既成、金生告妻子曰、梅姑

迎我矣、衣冠而死、妻痛恨詣祠、指女像詬罵、又升座
批頰數四乃去、今馬氏呼為金姑夫云、
異史氏曰、未嫁而守、不可謂不貞矣、為鬼數百年
而始易其操、抑何其無恥也、大抵貞魂烈魄未必
即依於土偶、其廟貌有靈、驚世而駭俗者、皆鬼狐
憑之耳、

仙人島

王勉字黽齋、靈山人、有才思、累冠文場、心氣頗高、善

誚罵、多所凌折、偶遇一道士、視之曰、子相極貴、然被輕薄孽、折除幾盡矣、以子智慧、若反身修道、尚可登仙籍、王嗤曰、福澤誠不可知、然世上豈有仙人、道士曰、子何見之卑、無他求、即我便是仙耳、王益笑其誣、道士曰、我何足異、能從我去、真仙數十、可立見之、問在何處、曰咫尺耳、遂以杖夾股間、即以一頭授生、令如己狀、囑合眼、呵曰起、覺杖粗於五斗囊、凌空翕飛、潛捫之、鱗甲齒齒、焉駭懼不敢復動、移時又呵曰止、

即抽杖去、落巨宅中、重樓延閣、類帝王居、有台高丈餘、台上殿十一楹、宏麗無比、道士曳客上、即命僮子設筵招賓、殿上列數十筵、鋪張炫目、道士易盛服以俟、少頃諸客自空中來、所騎或龍或虎或鸞鳳、不一其類、又各携樂器、有女子、有丈夫、皆赤其兩足、中獨一麗者、跨彩鳳、宮樣妝束、有侍兒代抱樂器長五尺以來、非琴非瑟、不知何名、酒既行、珍肴雜錯、入口甘芳、並異常饈、王嘿然寂坐、惟目注麗者、心愛其人、而

又欲聞其樂，竊恐其終不一彈也。酒闌，一叟倡言曰：

蒙崔眞人雅召，今日可云盛會，自宜盡歡，請以罷之

同者共隊爲曲，於是各合配旅，絲竹之聲，響徹雲漢，

獨有跨鳳者樂伎無偶，群聲既歇，侍兒始啟繡囊，橫

陳几上，女乃舒玉腕，如搊箏狀，其亮數倍於琴，烈足

開胸，柔可蕩魄，彈半炊許，合殿寂然，無有欬者，既闋，

鏗爾一聲，如擊清磬，共贊曰：雲和夫人絶調哉！大衆

皆起告別，鶴唳龍吟，一時並散。道士設寶榻錦衾備

生寢處、王初睹麗人、心情已動、聞樂之後、涉想尤勞、念已才調、自合拾芥青紫、富貴後何求弗得、頃刻百緒、亂如蓬麻、道士似已知之、謂曰、子前身與我同學、後緣意念不堅、遂隨塵網、僕不自它於君、寔欲拔出惡濁、不料迷悔已深、夢夢不可提悟、今當送君行、未必無復見之期、然作天仙、須再刼矣、遂指階下長石、令閉目坐、堅囑勿視、已乃以鞭驅石、石飛起、風聲灌耳、不知所行幾許、忽念下方景界、未審何似、將兩眸

微開一綫則見大海茫茫渾無邊際大懼即復合而身已隨石俱墮砰然一響汩沒若鷗幸夙近海畧諳泅浮聞人鼓掌曰美哉跌乎危殆方急一女子援登舟上且曰吉利吉利秀才中濕矣視之年可十七八顏色艷麗王出水寒慄求火燎衣女子曰從我至家當為處置苟適意勿相忘王曰是何言哉我中原才子偶遭狼狽過此圖以身報何但不忘女子以棹催艇疾如風雨俄已近岸於艙中携所採蓮花一握引

與俱去、半里入村、見朱戶南開、進歷數重門、女子先馳入、少間一丈夫出、是四十許人、揖王升階、命侍者取冠袍襪履、爲王更衣、旣詢邦族、王曰、某非相欺、才名畧可聽聞、崔眞人切切眷愛、招昇天闕、自分功名反掌、以故不顧棲隱、丈夫起敬曰、此名仙人島、遠絕人世、文若姓桓、世居幽僻、何幸得覲名流、因而殷勤置酒、又從容而言曰、僕有二女、長者芳雲、年十六矣、抵今未遭良匹、欲以奉侍高人如何、王意必採蓮人

離席稱謝、桓命於鄰党中、招二三齒德來、顧左右立喚女郎、無何異香濃麝、美姝十餘輩、擁芳雲出、光艷明媚、若芙蕖之映朝日、拜已即坐、群姝列侍、則採蓮人亦在焉、酒數行、一垂髫女自內出、僅十餘齡、而姿態秀曼、笑依芳雲肘下、秋波流動、桓曰、女子不在閨中、出作何務、乃顧客曰、此綠雲、即僕幼女、頗慧、能記墳典、因令對客吟詩、遂誦竹枝詞三章、嬌婉可聽、便令傍姊隅坐、桓因謂王郎天才、宿搆必富、可使鄙人

得聞教否、王慨然誦近體一作、顧盼自雄、中二句云、一身剩有鬚眉在、小飲能令塊磊消、鄰叟再三誦之、芳雲低告曰、上句是孫行者離火雲洞、下句是猪八戒過子母河也、一座撫掌、桓請其他、王述水鳥詩云、瀦頭鳴格磔、忽忘下句、甫一沉吟、芳雲向妹咕咕耳語、遂掩口而笑、綠雲告父曰、渠為姊夫續下句矣、云狗腚响嘣巴、合席粲然、王有慙色、桓顧芳雲、怒之以目、王色稍定、桓復請其文藝、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

股業乃炫其冠軍之作、題為孝哉閔子騫二句、破云、聖人贊大賢之孝、綠雲顧父曰、聖人無字門人者、孝哉一句、即是人言、王聞之意興索然、桓笑曰、童子何知、不在此、只論文耳、王乃復誦、每數句姊妹必相耳語、似是月旦之詞、但嚅囁不可辨、王誦至佳處、兼述文宗評語、有云字字痛切、綠雲告父曰、姊云宜删切字、衆都不解、桓恐其語嫚、不敢研詰、王誦畢、又述總評、有云羯鼓一撾、則萬花齊落、芳雲又掩口語妹、兩

人皆笑不可仰、綠雲又告曰、姊云鞨鼓當是四撾、衆又不解、綠雲啟口欲言、芳雲忍笑訶之曰、婢子敢言打殺矣、衆大疑、互有猜論、綠雲不能忍、乃曰、去切字言痛則不通、鼓四撾、其聲云不通又不通也、衆大笑、桓怒訶之、因而自起泛卮、謝過不遑、王初以才名自詡、目中寔無千古、至此神氣沮喪、徒有汗淫、桓諛而慰之曰、適有一言、請席中屬對焉、王子身邊無有一點不似玉、衆未措想、綠雲應聲曰、黽翁頭上再着半

夕即成龜、芳雲失笑、呵手扭脇肉數四、緑雲解脫而走、回顧曰、何預汝事、汝罵之頻頻、不以爲非、寧他人一句便不許耶、桓咄之、始笑而去、鄰叟辭別、諸婢導夫妻入內寢、燈燭屛榻、陳設精備、又視洞房中、牙籤満架、靡所不有、畧致問難、響應無窮、王至此始覺望洋堪羞、女喚明璫、則採蓮者趨應、由是始識其名、屢受誚辱、自恐不見重扵閨闥、幸芳雲語言雖虐、而房幃之內、尤相愛好、王安居無事、輒復吟哦、女曰、妾有

良言、不知肯嘉納否、問何言、曰從此不作詩、亦藏拙之一法也、王大慚、遂絶筆、久之與明璫漸狎、告芳雲曰、明璫與小生有拯命之德、願少假以辭色、芳雲許之、每作房中之戲、招與共事、兩情益篤、時色授而手語之、芳雲微覺、責詞重疊、王惟喋〻强自解免、一夕對酌、王以爲寂、勸招明璫、芳雲不許、王曰、卿無書不讀、何不記獨樂樂數語、芳雲曰、我言君不通、今益驗矣、句讀尚不知耶、獨要乃樂與人要、問樂孰要乎、曰

不一笑而罷適芳雲姊妹赴鄰女之約王得間急引明璫綢繆備至當晚覺小腹微痛痛〻已而前陰盡縮大懼以告芳雲雲〻笑曰必明璫之恩報矣王不敢隱寔供之芳雲曰自作之殃寔無可以方療既非痛癢聽之可矣數日不瘳憂悶寡歡芳雲知其意亦不問訊但凝視之秋水盈盈〻朗若曙星王曰卿所謂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芳雲笑曰卿所謂胸中不正則瞭子眸焉蓋沒有之沒俗讀似眸故以此戲之也王失笑

哀求方劑曰君不聽良言前此未必不疑妾為妬不知此婢原不可近曩寔相愛而君若東風之吹馬耳故唾棄不相憐無已為若治之然醫師必審患處乃探衣而呪曰黄鳥黄鳥無止于楚王不覺大笑笑已而瘳踰數月王以親老子幼每切懷思以意告女女曰歸即不難但會合無日耳王泣下交頤哀與同歸女籌思再三始許之桓翁張筵祖餞緑雲提籃入曰姊姊遠別莫可持贈恐至海南無以為家夙夜代營

宮室、勿嫌草創、芳雲拜而受之、近而審諦、則用細草製爲樓閣、大如橼、小如橘、約二十餘座、梁棟榱題、歷歷可數、其中供帳床榻、類麻粒焉、王兒戲視之、而心竊嘆其工、芳雲曰、寔與君言、我等皆是地仙、因有夙分、遂得陪從、本不欲踐紅塵、徒以君有老父、故不忍違、待父天年、須復還也、王敬諾、桓問陸耶舟耶、王以風濤險、願陸、出則車馬已候於門、謝別言邁、行蹤騖駛、俄至海岸、王心慮其無途、芳雲出素練一疋、望南

拋去、化為長堤、其濶盈丈、瞬息馳過、堤亦漸收、至一處、潮水所經、四望遼邈、芳雲止勿行、下車、取籃中草具、偕明璫數輩、佈置如法、轉眼化為巨第、並入解裝、則與島中無少差殊、洞房內几榻宛然、時已昏暮、因止宿焉、早旦命生迎養、生命騎趋詣故里、至則居宅已屬他姓、問之里人、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惟老父尚存、子善博、田產並盡、祖孫莫可棲止、暫僦居於西村、王初歸、尚有功名之念不恝於懷、及聞此況、沉痛

大悲、念富貴縱可攜取、與空花何異、驅馬至西村、見父衣服垢敝、衰老堪憐、相見哭各失聲、問不肖子、則出賭未歸、王乃載父而還、芳雲朝拜已、燂湯請浴、進以錦裳、寢以香舍、又邀致故老、與之談讌、享奉過於世家子、一日尋至其處、王絕之不聽入、但與以廿金、使人傳語曰、可持此買婦以圖生業、再來則鞭撻立斃矣、子泣而去、王自歸不甚與人通禮、然故人偶至、必延接盤桓、撝抑過於平時、獨有黃子介夙與同門

學、亦名士之坎坷者、王留之甚久、時與秘語、賂遺甚厚、居三四年、王翁卒、王萬錢卜兆、營葬盡禮、時子已娶婦、〻朿男子嚴、子賭亦少間矣、是日臨喪、始得拜識姑嫜、芳雲一見、許其能家、賜三百金為田產之費、翌日黄及子同往省視、則舍宇全渺、不知所在、

異史氏曰、佳麗所在、人且於地獄中求之、況享壽無窮乎、地仙許携姝麗、恐帝闕下虛無人矣、輕薄減其祿籍、理固宜然、豈仙人遂不之忌哉、彼婦之

口、抑何其虐也、

閻羅覺

巡撫某公、父先為南服總督、殂謝已久、公一夜梦父來、顔色慘慄告曰、我生平無多孽愆、祇有鎮師一旅、不應調而誤調之、途逢海寇、全軍盡覆、今訟於閻君、刑獄酷毒、寔可畏凛、閻羅非他、明日有經歴解粮至魏姓者是也、當代哀之勿忘、醒而異之、意未深信、既寐、又梦父讓之曰、父羅厄難、尚弗鏤心、猶妖梦置之

耶、公大異之、明日留心審閱、果有魏經歷、轉運初至、即刻傳入、使兩人捺坐、而後起拜如朝參禮、拜已、長跽漣洏而告以故、魏初不自任、公伏地不起、魏乃云、然其有之、但陰曹之法、非若陽世懵懵、可以上下其手、即恐不能為力、公哀之益切、魏不得已諾之、公又求其速理、魏籌迴慮無靜所、公請為糞除賓廨、許之、公乃起、又求一往窺聽、魏不可、強之再四、囑曰、去即勿聲、且冥刑雖慘、與世不同、暫置若死、其寔非死、如

有所見、無虜駭怪、至夜潛伏廨側、見階下囚人斷頭折臂者、紛雜無數、墀中置火鐺油鑊數人熾薪其下、俄見魏冠帶出升座、氣象威猛、迥與曩殊、群鬼一時都伏、齊鳴寃苦、魏曰、汝等命戕於寇、寃自有主、何得妄攀官長、衆鬼譁言曰、例不應調、乃被妄檄前來、遂遭凶害、誰貽之寃、魏又曲為鮮脫、衆鬼嘷寃、其聲訩動、魏乃喚鬼役、可將某官赴油咼、畧入一煠、於理亦當、察其意似欲借此一洩衆忿、言一出、即有牛首執

公父至、即以利刃刺入油咢、公見之、中心慘怛、痛不可忍、不覺失聲一號、而庭中寂然、萬形俱滅矣、公嘆咤而歸、及明視魏、則已死於廨中、松江張禹定言之、以非佳名、故諱其人、

顛道人

顛道人、不知姓名、寓蒙山寺、歌哭不常、人莫之測、或見其煮石為飯者、會重陽、有邑貴載酒登臨、輿蓋而往、宴畢過寺、甫及門、則道人赤足着破衲、自張黃蓋、

作謦蹕聲而出、意近玩矣、邑貴慚怒、揮僕輩逐罵之、道人笑而却走、逐急棄蓋、共毀裂之、片片化為鷹隼、四散群飛、衆始駭、蓋柄轉成巨蟒、赤鱗耀目、衆譁欲奔、有同游者止之曰、此不過翳眼之幻術耳、烏能噬人、遂操刃直前、蟒張吻、怒逆吞客、噉之、衆益駭、擁貴人急奔、息於三里之外、使數人逡巡往探、漸入寺、則人蟒俱無、方將返報、聞老槐內喘急如驢、駭甚、初不敢前、潛蹤移近之、見樹朽中空、有竅如盤、試一攀窺、

則鬭蟒者倒値其中、而孔大僅容兩手、無術可以出之、急以刀劈樹、比樹開而人已死、踰時少蘓舁歸、道士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張蓋游山、厭氣浹於骨髓、仙人游戲三昧、一何可笑、

余鄉殷生文屏、畢司農之妹丈也、爲人玩世不恭、章邱有周生者、以寒賤起家、出必駕肩而行、亦與司農有瓜葛之舊、値太夫人壽、殷料其必來、先俟

於道、着豬皮靴、公服持手本、俟周輿至、鞠躬道左、唱曰、淄川生員接章邱生員、周慚下輿、略致數語而別、少間同聚於司農之堂、冠裳滿座、視其服色、無不竊笑、殷傲睨自若、既而筵終出門、各命輿馬、殷亦大聲呼殷老爺獨龍車何在、有二健僕、横扁杖於前、騰身跨之、致聲拜謝、飛馳而去、殷亦仙人之流亞也、

胡四娘

程孝思、劍南人、少慧能文、父母俱早喪、家赤貧、無衣食業、求傭爲胡銀臺司筆札、胡公試使文、大悅之、曰此不常貧、可妻也、銀臺有三子四女、皆襁中論親於大家、止有少女四娘、孽出、母早亡、笄年未字、遂贅程、或非笑之、以爲惛髦之亂命、而公弗之顧也、除館館生、供備豐隆、群公子鄙不與同食、婢僕咸揶揄焉、生嘿嘿不較短長、研讀甚苦、衆從旁厭譏之、程讀弗輟、群又以鳴鉦鍠聒其側、程携卷去、讀於閨中、初四娘

之末字也、有神巫知人貴賤、徧觀之都無諛詞、惟四娘至、乃曰此眞貴人也、及贅程、諸姊妹皆呼之貴人以嘲笑之、而四娘端重寡言、若罔聞知、漸至婢媪亦相率呼、四娘有婢名桂兒、意頗不平、大言曰、何知吾家郎君便不作貴官耶、二姊聞而嗤之曰、程郎如作貴官、當抉我眸子去、桂兒怒而言曰、到爾時恐不捨得眸子也、二姊有婢春香、曰二娘食言、我以兩睛代之、桂兒益恚、擊掌爲誓曰、管教兩丁盲也、二姊忿其

語侵立批之、桂兒蹄譁、夫人聞知、即亦無所可否、但微哂焉、桂兒譟訴四娘、四娘方績、不怒亦不言、績自若、會公初度、諸壻皆至、壽儀充庭、大婦嘲四娘曰、汝家祝儀何物、二婦曰、兩肩荷一口耳、四娘坦然、殊無慚怍、人見其事ヽ類痴、愈益狎之、獨有公愛妾李氏、三姊所自出也、恒禮重四娘、往ゝ相顧恤、每謂三娘曰、四娘內慧外朴、聰明渾而不露、諸婢子皆在其包羅中、而不自知、況程郎晝夜攻苦、夫豈久為人下者、

汝勿效尤、宜善之、他日好相見也、故三娘每歸寧、輒加意相懽、是年程以公力得入邑庠、明年學使科試士、而公適甍、程縗哀如子、未得與試、既離苫塊、四娘贈以金、使趨入遺才籍、囑曰、曩久居所以不被呵逐者、徒以有老父在、今萬分不可矣、倘能吐氣、庶回時尚有家耳、臨別、李氏及三娘賂遺優厚、程入闈、砥志研思、以求必售、無何放榜、竟落孫山、願乖氣結、難於旋里、幸囊資小泰、攜卷入都、時妻黨多任京秩、恐見

誚訕、乃易舊名、詭托里居、求潛身於大人之門、東海李蘭臺見而罷之、收諸幕中、資以膏火、爲之納貢、使應順天舉、連戰皆捷、授庶吉士、自乃寔言其故、李公假千金、先使紀綱赴劍南、爲之治第、時胡大郎以父亡空匱、貨其沃墅、因購焉、既成、然後鳶輿馬往迎四娘、先是程擢第後、有郵報者、舉宅皆惡聞之、又審其名字不符、叱去之、適三郎完婚、戚眷登堂爲餞、姊妹諸姑咸在、惟四娘不見招於兄嫂、忽一人馳入、呈程

寄四娘函信、兄弟發視、相顧失色、筵中諸眷客、始請見四娘、姊妹惴〻、惟恐四娘啣恨不至、無何翩然竟來、申賀者、促生者、寒暄者、喧雜滿屋、耳有聽〻四娘目有視〻四娘口有道〻四娘也、而四娘凝重如故、衆見其靡所短長、稍就安帖、扵是争把残酌四娘、方宴笑閒、門外啼號甚急、群致怪問、俄見春香奔入、面血沾染、共詰之、哭不對、二娘訶之、始泣曰、桂兒逼索眼睛、非觧脱幾抉去矣、二娘大慚、汗粉交下、四娘漠

然、合座寂無一語、客始告別、四娘盛妝獨拜李夫人及三姊、出門登車而去、衆始知買墅者即程也、四娘初至墅、什物多闕、夫人及諸郎、各以婢僕器具相贈遺、四娘一無所受、惟李夫人贈一婢、受之、居無何程假歸展墓、車馬扈從如雲、詣岳家禮公柩、次叅李夫人、諸郎衣冠既覔、已升輿矣、胡公歿、群公子日競貲財、柩置不問、故數年靈寢漏敗、漸將以華屋作山丘矣、程睹之悲憤、竟不謀於諸郎、刻期營葬、事事盡禮、

殯日冠蓋相屬、里中咸嘉嘆焉、程十餘年歷秩清顯、凡遇鄉黨厄急、罔不周給、二郎適以人命被逮、直指巡方者爲程同譜、風規甚烈、浼婦翁王觀察函致之、殊無裁答、益懼、欲往求妹、而自覺無顏、乃持李夫人手書往、至都不敢遽進、覷程入朝而後詣之、冀四娘念手足之義、而忘睚眦之嫌、閽人既通、即有舊媪出、導入廳事、具酒饌、亦頗草草、食畢、四娘出、顏色溫霽、問大哥人事大忙、萬里何暇枉顧、大郎五體投地、泣

述所來、四娘扶而笑曰、大哥好男子、此何大事、直得爾〻、妹子一女流、幾曾見嗚〻向人、大郎乃出李夫人書、四娘曰、諸兄家娘子都是天人、各求父兄即亦可了、何至奔波到此、大郎無詞、但固哀之、四娘作色曰、我以爲跋涉來省妹子、乃以大訟來求貴人耶、拂袖逕入、大郎慚憤而出、歸家詳述、大小罔不詬詈、李夫人亦謂其忍、逾數日、二郎釋放寧家、衆大喜、方笑四娘之徒取怨謗也、俄白四娘遣价候李夫人、喚入

僕陳金幣、言夫人爲二舅事、遣發甚急、未遑字覆、聊寄微儀、以代函信、衆始知二郎之歸、乃程力也、後三娘家漸貧、程施報踰於常格、又以李夫人無子、迎養若母焉、

僧術

黄生故家子、才情頗贍、夙志高騫、村外蘭若有居僧某、素與分深、既而僧雲遊去、十餘年復歸、見黄嘆曰、謂君騰達已久、今尚白紵耶、想福命固薄耳、請爲君

賄冥中主者、能置十千否、答言不能、僧曰、請勉辦其半、餘當代假之、三日爲約、黄諾之、竭力典質如數、三日僧果以五千來付黄、黄家舊有汲井、水深不竭、云通河海、僧命束置井邊、戒曰、約我到寺、即推墮水中、候半炊時、有一錢泛起、當拜之、乃去、黄不解何術、轉念效否未定、而十千可惜、乃匿其九、而以一千投之、少間巨泡突起、鏗然而破、即有一錢浮出、大如車輪、黄大驚、既拜、又取四千投焉、落下擊觸有聲、爲大錢

所隔不得沉、日暮僧至、譙讓之曰、胡不盡投、黃云、已盡投矣、僧云、冥中使者止將一千去、何乃妄言也、黃寔告之、僧嘆曰、鄙吝者必非大器、此子之命合以明經終、不然科甲立致矣、黃大悔、求再禳之、僧固辭而去、黃視井中錢猶浮、以綆鈎上、大錢乃沉、是歲黃以副榜准貢、卒如僧言、

異史氏曰、豈冥中亦開捐納之科耶、十千而得一第、值亦廉矣、然一千准貢、猶昂貴耳、明經不第、何

值一錢

柳生

周生順天宦裔也與柳生善柳得異人傳精袁許之術嘗謂周曰子功名無分萬鍾之資尚可以人謀然尊閫薄相恐不能佐君成業未幾婦果亡家室蕭條不可聊賴因詣柳將以卜姻入客舍坐良久柳歸內不出呼之再三始出曰我日爲君物色佳偶今始得之適在內作小術求月老繫赤繩耳周喜問之答曰

甫有一人携囊出遇之否曰偶遇之襤褸若丐曰此君岳翁宜敬禮之周曰緣相交好遂謀隱密何相戲之甚也僕即式微猶是世裔何至下婚於市儈柳曰不然犁牛尚有子何害周問曾見其女耶曰未也我素與無舊姓名亦問訊知之周笑曰尚未識犁牛何知其子柳曰我以數信之其人兇而賤然當生厚福之女但强合之必有大厄容復禳之周既歸未肯以言為信諸方覓之迄無一成一日柳忽至曰有一客我

已代折簡矣、問爲誰、曰但勿問宜速作柬、周不諭其故、如命治具、俄客至、葢傅姓營卒也、心內不合、陽浮道譽之、而柳生承應甚恭、少間酒肴既陳、柳起告客、公子嚮慕已久、每托某代訪、曩夕始得晤、又聞不日遠征、立刻相邀、可謂倉卒主人矣、飮間傅憂馬病不可騎、柳亦俛首爲之籌思、既而客去、柳讓周曰、千金不買此友、何乃視之漠〻、借馬騎歸、因假周命、登門持贈傅、周既知、稍〻不快、已無如何、過歲將如江西、

按臬司幕、詣柳問卜、柳言大吉、周笑曰、我意無他、但
薄有所獵、當購佳婦、幾幸前言之不驗也、能否、柳云、
並如君願、乃至江西、值大寇叛亂、三年不得歸、後稍
平、還日遵路、中途為土寇所掠、同難七八人、皆刼其
金貲釋令去、惟周被擄至巢、盜首詰其家世、因曰、我
有息女、欲奉箕帚、當即無辭、周不答、盜怒、立命梟斬、
周懼、思不如暫從其請、因從容而棄之、遂告曰、小生
所以踟躇者、以文弱不能從戎、恐益為丈人累耳、如

使夫婦相將俱去、恩莫厚焉、盜曰、我方憂女子累人、此何不可從也、引入內、妝女出見、年可十八九、蓋天人也、當夕合巹、深過所望、細審姓名、乃知其父即當年荷囊人也、因述柳言、為之感嘆、過三四日、將送之行、忽大軍掩至、全家皆就執縛、有將官三員監視、已將婦翁斬訖、尋次及周、周自分已無生理、一員審視曰、此非周某耶、蓋傳卒已以軍功授副將軍矣、謂僚曰、此吾鄉世家名士、安得為賊、解其縛、問所從來、周

詭曰、適江皋娶婦而歸、不意途陷盜窟、幸蒙拯救、德戴二天、但室人離散、求借洪威、更賜瓦全、傳命列諸俘、令其自認、得之、餉以酒食、助以資斧、曰曩受解驂之惠、旦夕不忘、但搶攘閒不遑修禮、請以馬二匹、金五十兩、助君北旋、又遣二騎持信矢護送之、途中女告周曰、痴父不聽忠告、母氏死之、知有今日久矣、所以偷生旦暮者、以少時曾為相者所許、冀他日能收親骨耳、某所窖藏巨金、可以發贖父骨、餘者携歸、尚

足謀生產、囑騎者候於途、兩人至舊處、廬舍已燼、於灰火中、取佩刀掘尺許、果得金、盡裝入橐、乃返、以百金賂騎者、使瘞翁尸、又引拜母塚始行、至直隸界、厚贈騎者而去、周久不歸、家人謂其已死、恣意侵冒、粟帛器具、蕩無存者、聞主人歸大懼、閧然盡逃、祇有一嫗一婢一老奴在焉、周以出死得生、不復追問、及訪柳、則不知所適矣、女持家踰於男子、擇醇篤者、授以資本而均其息、每諸商會計於簷下、女垂簾聽之、盤

中悞下一珠、輒指其訛、内外無敢欺、數年夥商盈百、家數十百萬矣、乃遣人移親骨厚葬之、

異史氏曰、月老可以賄囑、無怪媒妁之同於牙儈矣、乃盜也而有是女耶、培塿無松柏、此鄙人之論耳、婦人女子猶失之、況以相天下士哉、

寃獄

朱生陽穀人、少年佻達、喜詼謔、因喪偶往求媒媪、遇其鄰人之妻、睨之美、戲謂媪曰、適睹尊鄰雅妙麗、若

為我求凰、渠可也、媼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為若圖之、朱笑曰諾、更月餘、鄰人出責負、被殺於野、邑令拘鄰保、血膚取寔、冤無端緒、惟媒媼述所戲謔之詞、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令又疑鄰婦與私、搒掠之、五毒参至、婦不能堪誣服、又訊朱、朱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既使寃死、而又加以不節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何忍乎、我寔供之可矣、欲殺夫而娶其婦、皆我之為、婦寔不之知也、問何凭、答言血衣可証、及使

人捜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復蘇者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証據死我耳待自取之因押婦告母曰予我衣死也即不予亦死也均之死故遲也不如其速也母泣入室移時取衣出付之令審其迹確擬斬再駁再審無異詞經年餘決有日矣令方攄囚忽一人直上公堂努目視令而大罵曰如此憒憒何足臨民隷役數十輩將共執之其人振臂一揮頹然並仆令惧欲逃其人大言曰我關帝前周將軍也昏官

若動、即便誅卻、令戰懼跽聽、其人曰、殺人者乃宮標也、於朱某何與、言已倒地、氣若絶、少頃而甦、面無人色、及問其名、則宮標也、搒之盡服其罪、蓋宮素不逞、知某討負而歸、意腰橐必富、及殺之竟無所得、闇朱誣服窃自幸、是日身入公門、殊不自知、令問朱血衣所自來、朱亦不之知、喚其母鞫之則割臂所染、驗其左臂、刀痕猶未平也、令亦愕然、後以此被參揭免官、罰贖纍留而死、年餘、鄰母欲嫁其婦、乃感朱義、遂嫁

之、

異史氏曰、訟獄乃居官之首務、培陰隲、滅天理、皆在於此、不可不慎也、燥急汙暴、固乖天和、淹滯因循、亦傷民命、一人興訟、則數農違時、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產、豈故之細哉、余嘗謂為官者不濫受詞訟、即是盛德、且非重大之情、不必羈候、若無疑難之事、何用徘徊、即或鄉里愚民、山村豪氣、偶因鵞鴨之爭、致有雀角之忿、此不過借官宰之一言、以

為平定而已、無用全人、祇須兩造、笞杖立加。苟籐悉斷、所謂神明之宰非耶、每見今之聽訟者矣。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攝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牌。矇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盡矣、而儼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拯救耶、在奸民之凶頑、固無足惜、而在良民之株累、亦復何堪、況

且無辜之干連、往〻奸民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於奸民、何以故、奸民難虐、而良民易欺也、皂隸之所毆詈、胥徒之所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暴、身入公門、如陷湯火、早結一日之案、則早安一日之生、有何大事、而頋奄〻堂上、若死人似恐谿壑之不遽飽、而故假之以嵗時也者、雖非酷暴、而其實厥罪維均矣、嘗見一詞之中、其急要不可少者、不過三數人、其餘皆無辜之赤子、妄被羅

織者也、或平昔以睚眦開嫌、或當前以懷璧致罪、故興訟者、以其全刀謀正案、而以其餘毒復小仇、帶一名於帋尾、遂成附骨之疽、受萬罪於公門、竟屬切膚之痛、人跪亦跪、狀若烏集、人出亦出、還同猱縶、而寃之官問不及、吏詰不至、其寔一無所用、祇足以破産傾家、飽蠹役之貪囊、鬻子質妻、洩小人之私憤而已、深願爲官者、每投到時、畧一審詰、當逐〻之、不當逐〻之、不過一濡毫一動腕之間

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養多少元氣、從政者曾不一念及此、又何必桁楊刀鋸能殺人哉、

農婦

邑西磁窰塢、有農人婦、勇健如男子、輒為鄉中排難解紛、與夫異縣而居、夫家高苑、距淄百餘里、偶一來信宿便去、婦日赴顏山販陶器為業、有贏餘則施丐者、一夕與鄰婦語、忽起曰、小腹微痛、想孳障欲離身也、遂去、天明往探之、則見肩荷釀酒巨甕二、方將入

門、隨至其室、則有嬰兒繃卧、駭問之、蓋婉後已負重歸里矣、故與北庵尼善、訂為姊妹、後聞尼有穢行、忿然操杖、將往撻楚、衆苦勸而止、一日遇尼於途、遽批之、問何罪亦不答、拳石交施、至不能號、乃釋而去、

異史氏曰、世言女中丈夫、猶自知非丈夫也、婦並忘其為巾幗矣、其豪爽自快、與古劍仙何以少殊、毋亦其夫亦磨鏡者流耶、

安期島

長山劉中堂青嶽先生、同武弁某出使朝鮮、聞安期島神仙所居、欲命舟往遊、國中臣僚僉謂不可、令待小張、蓋安期不與世通、惟有弟子小張、歲輒一兩至、欲至島者須先自白、如以爲可則一帆可至、否則颶風覆舟、踰一二日、國王召見、入朝、見坐上一人、佩劍冠椶笠、年三十許、儀容修潔、問之即小張也、劉因自述嚮往之意、小張許之、但言副使不可行、又出徧視從人、惟二人可以從遊、遂命舟導劉俱往、水程不知

遠近、但覺微風習習、如駕雲霧、移時已抵其境、時方嚴寒、既至則氣候溫煦、山花徧岩谷、導入洞府、見三叟趺坐、東西者睹客入、漠若罔知、惟中座者起迎客、相為禮、既坐呼茶、有僮將盤去、洞外石壁有鐵錐銳沒石中、僮拔錐、水即溢射、以琖承之、滿復塞之、既而托至、其色淡碧、試之、其涼震齒、劉畏寒不飲、叟顧僮頤示之、僮取琖去、呷其殘者、仍於故處拔錐溢取而返、則芳烈蒸騰、如初出於鼎、竊異之、問以休咎、笑曰、

世外人歲月不知、何解人事、問以却老術、曰此非富貴人所能為者、劉興辭、小張仍送之歸、既至朝鮮、備述其異、國王嘆曰、惜未飲其冷者、是先天玉液、一琖可延百齡、劉將歸、王贈一物、紙帛重裹、囑近海勿開視、既離海、急取拆視、去盡數百重、始見一鏡、審之則鮫宮龍族、歷歷在目、方凝注間、忽見潮頭高於樓閣、洶洶已近、大駭極馳。潮從之、疾若風雨、大懼、以鏡投之、潮乃頓落、

沅俗

李季霖攝篆沅江、初涖任、見猫犬盈堂、訝之、僚屬曰、此鄉中百姓瞻仰風采者、少閒人畜已半、移時都復爲人、紛〻並去、一日出謁客、肩輿在途、忽一夫急呼曰、小人吃害矣、即倩役代荷、伏地乞假、怒訶之、役不聽、疾奔而去、遣人尾之、役奔入市、覓得一叟、便求按視、叟相之曰、是汝吃害矣、乃以手揣其膚肉、自上而下、力推之、推至少股、見皮肉墳然、以利刃破之、取出

石子一枚、曰愈矣、乃奔而返、後聞其俗、有身卧室中、手即飛出、入人旁閭、竊取財物、設被主覺、繫不令去、則此人一臂無用矣、

蛤

東海有蛤、飢時浮岸邊、兩殼開張、中有小蟹、赤綫繫之、出離殼數尺、獵食既飽、乃歸、殼始合、或潛斷其綫、兩物皆死、亦物理之奇也、

陵縣狐

陵縣李太史家、每見瓶罌古玩之物、移列案邊、勢危將墜、疑廝僕所為、輒怒譴之、僕輩稱寃、而亦不知其由、乃嚴扃齋扉、天明復然、心知其異、暗覘之、一夜光明滿室、訝為盜、兩僕近窺、則一狐卧櫝上、光自兩眸出、晶瑩四射、恐其遁、急入捉之、狐齧腕肉欲脫、僕持益堅、因共縛之、舉視則四足皆無骨、隨手搖搖、若帶垂焉、太史念其通靈不忍殺、覆以柳器、狐不能出、戴器而走、乃數其罪而放之、怪遂絕、

彭二掙

禹城韓公甫、自言與邑人彭二掙並行於途、忽回首不見之、惟空蹇隨行、但聞號救甚急、細聽則在被囊中、近視囊內纍然、雖則偏重、亦不得墮、欲出之則囊口縫紉甚密、以刀斷線、始見彭犬臥其中、既出、問何以入、亦茫不自知、蓋其家有狐爲祟、事如此類甚多云、

聊齋誌異卷之十五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甄后

洛城劉仲堪、少鈍而淫於典籍、恒杜門攻苦、不與世通、一日方讀、忽聞異香滿室、少間珮聲甚繁、驚顧之、有美人入、簪珥光彩、從者皆宮妝、劉驚伏地下、美人扶之曰、子何前倨而後恭也、劉益惶恐曰、何處天仙、未曾拜識、前此幾時有侮、美人笑曰、相別幾何、遂爾

懵〻、危坐磨磚者非子耶、乃展錦韉、設瑤漿、促坐對飲、與論古今事、博洽非常、劉茫〻不知所對、美人曰、我止赴瑤池一回宴耳、子歷幾生、聰明頓盡矣、遂命侍者、以湯沃水晶膏進之、劉受飲訖、忽覺心神澄徹、既而曛暮、從者盡去、息燭解襦、曲盡歡好、未曙諸姬已復集、美人起、妝容如故、鬟髮修整、不再理也、劉依〻苦詰姓字、答曰、告即不妨、恐益君疑耳、妾甄氏、君公幹後身、當日以妾故罹罪、心寔不忍、今日之會、亦

聊以報情痴也、問魏文安在、曰丕不過賊父之庸子耳、妾偶從遊戲富貴者數載、過此即不復置念、彼曩以阿瞞故、久滯幽冥、今未聞知、反是陳思為帝典籍時一見之、旋見龍輿止於庭中、乃以玉脂盒贈劉作別、遂登車、雲擁霧覆而去、劉自是文思大進、然追念美人、凝思若癡、歷數月、漸近羸殆、母不知其故憂之、家一老嫗忽謂劉曰、郎君意頗有所思否、劉以其言微中不能隱、應曰唯唯、嫗言郎作尺一書、我能郵致

之、劉驚喜曰、子有異術、向日昧於物色、果能之、不敢忘也、折簡爲函、付嫗便去、半夜而返、曰幸不悞事、初至門、門者以我爲妖、欲加縶縶、出郎君書乃將去、少頃喚入、夫人亦欷歔、自言不能復會、便欲裁答、我言郎君羸憊、非一字所能瘳也、夫人少沉思、乃釋筆云、煩先報劉郎、當即送一佳婦去、臨行又囑、適所言乃百年之計、但無妄傳、便能永久、劉喜伺之、明日果有老姥、率一女郎詣母所、容色絕世、自言陳氏女、其所

出、名司香、願求作婦、毋愛之、議聘更不索貲、坐待成禮而去、惟劉心知其異、陰問女係夫人何人、荅云、妾銅雀故妓也、劉疑其為鬼、女曰非也、妾與夫人俱隸仙籍、偶以罪過謫墮人間、夫人已復舊位、妾謫限未滿、夫人請之天曹、暫使給役、去留皆在夫人、故得長侍床簀耳、一日有瞽媪牽黃犬、丐食其家、拍板俚歌、女出窺、立未定、犬斷索咋女、女駭走、羅衿已斷、劉以杖逐擊之、犬猶怒齕斷幅、頃刻碎嚼如麻、瞽媪提領

毛縛之去、劉入視女、驚顏未定、曰卿仙人、何乃畏犬、女曰、君自不知、犬乃老瞞所化、蓋怒妾不守分香戒也、劉欲買犬杖斃之、女曰不可、上帝所罰、何得擅誅、居二年、見者皆驚其豔、而審所從來、殊涉恍惚、於是共疑爲妖、母詰劉、〻亦微道其異、母大恐、戒使絶之、劉不聽、母陰覓術士來、作法於庭、方規地爲壇、女慘然曰、本期白首、今老母見疑、分義絶矣、要我去亦復匪難、而要豈禁咒所能遣耶、乃束薪爇火拋堦下、瞬

息烟迷房屋、對面相失、有聲震擊如雷、已而烟滅見、術士七竅流血而死、入室則女已渺、呼媼問之、亦不知所之矣、劉始告母、媼蓋狐也、

異史氏曰、始於袁、終於曹、而復注意於公幹、仙人不應若是、然平心而論、奸瞞之篡子、何必有貞婦哉、犬睹故妓、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癡、固猶然妬之耶、嗚呼、奸雄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矣、

宦娘

温如春、秦之世家也、少癖嗜琴、雖逆旅未嘗暫舍、客晉、經由古寺、繫馬門外、將暫憩止、入則有布衲道人、趺坐廊間、筇杖倚壁、花布囊琴、温觸所好、因問亦善此耶、道人云、頗不能工、願就善者學之耳、遂脫囊授温、温視之、紋理佳妙、畧一勾撥、清越異常、喜為撫一短曲、道人微笑、似未許可、温乃竭盡所長、道人哂曰、亦佳亦佳、但未足為貧道師也、温以其言誇、轉請之、道人接置膝上、纔撥動、覺和風自來、又頃之、百鳥群

集、庭樹為滿、溫驚極、拜請受業、道人三覆之、溫側耳傾心、稍々會其節奏、道人試使彈、點正疎節、曰、此壁閒已無對矣、由是溫精心刻畫、遂稱絕技、後歸程、離家數十里、日已暮、暴雨莫可投止、路旁有小邨、趨之、不遑審擇、見一門、忽々遽入、登其堂、闃若無人、俄一女郎出、年十七八、貌類神仙、擧首見客、驚而走入、溫時未偶、繫情殊深、俄一老媼出問客、溫道姓名、兼求寄宿、媼言宿當不妨、但少床榻、不嫌屈體、便可藉藁、

少旋以燭來、展草鋪地、意良殷、問其姓氏、答云趙姓、又問女郎何人、曰此宦娘、老身之猶子也、温曰不揣寒陋、欲求援繫何如、媼顰蹙曰、此即不敢應命、温詰其故、但云難言、悵然遂罷、媼既去、温視藉草腐濕不堪卧處、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雨既歇、冒夜遂歸、邑有林下部郎葛公、喜文士、温偶詣之、受命彈琴、簾內隱約有眷客窺聽、忽風動簾開、見一及笄人、麗絕一世、蓋公有一女、小字良工、善詞賦、有艷名、温心動、歸

與母言、媒通之、而葛以溫勢式微、不許、然女自聞琴以後、心竊傾慕、每冀再聆雅奏、而溫以姻事不諧、志和意沮、絕跡於葛氏之門矣、一日女於園中、拾得舊箋一折、上書惜餘春詞云、因恨成痴、轉思作想、日日為情顛倒、海棠帶醉、楊柳傷春、同是一般懷抱、甚得新愁舊愁、剗盡還生、便如青草、自別離、只在奈何天裏度將昏曉、今日箇蹙損春山、望穿秋水、道棄了已拚棄了、芳衾妬夢、玉漏驚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說長

宵似年、儂視一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女吟咏数四、心悅好之、懷歸、出錦箋、莊書一通置案間、踰時索之不可得、竊意爲風飄去、適葛經閨門、拾之、謂良工作、惡其詞蕩、火之而未忍言、欲急讎之、臨邑劉方伯之子適來問名、心善之、而猶欲一睹其人、公子盛服而至、儀容秀美、葛大悅、款筵優渥、既而告別、座下遺女舄一鉤、心頓惡其儇薄、因呼媒而告以故、公子亟辨其誣、葛弗聽、卒絕之、先是葛

有綠菊種。吝不傳。良工以植閨中。温庭菊忽有一二株化爲綠。同人聞之。輙造廬觀賞。温亦寶之。凌晨趨視。於畦畔得箋。寫惜餘春詞。反復披讀。不知其所自至。以春爲已名。益惑之。即案頭細加丹黃。評語褻嫚。適葛聞温菊變綠。訝之。躬詣其齋。見詞便取展讀。温以其評褻。奪而挼莎之。葛僅讀一兩句。蓋即閨門所拾者也。大疑。並綠菊之種。亦猜爲良工所贈。歸告夫人。使逼詰良工。良工涕欲死。而事無驗見。莫可取實。

夫人恐其跡彰、計不如以女歸溫、葛然之、遂致溫、々喜極、是日招客為綠菊之宴、焚香彈琴、良夜方罷、既歸寢齋、僮聞琴自作聲、初以為僚僕之戲也、既知其非人、始白溫、々自詣之、果不妄、其聲梗澀、似將效已而未能者、爇火暴入、杳無所見、溫攜琴去、則終夜寂然、因意為狐、固知其願拜門牆也者、遂每夕為奏一曲、而設絃任操、若為師、夜々潛伏聽之、至六七夜、居然成曲、雅足聽聞、溫既親迎、各述曩詞、始知締好之

由、而終不知所由來、良工聞琴鳴之異、往聽之曰、此非狐也、調悽楚有鬼聲、溫未深信、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可鑑魑魅、翌日遣人取至、伺琴聲既作、握鏡遽入、火之、果有女子、倉惶室隅、莫能復隱、細審之、趙氏之宮娘也、大駭、窮詰之、泫然曰、代作蹇修、不為無德、何相逼之甚也、溫請去鏡、約勿避、諾之、乃囊鏡、女遥坐曰、妾太守之女、死百年矣、少喜琴箏、箏已頗能諳之、獨此枝未得嫡傳、重泉猶以為憾、惠顧時得聆雅

奏、傾心嚮往、又恨以異物不能奉裳衣、陰為君耏合佳耦、以報眷顧之情、劉公子之女鳥、惜餘春之俚詞、皆妾為之也、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夫妻咸拜謝之、宦娘曰、君之業妾思過半矣、但未盡其神理、請為妾再鼓之、温如其請、又曲陳其法、宦娘大悅曰、妾已盡得之矣、乃起辭欲去、良工故善箏、聞其所長、願一披聆、宦娘不辭、其調其譜、並非塵世所能、良工擊節、轉請受業、女命筆為繪譜十八章、又起告別、夫妻挽之

良苦、宦娘悽然曰、君琴瑟之好、自相知音、薄命人烏有此福、如有緣再世可相聚耳、因以一卷授溫曰、此妾小像、如不忘媒妁、當懸之卧室、快意時焚香一炷、對鼓一曲、則妾身受之矣、出門遂没、

阿繡

海州劉子固、十五歲時、至蓋省其舅、見雜貨肆中一女子、姣麗無双、心爱好之、潜至其肆、托言買扇、女子便呼其父、父出、劉意沮、故折閱之而返、遥睹其父他

往、又詣之、女將覓父、劉止之曰、無須、但言其價、我不靳直耳、女如言、故昂之、劉不忍爭、脫貫竟去、明日復往、又如之、行數武、女追呼曰、返來、適僞言耳、價奢過當、因以半價返之、劉益感其誠、蹈隙輒往、由是益熟、女問郎君何所、以實對、轉詰之、自言姚氏、臨行、所市物女以紙代裹完好、已而以舌舐粘之、劉懷歸不敢復動、恐亂其舌痕也、積半月、爲僕所窺、陰與舅立要之歸、意惓惓不自得、以所市香帕脂粉等類、密置一

箧、無人時輒闔戶自撿一過、觸類凝想、次年復至蓋、裝甫觧、即趋女所、至則肆宇闃焉、失望而返、猶意偶出未復、蚤又詣之、閽如故、問諸鄰、始知姚原廣寧人、以貿易無重息、故暫歸去、又不審何時可復來、神志乖喪、居数日、怏怏而歸、爲之卜婚、劉屢梗母議、母怪怒之、僕私以曩情告母、母益防閑之、蓋之途由是絶、劉忽忽遂減眠食、母憂思無計、念不如從其志、於是刻日辦裝使如蓋、轉寄語舅、謀合之、舅承命詣姚、蹐

時而返、謂劉曰、事不諧矣、阿繡已字廣寧人、劉低頭喪氣、心灰望絶、既歸、捧篋啜泣、而徘徊痴念、冀天下有似之者、適媒來艶稱復州黄氏女、劉恐不確、命駕至復、入西門、見北向一家、兩扉半開、内一女郎、怪似阿繡、再屬目之、且行且盼而入、真是無訛、劉大動、因僦居東鄰、細詰知爲李氏、反覆疑念、天下寧有如此酷肖者耶、居數日、莫可夤緣、惟日眈眈候其門、以冀女或復出、一日日方夕、女果出、忽見劉、即返身掩扉、

以手指其後、又覆掌及額而入、劉喜極、但不能解、凝思移時、信步詣舍後、見荒園寥廓、西有短垣、畧可及肩、豁然頓悟、遂蹲伏露草中、久之、有人自墻上露其首、小語曰來乎、劉諾而起、細視眞阿繡也、因大慟涕墮如綆、女隔堵探身、以巾拭其淚、深慰之、劉曰、百計不遂、自謂今生已矣、何期復有今夕、顧卿何以至此、曰、李氏妾表叔也、劉請踰垣、女曰、君先歸、遣從人他宿、妾當自至、劉如言坐伺之、少間女悄然入、妝飾不

甚炫麗、袍襪猶昔、劉挽坐、備道艱苦、因問卿已字、何
未醮也、女曰、言妾受聘者妄也、家君以道里賒遠、不
願附公子婚、此或託舅氏詭詞以絕君望耳、既就枕
席、宛轉萬態、款接之歡、不可言喻、四更遽起、過墻而
去、劉自是不復措意黃氏矣、旅居忘返、經月不歸、一
夜僕起飼馬、見室中燈猶明、窺之、見阿繡、大駭、顧不
敢詰主人、旦起訪諸市肆、始返而詰劉曰、夜與往還
者何人也、劉初諱之、僕曰、此地岑寂、鬼狐之藪、公子

宜自愛、彼姚家女郎、何爲而至此、劉始覥然曰、西鄰是其表叔、有何疑沮、僕言我已訪之最審、東鄰止一孤媪、西家一子尚幼、別無容戚、所遇當是鬼魅、不然、焉有數年之衣尚未易者、且其面色過白、兩頰少瘦、咲處無微渦、不如阿繡美、劉反復回思、乃大懼曰、然且奈何、僕謀伺其來、操兵入共擊之、至暮女至、謂劉曰、知君見疑、然妾亦無他、不過了此夙分耳、言未已、僕排闥入、女呵之曰、可棄兵、速具酒來、當與若主別、

僕便自投、若或奪焉、劉益恐、强設酒饌、女談笑如常、擧首向劉曰、君心事方將圖效綿薄、何竟伏戎、妾雖非阿繡、頗自謂不亞、君視之猶昔否耶、劉毛髮俱豎、噤不語、女聽漏三下、把盞一呷、起立曰、我且去、待花燭後、再與新婦較優劣也、轉身遂杳、劉信狐言、竟如蓋、怨舅之誑已也、不舍其家、寓近姚氏、托媒自通、啗以重賂、姚妻乃言小郎為覓婿廣寧、若翁以是故去、就否未可知、須旋日方可計較、劉聞之、徬徨無以自

主、惟堅守以俟其歸、踰十餘日、忽聞兵警、猶疑訛傳、久之信益急、乃趣裝行、中途遇亂、主僕相失、為偵者所掠、以劉文弱、踈其防、盜馬亡去、至海州界、見一女子、蓬鬢垢耳、步履蹉跌不可堪、劉馳過之、女遽呼曰、馬上人非劉郎乎、劉停鞭審顧、則阿繡也、心仍訝其為狐、女問何為出此言、劉述所遇、女曰、妾眞阿繡也、父携妾自廣寧歸、遇兵被俘、授馬屢墮、忽一女子握腕趨遁荒竄軍中亦無詰者、女子健步若飛隼、苦不

能從、百步而屢屢褪焉、久之闌跡嘶漸遠、乃釋手曰、別矣、前皆坦途、可緩行、愛汝者將至、宜與同歸、劉知爲狐感、之、因述其留蓋之故、女言其叔、爲擇壻於方氏、未委禽而亂適作、劉始知曩言非妄、携女馬上、疊騎而歸、入門則老母無恙、大喜、繫馬入、俱道所由、母亦喜、爲女盥濯、妝竟、容光煥發、母撫掌曰、無怪癡兒魂夢不置也、遂設裀褥、使從已宿、又遣人赴蓋、寓書於姚、不數日姚夫婦俱至、卜吉成禮乃去、劉出藏篋、

封識儼然有粉一函啓之化為赤土劉異之女掩口曰數年之盜今始發覺矣爾日見即任妾包裹更不審及真偽故以此相戲耳方嬉笑間一人搴簾入曰快意如此當謝蹇修否劉視之又一阿繡也急呼母〻及家人悉集無有能辨識者劉回眸亦迷注目移時始揖而謝之女子索鏡自照赧然趨出索之已杳夫婦感其義為位於室而祀之一夕劉醉歸室暗無人方自挑燈而阿繡至劉挽問何之笑曰醉臭熏人

使人不堪、如此盤詰、誰作桑中逃耶、劉笑捧其頰、女曰、卽視妾與狐姊孰勝、劉曰卿過之、然皮相者不辨也、已而闔扉相狎、俄有叩門者、女起笑曰、君亦皮相者也、劉不解、趍啟門、則阿繡入、大愕、始悟適與語者狐也、暗中猶聞咲聲、夫妻望空而禱、祈求現像、狐曰、我不願見阿繡、問何不另化一貌、曰、我不能、問何故不能、曰阿繡吾妹也、前世不幸夭殂、生時與余從母之天宮、見西王母、心竊愛慕、歸即刻意效之、妹較我

慧、一月神似、我學三月而後成、然終不及妹、今已隔世、自謂過之、不意猶昔耳、我感汝兩人誠、故時復一至、今去矣、遂不復言、自此三五日輒一來、一切疑難悉决之、值阿繡歸寧、嘗數日住、家人皆懼避之、每有亡失、則華妝端坐、插玳瑁簪長數寸、朝家人而莊語之、所竊物夜當送至某所、不然頭痛大作、悔無及、天明果於某所獲之、三年後絕不復來、偶失金帛、阿繡效其妝嚇家人、亦屢效焉、

小翠

王太常、越人、總角時晝卧榻上、忽陰晦、巨霆暴作、一物大於猫、來伏身下、展轉不離、移時晴霽、物即逕出、視之非猫、始怖、隔房呼兄、兄聞喜曰、弟必大貴、此狐來避雷霆刼也、後果少年登進士、以縣令入爲侍御、生一子名元豐、絕癡、十六歲不能知牝牡、因而鄉黨無與爲婚者、王憂之、適有婦人率少女登門、自請爲婦、視其女嫣然展笑、真仙品也、喜問姓名、自言虞氏

女小翠、年二八矣、與議聘金、曰是從我糠竅不得飽、一旦置身廣廈、役婢僕、厭粱肉、彼意適、我願慰矣、豈賣菜也而索直乎、夫人悅、優厚之、婦即命女拜王及夫人、囑曰、此爾翁姑、奉侍宜謹、我大忙且去、三數日當復來、王命僕馬送之、婦言里巷不遠、無煩多事、遂出門去、小翠殊不悲戀、便即奩中翻取花樣、夫人亦愛樂之、數日婦不至、以居里問女、女亦憨然不能言其道路、遂治別院、使夫婦成禮、諸戚蕢聞拾得貧家

見作新婦、共姍笑之、見女皆驚、群議始息、女又甚慧、能窺翁姑喜怒、王公夫婦寵惜過於常情、然惕惕焉惟恐其憎子痴、而女殊歡笑不為嫌、第善謔、刺布作圓、蹋蹴為笑、着小皮靴、蹴去數十步、紿公子奔拾之、公子及婢恒流汗相屬、一日王偶過、圓訇然來、直中面目、女與婢俱斂跡去、公子猶踴躍奔逐之、王怒、投之以石、始伏而啼、王以告夫人、夫人往責女、女俛首微笑、以手刓席、既退、憨跳如故、以脂粉塗公子作花

面如鬼、夫人見之怒甚、呼女詬罵、女倚几弄帶、不惧亦不言、夫人無奈、因杖其子、元豐大號、女始色變、屈膝乞宥、夫人怒頓解、釋杖去、女咲拉公子入室、代撲衣上塵、拭眼淚、摩挲杖痕、餌以棗栗、公子乃收涕以忻、女閤庭戶、復裝公子作霸王、作沙漠人、已乃艷服束細腰、婆娑作帳下舞、或髻插雉尾、撥琵琶丁〻縷〻然、喧笑一室、日以為常、王公以子痴、不忍過責婦、即微聞焉、亦若置之、同巷有王給諫者、相隔十餘戶、

然素不相能、時值三年大計、吏忌公握河南道篆、思中傷之、公知其謀、憂慮無所為計、一夕早寢、女冠帶飾冢宰狀、剪素絲作濃髭、又以青衣飾兩婢為虞候、竊跨廐馬而出、戲云將謁王先生、馳至給諫之門、即又以鞭撾從人、大言曰、我謁侍御王、寧謁給諫王耶、回轡而歸、比至家門、門者誤以為真、奔白王公、公急起承迎、方知為子婦之戲、怒甚、謂夫人曰、人方蹈我之瑕、反以閨閣之醜、登門而告之、余禍不遠矣、夫人

怒奔女室詬讓之女惟笑聽並不一置詞撻之不忍出之則無家夫妻懊怨終夜不寐時冢宰某公赫甚其儀采服從與女偽妝無少殊別王給諫亦誤為真屢偵公門中夜而客未出疑冢宰與公有陰謀次日早朝見而問曰夜相公至君家耶公疑其相譏慚顏唯〻不甚响答給諫愈疑謀遂寢由此益交歡公〻探知其情竊喜而陰囑夫人勸女改行女笑應之逾歲首相免適有以私函致公者誤投給諫給諫大喜

先托善公者往假萬金、公拒之、給諫自詣公所、公覔巾袍並不可得、給諫伺候久、怒公慢、忿將行、忽見公子衮衣旒冕、有女子自門内推之以出、大駭、已而笑撫之、脱其服冕襆之而去、公急出、則客去已遠、聞其故、驚顏如土、大哭曰、此禍水也、指日赤吾族矣、與夫人操杖往、女已知之、闔扉任其詬詈、公怒斧其門、女在内含笑而告曰、翁無怒、有新婦在、刀鋸斧鉞婦自受之、必不令貽害雙親、翁若此、是欲殺婦以滅口耶、

公乃止、給諫歸、果抗疏揭王不軌、衮冕作據、上驚驗之、其旒冕乃粱䕸心所製、袍則敗布黃袱也、上怒其誣、又名元豊至、見其憨狀可掬、咲曰、此可以作天子耶、乃下之法司、給諫又訟公家有妖人、法司嚴詰臧獲、並言無他、惟顛婦痴兒、日事戲笑、鄰里亦無異詞、案乃定、以給諫充雲南軍、王由是奇女、又以母久不至、意其非人、使夫人探詰之、女但笑不言、再復窮問、則掩口曰、兒玉皇女、母不知耶、無何公擢京卿、五十

餘每患無孫、女居三年、夜夜與公子異寢、似未嘗有所私、夫人舁榻去、囑公子與婦同寢、過數日、公子告母曰、借榻去、悍不還、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喘氣不得、又慣掐人股裏、婢嫗無不粲然、夫人呵拍令去、一日女浴於室、公子見之、欲與偕、女笑止之、諭使姑待、既出、乃更瀉熱湯於甕、解其袍褲、與婢扶入之、公子覺蒸悶、大呼欲出、女不聽、以衾蒙之、少時無聲、啟視已絕、女坦笑不驚、曳置床上、拭體乾潔、加複被焉、

夫人聞之、哭而入、罵曰、狂婢何殺吾兒、女囅然曰、如此痴兒、不如無有、夫人益恚、以首觸女、婢輩爭曳勸之、方紛譟間、一婢告曰、公子呻矣、夫人輟涕撫之、則氣息休ゝ、而大汗浸淫、沾浹茵褥、食頃汗已、忽開目四顧、徧視家人、似不相識、曰、我今回憶往昔、都如夢寐何也、夫人以其言不痴、大喜、如獲異寶、至晚、還榻故處、更設衾枕以覘之、公子入室、盡遣婢去、早窺之則榻虛設、自此痴顛皆不復作、而琴瑟靜好、如形影

焉、年餘、公爲給諫之黨奏劾免官、小有罣誤、舊有廣西中丞所贈玉瓶、價累千金、將出以賄當路、女愛而把玩之、失手墮碎、慚而自投、公夫婦方以免官不快、聞之怒、交口呵罵、女忿而出、謂公子曰、我在汝家、所保全者不止一瓶、何遂不少存面目、寔與君言、我非人也、以母遭雷霆之刼、深受而翁庇翼、又以我兩人有五年夙分、故以我來報曩恩了夙願耳、身受唾罵、擢髮不足以數、所以不即行者、以五年之愛未盈、今

何可以暫止乎、盛氣而出、追之已杳、公爽然自失、而悔無及矣、公子入室、睹其賸粉遺鈎、痛哭欲死、寢食不甘、日就羸悴、公大憂、急為膠續以解之、而公子不樂、惟求良工画翠小像、日夜澆禱其下、幾二年、偶以故自他里歸、明月已皎、村外有公家園亭、騎馬經墻外過、聞笑語聲、停轡、使廐卒捉鞚、登鞍一望、則二女郎遨戲其中、雲月昏蒙、不甚可辨、但聞一翠衣者曰、婢子當逐出門、一紅衣者曰、汝在吾家園亭、反逐阿

誰、翠衣人曰、婢子不羞、不能作婦、被人驅遣、猶冒認物產耶、紅衣人曰、索勝老大婢無主顧者、聽其音酷類小翠、疾呼之、翠衣人去曰、姑不與若爭、汝漢子來矣、既而紅衣人來、果翠、喜極、女令登垣、承接而下之、曰、二年不見、骨瘦一把矣、公子握手泣下、具道相思、女言妾亦知之、但無顏復見家門、今與大姊遊戲、又相邂逅、足知前因不可逃也、請與同歸、不可、請止園中、許之、公子遣僕奔白夫人、夫人驚起、駕肩而往、啟

鑰入亭、女趨下迎拜、夫人捉臂流涕、力白前過、幾不自容、曰若不少記榛梗、請偕歸慰我遲暮、女峻辭不可、夫人慮野亭荒寂、謀以多人服役、女曰、我諸人悉不願見、惟前兩婢朝夕相從、不能無眷注耳、外惟一老僕應門、餘都無所復須、夫人悉如其言、托公子養痾園中、日供食用而已、女每勸公子別婚、公子不從、後年餘、女眉目音聲漸與曩異、出像質之、迥若兩人、大怪之、女曰、視妾今日何如疇昔美、公子曰、今日美

則美矣、然較疇昔、則似不如、女曰噫、妾老矣、公子曰、二十餘歲、何得遽老、女笑而焚圖、救之已燼、一日謂公子曰、昔在家時、阿翁謂妾抵死不作繭、今親老君孤、妾寔不能產育、恐悞君宗嗣、請娶婦於家、早晚奉侍翁姑、君往來於兩間、亦無所不便、公子然之、納幣於鍾太史之家、吉期將近、女為新人製衣履、賫送母所、及新人入門、則言貌擧止、與小翠無毫髮之殊、大奇之、往至園亭、則女已不知所在、問婢、婢出紅巾曰、

娘子暫歸寧、留此貽公子、展巾則結玉玦一枚、心知其不返、遂携婢俱歸、雖頃刻不忘小翠、幸而對新人如睹舊好焉、始悟鍾氏之姻、女預知之、故先化其貌以慰他日之思云、

異史氏曰、一狐也、以無心之德、而猶思所報、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顧失聲於破甑、何其鄙哉、月缺重榮、從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於流俗也、

金和尚

金和尚、諸城人、父無賴、以數百錢鬻於五蓮山寺、小頑鈍、不能肄清業、牧猪赴市若傭保、後本師死、稍有遺金、捲懷離寺作負販去、飲羊登壟計最工、數年暴富、買田宅水坡里、弟子繁有徒、食指日千計、繞里膏田千百畝、里中起第數十處、皆僧無人、即有、亦貧無業、携妻子僦屋佃田者也、每一門內、四繚連屋、皆此輩列而居、僧舍其中、前有廳事、梁楹節棁、繪金碧射人眼、堂上几屏、晶光可鑑、又其後為內寢、朱簾繡幙、

蘭麝充溢噴人、螺鈿雕檀為床、〻上錦茵褥、褶疊厚尺有咫、壁上美人山水諸名跡、懸粘幾無隙處、一聲長呼、門外數十人轟應如雷、細纓華靴者皆烏集鵠立、受命皆掩口語、側耳以聽、客倉卒至、十餘筵可咄嗟辦、肥醲蒸薰、紛〻狼籍如霧霈、但不敢公然蓄歌妓、而狡童十數輩、皆慧黠能媚人、皂紗纏頭唱艷曲、聽觀亦頗不惡、金若一出、前後數十騎、腰弓矢相摩戛、奴輩呼之皆以爺、即邑之人民、或祖之、伯叔之、不

以師、不以上人、不以禪號也、其徒出、稍〻殺於金、而風鬟霧鬢、亦畧與貴公子等、金又廣結納、即千里外呼吸亦可通、以此挾方面長短、偶氣觸之、輙惕〻自惧、而其為人鄙不文、頂趾無雅骨、生平不奉一經持一咒、跡不履寺院、室中亦未嘗蓄鐃鼓、此等物門人輩弗及見、並弗及聞、凡僦屋者、婦女浮麗如京都、脂澤金粉、皆取給於僧、〻亦不之靳、以故里中不田而農者以百數、時而惡佃決僧首瘞床下、亦不甚窮詰、

但逐去之、其積習然也、金又買異姓兒、私子之、延儒師教帖括業、兒聰慧能文、因令入邑庠、旋援例作太學生、未幾赴北闈領鄉薦、由是金之名以太公噪、向之爺之者太之、膝席者皆垂手執兒孫禮、無何太公僧氅孝廉縗絰臥苫塊、北向稱孤、諸門人釋杖滿床榻、而靈幃後嚶〻細泣、惟孝廉夫人一而已、士大夫婦、咸華妝來、搴帷弔唁、冠蓋輿馬塞道路、殯日棚閣雲連、旛幢翳日、殉葬芻靈、飾以金帛、輿蓋儀仗數十

事、馬千匹、美人百袂皆如生、方弼方相、以紙殼製巨人、皂帕金鎧、空中而横以木架、納活人入、負之行、設机轉動、鬚眉飛舞、目光爍閃、如將叱咤、觀者驚怪、或小兒女遥望之、輙啼走、冥宅壯麗如宫闕、樓閣房廊、連亘數十畝、千門萬戶、入者迷不可出、祭品象物、多難持名、會葬者蓋相摩、上自方面皆傴僂入、起拜如朝儀、下至貢監簿史則手據地以叩、不敢勞公子、勞諸師叔也、當是時、傾國瞻仰、男女喘汗屬於道、携婦

襁兒、呼兄覓妹者聲問沸、襍以鼓樂喧豗、百戲鞺鞳、人語都不可聞、觀者自肩以下皆隱不見、惟萬頂攢動而已、有孕婦痛急欲產、諸女伴張裙爲幄羅守之、但聞兒啼、不暇問雌雄、斷幅繃懷中、或扶之、或曳之、躄躠以去、奇觀哉、葬後、以金所遺資產、瓜分而二之、子一、門人一、孝廉得半、而居第之南之北之東西盡、緇党、皆兄弟敘、痛痒猶相關云、

異史氏曰、此一派也、兩宗未有、六祖無傳、可謂獨

闢法門者矣、抑聞之、五蘊皆空、六塵不染、是謂和尚、口中說法、座上叅禪、是謂和樣、鞋香楚地、笠重吳天、是謂和撞、鼓鉦鍠聒、笙管敖曹、是謂和唱、狗苟鑽緣、蠅營溪賭、是謂和幛、金也者、尚耶、樣耶、唱耶、撞耶、抑地獄之幛耶、

役鬼

山西楊醫、善針灸之術、又能役鬼、一出門則捉騾揉鞭者皆鬼物也、嘗夜自他歸、與友人同行、途中見二

人來、修偉異常、友人大駭、楊便問何人、答云、長脚王、大頭李、敬迓主人、楊曰、爲我前驅、二人旋踵而行、蹇緩則立候之、若奴隸然、

細柳

細柳娘、中都之士人女也、或以其飄嫋可愛、戲呼之細柳云、柳少慧、解文字、喜讀相人書、而生平簡默、未嘗言人臧否、但有問名者、必求一親窺其人、閱人甚多、俱言未可、而年十九矣、父母怒曰、天下迄無良匹、

汝將以了角老耶、女曰、我寔欲以人勝天、頑久而不就、亦吾命也、今而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時有高生者、世家名士、聞細柳之名、委禽焉、既醮、夫婦甚得、生前室有遺孤、小字長福、時五歲、女撫養周至、女或歸寧、福輒號啼從之、呵譴所不能止、年餘、女產一子、名之長怙、生問命名之義、荅言無他、但望其長依膝下耳、女於女紅、疎畧常不留意、而於畝之南東、稅之多寡、按籍而問、惟恐不詳、久之、謂生曰、家中事請置勿

頗待妾自為之不知可當家否生如言半載而家無廢事生亦賢之一日生赴鄰村飲酒適有追逋賦者摑門而誶遣奴委之不去乃趍童招生歸隷既去生笑曰細柳今始知慧女不若痴男耶女聞之俛首而哭生驚挽而勸之女終不樂生不忍以家政累之仍欲自任女不肯晨興夜寐經紀彌勤每先一年即儲來歲之賦以故終歲未嘗見催租者一至其門又以此法計衣食由此用度益舒於是生乃大喜嘗戲之

曰、細柳何細哉、眉細腰細凌波細、且喜心思更細、女對曰、高即識高矣、品高志高文字高、但願壽數尤高、村中有貧美材者、女不惜重價致之、價不能足、又多方乞貸於戚里、生以其不急之物固止之、卒弗聽、蓄之年餘、富室有喪者、以倍資贖諸其門、生因利而謀諸女、女不可、問其故不語、再問之、瑩瑩欲涕、心異之、然不忍重拂焉、乃罷、又逾歲、生年二十五、女禁不令遠遊、歸稍晚、童僕招請者相屬於道、於是同人咸戲

謗之、一日生如友人飲、覺體不快而歸、至中途、墜馬、遂卒、時方溽暑、卒衣衾皆所夙備、里中始共服細柳娘智、福年十歲、始學為文、父既歿、嬌惰不肯讀、輒亡去從牧兒遨、譙訶不改、繼以夏楚、而冥頑如故、母無奈之何、因呼而諭之曰、既不願讀、亦復何能相強、但貧家無冗人、便更若衣、使與僮僕共操作、不然、鞭撻無悔、於是衣以敗絮、使牧豕、歸則自掇陶器、與諸僕啗飯粥、數日苦之、泣跪庭下、願仍讀、母返身向壁、置

不開、不得已執鞭啜泣而出、析無衣、足無履、冬雨沾濡、縮頭如丐、里人見而憐之、納繼室者、皆引細柳娘爲戒、嘖有煩言、女亦稍〻聞之、而漠不爲意、福不堪其苦、棄豕逃去、女亦任之、殊不追問、積數月、乞食無術、憔悴自歸、不敢遽入、哀求鄰媪往白母、女曰、若能受百杖可來見、不然、早復去、福聞之、驟入痛哭、願受杖、母問今知改悔乎、曰悔矣、曰既知悔、無須撻楚、可安分牧豕、再犯不宥、福大哭曰、願受百杖請復讀、女

不聽、鄉媪慫恿之、始納焉、濯髮授衣、令與弟怙共師、勤身銳慮、大異往昔、三年遊泮、中丞楊公、見其文而器之、月給常廩、以助燈火、怙最鈍、讀數年不能記姓名、母令棄卷而農、怙游閒憚於作苦、母怒曰、四民各有本業、既不能讀、又不能耕、寧不溝瘠死耶、立杖之、由是率奴輩耕作、一朝晏起、則詬罵之、而衣服飲食、母輙以美者歸兄、怙雖不敢言、而心竊不能平、農工既畢、母出貲使學負販、怙淫賭、入手喪敗、詭托盜賊

連數以欺其母、々覺之、杖責瀕死、福長跪哀乞、願以身代、怒始觧、自是一出門、母輙探察之、怙行稍歛、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一日請諸母、將從諸賈入洛、寔借遠游以快所欲、而中心惕々、惟恐不遂所請、母聞之殊無疑慮、即出碎金三十兩、爲之具裝、末又以鋌金一枚付之、曰、此乃祖宦囊之遺、不可用去、聊以壓裝備急可耳、且汝初學跋涉、亦不敢望重息、只此三十金、得無虧負足矣、臨行又囑之、怙諾而出、欣々意

自得、至洛、謝絶客侶、宿名娼李姬之家、凡十餘夕、散金漸盡、自以巨金在槖、初不以空匵自慮、及取而斫之、則僞金耳、大駭失色、李媪見其狀、冷語侵客、怙心不自安、然囊空無所向往、猶冀姬念夙好、不即絶之、俄有二人握索入、驟繫項領、驚惧不知所為、哀問其故、則姬已窃僞金、去首公庭矣、至官不能置辭、梏掠幾死、收獄中、又無資斧、大為獄吏所虐、乞食於囚、苟延餘息、初怙之行也、毋謂福曰、記取二十日後、當遣

汝之洛、我事繁、恐忽忘之、福請所謂黯然、欲悲、不敢復請而退、過二十日而問之、嘆曰、汝弟今日之浮蕩、猶汝昔日之廢學也、我不冒惡名、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謂我忍、但泪浮枕簟、而人不知耳、因泣下、福侍立敬聽、不敢研詰、泣已、乃曰、汝弟蕩心不死、故援之僞金以挫折之、今度已在縲絏中矣、中丞待汝厚、汝往求焉、可以脫其死難、而生其愧悔也、福立刻而發、比入洛、則怙被逮已三日矣、即獄中而望之、怙奄然面

如兒見兄涕不可仰、福亦哭、時福為中丞所寵異、故遐邇皆知其名、邑宰知為怙兄、急釋之、怙至家、猶恐母怒、膝行而前、母顧曰、汝願遂耶、怙零涕不敢復作聲、福亦同跪、母始叱之起、由是痛自悔、家中諸務、經理維勤、即偶惰、母亦不呵問之、凡數月、並不與言商賈、怙欲自請而不敢、以意告兄、母聞而喜、並力貿貸而付之、半載而息倍焉、是年福秋捷、又三年登第、貨殖累巨萬矣、邑有客洛者、窺見太夫人年四旬、猶若

三十許人、而衣妝朴素、類常家云、

異史氏曰、黑心符出、蘆花變生、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良可哀也、或有避其謗者、又每矯枉過正、至坐視兒女之放縱、而不一置問、其視虐遇者幾何哉、獨是日撻所生、而人不以為暴、施之異腹兒則指摘從之矣、夫細柳非獨忍於前子也、然使所出賢、亦何能出此心以自白於天下、而乃不引嫌、不辭謗、卒使二子一貴一富、表表於世、此無論閨闥、當

亦丈夫之錚錚者矣、

畫馬

臨淸崔生、家屢貧、園垣不修、每晨起、輙見一馬臥露草閒、黑質白章、惟尾毛不整、似火燎斷者、逐去夜復來、不知其所自至、崔有善友官於晉、每欲往就之、而苦無健步、遂捉馬施勒、乘之而去、囑家人曰、倘有尋馬者、當如晉以告、既就途、馬騖駛、瞬息百里、夜不甚啖芻豆、意其病、次日緊啣不令馳、而馬蹄嘶噴沫、健

怒如昨、復縱之、午已達晉、時騎於市廛、觀者無不稱嘆、晉王聞之、以重直購之、崔恐為失者所尋、以故不敢售、居半年、家中無耗、遂以八百金貸於晉邸、乃自市健騾以歸、後王以急務、遣校尉騎赴臨清、馬逸、追至崔之東鄰、入門不可復見、索諸主人、主人曾姓、寔莫之覩、及入其堂、見壁間画子昂畫馬一幀、内一匹毛色渾似、尾處為香炷所燒、始悟馬画妖也、校尉難復王命、因訟曾、時崔得馬資、居積盈萬、自願以其直

代會付校尉而去、會甚德之、而不知卽當年之售主也、

局詐 三條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間、有一人衣冠華好、近與攀談、漸問主人姓字、又審官閥、家人並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貴主家之內史也、語漸歎洽、因曰、官途險惡、顯者皆附於貴戚之門、尊主人所托何人也、答言無之、王曰、此所謂惜小費而忘大禍者也、家人曰、何托而可、

王曰、公主待人以禮、又能覆翼人、某侍郎亦僕階進、倘不惜千金贄見公主當亦非難、家人喜、問其居止、便指一門曰、日同巷不知耶、家人歸告御史御史喜、即張盛筵、使家人往邀王、王欣然來、筵間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瑣事甚詳、且言非同巷之誼、即賜百金賞、不肯效牛馬、御史益佩戴之、臨別訂約、王曰、公但備物、僕乘間言之、旦晚當有以報命、越數日始至、騎駿馬甚都、謂御史曰、可速治裝行、公主事大煩、投謁者

踵日相接、自晨及夕、常不得一間、今得少隙、宜急往、誤則相見無期矣、御史乃出兼金重幣、從之而去、曲折十餘里、始至公主第、下騎祇候、王先持贄入、久之出、宣言主名某御史、即有數人接遞傳呼、御史傴僂而入、見高堂上坐麗人、姿貌如仙、服飾炳耀、侍姬皆著錦衣、羅列成行、御史伏謁盡禮、傳命賜坐簷下、金椀進茗、主略致溫旨、御史肅而退、自內傳賜緞靴貂帽、既歸、深德王、持刺謁謝、則門閤無人、疑其侍主未

復、三日三詣、終不復見、使人詢諸貴主之門、則高扉扃錮、訪之居人、並言此間從無貴主、前有數人僦屋而居、今去已三日矣、使反命、主僕喪氣而已、

副將軍某、負貲入都、將圖握篆、苦無階、一日有裘馬者謁之、自言内兄為天子近侍、茶已、請閒云、目下有某處將軍缺、倘不吝重金、僕囑内兄游揚聖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奪也、某疑其唐突涉妄、其人曰、此無煩踟躕、某不過欲抽小數於内兄、將軍錙銖

無所望、言定若干數、署劵爲信、待名見後方求寔給、不效則汝金尚存、誰將懷中而攫之耶、某乃喜、諾之、次日復來、引某去見其内兄、云姓田、烜赫如侯家、某叅謁、殊傲睨不甚爲禮、其人持劵向某曰、適與内兄議、率非萬金不可、請即署劵尾、某從之、田曰、人心叵測、事後慮有翻覆、其人笑曰、兄慮之過矣、既能予之、寧不能奪之耶、且朝中將相、有願納交而不可得者、將軍前程方遠、應不喪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出、其人

送之曰、三日即覆公命、逾兩日、〻方西、數人吼奔而入曰、聖上坐待矣、某驚甚、疾趨入朝、見天子坐殿上、爪牙森立、某拜舞已、上命賜坐、慰問殷勤、顧左右曰、聞某武烈非常、今見之、真將軍才也、因曰、某處險要地、今已委卿、勿負朕意、候封有日耳、某拜恩出、即有前日褁馬者從至客邸、依劵兑付而去、於是高枕待授、日誇榮於親友、過數日、探訪之、則前缺已有人矣、大怒、忿爭於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簡、何得授之他人、

司馬怪之、及述寵遇、半如夢境、司馬怒、執下廷尉、始供其引見者之姓名、則朝中並無此人、又耗萬金、始得華職而去、異哉、武弁雖騃、豈朝門亦可假耶、疑其中有幻術存焉、所謂大盜不操矛弧者也、

李生、嘉祥人、喜琴、偶適東郊、見工人掘土得古琴、遂以賤直得之、拭之有異光、安絃而操、清烈非常、喜極若獲拱璧、貯以錦囊、藏之密室、雖至戚不以示也、邑丞程氏、新蒞任、投刺謁李、李故寡交遊、而以其先施

故報之、過數日又招飲、固請乃往、程為人風雅絶俗、議論瀟洒、李悅焉、越日折柬酬之、歡笑益洽、由是月夕花晨、未嘗不相共也、年餘、偶於丞廨中、見繡囊裹琴置几上、李便展玩、程問亦諳此否、李言非所長、而生平好之、程訝曰、知交非一日、絶技胡不一聞、撥爐爇沉香、請為小奏、李敬如教、程曰、大高手、顧献薄技、勿笑小巫也、遂鼓御風曲、其聲泠泠然、有絶世出塵之意、李更傾倒、願師事之、自此二人以琴交、情分益

篤、年餘盡傳其技、然程每詣李、々但以常琴供之、未肯洩所藏也、一夕薄醉、丞曰、某新肄一曲、兄願聞之乎、為奏湘妃曲、幽怨若泣、李極賛之、丞曰、可恨無良琴、若得良琴、音調益勝、李欣然曰、僕蓄一琴、頗異凡品、今遇鍾期、何敢終秘、乃啟櫝負囊而出、程以袍袂拂塵、凭几載鼓、剛柔應節、工妙入神、李聞之擊節不置、丞曰、匪々拙技、負此良琴、若得荆人一奏、當有一兩聲可聽者、李驚曰、公閨中亦精之耶、丞笑曰、適此操

乃傳自細君者、李曰、恨在閨閣、小生不及聞耳、丞曰、我輩通家、原不以形跡相限、明日請携琴去、當使隅簾為君奏之、李悅、次日抱琴而往、丞即治具歡飲、少間將琴入、旋出即坐、俄見簾內隱隱有麗妝、頃之香流戶外、又少時絃聲細作、聽之不知何曲、但覺蕩心媚骨、令人魂魄飛越、曲終便來窺簾、竟二十餘絕代之姝也、丞以巨白勸釂、內復改絃為閒情之賦、李神形益惑、傾飲過醉、離席辭謝、即便索琴、丞曰、醉後懼

有蹉跌、請明日復臨、當令閨人盡其所長、李乃歸、次日詣之、則廨舍寂然、惟一老隸應門、問之、云五更携眷去、不知何作、言往復可三日耳、如期往伺之、日既暮、並無音耗、吏皂皆疑、以白令、破扃而窺其室、〻盡空、惟几榻猶存耳、逮之上台、並不測其何說、李喪琴、寢食俱廢、不遠數千里訪諸其家、丞故楚産、三年前以捐貲授嘉祥丞、執其姓名、詢其里居、楚中並無其人、或言有道士程姓者、善鼓琴、又傳其有點金之術、

三年前忽去不復見、疑即其人、又細審年甲容貌、吻合不謬、乃知道士之納官、皆爲琴也、知文年餘、並不言及音律、漸而出琴、漸而獻技、又漸而惑以佳麗、浸漬三年、得琴而去、道士之癖、更甚於李生也、天下之騙机多端、若道士者、猶騙中之風雅者矣、

鍾生

鍾慶餘、遼東名士也、應濟南鄉舉、聞藩邸有道士知人休咎、心嚮往之、二場後至趵突泉、適相值、年六十

餘、鬚長過胸、一皤然道人也、集問灾祥者如堵、道士悉以微詞授之、於衆中見生、忻與握手曰、君心術德行可敬也、挽登閣上、屏人語、因問莫欲知將來否、曰唯唯、曰子福命至薄、然今科鄉舉可望、但榮歸後、恐不復見尊堂矣、鍾生至孝、聞之涕下、遂欲不試而歸、道士曰、若過此一往、一榜亦不可得矣、生云母死不見、且不可復爲人、貴爲卿相何加焉、道士曰、某夙世與君有緣、今日必合盡力、乃以一丸授之曰、可遣人

夙夜將去、服之可延七日、場畢而行、母子猶及見也、生藏之叙〻而出、神志喪失、因計終天有期、早歸一日、則多得一日之奉養、携僕貰驢、即刻東邁、馳里許、驢忽返奔、鞭之不前、控之則蹶、生無計、燥汗如雨、僕勸止之、生不聽、又貰他驢、又如之、日已御山、莫知為計、僕又勸曰、明日即完場矣、何爭此一朝夕乎、請即先主而行、計亦良得、不得已從之、次日草〻竣事、立時遂發、不遑啜息、星馳而歸、則母病綿惙、下丹藥漸

就痊可、入視之、就榻泫泣、母搖手止之、執手喜曰、適夢至陰司、見王者顏色霽和、謂稽爾生平、無大罪惡、今念汝子純孝、賜壽一紀、生亦喜、歷數日、果平健如故、未幾聞提、辭母如濟、因賂內監致意道士、道士欣然出、生便伏謁、道士曰、君既高捷、太夫人又增壽數、此皆盛德所致、道人何力焉、生又訝其預知、因而拜問終身、道士云、君無大貴、但得耄耋足矣、君前身與我為僧侶、以石投犬、悞斃一蛙、今已投生為驢、論前

定數、君當橫折、今孝德感神、已有解星入命、固當無恙、但夫人前世爲婦不貞、數應少寡、今君以德延壽、非其所偶、恐歲後瑤台傾也、生惻然良久、問繼室所在、曰在中州、今十四歲矣、臨別囑曰、倘遇危急、宜奔東南、後年餘、妻病果死、生舅令於江西、母遣往省、即以便途過中州、將歷繼室之讖、偶適一村、值臨河優戲、士女甚雜、方欲整轡趨過、有一失勒牡驢、隨之而行、致騾蹄趹、生回首以鞭擊驢耳、驢驚大奔、時有王

世子方六七歲、乳媪抱坐堤上、驢冲過、扈從不及防、擠墮河中、衆大譁欲執之、生縱騾絶馳、頓憶道士言、極力趨東南、約三十餘里、入一山村、有叟在門下、騎揖之、叟邀入、自言方姓、便詰所來、生叩伏在地、具以情告、叟言不妨、請即寄居此間、當使徼者去、至晚得耗、始知為世子、叟大駭曰、他家可以為力、此真愛莫能助矣、生哀不已、叟籌思曰、不可為也、請過宵聽其緩急、或可再謀、生愁怖終夜不枕、次日偵聽、則已行

牒訊察，收藏者棄市，叟有難色，無言而入，生疑懼無以自安，中夜叟來叩扉入，少坐，便問夫人年幾何矣，生以鰥對，叟喜曰，吾謀濟矣，問之，答云，姊夫慕道，挂錫南山，姊又謝世，遺有孤女，從僕鞠養，亦頗慧，以奉箕箒何如，生喜符道士之言，而又冀親戚容通，可以得其周謀，曰，小生誠幸矣，但遠方罪人，深恐貽累丈人，叟曰，此即為君謀也，姊夫道術頗神，但久不與人事矣，合卺後自與甥女籌之，必合有計，生益喜，贅焉，

女十六歲艷絕無双生每對之欷歔女云妾即陋何
遂遽見嫌惡生謝曰娘子仙人相偶為幸但有禍患
恐致乖違因以寔告女怨曰舅乃非人此彌天之禍
不可為謀乃不明言而陷我於坎窞生長跪曰是小
生以死命哀舅舅慈悲而窮於術知卿能生死人而
肉白骨也某誠不足稱好逑然家門幸不辱寞倘得
再生香花供養有日耳女嘆曰事已至此夫復何辭
然父自削髮掐提兒女之愛已絕無已同往哀之恐

擔挫辱不淺也、乃一夜不寐、以毡綿厚作蔽膝、夫妻隱著衣底、然後喚肩輿入南山、十餘里、山徑抝折、絕險不復可乘、下輿、女跬步甚艱、生挽臂曳扶、竭蹶始得上達、不遠即見山門、共坐少憩、女喘汗淫淫、粉黛交下、生見之情不可忍、曰為某事、遂使卿罹此苦、女愀然曰、恐此尚未是苦、困少蘇、相將入蘭若、禮佛而進、曲折入禪堂、見老僧趺坐、目若瞑、一童執拂侍之、方丈中掃除光潔、而坐前悉布沙礫、密如星宿、女不

敢擇入跪其上生亦從諸其後僧開眸一視即復瞑去女叅白久不定省今女已嫁故偕婿來僧久之啟視曰妮子大累人即不復言夫妻跪良久筋力俱殆沙礫將壓入骨痛不可支又移時乃言曰將騾來未女答言未曰夫妻即去可速將來二人拜而起狼狽而行既歸謹如其命不解其意但伏聽之過數日相傳罪人已得伏誅訖夫妻相慶無何山中遣僮來以斷杖付生云代死者此君也便囑瘞祭以解竹木之

竟生視之、斷處有血痕焉、乃祝而葬之、夫妻不敢久居、星宿歸遼陽、

醫術

張氏者、沂之貧民、途中遇一道士善風鑑、相之曰、子當以術業富、張曰、宜何從、又顧之曰、醫可也、張曰、我僅識之無耳烏能是、道士笑曰、迂哉、名醫何必多識字乎、但行之耳、既歸、貧無業、乃摭拾海上方、即市廛中、除地作肆、設魚牙蜂房、謀升斗於口舌之間、而人

亦未之奇也、會青州太守病嗽、牒檄所屬徵醫、沂故山僻、少醫工、而令惧無以塞責、因責里中使自報、於是共舉張、令立名之、張方痰喘不能自療、聞命大惧、固辭、令弗聽、卒郵送之去、路經深山、渴極、咳愈甚、入村求水、而山中水價與玉液等、徧乞之無與者、見一婦漉野菜、菜多水寡、盎中濃濁如涎、張燥急難堪、便乞餘瀋、飲之、少間渴解、嗽亦頓止、陰念殆良方也、比至郡、諸邑醫工已先施治、並未痊減、張入求客所、僞

作藥目、傳示內外、復遣人於民間索諸蔘蘆、如法淘汰訖、以汁進太守、一服病良已、太守大悅、賜賚甚厚、旌以金匾、由此名大譟、門常如市、應手無不悉效、有病傷寒者、言症求方、張適醉悞、以瘧劑予之、醒而悟、不敢以告人、三日後有盛儀造門而謝者、問之則傷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此類甚多、張由此稱素封、益以聲價自重、聘者非重貲安輿不至焉、

益都韓公、名醫也、其未著時、貨藥於四方、暮無宿

所投止一家，則其子傷寒將死，因請施治，韓思不治則去此莫適，而治之誠無術，往復跬度，以手搓體，而汗垢成片，捻之如丸，頓思以此紿之，當亦無所害，曉而不愈，已賺得寢食安飽矣，遂付之，中夜主人撾門甚急，意其子死，恐被侵辱，驚起踰垣疾遁，主人追之數里，韓無所逃始止，乃知病者汗出而愈矣，挽回款宴豐隆，臨行厚贈之，

鴻

天津弋人得一鴻、其雄者隨至其家、哀鳴翺翔、抵暮始去、次日弋人早出、則鴻已至、飛號從之、既而集其足下、弋人將並捉之、見其伸頸俛仰、吐出黃金半鋌、弋人悟其意、乃曰是將以贖婦也、遂釋雌、兩鴻徘徊若相悲喜、遂双飛而去、弋人稱金、得二兩六錢、噫禽鳥何知、而鍾情若此、悲莫悲於生離別、物亦然耶、

象

廣中有獵獸者、挾矢入山、偶臥憩息、不覺沉眠、被象

鼻攝而去、自分必遭殘害、未幾釋置大樹下、頓首一鳴、群象紛至、四面旋繞、若有所求、前象伏樹下、仰視樹而俛視人、似欲其登、獵者會意、即以足踏象背、攀援而升、雖至樹巔、亦不知其意向所存、少間有猨猊來、衆象皆伏、猨猊擇一肥者、意將搏噬、象戰栗無敢逃者、惟共仰樹上、似求憐拯、獵者因望猨猊發一弩、猨猊立殪、諸象瞻空、意若拜舞、獵者乃下、象復伏、以鼻牽衣、似欲其乘、獵者遂跨身其上、象乃行至一處、

以蹄穴地，得脫牙無算，獵人下，束置已，象乃負送出山始返。

周克昌

淮上貢生周天儀，年五旬，止一子，名克昌，愛暱之，至十三四歲，丰姿益秀，而性不喜讀，輒逃塾從羣兒戲，恒終日不返，周亦聽之，一日既暮不歸，始尋之，殊竟烏有，夫妻號跳，幾不欲生，年餘昌忽自至，言為道士迷去，幸不見害，值其他出，得逃歸，周喜極，亦不追問，

及教以讀、慧悟倍於曩疇、踰年文思大進、既入郡庠、試遂知名、世族爭婚、昌頗不顧、趙進士女有姿、周强為娶之、既入門、夫妻調笑甚歡、而昌恒獨宿、若無所私、逾年秋戰而捷、周益慰、然年漸暮、日望抱孫、故常隱諷昌、昌昌漠若不解、母不能忍、朝夕多絮語、昌變色出曰、我久欲亡去、所不遽舍者、頤復之情耳、寔不能探討房帷以慰所望、請仍去、彼順志者且復來矣、追曳之、已踣、衣冠如脫、大駭、疑昌已死、是必其鬼也、悲

嘆而已、次日昌忽僕馬而至、舉家惶駭、近詰之、亦言為惡人掠賣於富商之家、商無子、子焉、得昌後忽生一子、昌思家、遂送之歸、問所學則頑鈍如昔、乃知此為真昌、其入泮鄉捷者鬼之假也、然竊喜其事未泄、即使襲孝廉之名、入房婦甚狎熟、而昌覥然有怍色、似新婚、甫周年生子矣、

異史氏曰、古言庸福人、必鼻口眉目之間具有少庸、而後福隨之、其精光陸離者鬼所棄也、庸之所在、

桂籍可以不入闈而通、佳麗可以不親迎而致、而況少有憑借、益之鑽窺者乎、

王貨郎

濟南業酒某翁、遣子小二如齊河索貰價、出西門、見兄阿大、時大死已久、二驚問哥那得來、答云、冥府一疑案、須弟一証之、二作色怨訕、大指後一人如皂狀者曰、官役在此、我豈自由耶、但引手招之、二不覺從去、晝夜狂奔、至泰山下、忽見官衙、方將並入、見群衆

紛出、皂拱問事何如矣、一人曰勿須復入、結矣、皂乃釋二令婦、大憂弟無資斧、皂思良久、即引二去、走二三十里、入村、至一家檐下、囑云、如有人出、便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王貸郎言之矣、遂去、二冥然而僵、既曉、第主出、見一人死門外、大駭、守移時微蘇、扶入餌之、始言里居、即求資送、主人難之、二如皂言、主人驚絕、急賃騎送之歸、償之不受、問其故、亦不言而別、

罷龍

膠州王侍御出使琉球、舟行海中、忽自雲際墮一巨龍、激水高數丈、龍半浮半沉、仰其首、以舟承頷、睛半啟、嗒然若喪、闔舟大恐、停橈不敢少動、舟人曰、此天上行雨之疲龍也、王懸勅於上、焚香共祝之、移時悠然遂逝、舟方行、又一龍墮如前狀、日凡三四、又踰日、舟人命多備白米、戒曰、去清水潭不遠矣、如有所見、但糝米於水、寂無譁、俄至一處、水清徹底、下有群龍五色、如盆如甕、條條盡伏、有蜿蜒者、其鱗鬣爪牙歷

歷可數、衆神䰟俱喪、閉息合眸、不惟不敢窺、並不能動、惟舟人握米自撒、久之見海底深黑、始有呻者、因問擲米之故、答云、龍畏蛆、恐入其甲、白米類蛆、故龍見輙伏、舟行其上、可無害也、

馮木匠

撫軍周有德、改創故藩邸為部院衙署、時方鳩工、有木作匠馮明寰直宿其中、夜方就寢、忽見紋窓半開、月明如畫、遥見短墻上立一紅雞、注目間、雞已飛搶

至地俄一少女露半身來相窺馮疑爲同輩所私靜聽之衆已熟眠私心怔忡竊望其誤投也少間女果越窓過逕入已懷馮喜嘿不一言歡畢女亦遂去自此夜〻至初猶自隱後遂明告女曰我非誤就欲相投耳兩人情日密既而工滿馮欲歸女已俟於曠野馮所居村離郡不甚遠女遂從去既入室家人皆莫之睹始知其非人迨數月精神漸減心益惧延師鎮驅卒無少驗一夜女艷妝來向馮曰世緣俱有定數

當來推不去、當去亦挽不住、今與子別矣、遂去、

某甲

某甲私其僕婦、因殺僕內婦、生二子一女、閱十九年、巨寇破城、刦掠一空、一少年賊持刀入甲家、甲視之酷類死僕、自嘆曰、吾合休矣、傾囊贖命、迄不顧、亦不一言、但搜人而殺、共殺一家男女二十七口而去、甲頭未斷、寇去少蘇、猶能言之、三日尋斃、嗚呼、果報之不爽、可畏也哉、

衢州三怪

張握仲從戎衢州、云衢州夜靜時、人莫敢獨行、鐘楼上有鬼頭上一角、象貌獰惡、聞人行聲即下、人駭奔、鬼亦遂去、而見之輒病、多死者、又城中一塘夜出白布一疋、如匹練横地上、過者拾之、即捲入水、又有鴨鬼、夜既定、塘邊寂無一物、若聞鴨聲即病、

折楼人

何冏卿、平陰人、初令秦中、一賣油者有薄罪、其言戇、

何怒、杖斃之、後仕至銓司、家貲富饒、建一樓、上梁日親賓稱觴爲賀、忽見賣油者入、陰自駭疑、俄報妾生子、愀然曰、樓工未成、拆樓人已至矣、人謂其戲、而不知其寔有所見也、後子既長、最頑蕩、其家傭爲人役、每得錢數文、輙買香油食之、

大蝎

明彭將軍宏、征寇入蜀、至深山中、有大禪院、云已百年無僧、詢之土人、則謂寺中有妖、入者輙死、彭恐伏

寇、率兵斬茅而入、前殿中有皂鵰、奪門飛去、中殿無異、又進之則佛閣、周視亦無所見、而入者皆頭痛不能禁、彭親入亦然、少頃有大蝎如琵琶、自板上蠢蠢而下、一軍驚走、彭遂火其寺、

司扎吏

遊擊官某妻妾甚衆、最諱其小字、呼年曰歲、生曰硬、馬曰大驴、又諱安為放、敗為勝、雖簡扎往來不甚避忌、而家人道之則怒、一日司扎吏白事悞犯、大怒、以

硯擊之、立斃、三日後醉卧、見吏持刺入、問何為、吏白馬子安來拜、忽悟其鬼、急起拔刀揮之、吏微笑擲刺几上、泯然而沒、取刺視之、書云、歳家眷硬大駉子放勝、暴謬之夫、為鬼揶揄、可笑甚己、

牛首山一僧、自名鉄漢、又名鉄屎、有詩四十首、見者無不絶倒、自鏤印章二、一曰混賬行子、一曰老寔潑皮、秀水王司直梓其詩、名曰牛山四十屁、欵云、混賬行子老寔潑皮放、不必讀其詩、其標名已

足觧頤。

聊齋誌異卷之十六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嫦娥

太原宗子美、從父遊學、流寓廣寧、父與紅橋下林嫗有素、一日父子過紅橋、遇之、固請過諸其家、瀹茗共話、有女在旁、殊色也、翁極贊之、嫗顧宗曰、大郎溫婉如處子、福相也、若不鄙棄、便奉箕箒如何、翁笑、促子離席、使拜嫗曰、一言千金矣、先是嫗獨居、女忽自至、

告訴孤苦、問其小字、則名嫦娥、嫗愛而留之、寔將奇貨居之也、是時宗年十四、睨女竊喜、意翁必媒定之、而翁婦若忘、心灼熱、以白母、翁聞而笑曰、曩與貨婆子戲耳、彼不知將賣萬金幾何矣、此何可易言、踰年翁媼並卒、子美不能忘情嫦娥、服將闋、託人示意林嫗、嫗初不承、宗忿曰、我生平不輕折腰、何媼視之不值一錢、若負前盟、須見還也、嫗乃云、曩或與而翁戲約容有之、但無成言、即都忘卻、今既云云、我豈留嫁

天王耶、要曰々妝束寔望易千金、今請半焉可乎、宗
自度難辦、亦遂置之、適有寡媼、僦居西鄰、有女及笄、
小名顛當、偶窺之、雅麗不減嫦娥、向慕之、每以饋遺
階進、久之漸熟、往々送情以目、而欲語無間、一夕踰
垣乞火、宗喜挽之、遂相燕好、約為嫁娶、辭以兄負販
未歸、由此蹈隙往來、影跡周密、一日偶經紅橋、見嫦
娥適在門內、疾趨過之、嫦娥望見、招之以手、宗駐足、
女又招之、遂入、女以背約讓宗、々述其故、女便入室、

取黃金一鋌付之、宗不受、辭曰、自分永與卿絕、遂他有所要、受金而為卿謀、是負人也、受金而不為卿謀、是負卿也、誠不敢有所負、女嘿良久曰、君所約妾顛知之、其事必無成、即令成之、妾不怨君之負心也、其速行、媪將至矣、宗倉卒無以自主、受之而歸、心緒勃亂、進退罔知所從、隅夜以告顛當、顛當深然其言、但勸宗耑意嫦娥、宗不語、顛當願下之、宗乃悅、即遣媒納金林媪、媪無詞、以嫦娥歸宗、入門後、悉述顛當言、

嫦娥徵笑陽慫恿之、宗喜、急欲一白顛當、而顛當跡久絕、嫦娥知其為己、因暫歸寧、故與之間、囑宗竊其佩囊、已而顛當果至、與商所謀、但言勿急、既而解襟狎笑、脅下有紫荷囊、將便摘取、女覺之、變色起曰、君與人一心、而與妾二、負心郎請從此絕、宗屈意挽解、不聽竟去、一日過門探察之、已另有吳客僦居其中、蓋顛當子母從去已久、影滅跡絕、莫可問訊、怨嘆而已、宗自娶嫦娥、家暴富、連閣長廊、彌亘街路、嫦娥善

諧謔、適見美人画卷、宗曰、吾自謂如卿天下無兩、但不曾見飛燕楊妃耳、女咲曰、若欲見之、即亦不難、乃執卷細審一過、便趍入室、對鏡修妝、效飛燕舞風、既又學楊妃帶醉、長短肥瘦、隨時變更、風情意態、對卷逼真、方作態時、有婢自外至、不復能識、驚問其僚、既而審注、恍然始咲、宗喜曰、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皆在床闥矣、一夜方熟寢、數人撬扉而入、火光射壁、女急起、驚言盜入、宗初醒、即欲鳴呼、一人以白刃

加頸、懼不敢喘、又一人掠嫦娥負背上、閧然而去、宗始蹄、家役畢集、室中珍玩無少亡者、宗大悲、惘然失圖、無復情地、告官追捕、殊無音息、荏苒三四年、鬱鬱常不聊賴、因假赴試入都、居半載、占驗詢察、靡計不施、偶過姚巷、值一女子、垢面羸衣、匡襄如丐、停趾相之、顛當也、駭曰、卿何憔悴至此、答曰、別後南遷、老母即世、為惡人掠賣旂下、撻辱凍餒、所不忍言、宗泣下、問可贖否、曰難矣、恐耗費繁多、不能為力、宗曰、寔告

卿、年來頗稱小有、惜客中資斧有限、傾裝貸馬、所不敢辭、如所需過奢、當歸家營辦之、女約明日出西城、相會叢柳下、囑獨往、勿以人從、宗諾之、次日早往、則女先在、袿衣鮮明、大非前狀、驚問之、笑曰、曩試君心耳、幸綈袍之意猶存、請至敝廬、誼必得當一報、北行步武、即至其家、遂出肴酒、相與談讌、宗約與俱歸、女曰、妾多俗累、不能終從、嫦娥消息、固頗聞之、宗急詢何所、女曰、其行踪縹緲、妾亦不能深悉、西山有老尼、

一目眇、問之當自知、遂止宿其家、天明示以徑、宗至其處、有古寺、周墉盡頹、叢竹內有茅屋半間、老尼綴衲其中、睹客至、漫不為禮、宗揖之、尼始舉頭致問、因告姓氏、即白所求、尼曰、八十老瞽、與世睽絶、何處知佳人消息、宗固求之、氣益下、乃曰、我寔不知、有二三戚屬、來夕相過、或小女子輩識之、未可知、汝明夕可來、宗乃出、次日再至、則尼他出、敗扉扃焉、伺之既久、更漏已摧、明月高揭、夜鳥悲啼、恇懼無所復之、方徘

細聞遥見二三女郎自外入則嫦娥在焉宗喜極哭

起急攬其袪嫦娥曰莽郎君嚇煞妾矣可恨顛當饒

舌乃教情欲纏人宗曳坐抱手款曲歴訴艱難不覺

惻楚女曰寔相告妾寔嫦娥被謫浮沉俗間其限已

滿托為冦劫所以絶君望耳尼亦王母守府者妾初

譴時蒙其收恤故暇時常一臨存君如釋妾當為代

致顛當宗不聽垂首隕涕女遥顧曰姊妹輩來矣宗

方回顧而嫦娥已杳宗大哭失聲不欲復活因解帶

自縊。恍惚覺神已出舍。悵悵靡之。俄見嫦娥來。捉而提之。足離於地。入寺。取樹上尸推擠之。喚曰。痴郎痴郎。嫦娥在此。忽若夢醒。少定。女恚曰。顛當賤婢。害妾而殺郎君。我不能恕之也。下山賃輿而歸。既命家人治裝。乃返身出西城。詣謝顛當。至則舍宇全非。愕嘆而返。竊幸嫦娥不知。入門。嫦娥迎笑曰。君見顛當耶。宗愕然不能答。女曰。君背嫦娥。烏得顛當。請坐待之。當自至。未幾顛當果至。倉皇伏榻下。嫦娥疊指彈之

曰、小鬼頭陷人不淺哉、顛當叩頭、但求賒死、嫦娥曰、推人坑中、而欲脫身天外耶、廣寒十一姑不日下嫁、須繡枕百幅、履百雙、可從我去、相共操作、顛當恭白、但求分工、按時賫送、女不許、謂宗曰、君若緩頰、即便放却、顛當目宗、宗笑不語、顛當目怒之、乃乞還告家人、許之、遂去、宗問其生平、乃知其西山狐也、買輿待之、次日果來、遂俱歸、或有問者、宗詭對之、然嫦娥重來、恒持重不輕諧笑、宗強使狎戲、惟密教顛當為之、

顛當慧絶工媚、嫦娥樂獨宿、每辭不當夕、一夜漏三下、猶聞顛當房中吃吃不絶、使婢竊聽之、婢還不以告、但請夫人自往、伏窓一窺則見顛當凝粧作己狀、宗擁抱呼以嫦娥、女哂而退、未幾顛當心暴痛、急披衣、曳宗詣嫦娥所、入門便伏、嫦娥曰、我豈醫巫魘勝者耶、汝自欲捧心效西子耳、顛當頓首、但言知罪、女曰愈矣、遂起、失笑而去、顛當私謂宗曰、吾能使娘子學觀音、宗不信、因戲相賭、嫦娥每趺坐、眸含若瞑、

顛當俏以玉瓶插柳置几上，自乃垂髮合掌侍立其側，櫻脣半啟，瓠犀微露，睛不少瞬，宗笑之，嫦娥開眸始問，顛當曰，我學龍女侍觀音耳，嫦娥咲罵之，罰使學童子拜，顛當束髮，遂四面朝參之，伏地翻轉，逞諸變態，左右側折，襪能磨乎其耳，嫦娥解頤，坐而蹴之，顛當仰首口啣鳳鉤，微觸以齒，嫦娥方嬉笑間，忽覺媚情一縷，自足趾而上，直達心舍，意蕩思淫，若不能自主，乃急斂神呵曰，狐奴當死，不擇人而惑之耶，顛

當釋口投地、嫦娥又厲責之、衆都不解、嫦娥謂宗曰、顛當狐性不改、適間幾為其所迷、若非夙根深者、墮落何難矣、自是見顛當、每嚴御之、顛當慚懼、告宗曰、妾於娘子一肢一體、無不親愛、愛之極、不覺媚之甚、謂妾有異心、不惟不敢抑不忍、宗因以告嫦娥、嫦娥遇之如初、然以嬉戲無節、數戒宗、宗不能從、因而大小婢婦競相狎戲、一日二人扶一婢效作楊妃、二人以目會意、賺婢懈骨作酣態、兩手遽釋、婢暴顛墀下、

聲若傾堵、衆方大譁、近撫之、而妃子已作馬嵬甍矣、衆懼、急白主人、嫦娥驚曰、禍作矣、我言何如哉、往驗之、已不可救、使人告諸其父、父〻某甲、素無行、號奔而至、負尸入廳事、呌罵萬端、宗閉戶惴恐、莫知所措、嫦娥自出、責之曰、主即虐婢至死、律無償法、且邂逅暴殂、烏知其不再甦、甲譟言四肢已氷、焉有生理、嫦娥曰勿譁、縱不活自有官在、乃入廳撫尸、而婢已穌、曳之隨手而起、嫦娥反身責曰、幸婢不死、賊奴何得無

狀、可以草索縶送官府、甲無詞、長跪哀免、嫦娥曰、汝既知罪、暫免究處、但小人無賴、反覆何常、留汝女終為禍胎、宜即將去、原價若干數、當速為措置、遣人押出、俾浼二三村老券証、署券已、乃喚婢至前、使甲自問之、無恙乎、答云無恙、而後付之以去、已乃朝諸婢數責偏朴、又呼顛當為之厲禁、謂宗曰、今而知為人上者、一咲嚬亦不可輕、謔端開之自妾、而流弊遂不可止、凡哀者屬陰、樂者屬陽、〻極陰生、此循環之定

數、婢子之禍是鬼神告之以漸也、荒迷不悟、則傾覆及之矣、宗敬聽之、顛當泣求拔脫、嫦娥乃掐其耳、逾刻釋手、顛當憮然為間、忽若夢醒、據地自投、歡喜欲舞、由此閨閣清肅、無敢譁者、婢至其家、無疾暴死、甲以贖金莫償、浼村老代求憐恕、許之、又以服役之情、施以材木而去、宗常患無子、嫦娥腹中忽聞兒啼、遂以刀破左脇出之、果男、無何復有身、又破右脇而出一女、男酷類父、女酷類母、皆論婚於世家、

異史氏曰、陽極陰生、至言哉、然室有仙人、幸能極我之樂、消我之哭、長我之生、而不我之死、是鄉樂老焉可矣、而仙人顧憂之耶、夫循環之數、理固宜然、而世之長困而不一亨者、又何以爲解哉、昔宋人有求仙不得者、每曰、作一日仙人而死亦無憾、我不復能笑之也、

褚生

順天陳孝廉、十六七歲時、嘗從塾師讀於僧寺、徒侶

纂繁內有褚生、自言東山人、攻苦講求、晷不暇息、且寄宿齋中、未嘗一見其歸、陳與最善、因詰之、答曰、僕家貧、辦束金不易、即不能惜寸陰、而加以夜半、則我二日、可當人三日、陳感其言、欲携榻來與共寢、褚止之曰、且勿且勿、我視先生學、非吾師也、阜城門有呂先生、年雖耄可師、請與俱遷之、蓋都中設帳者多以月計、月終束金完、任其留止、於是兩生同詣呂、呂越之宿儒、落魄不能歸、因授童蒙、寔非其志也、得兩生

甚喜、而褚又最慧、過目輒了、故尤器重之、兩人情好歎密、晝同几、夜亦共榻、月終褚忽假歸、十餘日不復至、共疑之、一日陳有故至天寧寺、遇褚廊下、旁燊淬礪、作火具焉、見陳忸怩不自安、陳問何遽廢讀、褚握手請間、戚然曰、寔相告、家貧無以遺先生、必半月販、始能一月讀、陳感慨良久曰、但往讀、自合極力、命從人收其業、同歸塾、戒陳勿洩、但托故以告先生、陳父固肆賈、居物致富、陳輒竊父金代褚遺師、父以亡金

責陳、陳寔告之、父以為癡、遂使廢學、褚大慚、別師欲去、呂知其故、讓之曰、子既貧、胡不早告、乃悉以金反陳父、止褚讀如故、與共饔飧、若子焉、陳雖不入館、然每邀褚過酒家飲、褚固以避嫌不往、而陳要之彌堅、往往泣下、褚不忍絕、遂與往來無間、逾二年、陳父死、復求受業、呂感其誠內之、而廢學既久、較褚懸絕矣、居半年、呂長子自越來丐食尋父、門人輩斂金助裝、褚惟洒涕依戀而已、呂臨別、囑陳師事褚、陳從之、館

褚於家、未幾陳入邑庠、即以遺才應試、陳慮不能終幅、褚請代之、至期褚偕一人來、云是表兄劉天若、囑陳暫從去、陳方出、褚忽自後曳之、身欲踣、劉急挽之而去、覽眺一過、相携宿於其家、家無婦女、即館客於內舍、居數日、忽已中秋、劉曰、今日李皇親園中游人甚夥、當往一豁積悶、相便送君歸、使人荷茶鼎酒具而往、但見水肆梅亭、喧啾不得入、過水閣、則老柳之下、横一画橈、相將登舟、酒數行、苦寂、劉顧僮曰、梅花

館近有新妓、不知在家否、僅去少時、與姬俱來、蓋构欄李遏雲也、李都中名妓、工詩善歌、陳曾與友人一飲其家、故識之、相見畧道溫凉、姬戚〻有憂容、劉命之歌、為歌蒿里、陳不悅曰、主客即不當卿意、何至對生人歌死曲、姬起謝、强顏為笑、乃歌艷曲、陳喜捉腕曰、卿何日浣溪紗、讀之數過、今並忘之、姬吟曰、泪眼盈〻對鏡台、褰簾忽見小姑來、低頭轉側看弓鞋、强解綠蛾開笑靨、頻將紅袖拭香腮、小心猶恐被人猜、

陳反覆數四、已而泊舟、過長廊、見壁上題咏甚多、即命筆記詞其上、日已薄暮、劉曰、闈中人將出矣、遂送陳歸、入門即別去、陳見室暗無人、俄延間褚生已入、細審之却非褚、方自驚疑、客遽近身而仆、家人曰、公子憊矣、共扶曳之、轉覺仆者非他、即已也、既起見褚生在旁、惚々若夢、屏人而研究之、褚曰、告之勿驚、我寔鬼也、久當投生、所以因循於此者、高誼所不能忘、故附君體以代捉刀、三場畢、此願了矣、陳復求赴春

闈、曰君先世福薄、慳悋之骨、誥贈所不甚也、問將何適、曰呂先生與僕有父子分、繫念常不能置、表兄劉為冥司典簿、求白地府主者、或當有說、遂別而去、陳異之、天明訪妓、將以問泛舟之事、則姬死數日矣、又至皇親園、見題句猶存、而淡墨依稀、若將沒滅、始悟題者為魂、作者為鬼、至夕、褚喜而至曰、所謀幸成、敬與君別、遂伸兩手、命陳書褚字於上以誌之、陳將置酒為餞、搖手曰勿須、君如不忘舊好、放榜後勿憚修

阻，陳揮涕送之，見一人伺候於門，褚方依依，其人以手按其頂，隨手而匾，掬入囊負之而去，過數日陳果捷，於是治裝如越，呂妻斷育幾十年，五旬餘忽生一子，兩手握固不可闢，陳至請相兒，便謂掌中當有文曰褚，呂不深信，兒見陳，十指自開，視之果然，驚問其故，具告之，共相嘆異，陳厚貽之乃返，後呂以歲貢試入都，舍於陳，則兒十三歲已入泮矣，

異史氏曰，呂日教門人，而不知即自教其子，嗚呼，

作善於人、而降祥於己、一間也哉、諸生者、未以身報師、而先以魂報友、其志其行、可貫日月、豈以其鬼故奇之與、

霍女

朱大興、彰德人、家富有、而吝嗇已甚、非兒女婚嫁、座無賓、廚無肉、然桃達喜漁色、所在沉費不惜、每夜踰垣過村從蕩婦眠、一夜遇少婦獨行、知為亡者、強脇之引與俱歸、燭之美絕、自言霍氏、細致研詰、女不

悅曰、既加妝齒、何復盤察、如恐相累、不如早去、朱不敢問、留與寢處、顧女不能安粗糲、又厭見肉膻、必燕窩或雞心魚肚白作羹湯、始能飫飽、朱無奈、竭力奉之、又善病、自言日須參湯一椀、朱初不肯、女呻吟垂絕、不得已授之、病若失、遂以為常、女衣必錦繡數日即厭其故、如是月餘、計所費不貲、朱漸不供、女啜泣不食、但求復去、朱懼、又委曲順承之、每苦悶輒令十數日、一招優伶為戲、〻時朱設瓷簾外、抱兒坐觀之、

女以無容、數相誚罵、朱亦不甚分解、居二年家漸落、何女婉言求少貶、女許之、用度皆損其半、久之仍不給、女不得已以肉糜相安、又漸而不珍亦御矣、朱竊喜、忽一夜啟後閣亡去、朱怊悵若失、徧訪之、乃知在鄰村何氏家、何大姓世胄也、豪縱好客、燈火達旦、忽有麗人半夜入閨闥、詰之則朱家之逃妾也、朱為人何素藐之、又悅女美、遂竟納焉、綢繆數日、益惑之、窮極奢欲、供奉一如朱、朱〻得耗、坐索之、何殊不為意、朱

質於官、官以其姓名來歷都不分曉、置不理、朱貧產行賕、乃准拘質、女謂何曰、妾在朱家、亦非禾禮媒定者、胡畏之、何喜、將與質成、座客顧生、獨云不可、謂收納逃逋、已干國紀、況此女入門、日費無度、即千金之家、何能久也、何大悟罷訟、以女歸朱、過一二日、女又逃、有黃生者、故貧士無偶、女叩扉入、自言所來、黃懷刑自愛、艷麗忽投、驚惧不知所爲、固却之、女不去、應對間嬌婉無那、黃心動留之、而慮其不能安貧、女早

起躬操家苦、劬勞過舊室焉、黃為人蘊藉瀟灑、工於內媚、恨相得晚、止恐風聲露洩、為歡不久、而朱自訟後家益貧、又度女終不能安、遂置不究、女從黃數歲、親愛綦篤、一日忽欲歸寧、要黃御送之、黃曰、向言無家、何前後之舛也、曰、曩漫言之、妾鎮江人、昔從蕩子、流落江湖、遂至於此、妾家亦頗裕、君竭貲而往、必無相虧、黃從其言、僦輿同去、至揚州境、泊舟江際、女適凭窓、有巨商子過、驚其艷、反舟綴之、而黃不知也、女

忽曰、君家綦貧、今有一療貧之方、不知能從否、黃詰之、女曰、妾相從數年、未能爲君育男女、亦一不了事、妾雖陋、幸未老髦、有能以千金相贖者、便鬻妾去、此中妻室田廬皆備焉、此計如何也、黃失色、不知何因、女笑曰、君勿急、天下固多佳人、誰肯以千金買妾者、其戲言於外以覘有無、賣不賣固自在君耳、黃不肯、女自與榜人婦言之、婦目黃、黃漫應焉、婦去無幾返言鄰舟有商人子願出八百、黃故搖首以難之、未幾

復來便言如命即請過船交兌黃徵哂女曰教渠姑待我囑黃郎即令去女謂黃曰妾日以千金軀事君今始知耶黃問以何詞遣之女曰請即往署券去不去固自在我耳黃不可女偪促之黃不得已詣焉立刻兌付黃令封誌之曰結髮之情遂以貧故遽相割捨倘室人必不肯從仍以原金璧趙方運金至舟則見女已從榜人婦從舟尾已登商舟遙頋作別並無悽戀黃驚魂離舍嗌不能言俄商舟解纜去如箭激

黃大驚欲追之、榜人不從、開舟南渡矣、瞬息達鎮江、運貲上岸、榜人急解舟去、黃守裝悶坐、無所適歸、望江水之滔滔、如萬鏑之叢體、方掩泣間、忽聞嬌聲呼黃郎、愕然四顧、則女已在前途、喜極、負裝從之、問卿何遽得來、女笑曰、再遲數刻、則君有疑心矣、黃乃疑其非常人、固詰其情、女咲曰、妾生平於吝者則破之、於邪者則誑之也、若寔與君謀、君必不肯、何處可致千金者、錯囊充牣而合浦珠還、君幸足矣、窮問何為、

乃僱役荷裝、相將俱去、至水門內、一宅南向、逕入、俄而翁媼男婦、紛出相迎、皆曰黃郎來也、黃入叅公姥、有兩少年揖坐與語、是女兄弟大郎三郎也、筵間味無多品、玉柈四枚、方几已滿、雞蟹鵝魚、皆臠爲箇、少年以巨椀行酒、談吐豪放、已而引入別院、俾夫婦同處、衾枕滑耎、而床則以熟革代棕籐焉、日有婢媼餽致三餐、女或時竟日不至、黃獨居頗覺悶苦、屢言歸、女固止之、一日謂黃曰、今爲君謀、請買一人爲子嗣

計、然買婢媵則價奢、當僞爲妾也兄者、使父與論婚、良家子不難致、黃不可、女弗聽、有張貢士之女新寡、議聘金百緡、女强爲娶之、新婦小名阿美、亦頗婉妙、女嫂呼之、黃瑟縮不自安、而女殊坦坦、他日謂黃曰、妾將與大姊至南海一省阿姨、月餘可返、請夫婦安居、遂去、夫婦獨居一院、按時給食飲、亦甚隆備、然自入門後、曾無人復至其室、每晨阿美入覲媼、一兩言輒退、娣姒在旁、惟相視一咲、即留連久坐、亦不歎曲、

黃見翁亦如之、偶值諸郎聚語、黃至即都寂然、黃疑悶莫可告語、阿美覺之、詰曰、君既與諸郎伯仲、何以月來都如生客、黃倉猝不能致對、吃吃而言曰、我十年於外、今始歸耳、美又細審翁姑闈閾、及妯娌里居、黃大窘不能復隱、底裏盡露、女泣曰、妾家雖貧、無作賤媵者、無怪諸宛若鄙不齒數矣、黃惶怖失守、莫知籌計、惟長跽而前、一聽女命、美收涕挽之、轉請所處、黃曰、僕何敢他謀、計惟孑身自去耳、女曰、既嫁復歸、

於情何忍、渠雖先從私也、妾雖後至公也、不如姑俟其歸、問彼既出此謀、將何以置妻也、居數月、女竟不返、一夜聞客舍諠飲、黃潛往窺之、見二客戎裝上坐、一人裹豹皮巾、凜若天神、東首一人、以虎頭革作兜牟、虎口啣額、鼻耳悉具焉、驚異而返、以告阿美、竟莫測霍父子何人、夫婦疑懼、謀欲僦寓他所、又恐生其猜度、黃曰寔告卿、即南海人還析譓一定、僕亦不能家此也、今欲携卿去、又恐尊大人別有異言、不如姑

別、二年中當復至、卿能待〻之、如他適者亦自任也、阿美欲告父母而從之、黃不可、阿美流涕、要以信誓、乃別而歸、黃入辭公姥、時諸郎皆他出、翁挽留以待其歸、黃不聽而行、登舟淒然、形神喪失、至瓜州、忽回首見片帆來、駛如飛、漸近、則船頭按劍而坐者、霍大郎也、遙謂曰、君欲遄返、胡再不謀、遣夫人去、二三年誰復能待也、言次舟已逼近、阿美自舟中出、大郎挽登黃舟、跳身遝去、先是阿美既歸、方向父母泣訴、忽

大郎將輿登門、按劍相脅、逼女風走、一家帽息、莫敢遮問、女述其狀、黃不解何意、而得美良喜、開舟遂發、至家、出貲營業、頗稱富有、阿美懸念父母、欲黃一往探之、又恐以霍女來、嫡庶復有參差、居無何張公訪至、見屋宇修整、心頗慰、謂女曰、汝出門後、遂詣霍探問、見門戶已扃、第主亦不之知、半年竟無消息、汝母日夜零涕、謂被奸人賺去、不知流離何所、今幸無恙耶、黃寔告以情、因相猜為神、後阿美生子、取名仙賜、

至十餘歲、母遣詣鎭江、至揚州界、休於旅舍、從者皆出、有女子來、挽兒入他室、下簾抱諸膝上、笑問何名、兒告之、問取名何義、答云不知、女言歸問汝父當自知、乃爲挽髻、自摘髻上花代簪之、出金釧束腕上、又以黃金內袖中、曰將去買書讀、兒問其誰、曰兒不知更有一母耶、歸告汝父、朱大興死無棺木、當助之、勿忘也、老僕歸舍失少主、尋至他室、聞與人語、窺之則故主母、簾外微嗽、將有咨白、女推兒榻上、恍惚已杳、

問之舍主，並無知者，數日自鎮江歸，語黃，又出所贈，黃感嘆不已，及詢朱，則死纔三日，露尸未葬，厚恤之，異史氏曰，女其仙耶，三易其主不為貞，然為吝者破其慳，為淫者速其蕩，女豈無心者耶，然破之則不必其憐之矣，貪淫鄙吝之骨，溝壑何惜焉，

司文郎

平陽王平子，赴試北闈，賃居報國寺，寺中有餘杭生先在，王以比屋居投刺焉，生不之答，朝夕遇之多無

狀、王怒其狂悖、交往遂絶、一日有少年游寺中、白服裙帽、望之傈然、近與接談、言語諧妙、心愛敬之、展問邦族、云登州宋姓、因命蒼頭設座、相對噱談、餘杭生適過、共起遜坐、生居然上座、更不撝挹、卒然問宋、爾亦入闈者耶、答云非也、駑駘之才、無志騰驤久矣、又問何省、宋告之、生曰、竟不進取、足知高明、山左右並無一字通者、宋曰、北人固少通者、然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言已鼓

掌、王和之、因而閧堂、生慚忿、軒眉攘腕而大言曰、敢當前命題一較文藝乎、宋他顧而哂曰、有何不敢、便趨寓所、取經授王、王隨手一翻、指曰、闕黨童子將命、生起求筆札、宋曳之曰、口占可也、我破已成、於賓客往來之地、而見一無所知之人焉、王捧腹大笑、生怒曰、全不能文、徒事嫚罵、何以為人、王力為排難、請另命佳題、又翻曰、殷有三仁焉、宋立應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何必同、生遂不作、起曰、其為人也小有才、遂去、王以此益重宋、邀入寓室、歎言移晷、盡出所作質宋、ゝ流覽絕疾、踰刻已盡百首、曰君亦深沉於此道者、然命筆時無求必得之念、而尚有冀幸得之心、即此已落下乘、遂取閱遍者一ゝ詮說、王大悅、師事之、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宋嚐而甘之曰、生平未解此味、頗異日更一作也、由此相得甚懽、宋三五日輒一至、王必為之設水角焉、餘杭生時一遇之、雖不甚傾談、而傲

睨之氣頓減、一日以意藐示宋、〻見諸友圈贊已濃、目一過、推置案頭、不作一語、生疑其未閱、復請之、答已覽竟、生又疑其不解、宋曰、有何難解、但不佳耳、生曰、一覽丹黃、何知不佳、宋便誦其文如夙讀者、且誦且訾、生跼蹐汗流、不言而去、移時宋去、生入、堅請王作、王拒之、生強搜得、見文多圈點、笑云、此大似水角子、王故朴訥、䩄然而已、次日宋至、王具以告、宋怒曰、我謂南人不復反矣、傖楚何敢乃爾、當有以報之、王

力㭗輕薄之戒以勸之、宋深感佩、既而塲後以文示宋、宋頗相許、偶與涉歷殿閣、見一瞽僧坐廊下、設藥賣醫、宋訝曰、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請教、因命歸寓取文、遇餘杭生、遂與俱來、王呼師而參之、僧疑其問醫者、便詰症候、王具白請教之意、僧笑曰、是誰多口、無目何以論文、王請以耳代目、僧曰、三作兩千餘言、何暇久聽、不如焚之、我視以鼻可也、王從之、每焚一作、僧嗅而頷之曰、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

近似矣、我適受之以脾、問可中否、曰亦中得、餘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燒試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歸胡何解辦此、生大駭、始焚己作、僧曰、適領一藝、未窺全豹、何忽另易一人來也、生托言朋友之作、止彼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嗅其餘灰、咳逆數聲曰、勿再投矣、格々而不能下、強受之以膈、再焚則作惡矣、生慚而退、數日榜放、生竟領薦、王下第、宋與走告僧、々嘆曰、僕雖盲於目、不盲於鼻、簾中人

並臭盲矣、俄餘杭生至、意氣發舒曰、盲和尚、汝亦嗅人水角耶、今竟何如、僧笑曰、我所論者文耳、不謀與君論命、君試尋試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爲爾師、生與王並搜之、止得七八人、生曰、如有舛錯、以何爲罰、僧曰、剜我盲瞳去、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嘔、下氣如雷、衆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師也、初不知而驟嗅之、刺於鼻、棘於腹、膀胱所不能容、直從下部出矣、生大怒去、曰明

日自見，勿悔勿悔，越二三日竟不至，已移去矣，乃知即某門生也，宋慰王曰，凡吾輩讀書人，不當尤人，但當克己，不尤人則德益弘，能克己則學益進，當前蹶落，固是數之不偶，平心而論，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礪，天下自有不盲之人，王肅然起敬，又聞次年再行鄉試，遂不歸，止而受教，宋曰，都中薪桂米珠，勿憂資斧，舍後有窖鏹，可以發用，即示之處，王謝曰，昔竇范貧而能廉，今某幸能自給，敢自污乎，王一日醉眠，

僕及庖人竊發之、王初覺聞舍後有聲、出窺則金堆地上、情見事露、並相慴服、方訶責間、見有金爵、類多鐫款、審視皆大父字諱、蓋王祖曾為南部郎、入都寓此、暴病而卒、金其所遺也、王乃喜、秤得金八百餘兩、明日告宋、且示之爵、欲與瓜分、固辭乃已、以百金往贈瞽僧、僧已去、積數月、敦習益苦、及試、宋曰、此戰不捷、始真是命矣、俄以犯規被黜、王尚無言、宋大哭不能自止、王反慰解之、宋曰、僕為造物所忌、困頓至於

終身、今又累及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王曰、萬事固有數在、如先生乃無志進取、非命也、宋拭泪曰、久欲有言、恐相驚怪、某非生人、乃飄泊之遊魂也、少負才名、不得志於場屋、佯狂至都、冀得知我者傳諸著作、甲申之年、竟罹於難、歲〻飄蓬、幸蒙相愛、故極力為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願、寔欲借良友以快之耳、今文字之厄若此、誰復能漠然哉、王亦感泣、問何淹滯、曰去年上帝有命、委宣聖及閻羅王核查刼鬼、上

者備諸曹任用、餘者即俾轉輪、賤名已録、所未投到者、欲一見飛黄之快耳、今請別矣、王問所考何職、曰梓橦府中、缺一司文郎、暫令聾僮署篆、文運所以顛倒、萬一倖得此職、當使聖教昌明、〻日忻〻而至曰、顧遂矣、宣聖命作性道論、視之喜、謂可司文、閻羅稽簿、欲以口孽見棄、宣聖爭之乃得就、某伏謝已、又呼近累下囑云、今以憐才、拔充清要、宜洗心供職、勿蹈前愆、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於文學也、君必修行

未至、但積善勿懈可耳、王曰果爾、餘杭生其德行何在、曰此即不知、要冥司賞罰皆無少爽、即前日瞽僧、亦一鬼也、是前朝名家、以生前抛棄字紙過多、罰作瞽、彼自欲醫人疾苦以贖前愆、故托游廛肆耳、王命置酒、宋曰勿須終歲之擾盡此一刻、再為我設水角足矣、王悲愴不食、坐令自噉頃刻已過三盛、捧腹曰、此餐可飽三日、吾以誌君德耳、向所食都在舍後已生菌矣、藏作藥餌、可益兒慧、王問後會、曰既有官責當

引嫌也、又問梓橦祠中以相酬祝、可能達否、曰此都無益、九天甚遠、但潔身力行、自有地司牒文相報、則某必與知之、言已作別而没、王視舍後果生紫菌、采而藏之、旁有新土墳起、則水角宛然在焉、王歸、彌自刻厲、一夜夢宋輿蓋而至曰、君向以小忿悞殺一婢、削去祿籍、今篤行已折除矣、然命薄、不足仍仕進也、是年捷於鄉、明年春闈又勝、遂不復仕、生二子、其一絶鈍、唉以菌、遂大慧、後以故詣金陵、遇餘杭生於旅

次、極道契闊、深自降抑、然鬒毛班矣、

異史氏曰、餘杭生公然自詡、意其爲文、未必盡無可觀、而驕詡之意態顏色、遂使人頃刻不可復忍、天人之厭棄已久、故鬼神皆玩弄之、脫能增修厥德、則簾內之刺鼻棘心者、遇之正易、何所遣之僅也、

醜狐

穆生、長沙人、家清貧、冬無絮衣、一夕枯坐、有女子入、

衣服炫麗、而顏色黑醜、笑曰、得毋寒乎、生驚問之、曰我狐仙也、憐君枯寂、聊與共溫寒榻耳、生懼其狐、而又厭其醜、大號、女以元寶置几上曰、若諧以此相贈、生悅而從之、床無裀褥、女代以袍、將曉、起而囑曰、所贈可急市軟綿作臥具、餘者製衣作饌、皆足矣、倘得永好、勿憂貧也、遂去、生告妻、妻亦喜、即市帛為之縫紉、女夜至、見臥具一新、喜曰、君家娘子劬勞哉、遂留金以酧之、從此至無虛夕、每去必有所遺、年餘屋廬

修潔、內外皆衣文繡、居然素封、女賂貽漸少、生由此心厭之、聘術士至、画符於門、女來嚙折而棄之、入指生曰、背德負心、至君已極、然此奈我何、若相厭薄、我自去耳、但情義既絕、受於我者須當償也、忿然而去、生懼以告術士、術士作壇、陳設未已、忽顛地下、血流滿頰、視之則割去一耳、衆大懼奔散、術士亦掩耳竄去、室中擲石如盆、門窻釜甑無復全者、生伏床下、擋縮駭汗、俄見女抱一物入、猫首猧尾、置床下、嗾之曰、

嘻嘻、可嚼奸人足、物即齕履、齒利於刃、生大懼、將屈藏之、四肢不能少動、物嚼指爽脆有聲、生痛極哀祝、女曰、所有金珠、盡出無隱、生應之、女曰呵呵、物乃止、生不能起、但告以處、女自往搜括、珠鈿衣服之外、止得二百餘金、女少之、又曰嘻嘻、物復嚼、生哀鳴求恕、女限十日償金六百、生諾之、女乃抱物去、久之家人漸至、從床下曳生出、足血淋漓、喪其二指、視室中財物俱空、惟當年破被存焉、遂以覆生令臥、又懼十日

復來、乃貨鬻田產以盈其數、至期女果至、急付之、無言而去、自此遂絕、生足瘡醫藥半年始愈、而家清貧如初矣、狐適近村于氏、于農家不中資、三年間援例納粟、夏屋連蔓、所衣華服半生家物、生見之亦不敢問、偶適野、遇女於途、長跽道左、女無言、但以素巾裹五六金遙擲之、返身逕去、後于氏早卒、女猶時至其家、家中金帛輒亡去、于子睹其來拜叅之、遙祝曰、父即去世、兒輩皆若子、縱不撫恤、何忍坐令貧也、女遂

去不復至、

異史氏曰、邪物之來、殺之亦壯、而既受其德、即鬼物不可負也、既貴而殺趙孟、則賢豪非之矣、夫人非其心之所好、即萬鍾何動焉、觀其見金色喜、其亦利之所在、喪身辱行而不惜者與、傷哉貪人、卒取殘敗、

呂無病

洛陽孫公子、名麒、娶蔣太守女、甚相得、二十夭殂、悲

不自勝、離家居山中別業、適陰雨晝卧、室無人、忽見複室簾下露婦人足、疑而問之、有女子搴簾出、年約十八九、衣服潔而微黑多麻、類貧家女、意必村中僦屋者、呵曰、所須宜白家人、何得輕入、女微笑曰、妾非村中人、祖籍山東呂姓、父文學士、妾小字無病、從父客遷、早離頋復、慕公子世家名士、願爲康成文婢、孫笑曰、卿意良佳、然僕輩雜居、寔所不便、容旋里後、當輿聘之、女次且曰、自揣陋劣、何敢遂望敵體、聊備案

前驅使、當不至倒捧册卷、孫曰、納婢亦須吉日、乃指架上、使取通書第四卷、蓋試之也、女翻撿得之、先自涉覽而後進之、笑曰、今日河魁不曾在房、孫意少動、留匿室中、女閒居無事、爲之拂几整書、焚香拭鼎、滿室光潔、孫悅之、至夕遣僕他宿、女俛眉承睫、殷勤臻至、命之寢、始持燭去、中夜睡醒、則床頭似有臥人、以手探之、知爲女、捉而撼焉、女驚寤、起立榻下、孫曰何不別寢、床頭豈汝臥處、女曰、妾善懼、孫憐之、俾施枕

床内、忽聞氣息之來、清如蓮蕊、異之、呼與共枕、不覺心蕩、漸與同衾、大悅之、念避匿非策、又恐同歸指議、孫有母姨、近隔十餘門、謀令遁諸其家、而後輿致之、女稱善、便言阿姨妾熟識之、無容先達、請即去、孫送之踰垣而去、孫母姨寡媪也、凌晨啟戶、女掩入、媪詰之、答云若甥遣問阿姨、公子欲歸、路賒乏騎、晋奴暫寄此耳、媪信之、遂止焉、孫歸、矯謂姨家有婢欲相贈、遣人舁之而還、坐卧皆以從、久益嬖之、納為小妻、世

家論婚皆勿許、殆有終焉之志、女知之、苦勸另娶、乃娶於許、而終嬖愛無病、許甚賢、畧不爭夕、而無病事許益恭、以此嫡庶諧好、許擧一子阿堅、無病愛抱如已出、兒甫三歲、輒離乳媪從無病宿、許喚之不去也、無何許病尋卒、臨訣囑孫曰、無病最愛兒、即令子之可也、即正位焉亦可也、既葬、孫將踐其言、告諸宗黨、僉謂不可、女亦固辭、遂止、邑有王天官女新寡、來求姻、孫雅不欲娶、王再請之、媒道其美、宗族仰其勢、共

慫恿之、孫惑焉、又娶之、色果艷、而驕已甚、衣服𥿄用
多厭嫌、輒加毀棄、孫以愛敬故、不忍有所拂、入門數
月、擅寵專房、而無病至前、笑啼皆罪、特怒遷夫壻數
相鬥鬩、孫患苦之、以故多獨宿、婦又怒、孫不能堪、托
故之都、逃婦難也、婦又以遠遊咎無病、無病鞠躬屏
氣、承望顏色、而婦終不快、夜使直宿床下、兒奔與俱、
每喚起給使、兒輒啼、婦厭罵之、無病急呼乳媼來抱
之不去、強之益號、婦怒起、毒撻無算、始從乳媼去、兒

以是病悸不食、婦禁無病不令見之、兒終日啼、婦叱
媪使棄諸地、兒氣竭聲嘶、呼而求食、婦戒勿與、日既
暮、無病窺婦不在、潛飲兒、〻見之、棄水捉襟、噭咷不
止、婦聞之、意氣洶〻而出、兒聞聲輒啼、一躍遂絕、無
病大哭、婦怒曰、賤婢醜態、豈以兒死脅我耶、無論孫
家襁褓物、即殺王府世子、王天官女亦能任之、無病
乃抽息忍涕、請為葬具、婦不許、立命棄之、婦既去、竊
撫兒四體猶溫、隱語媪曰、可速將去、少待於野、我當

纔至、其死也共棄之、活也共撫之、媪曰諾、無病入室、携簪珥出、追及之、共視兒已甦、二人喜、謀趨别業、往依姨媪、慮其纖步爲累、無病乃先趨以示之、疾若飄風、媪力奔始能及、約二更許、兒病危不復可前、遂斜行入村、至田叟家、侍門待曉、扣扉借室、出簪珥易貲、巫醫並治、病卒不瘳、女掩泣曰、媪好視兒、我往尋其父也、媪方驚其謬妄、而女已杳矣、駭詫不已、是日孫在都、方憩息床上、女俏然入、孫驚起曰、纔眠已入夢

耶、女握手哽咽、頓足不能出聲、久之方失聲而言曰、妾歷千辛、與兒逃於楊、句未終、聲縱大哭、倒地而滅、孫駭絕、猶疑為夢、喚從人共視、衣履宛然、大異不解、即刻趨裝、星馳而歸、既聞兒死妾遁、撫膺大悲、語侵婦、婦反唇相稽、孫忿出白刃、婢嫗遮救不得近、遙擲之、刀脊中額、額破血流、披髮嗥叫而出、將以奔告其家、孫捉還、杖撻無數、衣皆若縷、傷痛不可轉側、孫命舁諸房中護養之、將待其瘥而後出之、婦兄弟聞之

怒、率多騎登門、孫亦集健僕械禦之、兩相叫罵、竟日始散、王未快意訟之、孫捍衛入城、自詣質審、訴婦惡狀、宰不能屈、送廣文懲戒以悅王、廣文宋先生、世家子、剛正不阿、廉得情、怒曰、堂上公以我為天下之齷齪教官、勒索傷天害理之錢、以吮人癰痔者耶、此等乞丐相、我所不能、竟不受命、孫公然歸、王無奈之、乃示意朋好、為之調停、欲生一謝過其家、孫不肯、十返不能決、婦創漸平、欲出之、又恐王氏不受、因循而安

之、妾亡子死、夙夜傷心、思得乳媪一問其情、因憶無病言逃於楊、近村有楊家疃、疑其在是、往問之並無知者、或言五十里外有楊谷、遣騎詣訊、果得之、兒漸平復、相見各喜、載與俱歸、兒望見父、嗷然大啼、孫亦泪下、婦聞兒尚存、盛氣奔出、將致誚罵、兒方啼、開目見婦、驚投父懷、若求藏匿、抱而視之、氣已絕矣、急呼之、移時始甦、孫恚曰、不知何如酷虐、遂使吾兒至此、乃立離婚書、送婦歸、王果不受、又舁還孫、孫不得已、

父子別居一院、不與婦通、乳媼乃備述無病情狀、孫始悟其爲鬼、感其義、葬其衣履、題碑曰、鬼妻呂無病之墓、無何婦產一男、交手扑項而死、孫益忿、復出婦、王又舁還之、孫無所爲計、具狀控諸上臺、皆以天官故、置不理、後天官卒、孫控不已、乃判令大歸、孫由此不復娶、納婢焉、婦既歸、悍名譟甚、居三四年、無問名者、婦頓悔、而已不可復挽、有孫家舊媼適至其家、婦優待之、對之流涕、揣其情、似念故夫、媼歸告孫、孫笑

置之、又年餘婦母又卒、孤無所依、諸娣姒頗厭嫉之、婦益失所、日輒涕零、一貧士喪偶、兄議厚其奩妝而遣之、婦不肯、每陰托往來者致意孫、泣告以悔、孫不聽、終置之、一日婦率一婢、竊驢跨之、竟奔孫、孫方自内出、迎跪堦下、泣不可止、孫欲去之、婦牽衣復跪之、孫固辭曰、如復相聚、常無間言則已耳、一朝有他、汝兄弟如虎狼、再求離逷其可復得、婦曰、妾竊奔而來、萬無還理、留則留之、否則死之、且妾自二十一歲從

君、二十三歲被出、誠有十分惡、寧無一分情、乃脫一
腕釧並兩足而束之、袖覆其上曰、此時香火之誓、君
寧不憶之耶、孫乃熒眦欲泪、使人挽扶入室、而猶疑
王氏詐謾、欲得其兄弟一言為證據、婦曰、妾私出、何
顏復求兄弟、如不相信、妾藏有死具在此、請斷指以
自明、遂於腰中出利刃、就床邊伸左手一指斷之、血
溢如湧、孫大駭、急為束縛、婦容色痛變、而更不呻吟、
笑曰、妾今日黃粱之夢已醒、特借斗室為出家計、何

用相猜、孫乃使子及妾另居一所、而已朝夕往來於兩間、又日求良藥醫指創、月餘尋愈、婦由此不茹葷酒、閉戶誦佛而已、居久之、見家政廢弛、謂孫曰、妾今此來本欲置他事於不問、今見如此用度、恐子孫有挈餓者矣、無已再覥顏以經紀之、乃集婢媼、按日責其績織、家人以其自投也慢之、無人時竊相誚訕、而婦若罔聞知、既而課工惰者、鞭撻不貸、衆始懼、又垂簾課主計僕、綜理微密、孫乃大喜、使兒及妾皆朝見

之、阿堅已九歲、婦每加意溫恤、朝入塾、常留甘餌以待其歸、兒亦漸親愛之、一日兒以石投雀、婦適過、中顱而仆、踰刻不語、孫大怒撻兒、婦甦力止之、且喜曰、妾昔虐兒、中心每不自釋、今幸消一罪案矣、孫益嬖愛之、婦每拒使就妾宿、居數年、屢產屢傷、曰此昔日殺兒之報也、阿堅既娶、遂以外事委兒、內事委媳、一日曰、妾某日當死、孫不信、婦自理葬具、至日更衣入棺而卒、顏色如生、異香滿室、既殮、香始漸滅

異史氏曰、心之所好、原不在妍媸也、毛嬙西施、焉知非自愛之者美之乎、然不遭悍妒、其賢不彰、幾令人與嗜痂者並笑矣、至鄙屏之人、其夙根原厚、故豁然一悟、立證菩提、若地獄道中、皆富貴而不經艱難者也、

錢卜巫

夏商河間人、其父東陵、豪富侈汰、每食包子、輒棄其角、狼藉滿地、人以其肥重、呼之丟角太尉、暮年家綦

貧、日不給餐、兩肱瘦垂草如囊、人又呼募庄僧、謂其挂袋也、臨終謂商曰、余生平暴殄天物、上干天怒、遂至飢凍以死、汝當惜福力行、以蓋父愆、商恪遵治命、誠朴無二、躬耕自給、鄉人咸愛敬之、富人某翁、哀其貧、假以貲、使學負販、輒虧其母、愧無以償、請爲傭、翁不肯、商瞿然不自安、盡貨其田宅往酬翁、翁詰得情、益直之、强爲贖還舊業、又益貸以重金、俾作賈、商辭曰、十數金尚不能償、柰何結來生驢馬債也、翁乃招

他賈與偕、數月而返、僅能不虧、翁不收其息、使復之、年餘、貸貲盈輦、歸至江、遭颶、舟幾覆、物半喪失、歸計所有、畧可償主、遂語賈曰、天之所負、誰能救之、此皆我累君也、乃稽簿付賈、奉身而退、翁再強之、必不可、躬耕如故、每自嘆曰、人生世上、皆有數年之亨、何遂落拓如此、會有外來巫、以錢卜、悉知人運數、敬詣之、巫老嫗也、寓室精潔、中設神座、香氣常薰、商入朝拜訖、巫便索貲、商授百錢、巫盡納木筩中、執跪坐下、搖

响如祈狀、已而起、傾錢入手、而後於案上次第擺之、其法以字為否、幕為亨、數至五十八皆字、以後則盡幕矣、遂問庚甲幾何、答二十八歲、巫搖首曰、早矣早矣、官人現行者先人運、非本身運、五十八歲方交本身運、始無盤錯也、問何謂先人運、曰先人有善、其福未盡、則後人享之、先人有不善、其禍未盡、則後人亦受之、箇屈指曰、再二十年、齒已老髦、行就木矣、巫曰、五十八以前、便有田園、略可營謀、然僅免飢寒耳、五

十八之年、當有巨金自來、不須力求、官人生無過行、再世享之不盡也、別巫而返、疑信半焉、然安貧自守、不敢妄求、後至五十三歲、留意驗之、時方東作、病痁不能耕、既痊。天大旱。早禾盡枯、近秋方雨、家無別種、田數畝、悉以種谷、既而又旱。蕎菽半死、惟穀無恙、後得雨勃發、其豐倍焉、來春大饑、得以無餒、商以此信巫、從翁貸貲、小權子母、輒小獲、或勸作大賈、商不肯、迨五十七歲、偶葺墻垣、掘地得鐵釜、揭之、白氣如絮、

惧不敢發、移時氣盡、白鏹滿篋、夫妻共運之、秤計一千三百二十五兩、竊議巫術小舛、隣人妻入商家、窺見之、歸告夫、夫忌焉、潛告邑宰、宰最貪、拘商索金、妻欲隱其半、商曰、非所宜得、留之賈禍、盡獻之、宰得金、恐其漏匿、又追貯罌、以金寔之、滿焉、乃釋商、居無何、宰遷南昌同知、踰歲商以懋遷至南昌、則宰已死、妻子將歸、貨其粗重、有桐油若干簍、商以直賤、買之以歸、既抵家、罌有滲漏、瀉注他罌、則內白金二鋌、徧探

皆然、乞之適得前掘鏹之數、商由此暴富、益贍貧窮、忼慨不吝、妻勸積貽子孫、商曰、此即所以遺子孫也、鄰人赤貧至爲丐、欲有所求、而心自愧、商聞而告之曰、昔日事、乃我時數未至、故鬼神假子手以敗之、於汝何尤、遂周給之、鄰人感泣、商壽八十、子孫承繼數世不衰、

異史氏曰、汰侈已甚、王侯不免、況庶人乎、生暴天物、死無含飯、可哀矣哉、幸而鳥死鳴哀、子能幹蠱

窮敗七十年、卒以中興、不然、父孽累子、子復累孫、不至乞丐相傳不止矣、何物老巫、遂發先天之秘、嗚呼怪哉、

姚安

姚安、臨洮人、美丰標、同里宮姓、有女字綠娥、艷而知書、擇偶不嫁、母語人曰、門族丰采、必如姚某始字之、姚聞、紿妻窺井、擠墮之、遂娶綠娥、雅甚親愛、然以其美也故疑之、閉戶相守、步輒綴焉、女欲歸寧、則以兩

肘支袍、覆翼以出、入輿封誌、而後馳隨其後、越宿從與俱歸、女心不能善、怨曰、若有桑中約、豈瑣〻所能止也、姚以故他往、則扃女室中、女益厭之、俟其去、故以他鑰置門外以疑之、姚見大怒、問所自來、女忿言不知、姚愈疑伺察彌嚴、一日自外至、潛聽久之、乃開鎖啟扉、惟恐其響、悄然掩入、見一男子貂冠臥床上、忿怒取刀奔入、力斬之、近視則女晝眠畏寒、以貂覆面也、大駭頓足自悔、宮翁忿質於官、〻收姚褫衿苦

械、姚破產、以巨金賂上下、得不死、由此精神迷惘、若有所失、適獨坐、見女與髯丈夫狎褻榻上、惡之、操刀而往、則沒矣、反坐又見之、怒甚、以刀擊榻、席褥斷裂、憤然執刀近榻以伺之、見女面立、視之而笑、遽斫之立斷其首、既坐、女不移處、而笑如故、夜間滅燭、則聞淫溺之聲、褻不可言、日〻如是、不可復忍、於是鬻其田宅、將卜居他所、至夜、偷兒穴壁入、刼金而去、自此貧無立錐、忿恚而死、里人藁葬之、

異史氏曰、愛新而殺其舊、忍乎哉、人止知新鬼爲厲、而不知故鬼之奪其魄也、嗚呼、截指而適其屨、不亡何待、

崔猛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嘗稍有所犯、輒奮拳毆擊、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强武絕倫、又能持長杆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禀白者盈階滿室、崔

抑強扶弱、不避怨嫌、稍忤之、石杖交加、肢體為殘、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崔唯唯聽命、出門輒忘、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餓瀕死、子竊啖之、婦知、詬厲萬端、聲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耳唇舌盡割之、立斃、母聞之大駭、呼鄰子極意溫卹、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跽請受杖、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妻周、亦與並跪、母乃杖子、而又以針刺其背、作十字紋、朱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

乃食、母喜飯僧道、往、饜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凶横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念之、但一見不平、苦不自禁、力改之或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一、我告君以解救之術、崔平生不信魘禳、但笑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事、即其不效、亦不足有所

妨、崔請之、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即犯死罪、此子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祲饑、僑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於其家、供給優厚、僧哥年十二、登堂拜母、約爲昆弟、踰歲東作、趙携家去、音問遂絶、崔母自鄰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擯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縶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以捶扑、觀者塞途、輿不得進、崔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

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李某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命家人誘與博賭、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於券、貲盡復給、終夜負債數千、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李不能償、強以多人篡取其妻、李哭諸其門、某怒、拉繫樹上、搒笞刺劉、逼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湧如山、鞭馬前向、意將用武、母搴簾而呼曰、唶、又欲爾耶、崔乃止、既弔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嗔、妻詰之不答、至夜和衣臥榻上、輾轉達旦、次夜復然、忽啟戶

出、輒又還卧、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帽息以聽之、既而遲久乃返、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於床上、剖腹流腸、李妻亦裸尸床下、官疑李捕治之、横被残梏、踝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某甲者寔我也、徒以有老母在、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絶裾而去、自首於庭、官愕然、械送獄、釋李、李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决、兩收之、

戚屬皆誚讓李、曰、公子所爲、是我欲爲而不能者、彼代我爲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即謂公子未出也可、孰不異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强出之、以崔抵罪、瀆就決矣、會䘏刑官部郎案臨、閱囚至崔名、屛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儕哥也、悲喜寔訴、趙徘細良久、仍令下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等、充雲南軍、李爲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既歸、李終從不去、代爲紀理生業、子之貲不受、緣橦

技擊之術、頗以閑懷、崔厚遇之、買婦受田焉、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上剌痕、泫然流涕、以故鄉鄰有事、李輒矯命排解、不相承稟、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無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寔者多被劫掠、或忤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嬸、父子俱烝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縊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賕囑以告者坐誣、兄弟怨憤莫伸、詣崔求訴、李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使、使李淪茗、李嘿而出、告人曰、我

與崔猛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曾無廩給、而役同厮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々詰其改節、而亦未之奇也、李忽訟於公堂、謂崔三年不給傭價、崔大異之、親與對狀、李忿相争、官不直之、責逐而去、又數日、李忽夜入王家、將其父子孀婦並殺之、粘紙於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亡命無跡、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之訟、蓋恐殺人之累已也、閤行附近州邑、追捕甚急、會闖賊犯順、其事遂寢、無

何明點華、李携家歸、復與崔善如初、時土寇嘯聚、王有從子得仁、集叔所招無賴、據山為盜、焚掠村疃、一夜傾巢而至、以覆仇為名、崔適他出、李破扉始覺、越墻伏暗中、賊搜崔李不得、擄崔妻、括財物而去、李歸、止有一僕、忿急不能為地、乃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囑僕越賊巢、登半山、以火爇繩、散挂荊棘、即返勿顧、僕諾而去、李窺賊皆腰束紅帶、帽繫紅纓、遂效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諸門外、李乃

縛駒跨馬、御枚而去、直至賊巢、賊據一大村、李繫馬村外、踰垣入、見賊紛紜操戈未釋、李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轟然噭應、忽一人報東山有火、衆賊共望之、初猶一二點、既而多類星宿、李岔息亟呼、東營有警、王大驚、束裝率衆而出、李乘間漏出其後、反身入內、見兩賊守帳、紿之曰、王將軍遺佩刀、兩賊競覓、李自後斫之、一賊踣、其一回顧、李又斬之、竟負崔妻越垣而出、解馬授轡曰、娘子不

知途、縱馬可也、馬戀駒奔馳、李從之出一隘口、李灼火於繩、徧懸之、乃歸、次日崔還、以爲大辱、形神跳躁、欲單騎往平賊、李諫止之、集村人而謀之、衆恇怯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適於得仁族姓家獲奸細二、崔欲殺之、李不可、命二十人各持白梃、具列於前、乃割其耳而縱之、衆怨曰、此等兵旅方懼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闔村不保矣、李曰、吾正欲其來也、執匿盜者誅之、遣人四出、各假弓

矢火銃、又詣邑借巨炮二、日暮、率壯士至隘口、置炮當其衝、使二人匿火而伏、囑見賊乃發、又至谷東口、伐樹置堐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盡、遙聞馬嘶、暗覘之、賊果大至、絡繹不絶、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以斷歸途、俄而炮發、喧騰號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地、兩岸銃矢夾攻、勢如風雨、斷頭折足、枕籍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跽乞命、乃遣人縶送以歸、乘勝直抵其

穴、守巢者聞風奔竄、捜其輜重而返、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於東、恐其西追也、短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既而設於谷口、谷口甚隘、一夫可以斷之、彼即追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鞫之、果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盡劓刖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得土團三百餘人、各處强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崔之謂哉、志氣慷慨、蓋

鮮儷矣、然欲使天下無不平之事、寧非意過其中者與、李某一介細民、遂能濟美、緣橦飛入、翦禽猷於深閨、斷路夾攻、蕩么麼於隘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為國效命、烏在不南面而王哉、

噴水鬼

萊陽宋玉叔先生為部曹時、所僦第甚荒落、一夜二婢奉太夫人宿廳上、聞院內嗙嗙有聲、如縫工之噴水者、太夫人促婢起、穴窻窺視、見一老嫗、短身駝背、

白髮如帚、冠一髻長二尺許、周院環走、悚急作鶴步行、且行且噴、水出不窮、婢愕返白、太夫人亦驚、兩婢扶窓下聚觀之、嫗忽逼窓直噴櫺內、窓紙破裂、三人盡仆、而家人不之知也、東曦既上、家人畢集、叩門不應、方駭、撬扉入、見一主二婢、並死一室、一婢膈下猶溫、扶灌之、移時而醒、乃述所見、先生至、哀憤欲死、細窮没處、掘深三尺餘、漸露白髮、又掘之得一尸、如所見狀、面肥腫如生、令擊之、骨肉皆爛、皮內盡清水、

王阮亭云、王叔𥩭祼失恃、此事恐屬傳聞之訛、

鷹虎神

郡城東嶽廟在南郭、大門左右神高丈餘、俗名鷹虎神、猙獰可畏、廟中道士任姓、每雞鳴輒起焚誦、有偷兒預匿廊間、伺道士起、潛入寢室、搜括財物、奈室無長物、惟於薦底得錢三百、納腰中、拔關而出、將登千佛山、南竄許時、方至山下、見一巨丈夫自山上來左臂蒼鷹、適與相遇、近視之、面銅青色、依稀似廟門中

所習見者、大恐蹲伏而戰、神詫曰、盜錢安往、偷兒益惧、叩不已、神揪令還入庙、使傾所盜錢跪守之、道士課畢、回顧駭愕、盜歷歷自述、道士收其錢而遣之、

金世成

金世成、長山人、素不檢、忽出家作頭陀、類顛、啗不潔以爲美、犬羊遺穢於前、輒伏啗之、自號爲佛、愚民婦異其所爲、執弟子禮者以千萬計、金訶食矢、無敢違者、創殿閣所費不貲、人咸樂輸之、邑令南公、惡其怪、

執而笞之、使修聖廟、門人競相告曰、佛遭難、爭募救之、宮殿旬月而成、其金錢之集、尤捷於酷吏之追呼也、

異史氏曰、予聞金道人、〻皆就其名而呼之、謂為今世成佛、夫佛品至啗穢、極矣、笞之不足辱、罰之適有濟、南令公處法何良也、然學宮圮而煩妖道、亦士大夫之羞矣、

聊齋誌異卷之十七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詩讞

青州居民范小山、販筆為業、行賈未歸、四月間妻賀獨宿、為人所殺、是夜微雨、泥中遺詩扇一握、乃王晟之贈吳蜚卿者、晟不知何人、吳益都之素封、與范同里、平日頗有佻達之行、故里黨共信之、郡縣拘質堅不服、而慘被械梏、遂以成案、駁解往復、歷十餘官、更

無異議、吳亦自分必死、囑其妻罄竭所有、以濟煢獨、有向其門誦佛千者、給以絮袴、萬者絮襖、於是乞丐如市、佛號聲聞十餘里、因而家驟貧、惟日賣田產以給資斧、陰賂監者市鴞、夜夢神人告之曰、子勿死、曩日外邊凶、目下裏邊吉矣、再睡又言、於是不果死、無何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録囚至吳、若有所思、因問吳某殺人有何確據、范以扇對、先生熟視扇、便問王晟何人、並云不知、又將爰書細審一過、立命脫其死

械、自監移至倉、范力争之、怒曰、而欲妄殺一人便了卻耶、抑將得仇人而甘心耶、衆疑先生私𫝊、即莫敢言、先生標朱簽、立拘南郭某肆主人、主人惧、罔知所以、至則問曰、肆壁有東莞李秀才詩、何時題耶、答自舊歲提學案臨、有二三秀才飲醉題留、不知所居何里、遂遣人至日照、坐拘李秀才、數日秀才至、怒之曰、既作秀才、奈何謀殺人、秀才頓首錯愕、但言無之、先生擲扇下、令其自視、曰明係而作、何詭托王晟、秀才

審視云、詩眞某作、字寔非某書、曰既知汝詩、當即汝友、誰書者、秀才曰、跡似沂州王佐、乃遣役閱拘王佐、佐至呵之、一如詰李狀、佐言此益都鉄商張誠索某書者、云晟其表兄也、先生曰、盜在是矣、執誠至、一訊遂伏、先是誠窺賀氏美、欲挑之恐不諧、念托於吳、必人所共信、故偽為吳扇執而往、諧則自認、不諧則嫁禍於吳、而寔不期至於殺也、踰垣入逼婦、婦以獨居、常以刀自衛、既覺捉誠衣、操刀而起、誠懼奪其刀、婦

力挽令不得脱且號、誠盜窘、遂殺之、委扇而去、三年冤獄、一朝而雪、無不誦神者、吳始悟裏邊吉、乃周字也、然終莫解其故、後邑紳乘間請之、笑曰、此甚易知、細閱爰書、賀被殺在四月上旬、是夜陰雨、天氣猶寒、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迫之時、反攜此以增累者、其嫁害可知、向避雨南郭、見題壁詩、與篾頭之作、口角相類、故妄度李生、果因是而得真盜、幸中耳、聞者嘆服、

異史氏曰、天下事入之深者、當其無事、常為有事之用、詞賦文章、華國之具也、而先生以相天下士、稱孫陽焉、豈非入其中者深乎、而不謂相士之道、移於折獄、易曰知幾其神、先生有之矣、

邢子儀

滕有楊某、從白蓮教黨、得左道之術、徐鴻儒誅後、楊幸漏脫、遂挾術以遨、家中田園樓閣、頗稱富有、至泗上某紳家幻法為戲、婦女出窺、楊睨其女美、既歸、謀

攝取之、其繼室朱氏、亦風韻、飾以華裝、僞爲仙姬、又授木鳥、教之作用、乃自樓頭推墮之、朱覺身輕如葉、飄飄然凌雲而行、無何至一處、雲止不前、知已至矣、是夜月明清潔、俯視甚了、取木鳥投之、鳥振翼飛去、直達女室、女見彩禽翔入、喚婢撲之、鳥自冲簾出、女追之、鳥墮地作鼓翼聲、近逼之、撲入裙底、展轉間負女飛騰、直冲霄漢、婢大號、朱在雲中言曰、下界人勿須驚怖、我月府姮娥也、渠是王母第九女、偶謫塵世、

王母曰切懷念暫招去一相會聚即送還耳遂與結襟而行方及泗水之界適有放飛爆者斜觸鳥翼鳥驚墮章朱亦墮落一秀才家秀才邢子儀赤貧而性方梗曾有鄰婦夜奔拒不納婦啣憤去譖諸其夫誣以挑引夫固無賴晨夕登門詬辱之邢因貨產僦居別村聞相士顧某善決人福壽踵門叩之顧望見笑曰君富足千鍾何着敗絮見人豈謂某無瞳耶邢嗤妄之顧細審曰是矣雖固蕭索乎然金穴不遠矣邢

又妄之、頋曰不惟暴富、且得麗人、邢終不以爲信、頋推之出曰、且去且去、驗後方索謝耳、是夜獨坐月下、忽二女自天降、視之皆麗姝、詫爲妖、因致詰問、初不肯言、邢將號召鄰里、朱惧始以寔告、且囑勿洩、顧終從焉、邢思世家女、不與妖人婦等、遂遣人告諸其家、其父母自女飛昇、零涕惶惑、忽得報書、驚喜過望、立刻命輿馬、星馳而去、報邢百金、携女歸、邢得艷妻、方憂四壁、得金甚慰、往謝頋、、又審曰、尚未尚未、泰運

已交、百金何足言、遂不受謝、先是紳歸、請於上官捕楊、ゝ預遁不知所之、遂籍其家、發牒追朱、ゝ懼、牽邢飲泣、邢亦計窘、姑賄承牒者、賃車騎攜朱詣紳、哀求鮮脫、紳感其義、為極力營謀、得贖免、留夫妻於別館、懽如戚好、紳女幼受劉聘、劉一時顯秩也、聞女寄邢家信宿、以為辱、反姻書與女絕婚、紳將議姻他族、女告父母誓從邢、ゝ聞之喜、朱亦喜、自願下之、紳憂邢無家、時楊居從官貨、因代贖之、夫妻遂歸、出橐金粗

治罷具、蓄婢僕、旬日間耗費已盡、但與女來、當復得其資助、一夕朱謂邢曰、孽夫楊某曾以千金埋樓下、惟妾知之、適視其處、磚石依然、或窖藏無恙未可知、往共發之、果得金、因信傾術之神、厚報之、後女于歸、裝貲豐盈、不數年富甲一郡矣、

異史氏曰、白蓮殲滅、而楊獨不死、又附益之、幾疑恢恢者疎而近於漏矣、而孰知天之留之也、蓋為邢也、不然、邢雖否極而泰、亦惡能倉卒起樓閣、累

巨金哉、不愛一色、而天輙報之以兩、嗚呼、造物無言、而意可知矣、

陸押官

趙公、湖廣武陵人、官宮詹、致仕歸、有少年伺門下、求司筆札、公名入、見其人秀雅如書生、詰其姓名、自言陸押官、不索傭價、公留之、慧過凡僕、往來牋奏、輙任意裁答、無不工妙、又主人與客奕、陸睨之、指點輙勝、趙由是益優寵之、諸僚僕見其得主人青顧、咸相戲、

索俾作筵、押官諾、因問僚屬幾何、會別業主計者皆至、約三十餘人、衆悉告之數以難之、押官云、此大易、但客多倉卒不能遽辦、肆中可也、遂徧邀諸侶、赴臨街店、既坐、酒甫行、有按壺起者曰、諸君姑勿酌、請問今日東道誰主、宜先出貲為質、始可放情飲噉、不然、一舉數千、閧然都散、於何取償也、衆悉目押官、押官笑曰、得毋謂我無錢耶、我固有錢、乃起向盆中捻溼麵如拳、碎掐置几上、隨擲隨化為鼠、竄動滿案、押官

任捉一頭、裂之啾然、腹破得小金、再捉亦如之、頃刻鼠盡碎金滿前、乃告衆曰、是不足吾飲耶、衆異之、乃共恣飲、既畢、會直三兩餘、衆秤金適符其數、衆思白其異於主人、遂索一枚懷之、既歸告趙、趙命取金搜之已亡、返質肆主、則償貲悉化蒺藜、僕還白趙、趙詰之、押官曰、我非賺酒食者、某村麥穰中、再一簸揚可得麥二石、足償酒價有餘也、因挽一人同去、某村主計者將歸、遂與偕往、至則淨麥數斛、已堆場中矣、衆

以此益奇押官、一日趙赴友筵、堂中有盆蘭甚茂、愛之、既歸猶贊嘆之、押官曰、誠愛此蘭、無難致者、趙猶未信、凌晨至齋、忽聞異香蓬勃、則有蘭花一盆、箭葉多寡、宛如所見、因疑其竊、故審之、押官曰、臣家所蓄、不下千百、何須竊為、趙妄之、適某友至、見蘭驚曰、何酷似寒家物也、趙曰、余適購之、亦不識所自來、但君今出門時、見蘭花尚在否、某曰、我寔不曾至齋、有無故不可知、然何以至此、趙視押官、押官曰、此無難辨、

公家盆破有補綴處、此盆無也、驗之始信、夜告主人曰、向言某家花卉頗多、都疑妄謬、今屈王趾、乘月往觀、但諸人皆不可從、惟阿鴨無害、鴨宮詹之僮僕也、遂如所請、既出、已有四人荷肩輿、伏候道左、趙乘之、疾如奔馬、俄頃入山、但聞奇香沁骨、無何至一洞府、見舍宇華耀、迥異人間、隨處皆設花石、精盆佳卉流光散馥、即蘭花一種、約有數十餘盆、無不茂美、觀已、如前命駕歸、押官從趙十餘年、後趙無疾終、遂與阿

鴨俱出、不知所往、

頤生

江南頤生、客稷下、眼暴腫、晝夜呻吟、罔所醫藥、十餘日痛少減、而合眼時輒睹巨宅、凡四五進、門皆洞闢、最深處有人往來、但遥睹不可細認、一日方凝注之、忽覺身入宅中、三歷門戸、絶無人跡、有南北廳事、内以紅氊貼地、畧窺之、見滿屋嬰兒、坐者、卧者、膝行者、不可數計、愕疑間、一人自舍後出、見之、曰小王子謂

有遠客在門、果然、便邀之、顧不敢入、強之乃入、問此何所、曰、九王世子居、世子瘧病初痊、今日親賓作賀、先生有緣也、言未已、有奔至者督促速行、俄至一處雕榭朱欄、一殿北向、凡九楹、歷階而升、則客已滿座、見一少年北面坐、知是王子、便伏堂下、滿堂盡起、王子曳顧東向坐、酒既行、鼓樂暴作、諸妓升堂、演華封祝、纔過三折、逆旅主人及僕喚進午膳、就床頭頻呼之、耳聞甚真、心恐王子知、然並無聞者、遂托更衣而

出、仰視日之中夕、則見僕立床前、始悟未離旅邸、心悵々猶欲急返、因遣僕闔扉去、甫交睫、見宮舍依然、急循故道而入、路經前嬰兒處、並無嬰兒、有數十蓬首鮎背、坐卧其中、望見顛出、惡聲曰、誰家無賴子來此窺伺、顛驚懼不敢置辨、疾趨後庭、升殿即坐、見王子頷下添鬚尺餘矣、見顛笑問何往、劇本過七折矣、因以巨觥示罰、移時曲終、又呈齣目、顛點彭祖娶婦、妓即以椰瓢行酒、可容五斗許、顛離席辭飲、言臣目

疾、不敢過醉、王子曰、君患目、有太醫在此、便合診視、東座一客、即離座來、兩指啟双眥、以玉簪點白膏如脂、囑合眸少睡、王子命侍兒引入複室令卧、片時、覺床帳香更、因而熟眠、居無何忽聞鳴鉦鍠聒、即復驚醒、疑是優戲未畢、開目視之、則旅舍中狗舐油鐺也、然目病若失、再閉之、一無所睹矣、

陳錫九

陳錫九、邳人、父子言、爲邑名士、富室周某、仰其聲望、

訂爲婚姻、陳累舉不第、而家蕭索、游學於秦、數年無耗、陰有悔心、以少女適王孝廉爲繼室、王聘儀豐盛、僕馬甚都、以此益憎錫九貧、堅意絶昏、問女、女不從、周怒、以惡服飾遣歸錫九、日不舉火、周亦不甚顧卹、一日使傭媪以榼餉女、入門向母曰、主人使某視小姑姑餓死否、女恐母慚、强笑以亂其詞、因出榼中肴餌列母前、媪止之曰、無須爾、自小姑入人家、何曾交換出一杯温涼水、吾家物、料姥姥亦無顔啗噉得、母

大恚、聲色俱變、媼不服、惡語相侵、紛紜間錫九自外入、詗知大怒、撮毛批頰、撻逐出門而去、次日周來逆女、女不肯歸、明日復來、增其人數、衆口呶呶、如將尋鬬、母强勸女去、女潸然拜母、登車而去、過數日、又使人來逼索離婚書、母强錫九與之、惟望子言歸、以圖别處、周家有人自西安來、久知子言已死、陳母哀忿成疾、尋卒、哀迫之中、猶冀妻臨、久之渺然、悲憤益切、薄田數畝、鬻治葬具、葬已、乞食赴秦、以求父骨、至西

安、徧訪居人、或言數年前有書生死於逆旅、葬之東郭、今塚已沒、錫九無策、惟朝丐市廛、暮宿野寺、冀有知者、會晚經叢葬處、有數人遮道、逼索飯價、錫九曰、我異鄉人、乞食城郭、何處少人飯價、共怒捽之仆地、以敗絮塞其口、力盡聲嘶、漸就危殆、忽共驚曰、何處官府至矣、釋手寂然、俄有車馬至、便問卧者何人、即有數人扶至車下、車中人曰、是吾兒也、孽鬼何敢爾、可悉縛來、勿致漏脫、錫九覺有人去其塞、少定細認、

真其父也、太哭曰、我爲父骨良苦、今固尚在人間耶、父曰、我非人、太行捴管也、此來亦爲吾兒、錫九哭益哀、父稍〻慰諭之、錫九泣述岳家離婚、父曰無憂、今新婦亦在母所、母念兒甚、可暫一往、遂與同車、馳如風雨、移時至一官署、下車入重門、則母在焉、錫九痛欲絕、父止之、錫九啜泣聽命、見妻在母側、問母曰、兒婦在此、得毋泉下物耶、母曰非也、是汝父接將來、待汝歸後、當便送去、錫九曰、兒侍父母、不願歸矣、母曰、

辛苦跋涉而來、爲父骨耳、汝不歸、初志云何也、且汝孝行已達天帝、賜汝金萬斤、夫妻享受正遠、何言不歸、錫九垂泣、父數〻促行、錫九哭失聲、父怒曰、汝不行耶、錫九懼、收泪始詢葬所、父挽之曰、子行、我告之處、去叢葬處百餘步、有子母白榆是也、挽之甚急、竟不遑別母、門外有健僕、捉馬待之、既超乘、父囑曰、日所宿處有少資斧、可速辦裝歸、向岳索婦、不得婦勿休也、錫九諾而行、馬絕駛、鷄鳴至西安、僕扶下、方將

拜致父母、而人馬已杳、尋至舊宿處、倚壁假寐、以待天明、坐處有卷石礙股、曉而視之、白金也、市棺賃輿、尋雙榆下、得父骨而歸、合厝既畢、家仍四壁、幸里中憐其孝、共飯之、將往索婦、自度不能用武、與族兄十九往、及門、ゝ者絕之、十九素無賴、出詞穢褻、周使人勸錫九歸、顧即送女去、錫九乃還、初女之歸也、周對之罵婿及母、女不語、但向壁零涕、陳母死亦不使聞、得離書、擲向女曰、陳家出汝矣、女曰、我不曾悍逆、出

我何爲也、欲歸質其故、又禁閉之、後錫九如西安、遂造凶訃以絶女志、此信一播、遂有杜中翰來議姻、竟許之、親迎有日、女始知、遂泣不食、以被韜面、氣如游縹、周正無所方計、忽聞錫九至、發語不遜、意料女必死、遂舁歸錫九、意將待女死以洩其忿、錫九歸、而送女者已至、猶恐錫九見其病而不納、甫入門、委之而去、鄰里代憂、共謀舁還、錫九不聽、扶置榻上、而氣已絶、始大恐、正遑迫間、周子率數人持械入、門窓盡毀、

錫九逃匿、若搜之、鄉人盡爲不平、十九糾十餘人鋭
身急難、周子兄弟、皆被夷傷、始鼠竄而去、周益怒、訟
於官、捕錫九十九等、錫九將行、以女尸囑鄰媪、忽聞
榻上若息、近視之、秋波微動矣、少時已能轉側、大喜、
詣官自陳、宰怒周訟誣、周懼、啗以重賂、始得免、錫九
歸、夫妻相見、悲喜交并、先是女絶食奄臥、自矢必死、
忽有人提起曰、我陳家人也、速從余去、夫妻可以相
見、不然無及矣、不覺身已出門、兩人扶登肩輿、頃刻

至官廨、見翁姑俱在、問此何所、母言不必問、容當送汝歸、一日見錫九至、竊喜、一見遽別、心頗疑怪、翁不知何事、恒數日不歸、昨夕忽歸曰、我在武彝遲歸二日、難為保兒矣、可速送兒婦去、遂以輿馬送女、忽見家門、遂如夢醒、女與錫九共述曩事、相與驚喜、由此夫妻相聚、但朝夕無以自給、錫九於村中設童蒙帳、兼自攻苦、每私語曰、父言天賜黃金、今四堵空空、豈訓讀所能發跡耶、一日自塾中歸、遇二人問之曰、君

陳某耶、錫九然之、二人即出鉄索縶之、錫九不解其故、少間村人畢集、共詰之、始知為郡盜所窜、衆憐其寃、醵錢賂役、以是途中得無苦、至郡見太守、歷數家世、太守愕然曰、此名士之子、温文爾雅、烏能作賊、命脫縲絏、取盜嚴酷之、始供為周某賄囑、錫九又訴翁婿反面之由、太守益怒、立刻拘提、即延錫九至署、與論世好、盖太守舊邳宰韓公之子、故子言受業門人也、贈燈火之費以百金、又以二騾代步、使不時趨郡

以課文薿轉於各上官游揚其孝自總制而下皆有餽遺錫九裹馬而歸夫妻慰甚一日妻母哭至見女伏地不起女駭問之始知周已被械在獄矣女哀哭自咎但欲覓死錫九不得已詣郡為之緩頰太守釋令自贖罰谷一百石批賜孝子陳錫九既歸出倉粟雜糠粃而輦運之錫九謂女曰而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矣烏知我必受之而瑣瑣雜糠覈也因笑却之錫九家雖少有而墻垣陋敝一夜群盜入僕覺大號

止窃兩騾而去、後半年餘、錫九夜讀、聞撾門聲、問之
寂然、呼僕起共視之、門一啟、兩騾躍入、則向所亡也、
直奔櫪下、咻咻汗喘、燭之、各負革囊、解視則白鏹滿
中、大異、不知其所自來、後聞是夜大盜刦周、盈裝出、
適防兵追急、委其捆載而去、騾誌故主、遂奔至也、周
自獄中歸、刑創猶劇、又遭盜刦、大病尋卒、女夜夢父
囚縶而至曰、吾生平所爲、悔之不及、今受冥譴、非若
翁莫能解脫、爲我代求婿、致一函焉、醒而嗚泣、詰之、

具以告、錫九久欲一詣太行、即日遂發、既至、備牲物酹祝之、露宿其處、冀有所見、終夜無異、遂歸、周死、子母益貧、仰給於次婿、王孝廉考補縣尹、以墨敗、舉家從瀋陽、益無所歸、錫九時顧卹之、

異史氏曰、善莫大於孝、鬼神通之、理固宜然、使為尚德之達人也者、即終貧猶將取之、烏論後此之必昌哉、或以膝下之嬌女、付諸頒白之叟、而揚揚曰、某貴官吾東牀也、嗚呼、宛宛嬰嬰者如故、而金

軀胥以論葬婦其慘已甚矣而況以少婦從軍乎可慨也夫

于去惡

北平陶聖俞名下士順治間赴鄉試寓居郊郭偶出戶見一人負笈佢傫似卜居未就著畧詰之遂釋負於道相與傾談言論有名士風陶大悅之請與同居客喜攜囊入遂同棲止客自言順天人姓于字去惡以陶差長兄之于性不喜游矚常獨坐一室而案頭

無書卷、陶不與談、則嘿卧而已、陶疑之、摟其囊篋、則筆硯之外更無長物、怪而問之、笑曰、吾輩讀書、豈臨渴始掘井耶、一日就陶借書去、閉戶抄甚疾、終日五十餘紙、亦不見其摺疊成卷、竊窺之、則每一稿脫、輒燒灰吞之、愈益怪焉、詰其故、曰、我以此代讀耳、便誦所抄書、頃刻數篇、一字無訛、陶悅、欲傳其術、于以為不可、陶疑其吝、詞涉誚讓、于曰、兄誠不諒我之深矣、欲不言、則此心無以自剖、驟言之、又恐驚爲異物、奈

何、陶固謂不妨、予曰、我非人、寔鬼耳、今冥中以科目授官、七月十四日、奉詔考簾官、十五日士子入闈、月盡榜放矣、陶問考簾官何為、曰此上帝慎重之意、無論烏吏鱉官皆考之、能文者以內簾用、不通者不得與焉、蓋陰之有諸神、猶陽之有守令也、得志諸公、目不睹墳典、不過少年持敲門磚、獵取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數年、即文學士、胸中尚有字耶、陽世所以陋劣倖進、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耳、陶

深然之由、是益加敬畏、一日自外來有憂色、嘆曰、僕生而貧賤、自謂死後可免、不謂迍邅先生相從地下矣、陶請其故、曰文昌奉命都羅國封王、簾官之考遂罷、數十年遊神耗鬼、雜入衡文、吾輩寧有望耶、陶問此輩皆誰何人、曰即言之君亦不識、畧舉一二人、大概可知、樂正師曠、司庫和嶠是也、僕自念命不可憑、文不可恃、不如休耳、言已怏々、遂將治任、陶挽而慰之乃止、至中元之夕、謂陶曰、我將入闈、煩於昧爽時、

持香炷於東野三呼去惡我便至、乃出門去、陶沽酒烹鮮以待之、東方既白、敬如所囑、無何于偕一少年來、問其姓字、于曰此方子晉、是我良友、適與場中相遇、聞兄盛名、深欲拜識、同至寓、秉燭爲禮、少年亭亭似玉、意度謙婉、陶甚愛之、便問子晉佳作、當大快意、于曰言之可笑、闈中七則作過半矣、細審主司姓名、裹具遝出、奇人也、陶扇爐進酒、因問闈中何題、去惡魁解否、于曰、書藝經論各一、夫人而能之、策問自古

邪僻固多、而世風至今日、奸情醜態、愈不可名、不惟十八獄所不得盡、抑非十八獄所能容、是果何術而可、或謂宜量加一二獄、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其宜增與否與、或別有道以清其源、爾多士其悉言勿隱、弟策雖不佳、頗謂痛快、表擬天魔殄滅賜羣臣龍馬天衣有差、次則瑤台應制詩、西池桃花賦、此三種自謂場中無兩、言已鼓掌、方笑曰、此時快心、放兄獨步矣、數辰後不痛哭始為男子也、天明方欲辭去、陶留

與同寓、方不可、但期暮至、三日竟不復來、陶使于往尋之、于曰無庸、子晉拳拳、非無意者、日既夕、方果至、出一卷授陶曰、三日失約、敬録舊藝百餘作、求一品題、陶捧讀大喜、一句一贊、畧盡一二首、遂藏諸笥、談至更深、方遂留、與于共榻寢、自此為常、方無夕不至、陶亦無方不歡也、一夕倉皇而入、向陶曰、地榜已揭、于五兄落第矣、于方臥、聞言驚起、泫然流涕、二人極意慰藉、涕始止、然相對嘿嘿、殊不可堪、方曰、適聞大

巡環張桓侯將至、恐失志者之造言也、不然、文場尚有翻覆、于聞之色喜、陶詢其故、于曰、桓侯翼德、三十年一巡陰曹、三十五年一巡陽世、兩間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也、乃起拉方俱去、兩夜始返、方謂陶曰、君不賀五兄耶、桓侯前夕至、裂碎地榜、〻上名字、止存三之一、徧閱遺卷、得五兄甚喜、薦作交南巡海使、旦晚輿馬可到、陶大喜、置酒稱賀、酒數行、于問陶曰、君家有閒舍否、問將何為、曰、子晉孤無鄉土、又不忍恝

然於兄、弟意欲假館相依、陶喜曰、如此為幸多矣、即無多屋宇、同榻何礙、但有嚴君、須先関白、于曰、審知尊大人慈厚可依、兄場闈有日、子晉如不能待、先歸如何、陶留伴逆旅、以待同歸、次日方暮、有車馬至門、接于蒞任、于起握手曰、從此別矣、一言欲告、又恐阻銳進之志、問何言、曰君命淹蹇、生非其時、此科之分十之一、後科桓侯臨世、公道初彰、十之三、三科始可望也、陶聞欲中止、于曰不然、此皆天數、即明知不可、

而註定之艱苦、亦要歷盡耳、又頋方曰、勿淹滯、今朝年月日時皆良、即以輿蓋送君歸、僕馳馬自去、方忻然拜別、陶中心迷亂、不知所囑、但揮涕送之、見輿馬分途、頃刻都散、始悔子晋北旋、未致一字、而已無及矣、三場畢、不甚滿志、奔波而歸、入門問子晋、家中並無知者、因為父述之、父喜曰、若然、則客至久矣、先是陶翁晝卧、梦輿蓋止於其門、一美少年自車中出、登堂展拜、訝問所來、答云、大哥許假一舍、以入闈不得

偕來、我先至矣、言已請入拜母、翁方謙却、適家媼入白、夫人產公子矣、恍然而醒、大奇之、是日陶言適與夢符、乃知兒即子晋後身也、父子各喜、名之小晋、兒初生善夜啼、母苦之、陶曰、倘是子晋、我見之啼當止、俗忌客忤、故不令陶見、母患啼不可止、乃呼陶入、陶嗚之曰、子晋勿爾、我來矣、兒啼正急、聞聲輒止、停睇不瞬、如審顧狀、陶摩頂而去、自是竟不復啼、數月後、陶不敢見之、一見則折腰索抱、走去則啼不可止、陶

亦狎愛之、四歲離母、輒就兄眠、兄他出、則假寐以俟其歸、兄於枕上教毛詩、誦殺呢喃、夜盡四十餘行、以子晉遺文授之、欣然樂讀、過口成誦、試之他文不能也、七八歲眉目朗澈、宛然一子晉矣、陶兩入闈皆不第、丁酉文場事發、簾官多遭誅譴、貢舉之途一肅、乃張巡環力也、陶下科中副車、尋貢遂灰志前途、隱居教弟、常語人曰、吾有此樂、翰苑不易也、

異史氏曰、余每至張夫子廟堂、瞻其鬚眉凜凜、有

生氣、又其生平、喑啞如霹靂轂、矛馬所至、無不大快、出人意表、世以將軍好武、遂置與絳灌伍、寧知文昌事繁、需倹固多哉、嗚呼、三十五年、來何暮也、王阮亭曰、數科來閩節公行、非噉名即壟斷、脱有桓侯、亦無如何矣、悲哉、

鳳仙

劉赤水、平樂人、少穎秀、十五入郡庠、父母早亡、遂以遊蕩自廢、家不中貲、而性好修飾、衾榻皆精美、一夕

被人招飲、忘滅燭去、酒數行始憶之、急返閨室中小語、伏窺之、見少年擁麗者眠榻上、宅臨貴家廢第、恒多怪異、心知其狐、即亦不恐、入而叱曰、卧榻豈容鼾睡、二人遑遽抱衣、赤身遁去、遺紫紈袴一帶上繫針囊、大悅、恐其竊去、藏衾中而抱之、俄一蓬頭婢自門罅入、向劉索取、劉笑要償、婢請遺以酒不應、贈以金又不應、婢笑而去、旋返曰、大姑言如賜還、當以佳耦為報、劉問伊誰、曰吾家皮姓、大姑小字八仙、共卧者

胡郎也、二姑水仙、適富川丁官人、三姑鳳仙、較兩姑尤美、自無不當意者、劉恐失信、請坐待好音、婢去久之、復返曰、大姑寄語官人、好事豈能猝合、適與之言、反遭詬厲、但緩時日以待之、吾家非輕諾寡信者、劉付之、過數日、渺無信息、薄暮自外歸、閉門甫坐、忽双扉自啟、兩人以被承女郎、手捉四角而入曰、送新人至矣、咲置榻上而去、近視之、酣睡未醒、酒氣猶芳、赬顏醉態、傾絕人寰、喜極、為之捉足解襪、抱體緩裳、而

女已微醒、開目見劉、四肢不能自主、但恨曰、八仙淫婢賣我矣、劉狎抱之、女嫌膚冰、微笑曰、今夕何夕、見此涼人、劉曰子兮子兮、如此涼人何、遂相歡愛、既而曰、婢子無恥、玷人牀寢、而以妾換袴耶、必小報之、從此靡夕不至、綢繆甚殷、袖中出金釧一枚曰、此八仙物也、又數日懷繡履一双來、珠嵌金繡、工巧絶倫、且囑劉暴揚之、劉出誇示親賓、求觀者皆以貲酒爲贄、由此奇貨居之、女夜來忽作別語、怪問之、答云姊以

履故恨妾、欲携家遠去、隔絶我好、劉惧顧還之、女云不必、彼方以此挾我、如還之、中其机矣、劉問何不獨留、曰父母遠去、一家十餘口、俱托胡郎經紀、若不從去、恐長舌婦造黑白也、從此不復至、逾二年、思念綦切、偶在途中、遇女郎騎款段馬、老僕鞚之、磨肩過、反啟幛紗相窺、丰姿艷絶、頃一少年後至、曰女子何人、似頗佳麗、劉亟贊之、少年拱手笑曰、太過獎矣、此即山荆也、劉惶愧謝過、少年曰、此何妨、但南陽三葛、君

得其寵區ゝ者又何足道、劉疑其言、少年曰、君不認
窃眠卧榻者耶、劉始悟爲胡、叙僚壻之誼、嘲謔甚歡、
少年曰、岳新歸將以省覲、可同行否、劉喜、從入縈山、
山上故有邑人避亂之宅、女下馬入、少間數人出望
曰、劉官人亦來矣、入門謁見翁媼、又一少年先在、靴
袍炫美、翁曰、此富川丁壻、並揖即坐、少時酒炙紛紜、
談笑頗洽、翁曰、今日三壻並臨、可稱佳集、又無他人、
可喚兒輩來、作一團圞之會、俄姊妹俱出、翁命設座、

各傍其婿、八仙見劉、惟掩口而笑、鳳仙輒與嘲美、水仙貌少亞、而沉重溫文、滿座傾談、惟把酒含笑而已、於是履舄交錯、蘭麝熏人、飲酒樂甚、劉視牀頭樂具畢備、遂取玉笛請為翁壽、翁喜、命善者各執一藝、因而合座爭取、惟丁與鳳仙不取、八仙曰、丁郎不諳可也、汝寧指屈不伸者、因以拍板擲鳳仙懷中、便串繁响、翁悅曰、家人之樂極矣、兒輩俱能歌舞、何不各盡所長、八仙起捉水仙曰、鳳仙從來金玉其音、不敢相

勞、我兩人可歌洛妃一曲、二人歌舞方已、適婢以金盤進菓、都不知其何名、翁曰、此自真臘携來、所謂田婆羅也、因掬數枚送丁前、鳳仙不悦曰、婿豈以貧富爲愛憎耶、翁微哂未言、八仙曰、阿爹以丁郎異縣、故是客耳、若論長幼、豈獨鳳妹〻有拳大酸婿耶、鳳仙終不快、解華妝、以鼓拍授婢、唱破窰一折、聲淚俱下、既闋、拂袖徑去、一座爲之不歡、八仙曰、婢子喬性猶昔、乃追之、不知所往、劉無顏、亦辭而歸、至半途、見鳳

仙坐路旁、呼與並坐曰、君一丈夫、不能為床頭人吐氣耶、黃金屋自在書中、顧好為之、舉足云、出門忽遽、棘刺破複履矣、所贈物在身邊否、劉出之、女取而易之、劉乞其做者、碾然曰、君亦大無賴矣、幾見自己衾枕之物、亦要懷藏者、如相見愛、一物可以相贈、遂出一鏡付之曰、欲見妾、當於書卷中覓之、不然、相見無期矣、言已不見、惆悵自歸、視鏡則鳳仙背立其中、如望去人於百步之外者、因念所囑、謝客下帷、一日見

鏡中人忽現正面盈盈欲笑益愛重之無人時輒一
共對月餘銳志漸衰遊恒忘返歸見鏡影慘然若涕
隅日再視則背立如初矣始悟為已之廢學也乃閉
戶研讀晝夜不輟月餘則影復向外自此驗之每有
事荒廢則其容戚數日攻苦則其容笑於是朝夕懸
之如對師保如此二年一舉而捷喜曰今可以對我
鳳仙矣覽鏡視之見畫黛彎長瓠犀微露喜容可掬
宛在目前愛極停睇不已忽鏡中人笑曰影裏情郎

画中愛寵、今之謂矣、驚喜四顧、則鳳仙已在座後、握手問翁媪起居、曰妾別後不曾歸家、伏處岩穴、聊與君分苦耳、劉赴宴郡中、女請與俱、共乘而往、人對面不相窺、既而將歸、陰與劉謀、僞為娶於郡也者、女既歸、始出見客、經理家政、人皆驚其美、而不知其狐也、劉屬富川令門人、往謁之、遇丁、殷〻邀至其家、款禮優渥、言岳父母近又他徙、內人歸寧將復、當寄信往、并詣申賀、劉初疑丁亦狐、及細審邦族、始知富川大

賈子也、初丁自別業暮歸、遇水仙獨步、見其美、微睨之、女請附騎以行、丁喜載至齋、與同寢處、欞隙可入、始知為狐、女言卽勿見疑、妾以君誠篤、故願托之、丁嬖之、竟不復娶、劉歸假貴家廣宅、備客燕寢、洒掃光潔、而苦無供帳、隔夜視之、則陳設煥然矣、過數日、果有三十餘人、賫旗采酒禮而至、輿馬繽紛、塡溢街巷、劉揖翁及丁胡入客舍、鳳仙逆嫗與兩姨入內寢、八仙曰、婢子今貴、不怨氷人矣、釧履猶存否、女搜付之、

曰、履則猶是也、而被千人看破矣、八仙以履擊背曰、撻汝寄語劉郎、乃投諸火、祝曰、新時如花開、舊時如花卸、珍重不曾着、姮娥來相借、水仙亦代祝曰、曾經籠玉笋、着出萬人稱、若使姮娥見、應憐太瘦生、鳳仙撥灰曰、夜夜上青天、一朝去所歡、留得纖纖影、徧與世人看、遂以灰撚柈中、堆作十餘分、望見劉來、托以贈之、但見繡履滿柈、悉如故款、八仙急出、推柈墜地、地上猶有一二隻存者、又伏吹之、其跡始滅、次日丁

以道遠、夫婦先歸、八仙貪與妹戲、翁及胡屢督促之、停午始出、與衆俱去、初來儀從甚盛、觀者如市、有兩冠竊見麗人、䰟魄喪失、因謀劫諸途、偵其離村、尾之而去、相隅不盈一矢、馬極奔不能及、至一處兩崖夾道、輿行稍緩、追及之、持刀吼咤、人衆都奔、下馬啟簾、則老嫗坐焉、方疑悞掠其母、纔他顧而兵傷右臂、頃已被縛、凝眸視之、崖並非崖、乃平樂城門也、輿中則李進士母、自鄉中歸耳、一冠後至、亦被斷馬足而縶

之門丁執送太守、一訊而伏、時有大盜未獲、詰之即其人也、明春劉及第、鳳仙以招禍故、悉辭內戚之賀、劉亦更不他娶、及為郎官、納妾生二子、

異史氏曰、嗟乎、冷煖之態、仙凡固無殊哉、少不努力、老大徒傷、惜無好勝佳人、作鏡影悲笑耳、吾願恒河沙數仙人、并遣嬌女婚嫁人間、則貧窮海中、少苦衆生矣、

佟客

董生徐州人、好擊劍、每忼慨自負、偶在途中遇一客、跨蹇同行、與之語、談吐豪邁、詰其姓字、云遼陽佟姓、問何往、曰余出門二十年、適自海外歸耳、董曰、君遨遊四海、閱人綦多、曾見異人否、佟問異人何等、董乃自述所好、恨不得異人之傳、佟曰、異人何地無之、要必忠臣孝子、始得傳其術也、董又奮然自許、即出佩劍彈之而歌、又斬路側小樹以矜其利、佟掀髯微笑、因便借觀、董授之、展玩一過、曰、此鉄甲所鑄、為汗臭

所蒸最為下品、僕雖未聞劍術、然有一劍頗可用、遂於衣底出短刃尺許、以削董劍、毳如瓜瓠、應手斜斷如馬蹄、董駭極、亦請過手、再三拂拭而後反之、邀佟過諸其家、堅留信宿、叩以劍法、謝不知、董按膝雄談惟敬聽而已、更既深、忽聞隔院紛拏、隔院為生父居、心驚疑、近壁凝聽、但聞人作惡聲曰、教汝子速出即刑、便赦汝、少頃似加搒掠、呻吟不絕者、真其父也、生提戈欲往、佟止之曰、此去恐無生理、宜審萬全、生遑

然請教。佟曰。盜坐名相索。必將甘心焉。君無他骨肉。宜囑後事於妻子。我啟戶為君警廝僕。生諾。入告其妻。妻牽衣泣。生壯念頓消。遂共登樓。尋弓覓矢。以備盜攻。倉皇未已。聞佟在樓簷上笑曰。賊幸去矣。燭之已杳。逡巡出。則見翁赴鄰飲。籠燭始歸。惟庭前多編菅遺灰焉。乃知佟異人也。

異史氏曰。忠孝人之血性。古來臣子。而不能死君父者。其初豈遂無提戈壯往時哉。要皆一轉念誤

之耳、昔觧大紳與方孝儒相約以死、而卒食其言、安知矢約歸家後、不聽床頭人嗚泣而止哉、

邑有快役某、每數日不歸、妻遂與里中無賴通、一日歸、適值少年自房中出、大疑、苦詰其妻、妻堅不服、既於床頭得少年遺物、妻窘無詞、惟長跽哀乞、某怒甚、擲以繩逼令自經、妻請妝服而死、許之、妻乃入室理粧、某自酌以待之、呵叱頻摧、俄妻炫服出、含涕拜曰、君果忍令奴死耶、某盛氣咄之、妻返

走入房、方将結帶、某擲盞鏘然曰、咍、返矣、一頂緑頭巾、或不能壓人死耳、遂爲夫婦如初、此亦大紳者類也、一笑、

爱奴

河間徐生、設教於恩、臘初歸、途遇一叟、審視曰、徐先生徹帳矣、明歲授教何所、應曰仍舊、叟曰、敬業姓施、有舍甥延求明師、適托某至東疃聘呂子廉、渠已受贄稷門、君如苟就、束儀請倍於恩、徐以成約爲辭、叟

曰、信行君子也、然去新歲尚遠、敬以黃金一錠爲贄、
暫留教之、明歲另議何如、徐可之、叟下騎呈禮函、且
曰敝里不遥矣、宅綦隘、飼畜爲艱、請即遣僕馬去、散
步亦佳、徐從之、以行李寄叟馬上、行三四里許、日既
暮、始抵其宅、滙釘獸環、宛然世家、呼生出拜、十三四
歲童子也、叟曰、妹夫蔣南川、舊爲指揮使、止遺此兒、
頗不鈍、但嬌慣耳、得先生一月善誘、當勝十年、未幾
設筵、備極豐美、而行酒下食、皆以婢媪、一婢執壺侍

立、年十五六以來、風致韵絶、心竊動之、席既終、叟命安置床寢、始辭而去、天未明、兒出就學、徐方起、即有婢來捧巾侍盥、即執壺人也、日給三餐悉此婢、至夕又來掃榻、徐問何無僮僕、婢但笑不言、布衾徑去、次夕復至、入以游語、婢笑不拒、遂與狎、因告曰、吾家並無男子、外事則托施甥、妾名愛奴、夫人雅敬先生、恐諸婢不潔、故以妾來、今日但須緘密、恐發覺兩無顏也、一夜共寢忘曉、為公子所遭、徐慚怍不自安、至夕

婢來曰、幸夫人重君、不然敗矣、公子入告、夫人急掩其口、若恐君聞、但戒妾勿得久留齋館而已、言已遂去、徐甚德之、然公子不喜讀、訶責之、則夫人輒爲緩頰、初猶遣婢傳言、漸親出、隔戶與先生語、往往零涕、頷每晚必問公子日課、徐頗心厭、作色曰、既從兒懶、又責兒工、此等師我不慣作、請辭、夫人遣婢謝過、徐乃止、自入館以來、每欲一出登眺、輒錮閉之、一日醉中快悶、呼婢問故、婢言無他、恐廢學耳、如必欲出、但

請以夜、徐怒曰、受人數金、便當掩禁死耶、教我夜竄何之乎、久以素餐爲耻、贄固猶在橐中耳、遂出金置几上、治裝欲行、夫人出、脉脉不語、惟掩袂哽咽、使婢反金、啟鑰送之、徐覺門戶逼仄、走數步、日光射入、則身自陷塚中出、四望荒凉、一古墓也、大駭、而心感其義、乃賣所賜金、封堆植樹而後去之、過歲復經其處、展拜而行、遙見施叟、笑致溫凉、邀之殷切、心知其鬼、而欲一問夫人起居、遂相將入村、沽酒共酌、不覺日

暮、叟起償酒價、便言寒舍不遠、舍妹亦適歸寧、望移玉趾、為老夫祓除不祥、出村數武、又一里落、叩扉入、秉燭向客、俄蔣夫人自內出、始審視之、蓋四十許麗人也、拜謝曰、式微之族、門戶零落、先生澤及枯骨、真無計可以償之、言已泣下、既而呼愛奴向徐曰、此婢妾所憐愛、今以相贈、聊慰客中寂寞、凡有所須、渠亦畧能解意、徐唯〻、少間兄妹俱去、婢留侍寢、鷄初唱、叟即來促裝送行、夫人亦出、囑婢善事先生、又謂徐

曰、從此尤宜謹密、彼此遭逢詭異、恐好事者造言也、徐諾而別、與婢共騎至館、獨處一室、與同棲止、或客至、婢不避人、亦不之窺也、偶有所欲、意一萌而婢已致之、又善巫、一挼莎而疴立愈、清明歸、至墓所、婢辭而下、徐囑代謝夫人、諾之遂沒、數日返、方擬展墓、見婢華妝坐樹下、因與俱發、終歲往返、如此為常、欲携同歸、執不可、歲杪辭館歸、相訂後期、婢送至前坐處、指石堆曰、此妾墓也、夫人未出閣時、便從服役、夭殂

瘞此、如再過以炷香相弔、當得復會、既別而歸、懷思頗苦、敬往祝之、殊無影响、乃市櫬發塚、意將載骨歸葬、以寄戀慕、穴開自入、則見顏色如生、然膚雖未朽、而衣敗若灰、頭上玉飾金釧、都如新製、又視腰間裹黃金數鋌、卷懷之、始解袍覆尸、抱入棺木、賃輿載歸、停諸別第、飾以繡裳、獨宿其旁、冀有靈應、忽愛奴自外入、笑曰、刼墳賊在此耶、徐驚喜慰問、婢曰、向從夫人往東昌、三日既歸、則舍宇已空、頻蒙相邀、所以不

背相從者、以少受夫人重恩、不忍離逷耳、今既刼我
來、即速瘞葬、便見厚德、徐問古人有百年復生者、今
芳體如故、何不效之、嘆曰、此有定数、世傳靈蹟、半涉
幻妄、要欲復起動履、亦復何難、但不能遂類生人、故
不必也、乃啟棺入、尸即自起亭〻、可愛、探其懷則冷
若氷雪、遂将入棺復卧、徐强止之、婢曰、妾過蒙夫人
寵養、主人自異域來、得黄金数萬、妾竊取之、亦不甚
追問、後瀕危、又無戚屬、遂藏以自殉、夫人痛妾夭謝、

又以寶飾入殮、身所以不朽者、不過得金寶之餘氣耳、若在人世、豈能久乎、必欲如此、切勿强以飲食、若使靈氣一散、則游魂亦消矣、徐乃構精舍、與共寢處、笑語一如常人、但不食不息、不見生人耳、年餘、徐飲薄醉、執殘瀝强灌之、立刻倒地、口中血水流溢、終日而尸已變、哀悔無及、遂厚葬之、

異史氏曰、夫人教子、無異人世、而所以待師者何厚也、豈不亦賢乎、余謂艷尸不如雅鬼、乃以措大

之俗莽、致靈物不享其年、惜哉、

章邱朱生、性剛鯁、設帳於某貢士家、每譴子弟、內輙遣婢媼出為乞免、頗不聽之、一日親詣窗外、與朱閧說、朱怒、操戒方大罵而出、婦懼而奔、朱追之、自後橫擊臀股、鏗然作皮肉聲、一何可笑、

長山某翁、每歲延師、必以一年束金、合終歲之盈虛、計每日得若干數、又以師離齋歸齋之日、詳記為籍、歲終、則公同按日而乘除之、馬生館其家、初

見操珠盤來、得故甚駭、既而暗生一術、反嗔爲害、聽其扣算不少較、翁於是大悅、堅訂來歲之約、馬假辭以故、有某生踈乖謬、馬因荐以自代、既就館、動輒詬罵、翁無奈、悉含忍之、歲杪攜珠盤至、生勃然忿不可支、姑聽其算、翁又以途中日晝歸於西、生不受、攘珠歸東、兩爭不決、操戈相向、兩人破頭爛額而赴公庭焉、

單父宰

青州民某、五旬繼娶少婦、二子恐其復育、乘父醉割睾丸而藥糝之、父覺托病不言、久之創漸平、忽入室、刀縫綻裂、血溢不止、尋斃、妻知其故、訟於官、々械其子、果伏、駭曰、余今為單父宰矣、並誅之、

邑有王生者、娶月餘而出其妻、々父訟之、時辛公宰淄、問王何故出妻、答云、不可說、固詰之、曰以其不能産育耳、公曰、妄哉、月餘新婦、何知不能産、忸怩久之、告曰、其陰甚偏、公笑曰、是則偏之為害、而

家之所以不齊也、此可與單父宰並傳一笑、

邑人

邑有鄉人素行無賴、一日晨起有二人攝之去、至市頭、見屠人以半猪懸架上、二人便極力推擠之、遂覺身與肉合、二人亦遲去、少間屠人賣肉、操刀斷割、遂覺一刀一痛、徹於骨髓、後有鄰公來市肉、苦爭低昂、添脂搭肉、片〻碎割、其苦更慘、肉盡乃尋途歸、〻時日已向辰、家人謂其晏起、乃細述所遭、呼鄰問之、則

市肉方歸、言其片數斤數、毫髮不爽、崇朝之間已受凌遲一度、不亦奇哉、

岳神

揚州提同知、夜梦岳神召之、詞色憤怒、仰見一人侍神側、少爲緩頰、醒而惡之、早詣岳廟、默作祈禳、既出見藥肆一人、絶肖所見、問之知爲醫生、既歸暴病、特遣人聘之、既至、出方爲劑、暮服之、中夜而卒、或言閻羅王、與東岳天子、日遣侍者男女十萬八千衆、分布

天下作巫醫名勾魂使者、用藥者不可不察也、

小梅

蒙陰王慕貞、世家子也、偶遊江浙、見媪哭於途、詰之、言先夫止遺一子、今犯死刑、誰有能出之者、王素慷慨、誌其姓名、出橐中金為之斡旋、竟釋其罪、其人出聞王之救已也、而茫然不解其故、訪諸旅邸、感泣謝問、王言無他、即憐汝老母耳、其人大駭、自言母故已久、王亦異之、抵暮媪來申謝、王咎其謬誣、媪曰、寔相

告、我東山老狐也、二十年前、魯與兒父有一夕之好、故不忍其兒之餒也、王悚然起敬、再欲詰之、已失所在、先是王妻賢而好佛、不茹葷酒、治潔室懸觀音像、以無子嗣、日日焚禱其中、而神又最靈、輒示夢教人趨避、以故家中事皆取决焉、後有疾綦篤、移榻其中、又別設錦裀於內室而扃其戶、若有所伺、王以爲惑、而以其疾勢昏瞀、不忍傷之、卧病二年、惡囂、常屏人獨宿、潛聽之、似與人語、啟門視之、則寂然矣、病中他

無所慮、有女十四歲、惟日摧治妝遣嫁、既醮、呼王至榻前執手曰、今訣矣、初病時菩薩告我命當速死、念不了者、幼女未嫁、因賜少藥、俾延息以待、去歲菩薩將囬南海、畱案前侍女小梅、爲妾服役、今將死、薄命人又無所出、保兒妾所憐愛、恐娶悍妬之婦、令其子母失所、小梅姿容秀美、又溫淑、即以爲繼室可也、蓋王有妾、生一子名保兒、王以其言荒唐、曰卿素敬者神、今出此言、不已褻乎、答云、小梅事我年餘、相忘形

體、我已婉求之矣、問小梅何處、曰室中非耶、方欲再詰、瞑目已逝、王夜守靈幃、聞室中隱隱啜泣、大駭疑為鬼、喚諸婢妾啟鑰視之、則二八麗人、縗服在室、衆以為神、共羅拜之、女歛涕扶掖、王凝注之、俛首而已、王曰、如果亡室之言非妄、請即上堂受兒女朝謁、如其不可、僕亦不敢妄想以取罪過、女靦然出、竟登北堂、王使婢為設座南向、王先拜、女亦答拜、下而長幼卑賤、以次伏叩、女莊容坐受、惟妾至則挽之、自夫人

卧病、婢惰奴偷、家久替、衆叅已、肅々列侍、女曰、我感夫人誠意、覊留人間、又以大事相委、汝輩宜各洗心爲主効力、從前愆尤、悉不較計、不然莫謂室無人也、共視座上、真如懸觀音圖像、時被微風吹動者、聞言悚惕、闃然並諾、女乃排撥喪務、一切井々、由是大小無敢懈者、女終日經紀内外、王將有作、亦稟白而行、然雖一夕數見、并不交一私語、既殯、王欲申前約、不敢徑告、囑妾微示意、女曰、妾受夫人諄囑、義不容辭、

但匹配大禮、不得草〻、年伯黄先生、位尊德重、求使
主秦晋之盟、則惟命是聽、時沂水黄太僕致仕閒居、
於王為父執、往來最善、王即親詣以寔告、黄奇之、即
與同來、女聞、即出展拜、黄一見驚為天人、遜謝不敢
當禮、既而助妝優厚、成禮乃去、女餽遺枕履、若奉舅
姑、由此交益親、合巹後、王終以神故褻中帶肅、時研
詰菩薩起居、女笑曰、君亦太愚、焉有正直之神、而下
婚塵世者、王力審所自、女曰不必研窮、既以為神、朝

夕供養、自無殃咎、女御下常寬、非笑不語、然婢賤戲狎時遥見之、則嘿〻無聲、女笑諭曰、豈爾輩尚以我爲神耶、我何神哉、寔爲夫人姨妹、少相交好、姊病見思、陰使南村王姥招我來第、以日近姊夫、有男女之嫌、故托爲神道、閉内室中、其寔何神、衆猶不信、而日侍其傍、見其舉動不少異於常人、浮言漸息、然即頑鈍之婢、王素撻楚所不能化者、女一言無不樂於奉命、皆云並不自知、寔非畏之、但睹其貌則心自柔、故

不忍拂其意耳、以此百廢具舉、數年中田地連阡、倉廩萬石矣、又數年妾產一女、又舉一子、子生左臂有朱點、因字小紅、彌月、女使王盛筵招黃、黃賀儀豐渥、但辭以髦、不能遠涉、女遣兩媼強邀之、黃始至、抱兒出、袒其左臂、以示命名之意、又再三問其吉凶、黃笑曰、此喜紅也、可增一字名喜紅、女大悅、更出展拜、是日鼓樂充庭、貴戚如市、黃留三日始去、忽門外有輿馬來、逆女歸寧、向十餘年並無瓜葛、共議之、而女若

不聞理妝竟、抱子於懷、要王相送、王從之、至二三十里許、寂無行人、女停輿、呼王下騎、屏人語曰、王郎王郎、會短離長、謂可悲否、王驚問其故、女曰、君謂妾何人也、答以不知、女曰、江南拯一死罪有之乎、曰有、曰哭於路者吾母也、感義而思所報、乃因夫人好佛、附為神道、寔将以妾報君也、今幸生此襁褓物、此願已慰、妾視君晦運將來、此兒在家、恐不能育、故借歸寧、解兒厄難、君記取家有死口時、當於晨雞初唱、詣西

河柳堤上、見有挑葵花燈來者、遮道苦求、可免災難、王諾之、因問歸期、女曰不可預定、要當牢記吾言、後會亦不遠也、臨別執手、愴然交涕、俄登輿疾若風、王望之不見始返、經六七年、絶無音問、忽四鄉瘟疫流行、死者甚衆、一婢病三日死、王念曩囑、頗以關心、是日與客飲、大醉而睡、既醒、聞鷄鳴、急起、至堤頭、見燈光閃爍、適已過去、急追之、止隔百步許、益追益遠、漸不可見、懊恨而返、數日暴病尋卒、王族多無賴、共憑

凌其孤寡、田禾樹木、公然伐取、家日凌替、踰歲保兒又殤、一家更無所主、族人益橫、割裂田産、廐中牛馬俱空、又欲瓜分第宅、以妾居故、遂將數人來、强奪鬻之、妾戀幼女、母子環泣、慘動鄰里、方危難間、俄聞門外有肩輿入、共覘之、則女引小郎自車中出、四顧人紛如市、問此何人、妾哭訴其由、女顏色慘變、便喚從來僕役、闔門下鑰、衆欲抗拒、而手足若痿、女令一一收縛、繫諸廊柱、日與薄粥三甌、即遣老僕奔告黃公、

然後入堂哀泣、〻已、謂妾曰、此天数也已期前月来、適以母病躭延、遂至於今、不謂轉盻間已成坵墟、問舊時婢媪、則皆被族人掠去、又益欷歔、越日婢僕聞女至、悉自遁歸、相見無不流涕、所繫族人、共謀兒非慕貞體亂、女亦不置辯、既而黄公至、女引兒出迎、黄握兒臂、便將左袂見朱記宛然、因袒示衆人、以証其確、乃細審失物、登簿記名、親詣邑令、〻拘無賴輩、各笞四十、械禁嚴追、不数日田地牛馬、并歸故主、黄將

歸、女引兒泣拜曰、妾非世間人、叔父所知也、今以此子委叔父矣、黃曰、老夫一息尚在、無不悉為區處、黃去、女盤查就緒、託兒於妾、乃具饌為夫婦祭掃、半日不返、視之、則杯饌猶陳、而人杳矣、

異史氏曰、不絕人嗣者、人亦不絕其嗣、此人也而寔天也、至座有良朋、車裘可共、迨宿莽既滋、妻子淩夷、則車中人望望然去之矣、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思所報、獨何人哉、狐乎、倘爾多財、吾為爾宰、

于中丞

于中丞成龍、按部至高郵、適巨紳家將嫁女、妝奩甚富、夜被穿窬席捲而去、刺史無術、公令諸門盡閉、止留一門放行人出入、吏目守之、嚴搜裝載、又出示諭闔城戶口各歸第宅、候次日查點搜掘、務得贓物所在、乃陰囑吏目、設有城門中出入至再者捉之、過午得二人、一身之外並無行裝、公曰此真盜也、二人詭辨不已、公令解衣搜之、見袍服內着女衣二襲、皆奩

中物也、蓋恐次日大搜、急於移置、而物多難携、故密着而屢出之也、

又公為宰時、至鄰邑、早旦經郭外、見二人以床舁病人、覆大被、枕上露髮〻上簪鳳釵一股、側眠床上、有三四健男夾隨、時更番以手擁被令壓身底、似恐風入、少頃息肩路側、又使二人更相為荷、于公過、遣隸回問之、云是妹子垂危、将送歸夫家、公行二三里、又遣隸回、視其所入何村、隸尾之、至一村舍、兩男子迎

之而入、還以白公、公謂其邑宰、城中得毋有刼寇否、宰云無之、時功令嚴、上下諱盜、故即被盜賊刼殺、亦隱忍而不敢言、公就館舍、囑家人細訪之、果有富室、被强寇入家、炮烙死矣、公喚其子來詰其狀、子固不承、公曰、我已代捕巨寇在此、非有他也、子乃頓首哀泣、求為死者雪恨、公叩閽往見邑宰、差健役四鼓離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鞫盡伏其罪、詰其病婦何人、盜供是夜同在构欄、故與妓女合謀、置金床上、令

抱卧至窩頓處、始瓜分耳、共服于公之神、或問所以能知之故、公曰、此甚易觧、但人不関心耳、豈有少婦在床、而容入手衾底者、且易肩而行、其勢甚重、交手護之、則知其中之有物矣、若病婦昏瞶而至、必有婦人倚門而迎、止見男子、並不驚問一言、是以確知為盜也、

續女

紹興有寡媼夜績、忽一少女推扉入笑曰、老姥無乃

勞乎、視之年十八九、儀容秀美、袍服炫麗、媼驚問何來、女曰、憐媼獨居、故來相伴、媼疑為候門亡人、苦相詰、女曰、媼無懼、妾之孤亦猶媼也、我愛媼潔、故相就兩免岑寂、固不佳耶、媼又疑為狐、嘿然猶豫、女竟升床代績、曰媼無憂、此等生活、妾優為之、定不以口腹相累、媼見其溫婉可愛、遂安之、夜深謂媼曰、携來衾枕、尚在門外、出溲時煩代捉入、媼出、得衣一裹、女解陳榻上、不知是何錦繡、香滑無比、媼亦設布被、與之

共榻、羅衿甫鮮、異香滿室、既寢、媪私念遇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女於枕上咲曰、姥七旬猶妄想耶、媪云無之、女曰、既不妄想、奈何欲作男子、媪益知為狐、大惧、女又笑曰、顧作男子何心、而又惧我耶、媪益恐、股戰摇床、女曰嗟哉、胆如此大、還欲作男子、寔相告、我真仙人、然非禍汝者、但須謹言、衣食自足、媪早起拜於床下、女出臂挽之、臂膩如脂、熱香噴溢、肌一着人、覺皮膚鬆快、媪心動、復涉遐想、女哂曰、婆子戰慄纔

止、心又何處去矣、使作丈夫、當為情死、媼曰、使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由是兩心浹洽、日同操作、視所績匀細生光、織為布晶瑩如錦、價較常三倍、媼出則扃其戶、有訪媼者、輒於他室應之、居半載無知者、後媼漸洩於所親、里中姊妹行、皆托媼以求見、女讓曰、汝言不慎、我將不能久居矣、媼悔失言、深自責、而人之求見者日益衆、至有以勢迫媼者、媼涕泣自陳、女曰、若諸女伴、見亦無妨、恐有輕薄兒、將見狎侮、媼復哀

懇始許之越日老嫗少女香烟相屬於道女獻其煩無貴賤悉不交語惟嘿然端坐以聽朝叅而已鄉中少年聞其美神魂傾動嫗悉絕之有費生者邑之名士傾其產以重金啗嫗嫗諾為之請女已知之責曰汝賣我耶嫗伏地自投女曰汝貪其賂我感其痴可以一見然而緣分盡矣嫗又伏叩女約以明日生聞之喜具香燭而往入門長揖女簾內與語問君破產相見將何以教妾也生曰寔不敢他有所干祇以毛

嬙西子、徒得傳聞、如不以𡨚頑見棄、俾得一濶眼界、下顧已足、若休咎自有定数、非所樂聞、忽見簾幙之中、容光射露、翠黛朱櫻、無不畢現、似無簾幌之隔者、生意眩神馳、不覺傾拜、〻已而起、則厚幙沉〻、聞聲不見矣、悒悵間、竊恨未睹下體、俄見簾下繡履双跷、瘦不盈指、生又拜、簾中語曰、君歸休妾體惰矣、媪延生別室、烹茶為供、生題南鄉子一調於壁云、隐約画簾前、三寸凌波玉笋尖、點地分明蓮辦落、纖〻、再着

重台更可憐、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軟似綿、但願化為蝴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甘、題畢而去、女覽題不快、謂媼曰、我言緣分已盡、今不妄矣、媼伏地請罪、女曰、罪不盡在汝、我偶隨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致淫詞汚褻、此皆自取、於汝何尤、若不速還、恐陷身情窟、轉刼難出矣、遂襆被出、媼追挽之、轉瞬已失、

司訓

教官某甚聾、而與一狐善、狐耳語之即能聞、每見上

官亦與狐俱、人不知其重聽也、積五六年、狐別而去、囑曰、君如傀儡、非挑弄之則五官俱廢、與其以聾取罪、不如早自高也、某戀祿不能從其言、應對屢乖、學使欲逐之、某又求當道者為之緩頰、一日執事文場、唱名畢、學使退與諸教官燕坐、教官各捫籍靴中、呈進闗說、已而學使笑問、貴學何獨無所呈進、某茫乎不解、近坐者肘之、以手入靴示之勢、某為親戚寄賣房中偽器、輒藏靴中、隨在求售、因學使笑語、疑索此

物、鞠躬起對曰、有八錢者最佳、下官不敢呈進、一坐匿笑、學使叱出之、遂免官、

異史氏曰、平原獨無亦中流之砥柱也、學使而求呈進、固當奉之以此、由是得免寃哉、

朱公子青耳錄云、東萊一明經遲某、司訓沂水、性顛痴、凡同人咸集時、皆嘿無語、遲坐片時、不覺五官俱動、笑啼並作、傍若無人焉者、若聞人笑聲則頓止、曰、儉鄙自奉、積金百餘兩、自埋齋房、妻子亦

不使知、一日獨坐、忽手足自動、少刻云、作惡結怨、受凍忍飢、好容易積蓄着、今在齋房、倘有人知竟如何、如此再四、一門斗在傍殊亦不覺、次日遲出、門斗入掘取而去、過二三日、心不自寧、發穴驗視、則已空、、頓足撫膺、嘆恨欲死、教職中可云千態萬狀矣、

黑鬼

膠州李摠鎮買二黑鬼、其黑如漆、足革粗厚、立刃為

塗往來其上毫無所損揔鎮配以娼婦生子而白僚僕戲之謂非其種黑鬼亦自疑因殺子骨則盡黑始悔焉公每令兩鬼對舞神情亦可觀也

土化兎

張靖逆侯勇鎮蘭州時出獵獲兎甚多中有半身或兩股尚爲土質故一時秦中爭傳土能化兎此亦物理不可解者

聊齋誌異卷之十八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張鴻漸

張鴻漸、永平人、年十八、爲郡名士、時盧龍令趙某貪暴、人民共苦之、有范生被杖斃、同學忿其冤、將鳴部院、求張爲刀筆之詞、約其共事、張許之、妻方氏美而賢、聞其謀、諫曰、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勝、而不可以共敗、勝則人人貪天功、一敗則紛然瓦解、不能成聚、

今勢力世界、曲直難以理定、君又孤脫、有反覆急難者誰也、張服其言、悔之、乃婉謝諸生、但為創詞而去、質審一過、無所可否、趙以巨金納大僚、諸生坐結黨被收、又追捉刀人、張懼亡去、至鳳翔界、資斧斷絕、日既暮、踟躇曠野、無所歸宿、歘睹小村、趨之、老嫗方出闔扉、見之、問所欲為、張以寔告、嫗曰、飲食牀榻、此都細事、但家無男子、不便留客、張曰、僕亦不敢過望、但容寄宿門內、得避虎狼足矣、嫗乃令入、閉門、授以草

薦、囑曰、我憐客無歸、私容止宿、未明宜早去、恐吾家小娘子聞知、将便怪罪、嫗去、張倚壁假寐、忽有籠灯晃耀、見嫗導一女郎出、張急避暗處、微窺之、二十許麗人也、及門睹草薦、詰嫗、〻寔告之、女怒曰、一門細弱、何得容納匪人、即問其人焉往、張倶出伏階下、女審詰邦族、色稍霽曰、幸是風雅士、不妨相留、然老奴竟不関白、此等草〻、豈所以待君子、命嫗引客入舍、俄頃羅列酒漿、品物精潔、既而設錦裀於榻、張甚德

之、因私詢其姓氏、嫗言吾家施氏、太翁夫人俱謝世、止遺三女、適所見長姑舜華也、嫗既去、張視几上有南華經註、因取就枕上伏榻翻閱、忽舜華推扉入、張釋卷搜覓冠履、女即搨捺坐曰、無須無須、因近榻坐、覥然曰、妾以君風流才士、欲以門戶相托、遂犯瓜履之嫌、得不相遐棄否、張皇然不知所對、但云不敢相誑、小生家中固有妻耳、女笑曰、此亦見君誠篤、顧亦不妨、既不嫌憎、明日當煩媒妁、言已欲去、張探身挽

之、女亦遂留、未曙即起、以金贈張曰、君持作臨眺之資、向暮宜晚來、恐傍人所窺、張如其言、早出晏歸、半年以爲常、一日歸頗早、至其處村舍全無、不勝驚怪、方徘徊閒、聞嫗云、來何早也、一轉盼則院落如故、身固已在室中矣、益異之、舜華自內出、笑曰、君疑妾耶、寔對君言、妾狐仙也、與君固有夙緣、如必見怪、請即別、張戀其美、亦安之、夜謂女曰、卿既仙人、當千里一息耳、小生離家三年、念妻孥不去心、能攜我一歸乎、

女似不悅、謂琴瑟之情、妾自分於君爲篤、君守此念彼、是相對綢繆者皆妾也、張謝曰、卿何出此言、諺云、一日夫妻百年恩義、後日歸念卿時、亦猶今日之念彼也、設得新忘舊、卿何取焉、女乃笑曰、妾有褊心、於妾願君之不忘、於人願君之忘之也、然欲暫歸、此復何難、君家固咫尺耳、遂把袂出門、見道路昏暗、張逡巡不前、女曳之、走無幾時、曰至矣、君歸妾且去、張停足細認、果見家門、踰垝垣入、見室中燈火猶熒、近以

而指彈扉、內問為誰、張具道所來、內秉燭啟關、眞方氏也、兩相驚喜、握手入帷、見兒臥床上、慨然曰、我去時兒纔及膝、今身長如許矣、夫婦偎倚、恍如夢寐、張歷述所遭、問及訟獄、始知諸生有瘐死者、有遠徙者、益服妻之遠見、方縱體入懷、曰、君有佳耦、想不復念孤衾中有零涕人矣、張曰、不念胡以來也、我與彼雖云情好、終非同類、獨其恩義難忘耳、方曰、君以我何人也、張審視竟非方氏、乃舜華也、以手探兒、一竹夫

人耳、大慚無語、女曰、君心可知矣、分當自此絕交、猶幸未忘恩義、差足自贖、過二三日、忽曰、妾思癡情戀人、終無意味、君曰怨我不相送、今適欲至鄰、便道可以同去、乃向床頭取竹夫人共跨之、令閉兩眸、覺離地不遠、風聲颼颼、移時尋落、女曰、從此別矣、方將訂囑、女去已渺、悵立少時、聞村犬鳴吠、蒼茫中見樹木屋廬、皆故里景物、循途而歸、踰垣叩戶、宛若前狀、方氏驚起、不信夫歸、詰証確寔、始挑燈嗚咽而出、既相

見、涕不可仰、張猶疑舜華之幻弄也、又見床頭兒臥、一如昨夕、因笑曰、竹夫人又携入耶、方氏不解、變色曰、妾望君如歲、枕上啼痕固在也、甫能相見、全無悲戀情、何以為心矣、張察其情眞、始執臂欷歔、具言其詳、問訟案所結、並如舜華言、方相感慨、聞門外有履聲、問之不應、蓋里中有惡少、久窺方艶、是夜自別村歸、遥見一人踰垣入、謂必赴淫約者、尾之而入、甲故不甚識張、但伏聽之、及方氏亟問、乃曰室中何人也、

方諱言無之、甲言竊聽已久、敬將執姦耳、方不得已、
以寔告、甲曰、張鴻漸大案未結、即使歸家、亦當縛送
官府、方苦哀之、甲詞益狎逼、張忿火中燒、不可制止、
把刀直出、剁甲中顱、甲踣猶號、又連剁之、遂斃、方曰、
事已至此、罪益加重、君速逃、妾請任其辜、張曰、丈夫
死則死耳、焉肯辱妻累子以求活耶、卿無顧慮、但令
此子勿斷書香、目即瞑矣、天漸明、赴縣自首、趙以欽
件中人、姑薄懲之、尋由郡解都、械禁頗苦、途中遇女

子跨馬過、一老嫗捉鞚、蓋舜華也、張呼嫗欲語、泪隨聲墮、女返轡手啟幛紗、訝曰、此表兄也何至此、張略述之、女曰、依兄平昔、便當棹頭不顧、然余不忍也、寒舍不遠、即邀公役同臨、亦可少助資斧、從去二三里、見一山村、樓閣高整、女下馬入、令嫗啟舍延客、既而酒炙豐美、似所夙備、又使嫗出曰、家中適無男子、張官人即向公役多勸數觴、前途倚賴多矣、遣人措辦數十金、為官人作費、兼酬兩客、尚未至也、二役竊喜

縱飲、不復言行。日漸暮、二役徑醉矣、女出以手指械
械立脫、曳張共跨一馬、駛如飛、少時促下曰、君止此、
妾與妹有青海之約、又為君逗留一晌、久勞盼注矣、
張問後會何時、女不答、再問之、推墮馬下而去、既曉、
問其地、太原也、遂至郡、賃屋授徒焉、托名宮子遷、居
十年、訪知捕亡浸息、乃復逡巡東向、既近里門、不敢
遽入、俟夜深而後入、及門則墻垣高固、不復可越、只
得以鞭撾門、久之妻始出問、張低語之、喜極納入、作

呵叱聲曰、都中少用度、即當早歸、何得遣汝半夜來、入室各道情事、始知二役逃亡未返、言次簾外一少婦頻來、張問伊誰、曰兒婦耳、問兒安在、曰赴郡大比未歸、張涕下曰、流離數年、兒已成立、不謂能繼書香、卿心血殆盡矣、話未已、子婦已溫酒炊飯、羅列滿几、張喜慰過望、居數日、隱匿房榻、惟恐人知、一夜方臥、忽聞人語騰沸、捶門甚厲、大懼並起、聞人言曰、有後門否、益懼、急以門扇代梯、送張度垣而出、然後詣門

問故、乃報新貴者也、方大喜、深悔張遁、不可追挽、張是夜越莽穿榛、急不擇途、及明困殆已極、初念本欲向西、問之途人、則去京都通衢不遠、遂入鄉村、意將貿衣而食、見一高門、有報條粘壁上、近視知爲許姓新孝廉也、頃之一翁自內出、張迎揖而告以情、翁見儀貌都雅、知非賺食者、延入相欵、因詰所往、張托言設帳都門、歸途遇寇、翁留誨其少子、張畧問官閥、乃京堂林下者、孝廉其猶子也、月餘、孝廉携一同榜歸、

云是永平張姓、十八九少年也、張以鄉譜俱同、暗中疑是其子、然邑中此姓良多、姑嘿之、至晚解裝、出齒錄、急借披讀、真子也、不覺泪下、共驚問之、乃指名曰、張鴻漸即我是也、備言其由、張孝廉抱父大哭、許叔姪慰勸、始收悲以喜、許即以金帛函字致告各憲、父子乃同歸、方自聞報日以張在亡為悲、忽白孝廉歸、感傷益痛、少時父子并入、駭如天降、詢知其故、始共悲喜、甲父見其子貴、禍心不敢復萌、張益厚遇之、又

歷述當年情狀、甲父感愧、遂相交好、

太醫

萬曆間、孫評事少孤、母十九歲、守柏舟之節、孫舉進士、而母已死、常語人曰、我必博誥命以光泉壤、始不負萱堂苦節、忽得暴病綦篤、素與太醫善、使人招致之、使者出門而疾益劇、張目曰、生不能揚名顯親、何以見老母地下乎、遂卒、目不瞑、無何太醫至、聞哭聲、即入臨弔、見其狀異之、家人告以故、太醫曰、欲得誥

贈、即亦不難、今皇后旦晚臨盆矣、但活十餘日、詰命可得、立命取艾灸尸一十八處、炷將盡、牀上已呻、急灌以藥、居然復生、囑曰、切記勿食熊虎肉、共誌之、然以此物不常有、頗不關意、既而三日平復、仍從朝賀、過六七日、果生太子、召賜羣臣、宴中使出異品、徧賜文武、白片朱絲、甘美無比、孫喫之不知何物、次日訪諸同僚、曰熊膰也、大驚失色、即刻而病、至家遂卒、

王子安

王子安、東昌名士、困於場屋、入闈後期望甚切、近放榜時、痛飲大醉、歸卧內室、忽有人白報馬來、王踉蹌起曰、賞錢十千、家人困其醉、誑而安之曰、但請自睡、已賞之矣、王乃眠、俄又有入者曰、汝中進士矣、王自言尚未赴都、何得及第、其人曰、汝忘之耶、三塲畢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賞錢十千、家人又誑之曰、請自睡、已賞之矣、又移時一人急入曰、汝殿試翰林、長班在此、果見二人拜床下、衣冠修潔、王呼賜酒食、家人又

紿之、暗笑其醉而已、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大呼長班、凡數十聲無應者、家人咲曰、暫卧、候尋他去、又久之、長班果復來、王搥床頓足、大罵鈍奴焉往、長班怒曰、措大無賴、向與爾戲耳、而真罵耶、王怒驟起撲之、落其帽、王亦傾跌、妻入扶之曰、何醉至此、王曰、長班可惡、我故懲之、何醉也、妻笑曰、家中只有一媪、晝為汝炊、夜為汝温足耳、何處長班伺汝窮骨、子女粲然皆笑、王醉亦稍解、忽如夢醒、始知前此之妄、

然猶記長班帽落、尋至門後、得一纓帽如錢大、共異之、自笑曰、昔人為鬼揶揄、吾今為狐奚落矣、

異史氏曰、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吏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闈場也、神情惝怳、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意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意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

似被縶之猱、忽然而飛騎傳人、報條無我、此時神色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餌毒之蠅、丟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遂似破卵之鳩、只得啣木營巢、從新另抱矣、如此情况、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

傍觀者視之、其可笑孰甚焉、王子安方寸之中、頃刻萬緒、想鬼狐竊笑已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牀頭人醒、寧不啞然自笑哉、頓得志之况味不過須臾、詞林諸公、不過經兩三須臾耳、子安一朝而盡嘗之、則狐之恩與薦師等、

刁姓

里有刁姓者、家無生產、每出賣許負之術、寔無術也、而數月一歸、則金帛盈橐、共異之、會里人有客於外

者、遙見高門內、一人冠華陽巾、言語啁嗻、衆婦叢繞之、近視則刁、因從旁微窺之、少間有問者曰、吾等衆中有一夫人、能辨之乎、蓋有一貴人婦微服其中、將以驗其術也、里人代為之窘、刁從容望空橫指曰、此何難辨、試觀貴人頂上、自有雲氣環繞、衆婦不覺集視一人、覘其雲氣、刁乃指其人曰、此真貴人、衆驚服、羣以為神、里人歸述其詐慧、然後知雖小道、亦必有過人之才、不然、亦烏能欺耳目、賺金錢、無本而殖哉、

金陵乙

金陵賣酒人某乙、每釀成、投水而置毒焉、即善飲者、不過數琖、便醉如泥、以此得中山之名、富致巨金、早起、見一狐醉臥槽邊、縛其四股、方將覓刃、狐已醒、哀曰、勿見害、請如所求、遂釋之、輾轉已化為人、時巷中孫氏、其長婦患狐為祟、因以問之、答云、是即我也、乙窺婦娣尤美、求狐携往、狐難之、乙固求之、狐邀乙去、入一洞中、取褐衣授之曰、此先兄所遺、着之當可去、

既服而歸、家人皆不之見、襲常衣而出始見之、大喜、
與狐同詣孫氏家、見墻上貼巨符、畫蜿蜒如龍、狐懼
曰、和尚大惡我不往矣、遂退而去、乙逡巡近之則真
龍盤壁上、昂首欲飛、大懼亦出、蓋孫覓一異域僧為
之厭勝、授符先歸、僧猶未至也、次日僧來、設壇作法、
鄰人共觀之、乙亦襍處其中、忽變色急奔、狀如被捉、
至門外、踣地化為狐、四體猶着人衣、將殺之、妻子叩
請、僧命牽去、日給飲食、數月尋斃、

郭安

孫五粒、有僮僕獨宿一室、恍惚被人攝去、至一宮殿、見閻羅在上、視之曰悞矣、此非是、因遣送還、既歸大惧、移宿他所、遂有僚僕郭安者、見榻上空閒、因就宿焉、又一僕李祿、與僮有夙怨、久將甘心、是夜操刀入捫之以為僮也、竟殺之、郭父鳴於官、時陳其善為邑宰、殊不苦之、郭哀號、言半生止此子、今將何以聊生、陳即判李祿為之子、郭含冤而退、此不奇於僮之見

鬼、而奇於陳之折獄也、

王阮亭曰、新城令陳端庵、性仁柔無斷、王生與哲、典居宅於人、久之不給直、訟之官、陳不能决、但曰、毛詩有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生爲鵲可也、今日濟之西邑有殺人者、其婦訟之、邑令怒、立拘凶犯至、拍案罵曰、人家好〻夫婦、直令寡耶、即以汝配之、亦令汝妻寡守、遂判合之、此等明决、皆是甲科所爲、他途不能也、而陳亦爾〻、何途無才、

折獄

邑之西堐莊有賈某、被人殺於途、隔夜其妻亦自經死、賈弟鳴於官、時浙江費公禕祉令淄、親詣驗之、見布袱裹銀五錢、尚在腰中、知非為財也者、拘兩村鄰保、審質一過、殊少端緒、並未搒掠、釋放歸農、但命約地細察、十日一關白而已、踰半年事漸懈、賈弟怨公仁柔、上堂屢譟、公怒曰、汝既不能指名、欲我以桎梏加良民耶、呵逐而出、賈弟無所伸訴、憤葬兄嫂、一日

以賦役故逮數人至內一人周成懼責、上言錢粮措辦已足、即於腰中出銀袱、稟公驗視、公驗已、便問汝家何里、答云某村、又問去西堐幾里、答云五六里、問去年被殺賈某係汝何親、答云不識其人、公勃然曰、汝殺之尚云不識耶、周力辦不聽、嚴梏之、果伏其罪、先是賈妻王氏將詣姻家、慚無釵餙、聒夫使假於鄰、夫不肯、自假之、頗甚珍重、歸途卸而褁諸袱、內袖中、既至家、探袖已亡、不敢告夫、又無力償鄰、懊惱欲死、

是日周適拾之、知為賈妻所遺、窺賈他出、半夜踰垣、將執以求合、時溽暑、王氏卧庭中、周潛就淫之、王氏覺、大號、周急止之、留袱納歛、事已、婦囑曰、後勿來、吾家男子惡、犯恐俱死、周怒曰、我挾构欄數宿之資、寧一度可償耶、婦慰之曰、我非不顧相交、渠常善病、不如從容以待其死、周乃去、於是殺賈、夜詣婦曰、今某已被人殺、請如所約、婦聞大哭、周懼而逃、天明婦死矣、公廉得情、以周抵罪、共服其神、而不知所以能察

之故、公曰、事無難辨、要在隨處留心耳、初驗尸時、見銀袱剌萬字文、周袱亦然、是出一手也、及詰之、又云無舊詞貌詭變、是以確知其情也、

異史氏曰、世之折獄者、非悠悠置之、則縲繫數十人而狼籍之耳、堂上肉鼓吹喧闐旁午、遂頻蹙曰、我勞心民事也、雲板三敲、則聲色並進、難決之詞、不復置諸念慮、耑待升堂時、禍桑樹以烹老龜耳、嗚呼、民情何由得哉、余每謂智者不必仁、而仁者

則必智、蓋用心苦則机関出也、隨在留心之言、可以敎天下之宰民社者矣、

邑人胡成與馮安同里、世有郤、胡父子强、馮屈意交懽、胡終猜之、一日共飲薄醉、頗傾肝胆、胡大言勿憂貧、百金之產不難置也、馮以胡家不豊故嗤之、胡正色曰、寔相告、昨途遇大商載厚裝來我顛越於南山眢井中矣、馮又笑之、時胡有妹夫鄭倫、託爲說合田產、寄數百金於胡家、遂盡出以炫馮、馮信之、既散陰

以狀報邑令、拘胡對勘、胡言其寔、問鄭及產主皆不訛、乃共驗諸眢井、一役縋下、則果有無首之尸在焉、胡大駭、莫可置辨、但稱寃苦、公怒、擊喙數十曰、確有証據、尚呌屈耶、以死囚具械制之、尸戒勿出、惟曉示諸村、使尸主投狀、逾日有婦人抱狀、言為亡者妻、言夫何甲、揭數百金出作貿易、被胡殺死、公曰、井有死人、恐未必即是汝夫、婦執言甚堅、公又命出尸於井、視之果不妄、婦不敢近、却立而號、公曰、真犯已得、但

骸軀未全、汝暫歸、待得死者首、即掐報令其抵償、遂自獄中喚胡出、呵曰、明日不將頭至、當械折股、役押去終日而返、詰之但有號泣、乃以桔具置前作刑勢、即又不刑、曰、想汝當夜扛尸忙迫、不知墜落何處、奈何不細尋之、胡哀免祈容急覓、公乃問婦子女幾何、答言無之、問甲有何戚屬、但言有堂叔一人、慨然曰、少年喪夫、伶仃如此、其何以為生矣、婦乃哭、叩求憐憫、公曰、殺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尸、此案即消、、案後

速醮可也、汝少婦勿復出入此門、婦感泣叩頭而下、公即票示里人代覓其首、經宿即有同村王五報稱已獲、問驗既明、賞以千錢、喚甲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重大、非積歲不能得結、姪既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令適人、此後亦無他務、但有上臺檢駁、止須汝應聲耳、甲叔不肯、飛兩籤下、再辨又一籤下、甲叔懼、應之而出、婦聞詣公謝恩、公極意慰諭之、又諭有買婦者當堂關白、既下、即有投婚狀者、蓋即報人頭之

王五也、公喚婦上曰、殺人之真犯汝知之乎、答以胡成、公曰非也、汝與王五乃真犯耳、二人大駭、力辨寃誣、公曰、我久知其情、所以遲遲而發者、恐有萬一之屈耳、尸未出井、何以確信為汝夫、蓋先知其死矣、且甲死猶衣敗絮、數百金何所自來、又謂王五曰、頭之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其急者、意在速合耳、兩人驚顏如土、不能强置一詞、並械之、果吐其寔、蓋王五與婦私已久、謀殺其夫、而適值胡成之戲也、乃

釋胡罪、馮以誣告重笞、徒三年、事既結、並未妄刑一人、

異史氏曰、我夫子有仁愛名、即此一事、亦以見仁人之用心苦矣、方宰淄時、松綫弱冠、過蒙器許、而駑鈍不才、竟以不舞之鶴、爲羊公辱、是我夫子生平有不哲之一事、則某寔貽之也、悲夫、

義犬

周村有賈某、貿易蕪湖、獲重貲、賃舟將歸、見堤上有

屠人縛犬、倍價贖之、豢養舟上、舟人固積寇也、窺客裝豐、蕩舟入莽、操刀欲殺、賈哀賜全尸、盜乃以氈裹置江中、犬見之、哀鳴投水、口啣裹具、與共沉浮、流蕩不知幾遠、淺擱乃止、犬泅出至有人處、猩猩哀鳴、或以為異、從之而往、見氈束水中、引出斷其繩、客固未死、始言其情、復哀舟人載還蕪湖、將以伺盜船之歸、登舟失犬、心甚悼焉、抵關三四日、估楫如林、而盜船不見、適有同鄉賈將攜俱歸、忽犬自來、望客嗚嘷、喚與

之、却走、客下舟趣之、犬奔上一舟、嚙人脛股、撻之不觧、客近呵之、則所嚙即前盜也、衣服與舟皆易、故不得而認之矣、縛而捜之、則橐金猶在、嗚呼、一犬也、而报恩如是、世無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

楊大洪

大洪楊先生漣、微時為楚名儒、自命不凡、科試後聞報優等者、時方食、含哺出問有楊某否、答以無有、不覺嗒然自喪、咽食入鬲、遂成病塊、噎阻甚苦、衆勸駕

令赴遺才録、公患無資、衆醵十金送之行、乃强就道、夜梦一人告之云、前途有人能愈君疾、宜苦求之、臨去贈以詩、有江邉柳下三美笛、抛向江心莫嘆息之句、明日途次果見道士坐柳下、因便叩請道士笑曰、子悞甚矣、我何能療病乎、請為三美可也、因出笛吹之、公觸所梦、拜求益切、且傾囊献之、道士接金擲諸江流、公以所來不易、啞然驚惜、道士曰、君未能恝然耶、金在江邉、請自取之、公詣視果然、又益奇之、呼為

仙、道士漫指曰、我非仙、彼處仙人來矣、縣公回顧、力拍其項曰俗哉、公受拍、張吻作聲、喉中嘔出一物、墮地培然、俯而破之、赤縲中裹飯猶存、病若失、回視道士已杳、

異史氏曰、公生爲河嶽、沒爲日星、何必長生乃爲不死哉、或以未能免俗不作天仙、因而爲公悼惜、余謂天上多一仙人、不如世上多一聖賢、解者必不議余說之傎也、

查牙山洞

章邱查牙山、有石窟如井、深數尺許、北壁有洞門、伏而引領望見之、會近村數輩、九日登臨飲其處、共謀入探之、三人受燈縋而下、洞高廠與夏屋等、入數武稍狹、即忽見底、〻際一竇、蛇行始可入、燭之、漆〻然暗深不可測、兩人餒而却退、一人奪其火而嗤之、銳身塞而進、幸隘處僅厚於堵、即又頓高頓濶、乃立乃行、頂上石參差、危將墜不墜、兩壁嶙〻峋〻然、類寺

廟山塑、都成鳥獸人鬼形、鳥若飛、獸若走、人若坐若立、鬼魅魍魎、示現忽怒、奇〻怪〻、類多醜少妍、心凜然作怖畏、喜徑夷無少陂、逶迤幾百步、西壁開石室、門左一怪石、鬼面人身而立、目怒口箕張、齒舌獰惡、左手作拳觸腰際、右手乂五指欲攫人、心大恐、毛森森以立、遙望門中有爇灰、知有人曾至焉者、乃稍壯、强入之、見地上列梲𣏾、泥垢其中、然皆近今物、非古窰也、傍植錫壺四、心利之、鮮帶縛頸、繫腰間、即又旁

臑、一尸卧西隅、兩肱及股四布以橫、骸極、漸審之、足躡銳屣、梅花刻底猶存、知是少婦、人不知何里、覺不知何年、衣色黯敗、莫辨青紅、髮蓬蓬似筐許、亂絲粘着髑髏上、目鼻孔各二、瓠犀兩行白巉、意是口也、存想首顛當有金寶珠飾、以火近腦、似有口氣噓燈、燈搖搖無定纁黃、衣動掀掀、大懼、手搖顫、燈即頓滅、憶路急奔、不敢手索壁、恐觸鬼物也、頭觸石仆、即復起冷濕浸額頰、知是血、不覺痛、抑不敢呻、坌息奔至竇、

方將伏、似有人捉髮住、暈然遂絕、衆坐井上候久、疑之、又縋二人下、探身入竇、見髮罥石上、血滛滛、尸僵二人失色不敢入、兀坐愁嘆、俄井上又使二人下、中有勇者、始健進曳之以出、置山上、半日方甦、言之縷縷、所恨未窮其底、極窮之、必更有佳境也、後章令聞之、以泥丸封竇、不可復入矣、

康熙二十六七年間、養母峪之南石崖崩現洞口、望之鐘乳林林、如密筍然、深險無敢入者、忽有道

士至、自稱鍾離弟子、言師遣先至糞除洞府、居人供以膏火、道士携之而下、墜石笋上、貫腹而死、報令、令封其洞、其中必有奇境、惜道士尸解、無聞音矣、

雲蘿公主

安大業盧龍人、生而能言、母飲以犬血始止、既長韶秀、顧影無儔、又慧能讀、世家爭婚之、母夢曰、兒當尚主、信之、至十五六迄無驗、亦漸自悔、一日安獨坐、忽

聞異香、俄一美婢奔入曰公主至、即以長毡貼地、自門外直至榻前、方駭疑間、一女郎扶婢肩入、服色榮光、映照四堵、婢即以繡墊設榻上、扶女郎坐、安倉皇不知所為、鞠躬便問、何處神仙、勞降玉趾、女郎微笑、以袍袖掩口、婢曰、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聖后屬意郎君、欲以公主下嫁、故使自來相宅、安驚喜不知置詞、女亦俛首、相對寂然、安故好奕、楸枰常置座側、一婢以紅巾拂塵、移諸案上曰、主日耽此、不知與粉

矣孰勝、安移坐近案、主笑從之、甫三十餘着、婢竟亂之曰、駙馬負矣、斂子入盒曰、駙馬當是俗間髙手、主僅能讓六子、乃以六黑子寘局中、主亦從之、主坐次輒使婢伏座下、以背受足、左足踏地、則更一婢右伏、又兩小鬟夾持之、每值安凝思時、輒曲一肘伏肩上、局未結、小鬟笑云、駙馬又負矣、婢進曰、主憒、宜且退、女乃傾身與婢耳語、婢出、少頃而還、以千金置榻上、告生曰、適主言居宅湫鄙、煩以此少致修飾、落成相

會也、一婢曰、此月犯天刑、不宜建造、月後吉、女起、生
遊止閉門、婢出一物、狀類皮排、就地鼓之、雲氣突出、
俄頃四合、冥不見物、索之已杳、毋知疑以為妖、而生
神馳夢想、不能復捨、急於落成、無暇禁忌、刻日敦迫、
廨舍一新、先是有灤州生袁大用、僑寓鄰坊、投刺於
門、生素寡交、托他出、又視其亡而報之、後月餘門外
適相值、二十許少年也、宮絹單衣、絲帶烏履、意甚雅、
畧與傾談、頗甚溫謹、悅之、揖而入、請與對奕、互有盈

戲、已而設酒流連、談笑大歡、明日邀生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待殷渥、有小童十二三許、拍板清歌、又跳擲作劇、生大醉不能行、便令負之、生以其纖弱恐不勝、袁强之、僮綽有餘力、荷送而歸、生奇之、次日犒以金、再辭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數日輙一過從、袁為人簡嘿、而慷慨好施、市有負債鬻女者、鮮囊代贖無吝色、生以此益重之、過數日詣生作別、贈楠珠象箸等十餘事、白金五百、用助興作、生反金受物、報以束

帛、後月餘、樂亭有仕宦而歸者、槖資充牣、盜夜入執主人、燒鉄鉗灼、刼掠一空、家人識袁、行牒追捕、鄰院屠氏、與生家積不相能、因其土木大興、陰懷疑忌、適有小僕竊象箸賣諸其家、知袁所贈、因報大尹、尹以兵遶舍、值生主僕他出、執母而去、母衰邁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復飲食、尹釋之、生聞母耗、急奔而歸、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殮甫畢、為捕役執去、尹見其年少溫文、竊疑誣枉、故恐喝之、生寔述其交往之

由、尹問何以暴富、生曰、毋有藏鏹、因欲親迎、故治婚室耳、尹信之、具牒解郡、鄰人知其無事、以重金賂監者、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役曳近削壁、將推墮之計逼情危、時方急難、忽一虎自叢莽中出、嚙二役皆死、啣生去至一處、重樓疊閣、虎入置之、見雲蘿扶婢出、凄然慰弔曰、妾欲留君、但毋喪未卜窀穸、可懷牒去、到郡自投、保無恙也、因取生胸前帶、連結十餘扣、囑云、見官時拈此結而解之、可以弭禍、生如其教、詣郡

自捘、太守喜其誠信、又稽牒知其枉、銷名令歸、至中途遇袁、下騎執手、備言情況、袁怒然作色、嘿不一語、生曰、以君風采、何自汚也、袁曰、某所殺皆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即遺於路者不拾也、君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鄰、豈可留在人間耶、言已超乘而去、生歸殯母已、杜門謝客、忽一夜盜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殺戮、止留一婢、席卷貲物、與僮分攜之、臨去執灯謂婢曰、汝認之、殺人者我也、與他人無涉、並

不啟閨、飛簷越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捉生去、邑宰詞色俱厲、生上堂握帶、且辨且辭、宰不能屈、又釋之、既歸、益自韜晦、讀書不出、一跛嫗執炊而已、服既闋、日掃堦庭、以待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視之、內外陳設煥然矣、悄揭畫簾、則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手曰、君不信數、遂使土木為災、又以苦塊之戚、遲我三年琴瑟、是急之而反以得緩、天下事大抵然也、生將出貲治具、女曰勿復須、婢探櫝、肴羹如新

出於閃、酒亦芳冽、酌移時、日已投暮、足下踏婢、漸都亡去、女四肢嬌惰、足股曲伸、似無所着、生狎抱之、女曰、君暫釋手、今有兩道、請君自擇、生攬項問故、曰若為棋酒之交、可得三十年聚首、若作床第之歡、可六年諧和耳、君焉取、生曰、六年後再商之、女乃嘿然、遂相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蓄婢媼、別居南院、炊爨紡績、以作生計、北院中並無烟火、惟棋枰酒具而已、戶常闔、生推之則自開、他人

不得入也、然南院人作事勤惰、女輒知之、每使生往譴責、無不具服、女無繁言、無哃笑、與有所談、但俛首微哂、每騈肩坐、喜斜倚人、生舉而加諸膝上、輕如抱嬰、生曰、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難、但婢子之為、所不屑耳、飛燕原九姊侍兒、屢以輕佻獲罪、怒謫塵間、又不肯守女子之貞、今已幽之矣、閣上以錦薦布滿、冬未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皆着輕縠、生為製鮮衣、强使着之、踰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於壓骨成

瘠、一日抱諸膝上、忽覺沉倍曩時、異之、笑指腹曰、此中有俗種矣、過數日、顰黛不食、曰近病惡阻、頗思烟火之味、生乃爲具甘旨、從此飲食、遂不異於常人、一日曰、妾質單弱、不任生產、婢子樊英頗健、可使代之、乃脫衷服衣英、閉諸室、少頃聞兒啼、啟扉視之男也、喜曰、此兒福相大器也、因名大器、繃納生懷、俾付乳媪、養諸南院、女自娩身、腰細如初、不食烟火矣、忽辭生欲暫歸寧、問返期、答以三日、鼓皮排如前狀、遂不

見。至期不來。積年餘信音全渺。亦已絶望。生鍵戶下
關。遂領鄉薦。終不肯娶。每獨宿北院。沐其餘芳。一夜
輾轉在榻。忽見燈火射窓。門亦自開。群婢擁公主入。
生喜。起問爽約之故。女曰。妾未逕期。天上二日半耳。
生得意自詡。告以秋捷。意主必喜。女愀然曰。烏用是
儻來者為。無足榮辱。止折人壽數耳。三日不見。入俗
幛又深一層矣。生由是不復進取。過數月又欲歸寧。
生殊悽戀。女曰。此去定早還。無煩穿望。且人生合離。

皆有定數樽節之則長恣縱之則短也既去月餘即返從此一年半載輒一行往々數月即還生習為常亦不之怪又生一子女犀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棄甫周歲急為卜婚諸媒接踵問其甲子皆謂不合曰吾欲為狼子治一深圈竟不可得當令傾敗六七年亦數也囑生曰記取四年後侯氏生女左脇有小贅疣此乃兒婦當婚之勿較其門第也即令書而誌之後又歸寧竟不復返生每以所

囑告親友、果有侯氏女、生有贅疣、侯賤而行惡、衆咸不齒、生竟媒定焉、大器十七歲及第、娶雲氏、夫妻皆孝友、父鍾愛之、可棄漸長不喜讀、輒偷與無賴博賭、恒盜物償戲債、父怒撻之、卒不改、相戒隄防、不使有所得、遂夜出小爲穿窬、爲主所覺、縛送邑宰、宰審其姓氏、以名剌送之歸、父兄共縶之、楚掠慘棘、幾於絶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忿怒得疾、食銳減、乃爲二子立析産書、樓閣沃田、悉歸大器、可棄怨怒、夜持刀入

室將殺兄、悮中嫂、先是主有遺袴絶輕耎、雲拾作寢衣、可棄斫之、火星四射、大懼奔去、父知病益劇、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棄益肆、年餘所分田產畧盡、赴郡訟兄、官審知其人、斥逐之、兄弟之好遂絶、又踰年、可棄二十有三、女十五矣、兄憶母言、欲急為婚娶、召至家、除佳宅與居、迎婦入門、以父遺良田、悉登籍交之、曰數頃薄產、為若嘗死守之、今悉相付、吾弟無行、寸草與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於

新婦、能令改行、無憂凍餒、不然、兄亦不能填無底壑也、矣雖小家女、然固慧麗、可棄雅畏愛之、所言無敢違、每出限以晷刻、過期則詬厲不與飲食、可棄以此少歛、年餘生一子、婦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腴數頃、母子何患無温飽、無夫焉亦可也、會可棄盜粟出賭、婦知之、彎弓於門以拒之、大懼避去、窺婦入、逡巡亦入、婦操刀起、可棄返奔、婦逐斫之、斷幅傷臀、血沾襪履、忿極往訴兄、兄不禮焉、冤慚而去、過宿復至、跽

嫂哀泣、求先容於婦、〻決絕不納、可棄怒、將往殺婦、兄不語、可棄恚起、操戈直出、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故作此態、寔不敢歸也、使人覘之、已入家門、兄始色動、將奔赴之、而可棄已坌息返、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床上、覓得廚刀、可棄懼、曳戈反走、婦逐出門外、始返、兄已得其情、故詰之、可棄不言、惟向隅泣、目盡腫、兄憐之、親率之去、婦乃納之、俟兄出、罰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盆賜

之食、自此改行爲善、婦持籌握筭、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已、後年七旬、子孫滿前、婦猶時捋白鬚、使膝行焉、

異史氏曰、悍妻妬婦、遭之者如疽附於骨、死而後已、豈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也、而非仙人洞見臟腑、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

章邱李孝廉善遷、少通儻不泥、絲竹詞曲之屬皆

精之、而凡皆登甲榜、而孝廉益倜脫、娶夫人謝、稍稍禁制之、遂亡去、三年不返、徧覓不得、後得之臨清构欄中、家人入、見其南向坐、少姬十數左右侍、蓋皆學音藝而拜門墻者也、臨行積衣累笥、悉諸妓所貽、既歸、夫人閉置一室、投書滿案、以長繩繫榻足、引其端自檽內出、貫以巨鈴、繫諸廚下、凡有所需、則躡繩、〻動鈴響、則應之、夫人躬設典肆、垂簾納物估其值、左持籌、右握管、老僕供奔走而已、

由此居積致富、每耻不及諸姒貴、錮閉三年而孝廉捷、喜曰、三卯兩成、吾以汝爲綴矣、今亦爾耶、又耿進士崧生、亦章邱人、夫人每以績火佐讀、績者不輟、讀者不敢息也、或朋舊相詣、輒竊聽之、論文則瀹茗作黍、若恣諧謔、則惡聲逐客矣、每試得平等、不敢入室門、超等始笑逆之、設帳得金悉內獻、絲毫不聽隱匿、故東主餽遺、恒面較錙銖、人或非笑之、而不知其銷算良難也、後婦翁延教內弟、

是年遊泮、翁謝儀十金、耿受榼返金、夫人知之曰、彼雖固親、然舌耕何為也、追之返而受之、耿不敢爭、而心終歉焉、思暗償之、於是每歲館金、皆短其數以報夫人、積二年餘、得如干數、忽夢一人告之曰、明日登高金數即滿、次日試一臨眺、果拾遺金、恰符缺数、遂償岳、後成進士、夫人猶訶譴之、耿曰、今一行作吏、何得復爾、夫人曰、諺云水長則船亦高、即為宰相便大耶、

鳥語

中州境有道士募食鄉村、食已聞鸜鳴、因告主人使慎火、問故、荅曰、鳥云大火難救可怕、衆咲之、竟不備、明日果火、延燒數家、始驚其神、好事者追及之、稱爲仙、道士曰、我不過知鳥語耳、何仙爲、適有皂花雀鳴樹上、衆問何語、曰雀言初六養之、初六養之、十四十六殤之、想此家双生矣、今日爲初十、不出五六日、當俱死也、詢之果生二子、無何並死、其日悉符、邑令聞

其奇、招之、延爲客、時群鴨過、因問之、對曰、明公内室必相爭也、鴨云罷〻、偏向他、令大服、蓋妻妾反唇、令適被喧聒而出也、因留居署中優禮之、時辨鳥言多奇中、而道士朴野多肆言、輙無所忌、令最貪、一切供用諸物、皆折爲錢以入之、一日方坐、群鴨復來、令又詰之、答曰、今日所言、不與前同、乃爲明公會計耳、問何計、曰彼云蠟燭一百八、銀硃一千八、令慚、疑其相譏、道士求去、令不許、踰數日宴客、忽聞杜宇、客問之、

答曰、烏云丟官而去、衆愕然失色、令大怒、立逐而出、未幾令果以墨敗、嗚呼、此仙人儆戒之、而惜乎危厲薰心者不之悟也、

齊俗呼蟬曰稍遷、其色綠者曰都了、邑有父子俱青社生、將赴歲試、忽有蟬落襟上、父喜曰、稍遷吉兆也、一僮視之曰、何物稍遷、都了而已、父子不悅、已而果皆被黜、

天宮

郭生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秀美、一日薄暮、有老嫗貽尊酒、怪其無因、嫗笑曰、無須問、但飲之自有佳境、遂逕去、揭尊微嗅、冽香四射、遂飲之、忽大醉、冥然罔覺、及醒、則與一人並枕卧、撫之膚膩如脂、麝蘭噴溢、蓋女子也、問之不答、遂與交、交已、以手捫壁、壁皆石、陰陰有土氣、酷類墳塚、大驚、疑爲鬼迷、因問女子、卿何神也、女曰、我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與卿有夙緣、勿相訝、但安心居之、再入一重門、有漏光處、可以溲

便、既而女起、閉戶而去、久之腹餒、遂有女僮來、餉以麵餅鴨臛、便捫索而啖之、黑漆不知昏曉、無何女子來寢、始知夜矣、郭曰、晝無天日、夜無灯火、食炙不知口處、常々如此、則姮娥何殊於羅剎、天堂何別於地獄哉、女笑曰、為爾俗中人、多言喜洩、故不欲以形色相見、且暗中摸索、妍媸亦當有別、何必灯燭、居數日、憂悶異常、屢請暫歸、女曰、來夕與君一游天宮、便即為別、次日忽有小鬟籠灯入曰、娘子伺郎久矣、從之

出、星斗光中、但見樓閣無數、經綫曲画廊、始至一處、堂上垂珠簾、燒巨燭如晝、入則美人華妝南向坐、年約二十許、錦袍炫目、頭上明珠、翹顫四垂、地下皆設短燭、裙底皆焰、誠天人也、郭迷亂失次、不覺屈膝、女令婢扶曳入坐、俄頃八珍羅列、女行酒曰、飲此以送君行、郭鞠躬曰、向覿面不識仙人、寔所惶惑、如容自贖、願收為沒齒不二之臣、女顧婢微笑、便命移席臥室、室中流蘇繡帳、衾褥香軟、使郭就榻坐、飲次女屢

言君離家久、暫歸亦無所妨、更盡一籌、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之、郭不言、僞醉眠榻上、抗之不動、女使諸婢扶裸之、一婢私噱曰、箇男子容貌溫雅、此物何不文也、擧置床上、大笑而去、女亦寢、郭乃轉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甫見仙人、神志顚倒耳、女曰、此是天宮、未明宜早去、如嫌洞中怏悶、不如早別、郭曰、今有人夜得名花、聞香捫幹、而苦無灯燭、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允給灯火、漏下四點、呼婢籠燭抱衣而送之

入洞、見丹堊精工、寢處褥華棕毡尺許厚、郎解履擁衾、婢徘徊不去、郎凝視之、風致娟好、戲曰、謂我不文者卿耶、婢笑以足蹴枕曰、子宜僵矣、勿復多言、視履端嵌珠如巨椒、捉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狎、而呻楚不勝、郎問年幾何矣、答云十七、問處子亦知情乎、曰妾非處子、然荒疎已三年矣、郎研詰仙人姓氏及其清貫尊行、婢曰勿問、即非天上、亦異人間、若必知其確耗、恐覓死無地矣、郎遂不敢復問、次夕女果以燭

來相就寢食以此為常、一夜女入曰、期以永好、不意
人情乖阻、今將糞除天宮、不能復相容矣、請以卮酒
為別、郭泣下、請得脂澤為愛、女不許、贈以黃金一斤、
珠百顆、三琖既盡、忽已昏醉、既醒、覺四體如縛、糾纏
甚密、股不得伸、首不得出、極力轉側、暈墮床下、出手
摸之、則錦被囊裹、細繩束焉、起坐凝思、畧見窓櫺、始
知為已齋中、時離家已三月、家人謂其已死、郭出初
不敢明言、惧被仙譴、然心疑怪之、竊間一告知交、莫

有測其故者、被置床頭香盝一室、拆視則湖綿雜香屑爲之、因珍藏焉、後某達官聞而詰之、笑曰、此賈后之故智也、仙人烏得如此、雖然、此事宜慎秘、滅之族矣、有巫嘗出入賈家、言其樓閣形狀絕似嚴東樓家、郭聞之大懼、携家亡去、未幾嚴伏誅始歸、

異史氏曰、高閣迷離、香盈繡帳、雛奴蹀躞、履綴明珠、非權奸之淫縱、豪勢之驕奢、烏有此哉、顧淫籌一擲、金屋變而長門、唾壺未乾、情田鞠爲茂草、空

床傷臆、暗燭銷魂、含顰玉臺之前、凝眸寶幄之內、遂使糟丘臺上、路入天宮、溫柔鄉中、人疑仙子、傖楚之帷薄、固不足羞、而廣田自荒者、亦足戒已、

喬女

平原喬生、有女黑醜、跫一鼻、跛一足、年二十五六、無問名者、邑有穆生、四十餘妻死、貧不能續、因聘焉、三年生一子、未幾穆生卒、家亦索、大困、則乞憐其母、母頗不堪之、女亦怨不復返、惟以紡績自給、有孟生喪

耦、遺一子名烏頭、繞周歲、以乳哺之人、急於求配、然媒數言、輒不當意、忽見女、大悅之、陰使人風示女、女辭焉、曰饑凍如此、從官人得溫飽、夫寧不願、然殘醜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孟益賢之、向慕尤殷、使媒者函金加幣而說其母、母悅、自詣女所固要之、女志終不奪、母慚、願以少女字孟、家人皆喜、而孟殊不顧、居無何孟暴卒、女往臨哭盡哀、孟故無戚黨、死後、村中無賴輩悉憑凌之、家具攜

取一空、方謀瓜分其田產、家人亦各草窃以去、惟一嫗抱兒哭帷中、女問得故、大不平、聞林生與孟善、乃踵門而告曰、夫婦朋友、人之大倫也、妾以奇醜為世不齒、獨孟生能知我、前雖固拒之、然固已心感之矣、今身死子幼、自當有以報知己、然存孤易、禦侮難、若無兄弟父母、遂坐視其子死家滅而不一救、則五倫中可以無朋友矣、妾無所多需於君、但以片紙告邑宰、撫孤則妾不敢辭、林曰諾、女別而歸、林將如其所

教、無賴輩怒、咸欲以白刃相仇、林大懼、閉戶不敢復行、女聽之數日寂無音、及問之、則孟氏田產已盡矣、女忿甚、銳身自詣官、官詰女係孟何人、女曰、公宰一邑、所憑者理耳、如其言妄、即至戚無所逃罪、如非妄、即道路之人可聽也、官怒其言戇、訶逐而出、女冤忿無以自伸、哭訴於縉紳之門、某先生聞而義之、代剖於宰、宰按之果真、窮治諸無賴、盡反所取、或議留女居孟第撫其孤、女不肯、扃其戶、使嫗抱烏頭從與俱

歸、另含之、凡烏頭日用所需、輙同嫗啟戶出粟、爲之營辦、已錙銖無所沾染、抱子食貧、一如曩日、積數年、烏頭漸長、爲烏頭延師敎讀、己子則使學操作、嫗勸使並讀、女曰、烏頭之費、其所自有、我耗人之財以敎己子、此心何以自明、又數年、爲烏頭積粟數百石、乃聘於名族、治其第宅、析令歸、烏頭泣、要回同居、女乃從之、然紡績如故、烏頭奪其具、女曰、我母子坐食、心何安矣、遂早暮爲之經理、使其子巡行阡陌、若爲傭

然、烏頭夫婦少有過、輒斥譴不少貸、稍不恔則怫然欲去、夫妻跽道悔詞始止、未幾烏頭入泮、又辭欲歸、烏頭不可、捐聘幣爲穆子完婚、女乃析子令歸、烏頭留之不得、陰使人於近村、爲市恒產百畝、而後遣之、後女疾求歸、烏頭不聽、病益篤、囑曰、必以我歸葬、烏頭諾、既卒、陰以金啗穆子、俾合葬於孟、及期、棺重三十人不能舉、穆子忽仆、七竅出血、自言曰、不肖兒何得遂賣汝母、烏頭懼、拜祝之、始愈、乃復停數日、修治

穆墓已、始合厝焉、

異史氏曰、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為也、彼女子何知、而奇偉如是、若遇九方皐、直牡視之矣、

劉夫人

廉生者、彰德人、少篤學、然早孤、家綦貧、一日他出、暮歸失途、入一村、有媼來問曰、廉公子何之、夜得毋深乎、生方惶懼、更不暇問其誰何、便求假榻、媼引去、入

一大第、有双鬟籠灯、導一婦人出、年四十餘、舉止大家、媪迎白廉公子至、生趋拜、婦喜曰、公子秀發、何但作富家翁乎、即設筵、婦側坐、勸醻甚殷、而自己舉杯未嘗飲、舉箸亦未嘗食、生惶惑屢審閱、笑曰、再盡三爵告君知、生如命飲已、婦曰亡夫劉氏、客江右、遭變遽殞、未亡人獨居荒僻、日就零落、雖有兩孫、非鴟鴞即駑駘耳、公子雖異姓、亦三生骨肉也、且至性純篤、故遂覥然相見、無他煩、薄藏數金、欲倩公子持泛

江湖、分其贏餘、亦勝案頭螢枯死也、生辭以少年書痴、恐負重托、婦曰、讀書之計、先於謀生、公子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貲出、交兄八百餘兩、生惶恐固辭、婦曰、妾亦知公子未慣貿遷、但試為之、當無不利、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謀合商侶、婦云勿須、但覓一誠慤諳練之僕、為公子服役足矣、遂輪纖指以卜之曰、伍姓者吉、命僕馬囊金送生出、曰、臘盡滌琖候洗寶裝矣、又顧僕曰、此馬調良、可以乘御、即贈公子、勿須將

回、生歸、夜纔四鼓、僕繫馬自去、明日多方覓役、果得伍姓、因厚價招之、伍老於行旅、又爲人戇拙不苟、貲財悉倚付之、往涉荊襄、歲杪始得歸、計利三倍、生以得伍力多、於常格外另有餽賞、謀同飛洒、不令主知、甫抵家、婦已遣人將迎、遂與俱去、見堂上華筵已設、婦出、備極慰勞、生納貲訖、即呈簿籍、婦置不顧、少頃即席、歌舞韃鞳、伍亦賜筵外舍、盡醉方歸、因生無家室、留守新歲、次日又求稽盤、婦笑曰、後無須爾、妾會

計久矣、乃出冊示生、登誌甚悉、並給僕者亦載其上、生愕然曰、夫人真神人也、過數日、館穀豐盛、侍若子姪、一日堂上設席、一東面、一南面、堂下一筵西向、謂生曰、明日財星臨照、宜可遠行、今為主价粗設祖帳、以壯行色、少間伍亦呼至、賜坐堂下、一時鼓鉦鳴聒、女優進呈曲目、生命唱陶朱、婦笑曰、此先兆也、當得西施作內助矣、宴罷、仍以全金付生曰、此行不可以歲月計、非獲巨萬勿歸也、妾與公子、所憑者在福命、

所信者在腹心、勿勞計筭、遠方之盈絀、妾自知之、生唯唯而退、往客淮上、進身爲鹾賈、踰年利又數倍、然生嗜讀、操籌不忘書卷、所與游者皆文士、所獲既盈、隱思止足、漸謝任於伍、桃源薛生與最善、適過訪之、薛一門俱適别業、昏暮無所復之、閽人延生入、掃榻作炊、細詰主人起居、蓋是時方訛傳朝廷欲選良家女犒邊庭、民間騷動、聞有少年無婦者、不通媒妁、竟以女送諸其家、至有一夕而得兩婦者、薛亦新婚於

大姓、猶恐輿馬喧動、爲大令所聞、故暫遷於鄉、生既留、初更向晝、方將拂榻就寢、忽聞數人排闥入、閽人不知何語、但聞一人云、官人既不在家、秉燭者何人、閽人答是廉公子、遠客也、俄而問者已入、袍帽光潔畧一擧手、即詰邦族、生告之、喜曰、吾同鄉也、岳家誰氏、答云無之、益喜趨出、即招一少年同入、敬與爲礼、卒然曰、寔告公子、某慕姓今夕此來、將送舍妹於薛官人、至此方知無益、進退維谷之際、適逢公子、寧非

數手、生以未悉其人、故躊躇不敢應、慕竟不聽其致
詞、急呼送女者、少間二媪扶女即入、坐生榻上、睨之、
年十五六、佳妙無双、生喜、始整巾向慕展謝、又囑閽
人行沽、畧盡歎洽、慕言先世彰德人、毋族亦世家、今
凌夷矣、聞外祖遺有兩孫、不知家況何似、生問伊誰、
曰外祖劉、字暉若、聞在郡北三十里、生曰、僕郡城東
南人、去北里頗遠、年又最少、無多知交、郡中此姓最
繁、止知郡北有劉荊卿、亦文學士、未審是否、然貧矣、

慕曰、某祖墓尚在彰郡、每欲扶兩櫬歸葬故里、以資斧未辨、姑猶遲〻、今妹子從去、歸計益决矣、生聞之、銳然自任、二慕俱喜、酒數行辭去、生却僕移灯、琴瑟之愛、不可勝言、次日薛已知之、趋入城、除别院館生、生詣淮交盤已、留伍居肆、裝資返桃源、同二慕啟岳父母骸骨、兩家細小、載與俱歸、入門安置已、囊金詣主、前僕已候於途、從去、婦逆見色喜曰、陶朱公載得西子來矣、前日為客、今日吾甥婿也、置酒迎塵、倍益

親愛、生服其先知、因問夫人與岳母遠近、婦云勿問、久自知之、乃堆金案上、瓜分為五、自取其二、曰吾無用處、聊貽長孫、生以過多辭不受、悽然曰、吾家零落、宅中喬木被人伐作薪、孫子去此頗遠、門戶蕭條煩公子一營辦之、生諾、而金止受其半、婦强內之、送生出、揮涕而返、生疑怪間、回視第宅、則為墟墓、始悟婦即妻之外祖母也、既歸、贖墓田一頃、封植偉麗、劉有二孫、長即荆卿、次玉卿、飲博無賴、皆貧、兄弟詣生申

謝、生悉厚贈之由、此往來最稔、生頗道其經商之由、玉卿竊意塚中多金、夜合博徒數輩、發墓搜之、剖棺露胔、竟無少獲、失望而散、生知墓被發、以告荆卿、詣生同驗之、入壙、見案上纍纍、前所分金具在、荆卿欲與生共取之、生曰、夫人原留此以待兄也、荆卿乃囊運而歸、告諸邑宰、訪緝甚嚴、後一人賣坆中玉簪、獲之、窮訊其黨、始知玉卿為首、宰將治以極刑、荆卿代哀懽、得賒死、墓內外兩家並力營繕、較前益堅美、由

此廉劉皆富、惟玉卿如故、生及判卿常河潤之、而終不足供其博賭、一夜盜入生家、執索金貲、生所藏金、皆以千五百爲個、發示之、盜取其二、止有鬼馬在廄、用以運之而去、使生送諸野、乃釋之、村衆望盜火未遠、譟逐之、賊驚遁、共至其處、則金委路側、馬已倒爲灰燼、始知馬亦鬼也、是夜止失金釧一枚而已、先是盜執生妻、悅其美、將就淫之、一盜帶面具、力呵止之、声似玉卿、盜釋生妻、但脫腕釧而去、生以是疑玉卿、

然心竊德之、後盜以劊質賭、爲捕役所獲、詰其黨、果有玉卿、宰怒、備極五毒、凡興生謀、欲以重賄脫之、謀未成而玉卿已死、生猶時恤其妻子、生後登賢書、數世皆素封焉、嗚呼、貪字之點畫形象、甚近乎貧、如玉卿者、可以鑒矣、

公孫夏

保定有國學生某、將入都納貲、謀得縣尹、方趨裝而病、月餘不起、忽有僮入白客至、某亦自忘其病、趨出

逆客、丶華服類貴者、三揖入舍、叩所自來、客曰、僕公孫夏、十一皇子座客也、聞治裝將圖縣秩、既有是志、太守不更佳耶、某遜謝、但言貲薄、不敢有奢願、客請效力、俾出半貲、約於任所取盈、某喜求策、客曰、督撫皆某昆季之交、暫得五千緡、其事濟矣、目前正定缺員、便可急圖、某訝其本省、客笑曰、君迂矣、但有孔方在、何問吳越桑梓耶、某終躊躕、疑其不經、客曰、無須疑惑、寔相告、此冥中城隍缺也、君壽終已注死籍、乘

此營辦、尚可以致冥貴、即起告別曰、君且自謀、三日當復會、遂出門跨馬去、某忽開眸、與妻子永訣、命出藏鏹、市楮錠萬提、郡中是物爲空、堆積庭中、雜芻靈鬼馬、日夜焚之、灰高如山、三日客果至、某出貲交兑、客即導至部署、見貴官坐殿上、某便伏拜、貴官署審姓名、便勉以清廉謹慎等語、乃取憑文、喚至案前與之、某稽首出署、自念監生卑賤、非車服炫燿、不足震懾曹屬、於是益市輿馬、又遣鬼役、以采輿逆其美妾、

區畫方已、正定鹵簿已至、途百餘里、一道相屬、意甚得、忽前導者鉦息旗靡、驚疑間騎者盡下、悉伏道周、人小徑尺、馬大如貍、車前者駭曰、關帝至矣、某懼、下車亦伏、遙見帝君從四五騎、緩轡而至、鬚多繞頰、不似世所摸肖者、而神采威猛、目長幾近耳際、馬上問此何官、從者答正定守、帝君曰、區區一郡、何直得如此張皇、某聞之、洒然毛悚、身暴縮、自顧如六七歲兒、帝君令起、隨馬跡行、道傍有殿宇、帝君入南向坐、命

授筆札、俾自書鄉貫姓名、某書已呈進、帝君視之怒曰、字訛誤不成形象、此市儈耳、何足以任民社、又命稽其德籍、傍一人跪奏、不知何詞、帝君厲聲曰、干進罪小、賣爵罪重、旋見金甲神綰鎖去、遂有二人捉某、褫去冠服、笞五十、臀肉幾脫、逐出門外、四顧車馬盡空、痛不能步、偃息草間、細認其處、離家尚不甚遠、幸身輕如葉、一晝夜始抵家、豁若夢醒、床上呻吟、家人集問、但言股痛、蓋瞑然若死者已七日矣、至是始寤、

便問阿憐何不來、蓋妾小字也、先是阿憐方坐談、忽曰、彼爲正定太守、差役來接我矣、乃入室嚴妝、〻竟而卒、纔隔夜耳、家人述其異、某悔恨爬胸、命停尸勿葬、冀其復還、數日杳然、乃葬之、某病漸瘳、但股創大劇、半年始起、每日官贖盡耗、而横被冥刑、此尚可忍、但愛妾不知舁向何所、清夜所難堪耳、

異史氏曰、市儈固不足南面哉、冥中既有線索、恐夫子馬跡所不及到、作威福者正不勝誅耳、

吾鄉郭華野先生傳有一事與此頗類亦人中之神也先生以清鯁受　主知再起揔制荊楚行李蕭然惟四五人從之衣履皆敝陋途中人竟不知為貴官也適有新令赴任道與相值駝車二十乘前車數十騎騶從以百計先生亦不知其何官時先之之時後之之時以數騎雜其伍彼前馬者怒其攙輙訶却之先生亦不顧瞻無何至一巨鎮兩俱休止乃使人潛訪之則一國學生加納赴任湖南者

也、乃遣一价名之使來、令聞呼駭疑、反詰官閥、始知為先生、悚懼無以為地、冠帶匍伏而前、先生問汝即某縣〻尹耶、答曰然、先生曰、蕞爾一邑、何能養如許騶從、履任則一方塗炭矣、不可使殃民社、可即旋歸勿前矣、令叩首曰、下官尚有文憑、先生即令取憑審驗已、曰此亦細事、代若繳之可耳、令伏拜而出、歸途不知何以為情、而先生行矣、世有未涖任而已受考成者、寔所創聞、先生奇人、故信

其有此快舉耳、

鬼隸

歷城二隸、奉邑宰韓承宣命、營幹他郡、歲暮方歸、途中遇二人、服裝亦類公役、同行半日、近與語言、二人自稱郡役、隸曰、濟城快皂、相識者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平、其人云、寔相告、我乃城隍之鬼隸也、今將以公文投東岳、隸問函中何事、答云、濟南大劫、所報者殺人之名數也、驚問其數、曰、亦不甚悉、恐近百萬、隸

盜骸、因問其期、答以正朔。二隸相顧、計到郡則歲已除、恐罹於難、遲之懼貽譴責。鬼曰、違悞限期罪小、入逢朔數禍大、宜他避、姑無往。隸從之、各趨岐路遁歸、無何北兵大至、屠濟南、扛尸百萬、二人亡匿得免。

果報

安邱某生、通卜筮之術、而其為人邪蕩不檢、每有鑽穴踰墻之行、則卜之。一日忽病、藥之不藥、曰、吾寔有所見、冥中怒我狎褻天數、將重譴矣、藥何能為、亡何

目暴瞽、兩手無故自折、

某甲者伯無嗣、利其有、願爲之後、伯既死、田產悉爲所有、遂背前盟、又有一叔、家頗裕、亦無子、甲又父之、叔卒、又背之、於是併三家之產、稱富一鄉、忽暴病若狂、自言曰、汝欲享富厚而生耶、遂以利刃自割肉、片片擲地、又曰、汝絕人後、尚欲有後耶、剖腹流腸遂斃、未幾其子亦死、產業歸他人矣、果報如此、可畏也夫、

聊齋誌異卷之十九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真生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洒如、問之則真生、咸陽僦寓者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值其亡、凡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後過之、真走避不出、賈搜之始出、促膝傾談、大相知悅、賈就逆旅遣僮行沽、真又善飲、能雅謔、樂甚、酒欲盡、真搜篋

出飲罷、玉卮無當、注杯酒其中、盎然已滿、以小盞挹取入壺、并無少減、賈異之、堅求其術、真曰、我不顧相見者、君無他短、但貪心未淨耳、此乃仙家隱術、何能相授、賈曰冤哉、我何貪、間萌奢想者、徒以貧耳、一笑而散、由是往來無間、形骸盡忘、每值乏窘、真輒出黑石一塊、吹咒其上、以磨瓦礫、立刻化為白金、便以贈生、僅足所用、未嘗贏餘、賈每求益、真曰、我言君貪、如何如何、賈思明告必不可得、將乘其醉睡、竊石而要

之、一日飲既臥、賈潛起搜諸衣底、真覺之曰、子真喪心、不可處矣、遂辭別移居而去、後年餘、賈游河干、見一石𪑇然瑩潔、絕類真生物、拾之珍藏若寶、過數日真忽至、𥉌然若有所失、賈慰問之、真曰、君前所見、乃仙人點金石也、曩從抱真子游、彼憐我介、以此相貽、醉後失去、隱卜當在君所、如有還帶之恩、不敢忘報、賈笑曰、僕生平不敢欺朋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者莫如鮑叔、君且奈何、真請以百金為贈、賈曰、百

金非少、但授我口訣一親試之無憾矣、真恐其寡信、賈曰、君自仙人、豈不知賈某寧失信於朋友者、真授其訣、賈顧砌上有巨石將試之、真掣其肘不聽前、賈乃俯掬半磚置砧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真乃聽之、賈不磨磚而磨砧、真變色欲與爭、而砧已化為渾金、反石於真、真嘆曰、業如此復何言、然妄以福祿加人、必遭天譴、如逭我罪、施材百具絮衣百領肯之乎、賈曰、僕所以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尚視我為守

財虜耶、真喜而去、賈得金且施且買、不三年施數已滿、真忽至、握手曰、君信義人也、別後被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幸以功德消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真係天上何曹、曰我乃有道之狐耳、出身綦微、不堪孽累、故生平自愛、一毫不敢妄作、賈爲設酒、遂與歡飲如初、賈至九十餘、狐猶時至其家、

長山某賣解信藥、即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秘其方、即戚好不傳也、一日以株累被逮、妻弟餉食獄中、

隱置信焉、坐待食已而後告之、甲不信、少頃腹中潰動、始大驚、罵曰、畜產速行、家中雖有藥末、恐道遠難俟、急於城中物色薜荔爲末、清水一琖、速將來、妻弟如其教、迨覓至某已嘔瀉欲死、急投之立刻而安、其方自此遂傳、此亦猶狐之秘其石也、

布商

布商某至青州境、偶入廢寺、見其院宇零落、嘆悼不已、僧在側曰、今如有善信暫起山門、亦佛面之光、客

慨然自任、僧喜、邀入方丈、款待殷勤、既而畢内外殿閣、並請裝修、客辭以不能、僧固强之、詞色悍怒、客懼、請即傾囊、於是倒裝而出、悉授僧、將行、僧止之曰、君竭貲寔非所願、得毋甘心於我乎、不如先之、遂握刀相向、客哀之切、弗聽、請自經、許之、逼置暗室而迫促之、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遥自缺墻中望見一紅裳女子入僧舍、疑之、下馬入寺、前後冥搜、竟不可得、至暗室所、嚴扃双扉、僧不肯開、托以妖異、將軍怒、斬關

入、則見客縊梁上、救之、片時復甦、詰得其情、又椷問女子所在、寔屬烏有、蓋神佛現化也、殺僧財物仍以歸客、々益募修廟宇、由此香火大盛、趙孝廉豊原言之最悉、

何仙

長山王公子瑞亭、能以乩卜、乩神自稱何仙、爲純陽弟子、或謂是呂祖所跨鶴云、每降輒與人論文作詩、李太史質君師事之、丹黃課藝、理緒明切、太史揣摩

成、賴何仙力居多、因之文學士多皈依之、然為人

疑難事、多憑理、不甚言休咎、辛未歲宋文宗案臨

南、試後、諸友請決等第、何仙索試藝、悉月旦之、座

有與樂陵李忭相善者、李固好學深思之士、衆屬

之、因出其文代為之請、乩註云一等、少間云、適評

生、據文為斷、然此生運數大晦、應犯夏楚、異哉、文

數適不相符、豈文宗不論文耶、諸公少待、試一往

之、少頃又書云、我適至提學署中、見文宗公事旁

所焦慮者殊不在文也、一切置付幕客、々六七人、粟生例監都在其中、前世全無根氣、大半餓鬼道中游魂、乞食於四方者也、曾在黑暗獄中八百年、損其目之精氣、如人久在洞中、乍出則天地異色、無正明也、中有一二為人身所化者、閱卷分曹、恐不能適相值耳、衆問挽回之術、書云其術至寔人所共曉、何必問、衆會其意、以告李、々懼、以文質孫太史子未、且許以兆、太史賛其文、因解其惑、李以太史海內宗匠、心益

壯、乩語不復置懷、後案發竟居四等、太史大駭、取其文復閱之、殊無疵謪、評云、石門公祖素有文名、必不悠謬至此、是必幕中醉漢、不識句讀者所爲、於是衆益服何仙之神、共焚香祝謝之、乩書曰、李生勿以暫時之屈、遂懷慚怍、當多寫試卷益暴之、明歲可得優等、李如其教、久之署中頗聞、懸牌特慰之、次歲果列前名、其靈應如此、

異史氏曰、幕中多此輩客、無怪京都醜婦巷中、至

夕無間床也、嗚呼、

神女

米生者閩人、傳者忘其郡邑名字、偶入郡、醉過市廛、聞高門中簫鼓如雷、問之居人、云是開壽筵者、然門庭亦殊清寂、聽之笙歌繁響、醉中雅愛樂之、並不問其何家、即街頭市祝儀、投晚生刺焉、或見其衣冠朴陋、便問君係此翁何親、答言無之、或言此流寓者僑居於此、不審何官、甚貴倨也、既非親屬、將何求、生聞

而悔之、而刺已入矣、無何兩少年出逆客、華裳炫目、
丰采都雅、揖生入、見一叟南向坐、東西列數筵、客六
七人皆似貴胄、見生至盡起爲禮、叟亦杖而起、生久
立待與周旋、而叟殊不離席、兩少年致詞曰、家君衰
邁、起拜艱、愚兄弟代謝髙賢之見枉也、生遜謝而
罷、遂增一筵於上、與叟接席、未幾女樂作於下、座後
設琉璃屏以幛内眷、鼓吹大作、座客不復可以傾談、
筵將終、兩少年起、各以巨杯勸客、杯可容三斗、生有

難色、然見客受亦受、頃刻四顧、主客盡醉、生不得已、亦强盡之、少年復斟、生覺憊甚、起而告退、少年强挽其裾、生大醉踢地、但覺有人以冷水洒面、恍然若寤、起視賓客盡散、惟一少年捉臂送之、遂別而歸、後再過其門、則已遷去矣、自郡歸、偶適市、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視之不識、姑從之入、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問其人乃諸姓、市中磨鏡人也、問何相識、曰前日上壽者君識之否、生言不識、諸言予出入其門最

稔、翁傳姓、但不知何籍何官、先生上壽時、我方在墀下、故識之也、日暮飲散、鮑莊夜死於途、鮑父不識諸、執名訟生、檢得鮑莊體有重傷、生以謀殺論死、備歷械梏、以諸未獲、罪無申証、項繫之、年餘、直指巡方廉知其冤、出之、家中田產蕩盡、而衣巾革褫、冀其可以辨復、於是攜囊入郡、日將暮、步履頗殆、休於路側、遥見小車來、二青衣夾隨之、既過、忽命停輿、車中不知何言、俄一青衣問生、君非米姓乎、生驚起諾之、問何

貧窶至此、生告以故、又問安之、又告之、青衣去向車中語、俄復返、請生至車前、車中以纖手搴簾、微睨之乃絕代佳人也、謂生曰、君不幸得無妄之禍、聞之太息、今日學使署中、非白手可出入者、途中無可解贈、乃於髻上摘珠花一朵授生曰、此物可鬻百金、請緘藏之、生下拜欲問官閥、車行甚疾、其去已遠、不解何人、執花懸想、上綴明珠、非凡物也、珍藏而行、至郡投狀、上下勒索甚苦、出花展視、不忍置去、遂歸、歸而無

家、依於兄嫂、幸兄賢為之經紀、貧不廢讀、過歲赴郡應童子試、誤入深山、會清明節、游人甚衆、有數女騎來、內一女郎、即曩年車中人也、見生停驂、問其所往、生具以對、女驚曰、君衣頂尚未復耶、生悕然於衣下出珠花曰、不忍棄此、故猶童子也、女郎暈紅上頰、既囑坐待路隅、欵段而去、久之一婢馳馬來、以裹物授生曰、娘子言今日學使之門如市、贈白金二百、為進取之資、生辭曰、娘子惠我多矣、自分掇芹非難、重金

所不敢受、但告以姓名、繪一小像、焚香供之足矣、婢不顧、委地下而去、生由此用度頗充、然終不屑貪緣、後入邑庠第一、以金授兄、兄善居積、三年舊業盡復、適閩中巡撫為生祖門人、優恤甚厚、兄弟稱巨家矣、然生素清鯁、雖屬大僚通家、而未嘗有所干謁、一日有客裘馬至門、都無識者、出視則傅公子也、揖而入、各道閒濶、治具相款、客辭以冗、然亦不竟言去、已而肴酒既陳、公子起而請閒、相將入內、拜伏於地、生驚

問何事、愴然曰、家君適罹大禍、欲有求於撫台、非兄不可、生辭曰、渠雖世誼、而以私干人、生平所不為也、公子伏地哀泣、生厲色曰、小生與公子、一飲之知交耳、何遂以喪節強人、公子大慚、起而別去、越日方獨坐、有青衣人入、視之即山中贈金者、生方驚起、青衣曰、君忘珠花否、生曰唯〻、不敢忘、曰昨公子即娘子胞兄也、生聞之竊喜、偽曰、此難相信、若得娘子親見一言、則油鼎可蹈耳、不然不敢奉命、青衣出、馳馬而

去、更盡復返、扣扉入曰、娘子來矣、言未已、女即慘然入、向壁而哭、不作一語、生拜曰、小生非卿、無以有今日、但有驅策、敢不惟命、女曰、受人求者常驕人、求人者常畏人、中夜奔波、生平何解此苦、秖以畏人故耳、亦復何言、生慰之曰、小生所以不遽諾者、恐過此一見為難耳、使卿夙夜蒙露、吾知罪矣、因挽其袪、隱抑搔之、女怒曰、子誠敝人也、不念疇昔之義、而欲乘人之厄、予過矣、予過矣、忽然而出、登車欲去、生追出謝

過、長跽而要遮之、青衣亦為緩頰、女意稍解、就車中謂生曰、寔告君、妾非人、乃神女也、家君為南岳都理司、偶失禮於地官、將達帝聽、非地都人官印信不可解也、君如不忘舊義、以黃紙一幅為妾求之、言已、車發遂去、生歸、悚懼不已、乃假驅祟言於巡撫、巡撫謂其事近巫蠱、不許、生以厚金賂其腹心、諾之、而未得其便也、既歸、青衣候門、生具告之、嘿然退去、意似怨其不忠、生追送之曰、歸告娘子、如事不諧、我以身命

殉之、既歸、終夜輾轉、不知計之所出、適院署有寵姬購珠、乃以珠花獻之、姬大悅、竊印爲之簽紙、生懷歸、青衣適至、笑曰、幸不辱命、然數年來貧賤乞食所不忍齎者、今還爲主人棄之矣、因告以情、且曰、黃金拋置、我都不惜、寄語娘子、珠花須要償也、踰數日、傅公子登堂申謝、納黃金百兩、生作色曰、所以然者、爲令妹之惠我無私耳、不然、即萬金豈足易名節哉、再強之、生色益厲、公子慚而去、曰此事殊未了、翌日青衣

奉女郎命、進明珠百顆、曰、此足以償珠花耶、生曰、重花者非貴珠也、設當日贈我萬鎰之寶、直須賣作富家翁耳、什襲而甘貧賤何爲乎、娘子神人、小生何敢他望、幸得報洪恩於萬一、死無憾矣、青衣置珠案間、生朝拜而後却之、越數日公子又至、生命治肴酒、公子使從人入廚下自行烹調、相對縱飮、歡若一家、有客餽苦糯、公子飮而美之、引盡百琖、面頰微赬、乃謂生曰、君貞介士、愚兄弟不能早知君、有愧裙釵多矣、

家君感大德無以相報、欲以妹子附為婚姻、恐以幽明見嫌也、生喜懼非常、不知所對、公子辭而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鉤辰、天孫有少女下嫁、吉期也、可備青廬、次夕果送女郎至、一切無異常人、三日後、女自兄嫂以及僕婢、皆有餽賞、又最賢、事嫂如姑、數年不育、勸納副室、生不肯、適兄賈於江淮、為買少姬而歸、姬頎姓、小字博士、貌亦清婉、夫婦皆喜、見髻上插珠花、甚似當年故物、摘視果然、異而詰之、答云、昔有

巡撫愛妾死、其婢盜出鬻於市、先人廉其直、買而歸、妾愛之、先人無子、生妾一人、故所求無不得、後父死家落、妾寄養於頋媪之家、頋妾姨行、見珠屢欲售去、妾投井覔死、故至今猶存也、夫婦嘆曰、十年之物、復歸故主、豈非數哉、女另出珠花一朶曰、此物久無偶矣、因並賜之、親為簪於髻上、姬退、問女郎家世甚悉、家人皆諱言之、陰告生曰、妾視娘子非人間人也、其眉目間有神氣、昨簪花時、得以近視、其美麗出於肌

裏、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生笑之、姬曰、君勿言、妾將試之、如其神、但有所需、無人處焚香以求、彼當自知、女即繡襪精工、博士愛之而未敢言、乃即閨中焚香祝之、女早起、忽檢篋中出襪、遣婢贈博士、生見之而笑、女問故、以寔告、女曰、黠哉婢乎、因其慧、益憐愛之、然博士益恭、昧爽時必熏沐以朝、後博士一舉兩男、兩人分字之、生年八十、女貌猶如處子、生抱病、女鳩匠為材、令寬大倍於尋常、既死、女不哭、男

女他適、則女已入材中死矣、因並葬之、至今傳為大材塚云、

異史氏曰、女則神矣、慱士而能知之、是遵何術與、乃知人之慧、固有靈於神者矣、

湘裙

晏仲、陝西延安人、與兄伯同居、友愛敦篤、伯三十而卒、無嗣、妻亦繼亡、仲痛悼之、每思生二子、則以一子為兄後、甫舉一男、而仲妻又死、仲恐繼室不恤其子、

将購一妾、鄰村有貧婢者、仲往相之、畧不稱意、情緒無聊、被友人留酌、醺醉而歸、途中遇故窓友梁生、握手慇〻、邀過其家、醉中忘其已死、從之而去、入其門並非舊第、疑而問之、答云新移此耳、入而謀酒、則家釀已竭、囑仲坐待、挈瓶往沽、仲出立門外以俟之、見一婦人控驢而過、有童子隨之、年可八九歲、面目神色、絕類其兄、心惻然動念、急尾綴之、便問童子何姓、答云姓晏、仲益驚、又問汝父何名、答言不知、言次已

至其門、婦人下驢入、仲執童子曰、汝父在家否、童諾而入、頃刻一媪出窺、真其嫂也、訝叔何來、仲大悲、隨之而入、見廬落亦復整頓、因問兄何在、曰責負未歸、問跨驢者何人、曰此汝兄妾甘氏、生兩男矣、長阿大赴市未返、汝所見者阿小、坐久酒漸解、始悟所見皆鬼、以兄弟情切、即亦不懼、嫂溫酒治具、仲急欲見兄、促阿小覓之、良久哭而歸曰、李家負欠不還、反與父鬨、仲聞之、與阿小奔而去、見有兩人、方捽兄地上、仲

怒、奮拳直入、當者盡踣、急救兄起、敵已俱奔、追捉一人、捶楚無筭、始執兄手、頓足哀泣、兄亦泣、既歸、舉家慰問、乃具酒食兄弟相慶、居無何一少年入、年約十六七、伯呼阿大、令拜叔、仲挽之、哭向兄曰、大哥地下有兩男子、而坟墓不掃、弟又子少而鰥、奈何、伯亦悽惻、嫂謂伯曰、遣阿小從叔去亦得、阿小聞之、依叔肘下、眷戀不去、仲撫之、倍益酸辛、問汝樂從去否、答云樂從、仲念鬼雖非人、慰情亦勝無也、因為解顏、伯曰、

從去但無嬌慣、宜唉以血肉、驅向日中曝之、午過乃已、六七歲兒、歷春及夏、骨肉更生、可以娶妻育子、但恐不壽耳、言間有少女在門外窺聽、意致溫婉、仲疑為兄女、便以問兄、兄曰、此名湘裙、吾妾妹也、孤而無歸、寄養十年矣、問已字否、伯云尚未、近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窗外小語曰、我不嫁田家牧牛子、仲頗有動於中、而未便明言、既而伯起、設榻於齋、止弟宿、仲雅不欲留、而意戀湘裙、將設法以窺兄意、遂別兄就

榻、時方初春、氣候猶寒、齋中夙無烟火、森然栗栗、對燭冷坐、思得小飲、俄而阿小推扉入、以杯羹斗酒置案上、仲喜極、問誰之為、答云湘姨、酒將盡、又以灰覆盆火擲床下、仲問爺娘寢乎、曰睡已久矣、汝寢何所、曰與湘姨共榻耳、阿小俟叔眠、乃掩門去、仲念湘裙慧而鮮意、益愛慕之、又以其能撫阿小、欲得之心益堅、輾轉床頭、終夜不寐、早起告兄曰、弟子然無偶、煩大哥留意焉、伯曰、吾家非一瓢一担者、物色當自有

人、地下即有佳麗、恐於予無所利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何害、伯似會意、便言湘裙亦佳、但以巨針刺人迎血出不止者、便可為生人妻、何得草草、仲曰、得湘裙撫阿小亦得、伯但搖首、仲求之不已、嫂曰、試捉湘裙強刺驗之、不可乃已、遂握針出門外、遇湘裙、急捉其腕、則血痕猶濕、蓋聞伯言時、早自試之矣、嫂釋手而笑、反告伯曰、渠作有意喬才久矣、尚為之代慮耶、妾聞之怒、趨近湘裙、以指刺眶而罵曰、淫婢不羞、欲

從阿叔奔去耶、我定不如其顧湘裙愧憤、哭欲覓死、舉家騰沸、仲乃大慚、別兄嫂、率阿小而出、兄曰、弟姑去、阿小勿使復來、恐損其生氣也、仲諾之、既歸、僞增其年、托言兄賣婢之遺腹子、衆以其貌酷類、亦信爲伯遺體、仲教之讀、輒遣抱一卷就日中誦之、初以爲苦、久而漸安、六月中几案灼人、而兒戲且讀、殊無少怨、兒甚慧、日盡半卷、夜與叔抵足、恒背誦之、仲甚慰、又以不忘湘裙、故不復作燕樓想矣、一日雙媒來爲

阿小議姻、中饋無人、心甚燥急、忽甘嫂自外入曰、阿叔勿怪、吾送湘裙至矣、緣婢子不識羞、我故挫辱之、叔如此表〻而不相從、更欲從何人者、見湘裙立其後、心甚歡悅、肅嫂坐、具述有客在堂、乃趨出、少間復入、則甘氏已去、湘裙卸妝入廚下、刀砧盈耳矣、俄而肴胾羅列、烹飪得宜、客去、仲入見湘裙、凝妝坐室中、遂與交拜成禮、至晚、女仍欲與阿小共宿、仲曰、我欲以陽氣溫之、不可離也、因置女別室、惟晚間杯酒一

往歡會而已、湘裙撫前子如己出、仲益賢之、一夕夫婦歡洽、仲戲問陰世有佳人否、女思良久、答言未見惟鄰女葳靈仙、群以為美、顧貌亦猶人、要善修飾耳、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蕩也、如欲見之、頃刻可致、但此等人未可招惹、仲急欲一見、女把筆似欲作書、既而擲管曰、不可不可、強之再四、乃曰、毋為所惑、仲諾之、遂裂紙作數畫若符、於門外焚之、少時簾動鉤鳴、吃吃作笑聲、女起曳入、高髻雲翹、殆類畫圖、扶

坐床頭、酌酒相叙閒濶、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縱談、數琖後、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衣、仲心迷亂、不知魂之所舍、目前惟碍湘裙、湘裙又故防之、頃刻不離於側、葳靈仙忽起搴簾而出、湘裙從之、仲亦從之、葳靈仙輒握仲手趨入他室、湘裙甚恨而無可如何、忿然歸室、聽其所為而已、既而仲入、湘裙責之曰、不聽我言、後恐却之不得耳、仲疑其妬、不樂而散、次夕葳靈仙不名自來、湘裙甚厭見之、傲不為禮、仙竟

與仲相將而去、如此數夕、女望其來則詬辱之、而亦不能却也、月餘仲病不起、始大悔、喚湘裙與共寢處、冀可避之、晝夜防稍懈、則人鬼已在陽台、湘裙操杖逐之、鬼忿與爭、湘裙荏弱、手足皆為所傷、仲寖以沉困、湘裙泣曰、吾何以見吾姊乎、又數日、仲冥然遂死、初見二隸執牒入、不覺從去、至途患無資斧、邀隸便道過兄所、兄見之驚駭失色、問弟近何作、仲曰無他、但有鬼病耳、寔告之、兄曰是矣、乃出白金一裹、謂隸

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請釋歸、我使豚兒從去、或無不諧、便喚阿大陪隸飲、反身入家、便告以故、乃令甘氏隔壁喚葳靈仙、俄至、見仲欲遁、伯揪返罵曰、淫婢生為蕩婦、死為賤鬼、不齒群衆久矣、又祟吾弟耶、立批之、雲鬟蓬飛、妖容頓減、久之一嫗來、伏地哀懇、伯又責嫗縱女宣淫、訶詈移時、始令與女俱去、伯乃送仲出、飄忽間已抵家門、直達卧室、豁然若寤、始知適間之已死也、伯責湘裙曰、我與若姊謂汝賢能、

故使從吾弟、反欲促吾弟死耶、設非名分之嫌、便當撻楚、湘裙慚懼啜泣、望伯伏謝、伯顧阿小喜曰、兒居然生人矣、湘裙欲出作黍、伯辭曰、弟事未辦、我不遑暇、阿小年十三、漸知戀父、見父出、零涕從之、父曰、從叔最樂、我行復來耳、轉身遂逝、自此不復通聞問矣、後阿小娶婦、生一子、亦年三十而卒、仲撫其孤、如姪生時、仲年八十、其子二十餘矣、乃析之、湘裙無所出、一日謂仲曰、我先驅狐狸於地下可乎、盛妝上床而

歿、仲亦不哀、半年尋卒、

異史氏曰、天下之友愛如仲幾人哉、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也、陽絶陰嗣、此皆不忍死兄之誠心所格、在人無此理、在天寧有此數乎、地下生子、願承前業者想亦不少、恐承絶產之賢兄弟、不肯收恤耳、

三生

湖南某、能記前生三世、一世為令尹、闈場入簾、有名

士興於唐被黜落、憤懣而卒、至陰司執卷訟之、此狀一投、其同病死者以千萬計、推興爲首、聚散成羣、某被攝去、相與對質、閻羅便問某既衡文、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某辨言上有總裁、某不過奉行之耳、閻羅即發一簽、往拘主司、久之勾至、閻羅即述某言、主司曰、某不過總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荐、吾何由而見之也、閻羅曰、此不得相諉、其失職均也、例合笞、方將施刑、興不滿志、戞然大號、兩墀諸鬼萬聲鳴和、

閻羅問故，興抗言曰，管罪太輕，是必抉其双睛，以為不識文之報，閻羅不肯，衆呼益厲，閻羅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見鄙耳，衆又請剖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其袍服，以白刃劙胸，兩人瀝血鳴嘶，衆始大快，皆曰，吾輩抑𦶜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氣者，今得興先生，怨氣都消矣，閧然遂散，某受剖已，押投陝西為庶人子，年二十餘，值土寇大作，陷入賊中，有兵巡道往平賊，俘擄甚衆，某亦在中，心猶自揣非賊，冀可辨

釋、及見堂上官亦年二十餘、細視乃興生也、驚曰、吾合盡矣、既而俘者盡釋、惟某後至、不容置辨、竟斬之、某至陰司、投狀訟興、閻羅不即拘、待其祿盡、遲之三十年興始至、面質之、興以草菅人命罰作畜、稽某所為、曾撻其太父母、其罪維均、某恐來生再報、請為大畜、閻羅判為大犬、興為小犬、某生於北順天府市肆中、一日卧街頭、有客自南中來、携一金毛犬大如狸、某視之興也、心易其小齕之、小犬齕其喉下、繫綴如

鈴、大犬擺撲嘷竄、市人解之不得、俄頃俱斃、並至冥司、互有爭論、閻羅曰、冤冤相報、何時可已、今為若解之、乃判興來世為某婿、某生慶雲、二十八舉於鄉、生一女、嫻靜娟好、世族爭委禽焉、某皆弗許、偶過臨郡值學使發落諸生、其第一卷李姓、寔興也、遂挽至旅舍優厚之、問其家適無偶、遂訂姻好、人皆謂其憐才、而不知有夙因也、既而娶女去、相得甚歡、然婿恃才、輒侮翁、恒隔歲不一至其門、翁亦領之、後婿中歲淹

蹇、若不得售、翁百計爲之營謀、始得志於名場、由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閻羅之調停固善、然墀下千萬衆如此紛紛、勿亦天下之愛憎、皆冥中之悲鳴號動者耶、

長亭

石太璞泰山人、好厭禳之術、有道士遇之、賞其慧、納爲弟子、啟牙籤出二卷、上卷驅狐、下卷驅鬼、乃以下

卷授之曰、虔奉此書、衣食佳麗皆有之、問其姓名、曰吾汴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留數日盡傳其訣、石由此精於符籙、委贄者踵接於門、一日有叟來自稱翁姓、炫陳幣帛、謂其女鬼病已殆、必求親詣、石聞病危、辭不受贄、姑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舍華好、入室見少女臥縠幃中、婢以鈎掛幃、望之年十四五許、支綴於床、形容已槁、近臨之、忽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語已數日矣、石乃出、因詰病

狀。叟言白晝見少年來。與共寢處。捉之已杳。少間復至。意其為鬼。石曰。其鬼也驅之匪難。恐其是狐。則非余所敢知。叟云必非必非。石授以符。是夕宿於其家。夜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是主人眷屬。起而問之。曰我鬼也。翁家盡狐。偶悅其女紅亭。姑止焉。鬼為狐祟。陰隲無傷。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也。女之姊長亭。光艷尤絕。敬留全璧。以待高賢。彼如許字。方可為之施治。爾時我當自去。石諾之。是夜少年不復至。

女頓醒、天明、叟喜以告石、請石入視、石焚舊符、乃坐診之、見繡幕有女郎、麗若天人、心知其長亭也、診已、索水灑幛、女郎急以椀水付之、蹀躞之間、意動神流、石生此際、心殊不在鬼矣、出辭叟、托製藥去、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婦婢女俱被淫惑、又以僕馬招石、石托疾不赴、明日叟自至、石故作病股狀、扶杖而出、叟拜問故、曰此鰥之難也、曩夜婢子登榻傾跌、墮湯夫人泡兩足耳、叟問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清

門如君者、叟嘿而出、石走送曰、病瘥當自至、無煩玉
趾也、又數日叟復來、石跛而見之、叟慰問三數語、便
曰、頃與荆人言、君如驅鬼去、使舉家安枕、小女長亭、
年十七矣、願遣奉事君子、石喜頓首於地、乃謂叟雅
意若此、病軀何敢復愛、立刻出門並騎而去、入視祟
者既畢、石恐背約、請與媼盟、媼遽出曰、先生何見疑
也、即以長亭所插金簪、授石為信、石朝拜之、已乃徧
集家人、悉為祓除、惟長亭深匿無跡、遂寫一佩符、使

人持贈之、是夜寂然、鬼影盡滅、惟紅亭呻吟未已、投以法水、所患若失、石欲辭去、叟挽止殷懇、至晚、肴核羅列、勸酬殊切、漏二下、主人乃辭客去、石方就枕、聞叩扉甚急、起視則長亭掩入、辭氣倉皇、言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君可急遁、言已返身竟去、石戰懼無色、越垣急竄、遥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者也、喜待獵畢、乃與俱歸、心懷怨忿、無之可伸、思欲之汴尋赤城、而家有老父、病廢已久、日夜籌思、莫決進止、忽一

日双輿至門、則翁媪送長亭至、謂石曰、曩夜之歸、胡
再不謀、石見長亭、怨恨都消、故亦隐而不發、媪促兩
人庭拜訖、石將設筵、辭曰、我非閒人、不能坐享甘旨、
我家老子昏髦、倘有不悉、即肯為長亭一念老身、為
幸多矣、登車遂去、盖殺婿之謀、媪不之聞、及追之不
得而返、媪始知之、頗不能平、與叟日相詬誶、長亭亦
飲泣不食、媪强送女來、非翁意也、長亭入門、詰之始
知其故、過兩三月、翁家取女歸寧、石料其不返、禁止

之、女自此時一涕零、年餘生一子、名慧兒、買乳媼哺之、然兒善啼、夜必歸母、一日翁家又以輿來、言媼恩女甚、長亭益悲、石不忍復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時以一月為期、既而半載無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僦宅久空、又二年餘、望想都絕、而兒啼終夜、寸心如割、既而石父病卒、倍益哀傷、因而病憊、苫次彌留、不能受賓朋之弔、方昏瞶間、忽聞婦人哭入、視之則縗經者長亭也、石大悲、一慟遂絕、婢驚呼、

女始輟泣、撫之良久、始漸甦、自疑已死、謂相聚於冥中、女曰非也、妾不孝、不能得嚴父心、尼歸三載、誠所負心、適家人由東海經此、得翁凶聞、妾遵嚴命而絕兒女之情、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媳之禮、妾來時母知、而父不知也、言間兒投懷中、女撫之泣曰、我有父兒無母矣、兒亦嗷啕、一室掩泣、女起經理家政、柩前牲盛潔備、石乃大慰、而病久急切不能起、女乃請石外兄、款洽弔客、喪既閉、石始杖而能起、相與營謀齋奠、

葬已、女欲辭歸、以受背父之譴、夫挽兒號、隱忍而止、未幾有人來告母病、乃謂石曰、妾為君父來、君不為妾母放令去耶、石許之、女使乳媪抱兒他適、涕淚出門而去、去後數年不返、石父子漸亦忘之、一日昧爽啟扉、則長亭飄入、石方駭問、女戚然坐榻上、嘆曰、生長閨閣、視一里為遙、今一日夜而奔千里、殆矣、細詰之、女欲言復止、請之不已、哭曰、今為君言、恐妾之所悲而君之所快也、迺年徙居晉界、僦居趙縉紳之第、

主客交最善、以紅亭妻其公子、公子數逋蕩、家庭頗不相安、妹歸告父、父留之半年不令還、公子忿恨、不知何處聘一惡人來、遣神縮鎖縛老父去、一門大駭頃刻四散矣、石聞之笑不自禁、女怒曰、彼雖不仁、妾之父也、妾與君琴瑟數年、止有相好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百口流離、即不為父傷、寧不為妾弔乎、聞之忭舞、更無片語相慰藉、何不義也、拂袖而出、石追謝之、亦已渺矣、悵然自悔、拚已決絕、過二三日、媼與

女俱來、石喜慰問、母子俱伏、驚而詢之、母子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自堅、又欲求人、復何顏矣、石曰、岳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忘也、然聞禍而樂、亦猶人情、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於途中遇母、始知繫吾父者、蓋君師也、石曰、果爾亦大易、然翁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恐翁歸、則卿之夫泣兒悲也、媪矢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石乃即刻治任如汴、詢至元帝觀、則赤城歸未久、入而參之、便問何來、石視廚下一

老狐孔前股而繫之、笑曰、弟子之來、為此老魅、赤城詰之、曰是吾岳也、因以寔告、道士謂其狡詐、不肯輕釋、固請乃許之、石因備述其詐、狐聞之、塞身入灶、似有慚狀、道士笑曰、彼羞惡之心未盡亡也、石起牽之而出、以刀斷索抽之、狐痛極、齒齦〻然、石不據抽而頓挫之、笑問曰、翁痛乎、勿抽可也、狐睛睒閃、似有慍色、既釋、搖尾出觀而去、石辭歸、三日前已有人報叟信、媼先去、留女待石、〻至、女逆而伏、石挽之曰、卿如

不忘琴瑟之情、不在感激也、女曰、今復遷還故居矣、村舍鄰邇、音問可以不梗、妾欲歸省、三日可旋、君信之否、曰兒生而無母、未便殤折、我日日鰥居、習已成慣、今不似趙公子、而反德報之、所以為卿者盡矣、如其不還、在卿為負義、道里雖近、當亦不復過問、何不信之與有、女次日去、二日即返、問何速、曰父以君在汴、曾相戲弄、未能忘懷、言之絮絮、妾不欲復聞、故早來也、自此閨中之往來無間、而翁婿間尚不通問訊

云、

異史氏曰、狐情反覆、詭詐已甚、悔婚之事、兩女而一轍、詭可知矣、然要而婚之、是啟其悔者已在初也、且婿既愛女而救其父、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乃復狎弄於危急之中、何怪其沒齒不忘也、天下之有水玉而不相能者類如此、

席方平

席方平、東安人、其父名廉、性戇拙、因與里中富室羊

姓有卻，羊先死數年，廉病垂危，謂人曰，羊某今賄囑冥使搒我矣，俄而身赤腫，號呼遂死，席慘怛不食曰，我父朴訥，今見凌於强鬼，我將赴地下，代伸冤氣耳，自此不復言，時坐時立，狀類癡，蓋魂已離舍矣，席覺初出門，莫知所往，但見路有行人，便問城邑，少旋入城，其父已收獄中，至獄門，遥見父卧簷下，似甚狼狽，舉目見子，潸然涕流，便謂獄吏悉受賕囑，日夜搒掠，脛股摧殘，席怒，大罵獄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豈汝

等死魅所能操也、遂出抽筆爲詞、值城隍早衙、喊寃以投、羊懼、內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據、頗不直席、席忿氣無所復伸、冥行百餘里至郡、以官役私狀、告之郡司、遲之半月、始得質理、郡司扑席、仍批城隍復案、席至邑、備受械梏、慘寃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訟、遣役押送歸家、役至門辭去、席不肯入、遁赴冥府、訴郡邑之酷貪、冥王立拘質對、二官密遣腹心、與席關說、許以千金、席不聽、過數日、逆旅主人告曰、

君負氣已甚、官府求和而執不從、今聞於王前各有函進、恐事殆矣、席以道路之口、猶未深信、俄有皂衣人喚入升堂、見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詞、命笞二十、席厲聲問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聞、席受笞喊曰、受笞允當、誰教我無錢耶、冥王益怒、命置火床、兩鬼捽席下、見東墀有鐵床、熾火其下、床面通赤、鬼脫席衣、掬置其上、反覆揉捺之、痛極、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約一時許、鬼曰可矣、遂扶起、促使下床着衣、猶幸跛而能

行、復至堂上、冥王問敢再訟乎、席曰、大怨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訟、是欺王也、必訟、又問訟何詞、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又怒、命以鋸解其體、二鬼拉去、見立木高八九尺許、有木板二、仰置其上、上下凝血模糊、方將就縛、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復押回、冥王又問尚敢訟否、答云必訟、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夾席縛木上、鋸方下、覺頂腦漸闢、痛不可禁、顧亦忍而不號、聞鬼曰、壯哉此漢、鋸隆隆然

尋至胸下、又聞一鬼云、此人大孝無辜、鋸令稍偏、勿損其心、遂覺鋸鋒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頃半身闢矣、板鮮、兩身俱仆、鬼上堂大聲以報、堂上傳呼、令合身來見、二鬼即推令復合、曳使行、席覺鋸縫一道、痛欲復裂、半步而踣、一鬼於腰間出絲帶一條授之曰、贈此以報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頓健、殊無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復問如前、席恐再罹酷毒、便答不訟矣、冥王立命送還陽界、隸率出北門、指示歸途、反身遂

去、席念陰曹之暗昧、尤甚於陽間、奈無路可達帝聽、世傳灌口二郎、為帝勳戚、其神聰明正直、訴之當有靈異、竊喜二隸已去、遂轉身南向、奔馳間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歸、今果然矣、捽回復見冥王、竊疑冥王益怒、禍必更慘、而王殊無厲容、謂席曰、汝志誠孝、但汝父冤、我已為若雪之矣、今已往生富貴家、何用汝鳴呼為、今送汝歸、予以千金之產、期頤之壽、汝願足乎、乃註籍中、箝以巨印、使席親視之、席謝而下、鬼

與俱出、至途驅而罵曰、奸猾賊、頻頻翻覆、使人奔波欲死、再犯、當捉入大磨中細細研之、席張目叱曰、鬼子胡爲者、我性禁刀鋸、不禁撻楚耶、請反見王、王如令我自歸、亦復何勞相送。乃返奔、二鬼懼、溫語勸回、席故蹇緩、行數步輒憩路側、鬼含怒不敢復言、約半日至一村、一門半闢、鬼引與共坐、席便據門閾、二鬼乘其不備、推入門中、驚定自視、身已生爲嬰兒、憤啼不乳、三日遂殤、魂搖搖不忘灌口、約奔數十里、忽見

羽葆來、旛戟橫路、越道避之、因犯鹵簿、爲前馬所執、縶送車前、仰見車中一少年、丰儀瑰瑋、問席何人、席寃憤正無所出、且意是必巨官、或當能作威福、因細訴毒苦、車中人命釋其縛、使隨車行、俄至一處、官府十餘員、迎謁道左、車中人各有問訊、已而指席曰、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愬、宜即爲之剖決、席詢之從者、始知車中即上帝殿下九王、所囑即二郎也、席視二郎、修軀多髯、不類世間所傳、九王既去、席從二郎

至一官廨、則其父與羊姓並衙隸俱在、少頃檻車中有囚人出、則冥王及郡司城隍也、當堂對勘、靡所言皆不妄、三官戰栗、狀若伏鼠、二郎援筆立判、頃之傳下判語、令案中人共視之、判云、勘得冥王者、職膺王爵、身受帝恩、自應貞潔以率群僚、不當貪墨以速官謗、而乃繁纓棨戟、徒誇品秩之尊、羊狠狼貪、竟玷人臣之節、斧敲斲斲入木、婦子之皮骨皆空、鯨吞魚、魚食蝦、螻蟻之微生可憫、當掬西江之水、為爾湔腸、即

燒東壁之床、請君入甕城隍郡司、爲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雖則職居下列、而盡瘁者不辭折腰、即或勢逼大僚、而有志者亦應强項、乃上下其鷹鷙之手、既罔念夫民瘼、且飛揚其狙獪之奸、更不嫌爭鬼瘦、惟受賍而枉法、真人面而獸心、是宜剔髓伐毛、暫罰冥死所、當脫皮換革、仍令胎生隷役者、既在鬼曹、便非人類、祇宜公門修行、庶還落蓐之身、何得苦海生波、益造彌天之孼、飛揚跋扈、狗臉生六月之

霜、隳突叫號、虎威斷九衢之路、肆淫威於冥界、咸知獄吏爲尊、助酷虐於昏官、共以屠伯是懼、當於法場之內剝其四肢、更向湯鑊之中撈其筋骨、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詐、金光蓋地、因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霾、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無日月、餘腥猶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宜籍羊氏之家以償席生之孝、即押赴東岳施行、又謂席康、念汝子孝義、汝性良懦、可再賜陽壽三紀、因使兩人送之歸里、席乃抄其判詞、途

中父子共讀之、既至家、席先蘓、令家人啟棺視父、僵尸猶氷、俟之終日、漸温而活、及索抄詞、則已無矣、自此家日益豐、三年間良沃遍野、而羊氏之子孫微矣、樓閣田產、盡爲席有、里人或有治其產者、夜梦神人叱之曰、此席家物、汝烏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種作、則終年升斗無獲、扵是復鬻歸席、〻父九十餘歳而卒、

異史氏曰、人〻言浄土、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

迷、且不知其所以來、又烏知其所以去、而況死而又死、生而復生者乎、忠孝志定、萬刼不移、異哉席生、何其偉也、

素秋

俞慎字謹菴、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舍於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美如冠玉、心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捉臂邀至寓所、便相款宴、審其姓氏、自言金陵人、姓俞名士忱、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益加親愛、因

訂爲昆仲、少年遂以名臧字爲忱、明日過其家、書舍光潔、然門庭寂落、更無厮僕、引公子入内、呼妹出拜、年十三四已來、肌膚瀅澈、粉玉無其白也、少頃托茗献客、似家中亦無婢媪、公子異之、數語遂出、由是友愛如胞、恂九無日不來、或留共宿、則以弱妹無伴爲詞、公子曰、吾弟流寓千里、曾無應門之僮、兄妹纖弱、何以爲生矣、計不如從我去、有斗舍可共棲止如何、恂九喜、約以闈後、試畢、恂九邀公子去、曰中秋月明

如畫、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覺挽入內、素秋出、畧道温涼、便入複室、下簾治具、少間自出行炙、公子起曰、妹子奔波、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之搴簾出、則一青衣婢捧壺、又一媼托柈進烹魚、公子訝曰、此輩何來、不早從事而煩妹子、恂九微笑曰、妹子又弄怪矣、但聞簾內吃吃作笑聲、公子不觧其故、既而筵終、婢媪徹器、公子適嗽、悞墮婢衣、婢隨唾而倒、碎碗流炙、視婢則帛剪小人、僅四寸許、恂九大笑、素秋笑

出、拾之而去、俄而婢復出、奔走如故、公子大異之、恂九曰、此不過妹子幼時、卜紫姑之小技耳、公子因問弟妹都已長成、何未婚姻、答云先人即世、去留尚無定所、故此遲遲、遂與商定行期、鬻宅攜妹、與公子俱西、既歸、除舍舍之、又遣一婢爲之服役、公子妻韓侍郎之猶女也、尤憐愛素秋、飲食共之、公子與恂九亦然、而恂九又最慧、目下十行、試作一藝、老宿不能及之、公子勸赴童子試、恂九曰、姑爲此業者、聊與君分

苦耳、自審福薄、不堪仕進、且一入此途、遂不能不戚
戚於得失、故不為也、居三年、公子又下第、恂九大為
扼腕、奮然曰、榜上一名、何遂艱難若此、我初不欲為
成敗所惑、故寧寂寂耳、今見大哥不能自發舒、不覺
中熱、十九歲老童、當效駒馳也、公子喜、試期送入場、
邑郡道皆第一、益與公子下帷攻苦、踰年科試、並為
郡邑冠軍、恂九名大譟、遠近爭婚之、恂九悉却去、公
子力勸之、乃以場後為辭、無何試畢、傾慕者爭錄其

文、相與傳誦、恂九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榜既放、兄弟皆黜、時方對飲、公子尚强作噱、恂九失色、酒琖傾墮、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急呼妹至、張目謂公子曰、吾兩人情雖如胞、寔非同族、弟自分已登鬼籙、啣恩無可相報、素秋已長成、既蒙嫂氏撫愛、媵之可也、公子作色曰、是真吾弟之亂命也、其將謂我人頭畜鳴者耶、恂九泣下、公子即以重金為購良材、恂九命舁至、力疾而入、囑妹曰、我没後即闔棺、無令

一人開視、公子尚欲有言、而目已瞑矣、公子哀傷、如喪手足、然竊疑其囑異、俟素秋他出、啟而視之、則棺中袍服如脫、揭之有蠹魚徑尺、僵臥其中、駭異間、素秋促入、慘然曰、兄弟何所隔閡、所以然者非避兄也、但恐傳布飛揚、妾亦不能久居耳、公子曰、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妹寧不知我心乎、即閨中當無漏言、請勿慮、遂速卜吉期厚葬之、初公子欲以素秋論婚於世家、恂九不欲、既沒、公子以商素秋、素秋

不應、公子曰、妹年已二十矣、長而不嫁、人其謂我何、對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顧無福相、不願入侯門、寒士而可、公子曰諾、不數日氷媒相屬、卒無所可、先是公子之妻弟韓荃來弔、得窺素秋、心愛悅之、欲購作小妻、謀之姊、姊急戒勿言、恐公子知、韓去終不能釋、托媒風示公子、許爲買鄉塲關節、公子聞之、大怒詬罵、將致意者批逐出門、自此交往遂絕、適有故尚書之孫某甲、將娶而婦忽卒、亦遣氷來、其甲第雲連、公

子之所素知、然欲一見其人、因與媒約、使甲躬謁、及期垂簾於內、令素秋自相之、甲至、裘馬騶從、炫耀閭里、又視其人、秀雅如處子、公子大悅、見者咸贊美之、而素秋殊不樂、公子不聽、竟許之、盛備奩妝、計費不貲、素秋固止之、但討一老大婢供給使而已、公子亦不之聽、卒厚贈焉、既嫁、琴瑟甚敦、然兄嫂常繫念之、每月輒一歸寧、來時奩中珠繡、必攜數事付嫂收貯、嫂未知其意、亦姑從之、甲少孤、止有寡母、溺愛過於

尋常、日近匪人、漸誘淫賭、家傳書画鼎彜、皆以鬻償戲債、而韓荃與有瓜葛、因招飲而竊探之、顧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甲初不肯、韓固求之、甲意似搖、恐公子不甘、韓曰、彼與我至戚、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成、則彼亦無如我何、萬一有他、我身任之、有家君在、何畏一俞謹菴哉、遂盛裝兩姬出行酒、且曰、果如所約、此即君家人矣、甲感之、約期而去、至日慮韓詐謾、夜候於途、果有輿來、啟簾驗炤不虛、乃導二姬去、姑

置齋中、韓僕以五百金交兑俱明、甲奔入僞告素秋、言公子暴病相呼、素秋未遑理妝、草草遂出、輿既發、夜迷不知何所、逞行良遠、殊不可到、忽有二巨燭來、衆竊喜其可以問途、無何至前、則巨蟒兩目如燈、衆大駭、人馬俱竄、委輿路側、將曙復集、則空輿存焉、意必葬於蛇腹、歸告主人、垂首喪氣而已、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始知爲惡人賺去、初不疑其婿之僞也、取婢歸、細詰情迹、微窺其變、忿甚、徧愬郡邑、甲懼、求救

於韓、韓以金妾兩亡、正復懊喪、斥絕不為力、甲呆憨無所復計、各處勾牒至、但以賄囑免行、月餘金珠服飾典貨一空、公子於憲府究理甚急、邑官皆奉嚴令、甲知不可復匿、始出、至公堂、寔情盡吐、蒙憲票拘韓對質、韓懼、以情告父、父時休致、怒其所為不法、執付隸、既見諸官府、言及遇蟒之變、悉謂其詞支、家人撈掠殆徧、甲亦屢被獄楚、幸母日鬻田產、上下營救、刑輕得不死、而韓僕已瘐斃矣、韓久困囹圄、顧助甲賂

公子千金、哀求罷訟、公子不許、甲母又請益以二姬、但求姑存疑案以待尋訪、妻又承叔母命朝夕解免、公子乃許之、甲家綦貧、貨宅辦金、而急切不能得售、因先送姬來、乞其延緩、踰数日、公子夜坐齋頭、素秋偕一媼驀然忽入、公子駭問妹固無恙耶、笑曰、蟒變乃妹之小術耳、當夜竄入一秀才家、依於其母、彼自言識兄、今在門外、請入之、公子倒屣而出、燭之非他、乃周生、宛平之名士也、素以聲氣相善、把臂入齋、款

洽臻至、傾談既久、始知顛末、初素秋昧爽欵周門、母納入、詰之知為公子妹、便將馳報、素秋止之、因與母居、慧能解意、母悅之、以子無婦、竊屬意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兄命為辭、生亦以公子交契、故不肯作無媒之合、但頻〻使人偵探、知訟事已有關說、素秋乃告母欲歸、母遣生率一媼送之、即囑媼媒焉、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竊有心而未言也、及聞媼言大喜、即與生面訂為好、先是素秋夜歸、將使公子得金而

後宣之、公子不可、曰向憒無所洩、故索金以敗之耳、
今復見妹、萬金何能易哉、即遣人告諸兩家頓罷之、
又念生家故不甚豐、道賒遠親迎殊艱、因移生母來
居以恂九舊第、生亦備幣帛鼓樂婚嫁成禮、一日嫂
戲素秋、今得新婿、曩年桃席之愛猶憶之否、素秋微
笑、因顧婢曰憶之否、嫂不觧、研問之、蓋三年床第皆
以婢代、每夕以筆画其兩眉、驅之去、即對燭而坐、婿
亦不之辨也、益奇之、求其術、但笑不言、次年大比生

將與公子偕往、素秋以為不必、公子强挽之而去、是科公子荐於鄉、生落第歸、隱有退志、踰年母卒、遂不復言進取矣、一日素秋告嫂曰、向問我術、固未肯以此駭物聽也、今遠別行有日矣、請秘授之、亦可以避兵燹、驚而問之、荅云、三年後此處當無人烟、妾荏弱不堪驚恐、將蹈海濱而隱、大哥富貴中人、不可以偕、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嫂、數日又告、公子留之不得、至於泣下、問往何所、即亦不言、雞鳴早起、攜一白鬚

奴、控双衛而去、公子隱使人尾送之、至膠萊之界、塵霧幛天、既晴、已迷所往、三年後闖寇犯順、村舍為墟、韓夫人剪帛置門内、寇至、見雲繞帯䭾高丈餘、遂駭走、以是得無恙焉、後村中有賈客至海上、遇一叟似老奴、而鬚髮盡黒、猝不敢認、叟停足而笑曰、我家公子尚健耶、借口寄語、秋姑亦甚安樂、問其居何里、曰遠矣遠矣、匆〻遂去、公子聞之、使人於所在遍訪之、竟無踪跡焉、

異史氏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其來舊矣、初念甚明、而乃持之不堅、寧如糊眼主司、固衡命不衡文耶、一擊不中、冥然遂死、蠹魚之痴、一何可憐、傷哉雄飛不如雌伏、

賈奉雉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郎姓、風格洒然、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課藝就正、郎讀罷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

一則有餘、闈場取榜尾則不足、賈曰奈何、郎曰、天下事仰而跂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此何須鄙人言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為標準、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聞之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即味列入珍、當使天下不以為泰耳、如此獵取功名、雖登臺閣猶為賤也、郎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傳、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賈終嘿然、郎起

而笑曰、少年盛氣哉、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悒々
不得志、頗思即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未至終
篇、昏々欲睡、心惶惑無以自主、又三年闈場將近、即
忽至、相見甚懽、因出所擬七題使賈作之、越日索文
而閱、不以為可、又令復作、々已又訾之、賈戲於落卷
中、集其闒冗泛濫不可告人之句、聯綴成文、俟其來
而示之、即喜曰得之矣、因使熟記、堅囑勿忘、賈笑曰、
寔相告、此言不由中、轉瞬即去、便受夏楚不能復憶

之也、即坐案頭、强令自誦一過、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高閣群書矣、聽其符濯之不下、深入肌裏、至場中、七題無一遺者、回思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把筆終以為羞、欲少竄易、而顛倒苦思、竟不能復更一字、日已西墜、真録而出、即候之已久、問何暮也、貫以寔告、即求拭符、視之已漫滅矣、再憶場中文、遂如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某惟不作此等想、故能不讀此等文也、

遂約明日過諸其寓、賈諾之、郎既去、賈取文稿自閲之、大非本懷、快快不自得、不復訪郎、嗒喪而歸、未幾榜發、竟中經魁、又閲舊稿、一讀一汗、讀竟、重衣盡濕、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乎、方慚怍閒、郎忽至曰、求中卽中矣、何其悶也、曰僕適自念、以金盆玉椀貯狗矢、真無顔出見同人、行將遯跡山林、與世長絕矣、郎曰此亦太高、但恐不能耳、果能之、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千載之名亦不足戀、況儻來之富貴

乎、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郎曰、予志決矣、不告妻子、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府、其中別有天地、叟坐堂上、郎使參之、呼以師、叟曰來何早也、郎白此人道念已堅、望加收齒、叟曰、汝既來須將此身並置度外始得、賈唯唯聽命、郎送至一院、安其寢處、又投以餌始去、房亦精潔、但戶無扉、窗無櫺、內惟一几一榻、賈解屨登床、月明穿射矣、覺微飢、取餌啖之甘而易飽、竊意郎當復至、坐久寂然、杳無聲響、但

覺淸香滿室。臟腑空明。脉絡皆可指數。忽聞有聲甚厲。似猫抓癢。自牖視之。則虎蹲簷下。乍見甚驚。因憶師言。即復收神凝坐。虎似知有人。尋入近榻。氣咻咻徧嗅足股。少頃聞庭中嘷動如雞受縛。虎即趨出。又坐少時。一美人入。蘭麝撲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曰。我來矣。一言之間。口脂散馥。瞑然不少動。又低聲曰睡乎。聲音頗類其妻。心微動。又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瞑如故。美人笑曰。鼠子動矣。初夫妻與婢

同室、狎褻惟恐婢聞、私約一謎曰、鼠子動、則相歡好、忽聞是語、不覺大動、闢目凝視、真其妻也、問何能來、答云、郎生恐君岑寂思歸、遣一婢導我來、言次因賈出門不相告語、偎傍之際頗有怨懟、賈慰藉良久、始得嬉笑爲歡、既畢、夜已向晨、聞叟譙訶聲、漸近庭院、妻急起、無地自匿、遂越短垣而去、俄頃郎從叟入、叟對賈杖郎、便令逐客、郎亦引賈自短墻出、曰、僕望君奢、不免躁進、不圖情緣未斷、累受扑責、從此暫別、相

見行有日也、指示歸途、拱手遂別、賈俯視故村在目中矣、意妻弱步必滯途間、疾趨里餘、已至家門、但見房垣零落、舊景全非、村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劉阮返自天台、情景真似、不敢入門、於對戶憩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賈揖之、問賈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即是也、得毋欲聞奇事耶、僕悉知之、相傳此公聞捷即遁、其子纔七八歲、後至十四五歲、母忽大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為之易衣、迨歿、兩孫窮

踿，房舍拆毀，惟以木架苫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遠近聞其異，皆來訪視，近日稍稀矣，賈豁然頓悟曰，公不識賈奉雉即某是也，翁大駭，走報其家，時長孫已死，次孫祥年五十餘矣，以賈年少，疑有詐僞，少間夫人出，始識之，双涕霪〻，呼與俱去，苦無屋宇，暫入孫舍，大小男婦，奔入盈側，皆其曾元，率陋劣少文，長孫婦吳氏，沽酒具藜藿，又使少子杲及婦與已共室，除舍〻祖翁姑，賈入舍，烟埃兒溺，雜氣

熏人、居數日、懊惋殊不可過、兩孫家分供餐飲、調飪尤乖、里中以貫新歸、日日招飲、而夫人恒不得一飽、吳氏故士人女、頗嫻閨訓、承順不衰、祥家給奉漸疏、或嘑爾與之、貫怒、攜夫人去、設帳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已復理舊業、若心無愧恥、富貴不難致也、居年餘、吳氏猶時餽贈、而祥父子絕迹矣、是歲試入邑庠、邑令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稍稍來近就之、貫喚入、計曩所耗費出

金償之、斥絶令去、遂買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吳二子、長者留守舊業、次杲頗慧、使與門人輩共筆硯、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澈、無何連捷登進士第、又數年以御史出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稱盛、賈爲人鯁峭、不避權貴、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屢疏求退、未嘗俞旨、未幾而禍作矣、先是祥六子皆無賴、賈雖擯斥不齒、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橫占田宅、鄉人共患之、有某乙娶新婦、祥次子篡取爲妾、乙故狙詐、鄉

人歛金助訟、以此聞於都、於是當道者交章攻賈、𠄌

殊無以自剖、被收經年、祥及次子皆瘐死、賈奉旨充

遼陽軍、時杲入泮已久、爲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

一子、年十六、遂以屬杲、夫妻携一僕一媼而去、賈曰、

十餘年之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今始知榮華之場、

皆地獄境界、悔比劉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數日

抵海岸、遥見巨舟來、鼓樂殷作、虞候皆如天神、旣近、

舟中一人出、笑請侍御過舟少憇、賈見驚喜、踴身而

過、押隸不敢禁、夫人急欲相從、而舟去已遥、遂憤投海中、漂泊數步、見一人垂練於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盪舟、且追且號、但聞鼓聲如雷、與轟濤相間、瞬息已杳、僕識其人、蓋即生也、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闈中、書藝既成、吟誦數四、嘆曰、亦復誰人識得、遂棄去更作、以故闈墨不及諸稿、賈生羞而遁去、此蓋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矣哉、

上仙

癸亥三月、與高季文赴稷下、同居逆旅、季文忽病、會高振美亦從念東先生至郡、因謀醫藥、聞袁鱗公言南郭梁氏家有狐仙、善長桑之術、遂共詣之、梁四十以來女子也、致綏綏有狐意、入其舍、複室中挂紅幕、探幕以窺、壁間懸觀音像、又兩三軸跨馬操矛、騶從甚沓、北壁下有案、案頭小座高不盈尺、貼小錦褥云仙人至則居此、衆焚香列揖、婦擊磬三、口隱約有詞、

祝已、肅客就外榻坐、婦立簾下、理髮支頤與客語、具道仙人靈蹟、久之日漸曛、衆恐礙夜難歸、煩再祝請、婦乃擊磬重禱、轉身復立、曰、上仙最愛夜談、他時往往不得遇、昨宵有侯試秀才、携肴酒來、與上仙飲、上仙亦出良醞酬諸客、賦詩歡笑、散時更漏向盡矣、言未已、閨室中細〻繁响、如蝙蝠飛鳴、方凝聽間、忽案上若墮巨石、聲甚厲、婦轉身曰、幾驚怖殺人、便聞案上作嘆咤聲、似一健叟、婦以蕉扇隔小座、〻上大言

曰、有緣哉、有緣哉、抗聲讓坐、又似拱手為禮、已而問客何所諭教、高振美遵念東先生意、問見菩薩否、答曰、南海是我熟徑、如何不見、又問閭羅亦更代否、曰與陽世等耳、問閭羅何姓、曰姓曹、已乃為季文求藥曰歸當夜祀茶水、我於大士處討藥奉贈、何恙不已、衆各有問、悉為剖決、乃辭而歸、過宿季文少愈、余與振美治裝先歸、遂不暇造訪矣、

聊齋誌異卷之二十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臙脂

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女小字胭脂、才姿慧麗、父寶愛之、欲占鳳於清門、而世族鄙其寒賤、不屑締盟、以故及笄未字、對戶龔姓之妻王氏、佻脫善謔、女閨中談友也、一日送至門、見一少年過、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似動、秋波縈轉之、少年俯其首趨而去、去既

遠女猶凝眺王窺其意戲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恨女暈紅上頰脉脉不作一語王問識得此郎否答云不識王曰此南巷鄂秀才秋隼故孝廉之子妾向與同里故識之世間男子無其溫婉衣素以妻服未闋也娘子如有意當寄語使委冰焉女無言王笑而去數日無耗心疑王氏未暇即往又疑宦裔不肯俯拾邑邑徘徊縈念頗苦漸廢飲食寢疾惙頓王氏適來省視研詰病因答言自亦不知但爾日

別後、即覺忽〻不快、延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尚無人致聲鄂郎、芳體違和、非為此否、女赬顏良久、王戲之曰、果為此、病已至是、尚何顧忌、先令夜來一聚、彼豈不肯、女嘆息曰、事至此已不能羞、但渠不嫌寒賤、即遣氷來、病當愈、若私約則斷〻不可、王頷之、遂去、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既嫁、宿偵夫他出、輙尋舊好、是夜宿適來、因述女言為笑、戲囑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聞之竊喜、幸其機之

可乘也、將與婦謀、又恐其妬、乃假無心之辭、問女家閨闥甚悉、次夜踰垣入、直達女所、以指叩窗、内問誰何、荅以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爲百年不爲一夕、郎果愛妾、但宜速倩氷人、若言私合、不敢從命、宿姑諾之、若求一握纖腕爲信、女亦不忍過拒、力疾啓扉、宿遽入、即抱求歡、女無力撐拒、仆地上、氣息不續、宿急曳之、女曰、何來惡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溫馴、知妾病由、當相憐恤、何遂狂暴若此、若復爾爾、便

當嗚呼、品行虧損、兩無所益、宿恐假跡敗露、不敢復强、但請後會、女以親迎爲期、宿以爲遠、又請之、女厭糾纏、約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許、宿捉足解繡履而出、女呼之返、曰、身已許君、復何吝惜、但恐画虎成狗、致貽污謗、今褻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宿王所、既卧、心不忘履、陰揣衣袂、竟已烏有、急起篝燈、振衣冥索、詰之不應、疑婦藏匿、婦故笑以疑之、宿不能隱、寔以情告、言已徧燭門

外、竟不可得、懊恨歸寢、竊幸深夜無人、遺落當猶在途也、早起尋之、亦復杳然、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無籍、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洽、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扃、潛入、方至窗外、踏一物耎若絮綿、拾視則巾裹女舄、伏聽之、聞宿自述甚悉、喜極、抽息而出、踰數夕、越墻入女家、門戶不悉、悞詣翁舍、翁窺牕見男子、察其音迹、知為女來者、心忿怒、操刀直出、毛大駭反走、方欲攀垣、而下追已近、急無所逃、反身

奪刃、媪起大呼、毛不得脫、因而殺之、女稍痊、鬨喧始起、共燭之、翁腦裂不復能言、俄頃已絕、於墻下得繡履、媪視之、胭脂物也、逼女、女哭而寔告之、但不忍貽累王氏、言鄂生之自至而已、天明訟於邑、邑宰拘鄂、鄂為人謹訥、年十九歲、見客羞澁如童子、被執駭絕、上堂不知置詞、惟有戰栗、宰益信其情真、横加梏械、書生不堪痛楚、以是誣服、既解郡、鞫扑如邑、生寃氣填塞、每欲與女面相質、及相遇、女輒詬詈、遂結舌不

能自伸、由是論死、往來覆訊、數官無異詞、後委齊南府復案、時吳公南岱守濟南、一見鄂生、疑其不類殺人者、陰使人從容私問之、俾得盡其詞、公以是益知鄂生冤、籌思數日始鞫之、先問胭脂、訂約後有知者否、答言無之、遇鄂生時別有人否、亦答無之、乃喚生上、溫語慰之、生自言曾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少女出、某即趨避、過此並無一言、吳公叱女曰、適言側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懼曰、雖有

王氏、與彼寔無關涉、公罷質、命拘王氏、數日已至、又禁不與女通、立刻出審、便問王殺人者誰、王對不知、公詐之曰、胭脂供言殺卞某汝悉知之、胡得隱匿、婦呼曰、冤哉、淫婢自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細詰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流涕曰、自已不肖、致父慘死、訟結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誠不忍耳、公問王氏既戲後曾語

何人、王供無之、公怒曰、夫妻在床、慝無不言者、何得云無、王供丈夫久客未歸、公曰雖然、凡戲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將誰欺、命梏十指、婦不得已、寔供魯與宿言、公於是釋罰拘宿、宿至、自供不知、公曰、宿妓者必無良士、嚴械之、宿自供賺女是真、自失履後未敢復往、殺人寔不知情、公怒曰、踰墻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籍、遂以自承招成報上、無不稱吳公之神、鉄案如山、宿遂延頸以待

秋決矣、然宿雖放縱無行、故東國名士、聞學使施公愚山、賢能稱最、又有憐才恤士之德、因以一詞控其寃枉、言詞愴惻、公討其招供、反覆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寃也、遂請於院司、移案再鞫、問宿生鞋遺何所、供言忘之、但叩婦門時、猶在袖中、轉詰王氏、宿介之外、奸夫有幾、供言無之、公曰、淫亂之人、豈得耑私一人、供言身與宿介稚齒交合、故未能謝絕、後非無見挑者、身寔未敢相從、因使指其人以寔之、供云、同里毛

大、屢挑而屢拒之矣、公曰、何忽貞白如此、命搒之、婦頓首出血、力辨無有、乃釋之、又詰汝夫遠出、寧無有托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貸餽贈、曾一二次入小人家、蓋甲乙皆巷中游蕩子、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公悉籍其名、並拘之、既集、公赴城隍廟、使盡伏案前、便言曩梦神人相告、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對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可原宥、虛者廉得無赦、同聲言無殺人之事、公以三木置地、

將並夾之、括髮裸股、齊鳴冤苦、公命釋之、謂曰、既不自招、當使鬼神指之、使人以氈褥悉幛殿窻、令無少隙、袒諸囚背、驅入暗中、始授盆水一一、命自盥訖、繫諸壁下、戒令面壁勿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少間喚出驗視、指毛曰、此真殺人賊也、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煙煤濯其手、殺人者恐神來書、故匿背於壁而有灰色、臨出以手護背而有煙色也、公固疑是毛、至此益信、施以毒刑、盡吐其寔、判曰、宿介蹈盆成

括殺身之道、成登徒子好色之名、祇緣兩小無猜、遂野鶩如家雞之戀、爲因一言有漏、致得隴興望蜀之心、將仲子而踰園墻、便如鳥墮冒劉郎而入洞口、竟賺門開、感帨驚尨、鼠有皮胡若此、攀花折樹、士無行其謂何、幸而聽病燕之嬌啼、猶爲玉惜、憐弱柳之憔悴、未以鶯狂、而釋么鳳於羅中、尚有文人之意、乃劫香盟於襪底、寧非無賴之尤、蝴蝶過墻、隅𥦗有耳、蓮花瓣卸、墮地無蹤、假中之假以生、究外之究誰信、天

降禍起、酷械至於垂亡、自作孽盈、斷頭幾於不續、彼
踰墻鑽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僵李代桃、誠難消其冤
氣、是宜稍寬笞扑、折其已受之慘、姑降青衣、開其自
新之路、若毛大者、刁猾無籍、市井凶徒、被鄰女之投
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賊智忽生、開戶迎風、喜
得履張生之跡、求漿值酒、妄思偷韓掾之香、何意魄
奪自天、魂攝於鬼、浪乘槎木、直入廣寒之宮、逕泛漁
舟、錯認桃源之路、遂使情火息焰、慾海生波、刀橫直

前、投鼠無他顧之意、寇窮安往、急兔起反噬之心、越壁入人家、止期張有冠而李借、奪兵遺繡履、遂教魚脫網而鴻罹、風流道乃生此惡魔、溫柔鄉何有此鬼蜮哉、即斷首領、以快人心、胭脂身猶未字、歲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應有郎似玉、原衣裳之舊隊、何愁貯屋無金、而乃感關雎而念好逑、竟繞春婆之夢、怨摽梅而思吉士、遂離倩女之魂、為因一線纏縈、致使羣魔交至、爭婦女之顏色、恐失胭脂、惹鷙鳥之紛飛、

並托秋隼、蓮鈎摘去、難保一瓣之香、鉄限獻來、幾破連城之玉、嵌紅豆於骰子、相思骨竟作厲階、喪喬木於斧斤、可憎才真成禍水、葳蕤自守、幸白璧之無瑕、縲絏苦爭、喜錦衾之可覆、嘉其入門之拒、猶潔白之情人、遂其擲果之心、亦風流之雅事、仰彼邑令、作爾氷人、案既結、遐邇傳誦焉、自吳公勦後、女始知鄂生寃、堂下相遇、靦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詞、而未可言也、生感其眷戀之情、愛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賤、且

日登公堂、爲千人所窺指、恐娶之爲人姍笑、日夜縈
廻、無以自主、判牒既下、意始安帖、邑令爲之委禽、送
鼓吹焉、
異史氏曰、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愼也、縱能知李
代爲冤、誰復思桃僵亦屈、然事雖暗昧、必有其間、
要非深思研察、不能得也、嗚呼、人皆服哲人之折
獄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
局消日、紬被放衙、下情民艱、曾不肯一勞方寸、至

鼓動衙開、巍然高坐、彼嘵嘵者直以桎梏靖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

愚山先生吾師也、方見知時、余猶童子、竊見其獎進士子、拳拳如恐不盡、小有冤抑、必委曲呵護之、魯不肯作威學校以媚權要、真宣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士已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嘗有名士入場作寶藏興焉文、悞犯下水字、録畢而後悟之、料無不黜之

理、作詞曰、寶藏在山間、悞認却在水邉、山頭蓋起水晶殿、瑚長峰尖、珠結樹巔、這一回嵯中跌死撑船漢、告蒼天、留㸃蒂兒、好與朋友看、先生閲文至此、和之曰、寶藏將山誇、忽然見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甞見他、登高怕險、那曾見會水渰殺、此亦風雅之一班、憐才之一事也、

阿纖

奚山者、高密人、貿販為業、往〻客蒙沂閒、一日途中阻雨、及至所常宿處、而夜已深、徧叩肆門、無有應者、徘徊廡下、忽二扉豁開、一叟出、便納客入、山喜從之、縶蹇登堂、〻上迄無几榻、叟曰、我憐客無歸、故相容納、我寔非賣食沽飲者、家中無多手指、惟有老荊弱女、眠熟矣、雖有宿肴、苦無烹鬻、勿嫌冷啜也、言已便入、少頃以足床來置地上、促客坐、又入、攜一短足几至、捘來報往、蹀躞甚勞、山起坐不自安、曳翁暫息、少

聞一女郎出行酒、叟顧曰、我家阿纖興矣、視之年十六七、窈窕秀弱、風致嫣然、山有少弟未婚、竊屬意焉、因問叟清貫尊閥、答名士虛姓古、子孫皆夭折、剩有此女、適不忍攪其酣睡、想老荊喚起矣、問婿家阿誰、答言未字、山竊喜、既而品味雜陳、似所宿具、食已致恭而言曰、萍水之人、遂蒙寵惠、沒齒所不敢忘、緣翁盛德、乃敢遽陳朴魯、僕有幼弟三郎、十七歲矣、讀書肄業、頗不冥頑、欲求援繫、不嫌寒賤否、叟喜曰、老夫

在此、亦是僑寓、倘得相托、便假一廬、移家而往、庶免懸念、山都應之、遂起展謝、叟殷勤安置而去、雞既唱叟已出、呼客盥沐、束裝已、酬以飯金、固辭曰、留客一飯、萬無受金之理、矧附爲婚姻乎、既別、客月餘乃返、去村里餘、遇老媪率一女郎、冠服盡素、既近、疑似阿纖、女郎亦頻轉顧、因把媪袂、附耳不知何詞、媪便停步向山曰、君奚姓耶、山唯唯、媪愀然曰、不幸老翁壓於敗堵、今將上墓、家虛無人、請少待路側、行即還也、

遂入林去、移時始來、途已昏冥、遂與偕行、道其孤弱、不覺哀啼、山亦酸惻、媪曰、此處人情、大不平善、孤孀難以過度、阿纖既爲君家婦、過此恐遲時日、不如早夜同歸、山可之、既至家、媪挑燈供客、已謂山曰、意君將至、儲粟都已糶去、尚存二十餘石、遠莫致之、北去四五里、村中第一門有談二泉者、是吾售主、君勿憚勞、先以尊乘運一囊去、叩門而告之、但道南村古姥、有數石粟、糶作路用、煩驅蹄躈一致之也、即以囊粟

付山、山策蹇去、叩戶、一碩腹男子出、告以故、傾囊先
歸、俄有兩夫以五騾至、媪引山至粟所、乃在窖中、山
下爲操量執槩、母放女妝、頃刻盈裝、付之以去、凡四
返而粟始盡、既而以金授媪、媪留其一人二畜、治任
遂東、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市頭賃騎、談僕乃返、
既歸、山以情告父母、相見 喜、即以別第館媪、卜吉
爲三郎完婚、媪治奩妝甚備、阿纖寡言少怒、或與語、
但有微笑、晝夜績織無停晷、以是上下悉憐悅之、囑

三郎曰、寄語大伯、再過西道、勿言吾母子也、居三四年、奚家益富、三郎入泮矣、一日山宿古之舊鄰、偶及曩年無歸、投宿翁媪之事、主人曰、客悞矣、東鄰爲阿伯別業、三年前居者輙睹怪異、故空廢甚久、有何翁媪相留、山甚訝之、而未深信、主人又曰、此宅向空、十年無敢入者、一日第後墻傾、伯往視之、則石壓巨鼠如猫、尾在外猶動搖、急歸呼衆共往、則已渺矣、群疑是物爲妖、後十餘日復入視、寂無形聲、又年餘始有

居人、山益奇之、歸家私語、竊疑新婦非人、陰爲三郎慮、而三郎篤愛如常、久之家中人紛相猜議、女微察之、夜中語三郎曰、妾從君數年、未嘗少失婦德、今置之不以人齒、請賜離婚書、聽君自擇良耦、因泣下、三郎曰、區區寸心、宜所夙知、自卿入門、家日益豐、咸以福澤歸卿、烏得有異言、女曰、君無二心、妾豈不知、但衆口紛紜、恐不免秋扇之捐、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捕之猫以覘其意、女雖不懼、然蹙蹙

不快、一夕謂媪小恙、辭三郎省侍之、天明三郎往訊、則室内已空、駭極、使人於四途蹤跡之、並無消息、中心營々、寢食都廢、而父兄皆以為幸、交慰籍之、將為續婚、而三郎殊不懌、俟之年餘、音問已絕、父兄輒相誚責、不得已以重金買妾、然思阿纖不衰、又数年、奚家日漸貧、由是咸憶阿纖、有叔弟嵐、以故至膠、迂道宿表戚陸生家、夜聞鄰哭甚哀、未遑詰也、既返、復聞之、因問陸々云、数年前有寡母孤女僦居於此、月前

姥死、女獨處無一綫之親、是以哀耳、問何姓、曰姓古、常閉戶不與里社通、故未悉其家世、嵐驚曰、是吾嫂也、因往欵扉、有人揮涕出、隔扉問曰、客何人、我家故無男子、嵐隙窺而遥審之、果嫂、便曰、嫂啟闗、我是叔家阿遂、女聞之、拔闗納入、訴其孤苦、益悽愴悲懷、嵐曰、三兄憶念頗苦、夫妻即有乖忤、何遂遠遁至此、即欲賃輿同歸、女愴然曰、我以人不齒數、故遂與母偕隐、今又返而依人、誰不加白眼者、如欲復還、當與大

兄分炊、不然、行乳藥求死耳、嵐歸以告三郎、三郎星夜馳去、夫妻相見、各有涕洟、次日告其屋主、屋主謝監生窺女美、陰欲圖致為妾、數年不取其直、頻風示媼、媼絶之、媼死、竊幸可謀、而三郎忽至、通計房租以留難之、三郎家故不豐、聞金多頗有憂色、女言不妨、引三郎視倉儲、約粟三十餘石、償租有餘、三郎喜以告謝、謝不受粟、故索金、女嘆曰、此皆妾身之惡幛也、遂以情告三郎、三郎怒、将訟於邑、陸氏止之、為散粟

於里黨、歛貲償謝、以車送兩人歸、三郎寔告父母、與兄析居、阿纖出私金、日建倉廩、而家中尚無儋石、共奇之、年餘驗視、則倉中盈積、不數年、家大富、而山苦貧、女移翁姑自養、輒以金粟周兄、狃以爲常、三郎喜曰、卿可云不念舊惡矣、女曰、彼自愛弟耳、且非渠妾何緣識三郎哉、後亦無甚怪異、

瑞雲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双、年十四歲、其母蔡媼、將使

出應客、瑞雲告曰、此奴終身發軔之始、不可草草、價由母定、客則聽奴自擇之、媪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逐日見客、客求見者必以贄、贄厚者接以弈、酬以画、薄者留一茶而已、瑞雲名譟已久、自此富商貴介、日接踵於門、餘杭賀生、才名夙著、而家僅中資、素仰瑞雲、固未敢擬同鴛夢、亦竭微資、冀得一睹芳澤、竊恐其閱人既多、不以寒酸在意、及至相見、一談而款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贈生曰、何事求漿者、藍

橋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人間、生得之狂喜、更欲有言、忽小鬟來白客至、倉猝遂別、既歸、吟玩詩詞、夢魂縈擾、過一二日、情不自已、修贄復往、瑞雲接見良歡、移坐近生、悄然曰、能圖一宵之聚否、生曰、窮踧之士、惟有癡情可獻知己、一絲之贄、已竭綿薄、得近芳容、意願已足、若肌膚之親、何敢作此夢想、瑞雲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久坐不出、媼頻喚瑞雲以促之、生乃歸、心甚悒悒、思欲罄家以博一懽、轉

恐金盡而別、此情復何以堪、籌思及此、熱念都消、由是音息遂絕、瑞雲擇婿數月、更不得一當、媪頗恚、將強奪之而未發也、一日有秀才來、投贄坐語、少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真、過數日墨痕漸濶、年餘連顴徹準矣、見者輒笑、而車馬之跡以絕、媪斥去妝飾、使與婢輩伍、瑞雲又荏弱不任驅使、日益憔悴、賀聞而過之、見蓬首廚下、醜狀類鬼、舉目見生、面

壁自隱、賀憐之、與媼言願贖作婦、媼許之、賀貸田傾裝買之而歸、入門、牽衣攬涕、且不敢以伉儷自居、願備妾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知我、我豈以衰故忘卿哉、遂不復娶、聞者共姍笑之、而生情益篤、居年餘偶至蘇、有和生與同主人、忽問杭有名妓瑞雲、近如何矣、賀以適人對、又問何人、曰其人率與僕等、和曰、若能如君、可謂得人矣、不知價幾何許、賀曰、緣有奇疾、姑從賤售耳、不然、如僕者

何能扵构欄中買佳麗哉、又問其人果能如君否、賀以其問之異、因反詰之、和笑曰、寔不相欺、昔曾一覩芳儀、甚惜其以絕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以小術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憐才者之真鑒耳、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能滌之否、和笑曰、烏得不能、但須其人一誠求耳、賀起拜曰、瑞雲之婿、即某是也、和喜曰、天下惟真才人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請從君歸、便贈一佳人、遂與同返、既至、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

吾法、當先令治具者有歡心也、即令以盥罷貯水、戟指而書之曰、濯之當愈、然須親出一謝醫人也、賀笑捧而去、立俟瑞雲自頮之、隨手光潔、艷麗一如當年、夫婦共德之、同出展謝、而客已渺矣、徧覓之不可得、意者其仙與、

仇大娘

仇仲、晉人也、忘其郡邑、值大亂、為寇俘去、二子福祿俱幼、繼室邵氏、撫双孤、遺業幸能溫飽、而歲屢祲、豪

强者復淩籍之、遂至食息不保、仲叔尚廉、利其嫁屢勸駕、而郃氏矢志不揺、廉陰劵於大姓、欲强奪之、閔說已成、而他人不之知也、里人魏名夙狡獪、與仲家積不相能、事事思中傷之、因郃寡僞造浮言以相敗辱、大姓聞之、惡其不德而止、久之廉之陰謀與外之飛語、郃漸聞之、寃結胸懷、朝夕隕涕、四體漸以不仁、委身牀榻、福甫十六歲、因縫紉無人、遂急為畢姻、婦姜秀才屺瞻之女、頗稱賢能、百事賴以經紀、由此用

漸裕、仍使祿從師讀、魏忌嫉之而陽與善、頻招福飲、福倚為腹心交、魏乘間告曰、尊堂病廢、不能理家人生産、弟坐食一無所操作、賢夫婦何為作馬牛哉、且弟買婦、將大費金錢、為君計不如早析、則貧在弟而富在君也、福歸謀諸婦、婦咄之、奈魏日以微言相漸漬、福惑焉、直以已意告母、母怒、詬罵之、福益恚、輒視金粟為他人之物而委棄之、魏乘机誘與博賭、倉粟漸空、婦知而未敢言、既至粮絶、母駭問、始以寔告、母

忿怒而無如何、遂析之、幸姜女賢、旦夕爲母執炊、奉事一如平日、福既析、益無顧忌、大肆淫賭、數月間田產悉償戲債、而母與妻皆不及知、福貲既罄、無所爲計、因券妻貸貲、而苦無受者、邑人趙閻王、原漏網之巨盜、武斷一鄉、固不畏福之食言也、慨然假貲、福持去、數日復空、意踟躕將背券盟、趙橫目相加、福大懼、賺妻付之、魏聞竊喜、急奔告姜、寔將傾敗仇也、姜怒詬興、福懼甚、亡去、姜女至趙家、始知爲壻所賣、大哭、

但欲覔死、趙初慰諭之、不聽、既而威逼之益罵、大怒、鞭撻之、終不肯服、因拔笄自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趙急以帛束其項、猶兾從容而挫折焉、明日拘牒已至、趙行行殊不置意、官驗女傷重、命笞之、隷相顧無敢用刑者、官久聞其横暴、至此益信、大怒、喚家人出、立斃之、姜遂舁女歸、自姜之訟也、邱氏始知福不肖狀、一號幾絶、寘然大慚、禄時年十五、煢煢無以自主、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嫁於遠郡、性剛猛、每

歸寧、餽贈不滿其志、輒忤父母、往〻以憤去、仲以是
怒惡之、又因道遠、遂數載不一存問、邵氏垂危、魏欲
招之來而啟其爭、適有貿販者與大娘同里、便托寄
語大娘、且歆以家之可圖、數日大娘果與少子來、入
門、見幼弟侍病母、景象慘淡、不覺愴惻、因問弟福祿、
備告之、大娘聞之、忿氣塞吭曰、家無成人、遂任人蹂
躪至此、吾家田產、諸賊何得賺去、因入廚下、爇火炊
糜、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共啖之、啖已、忿出詣邑投

狀、訟諸博徒、衆惧、歛金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邑令拘甲乙等各加杖責、田產殊置不問、大娘憤不已、率子赴郡、郡守最惡博者、大娘力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情詞忼慨、守爲之動、判令邑宰追田給主、仍懲仇福以儆不肖、既歸、邑宰奉令敲比、於是故田盡反、大娘時已久寡、乃遣少子歸、且囑從兄務業、勿得復來、大娘由此止母家、養母教弟、內外有條、母大慰、病漸瘥、家務悉委大娘、里中豪强少見凌暴、輒

握刃登門、侃〻爭論、罔不屈服、居年餘、田産日增、時市藥餌珍肴餽遺姜女、又見禄漸長成、頻囑媒為之覓婣、魏告人曰、仇家產業、悉屬大娘、恐將來不可復返矣、人咸信之、故無肯與論婚者、有范公子子文、家中名園為晉第一、園中名花夾路、直通內室、或不知而悞入之、値公子私宴、怒執為盜、杖幾死、會清明禄自塾中歸、魏引與遊遨、遂至園所、魏故與園丁有舊、放令入周歷亭榭、俄至一處、溪水洶湧、有画橋朱檻、

通一淥門、遥望門内、繁花如錦、蓋即公子内齋也、魏紿之曰、君請先入、我適欲私焉、禄信之、循橋入戶、至一院落、聞女子笑聲、方停步間、一婢出窺見之、旋踵即返、禄始駭奔、無何公子出、叱家人縮索逐之、禄大窘、自投溪中、公子反怒爲笑、命諸僕引出、見其容裳秀雅、便令易其衣履、曳入一亭、詰其姓氏、藹容温語、意甚親暱、俄趨入内、旋出、笑握禄手、過橋漸達曩所、禄不解其意、逡巡不敢入、公子强曳入之、見花籬内

隱〻有美人窺伺、既坐、則羣婢行酒、禄辭曰、童子無知、悞踐閨闥、得蒙赦宥、已出非望、但願釋令早歸、受恩匪淺、公子不聽、俄頃肴炙紛紜、禄又起、辭以醉飽、公子捺坐笑曰、僕有一樂拍名、若能對、即放君行、禄唯〻請教、公子云、拍名渾不似、禄嘿思良久、對曰、銀成没奈何、公子大笑曰、真石崇也、禄殊不觧、蓋公子有女名蕙娘、美而知書、日擇良偶、夜梦一人告之曰、石崇汝婿也、問何在、曰明日落水矣、早告父母、共以

為異、禄適符梦兆、故邀入内舍、使夫人女婢共覘之也、公子聞對而喜、乃曰、拍名乃小女所擬、屢思而無其偶、今得屬對、亦有天緣、僕欲以息女奉箕帚、寒舍不乏第宅、更無煩親迎耳、禄遑然遜謝、且以母病不能入贅為辭、公子姑令歸謀、遂遣閹人負濕衣、送之以馬、既歸告母、母〻驚為不祥、於是始知魏氏險、然因凶得吉、亦置不讐、但戒子遠絶而已、踰数日、公子又使人致意母、母〻終不敢應、大娘應之、即倩双媒納采

焉、未幾祿贅入公子家、年餘游泮、才名藉甚、妻弟長成敬少弛、祿怒、携婦而歸、母已杖而能行、頻歲賴大娘經紀、第宅亦頗完好、新婦既歸、婢僕如雲、宛有大家風焉、魏又見絶、嫉妬益深、恨無瑕之可蹈、乃引旗下逃人誣祿寄貲國初立法甚嚴、祿依令徙口外、范公子上下賄托、僅以蕙娘免行、田產盡沒入官、幸大娘執析產書、銳身告理、新增良沃若干頃、悉掛福名、母女始得安居、祿自分不返、遂書離婚字付岳家、伶

行自去、行數日至都北、飯於旅肆、有丐子怔憕戶外、貌絕類兄、近致訊詰、果兄、祿因自述、兄弟悲慘、祿解複衣、分數金、囑令歸、福泣受而別、祿至關外、寄將軍帳下為奴、因祿文弱、俾主文籍、與諸僕同棲止、僕輩研問家世、祿悉告之、內一人驚曰、是吾兒也、蓋仇仲初為寇家牧馬、後寇投誠、賣仲旗下、時從主屯關外、向祿緬述、始知真為父子、抱首悲哀、一室為之酸辛、已而憤曰、何物逃東、敢詐吾兒、因泣告將軍、將軍即

命禄攝書記、函致親王、付仲詣都、仲伺車駕出、先投冤狀、親王為之婉轉、遂得昭雪、命地方官贖業歸仇、仲返、父子各喜、禄細問家口、為贖身計、乃知仲入旗下、兩易配而無所出、時方鰥也、禄遂治任返、初福别弟歸、匍匐自投、大娘奉母坐堂上、操杖問之、汝願受扑責、便可姑留、不然、汝田產既盡、亦無汝噉飯處、請仍去、福涕泣伏地、願受笞、大娘投杖曰、賣婦之人、亦不足懲、但宿案未消、再犯首官可也、即使人往告姜、

姜女罵曰、我是仇氏何人而相告耶、大娘頻述告福、而揶揄之、福慚愧不敢出氣、居半年、大娘雖給奉周備、而役同厮養、福操作無怨詞、託以金錢輙不苟、大娘察其無他、乃白母求姜女復歸、母意其不可復挽、大娘曰不然、渠如肯事二主、楚毒豈肯自罹、要不能不有此念耳、遂率福躬往負荆、岳父母誚讓良切、大娘叱使長跪、然後請見姜女、請之再四、堅避不出、大娘摟捉以出、女乃指福唾罵、福慚汗無以自容、姜母

始曳令起、大娘請問歸期、女曰、向受姊惠綦多、今承
尊命、豈復有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責也、且恩義
已絶、更何顏與黒心子共生活哉、請別營一室、妾往
奉侍老母、較勝披削足矣、大娘代白其悔、為翌日之
約而別、次朝以乘輿取歸、母逆於門而跽拜之、女伏
地大哭、大娘勸止、置酒為歡、命福坐案側、乃執爵而
言曰、我苦爭者非自利也、今弟悔過、貞婦復還、請以
簿籍交納、我以一身來、仍以一身去耳、夫婦皆興席

改容羅拜哀泣、大娘乃止、居無何昭雪之命下、不數日田產悉還故主、魏大駭不知其自、恨無術可以復施、適西鄰有田祿之變、魏托救焚而往、暗以編菅爇祿第、風又暴作、延燒幾盡、止遺福居兩三屋、舉家依聚其中、未幾祿至、相見悲喜、初范公子得離書、持商蕙娘、蕙慟哭碎而投諸地、父從其志不復强、祿歸聞其未嫁、喜如岳所、公子知其哭、欲留之、祿不可、遂辭而退、大娘幸有藏金、出葺敗堵、福負鍤營築、掘見窖

鑼、夜與弟共發之、石池盈丈、滿中皆不動尊也、由是鳩工大作、樓舍羣起、壯麗擬於世胄、禄感將軍義、備千金往贖父、福請行、因遣僕輔之以去、禄乃迎蕙娘歸、未幾父兄同歸、一門歡騰、大娘自居母家、禁子省視、恐人議其私也、父既歸、堅辭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析產而三之、子得二、女得一也、大娘固辭、兄弟皆泣曰、吾等非姊、烏有今日、大娘乃安之、遣人招子移家共居焉、或問大娘異母兄弟、何遂關切如此、大娘曰、

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獸如此耳、豈以人而效之、福祿聞之皆流涕、使工人治其第、皆與已等、魏自計十餘年禍之而益以福之、深自愧悔、又仰其富、思交歡之、因以賀仲階進、備物而往、福欲却之、仲不忍拂、受鷄酒焉、鷄以布縷縛足、逸入灶、〻火燃布、往棲積薪、僮婢皆見而未顧也、俄而薪焚災舍、一家惶駭、幸手指衆多、一時撲滅、而廚中百物俱空矣、兄弟皆謂其物不祥、後值父壽、復餽羣羊、却之不得、繫羊庭

樹、夜有僮被扑歐、忿趋樹下、解羊索自經死、兄弟嘆
曰、其福之不如其禍之也、自是魏雖殷勤、竟不敢受
其寸縷、寧厚酬之而已、後魏老貧而作丐、每周以布
粟而德報之、

異史氏曰、噫嘻、造物之殊不由人也、益讐之而益
福之、彼机詐者無謂甚矣、顧受其愛敬而反以得
禍、不更奇哉、此可知盜泉之水、一掬亦污也、

曹操塚

許城外有河水洶湧、近堰深暗、盛夏時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轉相驚怪、邑宰聞之、遣多人閘斷上流、竭其水、見堰下有深洞、中置轉輪、ゝ上排利刃如霜、去輪攻入、有小碑、字皆漢篆、細視之、則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寶盡取之、

異史氏曰、後賢詩云、盡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葬君尸、寧知在七十二塚之外乎、奸哉瞞也、然千

餘年而朽骨不保、變詐亦復何益、嗚呼、瞞之智正瞞之愚耳、

龍飛相公

安慶戴生、少薄行無檢幅、一日自他醉歸、途中遇故表兄季生、醉後昏眊、亦忘其死、問向在何所、季曰、僕已異物、君忘之耶、戴始恍然、而醉亦不懼、問冥間何作、答云、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録、戴曰、人世禍福當知之、季曰、吾職也、烏得不知、但過繁、非甚關切、不能盡

記耳、三日前偶閱冊、尚睹君名、戴急問其何詞、季曰、不敢欺、尊名在黑暗獄中、戴大惧、酒亦醒、苦求拯拔、季曰、此非所能效力、惟善可以已之、然君惡籍盈指、非大善不可復挽、窮秀才有何大力、即日行一善、非年餘不能相準、今已晚矣、但從此砥行、則地獄中或有出時、戴聞之泣下、伏地哀懇、乃仰首而季已杳矣、悒悒而歸、由此洗心改行、不敢差跌、先是戴私其鄰婦、鄰人聞知而不肯發、思掩執之、而戴自改行、永與

婦絶、鄰人伺之不得、以為恨、一日遇於田間、陽與語、紿窺眢井、因而墮之、井深數丈、計必死、而戴中夜甦、坐井中、大號、殊無知者、鄰人恐其復生、過宿往聽之、聞其聲、急投石、戴移避洞中、不敢復作聲、鄰人知其不死、劚土填井、幾滿之、洞中冥黑、眞與地獄無少異者、況空洞無所得食、計無生理、匍匐漸入、則三步外皆水、無所復之、還坐故處、初覺腹餒、久竟忘之、因思重泉下無善可行、惟長宣佛號而已、既見燐火浮游、

熒熒滿洞、因而祝之曰、聞青燐悉為冤鬼、我雖暫生、固已難返、如可共話、亦慰寂寞、但見諸燐漸浮水來、燐中皆有一人、高約人身之半、詰所自來、答云此古煤井、主人攻煤、震動古墓、被龍飛相公決地海之水、溺死四十三人、我等皆其鬼也、問相公何人、曰不知也、但相公文學士、今為城隍幕客、彼亦憐我無辜、三五日輒一施水粥、但我輩冷水浸骨、超拔無日、君倘再履人世、祈撈殘骨葬一義塚、則惠及泉下者多矣、

戴曰、如有萬分之一、此即何難、但身在重泉、安望重睹天日乎、因敎諸鬼使念佛、捻塊作珠、記其藏數、不知時之昏曉、倦則眠、醒則坐而已、忽見深處有籠燈、衆喜曰、龍飛相公施食矣、邀戴同往、戴慮水阻、衆强扶曳以行、飄若履空、曲折半里許、至一處、衆釋令自行、步益上、如升數仞之階、〻盡睹房廊、堂上燒明燭一枝大如臂、戴久不見火光、喜極趨上、〻坐一叟儒服儒巾、戴輟步不敢前、叟已睹之、訝問生人何來、戴

上、伏地自陳、叟曰、我耳孫也、因令起、賜之坐、自言戴潛、字龍飛、曩因不肖孫堂、連結匪類、近墓作井、使老夫不安於夜室、故以海水投之、今其後續如何矣、蓋戴近宗凡五支、堂居長、初邑中大姓賂堂、攻煤於其祖塋之側、諸弟畏其强莫敢爭、無何地水暴至、採煤人盡死井中、諸死者家群興大訟、堂及大姓皆以此貧、堂子孫至無立錐、戴乃堂弟裔也、曾聞先人傳其事、因告翁、翁曰、此等不肖、其後烏得昌、汝既來此、當

毋廢讀、因餉以酒饌、遂置卷案頭、皆成弘制藝、廹使研讀、又命題課文、如師授徒、堂上燭常明、不剪亦不滅、倦時輒眠、莫辨晨夕、翁時出、則以一僮給役、歷時覺有數年之久、然幸無苦、但無別書可讀、惟制藝百首、首四千餘遍矣、翁一日謂曰、子孽報已滿、合還人世、余塚鄰煤洞、陰風刺骨、得志後遷我於東原、戴敬諾、翁乃喚集群鬼、仍送至舊坐處、群鬼羅拜再囑、戴亦不知何計可出、先是家中失戴、搜訪既窮、毋告官、

係累多人、並少踪緒、積三四年、官離任、緝案亦弛、戴妻不安於室、遣嫁去、會里中人復治舊井、入洞見戴、撫之未死、大駭、報諸其家、舁歸、經日、始言其端末、自戴入井、鄰人毆殺其婦、爲婦翁所訟、駁審年餘、僅存皮骨而歸、聞戴復生、大懼亡去、宗人議究治之、戴不許、且謂曩時寔所自取、此冥中之譴、於彼何與焉、鄰人察其意無他、始逡巡而歸、井水既涸、戴買人入洞拾骨、俾各爲具、市棺設地、葬叢塜焉、又稽宗譜、名潛

字龍飛、先設品物祭諸其塚、學使聞其異、又賞其文、是科以優等入闈、遂捷於鄉、既歸、營兆東原、遷龍飛厚葬之、春秋上墓、歲歲不衰、

異史氏曰、余鄉有攻煤井者、洞沒於水、十餘人沉溺其中、竭水求尸、兩月餘始得洞、而十餘人並無死者、蓋水大至時、共泅高處得不溺、縋而上之、見風始絕、一晝夜乃漸甦、始知人在地下、如蛇鳥之蟄、急切未能死也、然未有至數年者、苟非至善、三

年地獄中、烏得有生人哉、

珊瑚

安生大成、重慶人、父孝廉、早卒、弟二成幼、生娶陳氏、小字珊瑚、性嫺淑、而生母沈悍謬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色、每早旦靚妝往朝、值生疾、母謂其誨淫、詬責之、珊瑚退毀妝以進、母益怒、投顙自撾、生素孝、鞭婦、母少解、自此益憎婦、婦雖奉事惟謹、終不與交一語、生知母怒、亦寄宿他所、示與婦絕、久之、母終不快、觸

物類而罵之、意皆在珊瑚、生曰、娶妻以奉姑嫜、今若此、何以妻為、遂出珊瑚、使老嫗送諸其家、方出里門、珊瑚泣曰、為女子不能作婦、婦何以見双親、不如死、袖中出剪刀刺喉、急救之、血溢沾襟、扶歸生族嬸家、嬸王氏寡居無偶、遂止焉、嫗歸、生囑隱其情、而心竊恐母知、過數日、探知珊瑚創漸平、登王氏門、使勿留珊瑚、王召之入、不入、但盛氣逐珊瑚、無何王率珊瑚出、見生、便問珊瑚何罪、生責其不能事母、珊瑚脈脈

不作一言、惟俛首嗚泣、泪皆赤、素衫盡染、生怵惻不能盡詞而退、又數日、母已聞之、怒詣王、惡言誚讓、王傲不相下、反數其惡、且言婦已出、尚屬安家何人、我自留陳氏女、非留安氏婦也、何煩强與他家事、母怒甚而窮於詞、又見其意氣洶洶、慚沮大哭而返、珊瑚意不自安、思他適、先是生有母姨于媪、即沈姊也、年六十餘、子死、止一幼孫及寡媳、又嘗善視珊瑚、遂辭王往投媪、媪詰得故、極道妹子昏暴、即欲送之還、珊

瑚力言其不可、兼囑勿言、於是與于媪居、類姑婦焉、珊瑚有兩兄、聞而憐之、欲移之歸而嫁之、珊瑚執不肯、惟從于媪紡績以自度、生自出婦、母多方為子謀婚、而悍聲流播、遠近無與為偶、積三四年、二成漸長、遂先為畢姻、二成妻臧姑、驕悍戾沓、尤倍於母、母或怒以色、則臧姑怒以聲、二成又懦、不敢為左右袒、於是母威頓減、莫敢攖、反望色笑而承迎之、猶不能得臧姑歡、臧姑役母若婢、生不敢言、惟身代母操作、滌

器汎掃之事皆與焉、母子恒於無人處相對飲泣、無何母以欝積病委頓在床、便溺轉側皆須生、生晝夜不得寐、兩目盡赤、呼弟代役、甫入門、臧姑輒喚去之、生於是奔告于媪、媪臨存、入門泣且訴、訴未畢、珊瑚自幃中出、生大慚、禁聲欲出、珊瑚以兩手叉門、生窘極、自肘下冲出而歸、亦未敢以告母、無何于媪至、母止之、由此媪家無日不以人來、來輒以甘旨餉媪、媪寄語寡媳、此處不餓、後無復爾、而家中餽遺卒無

少間、媪不肯少嘗食、緘留以進病者、母病亦漸瘥、媪幼孫又以母命將佳餌來問疾、沈嘆曰、賢哉婦乎、姊何修者、媪曰、妹以去婦何如人、曰嘻、誠不至夫臧氏之甚也、然烏如甥婦賢、媪曰、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惡乎弗如、沈乃泣下、且告之悔、曰珊瑚嫁也未者、答云不知、然訪之、又數日病良已、媪欲別、沈泣曰、恐姊去我仍死耳、媪乃與生謀、析二成居、二成告臧姑、臧姑不樂、語侵兄、兼及媪、生願以良田悉歸二

成、臧姑乃喜、立析產書已、媪始去、明日以車來迎沈、沈至其家、先求見甥婦、亟道甥婦德、媪曰、小女子亘善何遂無一疵、余固能容之、子即有婦如吾婦、恐亦不能享也、沈曰、嗚呼冤哉、謂我木石鹿豕耶、具有口臭、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媪曰、被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語、曰罵之耳、媪曰、誠反躬無可罵、亦惡乎而罵之、曰瑕疵人所時有、惟其不能賢、是以知其罵也、媪曰、當怨者不怨、則德焉者可知、當去者不去、則撫

焉者可知、向之所餽遺而奉事者、固非予婦也、而婦也、沈驚曰何如、曰珊瑚寄此久矣、向之所供、皆渠夜績之所貽也、沈聞、泣數行下曰、我何以見吾婦矣、媼乃呼珊瑚、珊瑚含涕而出、伏地下、母慙痛自撾、媼力勸始止、遂爲姑媳如初、十餘日偕歸、家中薄田數畝、不足自給、惟恃生以筆耕、婦以針黹、二成稱饒足、然兄不之求、弟亦不之顧也、臧姑以嫂之出也鄙之、嫂亦惡其悍置不齒、兄弟隔院居、臧姑時有凌虐、一家

盡掩其耳、臧姑無所用虐、ゝ夫及婢、ゝ一日自經死、婢父訟臧姑、二成代婦質理、大受扑責、仍坐拘臧姑、生上下爲之營脫、卒不免、臧姑械十指肉盡脫、官貪暴、索望良奢、二成質田貸貲、如數內入、始得釋、而債家責負日亟、不得已、悉以良田鬻於村中任翁、ゝ以田半屬大成所讓、要生署券、生往、翁忽自言、我安孝廉也、任某何人、敢市吾業、又顧生曰、冥間感汝夫婦孝、故使我暫歸一面、生出涕曰、父有靈急救吾弟、曰

逆子悍婦、不足惜也、歸家速辦金、贖吾血產、生曰、母子僅自存活、安得多金、曰紫薇樹下有藏金、可以取用、欲再問之、翁已不語、少時而醒、茫不自知、生歸告母、亦未深信、臧姑已率數人往發窖、坎地四五尺、止見磚石、並無所謂金者、失意而去、生聞其掘藏、戒母及妻勿往視、後知其無所獲、母竊往窺之、見磚石雜土中、遂返、珊瑚繼至、則見土內悉白鏹、呼生往驗之、果然、生以先人所遺不忍私、召二成均分之、數適得

揭取之二、各囊之而歸、二成與藏姑共驗之、啟囊則瓦礫滿中、大駭、疑二成為兄所愚、使二成往窺兄、兄方陳金几上、與母相慶、因實告兄、生亦駭、而心甚憐之、舉金而並賜之、二成乃喜、往酬債訖、甚德兄、藏姑曰、即此益知兄詐、若非自愧於心、誰肯以瓜分者復讓人乎、二成疑信半之、次日債主遣僕來言、所償皆偽金、將執以首官、夫妻皆失色、藏姑曰、如何哉、我固謂兄賢不至於此、是將以殺汝也、二成懼、往哀債主、

主怒不釋、二成乃券田於主、聽其自售、始得原金而歸、細視之、見斷金二錠、僅裹真金一韮葉許、中盡銅耳、藏姑因與二成謀、留其斷者、餘仍反諸兄以覘之、且教之言曰、屢承讓德、寔所不忍、薄留二錠以見推施之義、所存物產、尚與兄等、余無庸多田也、業已棄之、贖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讓之、二成辭甚決、生乃受、稱之少五兩餘、命珊瑚質奩妝以滿其數、攜付債主、主疑似舊金、以剪刀斷驗之、紋色俱足、無少差謬、

遂收金、與生易劵、二成還金後、意其必有參差、既聞舊業已贖、大奇之、藏姑疑發掘時、兄先隱其真金、忿詣兄所、責數詬詈、生乃悟反金之故、珊瑚逆而笑曰、產固在耳、何怒為、使生出劵付之、二成一夜夢父責之曰、汝不孝不弟、冥限已迫、寸土皆非已有、占賴將以奚為、醒告藏姑、欲以田歸兄、藏姑嗤其愚、是時二成有兩男、長七歲、次三歲、無何長男病痘死、藏姑始懼、使二成退劵於兄、言之再三、生不受、未幾次男又

死、臧姑益懼、自以券置嫂所、春將盡、田蕪穢不耕、生
不得已種治之、臧姑自此改行、定省如孝子、敬嫂亦
至、未半年而母病卒、臧姑哭之慟、至勺水不入口、向
人曰、姑早死、使我不得事、是天不許我自贖也、產十
胎皆不育、遂以兄子為子、夫妻皆壽終、生有三子、舉
兩進士、人以為孝友之報云、

異史氏曰、不遭跋扈之惡、不知靖獻之忠、家與國
有同情哉、逆婦化而母死、蓋一堂孝順、無德以堪

之也、藏姑自克、謂天不許其自贖、非悟道者何能

爲此言乎、然應迫死而以壽終、天固已恕之矣、生

於憂患有以矣夫、

五通

南有五通、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祟、尚百計驅遣

之、至於江浙五通、民家有美婦、輒被淫占、父母兄弟

皆莫敢息、爲害尤烈、有趙弘者、吳之典商也、妻閻氏

頗風格、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劍四顧、婢媼盡

奔、聞欲出、丈夫橫阻之、曰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愛汝、不爲汝禍、因抱腰如舉嬰兒、置床上、裙帶自脫、遂狎之、而偉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絕、四郎亦憐惜不盡其器、既而下床曰、我五日當復來、乃去、弘於門外設典肆、是夜婢奔告之、弘知其五通、不敢問、質明視妻、憊不起、心甚羞之、戒家人勿播、婦三四日始就平復、而懼其復至、婢媼不敢宿內室、悉避外舍、惟婦對燭含愁以伺之、無何四郎偕兩人入、皆少

年蘊藉、有僮列肴酒、與婦共飲、婦羞縮低頭、强之飲亦不飲、心惕、然恐更番為虐、則命合盡矣、三人互相勸酬、或呼大兄、或呼三弟、飲至中夜、上座二人並起曰、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會當邀二郎五郎、釀酒為賀、遂辭而去、四郎挽婦入幃、婦哀免、四郎强合之、血液流漓、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婦奄臥床榻、不勝羞憤、思欲自盡、而投繯則帶自絕、屢試皆然、苦不得死、幸四郎不常至、約婦痊可始一來、積兩三月、一家俱

不聊生、有會稽萬生者、趙之表弟、剛猛善射、一日過趙、時已暮、趙以客舍為家人所集、遂引客宿内院、萬久不寐、聞庭中有人行聲、伏窻窺之、見一男子入婦室、疑之、捉刀而潛視之、見男子與閻氏並肩坐、肴陳几上矣、忿火中騰、奔而入、男子驚起、急覓劒、刀已中顱、顱裂而踣、視之則一小馬、大如驢、愕問婦、婦具道之、且曰諸神將至、為之奈何、萬摇手禁勿聲、滅燭持弓矢伏暗中、未幾有四五人自空飛墮、萬急發一矢、

首者殪、三人吼怒、拔劍搜射者、萬握刃倚扉後、寂不少動、一人入、剁顱亦殪、仍倚扉後、久之無聲、乃出、叩關告趙、趙大驚、共燭之、一馬兩豕死室中、舉家相慶、猶恐二物復作、留萬於家、炰豕烹馬而供之、味美異於常饈、萬生之名由是大譟、居月餘、其怪竟絶、乃辭欲去、有木商某苦要之、先是某有女未嫁、忽五通晝降、是二十餘美丈夫、言將聘作婦、委金百兩、約吉期而去、計期已迫、闔家惶懼、聞萬生名、堅請過諸其家、

恐萬有難詞、隱其情不以告、盛筵既罷、妝女出拜客、年十六七、是好女子、萬錯愕不觧其故、離坐傴僂、某捺坐而寔告之、萬初聞而驚、而生平意氣自豪、故亦不辭、至日、某乃懸彩於門、使萬坐室中、日昃不至、竊疑新郎已在誅數、未幾見簷間忽如鳥墮、則一少年盛服入、見萬、反身而奔、萬追出、但見黑氣欲飛、以刀躍揮之、斷其一足、大嘷而去、伏視、則巨爪大如手、不知何物、尋其血跡、入於江中、某大喜、聞萬無耦、是夕

即以所備床寢使與女合巹焉於是素患五通者皆拜請一宿其家居年餘始携妻而去自是吳中止有一通不敢公然為害矣

異史氏曰五通青蛙惑俗已久遂至任其淫亂無人敢私議一語萬生真天下之快人也

又

金生字王孫蘓州人設帳於淮舘縉紳園中園中屋宇無多花木叢雜夜既深僮僕盡散孤影徬徨意緒

良苦、一夜三漏將殘、忽有人以指彈扉、急問之、對以乞火、音類館童、啟戶納之、則二八麗者、一婢從諸其後、生意為妖魅、窮詰甚悉、女曰、妾以君風雅之士、枯寂可憐、不畏多露、相與遣此良宵、恐言其故、妾不敢來、君亦不敢納也、生又疑為鄰之奔女、思喪行檢、敬謝之、女橫波一顧、生覺魂魄都迷、忽顛倒不能自主、婢已知之、便云、霞姑我且去、女頷之、既而呵曰、去則去耳、甚得雲耶霞耶、婢既去、女笑曰、適室中無人、遂

借婢從來、無知如此、遂以小字令君聞矣、生曰、卿深細如此、故僕愳有禍機、女曰、久當自知、保不敗君行止、勿憂也、上榻、緩其妝束、見臂上腕釧、以條金貫火齊、啣双明珠、燭既滅、光焰一室、生益駭、終莫測其所自至、事甫畢、婢來叩窓、女起、以釧焰逕入叢樹而去、自此無夕不至、生於去時遥尾之、女似已覺、遂蔽其光、樹濃葉茂、昏不見掌而返、一日生詣河北、笠帶斷絶、風吹欲落、輙於馬上以手自按、至河坐扁舟上、風

飄墮笠、隨波竟去、意頗自失、既渡、見大風飄笠、團轉空際、漸落一手、承之、則帶已續矣、異之、歸齋向女細述、女不言、但微哂之、生疑女所為、曰、卿果神人、當相明告、以祛煩惑、女曰、岑寂之中、得此痴情人為君破悶、妾自謂不惡、縱令妾能為此、亦相愛耳、苦致詰難、欲見絕耶、生不敢復言、先是生養甥女、既嫁為五通所惑、心憂之而未以告人、緣與女狎暱既久、肺鬲無不傾吐、女曰、此等物事、家君能驅除之、顧何敢以情

人之私告諸嚴君、生苦哀求計、女沉思曰、此亦易除、但須親往、若輩皆我家奴隷、若令一指得着肌膚、則此恥西江不能濯也、生哀求無已、女曰、當即圖之、次夕女至曰、妾爲君遣婢南下矣、婢子弱、恐不能便誅卻耳、次夜方寢、婢來叩戶、生急起納入、女問如何、答云、力不能擒、已宮之矣、笑問其狀、曰初以爲郎家也、既到始知其非、比至壻家、燈火已張、入見娘子坐燈下、隱几若寐、我斂其魂覆甌中、少時物至、入室急退

曰、何得寓生人、審視無他、乃復入、我陽若迷、彼啟衾入、又驚曰、何得有兵氣、本不欲以穢物汚指、奈恐緩而生變、遂急捉而闔之、物驚嗥遁去、乃起啟覩、娘子若醒、而婢子行矣、生喜謝之、女與俱去、後半月餘、女絕不復至、亦已絕望、歲暮解館欲歸、女忽至、生喜逆之曰、卿久見棄、念必何處獲罪、幸不終絕耶、女曰、終歲之好、分手未有一言、終屬缺事、聞君撤帳、故竊來一告別耳、生請偕歸、女嘆曰、難言之矣、今將別、情不

愚昧、妾宴金龍大王之女、緣與君有夙分、故來相就、不合遣婢江南、致江湖流傳、言妾為君閹割五通家、君聞之、以為大辱、恚欲賜死、幸婢以身自任、怒乃稍解、杖婢以百數、妾一跬步、皆以保母從之、投隙一至、不能盡此衷曲、奈何、言已欲別、生挽之而泣、女曰、君勿爾、後三十年可復相聚、生曰、僕三十年矣、又三十年、皤然一老、何顏復見、女曰、不然、龍宮無白叟也、且人生壽夭、不在容貌、如求駐顏、固亦大易、乃書一方

於卷頭而去、生旋里、竊女始言其異、云當晚若夢、覺一人捉塞盎中、既醒、則血殷床褥而怪絶矣、生曰、我曩禱河伯耳、群疑始解、後生六十餘、貌猶類三十許人、一日渡河、遥見上流浮蓮葉大如席、一麗人坐其上、近視則神女也、躍從之、人隨荷葉俱小、漸之如錢而滅、此事與趙弘一則、俱明季事、不知孰前孰後、若在萬生用武之後、則吳下僅遺半通、宜其不足爲害也、

申氏

涇河之側、有士人子申氏者、家屢貧、竟日恒不舉火、夫妻相對、無以為計、妻曰、無已子其盜乎、申曰、士人子不能亢宗而辱門戶、貽羞先人、跖而生、不如夷而死、妻忿曰、子欲活而惡辱耶、世不田而農者止而途汝既不能盜、我無寧娼耳、申怒、與妻語相侵、妻含忿而眠、申念為男子不能謀兩餐、至使妻欲娼、固不如死、潛起、投繯庭樹間、但見父來警曰、痴兒何至於此、

斷其繩、囑曰、盜可一為、須擇禾黍深處伏之、此行可富、勿庸再矣、妻聞墮地聲、驚寤、呼夫不應、爇火覓之、見樹上繯絕、申死其下、大駭、撫捺之、移時而甦、扶臥床上、妻忿氣少平、既明、托夫病、乞鄰得稀酏餌申、申啜已、出而去、至午負一囊米至、妻問所從來、曰、余丈執皆世家、向以搖尾為羞、故不屑以相求也、今且將作盜、何顧焉、可速炊、我將從卿言往行劫、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忿、含忍之、因淅米作糜、申飽食訖、急尋堅

木、斧作梃、持之欲出、妻察其意似真、曳而止之、申曰、子教我為事敗相累、當無悔、絕裾而去、日暮抵鄰村、違村里許伏焉、忽暴雨上下淋濕、遙望濃樹、將以投止、而電光一焰、已近村垣、遠處似有行人、恐為所窺、見垣下禾黍蒙密、疾趨而入、蹲避其中、無何一男子來、身軀壯偉、亦投禾中、申懼不敢少動、幸男子斜行去、微窺之、入於垣中、嘿意垣內為富室亢氏第、此必梁上君子、伺其重獲而出、當合瓜分、又念其人雄健、

尚善取不予必至用武自度力不敵不如乘其無備而顛之計已定伏伺良久直將雞鳴始越垣出足未及地申暴起梃中腰膂踣然傾跌視之非人則一巨龜喙張如盆大驚又連擊之遂斃先是亢翁有女絕慧美父母皆憐愛之一夜有丈夫入室狎逼爲懽欲號則舌已入口昏不知人聽其所爲而去羞以告人惟多集婢媼嚴扃門戶而已夜旣寢更不知扉何自而開入室則羣衆皆迷婢媼徧淫之於是相告各駭

以告翁、々戒家人操刃環繡闥、室中人燭而坐、約近夜半、内外人一時都瞑、忽若夢醒、見女白身卧、狀類痴、良久始寤、翁甚恨之、而無如何、積數月、女柴瘠頗殆、每語人有能驅遣者、謝金三百、申平時亦悉聞之、是夜得黿、因悟祟翁女者必是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延之上座、使人舁黿於庭而臠割之、留申過夜、其怪果絶、乃如數贈之、負金而歸、妻以其隅宿不歸、方切憂盼、見申入、急問之、申不言、以金置榻上、妻開視

幾駭絶、曰子真爲盜耶、申曰、汝逼我爲此、又作是言、妻泣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能受賊人累也、請先死、乃奔、申逐出、笑曳而返之、具以寔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封焉、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無行耳、其行端者、雖饑不死、不爲人憐、亦有鬼祐也、世之貧者、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耻、人且不敢以一文相托、而何以見諒於鬼神乎、

邑有貧民某乙、殘臘向晝、身無完衣、自念何以卒歲、不敢與妻言、暗操白梃、出伏墓中、兾有孤身而過者、刼其所有、懸望甚苦、渺無人跡、而松風刺骨、不復可忍、意瀕絕矣、忽一人傴僂來、心竊喜、持梃遽出、則一叟負囊道左、哀曰、一身寔無長物、家絕食、適於婿家乞得五升米耳、乙奪米、復欲褫其絮襖、叟苦哀之、乙憐其老釋之、負米而歸、妻詰其故詭以賭債對、陰念此策良佳、次夜復往、居無幾時、

見一人荷梃來、亦投墓中、蹲踞眺望、意似同道、乙乃逡巡自塚後出、其人驚問誰何、答云、行道者、問何不行、曰待君耳、其人失笑、各以意會、並道飢寒之苦、夜既深、無所獵獲、乙欲歸、其人曰、子雖作此道、然猶雛也、前村有嫁女者、營辦中夜、擧家必殆、從我去、得當均之、乙喜從去、至一門、隅壁聞炊餅聲、知未寢、伏伺之、無何一人啟關荷杖出行汲、二人乘間掩入、見燈輝北舍、他屋皆暗黑、聞一媪曰、

大姐可向東舍一矚、汝奩妝悉在櫝中、忘扃鐍未也、聞少女作嬌惰聲、二人竊喜、潛趨東舍、暗中摸索、得卧櫝、啟覆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乙曰、入之、乙果入、得一裹傳遞而出、其人問盡矣乎、曰盡矣、又紿之曰、再索之、乃閉櫝加鎖而去、乙在其中、窘急無計、未幾燈火亮入、先焰櫝、聞媼曰、誰已扃矣於是母女上榻息燭、乙急甚、乃作鼠囓物聲、女曰櫝中有鼠、媼曰、勿壞而衣、我疲頓已極、汝宜自覘

之、女振衣起、發扃啟櫝、乙哭出、女驚仆、乙拔關奔去、雖無所得、而竊幸得免、嫁女家被盜、四方流播、或議乙、乙懼、東遁百里、為逆旅主人傭作傭、年餘浮言稍息、始取妻同居、不業白梃矣、此其自述、因類申氏、故附之、

龍

北直界有龍墮入村、其行重拙、入某紳家、其戶僅可容軀、塞而入、家人盡奔、登樓譁譟、銃炮轟然、龍乃出

門外、停貯潦水、淺不盈尺、龍入轉側其中、身盡泥塗、極力騰躍、尺餘輒墮、泥蟠三日、蠅集鱗甲、忽大雨、乃霹靂拏空而去、

房生與友人登牛山、入寺游矚、忽椽間一黃磚墮、磚上盤小蛇、細纔如蚓、忽旋一周如指、又一周已如帶、共驚知爲龍、羣趨而下、方至山半、聞寺中霹靂一聲、震動山谷、天上黑雲如蓋、一巨龍夭矯其中、移時始沒、

章邱小相公庄、有民婦適野、值大風、塵砂撲面、覺一目瞇、如含麦芒、揉之吹之、迄不愈、啟瞼而審視之、睛固無恙、但有赤綫蜿蜒於肉分、或曰此蟄龍也、婦憂懼欲死、積三月餘、天暴雨、忽巨霆一聲、裂眦而去、婦無少損、

聊齋誌異卷之二十一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恒娘

洪大業，都中人，妻朱氏，姿致頗佳，兩相愛悅，後洪納婢寶帶為妾，貌遠遜朱，而洪嬖之，朱不平，輒以此反目，洪雖不敢公然宿妾所，然益嬖寶帶，踈朱，後徙居與帛商狄姓者為隣，狄妻恒娘，先過院謁朱，恒娘三十許，姿僅中人，而言詞輕倩，朱悅，次日答拜，見其室

亦有小妻、年二十以來、甚娟好、鄰居幾半年、並不聞其詬誶一語、而狄獨鍾愛恒娘、副室則虛員而已、朱一日見恒娘而問之曰、余向謂良人之愛妾、爲其爲妾也、每欲易妻之名呼作妾、今乃知不然、夫人何術、如可授、願北面爲弟子、恒娘曰、嘻、子則自疎、而尤男子乎、朝夕而絮聒之、是爲叢毆爵矣、其離滋甚耳、子歸、益縱之、即男子自來、勿納也、一月後、當再爲子謀之、朱從其言、益飾寶帶、使從丈夫寢、洪一飲食、亦使

寶帶共之、洪時一周旋朱、々拒之益力、於是共稱朱氏賢、如是月餘、朱往見恒娘、恒娘喜曰、得之矣、子歸、毀若妝、勿華服、勿脂澤、垢面敝履、雜家人操作、一月後可復來、朱從之、衣敝補衣、故為不潔清、而紡績外無他問、洪憐之、使寶帶分其勞、朱不受、輒叱去之、如是者一月、又往見恒娘、恒娘曰、孺子真可教也、後日為上巳節、欲招子踏春園、子當盡去敝衣、袍袴襪履、嶄然一新、早過我、朱曰諾、至日攬鏡、細勻鉛黃、一一

如恒娘教妝竟、過恒娘、恒娘喜曰、可矣、又代挽鳳髻、光可鑑影、袍袖不合時製、拆其縫更作之、謂其履樣拙、更於笥中出業履共成之、成訖、即令易着、遊後臨別、飲以酒、囑曰、歸去一見男子、即早閉戶寢、渠來叩關勿聽也、三度呼可一度納、口索舌手索足皆吝之、半月後當復來、朱歸、炫妝見洪、洪上下凝睇之、歡笑異於平時、朱少話遊覽、便支頤作惰態、日未昏、即起入房、闔扉眠矣、未幾洪果來款關、朱堅臥不起、洪始

去、次夕復然、明日洪讓之、朱曰、獨眠習慣、不堪復擾、日既夕、洪入閨坐守之、滅燭登床、如調新婦、綢繆甚歡、更爲次夜之約、朱不可、與洪約以三日爲率、半月許、復詣恒娘、恒娘闔門與語曰、從此可以擅專房矣、然子雖美、不媚也、子之姿一媚、可奪西施之寵、况下者乎、於是試使睨、曰非也、病在外眥、試使笑、又曰非也、病在左頤、乃以秋波送嬌、又囅然瓠犀微露、使朱效之、凡數十作、始畧得其彷彿、恒娘曰、子歸矣、攬鏡

而媚習之術無餘矣、至於床第之間、隨机而動之、因所好而投之、此非可以言傳者也、朱婦一如恒娘教、洪大悦、形神俱惑、惟恐見拒、日將暮則相對調笑、跬步不離閨闥、日以為常、竟不能却之使去、朱益善遇寶帶、每房中之宴、輒呼與共榻坐、而洪視寶帶益醜、不終席遣去之、朱賺夫入寶帶房扃閉之、洪終夜無所沾染、於是寶帶恨洪、對人輒怨謗、洪益厭怒之、漸施鞭楚、寶帶忿不自修飾、拖敝垢履、頭類蓬葆、更不

復可言人矣、恒娘一日謂朱曰、我術何如矣、朱曰、道則至妙、然弟子能由之、而終不能知之也、縱之何也、曰、子不聞乎、人情厭故而喜新、重難而輕易、丈夫之愛妾、非必其美也、甘其所乍獲、而幸其所難遘也、縱而飽之、則珍錯亦厭、况藜藿乎、毀之而復炫之何也、曰、置不留目、則似久別、忽睹艷妝、則如新至、譬貧人驟得粱肉、則視脫粟非味矣、而又不易與之、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此即子易妻為妾之法也、朱大

悅、遂爲閨中之密友、積數年、忽謂朱曰我兩人情同一體、當自不昧生平、向欲言而恐疑之也、行相別敢以實告、妾乃狐也、幼遭繼母之變、鬻妾都中、良人遇我厚、故不忍遽絕、戀戀以至於今、明日老父尸解、妾往省覲、不復還矣、朱把手唏噓、早旦往視、則舉家惶駭、而恒娘杳矣、

異史氏曰、買珠者不貴珠而貴櫝、新舊難易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惑、而變憎爲愛之術、遂得以行乎

其闇矣、古佞臣事君、勿令見人、勿使窺書、乃知容身固寵、皆有心傳也、

萵巾

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聞曹州牡丹甲齊魯、心向往之、適以他事如曹、因假縉紳之園居焉、而時方二月、牡丹未華、惟徘徊園中、目注勾萌以望其拆、作懷牡丹詩百絕、未幾花漸含苞、而資斧將匱、尋典春衣、流連忘返、一日凌晨趨花所、則一女郎及老嫗在焉、疑

是貴家宅眷、亦遂遄返、暮而往、又見之、從容避去、微窺之、宮妝艷絕、眩迷之中、忽轉一想、此必仙人、世上豈有如此女子、急返身而搜之、驟過假山、適與嫗遇、女郎方坐石上、相顧失驚、嫗以身幛女、叱曰、狂生何爲、生長跽曰、娘子必是神仙、嫗咄之曰、如此妄言、自當繫送令尹、生大懼、女郎微笑曰、去之、遂過假山而去、生返復不能從步、意女郎歸告父兄、必有詬辱之來、偃卧空齋、自悔孟浪、竊幸女郎無怒容、或當不復

罝念、悔懼交集、終夜而病、日已向晨、喜無問罪之師、心漸寧帖、而囘憶聲容、轉懼爲想、如是三日、憔悴欲死、秉燭夜分、僕已熟眠、嫗忽入、持甌而進曰、吾家葛巾娘子、手和鴆湯、其速飲、生聞而駭、既而曰、僕與娘子、夙無嫌怨、何至賜死、既爲娘子手調、與其相思而病、不如仰藥而死、遂飲而盡之、嫗笑接甌而去、生覺藥氣香冷、似非毒者、俄覺肺鬲寬舒、頭顱清爽、酣然睡去、既醒、紅日滿窻、試起、病若失、心益信其爲仙、無

可貪緣、但於無人時、彷彿其立處坐處、虔拜而嘿禱之、一日行去、忽於深樹内覿面遇女郎、幸無他人、大喜投地、女郎近曳之、忽聞異香竟體、即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膚軟膩、使人骨節欲酥、正欲有言、老嫗忽至、女令隐身石後、南指曰、夜以花梯度墻、四面紅窓者即妾居也、匆匆遂去、生悵然魂魄飛散、莫能知其所往、至夜移梯登南垣、則垣下已有梯在、喜而下、果見紅窻、室中聞敲棋聲、佇立不敢復前、姑踰垣歸、少間

再過之、子聲猶繁、漸近窺之、則女郎與一素衣美人相對着、老嫗亦在坐、一婢侍焉、又返、凡三往復、三漏已摧、生伏梯上、聞嫗出云、梯也誰置此、呼婢共移去之、生登垣欲下無階、恨悒而返、次夕復往、梯先設矣、幸寂無人、入則女郎兀坐、若有所思、見生驚起、斜立含羞、生揖曰、自謂福薄、恐於天人無分、亦有今夕耶、遂狎抱之、纖腰盈掬、吹氣如蘭、女撑拒曰、何遽爾、生曰、好事多魔、遲為鬼妬、言未及已、遥聞人語、女急曰、

玉版妹子來矣、君可姑伏床下、生從之、無何一女子入、笑曰、敗軍之將、尚可復言戰否、業已烹茗、敢邀為長夜之歡、女郎辭以困惰、玉版固請之、女郎堅坐不行、玉版曰、如此戀戀、豈藏有男子在室耶、強拉之出門而去、生膝行而出、恨絕、遂搜枕簟、冀一得其遺物、而室內並無香奩、衹床頭有水晶如意、上結紫巾、芳潔可愛、懷之越垣歸、自理襟袖、體香猶凝、傾慕益切、然因伏床之恐、遂有懷刑之懼、籌思不敢復往、但珍

藏如意以冀其尋、偶夕女即果至、笑曰、妾向以君為
君子也、而不知寇盜也、生曰、良有之、所以偶不君子
者、第望其如意耳、乃攬體入懷、代解裙結、玉肌乍露、
熱香四流、偎抱之間、覺鼻息汗熏、無氣不馥、因曰、僕
固意卿為仙人、今益知不妄、幸蒙垂盼、緣在三生、但
恐杜蘭香之下嫁、終成離恨耳、女笑曰、君慮亦過、妾
不過離魂之倩女、偶為情動耳、此事要宜慎密、恐是
非之口、揑造黑白、君不能生翼、妾不能乘風、則禍離

更悕於好別矣、生然之、而終疑為仙、固詰姓氏、女曰、既以妾為仙、仙人何必以姓名傳、問嫗何人、曰此桑姥、妾少時受其露覆、故不與婢輩同、遂起欲去、曰妾處耳目多、不可久羈、蹈隙當復來、臨別索如意、曰此非妾物、乃王版所遺、問王版為誰、曰妾叔妹也、付鉤乃去、去後衾枕皆染異香、由此三兩夜輒一至、生惑之、不復思歸、而囊橐既空、欲貸馬、女知之、曰君以妾故、瀉囊質衣、情所不忍、又去代步、千餘里將何以歸、

妾有私蓄、聊可助裝、生辭曰、卿情好、撫臆誓肌、不足論報、又貪鄙以耗卿財、何以為人矣、女固强之、曰姑假君、遂捉生臂至一桑樹下、指一石曰轉之、生從之、又拔頭上簪、刺土數十下曰爬之、生又從之、則甕口已見、女探手入出白鏹近五十兩許、生把臂止之、不聽、又出十餘鋌、生强反其半、而後掩之、一夕謂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勢不可長、此不可不預謀也、生驚曰、且為奈何、小生素迂謹、今為卿故、如寡婦之失守、不復

能自主矣、一惟卿命、刀鋸斧鉞、亦所不遑顧耳、女謀偕亡、命生先歸、約會於洛、生治任旋里、擬先歸而後逆之、比至、則女郎車已至門、登堂朝家人、四鄰驚賀、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生竊自危、女殊坦然、謂生曰、無論千里外非邏察所及、即或知之、妾世家女、卓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生弟大罷、年十七、女顧之曰、是有慧根、前程尤勝於君、完婚有期、妻忽夭殞、女曰、妾妹玉版、君固嘗竊見之、貌頗不惡、年亦相若、作夫婦

可稱佳偶、生聞之而笑、戲請作伐、女曰、必欲致之、即亦匪難、喜問何術、曰妹與妾最相善、兩馬駕輕車、費一嫗之往返耳、生懼前情俱發、不敢從其謀、女固言無害、即命車遣桑嫗去、數日至曹、將近里門、嫗下車、使御者止而候於途、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來、登車遂發、昏暮即宿車中、五更復行、女郎計其時日、使大器盛服而逆、五十里許乃相遇、御輪而歸、鼓吹花燭、起拜成禮、由此兄弟皆得美婦、而家又日以富、一日

有大寇數十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圍樓、生俯問有讐否、答言無讐、但有兩事相求、一則聞兩夫人世間所無、請賜一見、一則五十八人、各乞金五百、聚薪樓下、爲縱火計以脅之、生允其索金之請、寇不滿志、欲焚樓、家人大恐、女欲與玉版下樓、止之不聽、炫妝而下、階未盡者三級、謂寇曰、我姊妹皆仙媛、暫時一履塵世、何畏寇盜、欲賜汝萬金、恐汝不敢受也、寇衆一齊仰拜、諾聲不敢、姊妹欲退、一寇曰、此

詐也、女聞之、反身佇立、曰意欲何作、便早圖之、尚未晚也、諸冠相顧、嘿無一言、姊妹從容上樓而去、冠仰望無跡、閴然始散、後二年、姊妹各舉一子、始漸自言魏姓、母封曹國夫人、生疑曹無魏姓世家、又且大姓失女、何得一置不問、未敢窮詰、而心竊怪之、遂托故復詣曹、入境諮訪、世族並無魏姓、於是仍假館舊主人、忽見壁上有贈曹國夫人詩、頗涉駭異、因詰主人、主人微笑、即請往觀曹夫人、至則牡丹一本、高與簷等、

問所由名、則以此花為曹第一、故同人戲封之、問其何種、曰葛巾紫也、心益駭、遂疑女為花妖、既歸、不敢質言、但述贈夫人詩以覘之、女蹙然變色、遽出呼玉版抱兒至、謂生曰、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聚、因與玉版舉兒遥擲之、兒墮地並没、生方駭顧、則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後數日、墮兒處生牡丹二株、一夜徑尺、當年而花、一紫一白、朶大如盤、較尋常之葛巾玉版、瓣尤繁碎、數年茂蔭成叢、

移分他所、更變異種、莫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盛、洛下無双焉、

異史氏曰、懷之專一、鬼神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也、少陵寂寞、以花當夫人、況真能觧語、何必力窮其原哉、惜常生之未達也、

黄英

馬子才、順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聞有佳種必購之、千里不憚、一日有金陵客寓其家、自言其中表親有

一二種、為北方所無、馬欣動、即刻治裝、從客至金陵、客多方為之營求、得兩芽、裹藏如寶、歸至中途、遇一少年跨蹇、從油碧車、丰姿洒落、漸近與語、少年自言陶姓、談言騷雅、因問馬所自來、馬寔告之、少年曰、種無不佳、培溉在人、因與論蓺菊之法、馬大悅、問將何往、答云、姊厭金陵、欲卜居河朔耳、馬欣然曰、僕雖固貧、茅廬可以寄榻、不嫌荒陋、無煩他適、陶趨車前、向姊咨稟、車中人推簾語、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顧弟

言屋不厭卑、而院宜得廣、馬代諾之、遂與俱歸、第南有荒圃、僅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日過北院為馬治菊、々已枯、拔根再植之、無不活、然家清貧、陶日與馬共飲食、而察其家似不舉火、馬妻呂亦愛陶娣、不時以升斗餽䘏之、陶娣小字黃英、雅善談、輒過呂所、與共紉績、陶一日謂馬曰、君家固不豐、僕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為常、為今計、賣菊亦足謀生、馬素介、聞陶言甚鄙之、曰、僕以君風流高士、當能安貧、今作是論、

則以東籬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為貪、販花為業不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馬不語、陶起而出、自是馬所棄殘枝劣種、陶悉掇拾而去、由此不復就馬寢食、招之始一至、未幾菊將開、聞其門囂喧如市、怪之、過而窺焉、見市人買花者、車載肩負、道相屬也、其花皆異種、目所未睹、心厭其貪欲興絶、而又恨其私秘佳種、遂欵其扉、將就誚讓、陶出、握手曳入、見荒庭半畝皆菊畦、數椽之

外無曠土、劚去者則折別枝插補之、其蓓蘽在畦者、罔不佳妙、而細認之、皆向所拔棄也、陶入屋出酒饌、設席畦側曰、僕貧不能守清戒、連朝幸得微貲、頗足供醉、少間房中呼三郎、陶諾而去、俄獻佳肴、烹飪良精、因問黃姊胡以不字、答云、時未至、問何時、曰四十三月、又詰何說、但笑不言、盡歡始散、過宿又詣之、新插者已盈尺矣、大奇之、苦求其術、陶曰、此固非可言傳、且君不以謀生、焉用此、又數日、門庭畧寂、陶乃以

蒲席包菊、捆載數車而去、踰歲春將半、始載南中異
卉而歸、於都中設花肆、十日盡售、復歸藝菊、問之去
年買花者、留其根、次年盡變而劣、乃復購於陶、〻由
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興作從心、更不謀諸
主人、漸而舊日花畦、盡為廊舍、更於墻外買田一區、
築墉四周、悉種菊、至秋載花去、春盡不歸、而馬妻病
卒、意屬黃英、微使人風示之、黃英微笑、意似允許、惟
專候陶歸而已、年餘陶竟不至、黃英課僕種菊一如

陶、得金益合商賈、村外治膏田二十頃、甲第益壯、忽
有客自東粵來、寄陶生函信、發之、則囑姊歸馬、考其
寄書之日、即馬妻死之日、回憶園中之飲、適四十三
月也、大奇之、以書示英、請問致聘何時、英辭不受采、
又以故居陋、欲使就南第居、若贅焉、馬不可、擇日行
親迎禮、黃英既適馬、於間壁開扉通南第、日過課其
僕、馬耻以妻富、恒囑黃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亂、而家
中所需、黃英輒取諸南第、不半歲、家中觸類皆陶家

物、馬立遣人一一賷還之、戒勿復取、未浹旬又雜之、凡數更、馬不勝煩、黃英笑曰、陳仲子毋乃勞乎、馬慙、不復稽、一切聽諸黃英、鳩工庀料、土木大作、馬不能禁、經數月、樓舍連亘、兩第竟合爲一、不分疆界矣、然遵馬教、閉門不復業菊、而享用過於世家、馬不自安、曰、僕三十年清德、爲卿所累、今視息人閒、徒依裙帶而食、真無一毫丈夫氣矣、人皆祝富、我顧祝窮耳、黃英曰、妾非貪鄙、但不少置豐盈、遂令千載下人、謂淵

明貧賤骨、百世不能發跡、故聊為我家彭澤解嘲耳、然貧者願富為難、富者求貧固亦甚易、床頭金任君揮去之、妾不靳也、馬曰、捐他人之金、抑亦良醜、黃英曰、君不願富、妾亦不能貧也、無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何害、乃於園中築茅茨、擇美婢往侍馬、馬安之、然過數日、苦念黃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輒至以為常、黃英笑曰、東食西宿、廉者當不如是、馬亦自笑無以對、遂復合居如初、會馬以事客

金陵、適逢菊秋、早過花肆、見肆中盆列甚繁、欵朶佳勝、心動、疑類陶製、少間主人出、果陶也、喜極、具道契濶、遂止宿馬、要之歸、陶曰、金陵吾故土、將婚於是積有薄貲、煩寄吾姊、我歲杪當暫去、馬不聽、請之益苦、且曰家幸充盈、但可坐享、無須復賈、坐肆中、使僕代論價、廉其直、數日盡售、逼促囊裝、賃舟遂北、入門則姊已除舍、床榻裀褥皆設、若預知弟也歸者、陶自歸、鮮裝課役、大修園亭、惟日與馬共棋酒、更不復結一

客、為之擇婚、辭不願、姊遣兩婢侍其寢處、居三四年生一女、陶飲素豪、從不見其沉醉、有友人曾生、量亦無對、適過馬、馬使與陶共較飲、二人縱飲甚歡、相得恨晚、自辰以訖四漏、計各盡百壺、曾爛醉如泥、沉睡座間、陶起歸寢、出門踐菊畦、玉山傾倒、委衣於側、即地化為菊、高如人、花十餘朵、皆大如拳、馬大駭、告黃英、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臥畦邊、馬乃悟姊弟皆菊精

也、葢愛敬之、而陶自露迹、飲益放、恒自折柬招曾、因與莫逆、值花朝、曾來造訪、以兩僕舁藥浸白酒一罈、約與共盡、罈將竭、二人猶未甚醉、馬潛以一瓻續入之、二人又盡之、曾醉已憊、諸僕負之以去、陶卧地又化為菊、馬見慣不驚、如法拔之、守其傍以觀其變、久之葉益憔悴、大懼、始告黃英、聞駭曰、殺吾弟矣、奔視之、根株已枯、痛絕、掐其梗埋盆中、携入閨中、日灌溉之、馬悔恨欲絕、甚怨曾、越數日、聞曾已醉死矣、盆

中花漸萌、九月既開、短幹粉朶、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澆以酒則茂、後陶女長成、嫁於世家、黃英終老、亦無他異、

異史氏曰、青山白雲人、遂以醉死、世盡惜之、而未必不自以為快也、植此種於庭中、如見良友、如對麗人、不可不物色之也、

書癡

彭城郎玉柱、其先世官至太守、居官廉、得俸不治生

產、積書盈屋、至玉柱尤痴、家苦貧、無物不鬻、惟父藏書、一卷不忍置、父在時、曾書勸學篇粘其座右、即日諷誦、又幃以素紗、惟恐磨滅、非為干祿、寔信書中真有金粟、晝夜研讀、無間寒暑、年二十餘不求婚配、冀卷中麗人自至、見賓親不知溫涼、三數語後、則誦聲大作、客逡巡自去、每文宗臨試、輙首拔之、而苦不得售、一日方讀、忽大風飄卷去、急逐之、踏地陷足、探之穴有腐草、掘之、乃古人窖粟朽敗已成糞土、雖不可

食、而益信千鍾之說不妄、讀益力、一日梯登高架、於亂卷中得金輦徑尺、大喜、以爲金屋之驗、出以示人、則鍍金而非真金、心竊怨古人之誑已也、居無何、有父同年、觀察是道、性好佛、或勸即獻輦爲佛龕、觀察大悅、贈金三百、馬二匹、即喜、以爲金屋車馬皆有驗、因益刻苦、然行年已三十矣、或勸其娶、曰書中自有顏如玉、我何憂無美妻乎、又讀二三年、迄無效、人咸揶揄之、時民間訛言天上織女私逃、或戲即天孫竊

奔、蓋爲君也、郎知其戲置不辨、一夕讀漢書至八卷、卷將半、見紗剪美人夾藏其中、駭曰、書中顏如玉、其以此應之耶、心悵然自失、而細視美人、眉目如生、背隱〻有細字云織女、大異之、日置卷上、反復瞻玩、至忘食寢、一日方注目間、美人忽折腰起坐卷上微笑、郎驚絕、伏拜案下、旣起、已盈尺矣、益駭、又叩之、下几亭〻、宛然絕代之姝、拜問何神、美人笑曰、妾顏氏、字如玉、君固相知已久、日垂青盼、脫不一至、恐千載下

無復有篤信古人者、即喜、遂與寢處、然枕席間親愛倍至、而不知為人、每讀、必使女坐其側、女戒勿讀、不聽、女曰、君所以不能騰達者、徒以讀耳、試觀春秋榜上、讀如君者幾人、若不聽、妾行去矣、即暫從之、少頃忘其教、吟誦復起、踰刻索女、不知所在、神志喪失、祝而禱之、殊無影跡、忽憶女所隱處、取漢書細檢之、直至舊所、果得之、呼之不動、伏以哀祝、女乃下曰、君再不聽、當相永絕、因使治棋枰樗蒲之具、日與遨戲、而

郎殊不屬、覷女不在、則竊卷流覽、恐為女覺、陰取漢書第八卷、雜溷他所以迷之、一日讀酣、女至竟不之覺、忽睹之、急掩卷而女已亡矣、大懼、冥搜諸卷、渺不可得、既仍於漢書八卷中得之、頁數不爽、因再拜祝矣不復讀、女乃下、與之弈、曰三日不工當復去、至三日、忽一局贏女二子、女乃喜、授以絃索、限五日工一曲、郎手營目注、無暇他及、久之隨指應節、不覺鼓舞、女乃日與博飲、郎隨樂而忘讀、女又縱之出門使結

客、由此倜儻之名纍著、女曰、子可以出而試矣、郎一夜謂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則生子、今與卿居久、何不然也、女笑曰、君日讀書、妾固謂無益、今即夫婦一章尚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郎驚問何工夫、女笑不言、少間潛迎就之、郎樂極、曰我不意夫婦之樂、有不可言傳者、於是逢人輒道、無有不掩口者、女知而責之、郎曰、鑽穴踰墻者、始不可以告人、天倫之樂、人所皆有、何諱焉、過八九月、女果舉一男、買媼撫字之、一

日謂郎曰、妾從君二年、業生子、可以別矣、久恐爲君禍、悔之已晚、郎聞言泣下、伏地不起、曰卿不念呱呱者耶、女亦悽然良久曰、必欲妾留、當舉架上書盡焚之、郎曰、此卿故鄉、乃僕性命、何出此言、女不之强、曰妾亦知其有數、不得不預告耳、先是親族或窺見女、無不駭絶、而又未聞其締姻何家、共詰之、郎不能作僞語、但嘿不言、人益疑、郵傳幾徧、聞於邑宰史公、史閩人、少年進士、聞聲傾動、竊欲一睹麗容、因而拘郎

及女、〻聞知遁匿無跡、宰怒收郎、斥革衣巾、梏械備加、務得女所自往、郎垂死無一言、械其婢、畧能道其彷彿、宰以為妖、命駕親臨其家、見書卷盈屋、多不勝搜、乃焚之、庭中烟結不散、瞑若陰霾、郎既釋、遠求父門人書、得從辨復、是年秋捷、次年舉進士、而啣恨切於骨髓、為顏如玉之位、朝夕而祝曰、卿如有靈、當佑我官於閩、後果以直指巡閩、居三月、訪史惡欵、籍其家、時有中表為司理、逼納愛妾、托言買婢寄署中、案

既結、卽卽日自劾、取妾而歸、

異史氏曰、天下之物、積則招妬、好則生魔、女之妖

書之魔也、事近怪誕、治之未為不可、而祖寵之虐

不已慘乎、其存心之私、更宜得怨毒之報、嗚呼、何

怪哉、

齊天大聖

許盛、兗人、從兄成賈於閩、貨未居積、客言大聖靈著、

將禱諸祠、盛未知大聖何神、與兄俱往、至則殿閣連

蔓、窮極宏麗、入殿瞻仰、神猴首人身、蓋齊天大聖孫悟空云、諸客肅然起敬、無敢有惰容、盛素剛直、竊笑世俗之陋、衆焚薫叩祝、盛潛去之、既歸、兄責其慢、盛曰、孫悟空乃丘翁之寓言、何遂誠信如此、如其有神、刀槊雷霆、余自受之、逆旅主人聞呼大聖名、皆搖首失色、若恐大聖聞、盛見其狀益譁辨之、聽者皆掩耳而走、至夜盛果病、頭痛大作、或勸詣祠謝罪、盛不聽、未幾頭小愈、股又痛、竟夜生巨疽、連足盡腫、寢食俱

瘵、兄代禱迄無驗、或言神譴須自祝、盛卒不信、月餘創漸斂、而又一疽生、其痛倍苦、醫來以刀割腐肉、血溢盈椀、恐人神其詞、故忍而不呻、又月餘始就平復、而兄又大病、盛曰何如矣、敬神者亦復如是、足徵余之疾非由悟空也、兄聞其言益恚、謂神遷怒、責弟不爲代禱、盛曰、兄弟猶手足、前日肢體靡爛而不之禱、今豈以手足之病而易吾守乎、但爲延醫劑藥、而不從其禱、藥下、兄暴斃、盛慘痛結於心腹、買棺殮兄已、

投祠指神而數之曰、兄病謂汝遷怒、使我不能自白、倘爾有神、當令死者復生、余即北面稱弟子、不敢有異詞、不然、當以汝處三清之法、還處汝身、庶以破吾兄地下之惑、至夜夢一人招之去、入大聖祠、仰見大聖有怒色、責之曰、因汝無狀、以菩薩刀穿汝脛股、猶不自悔、嘖有煩言、本宜送拔舌獄、念汝一念剛鯁、姑置宥赦、汝兄病、乃汝以庸醫夭其壽數、於人何尤、今不少施法力、益令狂妄者引為口實、乃命青衣使請

命於閻羅、青衣白三日後鬼籍已報天庭、恐難為力、
神取方版、命筆不知何辭、使青衣執之而去、良久乃
返、成與俱來、並跪堂上、神問何遲、青衣白閻羅不敢
擅專、又持大聖旨上咨斗宿、是以來遲、盛趨上拜謝
神恩、神曰、可速與兄俱去、若能向善、當為汝福、兄弟
悲喜、相將俱歸、醒而舁之、急起啟棺覘視、兄果已甦、
扶出、極感大聖力、盛由此誠服、信奉更倍於流俗、而
兄弟貲本病中已耗其半、兄又未健、相對長愁、一日

偶游郊外、忽一褐衣人相之曰、子何憂也、盛方苦無所詣、因而備述其遭、褐衣人曰、有一佳境、暫往瞻矚、亦足破悶、問何所、但云不遠、從之出郭半里許、褐衣人曰、予有小術、頃刻可到、因命以兩手抱腰、畧一點首、遂覺雲生足下、騰踔而上、不知幾百由旬、盛大惧、閉目不敢少啟、頃之曰至矣、忽見琉璃世界光明異色、訝問何處、曰天宮也、信步而行、上上益高、遙見一叟、喜曰、適遇此老、子之福也、舉手相揖、叟邀過諸其

所烹茗獻客、止兩琖、殊不及盛、褐衣人曰、此吾弟子、千里行貴、敬造仙署、求少贈餽、叟命童出白石一柈、狀類雀卵、瑩澈如氷、使盛自取之、盛念攜歸可作酒枚、遂取其六、褐衣人以為過廉、代取六枚付盛並裹之、囑納腰槖、拱手曰、足矣、辭叟出、仍令附體而下、俄頃及地、盛稽首請示仙號、笑曰、適即所謂觔斗雲也、盛恍然悟為大聖、又求佑護、曰、適所會財星、賜利十二分、何須多求、盛又拜之、起視已渺、既歸、喜而告兄、

鮮取共視、則融入腰橐矣、後輩貸而歸、其利倍蓰、自此屢至閩、必禱大聖、他人之禱時不甚驗、盛所求無不應者、

異史氏曰、昔士人過寺、画琵琶於壁而去、比返則其靈大著、香火相屬焉、天下事固不必寔有其人、人靈之則既靈焉矣、何以故、人心所聚、而物或托焉耳、若盛之方鯁、固宜得神明之佑、豈真耳内繡針、毫毛能變、足下觔斗、碧落可升哉、卒為邪惑、抑

其見之不真也、

青蛙神

江漢之間、俗事蛙神最虔、祠中蛙不知幾百千萬、有大如籠者、或犯神怒、家中輒有異兆、蛙游几榻、甚或攀緣滑壁不得墮、其狀不一、此家當凶、人則大恐、斬牲禳禱之、神喜則已、楚有薛崑生者、幼慧、美姿容、六七歲時、有青衣媼至其家、自稱神使、坐致神意、願以女下嫁崑生、薛翁性朴拙、雅不欲、辭以兒幼、雖固却

之、而亦未敢議婚他姓、遲數年、崑生漸長、委禽於姜氏、神告姜曰、薛崑生吾壻也、何得近禁臠、姜懼、反其儀、薛公憂之、潔牲往禱、自言不敢與神相匹偶、祝已、見肴酒中皆有巨蛆浮出、蠢然擾動、傾棄謝罪而歸、心益懼、亦姑聽之、一日崑生在途、有使者迎宣神命、苦邀移趾、不得已、從與俱往、入一朱門、樓閣華好、有叟坐堂上、類七八十歲人、崑生伏謁、叟命曳起之、賜坐案傍、少間婢媼集視、紛紜滿側、叟顧曰、入言薛郎

至矣、數婢奔入、移時一媼率女郎出、年十六七、麗絕無儔、叟指曰、此小女十娘、自謂與君可稱佳偶、君家尊乃以異類見拒、此自百年事、父母止主其半、是在君耳、崑生目注十娘、心愛好之、嘿然不言、媼曰、我固知郎意良佳、請先歸、當即送十娘往也、崑生曰諾、趨歸告翁、翁倉遽無所為計、乃授之詞、使返謝之、崑生不肯行、方誚讓間、輿已在門、青衣成群、而十娘入矣、上堂朝拜、翁姑見之皆喜、即夕合巹、琴瑟甚諧、由此

神翁神媼時降其家、視其衣赤為喜、白為財、必見、以故家日興、自婚於神、門堂藩溷皆蛙、人無敢詬蹴之、惟崑生少年任性、喜則忘、怒則踐斃、不甚愛惜、十娘雖謙遜、但善怒、頗不善崑生所為、而崑生不以十娘故斂抑之、十娘語侵崑生、崑生怒曰、豈以汝家翁媼能禍人耶、丈夫何畏蛙也、十娘甚諱言蛙、聞之恚甚、曰、自妾入門、為汝家婦、田增粟、賈增價、亦復不少、今老幼皆已溫飽、遂如鴞鳥生翼、欲啄母睛耶、崑生益

憤曰、吾正嫌所增污穢、不堪貽子孫、請不如早別、遂逐十娘、翁媪既聞之、十娘已去、呵崑生使急往追復之、崑生盛氣不屈、至夜母子俱病、鬱冒不食、翁懼、負荆於祠、詞意殷切、過三日病尋愈、十娘亦自至、夫妻歡好如初、十娘日輒凝妝坐、不操女紅、崑生衣履一委諸母、一日忿曰、兒既娶、仍累媪、人家婦事姑、吾家姑事婦、十娘適聞之、負氣登堂曰、兒婦朝侍食、暮問寢、事姑者其道如何、所短者不能惜傭錢自作苦

耳、母無言、慙沮自哭、崑生入、見母涕痕、詰得故、怒責十娘、十娘執辨不相屈、崑生曰、娶妻不能承歡、不如無有、便觸老蛙怒、不過橫灾死耳、復出十娘、十娘亦怒、出門逕去、次日居舍災、延燒數屋、几案床榻、悉為煨燼、崑生怒、詣祠責數曰、養女不能奉翁姑、畧無庭訓、而曲護其短、神者至公、有教人畏婦者耶、且盎盂相敲、皆臣所為、無所涉於父母、刀鋸斧鉞、即加臣身、如其不然、我亦焚汝居室、聊以相報、言已、負薪殿下、

爇火欲舉、居人集而哀之、始憤而歸、父母聞之、大惧失色、至夜神示夢於近村、使爲婿家營宅及明、賫財鳩工、共爲崑生建造、辭之不止、日數百人相屬於道、不數日第舍一新、床幕器具悉備焉、修除甫竟、十娘已至、登堂謝過、言詞温婉、轉身向崑生展笑、舉家變怒爲喜、自此十娘性益和、居二年無間言、十娘最惡蛇、崑生戲函小蛇、紿使啟之、十娘色變、詬崑生、崑生亦轉笑生嗔、惡相抵、十娘曰、今番不待相迫逐、請從

此絕、遂出門去、薛翁大恐、杖崑生、請罪於神、幸不禍之、亦寂無音、積有年餘、崑生懷念十娘、頗自悔、竊詣神所哀十娘、迄無聲應、未幾聞神以十娘字袁氏、心中失望、亦求婚他族、而歷相數家、並無如十娘者、於是益思十娘、往探袁氏、則已堊壁滌庭、候魚軒矣、心愧憤不能自已、廢食成疾、父母憂惶、不知所處、忽昏憒中有人撫之曰、大丈夫頻欲斷絕、又作此態、開目則十娘也、喜極躍起曰、卿何來、十娘曰、以輕薄人相

待之禮、止宜從父命另醮而去、固久受袁家釆幣、妾千思萬思而不忍也、卜吉已在今夕、父又無顏反幣、妾親携而置之矣、適出門、父走送曰、痴婢不聽吾言、後受薛家凌虐、縱死亦勿歸也、崑生感其義、爲之流涕、家人皆喜、奔告翁媪、媪聞之、不待往朝、奔入子舍、執手嗚泣、由此崑生亦老成、不作惡謔、於是情好益篤、十娘曰、妾向以君儇薄、未必遂能相白首、故不敢留孽種於人世、今已靡他、妾將生子、居無何、神翁神

媼着朱袍降臨其家、次日十娘臨蓐、一舉兩男、由此往來無間、居民或犯神怒、輙先求崑生、乃使婦女輩盛妝入闈、朝拜十娘、十娘笑則觧、薛氏苗裔甚繁、人名之薛蛙子家、近人不敢呼、遠人呼之、

又

青蛙神、往〻托諸巫以為言、巫能察神嗔喜、告諸信士曰喜矣、福則至、怒矣、婦子兀坐愁嘆、有廢餐者、流俗然哉、抑神寔靈、非盡妄也、有富賈周某、性恪嗇、會

居人歛金修關聖祠、貧富皆與有力、獨周一毛不拔、久之工不就、首事者無所為謀、適衆賽蛙神、巫忽言周將軍倉、命小神司募政、其取簿籍來、衆從之、巫曰、已捐者不復强、未捐者量力自註、衆唯〻敬聽、各註已、巫視衆曰、周某在此否、周方混跡其後、惟恐神知、聞之失色、次且而前、巫指籍曰、註金百、周益窘、巫怒曰、淫債尚酧二百、况好事耶、蓋周私一婦、為夫掩執、以金二百自贖、故訐之也、周益慚懼、不得已、如命註

之、既歸告妻、妻曰、此巫之詐耳、巫屢索、卒弗與、一日方晝寢、忽聞門外如牛喘、視之則一巨蛙、室門僅容其身、步履蹇緩、塞兩扉而入、既入、轉身卧、以闑承頷、舉家盡驚、周曰、此必討募金也、焚香而祝、願先納三十、其餘以次賫送、蛙不動、請納五十、身忽一縮、小尺許、又加二十、益縮如斗、請全納、縮如拳、從容出、入墻罅而去、周急以五十金送監造所、人皆異之、周亦不言其故積數日、巫又言周某欠金五十、何不攤併、周

聞之恩、又送十金、意將以此完結、一日夫婦方食、蛙
又至如前狀、目作努、少間登其床、〻搖撼欲傾、加喙
於枕而眠、腹隆起如卧牛、四隅皆滿、周惧、即完百數、
興之聽之、仍不少動、半日間小蛙漸集、次日益多、穴
倉登榻、無處不至、大於椀者、升灶啜蠅、糜爛釜中、以
致穢不可食、至三日、庭中蠢〻、更無隙處、一家惶駭、
不知計之所出、不得已請教於巫、〻曰、此必少之也、
遂祝之、益以二十金、首始舉、又益之、起一足、直至百

金、四足盡起、下床出門、狼犺數步、復反身臥門内、周惧問巫、巫巫揣其意、欲周即解囊、周無奈、如數付巫、蛙乃行、數步外身暴縮、雜衆蛙中、不可辨認、紛紛然亦漸散矣、祠既成、開光賽神、更有所需、巫忽指首事者曰、某宜出若干數、共十五人、止遺二人、衆祝曰、吾等與某某某某已同捐過、巫曰、我不以貧富為有無、但以汝等所侵漁之數為多寡、此等金錢、不可自肥、恐有横災、念汝等首事勤勞、故代汝消之也、除某某某某廉正無

所苟且外、即我家巫、我亦不少私之、使令先出以為衆倡、即奔入家搜括箱櫝、妻問之亦不答、盡卷囊橐而出、告衆曰、某私尅銀八兩、今使傾橐、與衆共衡之、稱得六兩餘、使人誌其欠數、衆愕然不敢置辨、悉如數內入、巫過此茫不自知、或告之、大慙、質衣以盈之、惟二人虧其數、事既畢、一人病月餘、一人患疔瘇、醫藥之費、浮於所欠、人以為私尅之報云、

異史氏曰、老蛙司募、無不可與為善之人、其勝刺

釘拖索者不既多乎、又發監守之盜而消其災、則其現威猛、正其行慈悲也、神矣、

任秀

任建之、魚台人、販氈裘為業、竭貲赴陝、途中逢一人、自言申竹亭、宿遷人、話言投契、盟為弟昆、行止與俱、至陝、任病不起、申善視之、積十餘日、疾大漸、謂申曰、吾家故無恒產、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今不幸殂謝異域、君我手足也、兩千里外、更有誰何、囊金二

百餘、一半君自取之、為我小備殮具、剩者可助資斧、其半寄吾妻子、俾輦吾櫬而歸、如肯挾殘骨歸故里、則裝資無計矣、乃伏枕為書付申、至夕而卒、申以五六金為市薄材、殮已、主人催其移槥、申托尋寺觀、竟遁不返、任家年餘方得確耗、任子秀、時年十七、方從師讀、由此廢學、欲往尋父柩、母憐其幼、秀哀涕欲死、遂典資裝治任、俾老僕佐之行、半年始還、殯後家貧如洗、幸秀聰穎、釋服入魚台泮、而佻達善博、母教戒

綦嚴、卒不改、一日文宗案臨、試居四等、母憤泣不食、秀慚惧、對母自矢、於是閉戶年餘、遂以優等食餼、母勸令設帳、而人終以其蕩無檢幅、咸誚薄之、有表叔張某貫京師、勸使赴都、願携與俱、不耗其貲、秀喜從之、至臨清、泊舟關外、時鹽航艤集、帆檣如林、臥後聞水聲人聲、聒耳不寐、更既靜、忽聞鄰舟骰聲清越、入耳縈心、不覺舊技復癢、竊聽諸客、皆已酣寢、囊中自備千文、思欲過舟一戲、潛起解囊、捉錢踟躕、回思母

訓、即復束置、既睡、心怔忡苦不得眠、又起又解、如是者三、興勃發不可復忍、携錢竟去、至鄰舟、則見兩人對博、錢注豊美、置錢几上、即求入局、二人喜、即與共擲、秀大勝、一客錢盡、即以巨金質舟主、漸以十餘貫作孤注、賭方酣、又有一人登舟來、眈視良久、亦傾橐出百金質主人、入局共博、張中夜醒、覺秀不在舟、聞骰聲、心知之、因詣鄰舟欲挽阻之、至則秀胯側積貫如山、乃不復言、負錢數千而返、呼諸客並起、往來移

運、尚存十餘千、未幾、三客俱敗、一舟之錢俱空、客欲賭金、而秀欲已盈、故托非錢不賭以難之、張在側又促逼令歸、三客懆急、舟主利其盈頭、轉貸他舟、得百餘千、客得錢賭更豪、無何又盡歸秀、天已曙、放曉關矣、共運貲而返、三客亦去、主人視所貿二百餘金、盡箔灰耳、大驚、尋至秀舟、告以故、欲取償於秀、乃問姓名里居、知爲建之之子、縮頸羞汗而退、過訪榜人、乃知主人即申竹亭也、秀至陜時、亦頗聞其姓字、至此

鬼已報之、故不復追其前欷矣、乃以貲與張合業而北、終歲獲利倍蓰、遂援例入監、益權子母、十年間財雄一方、

晚霞

五月五日、吳越間有鬬龍舟之戲、刳木為龍、繪鱗甲、飾以金碧、上為雕甍朱檻、帆旌皆以錦繡、舟末為龍尾、高丈餘、以布索引木板下垂、有童坐板上、顛倒滚跌、作諸巧劇、下臨江水、險危欲墮、故其購是童也、先

以金啗其父母，預調馴之，墮水死勿悔也。吳門則載美姬，較不同耳。鎮江有蔣氏童阿端，方七歲，便捷奇巧，莫能過，聲價益起。十六歲猶用之，至金山下墮水死。蔣嫗止此子，哀鳴而已。阿端不自知死，有兩人導去，水中別有天地，回視則流波四繞，屹如壁立。俄入宮殿，見一人兜牟坐。兩人曰：此龍窩君也。便使拜伏。龍窩君顏色和霽，曰：阿端伎巧，可入柳條部。遂引至一所，廣殿四合，趨上東廊，有諸少年出與為禮，率十

三四歲、即有老嫗來、衆呼鮮姥、坐令献伎已、乃教以錢塘飛霆之舞、洞庭和風之樂、但聞鼓鉦喤聒、諸院皆響、既而諸院皆息、姥恐阿端不能即嫺、獨絮絮調撥之、而阿端一過殊已了了、姥喜曰、得此兒、不讓晚霞矣、明日龍窩君按部、諸部畢集、首按夜叉部、鬼面魚服、鳴大鉦、圍四尺許、鼓可四人合抱、聲如巨霆、叫噪不復可聞、舞起則巨濤洶湧、橫流空際、時墮一點大如盆、着地消滅、龍窩君急止之、命進乳鶯部、皆二

八姝麗笙歌細作、一時清風習ゝ、波聲俱靜、水漸凝如水晶世界、上下通明、按畢、俱退立西墀下、次按燕子部、皆垂髫人、內一女郎、年十四五、振袖傾鬟、作散花舞、翩ゝ翔起、襟袖襪履間、皆出五色花朵、隨風颺下、飄泊滿庭、舞畢、隨其部亦下西墀、阿端旁睨、雅愛好之、問之同部、即晚霞也、無何喚柳條部、龍窩君特試阿端、ゝ作前舞、喜怒隨腔、俛仰中節、龍窩君嘉其慧悟、賜五文袴褶、魚鬚金束髮、上嵌夜光珠、阿端拜

賜、亦趨西墀、各守其伍、端於衆中遥注晚霞、晚霞亦遥注之、少間端逡巡出部而北、晚霞亦漸出部而南、相去數武、而法嚴不敢亂部、相視神馳而已、既按蛺蝶部、童男女皆雙舞、身長短年大小服色黃白皆取諸同、諸部按已、魚貫而出、柳條在燕子部後、端疾出部前、而晚霞已緩滯在後、回首見端、故遺珊瑚釵、端急納袖中、既歸、凝思成病、眠餐頓廢、觧姥輒進甘旨、日三四省、撫摩殷切、病不少瘥、姥憂之、罔所為計、曰

吳江王壽期已促、且爲奈何、薄暮一童子來、坐榻上與語、自言隷蛺蝶部、從容問曰、君病爲晩霞否、端驚問何知、笑曰、晩霞亦如君耳、端悽然起坐、便求方計、童問尚能步否、答云、勉强尚能自力、童挽出、南啟一户、折而西、又闢双扉、見蓮花數十畝、皆生平地上、葉大如席、花大如蓋、落瓣堆梗下盈尺、童引入其中、曰姑坐此、遂去、少時一美人撥蓮花而入、則晩霞也、相見驚喜、各道相思、畧述生平、遂以石壓荷蓋令側、雅

可幛蔽、又匀鋪蓮瓣而籍之、忻與狎寢、既訂後約、日以夕陽為候、乃別端歸、病亦尋愈、由此兩人日一會於蓮畝、過數日、隨龍窩君往壽吳江王、稱壽已、諸部悉還、獨留晚霞、及乳鶯部一人、在宮中敎舞、數月更無音耗、端悵惘若失、惟解姥日往來吳江府、端托晚霞為外妹、求攜去、冀一見之、留吳江門下數日、宮禁森嚴、晚霞苦不得出、怏怏而返、積月餘、癡想欲絕、一日解姥入、悽然相弔、曰惜乎、晚霞投江矣、端大駭、涕

下不能自止、因毀冠裂服、藏金珠而出、意欲相從俱死、但見江水若壁、以首力觸不得入、念欲復還、懼問冠服、罪將增重、意計窮蹙、汗流接踵、忽睹壁下有大樹一章、乃猱攀而上、漸至端杪、猛力躍墮、幸不沾濡、而竟已浮水上、不意之中、恍睹人世、遂飄然泅去、移時得岸、少坐江濱、頓思老母、遂趁舟而去、抵里、四顧居廬、忽如隔世、次且至家、忽聞窗中有女子曰、汝子來矣、音聲甚似晚霞、俄與母俱出、果晚霞也、斯時兩

人喜勝於悲而媼則悲疑驚喜萬狀俱作矣初晚霞在吳江覺腹中震動龍宮法嚴恐旦夕身娩橫遭撻楚又不得一見阿端但欲求死遂潛投江水身泛起沉浮波中有客舟拯之問其居里晚霞故吳名妓溺水不得其尸自念衙衙不可復投遂曰鎮江蔣氏吾婿也客因代貰扁舟送諸其家蔣媼疑其錯悞女自言不悞因以其情詳告媼媼以其風格韵妙頗愛悅之第慮年太少未必肯終寡也而女孝謹顧家中貧

便脫珍飾售數萬、媪察其志無他、良喜、然無子、恐一旦臨蓐、不見信於戚里、以謀女、女曰、母但得眞孫、何必求人知、媪亦安之、會端至、女喜不自已、媪亦疑兒不死、陰發兒塚、骸骨俱存、因以此詰端、端始爽然自悟、但恐晩霞悟其非人、囑母勿復言、母然之、遂告同里、以爲當日所得非兒尸、然終慮其不能生子、未幾竟舉一男、捉之無異常兒、始悅、久之女漸覺阿端非人、乃曰、胡不早言、凡鬼衣龍宮衣七七、則魂魄堅凝、

生人不殊矣、若得宮中龍角膠、可以續骨而生肌膚、惜不早購之也、端貨其珠、有賈胡出貲百萬、家由此巨富、值母壽、夫妻歌舞稱觴、遂傳聞王邸、王欲強奪晚霞、端懼、見王自陳夫婦皆鬼、驗之無影而信、遂不之奪、但遣宮人就別院傳其技、女以鼉溺毀容而後見之、教三月、終不能盡其技而去、

白秋練

直隸有慕生、小字蟾宮、商人慕小寰之子、聰慧喜讀、

年十六、翁以文業迂、使去而學賈、從父至楚、每舟中無事、輒便吟誦、抵武昌、父留居逆旅、守其居積、生乘父出、執卷哦詩、音節鏗鏘、輒見窗影憧憧、似有人窃聽之、而亦未之異也、一夕翁赴飲、久不歸、生吟益苦、有人徘徊窗外、月映甚悉、怪之、遽出窺覘、則十五六傾城之姝、望見生、急避去、又二三日、載貨北旋、暮泊湖濱、父適他出、有媪入曰、郎君殺吾女矣、生驚問之答云、妾白姓、有息女秋練、頗解文字、言在郡城、得聽

清吟、於今結想、至絶眠餐、意欲附為婚姻、不得復拒、生心寔愛好、第慮父嗔、因直以情告、媪不寔信、務求盟約、生不肯、媪怒曰、人世姻好、有求委禽而不得者、今老身自媒、反不見納、耻孰甚焉、請勿想北渡矣、遂去、少間父至、善其詞以告之、隱冀垂納、而父以涉遠、又薄女子之懷春也、笑置之、泊舟處水深没棹、夜忽沙磧擁起、舟滯不得動、湖中每歲客舟必有留住守洲者、至次年桃花水溢、他貨未至、舟中物當百倍於

原直也、以故翁未甚憂怪、獨計明歲南來、尚須揭嫃、
於是留子自歸、生竊喜、悔不詰媪居里、日既暮、媪與
一婢扶女郎至、展衣卧諸榻上、向生曰、人病至此、莫
高枕作無事者、遂去、生初聞而驚、移燈視女、則病態
含嬌、秋波自流、畧致訊詰、嫣然微笑、生强其一語、曰
爲郎憔悴却羞郎、可爲妾咏、生狂喜、欲近就之、而憐
其荏弱、探手於懷、接腿爲戲、女不覺歡然展謔、乃曰、
君爲妾三詠王建羅衣夜〻之作、病當愈、生從其言、

甫兩過、女攬衣起坐曰、妾愈矣、再讀則嬌顫相和、生神志益飛、遂滅燭共寢、女未曙已起、曰老母將至矣、未幾媪果至、見女凝妝懽坐、不覺欣慰、邀女去、女俛首不語、媪即自去曰、汝樂與郎君戲、亦自任也、於是生研問居止、女曰、妾與君不過傾蓋之交、婚嫁尚不可必、何須令知家門、然兩人互相愛悅、要誓良堅、女一夜早起挑燈、忽開卷悽然淚瑩、生急起問之、女曰、阿翁行且至、我兩人事、妾適以卷卜、展之得李益江

南曲、詞意非祥、生慰解之曰、首句嫁得瞿塘賈、即已大吉、何不祥之與有、女乃稍懽、起身作別曰、暫請分手、天明則千人指視矣、生把臂嗚咽、問好事如諧、何處可以相報、曰妾常使人偵探之、諧否無不聞也、生将下舟送之、女力辭而去、無何慕果至、生漸吐其情、父疑其招妓、怒加詬厲、細審舟中財物、並無虧損、譙訶乃已、一夕翁不在舟、女忽至、相見依〻、莫知決策、女曰、低昂有數、且圖目前、姑留君兩月、再商行止、臨

別、以吟聲作為相會之約、由此值翁他出、遂高吟、則女自至、四月行盡、物價失時、諸賈無策、歛資禱湖神之廟、端陽後雨水大至、舟始通、生既歸、凝思成疾、慕憂之、巫醫並進、生私告母曰、病非藥禱可痊、惟有秋練至耳、翁初怒之、久之支離益憊、始惧、賃車載子復如楚、泊舟故處、訪居人、並無知白媼者、會有媼操柁湖濵、即出自任、翁登其舟、窺見秋練、心窃喜、而審詰邦族、則浮宇泛宅而已、因寔告子病由、與女登舟、姑

以以鮮其沉痼、媪以婚無成約、弗許、女露半面、殷殷窺聽、聞兩人言、皆泪欲墮、媪視女面、因翁哀請、即亦許之、是夜翁出、女果至、就榻嗚泣曰、昔年妾狀今到君耶、此中況味、要不可不使君知、然羸頓如此、急切何能便瘳、妾請爲君一吟、生亦喜、女亦吟王建前作、生曰、此卿心事、醫二人何得效、然聞卿聲、神已爽矣、試爲我吟楊柳千條盡向西、女從之、生贊曰快哉、卿昔誦詩餘、有采蓮子云、菡萏香蓮十頃波、心尚未忘、煩

一曼聲度之、女又從之、甫闋、生躍起曰、小生何嘗病哉、遂相狎抱、沉痾若失、既而問父見媪何詞、事得諧否、女已察知翁意、直對不諧、既而女去、父來見生已起、喜甚、但慰勉之、因曰、女子良佳、然自揔角時把柂櫂歌、無論微賤、抑亦不貞、生不語、翁既出、女復來生述父意、女曰、妾窺之審矣、天下事愈急則愈遠、愈迎則愈距、當使意自轉、反相求、生問計、女曰、凡商賈志在利耳、妾有術知物價、適視舟中物並無少息、為我

告翁、居某物利三之、某物十之、歸家妾言驗、則妾爲佳婦矣、再來時君十八妾十七、相歡有日、何憂爲、生以所言物價告父、父頗不信、姑以餘貲半從其教、既歸、所自置貨、貲本大虧、幸少從女言、得厚息畧相準、以是服秋練之神、生益誇張之、謂女自言能使己富、翁於是益揭貲而南、至湖數日、不見白媪、過數日、始見其泊舟柳下、因委禽焉、媪悉不受、但涓吉送女過舟、翁另賃一舟爲子合巹、女乃使翁益南、所應居貨

悉籍付之、媪乃邀婿去、家於其舟、翁三月而返、物至楚、價已倍蓰、將歸、女求載湖水、既歸、每食必加少許、如用醯醬焉、由是每南行、必為致數罈而歸、後三四年、舉一子、一日涕泣思歸、翁乃偕子及婦俱如楚、至湖、不知媪之所在、女扣舷呼母、神形喪失、促生沿湖問訊、會有釣鱘鰉者、得白鱀、生近視之、巨物也、形全類人、乳陰畢具、奇之、歸以告女、女大駭、謂夙有放生願、囑生贖放之、生往商釣者、釣者索直昂、女曰、妾在

君家、謀金不下巨萬、匾匾者何遂斬直也、如必不從、妾即投湖水死耳、生惧、不敢告父、盜金贖放之、既反、不見女、搜之不得、更盡始至、問何往、曰適至母所、問母何在、覥然曰、今不得不寔告矣、適所贖即妾母也、向在洞庭、龍君命司行旅、近宮中欲選嬪妃、妾被浮言者所稱道、遂勅妾母坐相索、妾母寔奏之、龍君不聽、放母於南濵、餓欲死、故羅前難、今難雖免、而罰未釋、君如愛妾、代禱真君可免、如以異類見憎、請以兒

擲還君、妾自去、龍宮之寶、未必不百倍君家也、生大驚、慮眞君不可得見、女曰、明日未刻、眞君當至、見有跛道士、急拜之、入水亦從之、眞君喜文士、必合憐允、乃出魚腹紗一方曰、如問所求、即出此求書一兒字、生如言候之、果有道士蹩躄而至、生伏拜之、道士急走、生從其後、道士以杖投水、躍登其上、生竟從之而登、則非杖也、舟也、又拜之、道士問何求、生出羅求書、道士展視曰、此白鱀翼也、子何遇之、蟾宮不敢隱、詳

陳巔末道士笑曰、此物殊風雅、老龍何得荒淫、遂出筆草書兔字如符形、返舟令下、則見道士踏杖浮行、頃刻已渺、歸舟女喜、但囑勿洩於父母、歸後二三年、翁南游數月不歸、湖水既罄、久待不至、女遂病、日夜喘急、囑曰、如妾死勿瘞、當於卯午酉三時、一吟杜甫夢李白詩、死當不朽、候水至傾注盆內、閉門緩妾衣抱入浸之、宜得活、喘息數日、奄然遂斃、後半月、慕翁至、生急如其教、浸一時許、女漸甦、自是每思南旋、後

竊死生從其意遷於楚

王者

湖南巡撫某翁遣州佐押解餉金六十萬赴京途中被雨日暮愆程無所投宿遠見古刹因詣棲止天明視所解金蕩然無存衆駭怪莫可取咎回白撫公公以為妄將置之法及詰衆役並無異詞公責令仍返故處緝察端緒至廟前見一瞽者形貌奇異自榜云能知心事因求卜筮瞽曰是為失金者州佐曰然因

訴前苦。暬者便索肩輿。云但從我去當自知。遂如其言。官役皆從之。暬曰東東之。曰北北之。凡五日。入深山。忽睹城郭。居人輻輳入城走移時。暬曰止。因下輿。以手南指。曰。見有高門西向。可款關自問之。拱手自去。州佐從其教。果見高門。漸入之。一人出。衣冠漢制。不言姓名。州佐訴所自來。其人云。請留數日。當與君謁當事者。遂導去。令獨居一所。給以食飲。暇時閒步至第後。見一園亭。入涉之。老松翳日。細草如毡。數轉廊

樹、又一高亭、歷階而入、見壁上掛人皮數張、五官俱備、腥氣流熏、不覺毛髮森竪、疾退歸舍、自分留鞫異域、已無生望、因念進退一死、亦姑聽之、明日衣冠者召之去曰、今日可見矣、州佐唯唯、衣冠者乘怒馬甚駛、州佐步馳從之、俄至一轅門、儼如制府衙署、皂衣人羅列左右、規模凜肅、衣冠者下馬導入、又一重門、見有王者、珠冠繡紱、南面坐、州佐趨上伏謁、王者問汝湖南鮮官耶、州佐諾、王者曰、銀俱在此、是區區者、

汝撫君即慨然見贈、未爲不可、州佐泣訴限期已滿、歸必就刑、稟白何所申証、王者曰、此即不難、遂付以巨函、云以此復之、可保無恙、又遣力士送之、州佐帽息不敢辨、受函而返、山川道路、悉非來時所經、既出山、送者乃去、數日抵長沙、敬白撫公、公益妄之、怒不容辨、命左右飛索以縶、州佐解襆出函、公拆視未竟、面如灰土、命釋其縛、但云銀亦細事、汝姑出、於是急檄屬官、設法補解訖、數日公疾、尋卒、先是公與愛姬

共寢、既醒而姬髮盡失、闔署驚怪、莫測其由、蓋函中即其髮也、外有書云、汝自起家守令、位極人臣、賕賂貪婪、不可悉數、前銀六十萬、業已驗收在庫、當自發貪囊、補充舊額、解官無罪、不得妄加譴責、前取姬髮、畧示微警、如復不遵教令、旦晚取汝首領、姬髮附還、以作明信、公卒後、家人始傳其書、後屬員遣人尋其處、則皆重岩絶壑、更無徑路矣、

異史氏曰、紅線金合、以儆貪婪、良亦快異、然桃源

仙人、不事刼掠、即劍客所集、烏得有城郭衙署哉、嗚呼、是何神與、苟得其地、恐天下之赴㴱者無已時矣、

外國人

已巳秋、嶺南從外洋飄一巨艘來、上有十一人、衣鳥羽、文采璀璨、自言呂宋國人、遇風覆舟、數十人皆死、惟十一人附巨木、飄至大島得免、凡五年、日攫鳥蟲而食、夜伏石洞中、織羽為帆、忽又飄一舟至、檣帆皆

無、亦海中破於風者、於是附之將還、又被大風引

澳門、巡撫題疏、送之還國、

蝎客

南商販蝎者、歲至臨朐、收買甚多、土人持木鉗入

探穴發石摟捉之、一歲復至、寓於客肆、忽覺心動、

髮森悚、急告主人曰、傷生既多、今見怒於蠆鬼、將

我矣、急垂援救、主人顧室中有巨甕、乃使蹲伏、而

甕覆之、無何一人奔入、黃髮獰醜、便問主人南客

在、答以他出、其人入室四顧、鼻作嗅聲者三、遂出門去、主人幸可無恙矣、往啟篋則客已化血水、

烏使

苑城史烏程家居、忽有烏集屋上、香色類鴉、史見之、告家人曰、夫人遣烏使告我矣、急備後事、某日當死、至日果卒、殡日鴉復至、隨櫬緩飛、由苑之新至殡宮始不復見、長山吳木欣目睹之、

李象先

李象先、壽光之闒人也、前世爲某寺執爨僧、無疾而化、魂出棲坊上、下見市上行人、皆有火光出顛上、蓋體中陽氣也、夜既昏、念坊上不可久居、但諸舍暗黑、不知所之、惟一家燈火猶明、飄赴之、到門則身已嬰兒、母乳之、見乳恐懼、腹不勝飢、閉目强吮、踰三月餘、即不復乳、乳之則驚懼而啼、母以米瀋間棗栗雜哺之、得以長成、是爲象先、兒時至某寺、見寺僧皆能呼其名、至老猶畏乳、

異史氏曰、象先學問淵博、海岱之清士、其子早貴、而身以文學終、此佛家所云福業未修者耶、其弟亦知名士、生有隐疾、数月始一動、〻時急起、不顧賓客、自外呼而入、於是媼婢盡避、使及門復痿、則不入室而返、兄弟皆奇人也、

獅子

暹羅貢獅、每止處觀者如堵、其形狀與世傳繡画者迥異、毛黑黄色、長数寸、或投以雞、先以爪摶而吹之、

一吹則毛盡落如掃、亦事理之奇也、

蛙曲

王子巽言在都時、曾見一人作劇於市、携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作鳴、或與金錢、則亂擊蛙頂、如拊雲鑼、宮商詞曲、了了可辨、

聊齋誌異卷之二十二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陳雲棲

真毓生、楚夷陵人、孝廉之子、能文、美丰姿、弱冠知名、兒時相者曰、後當娶女道士為妻、父母共以為笑、而為之論婚、低昂苦不能就、生母臧夫人、祖居黃岡、生以故詣外祖母、聞時人語曰、黃岡四雲、少者無倫、蓋郡有呂祖庵、庵中女道士皆美、故云、庵去臧氏村僅

十餘里、生因窃往、扣其關、果有女冠三四人、謙喜承迎、度皆雅潔、中一最少者、曠世真無其儔、心好而目注之、女以手支頤、但他顧、諸道士覓琖烹茶、生乘間問姓字、答云雲棲、姓陳、生戲曰、奇矣、小生適姓潘、陳赬顏發頰、低頭不語、起而去、少間瀹茗進佳菓、各道姓字、一白雲深、年三十許、一盛雲眠、二十已來、一梁雲棟、約廿有四五、却爲弟、而雲棲不至、生殊悵惘、因問之、白曰、此婢懼生人、生乃起別、白力挽之、不留而

出、白曰、如欲見雲棲、明日可復來、生歸、思戀綦切、次日又詣之、諸道士俱在、獨少雲棲、未便遽問、諸道士治具留餐、生力辭、不聽、白拆餅授箸、勸進良殷、既問雲棲何在、答云自至、久之日勢已晚、生欲歸、白捉腕留之、曰姑止此、我捉婢子來奉見、生乃止、俄挑燈具酒、雲眠亦去、酒數行、生辭以醉、白曰、飲三觥則雲棲出矣、生果飲如數、梁亦以此訣勸之、生又盡之、覆琖告辭、白顧梁曰、吾等面薄、不能勸飲、汝往曳陳婢來、

便道潘即待妙常已久、梁去少時而返、具言雲棲不至、生欲去而夜已深、乃佯醉仰卧、兩人代裸之、遞就淫焉、終夜不堪其擾、天既明、不睡而別、數日不敢復往、而心念雲棲不忘也、但不時扵近側探偵之、一日既暮、自出門與少年去、生喜不甚畏、梁急往欵関雲眠出應門、問之、則梁亦他適、因問雲棲、盛導去、又入一院、呼曰、雲棲、客至矣、但見室門闃然而閉、盛笑曰、扉閉矣、生立窓外、似將有言、盛乃去、雲棲隔窓曰、人

皆以妾爲餌釣君也、頻來則身命殆矣、妾不能終守清規、亦不敢遂乖廉恥、欲得如潘郎者而事之耳、生乃以白頭相約、雲棲曰、妾師撫養、即亦非易、果相見愛、當以廿金贖妾身、妾俟君三年、如望爲桑中之約、所不能也、生諾之、方欲自陳、而盛復至、從與俱出、遂別而歸、中心怊悵、思欲委曲夤緣、再一親其嬌範、適有家人報父病、遂星夜而還、無何孝廉卒、夫人庭訓最嚴、心事不敢使知、但𧶊減金貲日積之、有議婚者、

輙以服闋為辭、母不聽、生婉告曰、曩在黄崗、外祖母欲兒婚陳氏、誠心所願、今遭大故、音耗遂梗、久不如黄省問、旦夕一往、如不果偕、從母所命、夫人許之、乃携所積而去、至黄詣庵中、則院宇荒凉、大異疇昔、漸入之、惟一老尼炊灶下、因就問訊、尼曰、前年老道士死、四雲星散矣、問何之、曰雲深雲棟從惡少遁去、向聞雲棲寓居郡北、雲眠消息不知也、生聞之悲嘆、命駕即詣郡北、遇觀輙詢、並少踪緒、悵恨而返、偽告母

曰、舅言陳翁如岳州、待其歸、當遣伻來、踰半年、夫人歸寧、以事問母、母〻殊茫然、夫人怒子誑、媼疑甥與舅謀、而未以聞也、幸舅遠出、莫從稽其妄、夫人以香愿登蓮峯、齋宿山下、既臥、逆旅主人扣扉、送一女道士寄宿同舍、自言陳雲棲、聞夫人家夷陵、移座就榻、告訴坎坷、詞旨悲惻、末言有表兄潘生、與夫人同籍、煩囑子侄輩一傳口語、但道某暫寄棲鶴觀師叔王道成所、朝夕厄苦、度日如歲、令早一臨存、恐過此以往、

未之或知也、夫人審潘名字、即又不知、但云既在學宮、秀才輩想無不聞也、未明早別、殷々再囑、夫人既歸、向生言及、生長跽曰、寔告母、所謂潘生、即兒是也、夫人詰知其故、怒曰、不肖子宣淫寺觀、以道士爲婦、何顏見親賓乎、生垂頭不敢出詞、會生以赴試入郡、竊命舟訪王道成、至則雲棲半月前出遊不返、既歸、悒々而病、適藏媼卒、夫人往奔其喪、殯後迷途、至京氏家、問之則族妹也、便相邀入、見有少女在室、年可

十八九、姿容曼妙、目所未睹、夫人每思得一佳婦、俾子不慧見女心動、因詰生平、妹云、此王氏女、京氏甥也、怙恃俱失、暫寄此耳、問婿家誰、曰無之、把手與語、意致嬌婉、母大悅、爲之過宿、私以己意告妹、妹曰良佳、但其人高自位置、不然、胡蹉跎至今也、容商之、夫人招與同榻、談笑甚歡、自願母夫人、夫人悅、請同歸荊州、女益喜、次日同舟而還、既至則生疾未起、母欲慰其沉疴、使婢陰告曰、夫人爲公子載麗人至矣、生

未信、伏窓窺之、較雲棲尤艷絕也、因念三年之約已過、出遊不返、則玉容必已有主、得此佳麗、心懷頗慰、於是驟然動色、病亦尋瘳、母乃招兩人相拜見、生出、夫人謂女、亦知我同歸之意乎、女微笑曰、妾已知之、但妾所以同歸之初志母不知也、妾少字夷陵潘氏、音耗濶絕、必已另有良匹、果爾則為母也婦、不爾則終為母也女、報母有日也、夫人曰、既有成約、即亦不強、但前在五祖山時、有女冠問潘氏、今又云潘氏、固

知夷陵世族無此姓也、女驚曰、卧蓮峯下者即母
詢潘者即我是也、母始恍然悟、笑曰、若然、則潘生
在此矣、女問何在、夫人命婢導去問生、ゝ驚曰、卿
樓耶、女問何知、生言其情、始知以潘郎為戲、女知
生、羞與終談、急返告母、ゝ問其何復姓王、答云、妾
姓王、道士見愛、遂以為女、從其姓耳、夫人亦喜、涓
為之成禮、先是女與雲眠俱依王道成、道成居隘
眠、遂去之漢口、女嬌痴不能作苦、又羞出操道士

道成頗不善之、會舅京氏如黃崗、女遇之流涕、因與俱去、俾改女子妝、將論婚士族、故諱其曾隸道士籍、而問名者女輒不顧、舅及妗皆不知其意向、心厭嫌之、是日從夫人歸、得所托、如釋重負焉、合卺後各述所遭、書極而泣、女孝謹、夫人雅憐愛之、而彈琴好奕、不知理家人生業、夫人頗以為憂、積月餘、夫人遣夫妻如京氏、留數日而歸、泛舟江流、欻一舟過、中一女冠、近之則雲眠也、雲眠獨與女善、女喜、招與同舟、相

對酸辛、問將何之、盛云、久切懸念、遠至棲鶴觀、聞依京舅、故將詣黃崗一奉探耳、竟不知意中人已得相聚、今視之如仙、剩此漂泊人、不知何時已矣、因而欷歔、女設一謀、令易道妝、僞作婢、携伴夫人、徐擇佳偶、盛從之、既歸、女先白夫人、盛乃入、舉止大家、談笑間練達世故、母既寡苦寂、得盛良歡、惟恐其去、盛早起、代母劬勞、不自作客、母益喜、陰思納女婢、以掩女冠之名、而未敢言也、一日忘某事未作、急問之、則盛代

備已久、因謂女曰、画中人不能作家、亦復何為、新婦若大娘者、吾無憂矣、不知女存心久、但懼母嗔、聞母言、笑對曰、母既愛之、新婦欲效英皇何如、母不言、亦輾然笑、女退、告生曰、老母首肯矣、乃另潔一室、告盛曰、昔在觀中共枕時、姊言但得一能知親愛之人、我兩人當共事之、猶憶之否、盛不覺双眥瑩瑩、曰、妾所謂親愛者非他、如日日經營、曾無一人知其甘苦、數日來畧有微勞、即煩老母恤念、則心中冷暖頓殊矣、

若不下逐客令、俾得長伴老母、於願斯足、亦不望前言之踐也、女告母、々令姊妹焚香、各矢無悔詞、乃使生與行夫婦禮、將寢、告生曰、妾乃二十三歲老處女也、生猶未信、既而落紅殷褥、始奇之、盛曰、妾所以樂得良人者、非不能甘岑寂也、誠以閨閣之身、靦然酬應如枸欄、所不堪耳、借此一度、掛名君籍、當為君奉事老母、作內紀綱、若房幃之樂、請別與人探討之、三日後、僕被從母、遣之不去、女早之母所、占其床寢、不

得已乃從生去、由是三兩日輙一更代、習為常、夫人故善奕、自寡居不暇為之、自得盛經理井〻、晝日無事、輙與女奕、挑燈瀹茗、聽兩婦彈琴、夜分始散、每與人曰、兒父在時、亦未能有此樂也、盛司出納、每記籍報母、〻疑曰、兒輩常言幼孤、作字彈琴誰教之、女笑以寔告、母亦笑曰、我初不欲為兒娶一道士、今竟得兩矣、忽憶童時所卜、始信定數不可逃也、生再試不第、夫人曰、吾家雖不豐、薄田三百畝、幸得雲眠紀理、

日益溫飽、兒但在膝下、率兩婦與老身共樂、不願汝求富貴也、生從之、後雲眠生男女各一、雲棲女一男三、母八十餘歲而終、孫皆入泮、長孫雲眠所出、已中鄉選矣、

織成

洞庭湖中往、有水神借舟、遇有空船、纜忽自解、飄然遊行、但聞空中音樂並作、舟人蹲伏一隅、瞑目聽之、莫敢仰視、任所往、遊畢仍泊舊處、有柳生落第歸、

醉卧舟上、笙樂忽作、舟人搖生不得醒、急舁艎下、俄有人捽生、生醉甚、隨手墮地、眠如故、即亦置之、少間、鼓吹鳴聒、生微醒、聞蘭麝充盈、睨之、見滿船皆佳麗、心知其異、目若瞑、少間傳呼織成、即有侍兒來、立近頰際、翠襪紫綃履、細瘦如指、心好之、隱以齒嚙其襪、少間女子移動、牽曳傾踣、上問之、因白其故、在上者怒、命即行誅、遂有武士入、捉縛而起、見南面一人、冠服類王者、因行且語曰、聞洞庭君為柳氏、臣亦柳氏、

昔洞庭落第、今臣亦落第、洞庭得遇龍女而仙、今臣醉戲一姬而死、何幸不幸之懸殊也、王者聞之、喚回、問汝秀才下第者乎、生諾、便授筆扎、令賦風鬟霧鬢、生固襄陽名士、而構思頗遲、捉筆良久、上誚讓曰、名士何得爾、生釋筆自白、昔三都賦十稔而成、以是知文貴工而不貴速也、王者笑聽之、自辰至午、稿始脫、王者覽之、大悅曰、真名士也、遂賜以酒、頃刻異饌紛紜、方問對間、一吏捧簿進曰、溺籍告成矣、問人數幾

何、曰一百二十八人、問簽差何人矣、答云、毛南二尉、生起拜辭、王者贈黃金十斤、又水晶界方一握、曰湖中小有刼數、持此可免、忽見羽葆人馬、紛立水面、王者下舟登輿、遂不復見、久之寂然、舟人始自艎下出、蕩舟北渡、風逆不得前、忽見水中有鉄猫浮出、舟人駭曰、毛將軍出現矣、各舟商客俱伏、無何湖中一木直立、築築動搖、益懼曰、南將軍又至矣、少時波浪大作、上翳天日、四顧湖舟、一時盡覆、生舉界方、危坐舟

中、萬丈洪濤、近舟頓滅、以是得全、既歸、每向人語其異、言舟中侍兒、雖未悉其容貌、而裙下双鈎、亦人世所無、後以故至武昌、有崔媪賣女、千金不售、蓄一水晶界方、言有能配此者嫁之、生異之、懷界方而往、媪忻然承接、呼女出見、年十五六已來、媚曼風流、更無倫比、畧一展拜、反身入幃、生一見、魂魄動搖曰、小生亦蓄一物、不知與老姥家所藏頗相稱否、因各出相較、長短不爽、媪喜、便問寓所、請生即歸命輿、界方留

作信、生不肯留、媪笑曰、官人亦大小心、老身豈爲一界方抽身竄去耶、生不得已留之、出即賃、輿急返、而媪室已空、大駭、徧問居人、迄無知者、日已向西、懆懊若喪、悒悒而返、中途值一輿過、忽搴簾曰、柳郎來何遲也、視之則崔媪、喜問何之、媪笑曰、必將疑老身掠騙者矣、別後適有便輿、頓念官人亦僑居、措辦亦艱、故遂送女歸耳、生邀回車、媪必不可、生愴惶不能確信、急奔入舟、女果及一婢在焉、見生入、含笑承迎、見

翠襪紫履、與舟中侍兒粧飾更無少別、心異之、徘徊凝注、女笑曰、眈〻注目、生平所未見耶、生益俯窺之、則襪後齒痕宛然、驚曰、卿織成耶、女掩口微哂、生長揖曰、卿果神人、早請直言、以祛煩惑、女曰、寔告君、前舟中所遇即洞庭君也、仰慕鴻才、便欲以妾相贈、因妾過爲王妃所愛、故歸謀之、妾之來從妃命也、生喜、沐手焚香、望湖朝拜乃歸、後詣武昌、女求同去、將便歸寧、既至洞庭、女拔釵擲水、忽見一小舟自湖中出、

女躍登如鳥飛集、轉瞬已渺、生坐船頭、於没處凝盼之、遥遥一樓船至、既近窗開、忽如一彩禽翔過、則織成至矣、一人自窗中遞擲金帛珍物甚多、皆妃賜也、自是歲一両覲以為常、故生家富有珠寶、每出一物、世家所不識焉、

相傳唐時柳毅遇龍女、洞庭君以為婿、後遜位於毅、又以毅貌文、不能攝服水怪、付以鬼面晝戴夜除、久之漸習忘除、遂與面合為一、毅覽鏡自慙、故

行旅泛湖、或以手指物、則疑爲指己、以手覆額、則疑其窺己也、風波輒起、舟多覆、故初登舟、々人必以此告戒之、不則設牲牢祭享乃得渡、許眞君偶至湖、浪阻不得行、眞君怒、執毅付郡獄、々吏檢囚、恒多一人、莫測其故、一夕毅示夢郡伯、哀求援救、郡伯以幽冥異路謝辭之、毅云、眞君於某日臨境、但爲求懇、必合有濟、既而眞君果至、因代求之、遂得釋、嗣後湖禁稍平、

竹青

魚容湖南人談者忘其郡邑家綦貧下第歸資斧斷絕羞於行乞餓甚暫憩吳王廟中因以憤懣之詞拜禱神座出卧廊下忽一人引去見吳王跪白黑衣隊尚缺一卒可使補缺吳王可即授黑衣既着身化為烏振翼而出見烏羣集相將俱去分集帆檣舟上客旅爭以肉餌拋擲群於空中接食之因亦尤效須臾果腹翔棲樹梢意亦甚得踰二三日吳王憐其無偶

配以雌、呼之竹青、雅相愛樂、每取食、輒馴無機、竹青恒勸諌之、卒不能聽、一日有滿兵過、彈之中胸、幸竹青啣去之、得不被擒、群烏怒、鼓翼攪波、々湧起、舟盡覆、竹青乃攝餌哺魚、々傷甚、終日而斃、忽如夢醒、則身卧廟中、先是居人見魚死、不知誰何、撫之未冰故不時以人邏察之、至是訊知其由、斂貲送歸、後三年復過故所、叅謁呉王、設食喚烏、々下集群啗、乃祝曰、竹青如在當止、食已並飛去、後領薦歸復謁呉王

遵所指處往尋墓、果得之、叢蘆其上、數之適符其數、恍然悟蘆十兄之稱、皆其寓言、所遇乃其父之魂也、細問土人、則二十年前有高翁、富而好善、水中溺者、皆拯其尸而埋之、故有數墳在焉、遂發塚負骨、棄官而返、歸告祖母、質其狀貌皆確、江西杜野倈、乃其表兄、年十九溺於江、後其父流寓江西、又悟杜夫人沒後、葬竹橋之西、故詩中憶之也、但不知叟何人耳、

王桂菴 子寄生附

王稺、字桂菴、大名世家子、適南游、泊舟江岸、臨舟有榜人女綉履其中、風姿韻絶、王窺瞻既久、女若不覺、王朗吟洛陽女兒對門居、故使女聞、女似解其為已者、畧舉首一斜瞬之、俯首綉如故、王神志益馳、以金鋌一枚遥投之、墮女襟上、女拾棄之、若不知為金也者、金落岸邊、王拾歸、益怪之、又以金釧擲之、墮足下、女操業不顧、無何榜人自他歸、王恐其見釧研詰、心頗急、女從容以雙鉤覆蔽之、榜人解纜、順流逕去、王

心情喪惘、痴坐凝思、時王方娶而喪偶、悔不即媒定之、乃詢諸舟人、並不識其何姓、乃返舟急追之、目力既窮、杳不知其所往、不得已返舟而南、務畢北旋、又沿江細訪、並無音耗、至家寢食皆縈念之、踰年復南、買舟江際、若家焉、日日細數行舟、往來者帆楫皆熟、而裹舟殊杳、居半年、貲罄而歸、行思坐想、不能少置、一夜夢至江村、過數門、見一家柴扉南向、門内踈竹為籬、意是園亭、逕入之、有夜合一株、紅絲滿樹、隱念

達漢水、廻翔下視、見孤嶼中有樓舍一簇、遂飛墮、有婢子已望見之、呼曰、官人至矣、無何竹青出、命衆手為之緩結、覺羽毛劃然盡脫、握手入舍曰、郎來恰好、妾旦夕臨蓐矣、生戲問曰、胎生乎、卵生乎、女曰、妾今為神、則皮骨已更、應與曩異、至數日果產、胎衣厚裏、如巨卵然、破之男也、生喜、名之漢產、三日後、漢水神女、皆登堂以服食珍物相賀、並皆佳妙、無三十以上人、俱入室就榻、以拇指按兒鼻、名曰增壽、既去、生問

皆誰何、女曰、此皆妾輩、其末後着縞白者、所謂漢皐解珮、即其人也、居數月、女以舟送之、不用帆楫、飄然自行、抵陸、已有人繫馬道左、遂歸、由此往來不絕、後數年、漢產益秀美、生珍愛之、妻和氏苦不育、每思一見漢產、生以情告女、女乃治任、送兒從父歸、約以三月、既歸、和愛之過於己出、過十餘月不忍令返、一日暴病而殤、和氏悼痛欲死、生乃詣漢告女、入門則漢產赤足臥床上、喜以問女、女曰、君久負約、妾思兒、故

招之也、生因述和氏愛兒之故、女曰、待妾再育、放漢産歸、又年餘、女双生男女各一、男名漢生、女名玉珮、生遂携漢産歸、然歲恒三四往、不以為便、因移家漢陽、漢産十二歲入郡庠、女以人間無美質、招去為之娶婦始遣歸、婦名卮娘、亦神女産也、後和氏卒、漢生及妹皆來躃踊、葬畢、漢生遂留、生携玉珮去、自此不返、

段氏

段瑞環、大名之富翁也、四十無子、妻連氏又最妬、欲買妾而不敢、私一婢、連覺之、撻婢數百、鬻諸河間樂氏之家、段日益老、諸姪朝夕乞貸、一言不相應、怒徵聲色、段思不能給其求、而欲嗣一姪、則羣姪阻撓之、連之悍亦無所施、始大悔、忿曰、翁年六十餘、安得不能生男、遂買兩妾、聽夫臨幸不之問、居年餘、二妾皆有娠、舉家皆喜、於是氣息漸舒、凡諸姪有所强取、輒惡聲梗拒之、無何一妾生女、一妾生男而殤、夫妻失

望、漫無將來而已、又年餘、段中風不起、諸姪益肆、牛馬什物競自取去、連詬斥之、輒反唇相激、無所爲計、朝夕嗚哭、段由是病益劇、尋死、諸姪集柩前議析遺產、連雖痛切、然不能禁止之、但留沃壄一所、贍養老穉、姪輩不肯、連曰、汝等寸土不留、將令老嫗及呱呱者餓死耶、日不决、惟忿哭自搥、忽有客入弔、直趨靈前、俛仰盡哀、哀已、便就苫次、衆不知其誰、詰之、客曰、亡者吾父也、衆益駭、客始從容自陳、先是婢嫁欒氏、

踰五六月、生子懷、欒撫之等諸男、十八歲入泮、後欒卒、諸兄析產、置不與諸欒、啇懷問母、始知其故、曰既屬兩姓、各有宗祧、何必在此承人百畝田哉、乃命騎詣段、而段已死、言之鑿〻、確可信據、連方忿痛、聞之大喜、直出曰、我今亦復有兒、諸所假去牛馬什物、可好自送還、不然、有訟興也、諸姪相顧無色、漸引去、懷乃移妻來共居父憂、諸段不平、共謀逐懷、懷〻知之、曰欒不以為欒、段復不以為段、我安適歸乎、忿欲質官、

諸戚黨爲之排解、群謀亦寢、而連以牛馬故不肯已、懷勸罷之、連曰、我非爲牛馬也、雜氣積滿胸、汝父以憤死、我所以呑聲忍泣者、爲無兒耳、今有兒、何畏哉、前事汝不知狀、待予自質審、懷固止之、不聽、具詞赴邑宰、宰拘諸段口對狀、連氣直詞惻、吐陳泉湧、宰爲動容、並懲諸段、追物給主、既歸、其兄弟之子有不與黨謀者、招之來、以所追物盡散給之、連七十餘歲、將終、呼女及孫息曰、汝等誌之、如三十不育、便當典質

釵珥、為婿納妾、無子之情狀難堪也、

異史氏曰、連氏雖妬、而能疾轉、宜天以有後伸其氣也、觀其慷慨激發、吁、亦傑哉、

濟南蔣稼、其妻毛不育而妬、嫂每勸諫之、毛不聽曰、寧絕嗣、不令送眼流眉者忿氣人也、年近四旬、頗以嗣續為念、欲繼兄子、弟與兄言兄諾、婦與嫂言嫂亦諾、然故悠忽之、兒每至叔所、夫妻曲意撫兒、餌以甘脆而問之曰、肯來吾家乎、兒亦應之、兄

私囑兒曰、倘再問答以不肯、如問何故不肯、答云待汝死後、何愁田產不為吾有、一日稼遠出行賈、兒至其家、毛又問、兒果對如父教、毛大怒、逐兒曰、妻孥在家、固日〻寔吾田產耶、其計左矣、急不能待夫歸、立招媒媼為夫買妾、特有賣婢者其直昂、傾貲不能取盈、勢將不就、兄恐其遲焉而悔、竊以金付媒媼、偽為媼所轉貸者、毛大喜、購婢而歸、稼既還、毛以情告、稼亦忿、遂與兄絕、年餘妾生子、夫

妻共喜、毛曰、媪不知假嫜何人、年餘竟不置問、此

德不可忘、豈子已生尚不償母價耶、稼乃囊金詣

媪、媪曰、當謝大官人、無謝老身矣、老身貧如水、誰

貸一金者、因以寔告、稼始悟、歸與妻言、相為感泣、

遂治具邀兄至、夫婦皆膝行、出金償兄、兄不受、盡

歡而散、後稼生三子、

狐女

伊袞、九江人、夜有女來相與寢處、心知為狐、而戀其

美、諱不告人、即父母不知也、久之形體支離、父母始窮其故、伊寔告之、父母大憂、使人更代伴寢、兼施勅勒、卒不能禁、翁自與同寢、則狐不至、易以他人則又至、伊問之、狐曰、世俗符咒、何能斬我、然俱有倫理、豈有對翁行淫者、翁聞之、益伴子不去、狐遂絕、後值叛寇橫恣、村人盡竄、一家相失、伊奔入崑崙山、四顧荒涼、又無同侶、日既暮、心益惴恐、忽見一女子來、謂是避難者、急近就之、則狐女也、離亂之中、相見忻慰、女

曰、日已西下、勢無復之、君姑止此、我相佳地、暫創一室以避虎狼、乃北行數武、遂蹲莽中、不知何作、少刻返、握伊手南去、約十餘步、又曳之回、忽見大樹千章、遶一高亭、銅墻鉄柱、頂類金箔、近視則墻可及肩、四週並無門戸、而墻上容排坎窗、女以足踏之而過、伊亦從之、既入、疑金屋非人工可造、因問所自來、女笑云、君自居之、明日即以相贈、金鉄各千萬計、半生吃著不盡矣、既而告別、伊苦留之、乃止、曰被人厭棄、已

拚永絕、今又不能自堅矣、既醒、狐女不知何時已去、天明踰垣而出、回視卧處並無亭屋、惟四針插指環內、覆脂合其上、大樹則叢荊老棘也、

張氏婦

凡大兵所至、其害甚於盜賊、盜賊人猶得而仇之、兵則人所不敢仇也、其少異於盜者、惟不甚敢輕於殺人耳、甲寅歲三逆作亂、南征之士、養馬兗郡、雞犬廬舍一空、婦女皆被淫汚、時遭霪雨、田中瀦水為湖、民

無所匿、遂乘桴入高粱叢中、兵知之、裸體乘馬、入水
冥搜、擄掠奸淫、鮮有遺脫、惟張氏婦獨不伏、公然在
家中、有廚舍一間、夜與夫掘坎深數尺、積茅焉、覆以
薄、加席其上、若可寢處、自炊灶下、有兵至則出門應
之、二蒙古兵强與淫、婦曰、此等事豈對人可行者、其
一微笑啁嗻而出、婦與入室、指席使先登、薄折兵陷、
婦又另取席及薄覆其上、故立坎邊以誘來者、少間
其一復入、聞坎中號、不知何處、婦以手笑招之、曰在

此矣、兵踏席又陷、婦乃益投以薪、擲火其中、火大熾屋焚、婦乃呼救、火既熄、燔尸焦臭、或問之婦曰、兩豕恐害於兵、故納坎中耳、由此離村數里、相大道旁並無樹木處、携女紅往坐烈日中、村去郡遠、兵來率乘馬、頃刻數至、笑語啁啾、雖多不解、大約調美之語、而去道不遠、無一物可以蔽身、輒去數日無恙、一日一兵至、殊無少恥、欲就婦烈日中、婦含笑不甚拒、而隱以針刺其馬、馬輒噴嘶、兵遂繫馬股際、然後擁婦、婦出

巨錐猛刺馬項、馬負痛駭奔、韁繫股不得脱、曳馳数十里、同伍始代捉之、首軀不知何處、韁上一股、儼然在焉、

異史氏曰、巧計六出、不失身於悍兵、賢哉婦乎、慧而能貞、

于子游

海濱人言一日海中忽有高山聳出、居人駭異、一秀才寄宿漁舟、沽酒獨酌、夜既深、一少年入、儒服儒冠、

自稱于子游、言詞風雅、秀才悦、便與歡飲、〻中夜離席言別、秀才曰、君家何許、元夜茫〻、亦太自苦、答云、僕非不欲盤桓、但以序近清明、將隨大王上墓、眷口先行、大王姑留憩息、明日辰刻發矣、宜歸早治任也、秀才亦不知大王何人、送至艦首、躍身入水、撥刺而去、乃知爲魚之妖也、次日辰刻、見山峯浮動、頃刻已沒、始知山爲大魚、即所云大王也、俗傳清明前、海中大魚攜兒女往拜、其墓、信有之乎、

康熙初、萊郡潮出大魚、鳴號數日、其聲如牛、既死、荷担割肉者一道相屬、魚大盈畝、翅尾皆備、獨無目珠、眶深如井、水滿之、割肉者誤墮其中輙溺死、或云、海中貶大魚則去其目、以目則夜光珠云、

男妾

一官紳在揚州買妾、連相數家、悉不當意、惟一媼寄居賣女、〻十四五、丰姿姣好、又善諸藝、大悅、以重金購得之、至夜入衾、膚膩如脂、喜捫私處、則男子也、駭

極、方致窮詰、蓋買好童、加意修飾、設局以欺人耳、黎旦遣家人奔赴媼所、則已遁去無踪、中心懊喪、進退莫決、適浙中同年某來、因與告訴、某便索觀、一見大悅、以原金贖之而去、

異史氏曰、苟遇知音、即予以南威不易也、何事無知婆子、多作一僞境哉、

汪可受

湖廣黃梅縣汪可受、能記三生、一世爲秀才、讀書僧

寺、僧有牝馬產騾駒、愛而奪之、後死、冥王稽籍、怒其貪暴、罰使為騾償寺僧、既生、僧愛護之、欲死無間、稍長、輙思投身澗谷、又恐負豢養之恩、冥罰益甚、遂安之、數年孽滿自斃、生一農人家、墮蓐能言、父母以為不祥、殺之、乃生汪秀才家、秀才近五旬、得男甚喜、汪生而了了、但憶前生以早言死、遂不敢言、至三四歲、人皆以為啞、一日父方為文、適有友人過訪、投筆出應客、汪入見父作、不覺技癢、代成之、父返見之、因問

何人來、家人啟白無之、父大疑、次日敬書一題置几上、旋出、少間即返、翳行窃步而入、則見兒伏案間、稿已數行、忽睹父至、不覺出聲、跪求免死、父喜、握手曰、吾家止汝一人、既能文、家門之幸、何自匿為、由是益教之讀、少年成進士、後至大同巡撫、

王大

李信、邑之博徒也、晝卧假寐、忽見昔年博友王大馮九來邀與遨戲、李亦忘其為鬼、忻然從之、既出、王大

往約村中周子明、馮乃導李先行、入村東廟中、少頃周果同王至、馮出葉子約與撩零、李曰、倉卒無博貲、辜負盛約奈何、周亦云然、王曰、燕子谷黄八官人放利債、同往貸之、宜必諾允、於是四人相將俱去、飄忽間至一大村、〻中甲第連亘、王指一門曰、此黄公子家、內一老僕出、王告以意、僕即入白、旋出、奉公子命請王李相會、入見公子、年十八九已來、笑語藹然、便以大錢一提付李曰、固知君慤直、無妨假貸、周子明

我不能信之也、王委曲代為之請、公子要李署保、李不肯、王從旁慫恿之、李乃諾、亦授一千而出、便以付周、且述公子之意以激其必償、出谷口、見一婦人來、則村中趙氏妻、素喜爭善罵、馮曰、此處無人、悍婦宜小祟之、遂與王捉返入谷、婦大號、馮掬土塞其口、周贊曰、此等婦只宜椓杙陰中、馮乃捋袴、以長石强納之、婦若死、衆乃散去、復入廟、相與博賭、自午至夜分、李大勝、馮周貲盡空、李因以原貲增息付王、使代償

黄公子、王又分給周馮、局復合、居無何聞人聲紛拏、一人奔入曰、城隍老爺親捉博者、今至矣、衆失色、李捨錢踰垣而逃、衆顧眥皆被縛、既出、果見一神人坐馬上、馬後縶博徒二十餘人、天未明已至邑城門啟而入、至衙署、城隍南面坐、喚人犯上、執籍呼名、呼已、並令以利斧斫去將指、乃以墨硃各塗兩目、遊市三周訖、押者索賄而後去其墨硃、衆皆賂之、周獨不肯、辭以囊空、押者約送至家而後酬之、亦不許、押者指

之曰、汝真鉄豆、炒之不能爆也、遂拱手去、周出城、以涶濕袖、且行且拭、及河自炤、墨迹未去、掬水盥之、堅不可下、悔恨而歸、先是趙氏婦以故至母家、日暮不歸、夫往逆之、至谷口、見婦臥道周、睹狀、知其遇鬼、去其泥塞、負之而歸、漸甦能言、始知陰中有物、宛轉抽拔而出、乃述所遭、趙怒、遽赴邑宰訟李及周、牒下、李初醒、周尚沉睡、狀類死、宰以其誣控、笞趙械婦夫妻皆無理以自伸、越日周醒、目眶忽變一赤一黑、大呼

指痛、視之筋骨已斷、惟皮連之、數日尋墮、目上墨硃深入肌裏、見者無不掩笑、一日見王大來索負、周厲聲但言無錢、王忿而去、家人問之、始知其故、共以神鬼無情、勸償之、周齦齦不可、且曰今日官宰皆左袒賴債者、陰陽應無二理、況賭債耶、次日有二鬼來、謂黃公子具呈在邑、拘赴質審、李信亦見隸來取作見証、二人一時並死、至村外相見、王馮俱在、李謂周曰、君尚帶赤黑眼、敢見官耶、周仍以前言告、李知其吝、

乃曰、汝既昧心、我請見黄八官人、爲汝還之、遂共詣公子所、李入而告以故、公子不可、曰負欠者誰而取償於予、出以告周、因謀出貲假周進之、周益忿、語侵公子、鬼乃拘與俱行、無何至邑、入見城隍、城隍呵曰、無賴賊塗眼猶在、又賴債耶、周曰、黄公子出利債誘某博賭、遂被懲創、城隍喚黄家僕上、怒曰、汝主人開場誘賭、尚討債耶、僕白取貲時公子不知其賭、公子家燕子谷、捉獲博徒在觀音廟、相去十餘里、公子從

無設局場之事、城隍頋周曰、取貲悍不還、反被揑造人之無良、至汝而極、欲笞之、周又訴其息重、城隍曰、償幾分矣、答云寔未有所償、城隍怒曰、本貲尚欠而論息耶、笞三十、立押償主、二鬼押至家、索賄不令即活、縛諸廁内、令示夢家人、家人焚楮錠二十提、火既滅、化為金二兩錢二千、周乃以金酬債、以錢賂押者、遂釋令歸、既蘇、臀創哭起、膿血崩潰、數月始痊、後趙氏婦不敢復罵、而周以四指帶赤黑眼賭如故、以此

知傅徒之非人矣、

異史氏曰、世之不平、皆由為官者矯枉之過正也、昔日富豪以倍稱之息、拆奪良家子女、人無敢息者、不然、函刺一投、則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官、皆為世家役耳、迨後賢者鑒其弊、又悉舉而大反之、有轝人重資作巨商者、衣錦饜粱肉、家中起樓閣買良沃、而竟忘所自來、一取償則怒目相向、質諸官、官則曰我不為人役也、嗚呼、是何異

懶殘和尚、無工夫為俗人拭涕哉、余嘗謂昔之官諂、今之官謬、諂者固可誅、謬者亦可恨也、放債而薄其息、何嘗專有益於富人乎、

張石年宰淄時、最惡博、其塗面遊城亦如寘法、刑不至墮指、而賭以絕、蓋其為官甚得鈎距法、方簿書旁午時、每一人上、公偏暇豫、問里居年齒家口生業甚詳、問已、始勸勉令去、有一人完稅繳單、自分無事、呈單欲下、公止之、細問一過、曰汝何博也、

其人力辨生平不解博、公笑曰、腰中尚有博具、搜之果然、人以為神、而並不知其何術、

樂仲

樂仲、西安人、父早喪、母遺腹生仲、母好佛、不茹葷、仲既長、嗜飲善啖、竊腹非母、每以肥甘勸進、母輒咄之、後母病彌留、苦思肉、仲急無所得肉、刲左股獻之、病稍瘥、悔破戒、不食而死、仲哀悼益切、以利刃又刲右股見骨、家人共救之、裹帛敷藥、尋愈、心念母苦節、又

痛母愚、遂焚所供佛像、立主祀母、醉後輒對哀哭、年二十始娶、身猶童子、娶三日、謂人曰、男女居室、天下之至穢、我寔不為樂、遂去妻、〻父頤文淵、浼親求返請之三四、仲必不可、逮之半年、頤遂醮女、仲鰥居二十年、行益不羈、奴隸優伶皆與飲、里黨乞求不靳與有言嫁女無釜者、便即灶頭舉贈之、自乃從隣借釜炊、諸無行者知其性、咸朝夕騙賺之、或以博賭無賴、故對之欷歔、言追呼急、將以鬻子、仲自措稅金若干

數、傾囊與之、未幾詬租吏登門、始典質營辦、以是故
家益落、先是仲殷饒、同堂子弟爭奉事之、家中所有
任其取携、亦莫之較、及仲蹇落、存問絶少、幸仲達、不
為意、值母忌辰、仲適病、不能上墓、將遣子弟代祀、僕
造諸門、皆辭以故、仲乃酹諸室中、對主號痛、無嗣之
戚、頗以縈懷、因而病益劇、瞀亂中覺有人撫摩之、目
微啟則母也、驚問何來、曰緣家中無人上墓、故來就
饗、即視汝病、問向居何所、答以南海、摩撫既已、四體

生涼，開目四顧，渺無一人，而病良瘥，既起，思朝南海，苦無侶，會鄰村有結香社者，賣田十畝，挾貲投之，而社中人以其不潔清，共擯絕之，求同行，乃許之，及諸途，牛酒雞蒜，熏騰滿屋，衆益惡之，乘其醉睡，不告而去，仲於是獨行至閩界，遇友人邀飲，有名妓瓊華在座，適言南海之遊，瓊華願相附以行，仲喜，即待趨裝，遂與俱發，寢食共之，而寔一無所私，既至南海，社中人清醮方畢，見其載妓而至，益非笑之，鄙不與同朝，

仲與瓊華窺其意、俟其既拜而後拜之、衆拜已、恨無所現示、中有泣者、二人方投地、忽見徧海皆蓮花、花上瓔珞垂珠、瓊華見爲菩薩、仲視之、朶上皆其母、急奔呼母、躍入從之、衆見萬朶蓮花、悉變霞彩、障海如錦、少間雲靜波澄、一切都杳、而仲猶身在海岸、亦不自觧其何以得出、衣履並無沾濡、望海大哭、聲震島嶼、瓊華挽勸之、愴然下刹、命舟北渡、途中有豪家招瓊華去、仲獨憇逆旅、有童子方八九歲、丐食肆中、貌

不類乞兒、細詰之、則被逐於繼母、心憐之、兒依〻左右、苦求援拯、仲遂携與俱歸、問其姓氏、自言阿辛姓雍、母顧氏、嘗聞母言、適雍六月遂生余、〻本樂姓、仲大驚、自疑生平一度、不應有子、因問樂居何鄉、荅云不知、但母沒時、付書一函、囑無遺脫、仲急索書、辛啟荷囊取付仲、〻視之、則當年與顧家離婚書也、驚曰、真吾兒也、審其年貌良確、頗慰心願、然家計日蹙、居二年、割畝〻漸盡、竟不能童僕、一日父子方自炊、忽有

麗人入、視之則瓊華也、驚問所自、笑曰、業作假夫妻、何又問也、向不即從者、徒以有老媼在、今媼已死、碩念不從人則無以自庇、從人則又無以自潔、計兩全無如從君者、是以不憚千里、遂解妝代兒炊、仲良喜、至夜、父子同寢如故、另潔一舍、瓊華兒母之、瓊華亦善撫兒、戚黨聞之皆餽仲、兩人皆樂受之、客至治具、瓊華悉為營備、仲亦不問所自來、瓊華漸出金珠贖故產、因而婢僕馬牛日益繁盛、仲每謂瓊華曰、僕

醉時卿當避匿、勿使我見、瓊華笑諾之、一日大醉、急喚瓊華、瓊華艷妝出、仲睨之良久、忽大喜、蹈舞若狂、曰、吾悟矣、酒頓醒、覺世界光明、所居廬舍盡為玉宇瓊樓、移時始已、由此不復飲市上、惟對瓊華飲、瓊華茹素、以茶茗侍、一日微醺、命瓊華為之按股、見股上封痕、化為兩朵赤萏、隱起肉際、奇之、仲笑曰、卿視此花放後、二十年假夫妻分手矣、瓊華益信之、既為阿辛完婚、瓊華漸以家付新婦、與仲別院居、子及婦日

三朝、非疑難事不以聞、役二婢、一溫酒、一瀹茗而已、一日瓊華至兒所、新婦多所咨白、良久而返、辛亦從往朝父、入門、見仲白足坐榻上、聞聲開眸微笑曰、毋子來大好、即復瞑、瓊華大驚曰、君欲何爲、視其股上蓮花大放、試之氣已絕、急以兩手捻合其花、且祝曰、妾千里從君、大非容易、爲君敎子訓婦、亦有微勞、即差二三年、何不一少待也、一炊黍時、忽開眸笑曰、卿自有卿事、何必又牽一人作伴也、無已、姑爲卿留、瓊

華釋手、則花已復合、於是居處言笑如初、積三年餘、瓊華年近四旬、猶窈窕如二十許人、忽謂仲曰、凡人死後被人捉頭舁足、殊不雅潔、遂命工治双槥、辛駭問之、答云非汝所知、工既竣、沐浴妝竟、謂子及婦曰、我將死矣、辛泣曰、數年賴母經紀、始不凍餒、母尚未得一享安逸、何遽捨兒而去、曰、父種福而子享、奴婢牛馬、皆騙債者填償汝父、我無功焉、我本散花天女、偶涉凡念、遂謫人間三十餘年、今限已滿、遂登槥自

入、再呼之、双目已含、辛哭告父、〻不知何時已僵、衣冠儼然、號痛欲絶、入棺並停堂中、數日未殮、冀其復返、光明生於股際、照徹四壁、瓊華棺内則異香噴溢近舍皆聞、棺既闔、香光始漸歛、既殯、樂氏諸子弟覬覦其有、共謀逐辛、訟諸官、〻莫能辨、擬以田產半給諸樂、辛不服、以詞質郡、久不決、初頤嫁女於雍、經年餘、雍流寓於閩、音耗遂絶、頤老無子、苦憶女、遂詣婿所、則女死而甥亦逐、忿質公庭、雍懼重賂之、頤不受、

必欲得甥、雖窮覔郡邑、半年不得、夫妻皆被刑辱、頎偶於途中見彩輿過、斜避道左、輿中一美人呼曰、彼非頎翁耶、頎諾、美人曰、汝甥即吾子、現在樂家、勿訟也、甥方有難、宜急往、頎欲詳詰、輿去已遠、頎乃受賂、詣西安、至則訟方沸騰、頎即自投至官、言女大歸日、再醮日、及子生年月、歷歷甚悉、諸樂皆被杖逐、案遂結、既歸、言其見美人之日、即瓊華没日、此時訟猶未興也、辛爲頎移家來、授廬贍婣、六十餘生一子、辛亦

時頎邺之、

異史氏曰、斷葷遠室、佛之似也、爛熳天真、佛之真也、樂仲對麗人、直視之為香潔道伴、不作溫柔鄉觀也、寢處三十年、若有情、若無情、此為菩薩真面目、世中人烏得而測之哉、

香玉

勞山下清宮、耐冬高二丈、大數圍、牡丹高丈餘、花時璀璨如錦、膠州黃生、築舍其中而讀焉、一日遥自窻

中見女郎素衣、掩映花間、心疑觀中烏得有此、趨出已遁去、由此屢見之、遂隱身叢樹中以伺其至、無何女郎又攜一紅裳者來、遙望之、艷麗双絶、行漸近、紅裳者却退曰、此處有人、生乃暴起、二女驚奔、袖裾飄拂、香風流溢、追過短牆、寂然已杳、愛慕殷切、因題樹上云、無限相思苦、含情對短缸、恐歸沙吒利、何處覓無双、歸齋冥想、女郎忽入、驚喜承迎、女笑曰、君洶洶似強寇、使人恐怖、君竟騷士、無妨相親、畧叩生平、曰、

妾小字香玉、隸籍平康巷、被道士閉置山中、寔非所願、生問道士何名、當為卿一滌此垢、女曰、不必、彼亦未敢相逼、借此與風雅士、長作幽會亦佳、問紅衣者誰、曰、此名絳雪、亦妾義姊、遂相狎寢、既醒、曙色已紅、女急起曰、貪歡忘曉矣、着衣易履、且曰、妾酬君作口占勿笑也、良夜更易盡、朝暾已上窗、願如梁間燕、棲處自成双、生握腕曰、卿秀外惠中、使人愛而忘死、顧一日之去、如千里之別、卿乘間當來、勿待夜也、女諾

之、由此夙夜必諧、每使邀絳雪來、輒不至、生以爲恨、女曰、絳姊性殊落〻、不似妾情痴也、當從容勸駕、不必過急、一夕女慘然入曰、君隴不能守、尚望蜀耶、今長別矣、問何之、以袖拭淚曰、此有定數、難爲君言、昔日佳什、今成讖語矣、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可爲妾咏、詰之不言、但有嗚咽、竟夜不眠、早旦而去、生怪之、次日有即墨藍氏入宮游矚、見牡丹、悅之、掘移逕去、生始悟香玉乃花妖也、悵惋不已、過數

日、聞藍氏移花至家、日就萎悴、恨極、作哭花詩五十首、日〻臨穴、涕洟其處、一日憑弔而返、遥見紅衣人揮涕穴側、從容而近就之、女亦不避、生因把袂、相向汎瀾、已而挽請入室、女亦從之、嘆曰、童稚姊妹、一朝斷絶、聞君哀傷、彌觸妾慟、泪墮九泉、或當感誠再作、然死者魂氣已散、倉猝何能與吾兩人共談笑也、生曰、小生薄命、妨害情人、當亦無福消双美、曩頻煩香玉道達微忱、胡再不臨、女曰、妾以年少書生、什九薄

倖、不知君固至情人也、然妾與君交、以情不以淫、若晝夜狎暱、則妾所不能矣、言已告別、生曰、香玉長別、使人寢食俱廢、賴卿少留慰此懷思、何決絶如是、女乃止、過宿而去、數日不復至、冷雨幽窗、苦懷香玉、輾轉牀頭、泪凝枕簟、攬衣更起、挑燈命筆、踵前韻曰、山院黄昏雨、垂簾坐小窗、相思人不見、中夜泪双〻、詩成自吟、忽窗外有人曰、作者不可無和、聽之、絳雪也、啟門納之、女視詩、即續其後曰、連袂人何處、孤燈照

晚、窓空山人一個、對影自成双、生讀之泪下、因怨相見之踈、女曰、妾不能如香玉之熱、但可少慰君寂寞耳、生欲與狎、曰、相見之歡、何必在此、於是至無聊時、女輙一至、至則宴飲酬唱、有時不寢遂去、生亦聽之、謂之曰、香玉吾愛妻、絳雪吾良友也、每欲相問卿是院中第幾株、早以見示、僕將抱植家中、免似香玉被惡人奪去、貽恨百年、女曰、故土難移、告君亦無益也、妻尚不能終從、況友乎、生不聽、捉臂而出、每至牡丹

下、輒問此爲卿否、女不言、掩口笑之、適生以殘臘歸、
過歲二月間、忽梦絳雪至、愀然曰、妾有大難、君急往
尚得相見、遲無及矣、醒而異之、急命僕馬星馳至山、
則道士將建屋、有耐冬一株、碍其營造、工師方縱斤
矣、生知所梦即此、急止之、入夜絳雪來謝、生笑曰、向
不寔告、宜遭此厄、今而後已知卿矣、卿如不至、當以
艾炷相炙、女曰、妾固知君如此、曩故不敢相告、坐移
時、生曰、今對良友、益思艶妻、久不哭香玉、卿能從我

哭乎、二人乃往、臨穴洒涕、至一更向盡、絳雪收泪勸
止、乃還、又數夕、生方獨居悽惻、絳雪笑入曰、喜信報
君知、花神感君至情、俾香玉復降宮中、生喜問何時、
答云不知、要不遠耳、天明下榻、生曰、僕為卿來、勿長
使人孤寂、女笑諾、兩夜不至、生往抱樹、搖動撫摩、頻
喚絳雪、久之無聲、乃返、對燭團艾、將以灼樹、女遽入、
奪艾棄之、曰君惡作劇、使人創痏、當與君絕矣、生笑
擁之、坐方定、香玉盈盈而入、生望見、泣下流漓、急起

把握香玉、以一手捉絳雪、相對悲哽、已而坐道離苦、生覺把之而虛、如手自握、驚其不類曩昔、香玉泫然曰、昔妾花之神故凝、今妾花之鬼故散也、今雖相聚、君勿以為真、但作夢寐觀可耳、絳雪曰、妹來大好、妾被汝家男子糾纏死矣、遂辭而去、香玉款笑如生平、但偎傍之際、彷彿以身就影、生悒悒不歡、香玉亦俛仰自恨、乃曰、君以白蘞屑少雜硫黃、日酹妾一杯水、明年此日報君恩、亦別而去、明日往觀故處、則牡丹

萠生矣、生從其言、日加培溉、又作雕欄以護之、香玉來、感激甚至、生謀移植其家、女不可、曰、妾弱質不堪復戕、且物生各有定處、妾來原不擬生君家、違之反促年壽、但相憐愛、好合自有日耳、生恨絳雪不至、香玉曰、必欲强之使來、妾能致之、乃與生挑燈出至樹下、取草一莖、布掌作度、以度樹本、自下而上、至四尺六寸、按其處使生以兩爪齊搔之、俄絳雪自背後出、笑罵曰、婢子來、益助桀爲虐耶、牽挽並入、香玉曰、姊

勿怪、暫煩陪侍郎君、一年後不相攝矣、自此遂以爲常、生視花芽日益肥茂、春盡盈二尺許、歸後亦以金遺道士、使朝夕培養之、次年四月至宮、則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連間、花搖〻欲拆、少時已開、花大如盤、儼然有小美人坐其中、綫三四指許、轉瞬間飄然已下、則香玉也、笑曰、妾忍風雨以待君、〻來何遲也、遂入室、絳雪亦至、笑曰、日〻代人作婦、今幸退而爲友、遂相談讌賡和、至中夜、絳雪乃去、兩人同寢、歘洽一

如當年、後生妻卒、遂入山不復歸、是時牡丹已大如臂、生每指之曰、我他日寄魂於此、當生卿之左、兩女笑曰、君勿忘之、後十年餘、忽病、其子至、對之而哀、生笑曰、此我生期、非死期也、何哀為、謂道士曰、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一放五葉者、即我也、遂不復言、子輿致而歸、至家尋卒、次年果有肥芽突出、葉如其數道士以為異、灌溉之、三年高數尺、大拱把、但不花、老道士死、其弟子不知愛惜、因其不花、斫去之、白牡丹

亦憔悴尋死、無何耐冬亦死、

異史氏曰、情之結者、鬼神可通、花以鬼從、而人以

魂寄、非其結於情者深耶、一去而兩殉之、即非堅

貞、亦為情死矣、人不能貞、猶是情之不篤耳、仲尼

讀唐棣而曰未思、信矣哉、

三仙

士人某、赴試金陵、經由宿遷、會三秀才談言超曠、悅

之、沽酒相歡、歘洽間各表姓字、一介秋衡、一常豐林、

一麻西池、縱飲甚樂、不覺日暮、介曰、未修地主之儀、忽叨盛饌、於理未當、茅茨不遠、可便下榻、常麻並起、捉襟喚僕、相將俱去、至邑北山、忽睹庭院、門遶清流、既入、舍宇精潔、呼童張燈、又命安置從人、麻曰、昔人以文會友、今闈場伊邇、不可虛此良夜、請擬四題、命闈各拈其一、文成方飲、衆從之、各擬一題、寫置几上、拾得者就案構思、二更未盡、皆已脫稿、迭相傳視、士人讀三作、深爲傾倒、草録而懷藏之、主人進良醞、巨

杯促醻、不覺醺醉、客興辭、主人乃導客就別院寢、醉中不暇鮮屨、着衣遂臥、既醒、紅日已高、四顧並無院宇、惟主僕臥山谷中、大駭、呼僕起、見旁有一洞、水涓涓流溢、自訝迷惘、視懷中則三作俱存、下山問土人、始知為三仙洞、蓋洞中有蠏蛇蝦蟆三物最靈、時常出游、人往々見之云、士人入闈、三題皆仙作、以是擢解、

高苑王十、負盐於博興、夜為兩人所獲、意為土商之邏卒也、舍盐欲遁、而足苦不前、遂就縛、固哀之、二人曰、我非盐肆中人、乃鬼卒也、十惧、但乞至家一別妻子、鬼不許、曰、此去亦未便至死、不過暫役耳、十問何事、曰、冥中新閻羅蒞任、見奈河淤平、十八獄厠坑俱滿、故捉三等人使淘河、小偷私鑄私盐、又一等人使滌厠、樂戸也、十從去、入城郭、至一官署、見閻王在上、方稽名籍、鬼上白捉一私販王十至、閻王視之、怒曰、

私鹽者上漏國稅下蠹民生者也、若世之暴官貪商所指爲私販者、皆天下之良民、貧人揭錙銖之本、求升斗之息、何爲私哉、責二鬼、罰使市鹽四斗、並十所負、代運至家、留十、授以蒺藜骨朵、令隨諸鬼督河工、鬼引十去、至奈河邊、見河内人夫、繈續如蟻、又視河水渾赤、近之臭不可聞、淘河者皆赤體持畚鍤、出没其中、朽骨腐尸、盈筐負舁而出、深處則滅頂求之、惰者輒以骨朵擊背股、同監者以香綿丸如巨菽、使納

口中、乃近岸、見高苑肆商亦在其中、十獨苛遇之、入河楚背、上岸獻股、商懼、常没身水中、十乃已、經三晝夜、河夫半死、河工亦竣、前二鬼仍送至家、醒然而甦、先是十負鹽末歸、天明妻啟戶、則鹽兩囊置庭中、而十久不至、使人徧覓之、則死途中、舁之而歸、奄有微息、大惑不解其故、既醒始言之、肆商亦於前日死、至是始甦、骨朶擊處皆成巨疽、渾身腐潰、臭不可近、十故詣之、望見十、猶縮首衾中、如在奈河狀、一年始愈、

不復爲商矣、

異史氏曰、鹽之一道、朝廷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公者也、官與商之所謂私、乃不從其私者也、近日齊魯新規、土商隨在設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邑、即此肆之民不得去之彼肆、而肆中則潛設餌以釣他邑之民、其售於他邑、則廉其直、而售諸土人、則倍其價以昂之、又設邏於道、使境內之人皆不得逃吾昂、其有境內冒他邑以來

者法不宥、彼此互相鈎、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一被邏獲、則先以刀杖殘其脛股、而後送諸官、官則桎梏之、是名私鹽、嗚呼寃哉、遍數萬之税非私、而負升斗之鹽則私之、本境售諸他境非私、而本境賣諸本境則私之、寃矣、律中鹽法最嚴、而獨於貧難軍民、背負易食者不之禁、今則一切不禁、而專殺此貧難軍民、且夫貧難軍民、妻子嗷嗷、上守法而不盜、下知耻而不娼、不得已、而揭十毋而求

一子、使邑盡此民、即夜不閉戶可也、非天下之良民乎哉、彼肆商者、不但使之淘奈河、直當使滌獄厠耳、而官於春秋節、受其斯須之潤、遂以三尺法、助使殺吾良民、然則爲貪民計、莫若爲盜及私鑄耳、盜者白晝刼人而官若聾、鑄者爐火亘天而官若瞽、即異日淘河、尚不至如負販者所得無幾、而官刑立至也、嗚呼、上無慈惠之師、而聽奸商之法、日變日詭、奈何不願民日生、而良民日死哉、

故事邑中肆商、以若干石盬資、歲奉邑宰、名曰食盬、又逢節序且厚儀貺之、商以事謁官、々則禮貌之、坐與語、或茶焉、送盬犯至、重懲不遑、張公石年宰淄、肆商來見、尋舊規但揖不拜、公怒曰、前令受汝賄、故不得不隆汝禮、我市盬而食、何物商人、敢公堂抗禮乎、捋袴將笞、商叩頭謝過、乃釋之、後肆中得二負販者、其一逃去、其一被執至官、公問販者二人、其一焉往、販者云奔去矣、公曰、汝病股不

能奔耶、曰能奔、公曰、既被捉、必不能奔、果能、可起試奔、驗汝能否、其人奔數步欲止、公曰、太奔勿止、其人疾奔、竟出公門而去、見者皆笑、公愛民之事不一、此其閒情、邑人猶樂誦之、

大男

奚成列、成都士人也、先有一妻一妾、妾何氏、小字昭容、妻早沒、娶繼室申氏、不能相善、虐遇何、因並及奚、終日啖聒、恒不聊生、奚忿怒亡去、去後何生一子大

男、奚久不返、申擯不與同炊、計日授粟、大男漸長、何不敢求益、惟紡績佐食、大男見塾中諸兒吟誦、羨之、告母欲讀、母以其太稺、姑送詣塾、試使讀以難之、而大男慧、所讀倍諸兒、師異之、願不索束贄、何乃使從師、薄相酬、積二三年、經書全通、一日歸謂母曰、塾中五六人、皆從父乞錢買餌、我何無也、母曰、待汝長時、當告汝知、大男曰、我方七八歲、何時長也、母曰、汝往塾、路經關聖廟、當拜之、佑汝速長、大男信之、每日兩

過必入拜、母知之、問汝所祝何詞、答云、但祝明年便使我十五六歲、母笑之、而大男學與軀體長並速、至十歲、如十三四者、其所為文、塾師不能竄易之、一日謂母曰、昔謂我壯大當告父處、今可矣、母曰、尚未尚未、又年餘居然成人、研詰益頻、母乃緬述之、大男聞之、意不勝悲、欲往尋父、母曰、兒太幼、汝父亡存未知、何遽可尋、大男無言而去、至午不歸、往詢諸師、則辰餐未返、母大驚、猶謂其逃塾、出貲傭役、靡處不搜、竟

杳無跡、大男出門、不知何往之善、惟循途奔去、遇一人將如夔州、自言錢姓、大男丐食相從、錢病其緩、爲賃代步、資斧皆耗之、至夔同食、錢陰投毒其中、大男瞑不覺、錢載至大刹、托爲已子、偶病絶貲、賣諸僧、僧見其丰姿秀出、爭購之、錢得金而去、僧飲之、畧醒、主僧始知之、詣視、奇其相、研詰始得巔末、又益憐之、責僧贈貲使去、有瀘州蔣秀才下第歸、途中聞得故、嘉其孝、携與同行、至瀘、主其家、月餘、無往不諧、或言閩

商有奚姓者、於是辭蔣將之閩、蔣贈遺衣履、其里黨皆斂貲助之、至途、有二布客欲詣福清、邀與同侶、行数程、客窺囊金、引至空所、縶手足解奪而去、適有永福陳翁過其傍、脫縛載諸後車、遂至翁家、翁豪富、諸路商賈多出其門、翁囑南北客代訪父耗、留大男伴諸兒讀、大男遂止、不復游矣、由是家益遠、音益梗、何昭容孤居三四年、申氏減其費、抑勒令嫁、何自食其力、志不搖、申强賣於重慶賈、賈劫取而去、至夜以刀

自劉、賈不敢逼、俟創瘥、又轉鬻於鹽亭賈、至鹽亭、自
剌心頭、洞見臟腑、賈大懼、藥敷之、既平、但求作尼、賈
告之曰、我有商侶身無淫具、每欲得一人主縫紉、此
與作尼無異、亦可少償吾直、何諾之、賈輿送去、入門、
主人趨出、則奚生也、蓋奚以棄儒為商、賈以其無婦、
故贈之也、相見悲駭、各述苦況、始知有兒尋父未歸、
奚乃囑諸客侶、偵察大男、而昭容遂以妾為妻矣、然
自歷艱苦、痾痛多疾、不能操作、勸奚納媵、奚鑒前禍、

不從所請、何曰、妾如爭床第者、數年間固已從人生子矣、尚得與君有今日之聚乎、且人加我者隱痛在心、豈及諸身而自蹈之、奚乃囑客侶爲買三十許老妾、踰半年、客果爲買妾歸、入門、則妻申氏、各相駭怪、先是申獨居年餘、兄苞勸令再適、申從之、惟田產爲子姓所阻不得售、鬻諸所有、積數百金、携歸兄家、有保寧賈聞其富有奩貲、以多金啗苞賺娶之、而賈老廢不能人、申懟兄不安於室、梁縊井投不堪其擾、賈

怒、捜括其貲、將賣作妾、而聞者皆以三十餘齒加長
貫將適夔、遂載與俱去、遇奚同肆商、遂貸之而去、既
見奚、慙惧不出一語、奚閒同肆商、畧知梗概、因曰、使
遇健男、則在保寧、無再見之期、此亦數也、然今日我
買妾、非娶妻、可先拜昭容、修嫡庶禮、申耻之、奚曰、昔
日汝作嫡何如哉、何勸止之、奚不可、操杖臨逼、申不
得已拜之、然終不屑承奉、但操作別室、而何悉優容
之、亦不忍課其勤惰、奚每與昭容談讌、輙呼給役其

側、何更代以婢、不聽前、會陳公嗣宗宰盐城、奚與里人有小争、里人以逼妻作妾揭訟奚、公不准理、叱逐之、奚喜、與何窃共頌德、一漏既盡、僮忽叩扉入、白邑令公至、奚駭極、急覓衣履、則公已至寢門、益駭、不知所為、何審之、急出曰、是吾兒也、遂哭、公乃伏地悲咽、蓋大男從陳翁姓、業為官矣、初公至自都、迂道過故里、始知兩母皆醮、撫膺哀痛、族中人始知大男已貴、反其田廬、公留僕營造、冀父復返、既而授任盐亭、又

欲棄官尋父、陳翁苦勸之、會有卜者使筮焉、卜者曰、小者居大、少者為長、求雄得雌、求一得兩、為官吉、公乃之任、為不得親、居官不茹葷酒、是日得里人狀睹奚姓名、疑之、陰遣內紀綱密訪之、果父、乘夜微行而出、見母、益信卜者之神、臨去囑勿播、出金二百、令即辦裝歸、至家、門戶已新、益畜僕馬、居然大家矣、申見大男貴盛、益自斂、凡苞知之、告於官、為妹爭嫡、官廉得其情、曰貪貲勸嫁、去奚已更二夫、何顏爭昔年嫡

蔑耶、重答之、由此名分益彰、而申姊何、〻亦姊申、衣服飲食悉不自私、申初惧其復仇、至是益愧悔、奚亦忘其舊惡、俾内外皆呼以太母、但誥命不及耳、異史氏曰、顛倒衆生、不可思議、此造物之巧也、奚生不能自立於妻妾之間、一碌〻庸人耳、苟非孝子賢母、烏能有此奇合、坐享厚糈以終身哉、

聊齋誌異卷之二十三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韋公子

韋公子、咸陽世家也、放縱好淫、婢婦有色、無不私者、嘗載金數千、欲盡覽天下名妓、凡繁麗之區冈不至、其不好者信宿即去、當意則作百日留、叔某公亦名宦、休致歸、聞其行、怒之、延明師、置別業、使與諸公子鍵戶讀、公子夜伺師寢、踰垣歸、遲明而返、以為常、一

夜失足折肱、師始知之、告公、公怒不之惜、益施夏楚、俾不能起、而後藥之、月餘漸愈、公與之約、能讀倍諸弟、文字佳、出勿禁、私逸者撻如前、而公子最慧、讀常過程、如此數年、中鄉榜、欲自敗約、而公猶箝制之、赴都以老僕從、授日記籍、使誌其言動、故數年無過行、後成進士、公乃少弛其禁、而公子或將有作、惟恐公聞、入曲巷中、輙托姓魏、一日過西安、見優僮羅惠卿、年十六七、秀麗如好女、悅之、夜留繾綣、贈貽豐隆、聞

其新娶婦尤韵妙、益觸所好、私意示惠卿、惠卿無難色、至夜携婦至、果少好、遂三人共一榻、留数日、眷愛臻至、謀與俱歸、問其家口、答云、母早喪、惟父存耳、某原非羅姓、母少服役於咸陽韋氏、賣至羅家、四月生余、倘得從公子去、亦可察其耗問、公子驚問母何姓、答姓呂、駭極汗下浹體、蓋其母即生家婢也、生無言、天明厚贈之、勸令改業、僞托他適、約歸時名致之、遂別而去、後令蘄州某邑、有樂妓沈帝娘、雅麗絶倫、心

好之、潛留與狎戲、曰、卿小字取春風一曲杜常娘耶、答曰非也、妾母十七為名妓、有咸陽公子與君侯同姓、留三月、訂盟婚娶、公子去、八月生妾、因名常、寔妾姓也、公子臨別時贈黃金鴛鴦今尚在、一去竟無音耗、妾母以是憤悒死、妾三歲受撫於沈媪、故從其姓、公子聞其言、愧恨無以自容、嘿移時、頓生一策、忽起挑燈喚常娘飲、藏有酖毒、暗置杯中、常娘纔下咽、潰亂呻嘶、衆集視則已斃矣、呼優人至、付以尸重賂之、

而帝娘所與交好者盡勢家聞之不解其故悉不平
共賄激優人使訟於上官公子懼馮索彌縫卒以浮
躁免官歸家年三十八頗悔前行而妻妾五六人皆
無子欲繼公之孫公以其門無內行恐習氣染兒雖
諾嗣之但待其老而歸之公子憤欲往招惠卿家人
皆以為不可乃罷又數年忽病輙搥心曰淫婢宿妓
者非人也公聞之嘆曰是殆將死矣乃以次子之子
送詣其家定省之月餘尋卒

異史氏曰、盜婢宿娼、其流弊殆不可問、然以己之骨血而謂他人父、亦已羞矣、而鬼神又侮弄之、誘使自食便液、尚不自剖其心、自刭其首、而徒流汗投䤈、非人頭而畜鳴者耶、雖然、風流公子所生子女、即在風塵中亦皆擅場、

石清虛

邢雲飛、順天人、好石、見佳石不靳重直、偶漁於河、有物挂網、沈而取之、則石徑尺、四面玲瓏、峰巒叠秀、喜

極如獲異珍、既歸、雕紫檀為座、供諸案頭、每值天欲雨、則孔孔生雲、遥望如塞新絮、有勢豪某踵門求觀、既見、舉付健僕、策馬竟去、邢無奈、頓足悲憤而已、僕負石至河濵、息肩橋上、忽失手墮諸河、豪怒鞭僕、即出金僱善泅者、百計冥搜、竟不可見、乃懸金署約而去、由是尋石者日盈於河、迄無獲者、後邢至落石處、臨流於邑、但見河水清澈、則石固在水中、邢大喜、解衣入水抱之而出、檀座猶存、既歸、不肯設諸廳事、潔

内室供之、一日有老叟欵門而請、邢托言石失已久、叟笑曰、客舍非耶、邢便請入舍以寔其無、既入、則石果陳几上、邢錯愕不能言、叟撫石曰、此吾家故物、失去已久、今固在此、既見之請即賜還、邢窘甚、遂與爭作石主、叟笑曰、既汝家物、有何驗証、邢不能答、叟曰、僕則固識之、前後有九十二竅、巨孔中五字云、清虛天石供、邢審視竅中、果有小字、細於粟米、竭目力纔可辨認、又數其竅、果如所言、邢無以對、但執不與、叟

笑曰、誰家物而憑君作主耶、拱手而出、邢送至門外、既還、則石失所在、大驚疑叟、急追之、則叟緩步未遠、奔去、牽其袂而哀之、叟曰奇矣、徑尺之石、豈可以手握袂藏者耶、邢知其神、強曳之歸、長跽請之、叟乃曰、石果君家者耶、僕家者耶、答曰、誠屬君家、但求割愛耳、叟曰、既然、石固在是、還入室、則石已在故處、叟曰、天下之寶、當與愛惜之人、此石能自擇主、僕亦喜之、然彼急於自見、其出也早、則魔劫未除、寔將攜去、待

三年後始以奉贈、既欲留之、當藏三年壽數始可與君相終始、君願之乎、曰願、叟乃以兩指捏石竅、竅軟如泥、隨手而閉、閉三竅已、曰石上竅數、即君壽數也、作別欲去、邢苦留之、辭甚堅、問其姓字亦不言、遂去、積年餘、邢以故他出、夜有小偷入室、諸無所失、惟竊石而去、邢歸、悼喪欲死、訪察購求、全無踪緒、積有數年、偶入報國寺、見賣石者、近視則其故物、將便認取、賣者不服、因負石至官、官問何所質驗、賣石者能言

竅數、邢問其他、賣石者不能言、邢乃言竅中五字、及三指痕、理遂得伸、官欲杖責賣石者、賣石者自言以二十金買諸市、遂釋之、邢得石歸、裹以錦、藏櫝中、時出一賞、先焚異香而後出之、有尚書某購以百金、而邢意萬金不易也、某怒、因以他事中傷之、邢被收、典質田產、某托人風示其子、子告邢、邢願以死殉石、妻竊與子謀、獻石尚書家、邢出獄始知、罵妻毆子、屢欲自經、皆以家人覺救得不死、夜夢一丈夫來、自言石

清虛、謂邢勿戚、特與君年餘別耳、明年八月二十日

昧爽時、可詣海岱門以兩貫相贖、邢得夢甚喜、敬誌

其日、而石在尚書家、更無出雲之異、久亦不甚貴重

之、明年尚書以罪削職尋死、邢如期詣海岱門、則其

家人竊石出、將求售主、因以兩貫市歸、後邢至八十

九歲、自治葬具、又囑子必以石殉、既而果卒、子遵遺

教、瘞石墓中、半年許、賊發墓刼石去、子知之、莫可追

詰、踰二三日、携僕在道、忽見兩人奔蹪汗流、望空自

投曰、邢先生勿相逼、我二人將石去、不過賣四兩銀耳、遂縶送之官、一訊遂伏、問石則鬻諸宮氏、取石至、官愛玩欲得之、命寄諸庫、吏舉石、石忽墮地、碎為數十餘片、罔不失色、官乃重械兩盜而放之、邢子拾石出、仍瘞墓中、

異史氏曰、物之尤者禍之府、至欲以身殉石、亦癡甚矣、而卒之石與人相終始、誰謂石無情哉、古人云、士為知己者死、非過也、石猶如此、而況人乎、

曾友于

曾翁、昆陽故家也、翁初死未殮、兩眶中淚出如瀋、有子六、莫解其故、次子悌、字友于、爲邑名士、以爲不祥、戒諸兄弟各自惕、勿貽痛於先人、而兄弟半迂笑之、先是翁嫡配、生長子成、至七八歲、母子爲强寇擄去、娶繼室、生三子、長曰孝、爲諸生、次曰忠、曰信、妾生三子、曰悌、曰仁、曰義、孝以悌等出身賤鄙、不齒、因結連忠信苦爲黨、即與客飲、悌等過堂下、亦傲不加禮、仁

義皆忿與友于謀欲相仇、友于百詞寬譬、不從所謀、
而仁義年最少、因兄言亦遂止、孝有女適邑周氏病
死、糾悌等往撻其姑、悌不從、孝忿然、令忠信合族中
無賴子、往捉周妻、撈掠無算、拋粟毀罍盎盂無存、周
告邑宰、宰怒、拘孝等囚繫之、將行申黜、友于懼、見宰
自投、友于品行、素爲宰所仰重、諸昆弟以是得無苦、
友于乃詣周所親負荊、周亦罷重友于、訟遂息、孝歸、
終不德友于、無何友于母張夫人卒、孝等皆不爲之

服、宴飲如故、仁義益忿、友于曰、此彼之無禮、於我何損焉、及葬、把持墓門、不使合厝、友于乃瘞母隧道中、未幾孝妻亡、友于招仁義往奔其喪、二人皆曰、期且不論、功於何有、再勸之、閧然散去、友于乃自往、臨哭盡哀、隔墻聞仁義鼓且吹、孝怒、糾諸弟往毆之、友于操杖先從、入其家、仁覺而逃、義方踰垣、友于自後擊仆之、孝等拳杖交加、毆不止、友于橫身障阻之、孝怒、讓友于、友于曰、責之者以其無禮也、然罪固不至死、

我不怙弟惡、亦不助兄暴、如怒不解、願以身代之、孝遂反杖撻友于、忠信亦相助毆兄、聲勢震動、里黨群集排解、乃散去、友于即扶杖詣兄請罪、孝遂去之、不令居喪次、而義創甚、不復食飲、仁代具造訟諸官、許其不爲庶母行服、官簽牒拘孝忠信、而令友于陳狀、友于以面目損傷、不能詣署、但作詞稟白、哀求閣寢、宰遂消案不行、義亦尋愈、由是仇怨益深、仁義皆幼弱、輙被敺楚、懟友于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友于曰、

此兩語我宜言之、兩弟何云、因苦勸之、卒不聽、友于遂扃户、携妻子借寓他所、離家五十餘里、與不相聞、友于在家、雖不助弟、而孝等猶稍〻頋忌之、既去、諸兄一不當、輙叫罵其門、辱侵母諱、仁義度不能抗、惟杜門思乘間刺殺之、行則懷刃、一日寇所掠長兄成、忽携婦亡歸、諸兄弟以家久析、聚謀三日、竟無處可以置之、仁義竊喜、招去共養之、往告友于、友于亦喜、即歸、共出田宅居成、諸兄怒其施惠、登其門窘辱之、

而成久在冠中、習於威猛、聞之大怒曰、我歸更無一人肯置一屋、幸三弟念手足、又罪責之、是欲逐我耶、以石投孝、孝仆、仁義各以杖出、捉忠及信、並撻無數、成不待其訟、先訟之、宰又使人請教友于、友于不得已、詣宰、俛首不言、但有流涕、宰問之、惟求公訊、宰乃判孝等各出田產歸成、使七分相準、自此仁義與成倍益愛敬、談及葬母事、因並泣下、成恚曰、如此不仁、是禽獸也、遂欲啟壙更為改葬、仁奔告友于、友于急

歸諫止之、成不聽、刻期發墓、作齋於塋、以刀削樹、謂
諸弟曰、所不衰麻相從者、有如此樹、衆唯唯、於是一
門皆哭臨、安厝盡禮、由此兄弟相安、而成性剛烈、輙
批撻諸弟、而於孝等尤甚、惟重友于、盛怒時友于一
至、片言可解、孝有所行、成往往不平之、因之孝無十
日不至友于所、潛對友于詬詛、友于婉諫、卒不納、友
于不堪其擾、又遷於三泊、僦屋而居、去家益遠、音迹
遂疎、踰二年、諸弟皆畏憚成、久遂相習、紛競絶少、而

孝年四十六、生五子、長繼業、三繼德、皆嫡出、次繼功、四繼績、皆庶出、又婢出繼祖、皆成立、亦效父舊行各爲黨、日相競、孝亦不能呵止、惟祖無兄弟、年又最幼、諸兄弟皆得而詬厲之、岳家故近三泊、會詣岳、窃迓道詣叔、入門、見叔家兩兄一弟、絃誦怡怡、久居不言歸、叔促之、哀求寄居、叔曰、汝父母皆不之知、我豈惜匰飯瓢飲乎、乃歸、過數月、夫妻往壽岳母、告父曰、我此行不歸矣、父詰之、因吐微隱、父慮與有夙却、計難

久居、祖曰、父慮遠矣、二叔聖賢也、遂去、携妻之三泊、友于除舍居之、以齒兒行、使執卷從長子繼善讀、祖最慧、寄籍三泊、年餘、入雲南郡庠、與善閉戶研讀、而祖又諷誦最苦、友于益愛之、而自祖居三泊、家中兄弟益不相能、一日徽反唇、業詬辱虔母、功怒、刺殺業、官收功重械之、數日死獄中、業妻馮氏、猶日以罵代哭、功妻劉聞之、怒曰、汝家男子死、誰家男子活耶、操刀入擊殺馮、自投井中亦死、馮父大立、悼女死慘、率

諸子弟、藏兵衣底、往捉孝妾、裸撻道上以辱之、成怒曰、我家死人如麻、馮氏何得復爾、吼奔而出、諸曾從之、諸馮盡靡、成首捉大立、割其兩耳、其子護救、繼續以鐵杖橫擊、折其兩股、諸馮各被夷傷、鬨然盡散、惟馮子猶卧道周、衆等莫可方畧、成夾之以肘、置諸馮村而還、遂呼績詣官自首、馮狀亦至、於是諸曾皆被收、惟忠亡去、至三泊、徘徊門外、猶恐兄念舊惡、適友于率一子一姪入闈歸、望見驚曰、弟何來、忠未語先

泪、長跽道左、友于益駭、握手入、詰得其情、驚曰、且為奈何、一門乖戾、逆知奇禍久矣、不然、胡以竄跡至此、我離家久、與大令無聲氣之通、今即匍匐而往、祇取辱耳、但得馮父子傷重不死、吾三人倖有捷者、則此禍可以少解、乃留之、晝與同餐、夜與共寢、忠頗感愧、居十餘日、又見其叔姪儼如父子、兄弟皆如同胞、悽然下泪曰、今始知曩日非人也、友于亦喜其悔悟、相對酸惻、俄報友于父子同科、祖亦副榜、大喜、不赴鹿

嗚、先歸展墓、明季甲第最重、諸馮皆為歛息、友于乃托親友、賂以金粟、資其醫藥、訟乃息、舉家共泣、乞友于復歸、友于乃與兄弟焚香約誓、俾各滌慮自新、遂移家還、祖從叔不欲歸其家、孝乃謂友于曰、我之德、不應有亢宗子、弟又善教、即從其志、俾姑寄名為汝後、有寸進時、可賜還也、友于從之、後三年、祖果舉於鄉、使移家去、夫妻皆痛哭、乃去、居數日、祖有兒方三歲、亡歸友于家、藏伯善室、不復返、捉去輒逃、孝乃異

其居、令與友于鄰、祖啟戶於壁通叔家、而問定省如一焉、自此成亦漸老、一門事皆取决於友于、因而門庭雍穆、稱孝友焉、

異史氏曰、天下惟禽獸止知母而不知父、奈何詩書之家往々而蹈之也、夫門內之行、其漸漬於子孫者、直入骨髓、故古云、其父盜、其子必行刼、其流弊然也、孝雖不仁、其報已慘、而卒能自知乏德、托子於弟、宜其有操心慮患之子也、論果報猶迂矣、

嘉平公子

嘉平某公子、丰儀秀美、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試、偶過許娼之門、ゝ內有二八麗人、因目注之、女微笑點其首、公子喜、近就與語、女便問寓居何所、具告之、問寓中有人否、曰無、女云、妾夕間奉訪、勿使人知、公子諾而歸、既暮、排去僮僕、女果至、自言小字溫姬、且云妾慕公子風流、遂背媼而至、區ゝ之意、深願奉以終身、公子亦喜、約以重金相贖、自此三兩夜輙一至、一

夕冒雨而來、入門、解去濕衣、罥諸椸上、已乃脫足上小鞾、求公子代去泥塗、遂上床以被自覆、公子視其鞾乃五文新錦、沾濡殆盡、惜之、女曰、妾非敢以賤物相役、欲使公子知妾之癡於情也、既聽窗外雨聲不止、遂吟曰、淒風冷雨滿江城、求公子續、公子辭以不解、女曰、公子如此一人、何乃不知風雅、使妾清興消矣、因勸令肄習、公子諾之、往來既頻、僕輩皆知、公子有姊夫宋氏、亦世家子、聞其事、竊求公子一見溫姬、

公子言之、女必不可、宋隱身僕舍、伺女至、伏窓窺之、顛倒欲狂、急排闥入、女起、踰垣而去、宋嚮往殊殷、乃修贄詣許媪、指名求之、則果有温姬而死已久、宋愕然而返、以告公子、公子始知為鬼、而心終愛好之、至夜以宋言告女、女曰誠然、顧君欲得美女子、妾亦欲得美丈夫、各遂所願足矣、人鬼何論焉、公子以為然、試畢而歸、女亦從之、他人不見、惟公子見之、至家、寄諸齋中、公子獨宿不歸、父母疑之、女歸寧、始隱以告母、

父母大驚、戒公子絕之、公子不能聽、父母深以爲憂、百術驅遣不得去、一日公子有諭僕帖置案上、中多錯謬、椒訛菽、薑訛江、可恨訛可浪、女見之、書其後云、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爲娼、遂告公子曰、妾初以公子世家文人、故蒙羞自薦、不圖虛有其表、以貌取人、毋乃爲天下笑乎、言已而沒、公子雖愧恨、猶不知所題、拆帖示僕、聞者傳以爲笑、

異史氏曰、溫姬可兒、翩翩公子、何乃苛其中之所

有哉、遂至悔不如娼、則妻妾羞泣矣、頤百計遣之不去、而見帖浩然、則花菽生江、何殊於杜甫之子章髑髏哉、耳録云、道傍設漿者、榜云、施茶結緣、訛茶爲荼、亦可笑、

二班

殷元禮、雲南人、善針炙之術、遇寇亂、竄入深山、日既暮、村舍尚遠、懼遭虎狼、遥見前途有兩人、疾趍之、既至、兩人問客何來、殷乃自陳族貫、兩人拱敬曰、是良

醫殷先生也、仰山斗久矣、殷轉詰之、二人自言班姓、一爲班爪、一爲班牙、便謂先生、余亦避難者、石室幸可棲宿、敢屈玉趾、且有所求、殷喜從之、俄至一處、室傍岩谷、爇柴代燭、始見二班容軀威猛、似非良善、計無所之、即亦聽之、又聞榻上呻吟、細審則一老嫗僵卧、似有所苦、問何恙、牙曰、以此故敬求先生、乃束火照榻、請客逼視、見鼻下口角有兩贅瘤、皆大如碗、且云痛不可觸、妨碍飲食、殷曰易耳、出艾團之、爲灸數

十壯曰、隔夜愈矣、二班喜、燒鹿餉客、並無酒飯、惟肉一品、爪曰、倉猝不知客至、望勿以輶褻爲怪、殷飽餐而眠、枕以石塊、二班雖誠朴、而粗莽可懼、殷轉側不敢熟眠、天未明便呼嫗問所患、嫗初醒自捫、則瘤破爲創、殷促二班起、以火就炤、敷以藥屑、曰愈矣、拱手遂別、班又以燒鹿一肘贈之、後三年無耗、殷適以故入山、遇二狼當道、阻不得行、日既西、狼又群至、前後受敵、狼撲之、仆、數狼爭嚙、衣盡碎、自分已死、忽兩虎

驟至、諸狼四散、虎怒大吼、狼懼盡伏、虎悉撲殺之、竟去、殷狼狽而行、懼無投止、遇一媪來、睹其狀、曰殷先生吃苦矣、殷戚然訴狀、問何見識、媪曰、余即石室中炙瘤之病媪也、殷始恍然、便求寄宿、媪引去、入一院落、燈火已張、曰老身伺先生久矣、遂出袍袴、易其敝敗、羅漿具酒、酧勸諄切、媪亦以陶椀自酌、談飲俱豪、不類巾幗、殷問前日兩男子、係老姥何人、胡以不見、答云、兩兒遣逆先生、尚未歸、復必迷途矣、殷感其義、

縱飲不覺沉醉、酣眠崖間、既醒已曙、四顧竟無廬舍、孤坐岩上、聞岩下喘息如牛、近視則老虎方睡未醒、喙間有二瘢痕、皆大如拳、駭極、惟恐其覺、潛踪而遁、始悟兩虎即二班也、

乩仙

章卯米步雲、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輙召仙相與賡和、一日友人見天上微雲、得句、請以屬對、曰羊脂白玉天、乩書云、問城南老董、衆疑其不能對、故妄言之、

後以故偶適城南、至一處土如丹砂、異之、有一叟牧豕其側、因問之、叟曰、此俗呼猪血紅泥地也、忽憶乩詞、大駭、問其姓、答云、我老董也、屬對不奇、而預知遇城南之必遇老董、斯亦神矣、

苗生

龔生、岷州人、赴試西安、憇於旅舍、沽酒自酌、一偉丈夫入、坐與扳談、生舉卮勸客、客亦不辭、自言苗姓、言噱粗豪、生以其不文、偃蹇遇之、尊既盡、不復與沽、苗

生曰、措大飲酒、使人悶損矣、起向壚頭、出錢行沽、提一巨瓶而入、生辭不飲、苗捉臂勸釂、臂痛欲折、生不得已、為盡數觴、苗以羹椀自吸、笑曰、僕不善勸客、行止惟君所便、生即治裝行、約數里許、馬病臥於途、坐待路側、行李重累、無所方計、苗尋至、詰知其故、遂卸裝付僕、已乃以肩承馬腹而荷之、趨二十餘里、始至逆旅、釋馬就櫪、移時、生主僕方至、生乃驚為神、相待優渥、沽酒市飯、與共餐飲、苗曰、僕善飯、非君所能飽

飫、飲可也、引盡一瓶、乃起而別曰、君醫馬尚須時日、余不能待、行矣、遂去、後闈畢、三四友人邀登華山、籍地作筵、方共宴笑、苗忽至、左携巨尊、右提豚肘、擲地曰、聞諸君登臨、敬附驥尾、衆起爲禮、相並雜坐、豪飲甚歡、衆欲聯句、苗爭曰、縱飲甚樂、何苦愁思、衆不聽、設金谷之罰、苗曰、不佳者當以軍法從事、衆笑曰、其罪不至於此、苗曰、如不見誅、僕武夫亦能之也、首座靳生曰、絕巘憑臨眼界空、苗信口而續曰、唾壺擊缺

劍光紅、下座沉吟既久、苗遂引壺自傾、移時以次屬句、漸涉鄙俚、苗呼曰、只此已足、如赦我者勿作矣、客弗之聽、苗不可復忍、遽傚作龍吟、山谷响應、又起俯仰作獅子舞、詩思既亂、衆乃罷吟、因而飛觴再酌、時已半醉、客互誦闈中作、迭相贊賞、苗不欲聽、牽生豁拳、二人勝負屢分、而諸客誦贊未已、苗厲聲曰、僕聽之已悉、此等文只宜向床頭對婆子讀耳、廣衆中刺刺者可厭也、衆有慚色、又更惡其粗莽、遂益高吟、苗

怒甚、伏地大吼、立化為虎、撲殺諸客、咆哮而去、所存者惟生及靳、是科領薦、後三年再經華陰、忽見嵇生、亦山上被噬者、大恐欲馳、嵇捉鞚使不得行、靳乃下馬、問其何為、答曰、我今為苗氏之倀、從役良苦、必再殺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後應有儒服儒冠者見噬於虎、然必在蒼龍嶺下、始是代某者、君於是日多邀文士於此、即為故人謀也、靳不敢辨、敬諾而別、至寓所、籌思終夜、莫知為謀、自拚背約、以聽鬼責、適有表

戚蔣生來、靳述其異、蔣名下士、邑尤生考居其上、窃懷忌嫉、是日聞靳言、陰欲陷之、折簡邀尤、與共登臨、自乃着白衣而往、尤亦不解其意、至嶺半、肴酒並陳、敬禮臻至、會郡守登嶺上、守故與蔣為通家、聞蔣在下、遣人名之、蔣不敢以白衣往、遂與尤易服冕、交着未竟、虎驟至、啣蔣而去、

異史氏曰、得意津〻者、捉衿袖强人聽聞、〻者欠伸屢作、欲睡欲遁、而誦者足蹈手舞、茫不自覺、知

交者亦當從旁肘之躡之、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苗生在也、然忌嫉者易服冕而甝、則知苗亦無心者耳、故厭怒者苗也、非苗也、

杜小雷

杜小雷、益都之西山人、母双盲、杜事之孝、家雖貧無日不甘肯奉之、一日將他適、市肉付妻、令作餺飥、妻最忤逆、切肉時襍蜣蜋其中、母覺臭惡不可食、藏以待子、杜歸、問餺飥美乎、母搖首、出以示之、杜裂視見

蟻蜋、怒甚、入室欲撻妻、又恐毋聞、上榻籌思、妻問之亦不語、妻自餒、徬徨榻下、久之喘息有聲、杜叱曰、不睡待勘扑耶、亦覺寂然、起而燭之、妻不知何在、但見一豕、細視則兩足猶人、始知為妻所化、邑宰聞之、縶去、使遊四門、以戒來者、譚薇臣曾親見之、

毛大福

太行毛大福、瘍醫也、一日行術歸、道遇一狼、吐裹物、退蹲道左、毛拾視、則布裹金飾數事、方恠異間、狼前

歡躍、寠曳袍服即復去、毛行又曳之、察其意不惡、困從之去、未幾至穴、見一狼病臥、視頂上有巨瘡、潰腐生蛆、毛悟其意、撥剔淨盡、敷藥如法、乃行、日既晚、狼遥送之、行三四里、又遇數狼咆哮相侵、惧甚、前狼急入其群、若相告語、衆狼悉散去、毛乃歸、先是邑有銀商寗泰、被盜殺於途、莫可追詰、會毛貨金飾、爲寗氏所認、執赴公庭、毛訴所從來、官不之信、將械之、毛寃極不能自伸、惟求寬釋、請問諸狼、官遣兩隸押入山、

直抵狼穴、值狼未歸、既暮不至、三人遂反、至半途、遇
二狼、其一瘡痕猶在、毛識之、因揖而祝曰、前蒙餽贈、
今遂以此被屈、君不爲我貽雪、回去搒掠死矣、狼見
毛被縶、怒奔隸、〻拔刀向之、狼以喙拄地大嗥、〻兩
三聲、山中百狼群集、圍旋之、隸大窘、競前嚙縶索、隸
悟其意、解毛縛、狼乃俱去、歸述其狀、官異之、而猶未
遽釋毛、後數日、官出行在道、一狼啣敝履委於路側、
未以爲異、過之、狼又啣履奔前途、而置之、官命收履、

狼乃去、既歸、陰遣人訪履主、或傳某村有業薪者、被二狼追逐、啣履而去、拘來認之、果其履也、遂疑殺寗者即薪、鞫之果然、蓋薪殺寗、取其巨金、衣底藏歸、未遑收拾、被狼啣去也、

昔一收生嫗自他歸、遇一狼阻道、牽衣若欲名之、乃從去、見雌狼方娩不下、嫗為之用力、既産、始放之歸、明日啣麕置庭中、乃知此事自古有之也、

竈神

唐太史濟武、適日照會安氏葬、道經雹神李左車之祠、暫入遊眺、祠前有池、池水清澈、有朱魚數頭、遊泳其中、內一斜尾魚唼呷水面、見人不驚、太史拾小石將戲擊之、道士在旁急止勿擊、問其故、則池鱗皆龍族、觸之必致風雹、太史笑附會之誣、不聽其言、卒擲之、既而升車東邁、則有黑雲如蓋、隨之以行、既而簌雹落、大如棉子、又行里餘始霽、太史弟涼武在後、相去一矢、少間追及、相與語、則竟不知有雹也、問之

前行者亦然、太史笑曰、此豈廣武君作怪耶、而猶未之深異、安村外有關聖祠、適有稗販之客繹肩門外、忽棄双簏趨祠中、拔架上大刀、旋轉而舞曰、我李左車也、明日將陪從淄川唐太史一助執紼、敬先告主人、數語而醒、自不知其何言、亦不識唐太史何人也、安氏聞之大懼、村去神祠四十餘里、敬修楮帛祭具、詣祠哀禱、但求憐憫、不敢煩其枉駕、太史怪其敬信之深、問諸主人、蓋雹神靈蹟最著、往往托主人以為

言、應驗無虛語、若不虔祝以尼其行、則明日風雹立至矣、

異史氏曰、廣武君在當年、亦老謀壯事者流也、即司雹於東、或亦其不磨之氣、受職於天、然業神矣、何必翹然自異哉、蓋太史道義文章、天人之欽矚已久、此鬼神之所以必求信於君子也、

李八缸

太學李月生、升宇翁之次子也、翁最富、以缸貯金、里

人稱之八釭、翁寢疾、呼子分金、凡八之、第二之、月生不能無觖望、翁曰、我非偏有愛憎、藏有窖鏹、必待無多人時、方以畀汝、勿急也、過數日、翁益彌留、月生慮一旦不虞、覷無人即床頭秘訊之、翁曰、人生苦樂皆有定數、汝方享妻賢之福、故不宜再助多金、以增汝過、蓋月生妻車氏最賢、有桓孟之德、翁是以云、月生固哀之、怒曰、汝尚有二十餘年坎壈未歷、即予千金、亦立盡耳、苟不至山窮水盡時、勿望給與也、月生為

人孝友敦篤、即亦不敢復言、猶冀父復寤、旦夕可以婉告、無何翁大漸、尋卒、幸兄賢、齋奠之謀、弗與較計、而月生天真爛熳、不較錙銖、又好客善飲、炊黍治具、日促妻三四作、又不甚理家人生產、里中無賴窺其懦、輒魚肉之、踰數年家漸落、窘急時賴兄小周給、不至大困、無何兄以老病卒、益失所助、至絶糧食、春貸秋償、田所出登場輒盡、於是割畝為活、業益消滅、又數年、長子及妻、相繼殂謝、無聊益甚、尋貫販羊者之

妻徐、異得其小阜、而徐性剛烈、日凌籍之、至不敢與朋友通弔慶禮、忽一夜夢父曰、今汝所遺可謂山窮水盡矣、嘗許汝窖鏹、今其可矣、問何在、曰明日畀汝、醒而異之、猶謂是貧中之積想也、次日發土葺墻、掘得巨金、始悟向言無多人、乃死亡將半也、

異史氏曰、月生余杵臼交、其為人朴誠無少僞、余兄弟與交、哀樂輒相共、數年來村隅十餘里、老死竟不相聞、余偶過其居里、因亦不敢過問之、則月

生之苦況、蓋有不可明言者矣、忽聞暴得千金、不覺為之鼓舞、嗚呼、翁臨終之治命、昔習聞之、而不知其言〻皆讖也、抑何其神哉、

老龍船戶

朱公徽蔭、巡撫粵東、時往來商旅多告無頭寃狀、往往千里行人、死不見尸、甚至數客同遊、全絕音信、積案累〻、莫可究詰、初告有司、尚欲發牒行緝、迨投狀既多、遂竟置而不問、公蒞任、稽舊案狀中稱死者、不

下百餘、其千里無主者、更不知其幾何、公駭異悽怛籌思廢寢、徧訪僚屬、迄少方畧、於是潔誠薰沐、致檄於城隍之神、已而變食齋寢、恍惚中見一官僚、搢笏而入、問何官、荅云城隍劉某、將何言、曰鬢邊垂雪、天際生雲、水中漂木、壁上安門、言已而退、既醒、隱謎不解、輾轉終宵、忽悟曰、垂雪者老也、生雲者龍也、水上木為船、壁上門為戶、合之非老龍船戶耶、蓋省之東北曰小嶺、曰藍關、源自老龍津、以達南海、嶺外巨商

每由此入粤、公早遣武弁、密授机謀、捉老龍津駕舟者、次第擒獲五十餘名、皆不械而服、葢冦以舟渡爲名、賺客登舟、或投蒙藥、或燒悶香、使諸客沉迷不醒、而後剖腹納石以沉於水、寃慘極矣、自昭雪後、遐邇歡騰、謠頌咸集焉、

異史氏曰、剖腹沉尸、慘寃已甚、而木雕之有司更少痾癢、則粤東之暗無天日久矣、公至而鬼神効靈、覆盆俱照、何其異哉、然公亦非有四目兩口、不

過痌瘝之念、積於中者至耳、苟徒巍巍然出則刀戟橫路、入則蘭麝薰心、尊優則極、而何能與神通哉、

青城婦

費邑高夢說、為成都守時、有一奇獄、先是有西商客成都、娶青城山寡婦、既而以他故西歸、年餘復返、夫妻一聚而商暴卒、同商者疑之、具狀告官、高亦疑婦有私、苦訊之、橫加酷掠、迄無詞、牒解郡臬、並少情寔、

淹繫成都獄、積有時日、後高署有病者、一老醫入、適相言及、醫聞之、遽曰、婦尖嘴否、問何説、醫初不言、問之堅而後言、蓋繞青城山有數村落、其中婦女多爲蛇交、則生女尖喙、陰中有物類蛇舌、至淫縱時、則舌或出、一入陰管、男子陽脱立死、高聞之駭、尚未深信、醫曰、此處有巫媪、能内藥使婦意蕩、舌自出、是否可以驗見、高如其言、使媪治之、舌果出、其疑始解、牒報郡、郡官皆如法驗之、乃釋其罪、

鵶鳥

長山楊令、性奇貪、康熙乙亥間、值西塞用兵、市民間騾馬輦運粮餉、楊假此搜括地方頭畜一空、周村爲商賈所集、趣墟者車馬輻輳、楊率健丁悉篡奪之、計不下數百餘頭、四方估客、無所控告、時諸令皆以公務在郡、會益都令董、萊蕪令范、新城令孫、會集旅舍、有山西二商迎門號訴、蓋有健騾四頭、俱被搶掠、道遠失業、不能歸、故哀求諸公爲緩頰也、三公憐其情、

許之、遂命駕共諸楊、〻治具相欵酒既行、衆言來意、楊不聽、衆言之益切、楊舉酒促釂以亂之、曰某有一令、不能者罰、須一天上、一地下、一古人、左右問所執何物、口道何詞、隨問答之、便倡云、天上有月輪、地下有崑崙、有一古人劉伯倫、左問手執何物、荅云手執酒杯、右問口道何詞、答云道是酒杯之外不須提、范公云、天上有廣寒宮、地下有乾清宮、有一古人姜太公、手執釣魚竿、道是願者上鉤、孫云、天上有天河、地

下有黄河、有一古人是蕭何、手執一本大清律、道是贜官贜吏、楊有慚色、沉吟久之曰、某又有之、天上有靈山、地下有泰山、有一古人是寒山、手執一帚、道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衆相視覷然、不作一語、忽一少年入、袍服華整、舉手作禮、共挽坐、酌一大斗、少年笑曰、酒且勿飲、久聞諸公雅令、願獻芻蕘、衆請之、少年曰、天上有玉帝、地下有皇帝、有一古人洪武朱皇帝、手執三尺劍、道是貪官剥皮、衆大笑、楊恚罵曰、何處狂

生敢爾、命隸執之、少年躍登几上、化為鴞、冲簾飛出、集庭樹間、四顧室中作笑聲、主人擊之、且飛且笑而去、

異史氏曰、市馬之役、諸大令徒畜盈廄者十之七、而千百為羣、作騾馬賈者、長山外不數數見也、聖明天子愛惜民力、取一物必償其直、烏知奉行者流毒若此哉、鴞所至人最厭其笑、兒女共唾之、以為不祥、此一笑則何異於鳳鳴哉、

古瓶

邑北村中井涸、村人某甲乙縋入淘之、掘尺餘、得髑髏、誤破之、口含黃金、喜納腰橐、復掘又得髑髏六七枚、冀得含金、悉破之、而一無所有、惟旁有磁瓶二、銅器一、器大可合抱、重數十觔、側有雙環、不知何用、斑駁陸離、瓶亦古制、非近欵、既出井、甲乙皆死、移時乙蘇、曰、我乃漢人、遭新莽之亂、全家投井中、適有少金、因內口中、寔非含殮之物、人人都有也、奈何徧碎頭

顪情殊可恨、衆香楮共祝之、許為殯葬、乙乃愈、甲不能復生矣、顔鎮孫生聞其異、購銅罏而去、瓶一入袁孝廉宣四家、可驗陰晴、見有一點潤處、初如粟米、漸潤漸滿、未幾雨至、潤退則雲亦開、其一入張秀才家、用志朔望、朔則黑起如豆、與日俱長、望則一瓶徧滿、既望又以次而退、至晦則復其初、以埋土中久、瓶口有小石粘口上、刷剔不可下、欲敲去之、石落而口微缺、亦一憾事、浸花其中、花落結實、與在樹者無異云、

元少先生

韓元少先生爲諸生時、有吏突至、白主人欲延作師、而殊無名刺、問其家閥、吏含糊對之、束帛緘贄、儀禮優渥、先生諾之、約期而去、至日果以輿來、迤邐而往、道路皆所未經、忽睹殿閣、下車入、氣象類藩邸、既就館、酒炙紛羅、勸客自進、並無主人、筵既徹、則公子出拜、年十五六、姿表秀異、展禮罷、趋就他舍、請業始至師所、公子慧絶、聞義輒通、而先生以不知家世、頗所

疑悶、館中有二僮為之給役、私就詰之、皆不對、問主人何在、答以事忙、先生求導窺之、僮不可、又屢求之、僮乃諾、導至一處、聞拷楚聲、自門隙目注之、見一王者坐殿上、階下劍樹刀山皆冥中事、大駭、方將卻步、內已知之、因罷政、叱退諸鬼、疾呼僮、僮變色曰、我為先生禍及身矣、戰惕奔入、王者怒曰、何敢引人私窺、即以巨鞭重笞訖、乃召先生入曰、所以不見者、以幽明異路、今已知之、勢難再聚、因贈束金使行、曰君天

下第一人、但坎壈未盡耳、使青衣捉騎送之、先生疑身已死、青衣曰、何得便爾、先生食御一切置自俗間、非冥中物也、既歸、坎坷數年、作會狀、其言皆驗、

薛慰娘

豐玉桂、聊城儒生也、貧無生業、萬歷間歲大祲、子然南遁、年餘將歸、至沂而病、力疾行數里、至城南叢葬處、益憊、因傍塚憩息、少間如夢、至一村、有叟自門中出、邀生入屋、兩楹亦殊草草、室內一女子、年十六七、

儀容慧雅、叟使瀹柏枝湯、以陶罌供客、便向生詰里居年齒既已、乃曰、洪都李姓、平陽族流寓此間、今三十二年矣、君志此門戶、余家子孫如見探訪、即煩一指示之、老夫不敢忘義、〻女慰娘頗不醜、可配君子、三豚兒到日、即遣主盟、生喜拜曰、犬馬齒二十有二、尚少良配、惠意眷好固佳、但何處得翁之家人而告訴也、叟曰、君但住北村中、相待月餘、自有來者、祇求無憚煩耳、生恐其言不信、要之曰、寔告翁、僕固家四

壁耳、恐後日不如所望、中道之棄、人所難堪、即無姻好、亦不敢不守季路之諾、即何妨質言之也、叟笑曰、君欲老夫旦〻耶、我稔知君質、此訂非耑爲君、慰娘孤而無依、相托已久、不忍聽其流落、故以奉君子耳、何見疑耶、即捉臂送生出、拱手合扉而去、生忽似夢覺、則身卧塚邊、日已將午、漸起、次且入村、村〻人見之皆驚、謂其死道傍已經日矣、頓悟叟即墳中人也、隱而不言、但求寄寓、村人恐其復死、莫敢留、村有秀才

與同姓、聞之、趨詰家世、蓋生緦服叔也、喜導至家、餌治之、數日尋愈、因述所遇、叔亦驚怪、遂坐待以覘其異、居無何、果有官人至村、訪父墓址、自言平陽進士李叔向、先是其父李洪都、與同鄉某甲遠行賈、死於沂、某因瘞諸叢葬處、既歸、某亦尋死、是時公三子皆幼、長伯仁、後舉進士、令淮南、數遣人尋父墓、迄無知者、次仲道、尋舉孝廉、叔向最少、亦登第、於是親求父骨至沂、無處不諳、是日問村人、皆莫之識、生乃引至

塋所指示之、叔向以其年少未敢信、生具陳所遺、叔向奇之、審視有兩墳近相接、或言三年前、有仕宦者葬少妾於此、叔向恐悞發他塚、生遂以所卧處示之、叔向命舁材其側、始發塚、塚開、則見女尸、服妝黯敗、而粉黛如生、叔向知其悞、駭極、莫知所為、而女已頓起四顧曰、三哥來耶、叔向驚就問之、則慰娘也、乃解衣蔽覆、舁歸逆旅、急發旁塚、冀父復活、既發、則膚革猶存、而撫之僵燥、悲哀不已、裝荷入棺、清醮七日、女

亦線經若女、忽告叔向曰、曩阿翁有黃金二鋌、曾分一為妾作奩、妾以孤弱無藏所、故僅以綵線縶腰、而未將去、兄得之否、叔向不知、乃使生反求諸壙、果得之、一如女言、叔向仍以綫誌者分贈慰娘、暇乃審其家世、先是女父薛寅侯無子、止生慰娘、深鍾愛之、女一日自金陵舅氏歸、將媼問渡、操舟者乃金陵媒也、適有仕宦者任滿赴都、托覔美妾、凡歷數家、無當意者、故將為扁舟詣廣陵、忽遇女、隱生詭謀、急招附渡

媼素識之、遂與共濟、中途投毒食中、女媼皆迷、推媼墮江、載女而返、以重金鬻諸仕宦者、入門嫡始知、怒甚、女又迷悶不知爲禮、遂撻楚而囚禁之、北渡至沂、女方甦、婢言始末、女大泣自經、乃瘞女於沂之南郭亂塚中、女至墓、爲羣鬼所凌、李翁時呵護之、女乃父事翁、翁曰、汝命合不死、當爲擇一快婿、一日生既見而出、返謂女曰、此生品誼不凡、待汝三兄至、爲汝主婚、一日曰、汝可歸候、汝三兄將來矣、蓋即發墓之日

也、女於喪次為叔向緬述之。叔向嘆息良久、即以慰娘為妹、俾從李姓、畧買衣妝、遣歸生、曰資奩無多、不能為妹子辦妝、意將偕歸、以慰母心何如、女亦欣然、於是夫妻從叔向輦柩並發、既歸、母詰得其故、愛逾所生、館諸別院、喪次女哀悼過於兒孫、母益憐之、不令東歸、囑諸子為之買第、適有馮氏賣宅直六百金、倉猝未能取盈、暫收契券、約日交兑、及期馮早至、適女亦自別院入省母、突見之、絕似當年操舟人、馮亦

似驚、女趨過之、兩兄亦以母小恙、俱集母所、女問廳前蹀躞者誰也、仲道曰、幾忘却、此必前日賣宅者也、即起欲出、女止之、告以所疑、使詰難之、仲道諾而出、則馮已去、而巷南塾師薛先生在焉、因問何來、曰昨夕馮某浼早登堂一署券保、適途遇之、云偶有所忘、暫歸便返、使僕坐以待之也、少間生及叔向皆至、遂相攀談、慰娘以馮故、潛自屏後來窺客、細審之、則其父也、哭出、持抱大哭、翁驚涕曰、吾兒何來、衆始知薛

即寅候也、仲道雖與街頭屢遇之、初未悉其名字、至是共喜、為述前因、設酒相慶、因留信宿、自道行踪、蓋自失女後妻以悲死、縲無所依、故遊學至此也、生約買宅後迎與同居、翁次日往探馮、則舉家遁去、始知殺媼賣女者、即其人也、馮初至平陽、貿易成家、比年博賭、漸就消乏、故貸居宅、賣女之貲、亦瀕盡矣、慰娘得所、即亦不甚仇之、但擇日徙居、更不追其所往、李母絡遺不絕、一切日用之需皆給之、生遂家於平陽、

但歸赴歲試深以爲苦、幸是科舉孝廉、慰娘富貴、每念媪爲已死、思有以報其子、媪夫姓殷氏、一子名富、善博、貧無立錐、一日博局爭注、毆殺人命、亡歸平陽、雖不識生、然以慰娘故、遠相投、生喜、留之門下、研詰之、道其所殺姓名、蓋即馮某也、駭嘆久之、因爲道破、富始知馮即殺母之仇、益喜、遂傭爲生家服役、亦家於西、薛寅侯就養於婿、婿爲買婦、生子女各一焉、

田子成

江寧田秀才子成、過洞庭覆舟而沒、子良耜時在抱中、妻杜氏聞訃仰藥死、良耜受庶祖母撫育、得以成立、後成進士、筮仕湖北、年餘、奉憲命營務湖南、至洞庭痛哭而返、自告才力不及、降縣丞、隸漢陽、甚非所樂、辭不就、諸院司强督促之、乃就、輙放浪江湖間、不以官職自守、一夕艤舟江岸、聞洞簫聲、抑揚可聽、乘月步去、約半里許、見曠野中茅屋數椽、熒熒燈火近窓窺之、則三人對酌其中、上座一秀才、年三十許、下

座一叟、側坐吹簫者年最少、吹竟、叟擊節嘆賞、秀才面壁吟思、若罔聞、叟曰、盧中君必有佳作、請長吟俾得共賞之、秀才乃吟曰、滿江風雨冷凄凄、瘦艸零花化作泥、千里雲山飛不到、夢魂夜夜竹橋西、吟聲愴惻、叟笑曰、盧十兄故態作矣、因酌以巨觥曰、老夫不能屬和、請歌以侑酒、乃歌蘭陵美酒之什、歌已、一座鮮頤、少年起曰、我視月斜何度矣、突出見客、拍手曰、窗外有人、我等狂態盡露也、遂挽客入、共一舉手、叟

使與少年相對坐、試其杯皆冷酒、辭不飲、少年知其意、即起、以葦炬燎壺而進之、良耜亦命從者出錢行沽、叟固止之、因訊邦族、良耜具道生平、叟致敬曰、吾鄉父母也、僕少君姓江、此間土著、指少年曰、此江西杜野侯、又指秀才曰、此盧十兄、與公同鄉、盧自見良耜、殊偃蹇不甚爲禮、良耜因問家居何里、如此清才、殊早不聞、荅曰、流寓已久、親族恒不相識、可嘆人也、言之哀楚、叟搖手亂之曰、好客相逢、不理觴政、聒絮

如此、厭人聽聞、遂把杯自飲曰、一令請共行之、不能者罰、每擲三骰、以相逢為率、須一古典相合、乃擲得么二三、倡曰、三加么二點相同、雞黍三年約范公、朋友喜相逢、次少年擲得双二单四、曰不讀書人、但見俚典、勿以為笑、四加双二點相同、三人聚義古城中、兄弟喜相逢、盧得双么单二、曰二加双么點相同、呂向兩手抱老翁、父子喜相逢、良耜擲復與盧同、曰二加双么點相同、茅容二簋款林宗、主客喜相逢、令畢、

良耜與辭、盧始起曰、故鄉之誼、未遑傾吐、何遽言別、將有所問、顧少留也、良耜復坐、問何言、曰、僕有老友某、没於洞庭、亦與君同族否、良耜曰、是先君也、何以相識、曰、少時相善、没日惟僕見之、因收其骨葬江邊耳、良耜出涕下拜、求指墓所、盧曰、明日來此、當指示之、要亦易辨、去此數武、但見墳上有叢蘆十莖者是也、良耜洒涕、與衆拱別、至舟終夜不寢、頓念盧情詞似皆有因、不能待旦、昧爽而往、則舍宇全無、益駭、因

導所指處往尋墓、果得之、叢蘆其上、數之適符其數、
恍然悟盧十兄之稱、皆其寓言、所遇乃其父之魂也、
細問土人、則二十年前有高翁富而好善、水中溺者、
皆拯其尸而埋之、故有數墳在焉、遂發塚負骨、棄官
而返、歸告祖母、質其狀貌皆確、江西杜野侯、乃其表
兄、年十九溺於江、後其父流寓江西、又悟杜夫人没
後、葬竹橋之西、故詩中憶之也、但不知叟何人耳、

王桂菴子寄生附

王稺、字桂菴、大名世家子、適南游、泊舟江岸、臨舟有榜人女綉履其中、風姿韻絶、王窺瞻既久、女若不覺、王朗吟洛陽女兒對門居、故使女聞、女似觧其爲已者、略舉首一斜瞬之、俯首綉如故、王神志益馳、以金錠一枚遥投之、墮女襟上、女拾棄之、若不知爲金也者、金落岸邊、王拾歸益怪之、又以金釧擲之、墮足下、女操業不顧、無何榜人自他歸、王恐其見釧研詰、心頗急、女從容以雙鈎覆蔽之、榜人觧纜、順流逕去、王

心情喪惘、痴坐凝思、時王方娶而喪偶、悔不即媒定之、乃詢諸舟人、並不識其何姓、乃返舟急追之、目力既窮、杳不知其所往、不得已返舟而南、務畢北旋、又沿江細訪、並無音耗、至家寢食皆縈念之、踰年復南、買舟江際、若家焉、日日細數行舟、往來者帆楫皆熟、而棗舟殊杳、居半年、貲罄而歸、行思坐想、不能少置、一夜夢至江村、過數門、見一家柴扉南向、門內疎竹為籬、意是園亭、逕入之、有夜合一株、紅絲滿樹、隱念

詩中門前一樹馬纓花、此其是矣、過數武、篝笆光潔、又入之、見北舍三楹、双扉合焉、南有小舍、紅蕉蔽窓、探身一窺、則椸架當門、罥画裙其上、知為女子閨闥、愕然却退、而内亦覺之、有奔出看客者、粉黛微呈、則舟中人也、喜出非望、曰亦有相逢之期乎、方将狎就、女父適歸、倏然驚覺、始知為梦、景物歴〻、如在目前、秘之、恐與人言、破此佳兆、後年餘再適鎮江、郡南有徐太僕、與有世誼、招之飲、信馬而去、悞入小村、道途

景色、彷彿平生所歷、一門內馬纓一樹、景象宛然、駭極、投鞭而入、種〻物色、與梦無別、再入則房舍亦如其數、梦既驗、不復疑慮、直趨南舍、舟中人果在其中、遙見王、驚起、以扉自幛、叱問何處男子、王逡巡間、猶疑是梦、女見步履漸近、閛然扃戶、王曰、卿不憶擲釧者耶、備述相思之苦、且言梦徵、女隔窓審其家世、王具道之、女曰、既屬宦裔、中饋必有佳人、焉用妾、王曰、非以卿故、婚娶固已久矣、女曰、果如所云、足知君心、

妾此情難告父母、然亦方命而絕數家、金釧猶在、料鍾情者必有耗聞耳、父母適探外戚、行且至、君姑退、倩氷委禽、計無不遂、若望以非禮成偶、則用心左矣、王倉猝欲出、女遥呼王郎、妾芸娘姓孟氏、父字江離、王諾記而出、罷筵早返、謁江離、既見、始知即榜人也、江迎入、設座籬下、王自道家閥、即致來意、兼納百金爲聘、翁曰、息女已字矣、王曰、訊之甚確、固待聘耳、何見絕之深、翁曰、適間所諾、不敢爲誑、王神情俱失、拱

別而返、不知其言信否、終夜輾轉、無人可以探訊、向欲以情告太僕、恐娶榜人女為先生笑、今情急無可為謀、質明詣太僕寔告之、太僕曰、此翁與有瓜葛、是祖母姪孫、何不早言、王始吐隱情、太僕疑曰、江蘺固貧、素不以操舟為業、得毋悞乎、乃遣子大郎詣孟、曰、僕雖空匱、非賣婚者、曩公子以金自媒、諒僕必為利動、故不敢附為婚姻、既承先生命、必無錯謬、但頑女頗恃嬌愛、好門戶輒便拗却、不得不與商確、免他

日怨悔也、遂起、少入而返、拱手一如尊命、約期乃別、
大郎反命、王乃盛備禽妝、納采於孟、假館太僕之家、
親迎成禮、居三日、辭岳北歸、夜宿舟中、問芸娘曰、向
於此處遇卿、固疑不類舟人子、當日泛舟何之、答曰、
妾叔家江北、偶借扁舟一省視耳、妾家僅可自給、然
儻來物頗不貴視之、笑君雙瞳如豆、屢以金貲動人
初聞吟聲、知為風雅士、又疑為儇薄子、作蕩婦挑之
也、使父見金釧、君死無地矣、妾憐才心切否、王笑曰、

卿固黠甚、然亦墮吾術矣、女問何事、王止而不言、又固詰之、乃曰、家門日近、此亦不能終秘、寔告卿、我家中固有妻在、吳尚書女也、芸娘不信、王故壯其詞以寔之、芸娘色變、嘿移時、遽起奔出、王蹤覆追之、則已投江中矣、王大呼、諸船驚鬧、夜色昏濛、惟有滿江星點而已、王悼痛終夜、沿江而下、以重價覓其骸骨、亦無見者、邑邑而歸、憂痛交集、又恐翁來視女、無詞可以相對、有姊壻官河南、遂命駕造之、年餘始歸、途中

遇雨、休裝民舍、見房廊清潔、有老嫗弄兒廈間、兒靚王入、即求援抱、王怪之、又視兒秀婉可愛、攬置膝頭、嫗喚之不去、少頃雨霽、王舉兒付嫗、下堂趨裝、兒啼曰、阿爹去矣、嫗恥之、呵之不止、强抱而去、王坐待治任、忽有麗者自屛後抱兒出、則芸娘也、方詫異間、芸娘罵曰、負心郎遺此一塊肉、焉置之、王乃知爲己子、酸來刺心、不暇問其往迹、先以前言之戲、矢日自白、芸娘始反怒爲悲、相向涕零、先是地主莫翁、六旬無

子、攜媪往朝南海、歸途泊舟江際、芸娘隨波下、適觸翁舟、翁命從人拯出之、療控終夜始漸甦、翁媪視之、是好女子、甚喜、以爲己女、攜之而歸、居數月、欲爲擇婿、女不可、踰十月舉一子、名之寄生、王避雨其家、寄生方週歲也、王於是解裝入拜翁媪、遂爲岳壻、居數日、始擧家歸、至則孟翁坐待已兩月矣、翁初至、見僕輩情詞恍惚、心頗疑怪、既見始共歡慰、歷述顛末、乃知其枝梧者有由也、

寄生字王孫、郡中名士、父母以其襁褓認父、謂有夙慧、鍾愛之、長益秀美、八九歲能文、十四入郡庠、每自擇偶、父桂菴有妹二娘、適鄭秀才子僑、生女閨秀、慧豔絕倫、王孫見之、心竊愛好、思慕良切、積久寢食俱廢、父母大憂、苦研詰之、遂以寔告、父遣氷於鄭、鄭性方謹、以中表為嫌、却之、而王孫益病、母計無所出、陰婉致二娘、但求閨秀一臨存之、鄭聞益怒、出惡聲焉、父母既絕望、聽之而已、郡有太姓張氏、五女皆美、幼

者小名五可、光冠諸姊、擇婿未字、一日上墓、途遇王孫、自輿中窺之、歸以白母、母沈知其意、見媒媪于氏

微示之、媪遂詣王所、時王孫方病、諷知之、笑曰、此病老身能醫之、芸娘問故、媪述張氏意、並道五可之美、芸娘喜、即使往候王孫、媪入、撫王孫而告之、王孫搖首曰、醫不對症奈何、媪笑曰、但問醫良否耳、其良也、召和而緩至、可矣、執其人以求之、守死而待之、不已痴乎、王孫欷歔曰、但天下之醫無愈和者、媪曰、何見

之不廣也、遂以五可之容顏髮膚、神情態度、口寫而手狀之、王孫又搖首曰、媼休矣、此余願所不及也、反身向壁、不復聽矣、媼見其志不移、遂去、一日王孫沉痼中、忽一婢入曰、所思之人至矣、喜極躍然能起、急出舍、則麗人已在庭中、細認之、却非閨秀、着松花色細褶繡裙、雙鉤微露、神仙不啻也、拜問姓名、答曰、妾五可也、君深於情者、而獨鍾情閨秀、使人不平、王孫謝曰、生平未見顏色、故目中止一閨秀、今知罪矣、遂

與要誓方握手殷ゝ、適母來撫摩、遽然而覺、則一梦也、田思聲容笑貌、宛在目中、陰念五可果如此梦、何必求所難遘、因而以梦告母、母ゝ喜其念少奪、急欲媒之、王孫恐梦見不的、托鄰嫗素識張氏者、僞以他故詣之、而囑潛相五可、嫗至其家、五可方病、靠枕支頤、婀娜之態、傾絶一世、近問何恙、女嘿然弄帶、不作一語、母代答曰、非病也、連朝與爺娘負氣耳、嫗問故、曰諸家問名皆不顧、必如王家寄生者方嫁、是爲母者

勸之急、遂作意不食數日矣、嫗笑曰、娘子若配王郎、真是玉人成雙也、渠若見五娘、恐又憔悴死矣、我歸即令倩氷如何、五可止之曰、姥勿爾、恐其不諧、益增笑耳、嫗銳然以必成自認、五可方微笑、嫗歸復命、一如于媼言、王孫詳問衣履、無不與夢脗合、大悅、意稍紓、終不敢以人言為信、過數日漸瘳、秘招于媼來、謀以親見五可、媼難之、姑應而去、久之不至、方欲覓之、媼忽欣然而入曰、機幸可圖、五娘向有小恙、因令婢

輩將扶一過對院、公子往伏伺之、五娘行緩澁、委曲可以盡睹、王孫喜如其教、明日命駕早往、媼先在焉、即令繫馬村樹、導入臨路舍、設座掩扉乃去、少間五可果扶婢出、王孫自門隙目注之、女經門外過、媼故指揮雲樹以遲纖步、王孫竊覘盡悉、彷佛又入夢中、意顫不能自持、未幾媼至、曰、可代闔秀否、王孫申謝而返、始告父母、遣妁要盟、及媒往、則五可已別字矣、王孫失意、悔悶欲死、即刻復病、父母憂甚、責其自悞、

王孫無詞、惟日飲米汁一合、積數日雞骨支床、較前尤甚、媼忽至驚曰、何憊之甚、王孫涕下、以情告媼、笑曰、痴公子、前日人來趣汝而故却之、今日汝求人而能必遂耶、雖然、尚可為力、早與老身謀、即許京都皇帝子、儂能奪之使還、王孫大悅求策、媼命函啟、伻約次日候於張所、桂菴恐以唐突見拒、媼曰、前與張公業有成言、遷延數日而遽悔之、且彼字他家尚無函信、諺云先炊者先餐、何疑也、桂菴從之、次日二僕往、

並無異詞、厚犒而歸、王孫悅、病復起、由此閨秀之想始絕、初鄭子僑卻聘、閨秀頗不懌、既聞張氏姻成、心益抑鬱、恍惚若病、日就支離、父母詰之不肯言、婢窺其意、隱以告母、鄭聞之怒、不醫以聽其死、二娘懟曰、吾侄亦殊不惡、何守頭巾戒殺吾嬌女、鄭恚曰、若所生女、不如早亡、免貽笑柄、以此夫妻反目、二娘故與女言、將使仍歸王孫若為媵、女俛首不言、若甚願之、二娘商鄭、鄭益怒、一付二娘、置女若已死、不復預聞、

二娘爱女切、欲寔其言、女乃喜、病始漸瘥、窃探王孫、親迎有日矣、及期以姪完婚、僞欲歸寧、昧旦使人求僕輿於兄、兄最友愛、又以居村鄰邇、即以所備親迎輿馬先逆二娘、既至、則妝女入車、使兩僕兩媪護送之、到門、以毡貼地而入、時鼓樂已集、從僕吒令吹擂、一時人聲沸聒、王孫奔視、則女子以紅帕蒙首立堂上、駭極欲奔、鄭僕夾扶便令交拜、王孫不知何由、即日拜訖、二媪扶女逕坐青廬、始知其閨秀也、舉家皇

亂、莫知所為。時漸濵暮、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桂菴遣僕以情告張、〻怒、遂欲斷絶、五可不肯、曰彼雖先至、未受雁采、不如仍使親迎、父納其言、以對來使、〻歸、桂菴終不敢從、相對籌思、喜怒俱無所施、張待之既久、知其不行、遂亦以輿馬送五可至、因另設青帳於別室、而王孫周旋兩間、跮踱無以自處、母乃調停於中、使序行以齒、二女皆諾、及五可聞閨秀差長、稱姊、有難色、母甚慮之、比三朝同會於母所、見閨秀

風致宜人、不覺右之、自是始定、然父母皆恐其積久不相能、而二女更無間言、衣履易着、相愛如姊妹焉、王孫始問五可却媒之故、笑曰無他、聊報君之却于媪耳、尚未見妾、意中止有閨秀、既見妾、亦畧靳之、以覘君之視妾、較閨秀何如也、使君為伊病而不為妾病、則亦不必强求容矣、王孫笑曰、報亦慘矣、然非于媪、何得一覯芳容、五可曰、是妾自欲見君、媪何能為、過對院時、豈不知耽耽者在門內耶、夢中業相約、何

尚未之信耶、王孫驚問何知、曰妾病中夢至君家、初以為妾、後聞君亦夢妾、乃知魂魄真到此也、王孫異之、遂述所夢時日悉符、父子之良緣皆以夢成、亦奇情也、故並存之、

異史氏曰、父痴於情、子遂幾為情死、所謂情種其王孫之謂與、不有善夢之父、何生離情之子哉、

酒虫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每獨酌輒盡一甕、負郭田三百

畝、輙半種黍、而家豪富、不以飲爲累也、一番僧見之、謂其身有異疾、劉答言無、僧曰、君飲嘗不醉否、曰有之、曰此酒虫也、劉愕然、便求醫療、曰易耳、問需何藥、俱言不須、但令於日中俯卧、縶手足、去首半尺許、置良醞一罏、移時燥渴、思飲爲極、酒香入鼻、饞火上熾、而苦不得飲、忽覺喉中暴癢、哇有物出、直墮酒中、觧縳視之、赤肉長三寸許、蠕動如游魚、口眼悉備、劉驚謝、酧以金不受、但乞其虫、問將何用、曰此酒之精、甕

中貯水、入虫攪之、即成佳釀、劉使試之果然、劉自是
惡酒如仇、體漸瘦、家日益貧、後飲食至不能給、
異史氏曰、日盡一石無損其富、不飲一斗適以益
貧、豈飲啄固有數乎、或言虫是劉之福、非劉之病、
僧愚之以成其術、然與否與、

聊齋誌異卷之二十四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周生

周生者、淄邑侯之幕客、邑侯適公出、夫人徐、有叅禮碧霞元君願、以道賒遠、將遣僕賫儀代往、使周為祝文、周作駢詞、歷叙平生、頗涉狎謔、中有云、栽般陽滿縣之花、偏憐斷袖、置夾谷彌山之艸、惟爱餘桃、此詩夫人所憤也、諸如此類甚多、脱稿示同幕凌生、凌以

為褻、戒勿用、弗聽、付僕而去、居無何周生卒、既而僕亦死、又未幾徐夫人以產後亡、人猶未之異也、周生子自都來迎父櫬、夜與凌生同宿、夢父戒之曰、文字不可不慎也、我不聽凌君言、遂以褻詞致干神怒、遽夭天年、又貽累徐夫人、且殃及焚文之僕、恐冥罰猶未已也、醒以告凌、凌亦夢同、因述其文、周子方知之、為之惕然、

異史氏曰、恣情縱筆、輒洒洒自快、此文士之通病

也、然媟嫚之詞、何敢以告神明哉、狂生無知、寘譴其所應爾、乃使賢夫人及千里之僕、駢死而不知其罪、不亦輿俗中之刑律猶分首從者反多憒憒哉寃已、

褚遂良

長山邑民趙某、稅屋大姓之家、病癥結、又素孤貧難自給、奄就危殆、一日力疾就凉、移卧樹下、既醒、見絕代麗人坐身傍、因便詰問、女答云、我特來爲汝作婦、

趙鶩曰、無論貧人不敢有妄想、且奄然垂斃、有婦欲何為、女自媒能治之、趙曰、我病非倉猝可除、縱有良方、且苦無貲可買藥餌、女曰、我醫疾不用藥也、遂以手按趙腹力摩之、覺其掌熱如火、移時腹中癖塊隱隱作解拆聲、又少時欲登厠、急起走數武、解衣大下、膠液流離、結塊盡出、覺通體快爽、返卧故處、謂女曰、娘子何人、祈告姓氏、以便尸祝、答云、我狐仙也、君乃唐朝褚遂良、曾有恩於妾家、每銘心欲一報之、日相

尋覓、今始能得、夙願可酬矣、趙自慚形穢、又慮茅屋灶煤、沾染華裳、女但請行、趙乃導入家、土𡐛無席、灶冷無烟、曰、無論光景如此不堪相辱、即卿能甘之、請視甕底空空、又何以養妻子、女但言無慮、言次一回頭、見榻上毡席衾裯已設、方將致詰、又轉瞬見滿室皆銀光紙裱貼如鏡、諸物已悉變易、几案精潔、肴酒並陳矣、遂相歡飲、日暮與同狎寢如夫婦、主人聞其異、請一見之、女即出見無難色、由此四方傳播、造門

者甚夥、女並無所拒絕、或設筵招之、女必與夫俱、一日座中有孝廉、陰萌淫念、女已知之、忽加誚讓、即以手推其首、首過櫺外、而身猶在室、出入轉側、皆所不能、因共哀免、乃曳出之、積年餘、造請者日益繁、女頗厭之、被拒者輙罵趙、值端陽飲酒高會、忽一白兎躍入、女起曰、春藥翁來見召矣、謂兎曰、請先行、兎趍出逕去、女命趙取梯、趙於舍後負長梯來、高數丈、庭有大樹一章、便倚其上、梯更高於樹杪、女先登、趙亦隨

之、女田首曰、親覔有顧從者、當即移步、衆相視不敢登、惟主人一僮、踴躍從諸其後、上、益高、梯畫雲接、不可見矣、共視其梯、則多年破扉、去其白板耳、群入其室、灰壁敗灶依然、他無一物、猶憶僮返可問、竟終杳已、

劉全

鄒平馬醫侯某、荷飯餉耕者、至野、有風旋其前、侯即以杓掬漿祝奠之、盡數杓風始去、又一日適城隍廟、

閒步廡下、見內塑劉全獻瓜像、被鳥雀遺糞、糊蔽目睛、侯曰、劉大哥何遂受此玷污、因以爪甲為除去之、後數年病卧、被二皂攝去、至官衙前、逼索財賄甚苦、侯方無所為計、忽自內一綠衣人出見之、訝曰、侯翁何來、侯便告訴、綠衣人即責二皂曰、此汝侯大爺、何得無禮、二皂諾諾、遂謝不知、俄聞鼓聲如雷、綠衣人曰、早衙矣、遂與俱入、令立墀下、曰姑立此、我為汝問之、遂上堂點手招一吏人下、畧道數語、吏人見侯拱

手曰、候大哥來耶、汝亦無甚大事、有一馬相訟、一質便可復還、遂別而去、少間堂上呼候名、候上跪、一馬亦跪、官問候馬言被汝藥死有諸、候曰彼得瘟症某以瘟方治之、既藥不瘳隔日而死、與某何所干涉、馬作人言兩相苦、官命稽籍、〻註馬壽若干、應死於某年月日、數確符、因訶曰、此汝天年適盡、何得妄控、叱之而去、因謂候汝存心方便、可以不死、仍命二皂送之、前二人亦與俱出、又囑途中善相視、候曰、今日雖

蒙覆庇、生平實未識荊、乞示姓字、以圖啣報、綠衣人曰、三年前僕從泰山來、焦渴欲死、經君村外、蒙以杓漿見飲、至今不忘、吏人曰、某即劉全、曩蒙雀糞之污、悶不可奈、君手為滌除、是以耿耿、奈冥間酒饌、不可以奉賓客、請即別矣、侯始豁悟、乃歸、既至家、款留二皂、皂並不敢飲其杯水、侯蘓、盖死已兩日矣、自此益修善行、每逢節序、必以漿酒酬劉全、後年至八旬、尚强健、能趋乘馳走、一日於途間見劉全騎馬來、如將

遠行、拱手溫涼已、劉曰、君數已盡、勾牒出矣、勾役欲相招、我禁使勿須君可歸治後事、三日後、我來同君行、地下代買小缺、亦無苦也、遂去、候歸告妻子、招別戚友、棺衾俱備、第四日ゝ暮、對衆曰、劉大哥來矣、入棺遂歿、

姬生

南陽鄂氏患狐、金錢什物、輒被竊去、迕之祟益甚、鄂有甥姬生、名士、素不羈、焚香代為禱免、卒不應、又祝

舍外祖使臨己家、亦不應、衆笑之、生曰、彼能幻變、心有人心、我固將引之俾入正果、三數日輒一往祝之、雖固不驗、然生所至狐遂不擾、以故鄂常止生宿、生夜望空請見、邀益堅、一日生歸、獨坐齋中、忽房門緩〻自開、生起致敬曰、狐兄來耶、殊寂然無聲、又一夜門自開、生曰、倘是狐兄降臨、固小生所禱祝而求者、何妨即賜光霽、即又寂然、而案頭錢二百、及明失之、生至夜增以數百、中宵聞布幄鏗然、生曰來耶、敬具

時銅數百、以備取用、僕雖不充裕、然非鄙悋者、若緩急有需用度、無妨質言、何必盜竊、少間視錢脫去二百、生仍置故處、數夜不復失、有熟雞欲供客而失之、生至夕又益以酒、而狐從此絕迹矣、鄂家祟如故、生又往祝曰、僕設錢而子不取、設酒而子不飲、我外祖衰邁、無為久祟之、僕備有不腆之物、夜當憑汝自取、乃以錢十千、酒一罇、兩雞皆聶切陳几上、生卧其旁、終夜無聲、錢物亦如故、自此狐怪以絕、生一日晚歸、

啟齋門、見案上酒一壺、罈雖盈盤、錢四百、以赤繩貫之、即前日所失物也、知狐之報、嗅酒而香、酌之色碧綠、飲之甚醇、壺盡半酣、覺心中貪念頓生、驀然欲作賊、便啟戶出、思村中一富室、遂往越其牆、牆雖高一躍上下、如有翅翎、入其齋竊取貂裘金罌而出、歸置床頭、始就枕眠、天明攜入內室、妻驚問之、生囁嚅而告、有喜色、妻初以為戲、既知其真、駭曰、君素剛正、何忽作此、生恬然不為怪、因述狐之有情、妻恍自悟、是

必酒中之狐毒也、隐念丹砂可以却邪、遂覓研入酒、使飲之、少頃忽失聲曰、我奈何作賊、妻代解其故、爽然自失、又聞富室被盜、譟傳里黨、生終日不食、莫知所處、妻為之謀、使乘夜拋其墻內、生從之、富室復得故物、其事遂寢、生歲試冠軍、又舉行優、應受倍賞、及發落之期、道署梁上粘一帖云、姬某作賊、偷某家裹罵、何為行優、梁最高、非跂足可粘、文宗疑之、執帖問生、生愕然、念此事除妻外無知者、况署中深密、何由

而至、因悟曰、此必狐為之也、遂緬述無諱、文宗賞禮有加焉、生每自念無取罪於狐、所以屢啗之者、亦小人之恥、獨為小人耳、

異史氏曰、生欲引邪入正、而反為邪惑、狐意未必大惡、或生以諧引之、狐亦以戲弄之耳、然非身有夙根、室有賢助、幾何不如原涉所云家人寡婦、一為盜污、遂行淫哉、吁、可懼也、

吳木欣云、康熙甲戌、一鄉科令浙中、點稽囚犯、有

竊盜已刺字訖、例應逐釋、令嫌竊字藏筆從俗、非官板正字、使刮去之、俟創平、依字彙中點畫形象另刺之、盜口占一絶云、手把菱花仔細看、淋漓鮮血舊痕瘢、早知面上重爲苦、竊物先防識字官、禁卒笑之曰、詩人不求功名而乃爲盜、盜又口占答之云、少年學道志功名、只爲家貧悞一生、冀得貲財權子母、囊遊燕市博恩榮、即此觀之、秀才爲盜、亦仕進之志也、狐援姬生以進取之資、而反悔爲

所悞、迂哉、一笑、

韓方

明季濟郡以北数州縣、邪疫大作、比戶皆然、齊東有農民韓方、性至孝、其父母皆病、因具楮帛、哭禱於孤石大夫之廟、歸途零涕、遇一人衣冠清潔、問何悲也、韓具以告、其人曰、孤石之神、即亦不在於此、禱之何益、僕有小術、可以一試、韓喜、便詰姓字、其人曰、我不求報、何必通鄉貫乎、韓殷殷請臨其家、其人又言無

須、但歸以黄紙置床上、厲聲言我明日赴都告諸嶽帝、病當已、韓恐不聽、堅求移趾、其人曰、寔告子、我非人也、巡環使者以我誠篤、俾爲南縣土地、感君孝、指授此術、目前嶽帝舉枉死之鬼、其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祟者、以城隍土地用、今日殃人者、皆郡城中北兵所殺之鬼、急欲赴都自投、故沿途索賂以謀口食耳、言告嶽帝、則彼必懼、故當已、韓悚然起敬、伏叩道側、既起則人已渺、驚嘆而歸、遵其教、父母皆愈、以

傳鄭村、無不聰者、

異史氏曰、沿途祟人而往、以求不作邪祟之用、此與策馬應不求聞達之科者何殊哉、天下事大率類此、猶憶甲戌乙亥之間、當事者使民捐穀、疏告九重、謂民樂輸、於是各州縣如數取盈、甚費敲扑、是時郡北七邑皆被水、歲大祲、催辦尤難、吾鄉唐太史偶至利津、見繫逮十餘人、即道中問其何事、答云、官捉吾等赴城比追樂輸耳、農民亦不知樂

輸二字作何解、遂以爲徭役獻比之名、亦可嘆而亦可笑也、

紉針

虞小思東昌人、居積爲業、妻夏氏歸寧而返、見門外一嫗、偕少女哭甚哀、夏詰之、嫗揮涕相告、乃知其男子王心齋、亦宦裔也、家衰落無衣食業、浼中保貸富室黄氏金、學作賈、中途遭寇、巨梃中顱、喪貲幸不死、至家、黄責償、計子母不下三十金、寔無可以準之、黄

窺其女紉針美、將謀作妾、使中保質告之、如其肯可、折債外仍以廿金壓券、王謀諸妻、〻泣曰、我雖貧固簪纓之冑、彼以執鞭發跡、何敢遂媵吾女、且紉針固有婿耳、汝烏得擅作主、先是同邑傅孝廉之子、與王投契、生男阿卯、與襁中論婚、後孝廉官於閩、年餘而卒、妻子不能歸、消息全絕、以是故紉針十五尚未字也、妻言及此、王無詞、但謀所以為計、妻曰、不得已、其妄謀諸兩弟、蓋妻范氏、其曾祖曾任京職、兩孫田產

尚多也、次日妻携女歸告兩弟、兩弟任其涕泪、並無一詞為之設處、范乃號泣而歸、適逢夏詰、且述且哭、夏憐之、視其女綽約可愛、益之哀楚、因邀入其家、款以酒食、慰之曰、毋子勿戚、妾當竭力、范未遑謝、女已哭伏在地、益惋惜之、籌思曰、雖有薄蓄、然三十金亦復大難、當典質相付、母子拜別、夏以三日為約、別後百計為之營謀、亦未敢告諸其夫、三日未滿其數、又使人假諸其母、范母子已至、因寔告之、又訂以次日

抵暮假金至、合裏並置床頭、至夜有盜穴壁以入、夏覺覘之、見一人臂上懸短刀、狀貌兇惡、大懼、不敢復作聲、僞為睡者、盜近箱意將發扃、回顧夏枕邊有裹物、探身攫去、就燈解視、已乃入腰橐、不復胠篋而去、夏乃起呼、家中惟一小婢、隔墻呼鄰、鄰人集而盜已遠、夏乃對燭啜泣、亡何婢睡去、夏引帶自經於櫺閒、婢覺、天已大曙、始呼人解其懸、四肢已冰、虞知奔至、詰婢始得其由、驚涕營葬而已、時方夏、尸不僵亦

不腐、過七日乃殮之、既葬、紉針潛出哭於其墓、暴雨忽集、霹靂大作、墓發、女亦震死、虞聞奔驗之、則棺木已啟、妻呻嘶其中、抱出之、旁有女尸、不知其誰、夏審視始辨之、方相駭怪、未幾范至、見女已死、號曰、固疑其在此、今果然矣、聞夫人自縊、日夜不絕聲、今夜語我欲哭夫人於殯宮、我未之應也、夏感其義、遂與夫言、即以所葬材穴葬之、范拜謝、虞負妻歸、范亦歸告其夫、相與哀泣、聞村北一人、被雷擊死於途、身有硃

字云、偷夏氏金賊、俄聞鄰婦哭聲、乃知死者即其夫馬大也、村人白於官、官拘其婦械鞫之、則范以夏氏之措金贖女對人感泣、馬大博賭無賴、聞之而盜心遂生也、及押婦搜贓、則止存二十數、又檢馬尸得四數、官判賣婦償補、責還虞夏盈喜、全金悉仍付范俾償債主、葬女三日、夜大雷電、益以風、墳復破、女亦頓蘇、不歸其家、往叩夏氏之門、夏驚起、隔扉問之、女曰、我紉針也、夏駭為鬼、呼鄰媪並詰之、知其更生、喜內

入室、女自言願從夫人服役、不復歸矣、夏曰、得毋謂我捐金買婢耶、汝葬後債已代償、可勿見猜、女益感泣、願以母事夏、夏未諾、女曰、兒能操作、亦不至坐食、天明告范、范喜急至、母女相見哭失聲、即從女志使從夏、夏强送女歸、女啼思夏、王心齋自負之來、委諸門内而去、夏見之驚問、始知其故、遂亦安之、虞至急下拜呼以父、虞固無子女、見女依依憐人、頗以爲歡、女紡績縫紉、勤勞臻至、夏病幾殆、女晝夜給役、見夏

不食亦不食、面上時有啼痕、向人曰、毋有萬分一、我誓不復生、夏少瘳、始鮮顏爲歡、夏聞之流涕曰、我四十無子、但復生一女如綴針者足矣、夏自少不育、踰歲忽舉一男、人以爲行善之報、居二年女益長、虞與王謀、不能堅守舊盟、王曰、女在君家、婚姻惟君所命、女十七、慧美無双、此言一出、問名者趾錯於門、夫妻爲之揀對、富室黄某亦遣媒來、虞惡其富而不仁、力却之、爲擇於馮氏、馮邑名士、子亦慧而能文、將告於

王、王出負販未歸、遂遲諾之、黃以不得於虞、亦托作賈、跡王所在、設饌相邀、更復助以資本、漸漬習洽、因自道其子慧、以自媒、王感其情、又仰其富、遂與訂盟、既歸詣虞、則虞已受馮氏婚書、聞王言頗不悅、以情告女、女佛然曰、債主吾仇也、以我事仇、但有一死、王無言、托人告黃以馮氏之盟、黃怒曰、女姓王不姓虞、我約在先、彼約在後、何得背盟、遂投狀邑宰、宰意以先約判歸黃、馮曰、王某以女付虞、固言婚嫁不復預

聞、且某有定婚書、彼不過杯酒之談耳、宰不能堅、将惟女願是從、黄退、以金賂邑宰、求其左袒、以此月餘不決、一日有孝廉赴都、道過東昌、使人問王心齋、適問於虞、〻轉詰之、蓋孝廉傳姓、即阿卯也、入閩籍、年十八已鄉捷矣、猶以前約未婚、母囑便道訪王、問其女已嫁否也、虞大喜、邀傳至家、歷述所遭、然婿來千里、患無質寔、傳於篋中出王當日允婚書、虞招王至、驗之而真、乃共喜、是日當集覆審、傳投刺謁邑宰、其

案始消、涓吉約期乃去、禮闈後還東昌、居其舊第、行親迎禮、而捷報又自闈中還、蓋傳又捷南宮矣、復入都觀政而返、女不樂南渡、傳亦以桑梓地、往還父柩、載母俱歸、後數年虞卒、子纔七八歲、女撫之過於其弟、使讀書入邑庠、家稱素封、皆傳力也、

異史氏曰、神龍中亦有游俠耶、癉惡彰善、生死皆以雷霆、此錢塘破陣舞也、轟轟屢擊、皆為一人焉、知紉針非龍女謫降者耶、

桓侯

荊州彭好士、自他飲歸、下馬溲便、馬齕草路傍、有細草一叢、蒙茸可愛、初放黃花、艷光奪目、馬食已過半矣、彭拔其餘莖嗅之、有異香、因內諸懷、超乘復行、馬騖駛絕馳、頗覺快意、竟不計筭歸途、縱馬所之、忽見西陽近山、始將旋轡、但見亂山叢沓、並不知其何所、一青衣人來、見馬方噴嘶、代為捉銜、曰、天已近暮、吾家主人便請宿止、彭問此係何地、曰、閬中也、彭大駭、

蓋半日已千餘里矣、因問主人伊誰、曰到自知之、又問所在、曰咫尺耳、遂代鞚疾行、人馬若飛、過一山頭、見半山中屋宇重疊、褋以屏幔、遥睹衣冠一簇、若有所俟、彭至下馬、相向拱敬、俄主人出、氣象剛猛、巾服都異人世、拱手向客曰、今日客莫遠於彭君、因揖彭請先行、彭謙謝不肯遽先、主人捉臂行之、彭覺捉處如被械梏、痛欲折、不敢復爭、遂行、下此者猶相推讓、主人或推之、或挽之、客皆呻吟傾跌、似不能堪、一依

主命而行、登堂則陳設炫麗、而客一筵、彭暗問接座者、主人何人、答云、此張桓侯也、彭愕然不敢復咳、合座寂然、酒既行、桓侯曰、歲々叨擾親賓、聊設薄酌、盡此區々之意、值遠賓辱臨、亦屬幸遇、僕竊妄有干求、如少存愛戀、即亦不强、彭起問何物、曰尊乘已有仙骨、非塵世所能驅策、欲市馬相易如何、彭曰、敬以奉獻、不敢易也、桓侯曰、當報以良馬、且將賜以萬金、彭離席伏謝、桓侯命人曳起之、俄頃酒餟紛綸、日落命

燭、衆起辭、彭亦告別、桓侯曰、君遠來焉歸、彭頗同席者曰、已求此公作居停主人矣、桓侯乃徧以巨觴酌客、謂彭曰、所懷香草、鮮者可以成仙、枯者可以點金、草七莖得金一萬、即命僮出方授彭、彭彭又拜謝桓侯曰、明日造市、請於馬群中任意擇其良者、不必與之論價、吾自給之、又告衆曰、遠客歸家、可少助以資斧、衆唯唯、觴盡謝別而出、途中始詰姓字、同座者爲劉子翬、同行二三里、越嶺即覩村舍、衆客陪彭並至劉

所、始述其異、先是村中歲々賽社於桓侯之廟、斬牲優戲以為成規、劉其首善者也、三日前賽社方畢、是午各家皆有一人邀請過山、問之言殊恍惚、但敢促甚急、過山見亭舍、相共駭疑、將至門、使者始寔告之、衆亦不敢却退、使者曰、姑集此、邀一遠客、行至矣、蓋即彭也、衆述之驚怪、其中被把握者皆患臂痛、解衣燭之、膚肉青黑、彭自視亦然、衆散、劉即襆被共寢、既明、村中爭延客、又伴彭入市相馬、相數十匹、苦無佳

者、彭亦拚苟就之、又入市見一馬、骨相似佳、騎試之、神駿無比、逕騎入村、以待鬻者、再往尋之、其人已去、遂別村人欲歸、村人各餽金資、遂歸、馬一日約五百里、抵家、述所自來、人不之信、囊中出蜀物、始共怪之、香草久枯、恰得七莖、遵方點化、家以暴富、遂敬詣故處、獨祀桓侯之祠、優戲三日而返、

異史氏曰、觀桓侯燕賓、而後信武夷幔亭非誕也、然主人肅客、遂使蒙愛者幾欲折肱、則當年之勇

力可想、

吳木欣言有李生者、居不掩其門扉、露於外者盈指、一日於某所宴集、二客遜上下、其爭甚苦、一力挽使前、一力卻向後、力猛肘脫、李適立其後、肘過觸喙、齒並墮、血下如泉、衆愕然、其爭乃息、此與桓侯之握臂折肱、同一笑也、

粉蝶

陽曰旦、瓊州士人也、偶自他郡歸、泛舟於海、遭颶風

舟將覆、忽飄一虛舟來、急躍登之、回視則同舟盡沒、風愈狂、瞑然任其所吹、亡何風定、開眸忽見島嶼、舍宇連垣、把棹近岸、直抵村門、村中寂然、行坐良久、雞犬無聲、見一門北向、松竹掩映、時已初冬、墻內不知何花、蓓蕾滿樹、心愛悅之、逡巡而入、遙聞琴聲、步少停、有婢自內出、年十四五以來、飄洒艷麗、睹陽、返身遽入、俄聞琴聲歇、一少年出、訝問客所自來、陽具告之、轉詰邦族、陽又告之、少年喜曰、我姻親也、遂揖請

入院、〻中精舍華好、又聞琴聲、既入舍、則一少婦危坐、朱絃方調、年可十八九、風采煥映、見客入、推琴欲逝、少年止之曰勿遁、此正卿家瓜葛、因代溯所由、少婦曰、是吾姪也、因問其祖母尚健否、父母年幾何矣、陽曰、父母四十餘、都各無恙、惟祖母六旬、得疾沉痼、一步履須人耳、姪寔不肖姑係何房、望祈明告、以便歸述、少婦曰、道途遼濶、音問梗塞久矣、歸時但告而父、十姑問訊矣、渠自知之、陽問姑丈何族、少年曰、海

嶼姪宴、此名神仙島、離瓊三千里、僕流寓亦不久也、十娘趋入、使婢以酒食餉客、鮮蔬香美、亦不知其何名、飯已、引與瞻眺、見園中桃杏含苞、頗以爲怪、宴曰、此處夏無大暑、冬無大寒、花無斷時、陽喜曰、此乃仙鄉、婦告父母、可以移家作鄰、宴但微笑、還齋秉燭見琴横案上、請一聆其雅操、宴乃撫絃捻柱、十娘自内出、宴曰來〻、卿爲若姪鼓之、十娘即坐、問姪願何聞、陽曰、姪素不諳琴操、寔無所願、十娘曰、但隨意命題、

皆可成調。陽笑曰。海風引舟。亦可作一調否。十娘曰可。即按絃挑動。如有舊譜。意調崩騰。靜會之。如身仍在舟中。爲颶風擺簸狀。陽驚嘆欲絶。問可學否。十娘授琴。試使勾撥。曰可教也。欲何學。曰適所奏颶風操。不知可得幾日學。請先録其曲吟誦之。十娘曰。此無文字。我以意譜之耳。乃別取一琴。作勾剔之勢。使陽效之。陽習至更餘。音節粗合。夫妻始別去。陽目注心凝。對燭自鼓。久之頓得妙悟。不覺起舞。舉首忽見婢

立燈下、鶯曰、卿固猶未去耶、婢笑曰、十姑命侍安寢、掩戶移藥耳、審碩之、秋水澄澄、意態媚人、陽心動、微挑之、婢俛首含笑、陽益惑之、遽起攬頸、婢曰勿爾、夜已四漏、主人將起、彼此有心、來宵未晚、方狎抱間、聞宴喚粉蝶、婢作色曰、殆矣、急奔而去、陽潛往聽之、但聞宴曰、我固謂婢子塵緣未滅、汝必欲收錄之、今何如矣、宜鞭三百、十娘曰、此心一萌、不可給使、不如爲吾姪遣之、陽甚慚愧、返齋滅燭自寢、天明、有童子來

侍盥沐、不復見粉蝶矣、心惴惴恐見遣逐、俄宴與十姑並出、似無所介於懷、便考所業、陽爲一鼓、十娘曰、雖未入神、已得什九、肆熟可以臻妙、陽復求別傳、宴教以天女謫降之曲、指法拗折、習之三日、始能成曲、宴曰、梗概已盡、此後但須熟耳、嫺此兩曲、琴中無硬調矣、陽頗憶家、告十娘曰、吾居此蒙姑撫養甚樂、顧家中懸念、離家三千里、何日可能還也、十娘曰、此亦不難、故舟尚在、當助汝一帆風、子無家室、我已遣粉

蝶矣、乃贈以琴、又授以藥曰、歸醫祖母、不惟却病、亦可延年、遂送至海岸俾登舟、十娘解裙作帆曰、但聽帆漾、無須槳楫、陽凄然方欲拜別、而南風競起、離岸已遠矣、視舟中糗糒已具、然止足供一日之餐、腹餒不敢多食、惟恐遽盡、但啗胡餅一枚、覺表裏甘芳、餘六七枚、珍而存之、即亦不飢、俄見夕陽欲下、方悔來時未索膏燭、瞬息遙見人烟、細審則瓊州也、喜極、旋已近岸、解裙裹餅而歸、入門、舉家驚喜、蓋離家已十

六年矣、始知其遇仙、視祖母老病益憊、出藥投之、沉痾立除、共怪問之、因述所見、祖母泫然曰、是汝姑也、初老夫人有少女名十娘、生有仙姿、許字晏氏、婿十六歲入山不返、十娘待至二十餘、忽無疾自卒、葬已三十餘年、聞旦言、共疑其未死、出其裙、則猶殉葬時所著也、餅分啖之、一枚終日不飢、而精神倍生、老夫人命發塚驗視、則空棺存焉、旦初聘吳氏女未娶、旦數年不返、遂他適、共信十娘言、以俟粉蝶之至、既而

年餘無音、始議他圖、臨邑錢秀才有女名荷生、艷名遠播、年十六未嫁、而三喪其婿、遂媒定之、涓吉成禮、既入門、光艷絕代、旦視之、則粉蝶也、驚問曩事、女茫乎不知、蓋被逐時即降生之辰也、每為之鼓天女謫降之操、輒支頤凝想、若有所會、

錦瑟

沂人王生、少孤、自為族、家清貧、然風標修潔、洒然裙履少年也、富翁蘭氏見而悅之、妻以女、許為起屋治

產、娶未幾而翁死、妻兄弟鄙不齒數、婦尤驕倨、常傭奴其夫、自享饈饌、生至則脫粟瓢飲、折稊為匕置其前、王悉隱忍之、年十九、往應童子科被黜、自郡中歸、婦適不在室、釜中烹羊胛熟、就噉之、婦入不語、移釜去、生大慚、抵箸地上曰、所遭如此不如死、婦恚問死期、即授索為自經之具、生忿投羹碗敗婦顙、生含忿出、自念良不如死、遂懷帶入深壑、至叢樹下、方擇枝繫帶、忽見土崖間微露裙幅、瞬息一婢出、睹生急返、

如影就滅、土壁亦無綻痕、固知妖異、然欲覓死、故無畏怖、釋帶坐覘之、少間復露半面、一窺即縮去、念此鬼物、從之必有死樂、因抓石叩壁曰、地如可入、幸示一途、我非求歡、乃求死者、久之無聲、王又言之、内云、求死請姑退、可以夜來、音聲清銳細如遊蜂、生曰諾、遂退以待夕、居無何星宿已繁、堐閤忽成高第、靜廠双扉、生拾級而入、總數武、有横流湧注、氣類溫泉、以手探之、熱如沸湯、亦不知其深幾許、疑即鬼神示以

死所、遂踴身躍入、熱透重衣、膚痛欲糜、幸浮不沉、泅沒良久、熱漸可忍、極力抓爬、始登南岸、一身幸不泡傷、行次遥見廈屋中有燈火、趋之、有猛犬暴出、齕衣敗襪、摸石以投、犬稍却、又有群犬要吠、皆大如犢、危急間、婢出叱退曰、求死郎來耶、吾家娘子憫君厄窮、使妾送君入安樂窩、從此無灾矣、挑燈引之、啟後門、黯然行去、入一家、明燭射窓、曰君自入、妾去矣、生入室四瞻、蓋已入已家矣、返奔而出、遇婦所役老媪、曰

終日相覓、又焉往、反曳入室、婦帕裹傷處、下床笑逆曰、夫妻年餘、狎謔頗不識耶、我知罪矣、君受虛誚、我被寔傷、怒亦可以少解、乃於床頭取巨金二鋌置生懷曰、以後衣食、一惟君命可乎、生不語、抛金奪門而奔、仍將入壑、以叩高第之門、既至野、則婢行緩弱、挑燈猶遥望之、王急奔且呼、燈乃止、既至、婢曰、君又來、負娘子苦心矣、王曰、我求死不謀與卿復求活、娘子巨家、地下亦應需人、我顧服役、寔不以有生為樂、婢

曰、樂死不如苦生、君設想何左也、吾家無他務、惟淘河糞除、飼犬負尸、作不如程、則刵耳劓鼻、獻刖脛趾、君能之乎、曰能之、又入後門、生問諸役可也、適言負尸、何處得如許死人、婢曰、娘子慈悲、設給孤園、收養九幽橫死無歸之鬼、々以千計、日有死亡、須負瘞之耳、請一過觀之、移時見一門、署給孤園、入見屋宇錯雜、穢臭熏人、園中鬼見燭群集、皆斷頭缺足、不堪入目、回首欲行、見尸橫牆下、近視之、血肉狼籍、婢曰、半

日未負、已被狗咋、即使生移去之、生有難色、婢曰、君如不能請仍歸享安樂、生不得已、負置秘處、乃求婢緩頰、幸免尸污、婢諾、行近一舍曰、姑坐此、妾入言之、飼狗之役較輕、當代圖之、庶幾得當以報、去少頃、奔出曰來〻、娘子出矣、生從入、見堂上籠燭四懸、有女郎近戶坐、乃二十許天人也、生伏階下、女郎命曳起之、曰此一儒生、烏能飼犬、可使居西堂主簿、生喜伏謝、女曰、以汝朴誠可敬、乃事、如有舛錯、罪責不輕也、

生唯唯、婢導至西堂、見棟壁清潔、喜甚謝婢、始問娘子官閥、婢曰、小字錦瑟東海薛侯女也、妾名春燕、旦夕所需幸相聞、婢去、旋以衣履衾褥來置床上、生喜得所、黎旦早起視事、録鬼籍一門僕役盡皆叅謁、餽酒送脯甚多、生引嫌悉却之、日兩餐皆自内出、娘子察其廉謹、特賜儒巾鮮衣、凡有賚賚、皆遣春燕、婢頗風格、既熟頗以眉目送情、生斤斤自守、不敢少致差跌、但僞作騃鈍、積二年餘、賞給倍於常廩、而生謹抑

如故、一夜方寢、聞內第喊噪、急起捉刀出、見炬火光天、入窺之、則群盜充庭、廝僕駭竄、一僕促與偕遁、生不肯、塗面束腰雜盜中、呼曰、勿驚薛娘子、但當分括財物、勿使遺漏、時群賊方搜錦瑟不得、生知未爲所獲、潛入第後獨覓之、遇一伏嫗、始知女與春燕皆越墻矣、生亦過墻、見主婢伏於暗陬、曰此處烏可自匿、女曰、吾不能復行矣、生棄刀負之奔、二三里許、汗流竟體、始入深谷、釋肩令坐、欻一虎來、生大駭、欲迎當

之、虎已啣女、生急捉虎耳、極力伸臂入虎口、以代錦瑟、虎怒釋女、嚼生臂、脆然有聲、臂斷落地、虎亦逕去、女泣曰、苦汝矣苦汝矣、生忙遽未知痛楚、但覺血溢如水、使婢裂襟裹斷處、女止之、俯覓斷臂、自為續之、乃裹之、東方漸白、始緩步歸、登堂如墟、天既明、僕媪始漸集、女親詣西堂、問生所苦、解裹則臂骨已續、又出藥摻其創、始去、由此益重生、使一切享用悉與已等、臂愈、女置酒內室、以勞之、賜之坐、三讓而後隅坐、

女舉爵如讓賓客、久之曰、妾身已附君體、意欲效楚王女之於臣建、但無媒羞自荐耳、生惶恐曰、某受恩深重殺身不足酬、所為非分、懼遭雷殛、不敢從命、苟憐無室、賜婢已過、一日女長姊瑤台至、四十許佳人也、至夕招生入、瑤台命坐曰、我千里來為妹主婚、今夕可配君子、生又起辭、瑤台遽命酒、使兩人易琖、生固辭、瑤台奪易之、生乃伏地謝罪、受飲之、瑤台出、女曰、寔告君、妾乃仙姬、以罪被謫、自願居地下、收養宽

魂以贖帝譴、適遭天魔之刼、遂與君有附體之緣、遠邀大姊來、固主婚嫁、亦使代攝家政、以便從君歸耳、生起敬曰、地下最樂、某家有悍婦、且屋宇隘陋、勢不能圓容委曲以共其生、女笑但言不妨、既醉歸寢歡戀臻至、過數日謂生曰、冥會不可長、請君即歸、幹理家事畢、妾當自至、以馬授生、啟扉自出、壁復合矣、生騎馬入村、村人盡駭、至家門、則高廬煥映矣、先是生去、妻召兩兄至、將箠楚報之、至暮不歸始去、或於溝

中得生履、疑其已死、既而年餘無耗、有陝中賈某、媒通蘭氏、遂就生第與婦合、半年中修建連亘、賈出經商、又買妾歸、自此不安其室、賈亦恒數月不歸、生訊得其故、怒、縶馬而入、見舊媼、媼驚伏地、生叱罵之、使導詣婦所、尋之已遁、既於舍後得之、已自經死、遂使人舁婦蘭氏、呼妾出、年十八九、風致亦佳、遂與寢處、賈托村人求反其妾、妾哀號不肯去、生乃具狀、將訟其霸產占妻之罪、賈不敢復言、收肆西去、方疑錦瑟

負約、一夕正與妾飲、則車馬叩門而女至矣、女但留春燕、餘都遣歸、入室、妾朝拜之、女曰、此有宜男相、可以代妾苦矣、即賜以錦裳珠飾、妾拜受立侍之、女挽坐、言笑甚歡、久之曰、我醉欲眠、生亦解履登床、妾始出、入房則生臥榻上、異而返窺之、燭已滅矣、生無夜不宿妾室、一夜妾起、潛窺女所、則生及女方共笑語、大怪之、急反告生、則床上無人矣、天明陰告生、生亦不自知、但覺時留女所、時寄妾宿耳、生囑隱其異、久

之婢亦私生、女若不知之、婢臨蓐難産、但呼娘子、女入、胎即下、舉之男也、爲斷臍置婢懷、笑曰、婢子勿復爾、業多則割愛難矣、自此婢不復産、妾出五男二女、居三十年、女時返其家、往來皆以夜、一日携婢去不復來、生年八十、忽携老僕夜出、亦不返、

太原獄

太原有民家姑婦皆寡、姑中年不能自潔、村無頼頻來就之、婦不善其行、陰於門戸墻垣阻拒之、姑慚、借

端出婦、〻不去、頗有誶謑、姑益恚、反相誣、告諸官、〻問奸夫姓名、媼曰、夜來宵去、寔不知其誰何、鞫婦自知、因訊婦、〻果知之、而以奸情歸媼、苦相抵、拘無賴至、又譁辨謂兩無所私、彼姑婦不相能、故妄言相詆毀耳、官曰、一村百人、何獨誣汝、重笞之、無賴叩乞免責、自認與婦通、械婦、〻終不承、逐去之、婦怨告憲院、仍如前、久不決、時吾邑孫進士柳下、令臨晉、推折獄才、遂下其案於臨晉、人犯到、公畧訊一過、寄監訖、便

命隸人備磚石刀鉏、質理聽用、共疑曰、嚴刑自有桎梏、何將以非刑折獄耶、不解其意、姑備之、明日升堂、問知諸具已備、命悉置堂上、乃喚犯者、又一一畧鞫之、乃謂姑婦此事、亦不必甚求清析、媳婦雖未定而奸夫則確、汝家本清門、不過一時為匪人所誘、罪全在某、堂上刀石具在、可自取擊殺之、姑婦趦趄、恐邂逅抵償、公曰無慮、有我在、於是媼婦並起、掇石交投、婦啣恨已久、而手擧巨石、恨不即立斃之、媼惟以小

石擊臀腿而已、又命用刀、婦把刃直貫胸膺、媪猶逡巡未下、公止之曰、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媪嚴梏之、遂得其情、無賴笞三十、其案乃結、

附記公一日遣役催租、〻户他出、婦應之、役不得賄拘婦至、公怒曰、男子自有歸時、何得擾人家室、遂笞役遣婦去、乃命匠多備手械以備敲比、明日邑中傳頌公仁、欠賦者聞之、皆使妻出應、公盡拘而械之、余嘗謂孫公才非所短、然如得情、則喜而

不暇哀矜矣、

新鄭訟

長山石進士宗玉、爲新鄭宰、適有遠客張某經商於外、因病思歸、不能騎步、賃禾車一輛、攜貲五千、兩夫挽載以行、至新鄭、兩夫往市飲食、張守貲獨卧車中、有某甲過、睨之、見傍無人、奪貲去、張不能禦、力疾起、遥尾綴之、入一村中、又從之、入一門內、張不敢入、但自短垣窺覘之、甲釋所負、回首見窺者、怒執爲賊、縛

見石公、因言情狀、問張、張備述其冤、公以無質寔叱去之、二人下、皆以官無皂白、公置若不聞、頗憶甲久有逋賦、但遣役嚴追之、逾日即以銀三兩投納、石公喚問金所自來、甲答質衣鬻物、皆指名以寔之、石公遣役令視納稅人、有與甲同村者否、適甲鄰人在、便喚入、石公問汝既為某甲近鄰、金所從來當自知之、鄰答不知、石公曰、鄰家不知、其來曖昧、甲懼顧鄰曰、我質某物鬻某罷、汝寧不聞之乎、鄰急曰然、固聞之

矣、石公怒曰、是必與某甲同盜、非窮治之不可、命取桔械、鄰人大懼曰、吾以鄰故不敢招怨耳、今刑及己身、何諱乎、彼寔刼張某錢所市也、遂釋之、時張以喪貲未歸、乃責甲押償之、石公此類甚多、亦見其寔心為政也、

異史氏曰、石公為諸生時、每一藝出、得者秘以為寶、覩其人、恂恂雅飭、翰苑則優、似非簿書才者、乃一行作吏、神君之名、譟於河朔、誰謂文章僅華國

之具哉、故志之以風有位者、

房文淑

開封鄧成德、游學至兗州界、寓敗寺中、傭為造齒籍者繕寫、歲暮、僚役各歸其家、鄧獨爨廟中、黎旦、有少婦叩門而入、艷絕、至佛前焚香、叩拜而去、次日又如之、至夜鄧起挑燈適有所作、女至益早、鄧曰、來何早也、女曰、明則人雜、故不如夜、太早又恐擾君清睡、適望見燈光、知君已起、故至耳、生戲曰、寺中無人、寄宿

可免奔波、女哂曰、寺中無人、君是鬼耶、鄧見其可狎、俟其拜畢、曳坐求歡、女曰、佛前豈可作此、身無片椽、尚作妄想、鄧固求不已、女曰、去此三十里、某村有六七童子、延師未就、君往訪李前川、可以得之、托言携有家室、令别給一舍、妾便爲君執炊、此長久之計也、鄧慮事發獲罪、女曰無妨、妾房氏小字文淑、並無親屬、恒終歲寄居舅家、誰知之、鄧喜、既别女、即至某村、謁見李前川、其謀果遂、約歲前即携家至、既返、早旦

告女、〻約俟於途中、鄧告别同黨、借騎而去、女果待於半途、乃下騎、以轡授女、御之而行、至齋所、相得甚歡、積六七年、居然琴瑟、並無追逋逃者、女忽舉一子、鄧以妻不育、得之甚喜、名之宂生、女曰、偽配終難作真妾、將辭君而去、又生此累人物何爲、鄧曰、命好倘得餘錢、擬與卿遁歸鄉里、何出此言、女曰、多謝多謝、我不能脅肩諂笑、仰大婦眉睫、爲人作乳媼、呱〻者難堪也、鄧代妻明不妬、女亦不言、月餘鄧解館、謀與

前川子同出經商、告女曰、我思先生設帳、必無富有之理、今學負販、庶有歸時、女亦不答、至夜、女忽抱子起、鄧問何作、女曰、妾欲去、鄧急起追問之、家門未啟、而女已杳、駭極、始悟其非人也、鄧以跡可疑、故亦不敢告人、托之歸寧而已、初鄧離家、與妻妻約、年終必返、既而數年無音、傳其已死、兄以其無子、欲改醮之、妻更以三年為期、日惟塊然一室、以紡績自力、一日既暮、往扃外戶、一女子掩入、懷中繃兒、曰自母家歸、

適晚、知姊獨居、故求寄宿耳、妻內之、至房中、視之二十餘麗者也、喜與共榻、因弄其兒、、白如瓠、嘆曰、未亡人遂無此物、女曰、我正嫌其累人、即嗣爲姊後如何、妻曰、無論娘子不忍割愛、即忍之、妾亦無乳能活之也、女曰、此即何難、當生兒時患無乳、飲藥半劑而效、今餘藥猶存、即以奉贈、遂出一裹置窗間、妻漫應之、未遽怪也、既寢、醒而呼之、則兒在而女已啟關去矣、駭極、日向辰、兒啼饑、妻不得已、餌其藥、移時湩流、

遂哺兒、積年餘、兒益豐肥、漸學語言、愛之不啻已出、由此再醮之志以絕、但早起抱子、不能躬操作、衣食益窘、一日女忽至、婁恐索兒、先問其不謀而去之罪、後敘其鞠養之苦、女笑曰、姊告訴艱難、我遂置兒不索耶、遂招兒、兒啼入婁懷、女曰、犢子不認母矣、此百金不能易、可將金來、署立券保、婁以為真、顏作赬、女笑曰、姊勿懼、妾來正為兒也、別後慮姊無豢養之資、因多方措十餘金來、乃出金授婁、婁恐其過此以往、

索兒有詞、堅却不受、女置床上、出門逕去、妻抱子出追其、去已遠、呼之亦不顧、猶疑其意惡、然得金少權子母、家以饒足、又三年、鄧以賈有贏餘、治裝歸、方共慰藉、忽睹兒問誰氏子、妻告以故、問何名、曰渠母呼之兗生、遂仍其舊、鄧驚曰、此真吾子也、問其時日、即夜別之日、鄧乃歷述與房文淑離合之情、益共欣慰、異女猶至、而終渺矣、

秦檜

青州馮中堂家殺一豕、燖去毛鬣、肉內有字云、秦檜七世身、烹而啖之、其肉臭惡、因而棄之、投諸犬、嗚呼、檜之肉、犬亦當不食之矣、

聞益都人言中堂之祖、前身在宋朝為檜所害、故生平最敬武穆王、特於青州城北通衢傍、建岳王殿、秦檜万俟卨伏跪地下、往來行人瞻禮岳王、則投石檜卨、香火不絕、後大兵征于七之年、馮氏子孫毀岳王像、數里外有俗祠子孫娘〻、因舁檜卨

其中使朝跪焉、百世下必有杜十姨伍髭鬚之誤、甚可笑也、

又青州城内、舊有澹臺子羽祠、當魏璫烜赫時、世家中有媚之者、就子羽鍰冠去鬚鬚改作魏監、此亦駭人聽聞者也、

浙東生

浙東生房某客於陝、貧不能歸、教授生徒、嘗以胆力自詡、一夜裸卧、忽有毛物從空墮下、擊胸有聲、覺大

如犬氣咻咻然四足挠動大懼欲起物以兩足撲倒之恐極而斃經一時許覺有人以尖物穿鼻大嚏乃蘇見室中燈火熒煌床邊坐一美人笑曰好男子胆氣固如此耶生知為狐益懼女漸與狎戲胆始放遂共歡暱積半年如琴瑟之好女一日臥床頭生潛以獵網蒙之女醒不敢動但哀之生但笑不前女忽化白氣自床下出恚曰終非好相識可送我去以手曳之身不覺自行出門凌空翕飛食頃女釋手生暈然

墜落、適世家園中有虎阱、掾木為圈、繩作網以覆其口、生墜網上、網為之側、以腹受網、身半倒懸、下視虎蹲阱中、仰見臥人、躍上、近不盈尺、心胆俱碎、園丁來飼虎、見而怪之、扶上已死、移時始漸甦、備言其故、其地為浙界、離家已四百餘里矣、告之主人、贈以貲而遣之、嘗告人曰、雖經兩死、然非狐不能歸也、

博興女

博興民王某、有女及笄、勢豪某窺其姿、伺女出、掠去、

無知者、至家逼與溺、女號嘶撑拒、某縊殺之、門外故有深淵、遂以石繫尸沉諸其中、王覓女不得、計無所施、天忽雨、雷電遶其家、霹靂大作、龍下攫其首而去、未幾天晴、淵中女尸浮出、一手捉人頭、審視則豪某也、官知、鞫其家人、始得其情、龍其女之所化與、何以能然也、奇哉、

一員官

濟南同知吳公、剛正不狗、時有陋規、凡貪墨者虧空

犯贓罪、上官輙庇之、以贓分攤屬僚、無敢梗者、以命公、不受、强之不得、怒加叱罵、公亦惡聲還報之、曰某官雖微、亦受君命、可以黍處、不可以罵詈也、要死便死、不能損朝廷之禄、代人上枉法贓耳、上官乃改顔溫慰之、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直道、人自無直道耳、何反咎斯世之不可行哉、會高苑有穆清懐者、狐附之、輙慷慨與人談論、音响在座上、但不睹其人、適至郡、賓客談次、或詰之曰、仙固無不知、請問郡中官共

幾員、應聲答曰一員、共笑之、復詰其故、曰通郡官僚雖七十有二、其寔可稱為官者、吳同知一人而已、是時泰安知州張公者、人以其木强、號之橛子、凡貴官大僚登岱者、夫馬兜輿之類、需索煩多、州民苦於供億、公一切罷之、或索羊豕、公曰、我即一羊也、一豕也、請殺之以犒騶從、大僚亦無奈何、公自遠宦、別妻子者十二年、初涖泰安、夫人及公子自都中來省之、相見甚歡、踰六七日、夫人從容曰、君塵甑猶昔、何老詩

不念子孫耶、公怒大罵、呼杖、逼夫人伏受、公子覆母、自號泣乞代、公橫施撻楚乃已、夫人即偕公子命駕、婦矢曰、渠即死於是、吾亦不復來矣、踰年公果卒、此不可謂非今之强項令也、然以久離之琴瑟何至以一言而燥怒至此、不情矣哉、而威嚴能行於床第事更奇於鬼神矣、

龍戲蛛

徐公為齊東令、署中有樓、用藏肴餌、往往被物竊食、

狼籍於地、家人數受譙責、因伏伺之、見一蜘蛛大如斗、駭走白公、公以為異、日遣婢輩投餌焉、蛛益馴、飢輒出依人、飽而後去、積年餘、公偶閱案牘、蛛忽來伏几下。疑其飢、方呼家人取餌、旋見兩蛇夾蛛卧、細繞如箸、蛛爪踡腹縮、若不勝懼、轉瞬間蛇暴長粗於卵、大駭欲走、巨霆大作、闔家震斃、移時公甦、夫人及婢僕擊死者七人、公病月餘尋卒、公為人廉正愛民、柩發之日、民斂錢以送、哭聲滿野、

異史氏曰、龍戲蛛每意是里巷之訛言耳、乃真有之乎、聞雷霆之擊、必於凶人、奈何以循良之吏、罹此憯毒、天公之憒憒、不已多乎、

閻羅筵

靜海邵生者、家貧、值母初度、備牲酒祀於庭、拜已而起、則案上肴饌皆空、甚駭、以情告母、母疑其匱乏不能爲壽、故詭言之、邵默然無以自白、無何學使案臨、苦無資斧、薄貸而往、途遇一人、伏候道左、邀請甚殷

從去、見殿閣樓台、彌亘街路、既入、一王者坐殿上、卻伏拜、王者霽顏命坐、即賜宴飲、因曰、前過華居、廝僕輩道路飢渴、有叨盛饌、卻愕然不解、王者曰、我忤官王也、不記尊堂設帨之辰乎、宴終、出白鏹一裹曰、豚蹄之擾、聊以相報、受之而出、則宮殿人物、一時都渺、惟有大樹數章、蕭然道側、視所贈則真金、秤之得五兩、考終止耗其半、猶懷歸以奉母云、

放蝶火驢

長山王進士岇生、為令時、每聽訟、按律之輕重、罰令納蝶自贖、堂上千百齊放、如風飄碎錦、王乃拍案大笑、一夜夢一女子、衣裳華好、從容而入曰、遭君虐政、姊妹多物故、當使君先受風流之小譴耳、言已化為蝶、迴翔而去、明日方獨酌署中、忽報直指使至、皇遽而出、閨中戲以素花簪冠上、忘除之、直指見之、以為不恭、大受詬罵而返、由是罰蝶之令遂止、

青城于重寅、性放誕、為司理時、元夕以火花爆竹縛

驢上、首尾並滿、牽登太守之門、擊柝而請、自白某獻火驢、幸出一覽、時太守有愛子患痘、心緒方惡、辭之、于固請之、太守不得已、使閽人啟鑰門甫闢、于命火發机、推驢入、爆震驢驚、踶趹狂奔、又飛火射人、人莫敢近、驢串堂入室、破甌毀甑、火觸成塵、窗紗都燼、家人大譁、痘兒驚陷、終夜而死、太守痛恨、將揭劾之、于浼諸司道登堂負荊乃已、

鬼妻

太山聶鵬雲、與妻某魚水甚諧、妻遘疫卒、聶坐臥悲思、忽忽若失、一夕獨坐、妻忽推扉入、聶驚問何來、荅云妾已鬼矣、感君悼念、哀白地下主者、聊與君作幽會、聶喜、携就床寢、一切無異於常、從此星離月會、積有年餘、聶亦不復言娶、伯叔兄弟懼墮宗主、私勸聶鸞續、聶從之、聘於良家、然恐妻不樂、秘之、未幾吉期逼邇、鬼知其情、責之曰、我以君義、故冒幽冥之譴、今乃要盟不卒、鍾情者固如是乎、聶述宗黨之意、鬼終

不悅、謝絕而去、聶雖憐之、而計亦得也、迨合巹之夕、夫婦俱寢、鬼忽至、就床上摑新婦、大罵何得占我床寢、新婦起、力與撐拒、聶惕然赤蹲、並無敢左右袒、無何雞鳴鬼乃去、新婦疑聶妻未死、謂其賺已、投環欲自縊、聶為之緬述、新婦始知為鬼、日夕復來、新婦懼避之、鬼亦不與聶寢、但以指掐膚肉、已乃對燭怒相視、默默不作一語、如是數夕、聶患之、近村有良於術者、削桃為杙、釘墓四隅、其怪始絕、

三朝元老

某中堂者、故明相也、曾降流寇、士論非之、老歸林下、享堂落成、數人直宿其中、天明見堂上一扁云、三朝元老、一聯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不知何時所懸、怪之、不解其義、或測之云、首句隱忘八、次句隱無恥也、似之、

洪經畧南征、凱旋、至金陵、醮薦陣亡將士、有舊門人謁見、拜已、即呈文藝、洪久厭文事、辭以昏眊、其

人云、但傾坐聽、容某誦達上聞、遂探袖出文、抗聲朗讀、乃故明思宗御製祭洪遼陽死難文也、讀畢、大哭而去、

夢狼

白翁直隷人、長子甲、筮仕南服、二年、道遠苦無耗、適有瓜葛丁姓造謁、翁以其久不至、款之、丁素走無常、談次翁輙問以冥事、丁對語渉幻、翁不深信、但微哂之、既別、後數日、翁方卧、見丁復來、邀與同遊、從之去、

入一城闕、移時、丁指一門曰、此間君家甥也、時翁有姊子為晉令、訝曰、烏在此、丁曰、倘不為信、入便知之、翁入、果見甥蟬冠豸繡坐堂上、戟幢行列、無人可通、丁曳之出曰、公子衙署去此不遠、得毋亦願見之否、翁諾、少間至一第、丁曰入之、窺其門、見一巨狼當道、大懼不敢進、丁又曰入之、又入一門、見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視墀中白骨如山、益懼、丁乃以身翼翁而進、公子甲方自內出、見父及丁良喜、少坐、喚

侍者治肴簌、忽一巨狼啣死人入、翁戰惕而起曰、此胡為者、甲曰、聊充庖厨、翁急止之、心怔忡不寧、辭欲出、而羣狼阻道、進退方無所主、忽見諸狼紛然嗥避、或竄床下、或伏几底、錯愕不解其故、俄有兩金甲猛士努目入、出黑索索甲、甲撲地化為虎、牙齒巉巉、一人出利劍欲梟其首、一人曰且勿且勿、此明年四月間事、不如姑敲齒去、乃出巨錘錘齒、齒零落墮地、虎大吼、聲震山谷、翁大懼忽醒、乃知其夢、心異之、遣人

招丁、丁辭不至、翁乃誌其梦、使次子詣甲、函戒哀切、既至、見兄門齒盡豁、駭而問之、則醉中墜馬所折、考其時、則父梦之日也、益駭、出父書甲讀之、變色、爲間曰、此幻夢之適符耳、何足怪、時方賂當路者得首薦、故不以妖夢爲異、弟居數日、見其蠹役滿堂、納賄關說者中夜不絕、流涕諫止之、甲曰、弟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關竅耳、黜陟之權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愛百姓、何術復令上台喜也、弟知不可勸

止、遂歸、悉以告翁、〻聞之大哭、無可如何、惟捐家濟貧、日禱於神、但求逆子之報不累妻孥、次年報甲以薦舉作吏部、賀者盈門、翁惟欷歔伏枕、托疾不見一客、未幾聞子歸途遇寇、主僕隕命、翁乃起謂人曰、鬼神之怒止及其身、祐我家者不可謂不厚也、因焚香而報謝之、慰藉翁者咸以為道路之訛、而翁殊深信不疑、刻日為之營兆、而甲固未死、先是四月間甲鮮任、甫離境即遇寇、甲傾裝以獻之、諸寇曰、我等之來、

為一邑之民洩寃憤耳、寧專為此哉、遂决其首、又問家人有司大成者誰是、司故甲腹心助桀為虐者、家人共指之、賊亦决之、更有蠹役四人、甲聚歛臣也、將携入都、並摟决訖、始分貲入橐、鶩馳而去、甲魂伏道傍、見一宰官過、問殺者何人、前驅者報曰、某縣白知縣也、宰官曰、此白某之子、不宜使老後見此凶慘、宜續其頭、即有一人掇頭置腔上、曰邪人不宜使正、以肩承領可也、遂去、移時復甦、妻子往收其尸、見有餘

息、載之以行、從容灌之亦受飲、但寄旅邸、貧不能歸、半年許、翁始得確耗、遣次子致之而歸、甲雖復生、而目能自顧其背、不復齒人數矣、翁姊子有政聲、是年行取為御史、悉符所夢、

異史氏曰、竊嘆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為虎、而吏且將為狼、況有猛於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顧其後耳、甦而使之自顧、鬼神之教微矣哉、

人妖

馬生萬寶者、東昌人、踈狂不羈、妻田氏亦放誕風流、伉儷甚敦、有女子來、寄居鄰人某媼家、言為翁姑所虐、暫出亡、其縫紉絕巧、便為媼操作、媼喜而留之、踰數日、自言能於宵分按摩、愈女子瘵蠱、媼常至生家游揚其術、田亦未嘗着意、生一日於墻隙窺見女年十八九已來、頗風格、心竊好之、私與妻謀、托疾以招之、媼先來、就榻撫問已、言蒙娘子招、便將來、但渠畏

見男子、請勿以郎君入、妻曰、家中無廣舍、渠儂時復出入、可復奈何、已又沉思曰、晚間西村阿舅家招渠飲、即囑令勿歸亦大易、媪諾而去、妻與生用拔趙幟易漢幟計、笑而行之、日曛黑、媪引女子至曰、郎君晚回家否、田曰不回矣、女子喜曰、如此方好、數語媪別去、田便燃燭展衾、讓女先上床、已亦脫衣隱燭、忽曰幾忘却廚舍門未關、防狗子偷吃也、便下床啟門易生、生窸窣入、上床與女共枕臥、女顫殺曰、我為娘子

醫清恙也、問以昵詞、生不語、女即撫生腹、漸至臍下、停手不摩、遽探其私、觸腕崩騰、女驚怖之狀、不啻誤捉蛇蠍、急起欲遁、生迴之、以手入其股際、則擂垂盈掬、亦偉罷也、大駭呼火、生妻謂事決裂、急燃燈至、欲爲調停、則見女赤身投地乞命、妻羞惧趨出、生詰之、云是谷城人王二喜、以兄大喜爲桑冲門人、因得轉傳其術、又問玷幾人矣、曰身出行道不久、只得十六人耳、生以其行可誅、思欲告郡、而憐其美、遂反接而

宮之、血溢殞絶、食頃復甦、卧之榻、覆之衾、而囑曰、我以藥醫汝、創痏平、從我終焉可也、不然事發不赦、王諾之、明日媪來、生紿之曰、伊是我表姪女王二姐也、以天閹為夫家所逐、夜為我家言其由、始知之、忽小不康、將為市藥餌、兼請諸其家、留與荊人作伴、媪入室視王、見其面色敗如塵土、即榻問之、曰隐所暴腫、恐是惡疽、媪信之去、生餌以湯、糁以散、日就平復、夜輙引與狎處、早起則為田提汲補綴、洒掃執炊、如媵

婢然、居無何桑冲伏誅、同惡者七人並棄市、惟二喜漏網、檄各屬嚴緝、村人窃共疑之、集村媪隔裳而探其隱、羣疑乃釋、王自是德生、遂從馬以終焉、後卒、即葬府西馬氏墓側、今依稀在焉、

異史氏曰、馬萬寶可云善於用人者矣、兒童喜蟹可把玩、而又畏其鉗、因斷其鉗而畜之、嗚呼、苟得此意、以治天下可也、

五羖大夫

河津暢體元、字汝玉、為諸生時、夢人呼為五羖大夫、喜為佳兆、及遇流寇之亂、盡剝其衣、閉置空室、時冬月寒甚、暗中摸索、得數皮護體、僅不至死、質明視之、恰符五數、啞然自笑神之戲已也、後以明經授雒南知縣、

夜明

有賈客泛於南海、三更時舟中大亮似曉、起視、見一巨物、半身出水上、儼若山岳、目如兩日初升、光明四

射、大地皆明、駭問舟人、並無知者、共伏睹之、移時漸

縮入水、乃復晦、後至閩中、俱言某夜明而復昏、相傳

爲異、計其時、則舟中見怪之夜也、

聊齋誌異題後

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新城王士正阮亭甫題

冥搜鎮日一編中、多少幽䰟繞夢通、五夜燃犀探祕録、十年縱博借神叢、董狐豈獨人倫鑑、千寶真傳造化工、常笑阮家無鬼論、愁雲颯颯起悲風、

盧家冥會自依稀、金盌千年有是非、莫向酉陽稱雜

俎、還從禹穴問靈威、臨風木葉山魈下、研露空庭獨鶴飛、君自閑人堪說鬼、季龍鷗鳥自相依、搦管蕭蕭冷月斜、漆燈射影走金蛇、瑯環洞裏傳千載、嵩嶽雲中逆九華、但使後庭歌玉樹、毋勞前席問長沙、莊周漫說徐無鬼、惠子書成已滿車、

淄川張篤慶歷友甫題

冥搜研北隱墻東、腹笥言泉試不窮、秋樹根旁一披讀、燈昏風急雨濛濛、

香茆結就新亭小、睡覺桐陰一欠伸、君試妄言余妄聽、不妨狐窟號詩人、

饡撫成編載一車、詼諧玩世意何如、山精野鬼紛紛是、不見先生誌異書、

濟南朱　緗子青甫題

結情撰景假耶眞、儘足消磨硯礧身、斟酌刪除空理障、商量摘取覺紅塵、濡毫几案生風雨、落紙烟霞動鬼神、果是髙人有深致、一回展卷一驚人、

錢塘包　煄恭照氏題

牛鬼蛇神在眼前、非關太乙喜談玄、無邊棒喝何從會、細雨陰風欲暮天、

金壇王　喬仙令氏題